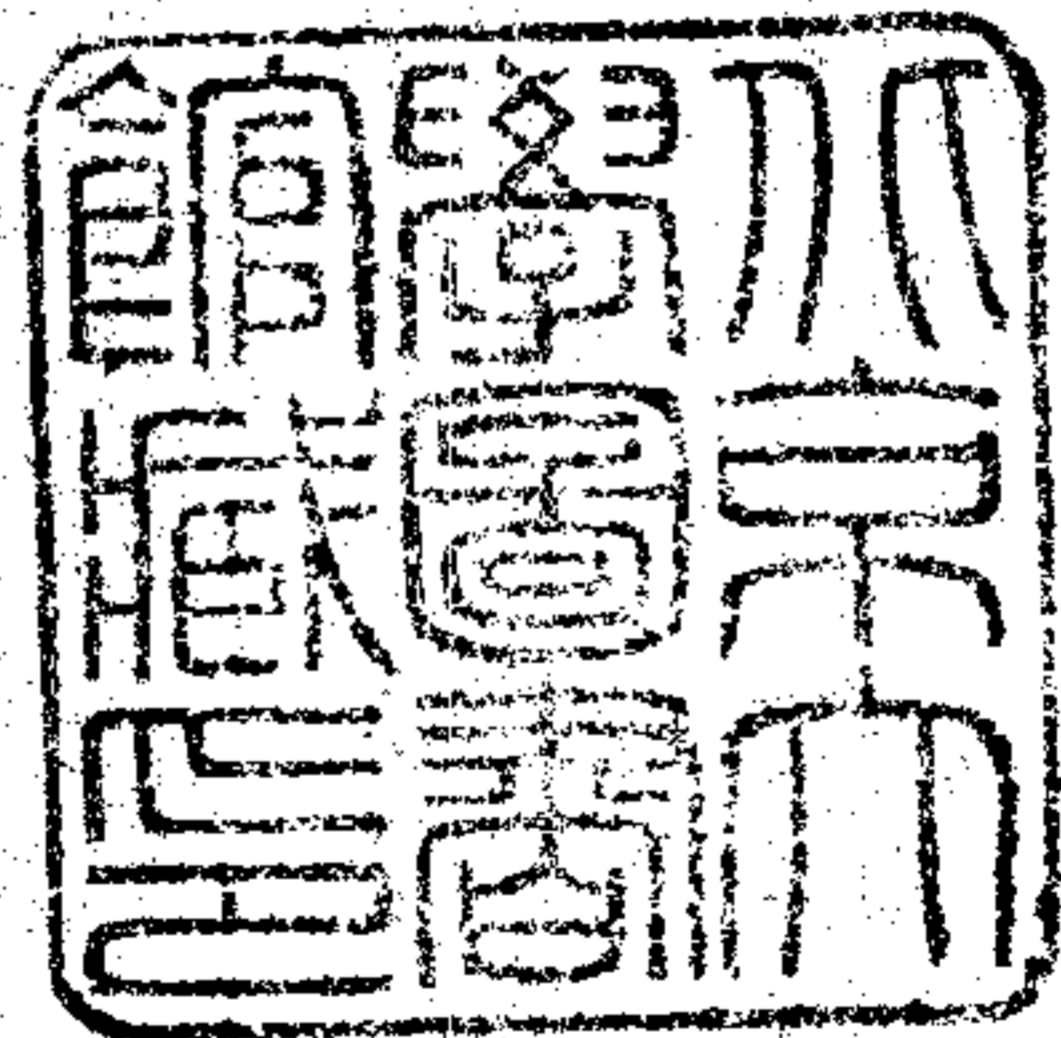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幼而好博覽九派百家上并
探也遇會心更欣然至忘寢食
既寡交游無同好可與談者時
劉君以管城子為謔意爾
性疎懶不耐收拾報復笑去

自序一

其存篋者多近年書蓋子
百中之一二也猶子懋銳以為
有用於世亟後數失因捐
資刻之吁余不肖五十無聞
正坐分心多岐以至此而後

行此以引後生無乃重吾。
過也欣然業已成三卷不
可心矣姑書以志吾悔時
萬曆壬寅臘月既望念西
居士王肯堂書

自序二

欽定四庫全書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夫孔子何以知韶樂之作也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雖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喤然者而已喤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寂然之中聖人與童子一體也感於此應於

筆塵

卷七

二

彼猶銅山東崩靈鐘西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孔子見之矣不然何以爲孔子

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耳目之所接也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哉當於其相生觀之夫哀生於樂則哀無體樂生於哀則樂無體無體之哀樂豈耳目所能接哉故天地之變化初無所動也日月之靡所不照初無所見也孔子發明未發之中莫晰乎

是矣

天地萬物若在此心之外則不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山自崩川自竭于人君何事若信得致中和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人君失道能使山崩川竭則所謂山河大地皆依心而建立決非妄語謂天地萬物從太虛而來從太虛而往無有是處

筆塵

卷九

二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先儒以爲之字下脫反字不知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化爲君子之理而中庸有不徧之處聖賢立教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悉成謬語矣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所不知乃由於無知也然

聖人之無知難信凡人之無知易明故以鄙夫之空空言之叩其兩端謂兩頭把住是鼠入牛角時也空空則無可竭無可竭而竭所竭者何物哉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多即不多不多即多非不多而多不存當其多時全不多是多則多非不多也非多而不多不顯當其不多時全多是不多則不多非多也多與不多血脉不斷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多能爲聖

筆塵

乙

三一

二五十三

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多能在聖之外血脉斷矣故聖人覺之曰太宰知我乎

御史大夫李廓庵公嘗問余云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公如何看余對曰惜它尚涉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以止字爲上章功虧一篑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公其記之今

暇中憶得因筆於此然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路即非家家即非路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即是路悟即是家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知用筏者不必到岸而後爲到岸即中流是到岸也會麼

或問雷與風天下之至動也而以爲恒以爲立不易方何哉曰雷與風未嘗動也故能動萬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矣今天風之飄忽湧激揚燦怒至於折大木摧大屋

筆塵

乙

四

二五十九

也而密室未嘗有焉顧搖扇而風輒生可謂未嘗有乎然則密室曠野無之而非風也而其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益有爲之扇者也夫雷亦猶是也故義海云鑿動寂者爲塵隨風飄颺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時由動不滅即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不滅即全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時正靜靜時正動知此者可以無疑于雷風之爲恒矣

繫辭顯諸仁藏諸用諸家之說俱未快夫仁不可見者也而曰顯用可見者也而曰藏何哉百姓日用而不知非藏乎所不知者一一鋪於日用間非顯乎

夫天下之有形者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形莫著於地亦莫堅於地且以地言之其成也微塵聚焉其住也大氣舉焉非緣生而何緣生則無自性故幻術者能使縮上失政能使人神通之人能變為黃金而滄海桑田之變遷

且人人能言之有性者不應如是以無性故緣生以緣生故無性則固一條耳而溯而上之則圓融一際千聖所以同流沿而下之則迴轉萬差羣愚所以淪墜然則溯而上之無礙非道沿而下之無道非礙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即器而明道者智昧道而執器者愚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莫能載者即莫能破者包含於六合之外也莫能破者即莫能載者全入於一毫之中也吾聞之吾師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太山滄海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於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容乎虛空矣虛空無形毛孔能容之況天地萬物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宇宙非廣蜿蜒其外

人有過而悔自是好事然內典以為五蓋之身又以為不定異熟業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故思已作猶言悔作之也若無追悔不化對治名增長業若追悔等則名不增長而又謂之蓋者但了無作自然業空何須追悔故悔即是障也悔心雖至惡之人亦有之比其久也即中人不能自克何哉習染深固執愆而不捨故耳猶欲以物與人而又惜之則將終於不與故古人以改過不吝為難一咎而悔即隨之一悔而吝即隨之其幾甚微如夏

之妨悔則亦於其微處着力如懶安之牧牛
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則可以无咎矣故
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也遠
公云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微即介也動
即震也雖然有咎乃有悔有悔乃有吝有吝
乃有咎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今欲一吝
而存悔悔即吝矣故曰雷長芭蕉鐵轉磁石
俱無作者而有是力但了心不取境境自不
生無法牽情云何成咎

世說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註家以謝有問殷無荅疑闕文
非也夫眼往屬萬形則萬形應引眼俱去不
復在我面萬形來入眼則眼應眯瞤雖愚之
甚者能反而思之皆知眼不往形不來也然
則一問之下了知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
豈獨眼與色乎若措一語則贅矣或曰如此
則眼與色皆無也而又何以能了了見耶曰
如人夢中眼閉而形不接然見諸色像不異

寤時則夫了了見者豈關眼與色哉曰了了
見者豈心乎曰心如能見盲無目者當能見
矣

世說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
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否客曰至樂因又舉
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然則至去初無定名
本體元自不動故云觀方口彼去去者不至
方客之所以悟服也法華經偈曰是法住法
住世間相常住藏跡之不變肇論之不遷皆

謂是耳樂令直以麈尾剖析文句而劉辰翁
王敬美不解以為禪機陋矣乎

世說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荅曰易以
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
遠公笑而不荅王敬美以為易理精微廣大
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
笑而不荅此亦是陋措大語友人董玄宰嘗
謂余曰昔訪三浪恩法師于滅度橋頭招提
中至橋上遇一童子問滅度橋在何處童子

不應顧笑而去余謂童子之酬機與遠公等耳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整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或曰樂令所剖析謂何曰按華嚴經隨疏演義欽夢有五種一熱氣多見火謂如

筆庫

乙

九

二五九

人鑽火得火復理火事以煖相分多煖想即生故夢於火二冷氣多見水謂如人鑿井得水復理水事以冷相分多冷想即生故夢於水三風氣多見飛墜謂如人乘風登高運轉初息以動相分多動想即生故夢飛墜四聞見多熟境謂如人坐禪誦經調練身心以慣習分多所習之想即生故夢熟境五天神與心靈所感謂如人平昔向善喜奉神天以敬奉故念想不忘故夢天神夫熱氣多以至天

神皆因也而皆由想而生豈當復分何夢為想何夢為因耶故惟識宗屬之意識以夢中與覺寤中為三種獨頭蓋一念不生萬像安寄則因亦想也東坡居士曰世入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

筆庫

乙

十

三九八

想之所因豈足怪乎紫栢老人寓余齋與余讀夢齋銘而示余以偈曰開眼見山河合眼山河見能見既本一所見豈有二雖分夢與覺能所覺夢等如覺乃有待夢或無待者無待則獨立何塵相引授以此觀覺夢開合見非異但習俗橫執謂夢覺真偽如開眼無想合眼夢自除吾本來覺者非覺夢所困只此不圓光照物初無累明了若未起覺夢亦無地解此可轉經用此經無字無字轉無歇

塵刹熾然說

余一日讀六祖壇經至付囑第十二云師喚門人
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
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
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二邊說一切
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
對法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以聖對
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成中道義因是而悟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皆取對法也解釋無慮千萬家
而以不知對法故愈遠而愈謬不然喜即樂
也而不嫌重出何哉夫人無喜則無怒無怒
則無喜此人之所知也當其喜時求怒不可
得當其怒時求喜不可得亦人之所知也然
則喜本無喜待怒而有喜怒本無怒待喜而
有怒哀樂亦然夫相待而有則有待而未始
有待也非中而何陰本無陰因陽有陰陽本
無陽因陰有陽虧其一必喪其兩是立乎陰

陽之先者也非道而何或曰如是不幾於斷

滅乎曰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真之性且如

是立言則即已發而見未發矣非以冥如木

石為未發也陰陽既交萬物紛然而無非陰

陽未交萬物未生之始矣非離陰陽而言道

也一陰一陽兩一字
正言其未交也

或曰即已發而見未發之中是矣則何以為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乎曰春一至而萬物敷榮

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若

齊結實所謂中節之和則春之散為紅黑甘

苦者也而所謂未發之中則因紅黑甘苦而

歸功於春也或曰春發於物矣何以為未發

乎曰春若已發則失自體不能榮萬物且今

歲有春明歲不應有春何以故為已發故

或曰王陽明言眾人無未發之中如隔日瘡雖

寒熱未發不可謂無病然乎日以瘡譬眾人

亦近之然於中庸之旨悖矣中庸明許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即謂之中而今乃言眾人非無

未發但無中耳未發與中打成兩段是悖也
 喜怒哀樂皆隨外感而生滅者客也今以感
 應之交未交而分發未發中不中則客反為
 主是悖也審爾則云寂然不動之謂中豈不
 直截而乃指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未有朕兆
 逆料而強名之中庸不若是舛矣夫舜誅四
 凶怒孰大於是而程子曰聖心本無怒也是
 怒未發也則舉十六相而聖心本無喜也是
 喜未發也孔子飯蔬食飲水而樂顏子一簞
 瓢陋巷而樂周程尋其樂處不可得而悟道
 是樂未發也孔子哭顏子至于慟從者曰子
 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不自知其慟是哀未
 發也中庸卽用以明體而陽明離用以言體
 則幾於斷滅矣是悖也喜而已發則一喜之
 後不可再喜怒哀而已發則一怒之後不可再
 怒知此則未發者豈惟聖人卽衆人時時喜
 怒而時時未發也特其日用而不知耳今謂
 衆人無未發則不惟失子思立言之意而孟

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皆成謬語是悖
 也故知以瘡病寒熱未發為未發者是義不
 然何者以寒熱滅為未發則以寒熱生為已
 發使其果已發則一發之後終身不復發或
 一發之後命根卽斷矣而今皆不然則正寒
 熱交攻時固未嘗發也
 偶讀學齋佔畢有曰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貫處蓋欲致其
 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以致其知求
 諸孔聖之言唯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彫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
 栢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彫是欲
 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為
 真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
 如松柏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
 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為得氣之本而歲寒後
 彫矣不覺為之失笑如此則是玩物喪志何
 以為格物致知也此本不足辯而措大惑其

說者頗多使從古聖人學問真脉海鍾殆盡
永無聞道之期淡可歎憫爲此不惜口業爲
之說曰昔周子參鶴林壽涯禪師而師以論
語示之曰孔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言所樂者境則境
無可樂也所樂者道則道豈一物而可樂哉
舍是二者更樂何事試思之周子朝而參暮
而究一旦豁然如大寐之得醒而因以接孔

筆塵

卷一

三

三〇九

孟二千餘年不傳之緒後之教二程與二程
之教門弟子皆以是語嘗參究時所謂不得
向舉起處承當不得思量下度不得坐在無
事甲裏如撒手懸崖如竿頭進步如一人與
萬人敵如兩木相鑽而出火卽此是格物致
知活樣子也張子韶侍郎與馮給事論格物
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
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小說
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門守

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
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
領淡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
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卽此又是格物致知之
義疏也萬曆丙申紫柏老人挂錫余誠閒堂
偶閱普門品至受苦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
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卽時觀其音聲皆得
解脫乃詰學者云稱名者衆生也而菩薩觀
之觀音者菩薩也而衆生解脫是張公喫酒

筆塵

卷一

三

三〇九

李公醉也如之何其會通耶衆皆未達因舉
閻守因緣曰了是則了是矣余因爲之偈曰
斬像頭對射虎石破格物物格兩番話墮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是分明謂形色卽天性而
措大家輒謂形色之中有宰之者乃天性也
則孟子文理有缺欠須待後人補足其義始
通何敢於謗聖賢如是芙蓉楷云諸仁者莫
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卽幻身便是法身
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歧

法門才得通明則余今日之雌黃措大家語亦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耳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懷和尚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輪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端和尚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法華亦有頌云屎臭熏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爲君宣鼻中若有通

筆塵

乙

二

三

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夫人類以心爲有存亾出入不知其入而存也存之何所其出而亾也亾至何處試推而究之不可得也故操則存舍則亾者非欲人常操而不舍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其有出入言其無出入之時也然則是心也操之不可得舍之不可得求於存亾出入不可得則惟有莫知其鄉而已

矣覺範曰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卽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卽應無有處所可得故知首楞嚴七處徵心之說則知莫知其鄉之說也

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爲絢今何謂也夫笑與眇卽素也巧與美卽絢也巧與美不出於粉飾而卽出於笑與眇則全素是絢全絢是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卽繼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脉斷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蓋言禮之不可爲後而非悟禮之爲後也此正夫子受用處然當其答問時念不到

筆塵

乙

一八

三

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詩正在機上用故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學詩之道也後來子游譏其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卻又以此見解闢之臣君子之道豈有本末豈有先後哉如草木焉大者大小者小榮者榮枯者枯區分類別而一春之普徧者未常不同君子之道亦若是矣豈可以先後分別誣之乎夫有始有卒者常人虛妄分別君子無是也夫惟於無始無卒實

非禮

乙

九

三

悟實證者乃可言有始有卒必也聖人而後可乎

或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注謂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然乎曰灌之與祭相去幾何時烏有灌時誠意未散而祭時卽散者哉古人七日戒三日壘必見所祭者故曰我祭必受福在灌以先不在祭時世衰禮失而齋戒以交於神明之道無復存

者其所謂祭自既灌以往奠獻之虛文而已孔子所爲不欲觀也

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此鄉人卽一鄉之善士也丈夫當爲天下第一等人與古人齊驅竝駕奈何以一鄉自限故必以舜爲的而趨焉吾輩居鄉無一善狀而欲襲取一二事迹於朝論以欺世盜名豈不愧歎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三代而下人之真純惻怛處固少然皆能致一時

非禮

乙

十

三

之治者亦有一者貫於典章法度之中焉以漢言之如高帝之寬大文帝之無爲武帝之有爲宣帝之綜核皆是也下此一法之立百弊竇焉至於不可殫述而一不可見矣

憲問克伐怨欲章時說皆謂仁者無克伐怨欲而原憲但制之使不行耳是其根猶在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此不知原憲之不行正欲剗去克伐怨欲之根耳然則其失安在曰彼自謂除莠養禾而不知撥波求水也或曰克伐

怨欲有何利益而必欲存之乎日均是手也
或擠人而投諸淵則謂之不仁或拯人而出
諸淵則謂之仁人而手未嘗變也均是心也
倏而殘害則求慈愍不可得倏而慈愍則求
殘害不可得而心未嘗變也夫欲去克伐怨
欲之根則去不仁而就仁者必斷手剖心而
後可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字勿草草看過
涅槃經曰發心究竟二不別夫種瓜得瓜種李

得李

卷九

十一

三

得李天下未有發心小而究竟大者也故新
發意者必立弘誓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或曰
自性衆生誓願度欲明明德於天下也

聖人隱惡而揚善非存忠厚之道亦非善善長
而惡惡短爲夫人八識田中各有善惡種子
遇熏則現而耳聞之熏力尤重以善熏則善
種子發爲善現行以惡熏則惡種子發爲惡
現行故聖人慎之

或問懲忿窒欲之說曰一潮之忿怒其身以及

其親比其末也未有不自悔者也故方其懲
時苟能照及其末之所極而以爲創焉則忿
心不待平而自平矣若於欲則不然情竇方
萌卽從其初而塞之無使滋蔓難圖也
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揜焉者也令色者色取
仁而行違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故曰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
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

天下未有無故而與之者子禽之問雖舉兩端
而實意夫子之求之也故子貢直以求字反
之聖人之心無所謂溫良恭儉讓亦非溫良
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其德
容可象就其煦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溫就其
平易坦夷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
其收斂退藏而謂之儉就其無我而謂之讓
是五者雖不同而皆有不言而飲人以和之
意與人巽順浹洽不相違忤故人皆親信而
樂告之夫

魚汎靈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胷中雖原有彼疆此界而孤掌難鳴亦一時銷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

朱子謹始慮終之說若有味者然思之矣不義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待慮其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

八面俱照到則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非也

人之爲境所動者以見心外有境故也貧而諂富而驕陋矣故以無諂無驕爲可然無諂無驕者特不爲境所動耳能了心外無境否乎不能了心外無境而能保其真不爲境所動乎故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所好所樂非境非道焉飛魚躍雲淡風輕活潑潑淨灑灑處貧富而無貧富者也豈惟無貧富且

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一而非吾心也無一而非吾心何爲而不樂好禮亦樂也而貧富殊文者貧無事富有事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佚則淫淫則忘善無他爲富所移換耳好禮者此心疊疊處卽天則也豈惟無驕故貧而樂莫如孔子富而好禮周公其選矣

不知人不必說到無助有損卽此不知處便是失卻眼了也縱賢哲滿前於我無預矣

凡人有所思則着於物着於物卽邪也而曰思無邪則思而未嘗思也自有思而之無思不復逐於物自無思而之有思物來而能名也則思馬而馬應矣古德有聞倡樓淫詞而悟道者大哉思無邪之効乎何處着懲創哉聞見則欲其多猶易之益也尤悔則欲其寡猶易之損也或謂子張之病專在多見多聞故夫子以闕與慎藥之是殆未然內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美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

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今法門之專一所謂虛空非相不碍諸相發揮故多與不多見聞與不睹不聞血脈不斷今通言多聞多見則刻之則血脈斷矣而可乎

康子之問病在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

只是個心以事父母則為孝以保赤子則為慈以事君上則為忠上之與下我之與物此掣則彼動血脈不斷故也

或以儉威為禮之本或以為近本皆非也夫由儉而之奢由威而之易此順流而下者也由奢而之儉由易而之威此逆流而上者也逆流而上而本盡是矣不當於儉威分別是本非本也

鄉愿之塗澤操行純白可觀豈惟衆人不得而

瑕類之即妻子亦覷不破所以無可非削其平生精神只是陪奉世界與自己全無交涉所以孔子惡之今之趨時好名自負修潔而為人窺其微者輒目之為鄉愿吁是何譽之過歟

紫柏尊者常舉明明德以問學者曰上明字為生於明為生於不明若生於明則既已明矣何用明之若生於不明則不明安能生明耶孔門之教雖權然亦有圓頓實教則惟顏子一

人當之夫人無始以來執我不捨而一日克已復禮非頓而何天下亦大矣差別之相何所不有而一念克復天下歸仁焉非圓而何觀吾與回言終日及於吾言無所不說則有不勝紀者矣而見論語者僅僅止此想此問答於衆中故紀之而衆人所不得聞如此類者固尚多也後世遂以論語皆漸修平實語而以圓頓一着甘讓與釋氏謂孔門無此不知朝聞夕死復是何物愚矣哉

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
中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
聲雲門云遮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
法眼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過來若
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二老
所標一破根一破塵皆生公之義疏也以塵
言之板頭是聲耶拄杖是聲耶手是聲耶三
者缺一則無聲矣分之既無合之豈有耶以
根言之未聞則非聞已聞不更問捨未聞已
聞復於何有聞以有兩頭方有中間故常作
此觀則信得敲空作名擊木無聲根塵既消
而覺明皆成圓妙矣故曰聞聲見色非聞見
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謫如
來正法輪

楞嚴經如是六根一段既以阿那律陀等明六
根互用矣而又言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
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對彼人以
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知覺是同

者使知明暗二相皆由意識虛妄分別非眼
識現量之境也

或問何以知明暗二相起於意識虛妄分別耶
曰鴝鵒夜撮蚤虱察秋毫晝暝而不見丘山
人所謂暗彼所謂明人所謂明彼所謂暗若
馬虎狔犬則晝夜俱見無明暗之別故知明
暗何常之有皆以分別起耳今以人所執爲
固然而疑聖教是反馬虎猫犬之不若也然
則馬虎猫犬無異於聖人耶曰馬虎猫犬有
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
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古
德有學人問和尚夜後無燈時如何師云悟
道之人常光現前有什麼晝夜問何不見和
尚光師云擬將什麼眼見學人云世人同將
現在眼見師彈指曰苦哉一切衆生根塵相
涉從無始來認賊爲子常被枷鎖汝將門見
意識分別擬求佛道卽是背卻本心這念流
轉如此之人對面隔越

法華普門品起仁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蕪長公謂還着本人非菩薩大悲之意當更曰兩家都沒事成問如何曰念彼觀音力時害人者害於人說與觀音同一鼻孔也則當其起一害心而呪詛諸毒藥已着於自身矣非菩薩取此而加彼也高明如長公安得以自他去來之相窺測菩薩非妄傳則戲言耳

萬曆甲申夏嘗過儀真時同年諸延之館於彼

丁南羽吳康虞有宴坐客頗眾偶談及輪迴延之不信難余曰如此則宇宙人物有數矣余指坐客及服役之人曰此庭甚小而其中主僕不下二十餘人蠅蚋幾以千計棲題塔除間蝟飛螻動之物與各人之身蚤虱蟻蝨寸白之類雖使離朱扁鵲索之不能盡凡以為有數乎無數乎延之曰彼小虫也豈亦有輪迴哉余曰若以大小為靈蠢則象與牛馬其智過於聖人矣延之雖未舍然然無以復

難也

晉僧道生者隱於姑蘓虎丘山欲講涅槃經患無聽徒乃豎石為講之至闡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於是眾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為說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耳而能受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也

法華經首佛既放光已彌勒問而文殊答以所驗於過去者知佛將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爾時佛從三昧起發其端於舍利弗舍利弗請之而言止不須說者再及至五千人退席而後為之說其所說者不過曰諸佛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皆為一佛乘而已後即為聲聞弟子記前及持毀之功德罪殃而所謂妙法蓮華無一語及也以是經為法華則是經無法華以是經非法華則以為最後微言而後世之持誦書寫若是之靈且異也將如之何其會通耶曰嘗觀之種草者矣夫

荳兩瓣之外無有也入之土時至氣發苗茁而兩瓣宛然在焉以兩瓣爲荳種則苗茁而故在以兩瓣非荳種則苗非是不茁也夫七卷固兩瓣也卽此而求法華不可離此而求法華尤不可豈惟法華如首楞嚴未說而云卽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揚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如圓覺未說而云一時娑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父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

筆塵

卷一

七

三十一

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乃至於不二境現諸淨土是皆不說說則不立文字一着不待末後拈花而已時時全提正令矣世人不察佛經則謂之教祖語則謂之宗豈其然乎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則世間一切境界皆非我障礙而以心外取境故遂成障礙如風虎者自迴而自畏之也故曰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

或問一切諸佛因地發願度盡衆生生界不盡不取正覺今現見有無量衆生而諸佛已成現成佛者不知數豈非違本願力耶曰以聖斷量言之衆生皆已成佛諸佛皆未成佛何以明之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見衆生皆已成佛也十明論云十方世界不見一佛已成現成佛者常行普賢行處十方世界度脫衆生無古無今不出不沒但以衆生宜應

筆塵

卷一

七

三十一

所見成佛及以涅槃無作菩提何得何證何成何壞但以普賢行物常然恒利衆生而無利者但以無作之智性自徧周應現解迷本無成壞也正迷解時不見迷已不見智慧如善財入慈氏之門入已還合以諸法中實無一法有成壞故若於諸法中見有佛成佛者是無常義是諸佛未嘗成佛也法華經偈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衆生

昔令入佛道而後又言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令人於佛道爾來無量劫為度衆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則無成之成無化之化固不可以世情度量作生界盡不盡正覺取不取之解也

李次德看八識規矩五識一頌訖余問何為性境次德曰性是實義即實根塵四大余曰執根塵四大為實即是徧計何為性境次德不

能對余引圓覺經曰辟如眼光照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永明日可證五根現量不生分別其眼光到處無有前後終不捨怨取親愛妍憎醜例如耳根不分毀讚之聲鼻根不避香臭之氣舌根不揀甜苦之味身根不隔澀滑之觸以率爾心時不分別故剎那流入意地纔起尋求便落比量則染淨心生取捨情起覺範曰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即等周法界五現量識等一一根皆徧法界眼見

色時色不可得元來等法界耳鼻舌一一亦復如是五識現量名曰圓成永明日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正謂是也次德喜得未曾有余又問五識既是性境現量如何有中二大八貪瞋痴等心所次德不能對余引唯識頌云眼識九緣生耳識唯從八鼻舌身三七益九緣中分別依即第六識染淨依即第七識五識之生既緣六七識六七識帶有染淨心所上

門相累故五識中具有染淨心所惟根本中慢等三及小隨十計度而起故前五不具也次德又喜得未曾有紫栢大師以甲申年至常熟訪瞿元立等諸信士問諸君作何工夫諸君以修淨土對師曰修淨土亦嘗作觀乎曰然師曰於八識中用何識作觀耶諸君不能對師曰若用六識則審而非恒不能專注不散若用八識則恒而非審又何能作觀耶諸君固請師說破師笑

而起此語傳聞叢林遂有注八識頌以為七
 識作觀者蓋七識亦恒亦審故也嗚呼既學
 佛法而玩愒時日不學不思乃至是乎按宗
 鏡錄云八識心王惟取第六為能觀察問前
 五七八俱能緣慮何以不取答前五識有漏
 位中惟現量緣實五塵境第八惟現量緣三
 境故種子根身器世間境性惟無記第七有
 漏位中常緣第八見分為境非量所收今能
 觀心因教比知變起相分比量善性獨影境
 攝故唯第六有此功能蓋意識有四一明了
 二定中三獨散四夢中已得定者即定中意
 識現量觀故未得定者獨散意識能為觀體
 曰既名為散則何以能觀耶曰別境中有慧
 以揀去散亂染無記等留善淨所變境而又
 有定以引之何慮其不恒不審也詳具宗鏡
 錄三十六卷中宜詳玩之
 八識規矩補注中引瑜伽以四一切辨五差別
 云遍行具四別境惟有初二一切善惟有一

謂一切地染四皆無不定惟一謂一切性初
 學讀之多不解今解之曰四一切者一性一
 切即三性一善二不善三無記二地一切即
 九地一欲界五趣地色界四禪四地無色界
 四空四地三時一切時即同一剎那時四俱
 一切俱即徧諸心等徧四一切故名徧行即
 四一切是所行所徧觸等五數是能行能徧
 故曰徧行具四也別境徧性一切地一切而
 無時一切以四境各別起故無俱一切以欲
 等不徧心故故云別境惟有初二一切也善
 與不善無記相違無性一切十一數不能同
 時而起無時一切七八二識無之無俱一切
 故曰善惟一切地也染即不善無性一切惟
 欲界有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八識
 無之無俱一切故云染四皆無也睡眠惟欲
 界有初禪有尋有伺二禪惟伺無尋三禪無
 尋無伺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六識
 所專無俱一切故云不定惟一一切性也

心所中易淆難辨者瞋忿恨惱嫉害瞋是總相
忿是發於現在逆境恨是逆境已過去而藏
蓄不忘惱是已有過而惡人之攻嫉是人
長而惡其形已之短然此五者但言其心耳
未必損害及人也害則及人矣慚者人有德
而耻已無之也愧者已有過而羞人見之也
精進者於諸善法精勤修習也不放逸者於
不善法心無染着也懈怠即精進之反也放
逸即不放逸之反也散亂者心易攀緣也掉

離漫行也

乙

廿七

三九六

舉者心易尋求也作意者心恒動行也想者
於境取像也思者起心造諸業也作意如馬
行思惟如騎者馬但直行不能避就是非由
騎者故令其離非就是思惟亦爾能令作意
離漫行也

楞伽經偈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五識為
伴侶妄想觀技衆言八識受熏持種變起根
身器界如牽線主七識執我如應和人五識
取塵如共和技六識虛妄分別如看衆人應

和人是打鼓板者共和技即木偶人木偶人
須隨它拍轉拍緩則步緩拍急則步急五根
亦如是但隨意轉故曰身非念輪隨念而轉
大智度論云非耳根能聞聲非耳識亦非意
識是聞聲事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不得
言一法能聞聲何以故耳根無覺故不應聞
聲識無色無對無處故亦不聞聲聲無覺無
根故不知聲爾時耳根不破聲至可聞處意
欲聞情塵意和合故耳識隨生耳識即生意

乙

廿八

三九七

識能分別種種因緣得聞聲斯則緣會而生
緣散而滅無自主宰畢竟性空故曰雖聞聲
佛法中亦無有法能作能見能知有業亦有
果無作業果者此第一甚深是佛法能見雖
空亦不斷相續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佛
法說

紫栢尊者在潯陽邢來慈匡石二居士同聲問
曰秦將白起四十萬人一日坑之為是多人
坑一一報多人為是多人罪重天使坑耶兩

者疑結交搆會中唯願尊者開解疑情頭剖
積垢尊者即說偈曰昔多坑一今一坑多一
屈一伸箭鋒相值本無所失無失無疑疑既
不有將何開解以是印心天遣非理凡有報
復情有理無情如夢中理際非夢夢中一多
醒後追思何多何一若離一念古今延促多
一之辨醉情味理不以比量折衷非似亢違
聖斷穿鑿橫計非理設問智者不答茲憐若
愚強說是偈自今而後莫生此見當於佛前
懺洗痴垢福慧冥長脫弗痛悛終成魔外吾
語不真吾舌當朽

筆塵

卷一

世九一

或問倩女離魂似無此理余問之曰如來千百
億化身汝信之乎曰信之曰千百億身之不
疑而疑二身何哉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
連日過者不敢啼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
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
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躡草中

大驚意泉久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
呼曰罔或問正風雷震盪時泉大道躲在何
處曰躲在龍鼻孔裏

四分爲唯識樞要第一安慧菩薩約唯識門立
自證分第二難陀論師約心境門立見分相
分第三陳那菩薩約體用門立自證分見分
相分第四護法菩薩約量果門立證自證分
自證分見分相分量果者心緣境時須有所
量能量量果之行相故如尺量物有解數人
故相分爲所量見分爲能量即將自證分爲
量果若將見分爲所量自證分爲能量即更
將何法爲量果故知將證自證分爲量果方
足也亦如明鏡鏡像爲相鏡明爲見鏡面如
自證鏡背如證自證面依於背背復依面故
得互證也以人言之譬如方寐未熟時雖心
自漸閉而猶依稀聞外聲證自證分也已而
眠熟內不作夢外不攬境自證分也已而夢
見種種境界見分相分也

筆塵

卷一

世九一

姑蘇一寺僧賣稀痘藥服之神驗王荆石相公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於其徒乃玄參兔絲子二味等分密調服也公欲廣其澤見人即說後亦罕驗蓋秘方廣傳則不効人莫喻其理紫栢大師嘗問余余對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之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師擊節嘆賞

或問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何謂也曰寒熱和而為平氣寒熱離而為病氣因用則是寒熱過脈處也

同年邵麟武問欲學醫須識藥性欲識藥性須讀本草乎曰然讀本草有公勿看其主治麟武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藥性也曰天豈為病而生藥哉天非為病而生藥則曰何藥可治何病皆舉一而廢百者耳草木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偏則病矣以彼之偏輔我之偏醫藥所繇起也讀本草者以藥參驗之辨其味察其氣觀其色攷其以何時苗以何時華

以何時實以何時萎則知其稟何氣而生凡見某病為何氣不足則可以此療之矣靈樞經邪客篇論不得臥者因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躄滿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瞑治之以半夏湯夏至而後一陰生半夏苗其時則知其稟一陰之氣而生也所以能通行陰之道五月陽氣尚盛故生必三葉其氣薄為陽中之陰故能引衛

氣從陽入陰又其味辛能散陽躄之滿故飲之而陰陽通其臥立至也李明之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漸成中滿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為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所以不効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氣味俱陰者黃栢知母桂為引用為丸投之溺出如湧泉轉眄成流蓋此病惟是下焦真陰不足故純用陰中之陰不欲干涉陽分及上中二焦故為丸且服之多也本

草何嘗言半夏治不得臥黃栢知母利小便
哉則據主治而覓藥性亦何異夫鑿舟而求
劍者乎麟武曰善哉未之前聞也

面浮附腫小便澀未成水也服滲利之藥
而不已則水症成矣胸滿腹彭邑邑不快未
必成脹也服破氣之藥而不已則脹症成矣
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黃
栢知母之藥而不已則瘵症成矣氣滯膈塞
飲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陳枳朴寬中之
劑而不已則膈症成矣成則不可復藥及臨
於危乃曰病犯條款雖對症之藥無可奈何
也誤哉

痰火上壅喘嗽發熱足反冷者服消痰降火藥
必效宜量其輕重而用人參多至一兩少則
三五錢佐以桂附煎濃湯候冷飲之立愈韓
懋所謂假對假真對真也然此症實由腎中
真水不足火不受制而上炎桂附火類也下
咽之初得其冷性暫解鬱熱及至下焦熱性

始發從其窟宅而格之同氣相求火必下降
自然之理也然非人參君之則不能奏功

每見時師治中風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效
已而用二陳四物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
當之極可以久而奏功而亦竟無一驗何也
蓋妄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
生血之劑而泥於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
知通血脈助真元非大劑人參不可而有痰
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熱

至於歸地甘粘能滯脾氣使脾精不運何以
能愈癱緩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則留多則
宣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脈雖明載本草人
誰信之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不能起於床
者二年矣人傳其不起過數月遇諸塗訊之
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
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進
十全大補湯即覺清明遂日服之決數月能
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云邪

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
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哉使進順氣
疎風之藥不較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於成
方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
遲使吾為之當不止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
採焉

人身無痰痰者津液所聚也五穀入於胃也其
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胃中
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

集

卷七

四五

二五九

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
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
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
者也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
間行於五臟六腑實則行虛則聚聚則為痰
散則還為津液氣血初非經絡臟腑之中別
有邪氣穢物號稱曰痰以為身害必去之而
後已者也余幼而喜唾痰愈唾愈多已而戒
之每喉間梗梗不可耐輒呷白湯數口咯出

口中用舌攪研令碎因而漱之百餘津液滿
口即隨鼻中吸氣嚥下以意送至丹田默存
少頃咽間清泰矣如未清即再嗽再嚥以化
盡為度方咯出時其味甚鹹漱久則甘世人
乃謂淤濁之物無澄而復清之理何其謬哉
吾嘗渡河矣見舟人掬濁流而入之甕摻入
礬末數分即時澄清此可以悟治痰之法也
故上焦宗氣不足則痰聚胸膈喉間梗梗鼻
息喘短中焦營氣不足則血液為痰或壅脉

集

卷七

四五

二六〇

道變幻不常下焦衛氣不足則勢不悍痰液
隨而滯四末分肉之間麻木壅腫治其本則
補之宜先其標則化之有法畧露端倪以
需穎者之自悟云如稠而不清宜用澄之之
法散而不收宜用攝之之法下虛上溢宜用
復之之法上壅下塞宜用墜之之法何謂澄
之之法如白礬有卻水之性既能澄濁流豈
不足以清痰乎然猶不可多用於杏仁亦
能澄清而濟水之性清勁能穴地伏流煮而

爲膠最能引痰下膈體此用之所謂澄之之法也何謂攝之之法如大腸暴泄脫氣及小便頻數者益智仁一味遂能收功蓋有安三焦調諸氣攝涎唾而固滑脫之妙故醫方每以治多唾者專取其辛而能攝非但溫胃寒而已所謂攝之之法也何謂復之之法腎間真氣不能上升則水火不交水火不交則氣不通而津液不注於腎敗濁而爲痰故用八味丸地黃山藥山茱萸以補腎精茯苓澤瀉以利水道肉桂附子以潤腎燥肉桂附子熱燥之藥何以能潤曰經不云乎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所謂復之之法也何謂墜之之法如痰涎聚於咽膈之間爲嗽爲喘爲膈爲噎爲眩爲暈大便或時閉而不通宜用養正丹靈砂丹重劑以引而下之使不併所謂墜之之法也至於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行之濕

者燥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見於素問至真要大論者應變不窮尤爲治痰之要法在圓機之士熟察而妙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也若乃虛症有痰勿理其痰但治其虛虛者既復則氣血健暢津液通流何痰之有今人乃謂補藥能滯氣而生痰此輩瞶之言流害無窮矣丹陽賀魯菴年七十餘膈間有痰不快飲食少思初無大害就醫京口投以越鞠丸清氣化痰丸胸次稍寬日日吞之遂不輟口年餘困頓不堪僦舟來訪問脈於余則大肉已脫兩手脈如游絲太谿絕不至矣見余有難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間脹滿太甚大便閉結不通殊以爲苦但得稍寬卽瞑目無憾也固強余疏方以至親難辭教用人參白朮之類大劑進之少頃如廁下積痰升餘胸膈寬舒更數日而歿夫二丸乃時師常用之藥本欲舒鬱適增其痞本欲清痰反

速其發豈不悖哉明茲若斯而病家與醫了無幡然悔悟懲創之色豈宿業已淡大命垂絕故天塞其衷而使之決不可返也耶不然何不論於理而甘就屠戮者之衆也

東垣云高巔之上惟風可到故味之薄者陰中之陽自地升天者也所以頭痛皆用風藥治之總其大體而言之也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風藥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養血不可不審也一人寒月往返燕

筆墨

乙

四九

三九七

京感受風寒遂得頭痛數月不愈一切頭風藥無所不服厥痛愈甚肢體瘦削扶策踵門求余方藥余思此症明是外邪緣何解散不効語不云乎治風先治血血活風自滅本因血虛而風寒入之今又疎泄不已烏乎能愈也又聞之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故用當歸生血活血用木通通利關節血脉而行當歸之力問渠能酒乎日能而且多近爲醫戒之不敢飲因令用斗酒入二藥其中浸三晝夜直

湯煮熟乘熱飲之至醉則去枕而臥臥起其痛如失所以用酒者欲二藥之氣上升於頭也至醉乃臥者醉則決肌膚淪骨髓藥力方到臥則血有所歸其神安也有志活人者推此用之思過半矣然有火鬱於上而痛者經云火淫所勝民病頭痛治以寒劑宜酒芩石膏之類治之又不可泥於此法也又有一方用當歸川芎連翹熟芩各二錢水煎六分去渣以龍腦薄荷二錢置碗底將藥乘沸衝下鼻吸其氣俟溫卽服服卽安臥其効甚速然亦爲血虛者設耳

筆墨

乙

五

三九

補精之藥固忌溫熱然以天道驗之時非溫熱則地氣不能升而爲雲天氣不能降而爲雨人身之道何莫由斯然則腎雖寒補寔資溫助故昔人以菝葜巴戟故紙茴香之類發揚腎氣使陰陽交蒸而生精知此理也自丹溪出而以黃柏知母爲補腎之藥誤人多矣夫黃柏知母雖稟北方寒水之氣而生然其性

降而不升殺而不生暫用其寒可以益水久服其苦反能助火經不云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可不慎歟

治渴必須益血蓋血即津液所化津液既少其血必虛故須益血凡吐血之後多能發渴益知渴病生於血虛也

今人只知脾胃虛則當補補之不應則補其母如是足矣而不知更有妙處補腎是也脾土克腎水不相為用如何反補其所勝以滋肝木曰不然此其妙正在相克處也五行以相克為用所以尚書大禹謨說箇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此聖人立言之妙其說甚長今且以水與土言之水不得土何處發生何處安着土不得水卻是二箇燥空物事如何生出萬物來水土相滋動植化生此造化相克之妙而醫家所以謂脾為太陰濕土濕之一字分明土全賴水為用也故曰補脾必先補腎至於腎精不足則又須補之以味故古人又謂

補腎不若補脾二言各有妙理不可偏廢也經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為口糜宜以清涼之劑利小便易老用五苓散導赤散相合服之神效又云少陽之復火氣內發上為口糜則又當用苦寒之劑也如二法不效則宜加炮乾姜之類反佐之

身重之症時師止知燥濕而不知補虛素問示從容論篇歷言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足知身重乃虛症也宜用補中益氣湯

加減八味丸消息與之
治積之法理氣為先氣既升降津液流暢積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謂氣無形而不能作塊成聚只以消痰破血為主誤矣天地間有形之物每自無中生何止積聚也戴復菴以一味大七氣湯治一切積聚知此道歟 肝積肥氣用前湯煎熟待冷卻以鐵器燒通紅以藥淋之乘熱服 肺積息賁用前湯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半錢 心積伏梁用前湯加石

菖蒲半夏各半錢 脾之積痞氣用前湯下
紅圓子 腎之積奔豚用前湯倍桂加茴香
炒練子肉各半錢

難經云陰維為病苦心痛陰維行諸陰而主榮
榮為血血屬心故苦心痛也潔古云其治在
足少陽三陰交仲景太陰證則理中湯少陰
證則四逆湯厥陰證則當歸四逆吳茱萸湯
今人治一切氣疾止知求之脾肺而不知求之
腎所以鮮効夫腎間動氣為五臟六腑之本

難經

卷之

五

三

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房勞過
度或稟受素弱腎經不足氣無管束遂多鬱
滯是生諸疾醫者以為是當理氣枳朴烏藥
香附之類襍然而前陳而氣愈不可理矣宣
之泄之以快藥下之而人之死者已過半矣
於是醫之中見稍高者以為脾虛不能運化
精微之故而從事於補脾然僅可以苟延歲
月而多至於因循蹉跎而不可救此不知補
腎之過也 氣藥內須兼用和血之藥佐之

蓋未有氣滯而血能和者血不和則氣益滯
矣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何
謂氣化津液乃氣所化也經脈別論云飲入
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
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
蓋脾之蒸物然湯氣上薰金甌遂為津而下
滴此脾氣蒸蒸肺葉所以遂能調水道而輸
膀胱也故小便不通之症審係氣虛而水滯

筆塵

卷之

五

三

者利之益甚須以大劑人參少佐升麻煎湯
飲之陽升陰降是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
也自然通利矣丹溪嘗治一人傷寒得汗熱
退後脈尚洪此洪脈作虛脈論與人參黃芪
白朮炙甘草當歸芍藥陳皮數日其脈仍大
又小便不通小腹下妨悶頗為所苦但仰臥
則點滴而出曰補藥服之未至前藥內倍加
黃芪人參大劑與服兩日小便方利
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

陰故腎陰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從蓉車前茯苓之屬補真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施之於老人尤宜若大小便燥結之甚求通不得登廁用力太過便仍不通而氣被掙脫下注肛門有時泄出清水而裡急後重不可忍者胸膈間梗梗作惡乾嘔有聲渴而索水飲食不進呻吟不絕欲利之則氣已下脫命在須臾再下即絕欲固之則溺與燥矢彭滿腹腸間恐反增劇欲升之使氣自舉而穢物不為氣所結自然通利則嘔惡不堪宜如何處家姑年八十餘嘗得此患余惟用調氣利小便之藥雖小獲効而不收全功常慰之令勿急性後因不能忍遽索末藥利下數行不以告余自謂稍快矣而脉忽數動一止氣息奄奄頽然床褥余知真氣已泄若不收攝恐遂無救急以生脉藥投之數劑後結脉始退因合益血潤腸丸與服勸以勿求速効勿服他藥久之自有奇功如

言調理兩閱月餘而二便通調四肢康勝如平時矣向使圖目前之快獲探本之明寧免於悔哉便秘自是老人常事益氣固而不泄故能壽考而一時難堪輒躁擾而致疾若求通潤之方非益血而滋腎烏乎可也丸方雖為家姑設而可以通行天下故表而出之以為孝子養親仁人安老之一助云

益血潤腸丸

熟地黃六兩 炒去 杏仁炒去 枳殼炒去 麻仁炒去

反大便也各三兩 橘紅各二兩 阿膠炒 肉

菴蓉各一兩五錢 蘊子炒 瑣陽炒 荊芥各一

末之以前三味膏同杵千餘下仍加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湯送下

腦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則腦為之痛宜茸珠丹之類治之若用風藥久之必死

外兄賀晉卿因有不如意事又當勞役之後忽小腹急痛欲溺溺中有白物如膿併血而下莖中急痛不可忍正如滯下後重之狀日數

十行更數醫不効問友於余余作汚血治令以牛膝四兩去蘆酒浸一宿長流水十二碗煎至八碗再入桃仁一兩去皮炒紅花二錢五分當歸稍一兩酒洗赤芍藥一兩五錢木通一兩生甘草稍二錢五分苧麻根二莖同煎至二碗去渣入琥珀末二錢麝香少許分作四服一日夜飲盡勢減大半按素問奇病論云病有癢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今瘀血雖散宜用地黃丸加兔絲杜仲益智仁牛膝之屬補腎陰之不足以杜復至因循未及治遂不得全愈或閉或一夜數十起溺訖痛甚竟服前丸及以補腎之藥入煎劑調理而安 從兄爾祝得淋疾日數十溲畧帶黃服五苓散稍愈因腹中未快多服利藥三五日後忽見血星醫以八正散治之不應索方於余詢知其便後時有物如膿小勞即發診得六脉俱沉細左尤甚此中氣不足也便後膿血精內敗也經云中氣不定則溲便為之

變宜補中益氣湯加順氣之藥以滋其陽六味地黃丸疏內敗之精以補其陰更加五味子斂耗散牛膝通血脉終劑而安 此余初學醫時所錄以用藥頗中肯綮故存之 小便黃赤有寒熱虛實之別素問云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宜黃柏知母之類治之此熱症也脉經云及溲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此寒症也素問云胃足陽明之脉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饑 溺色黃宜降胃火又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黃宜降肝火此實症也又云肺手太陰之脉氣虛則肩背寒痛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宜補中益氣湯之類以補肺氣又云冬脉者腎脉也冬脉不及則令人眊清脊痛小便變宜地黃丸之類以助腎脉此虛症也 小便變失責在肺而不在腎蓋肺者腎之上源又其母也上源治則下流約矣甲乙經云肺脉不及則少氣不足以息卒遺失無度故東

垣謂宜安臥養氣禁勞役以黃芪人參之類
補之不愈當責有熱加黃栢生芋

朱丹溪於此道中甚有發明而其臨病處方又
多以扶植元氣為主執意人遭厄運其手書
皆不傳而傳於世者皆為盲夫俗子裁翦增
續疵繆實多纂要一書其行尤盛凡丹溪長
處皆為刪去甚可恨也即如疝症一門首載
云專主肝經與腎經絕無相干而不知世所
患由腎虛而致者甚多肝乃腎之子而前陰

醫

卷

九

三

腎之竅也欲補其肝能無顧其母乎而世俗
執肝無補法之論逢一疝症輒謂肝實過用
克伐厥者多矣今纂要中全不載一補法時
師既無自悟之明又無他書足攷焉得而不
誤也按丹溪云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脉不甚
沉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當以參朮為君疏
導藥佐之何嘗無補法哉 張仲景治寒疝
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
之本草衍義稱其無不應驗豈非補肝之効

乎余每治病甚氣上衝心危急者以八味丸
投之立應又補腎之一驗也又大便不通者
當利大便如許叔微羅謙甫皆用芫花是已
小便不通者當利小便如許叔微治宋荀甫
以五苓散是已今如纂要言不干腎經則五
苓不當用又言疝不可下則芫花不當用而
所列者惟數種破氣之藥若辛禰收寒熱無
別既不能補肝腎之真陰又不能通利二竅
使邪有所洩而徒耗其氣於冥冥之中且日
趨於危而不覺也豈不悖哉

醫

卷

九

三

一人生附骨疽膿熟不能洩潰而入腹精神昏
憤粥藥不入醫無所措手延余治余診之脉
細如蛛絲氣息奄奄欲絕余曰無傷也可以
鉞鉞刺其腹膿大洩然皆清稀洩時若蟹吐
沫在法為透膜不治或訊余余又曰無傷也
可治參芪附子加厥陰行經之藥大劑飲之
為製八味丸成服之食大進日噉飯升餘
肉數鬻旬日而平所以知可治者潰瘍之脉

洪實者歟微細者生今脉微細形病相合知其受補故云可治也所以刺其腹者膿不洩必有內攻之患且按之而知其創深即刺之無苦也所以信其不透膜即透膜無損者無惡候也所以服八味者八味丸補腎腎氣旺而上升則胃口開而納食故食大進也洩膿既多刀圭之藥其何能濟遷延遲久且有他患故進開胃之藥使多食梁肉以補之肌乃速生此治潰瘍之要法也

聖應

庚午

空一

隆慶庚午余自秋間婦則匹妹已病蓋自七月乳腫痛不散八月用火鍼取膿醫以十全大補湯與之外敷鐵箍散不効反加喘悶九月產一女潰勢益大兩乳房爛盡延及胸腋膿水稠粘出膿幾六七升畧無斂勢十一月始婦就醫改用解毒和中平劑外搽生肌散龍骨寒水石等劑膿出不止流濺所及即腫泡潰膿兩旁紫黑瘡口十數貫前腋下皆腫潰不可動側其勢可畏余謂產後毒氣乘虛而

熾官多服黃芪解毒補血益氣生肌而醫不敢用十二月中旬後益甚瘡口廿餘諸藥盡試不効始改用余藥時膿穢粘滯煎楮葉猪蹄湯沃之頓爽乃製一方名黃芪托裏湯黃芪之甘温以排膿益氣生肌為君甘草補胃氣解毒當歸身和血生血為臣升麻葛根漏蘆為足陽明本經藥及通經防風皆散結疎經瓜萹仁黍粘子解毒去腐厚肉刺引至潰處白芷入陽明散膿長肌又用川芎三分及

聖應

庚午

空一

肉桂炒栢為引用每劑入酒一盞煎送白玉霜丸疎膿解毒時膿水稠粘方盛未已不可遽用收澀之藥理宜追之乃製青霞散外搽明日膿水頓稀痛定穢解始有向安之勢至辛未新正患處皆生新肉有紫腫處俱用蔥慰法隨手消散但近腋足少陽分尚未斂乃加柴胡一錢青皮三分及倍川芎膿水將淨者即用搜膿散搽之元宵後遂全安

紫末雞子清為丸每服

凡治癰疽須審經絡部分

今所患正在足陽明之分少侵足少陽經分俗醫不復省別一槩用藥藥無向導終歸罔功甚可嘆也近有患之劇甚如亾妹所苦者一岸友就命求方余以冗未及應諸醫醫卒拱手以待其斃余甚傷焉議且刊布其方不忍自秘也隆慶辛未九日記 余自庚午始究心於醫會亾妹病旁觀而技癢幾欲出手極之家人皆弗信醫亦訝其見與已矛盾沮不用也已而亾妹恚曰醫之伎窮矣如是而猶倚之吾且束手而待斃今一意以聽吾兄乃請余治藥一傳而膿稀再傳而創斂先是邑之人僂亾妹疾不可為矣俄而起日歸馬氏人始傳王生技能起亾人則此之為也馬氏宿有憾於家君方亾妹之病而歸寧也固虞其不起愈而遺其舅醉罵之且及家君返於室其妻亦然於是亾妹俛而思曰彼舅也夫也虐我我何敢怨然而辱及吾父母吾欲絕而歸是逆舅與夫也忍而受之則父母之

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義度之吾分當死乃從容自經死臨其棺視其尸創尚未盡平也嗚呼痛哉余既哀集璣錄得是紙於故篋中歔歔久之因述其顛末於後自余製青霞散至今十年所治潰瘍不知凡幾矣而應手輒効今始刊而布之償宿願焉庚辰長至後一日記

青霞散 治癰疽潰爛膿多不斂先用楮葉猪蹄湯洗過以此敷之

青儻二錢 乳香一錢 沒藥一錢 韶粉一錢 海螵蛸五分
 一錢 枯礬一錢 白斂一錢 寒水石一錢 冰片三分 紅粉五分
 霜一錢 杏仁廿四箇 有死肉加白丁香五分 大癰疽爛甚腐多加銅綠五分
 此方專治潰瘍因血熱肉腐化而為膿故用青黛涼血解毒而使肉無腐為君乳香沒藥之活血止痛而消腫為臣寒水石之寒而佐青黛以涼血肉使不腐枯礬之收澀排膿而追毒韶粉海漂蛸之收濕止膿汁之多而不

燥粉霜之拔毒白斂之斂創冰片之透肌以爲佐使諸藥多燥又假杏仁之油以潤之此製方之意也

發熱所因不同當以兼症別之外感風寒必兼頭痛項脊強等症內傷飲食必兼頭痛吞酸噁腐等症無諸兼症而發熱不止者此必勞倦之後或用心過度而心火散溢於外故也誤用汗下涼解之法不止必成最宜審之今錄一二事於左以爲醫鑑外兄虞文華病發

熱一醫審無身痛等症知非外感用平胃散加入參五分投之而熱愈甚又一醫至診之曰此人參之過也亟汗之汗而不解又一醫至診之曰邪入裏急治涼膈散下之煎成欲服而余適至急止之診得六脉皆洪大搏指舉按有力則笑而語之曰此醫之所以誤也用茯苓補心湯加入參六錢麥門冬三錢酸棗仁一錢五分投之時不臥九日矣服藥即大斲良久而甦病已退診之脉頓微弱余

爲治方每劑用人參四錢他皆酸棗仁茯苓歸木黃芪麥門冬川芎之類令其多服勿輟遂別去數日以小便不利來扣余令間服導

赤散明日熱復作舌黑如墨復延余診脉復洪大如曩時扣之始知連日所服藥皆減參三分之二而導赤散中一醫又加天花粉苓

梳等藥故病復作也亟令用人參六錢合前諸藥大劑投之舌色始淡熱始除小便亦遂清利愈後康健逾平時使進涼膈之劑逝久矣藥可矣投哉今人不解此理至謂人參能助火發熱謬也昔人謂甘能除大熱蓋熱爲心火而心以酸補以甘瀉又甘能補血血生則火有所依甘能緩中中緩則火不至於妄行而自斂況人參性能安神明爲手少陰經之正藥固宜其清心降火若此之神且速也雲中秦文山掌教平湖與家兄同官因勞患兩脇滿痛清晨并饑時尤甚以書介家兄來求方余知其肝虛當子母兼補令用黃芪白朮

當歸熟地川芎山茱萸山藥酸棗仁栢子仁
之類仍用防風細辛各少許姜棗煎服仍囑
家兄日勿示他醫將大笑恐口不得合也無
何而秦君書來謝云服之不數劑愈矣余客
長安時聞魏崑崙東部之變因投謁忍饑啼
而脇痛無他苦也而粗工以青皮枳殼之類
襍投之遂至不起吁可痛哉

古方治白淫皆用收澀溫補之劑而時師株守
丹溪書槩作濕熱處治投黃柏知母猪苓澤

筆塵

乙

三

三

瀉之類不復通變醫無瀉法利之不已其害
大矣余尋常治此疾純用人參白朮茯苓麥
門冬酸棗仁益智仁之類無不應者新安汪
機嘗治洩精以人參爲君自一錢加至五錢
其病乃脫知此理也余家藏丹溪書有云赤
白濁卽靈樞所謂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是
也先須補中氣使升舉之而後分其臟腑氣
血赤白虛實以治與夫其他邪熱所傷者固
在瀉熱補虛設醫氣虛甚或火熱元極者則

不宜峻用寒涼之劑必以反佐治之要在權
衡輕重而已按此皆活法要語率爲纂集者
刪去而止存濕熱一條流禍無窮豈不痛哉
又丹溪高弟戴原禮云如白濁甚下淀如泥
稠粘如膠頰逆而澀痛異常此非熱淋乃是
精濁室塞竅道而結宜五苓妙香散吞八味
丸 嘗聞識者云傷精白濁須肉苁蓉治之
又云用大烏梅六枚雄黃三分研細同拌勻
丸如菉荳大分三服以烏梅湯嚥之効

筆塵

乙

三

三

治病之法有五日和日取日折日屬王太
僕云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
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
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
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
汗發之發之不已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
其屬以衰之今人不復辨此矣惟滯下用下
藥猶存通用通用之意而粗工習焉不察也
近代薛立齋善用塞因塞用法遂大破丹溪

舊套以名於時若求屬之法則舉世迷焉常
熟嚴養翁相公春秋高而求助於厚味補藥
以致胃火久而益熾服清胃散不効加山梔
石膏芩連而益甚以為涼之非也疑其當補
聞余善用人參因延余診而決之纒及門則
口中穢氣達於四室向之欲噦余謂此正清
胃散症也獨其熱甚當用從治而既失之今
且欲從而不可矣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天門
冬麥門冬生地黃熟地黃石斛犀角升麻蘭
香之類大劑投之數日而臭已止矣經云諸
病寒之而熱者取之陰所謂求其屬也火衰
於戊故峻補其陰而熱自已後因不屏肉食
胃火復作大便不利目昏耳鳴不能自忍襍
進涼劑時或利之遂至不起嗟乎苟知其熱
則涼之而已矣則塗之人而皆可為盧扁何
事醫乎

萬曆癸酉春余與家兄應督學試從宜與歸則
從子林錕痘後兩目生翳羞明特甚憲隔梓

幕皆以衣被重重覆蔽就明展兩睥視之則
白膜已遍覆黑睛泪如湧泉嬰科眼科投藥
不効束手告技窮矣余素不閑於嬰科莫知
為計家兄曰女弟垂歿之症弟能生之豈遂
技窮於是試精思之余返書室閉戶而思目
者清陽之所走也而忽焉有翳膜是濁陰犯
之也濁陰烏敢與陽光敵故羞明特甚吾得
治法矣乃以黃耆助清陽之氣為君生地當
歸養目中真血為臣菴活獨活防風白芷陳

芎甘菊花薄荷荆芥升清陽黃芩猪膽汁車
前子茯苓降濁陰為佐仍間服瀉青丸八劑
而目開徹幃幘醫已去矣時眼科所進點洗
之藥一切屏不用止用橄欖核磨汁敷上睥
而已蓋嬰幼柔脆點洗之藥必有所傷故也
腹脹多是氣虛不斂用辛散之藥反甚宜以酸
收之白芍藥五味子之屬少佐益智仁以其
能收攝三焦元氣也朝寬暮急用當歸為主
暮寬朝急用人參為王朝暮俱急一味並用

按之有痛處乃瘀血也加行血藥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腹脹又云下之則脹已謂宜用沉降之藥引濁氣之在上者而下之非通利大腑之謂也凡腫脹初起痰多發喘小便不利者服濟生腎氣丸無不効

邑人許少薇患口糜余謂非乾薑不能愈公猶疑之後竟從余言而愈從子懋錫亦患此勢甚危急熱甚惟欲飲冷余令人參白朮乾姜各一錢茯苓甘草一錢煎成冷服日數服乃已噫此詎可與拘方者道也

余雲衢太史形氣充壯飲噉燕人辛卯夏六月患熱病肢體不甚熱而間揚擲手足如躁擾狀昏憤不知人事時發一二語不可予而非謔也脉微細如欲絕有謂是陰症宜溫者有謂當下者時座師陸葵日先生與曾植齋馮琢庵二太史皆取決於余余謂是陽病日九陰脉在法為不治然素稟如此又值酷暑外燠酒炙內炎宜狂熱如焚脉洪數有然而此何

為者豈熱氣怫鬱不得伸而然耶且不大便七日矣姑以大柴胡湯下之時大黃止用二錢又熟煎而太醫王雷庵力爭以為太少不若用大承氣余曰如此脉症豈宜峻下待大柴胡不應而後用調胃承氣調胃承氣不應而後用小承氣以及大承氣未晚也已服藥大便即行脉已出手足溫矣余謂雷庵日設用大承氣能免噬臍之悔哉繼以黃連解毒湯數服而平七月初遂與陸先生同典試南

京不復發矣明年余請告歸里偶得劉河間傷寒直格讀之中有云畜熱內甚脉須疾數以其極熱畜甚而脉道不利反致脉沉細而欲絕俗未明造化之理反謂傳為寒極陰毒者或始得之陽熱暴甚而便有此證候者或兩感熱甚者通宜解毒加大承氣湯下之下後熱稍退而未愈者黃連解毒湯調之或微熱未除者涼膈散調之或失下熱極以至身冷脉微而昏冒將死若急下之則殘陰暴絕

而灰益陽氣後竭而然也不下亦灰宜涼膈
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積熱漸以宣散
則心胸再暖脉漸以生然後撫卷而嘆曰古
人先得我心矣余太史所患正失下熱極以
至身冷脉微而昏冒欲絕者也下與不下大
下與微下灰生在呼吸間不容髮嗚呼可不
慎哉宜表而出之以為世鑒

問相火人皆能言之而迄無定見有謂心包絡
三焦為相火者有謂右腎命門為相火者夫

腎陰也右亦陰也腎居右陰之陰也而以為
火何哉若以為心包絡三焦則包絡之位在上
焦三焦分布上中下而何乃皆診於右尺
也 答相火專以心包絡得名謂真心君主
之宮不用事而包絡代之以行事猶相也治
膻中在玉堂下一寸六分猶岩廊焉三焦為
之府其位在真火所生也而胎於子腎之位
也一也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連一則自心
入肺兩大葉間曲折向後竝脊裏細絡相連

卷之三

七

七

七

卷之三

七

七

七

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所謂七節
之傍中有小心者也二也自乾坤交而六子
行則六子以所交之爻或用互藏其宅或用
互為其根而坎離獨得所交之中者以為用
故離火內陰而外陽心藏屬之坎水內陽而
外陰腎藏屬之於是居於上下子午君火對
化之位體天地生成變化之元始故坎中之
陽於子半以後而一陽生分陰而出至卯而
平至午而極午半以後而一陰生含陽而入
至酉而平至子而極靜極復動而一陽復生
夫如是循環無端者不唯應於歲月晝夜而
已其在呼吸之間亦然難經所云命門藏精
繫胞者乃指相火輔於子位對化君火之用
在於此猶輔午位君火之在膻中也三也
問坎中之陽動何乃獨偏於右耶 答經云水
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天地之道神明
之府血氣之男女萬物之終始也左右者陰
陽之道路也坎中之陽偏於右者陰陽所行

之道路固然耳如上所云者左升右旋流行之路也命門從右者五體生成形質之道也本左陽而右陰氣陽而血陰坎中之陽火也氣也坎體之陰水也血也腎坎居下焦地道也萬物皆生於地長於地故坎中之陽火互從右之陰而上行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坎體之陰水互從左之陽而上行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脾居上焦天道也地氣生至於天其動已極極則復靜則天氣下降故離體之陽退入於地轉居右之陰部以藏精離中之陰從肺降入於地轉居左之陽部以生水地因夫天氣所入施化之德靜極復動動則還復以相生也於是居左心肝之陽藏主司血居右肺脾之陰主司氣者皆本地道互合陰陽而致之也夫聖人論陰陽有離有合內經以腎爲一藏者用合體之坎而言也以水火氣血各有其路而行者用離體之坎而言也此浦江趙以德之說也明乎此可以無疑於右

腎之爲相火矣

問天元紀大論云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暑亦火也何火獨有二乎 答君主不用事相代之故火有二也固也當看陰陽二字陽燧對日而得火天之陽火也龍雷之火天之陰火也鑽木擊石而得火地之陽火也石油之火地之陰火也丙丁君火人之陽火也三焦心包絡命門相火人之陰火也陽火遇草而燐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濕愈焰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光焰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撲之則灼性自消光焰自滅故治陽火者利用正治陰火者利用從治陽火者利用降治陰火者利用升均之內虛火動也李東垣主助陽朱丹溪主助陰各有攸當也

問今虛損發熱者皆言相火乘陰虛而動至於

補中益氣證則未聞言相火也如前所云則勞倦所動乃相火而虛損所動乃君火乎

答勞倦所傷之為相火東垣明言之矣曰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然則以柴胡

升麻佐參耆歸朮非特從陰位升出陽氣行養生之令乃是順其性而揚之葢治陰火之法也若療之所損者精也離中之一陰即坎也坎中之一陽即離也陽無體以陰為體陰虧則陽無所附而不得不恣其炎上之性以為嘔血欬骨蒸之症矣非質重味厚陰中之陰者安能固其陽根而斂之使返於宅乎故地黃丸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補中益氣湯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也問地黃

丸藥耳何為補之以味曰地黃之甘微苦山藥之甘山茱萸之酸牡丹皮之苦辛澤瀉之鹹茯苓之淡以五味各入本藏用桂附之辛開腠理致津液通氣道輸而與之非補之以味而何何藥無氣何藥無味氣者天也味者地也溫熱者天之陽也寒涼者天之陰也陽則升陰則降辛甘者地之陽也酸苦者地之陰也陽則浮陰則沉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使氣後使味者有先使味後使氣者不可不審也

問五味之補瀉五臟其義何居 答天地之氣不交則造化幾乎息矣故辛者散也東方之氣散宜辛而反酸是震中有兌也酸者斂也西方之氣斂宜酸而反辛是兌中有震也故酸入肝而補肺辛入肺而補肝是震兌互也鹹入腎而補心苦入心而補腎是坎離互也脾不主時寄旺於四季則守其本味而已矣至其瀉也則又不然腎肺肝之各以本味為

四〇

瀉易知也乃心脾獨異何耶曰心君主之官也脾臟脾經絡之所從稟氣者也故獨異也君主之官以所生之味爲養惡其世氣也脾納水穀散精於臟腑新新相因故以生我之味爲瀉惡其休氣也我主則生我者休故也

鬱岡齋筆塵第二冊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西瓜不見於本草草木子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之然胡嶠陷盧記云征回紇得此種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則五代時已有之矣而松漠記聞諸書又言洪皓使虜攜以歸何哉劉楨賦曰藍皮密理素肌丹瓢陸機賦曰縹文抱綠披素懷丹張載賦曰玄表丹裏星素會紅斯皆非西瓜無以當之而三子皆晉人也

筆塵

卷二

七

二

則謂五代始有者亦謬耳史記郤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使非西瓜安有所謂五色者哉果清上人在余齋中讀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有云財帛相侵猶能安忍小諍義理卽大瞋恨風馬不交是名諍論瞋發相不解風馬不交之義以問余余應之曰馬喜逆風而奔風

南則馬北故曰風馬不交言其違忤不相順耳若牛則喜順風而奔故北風則牛南而馬北南風則牛北而馬南故曰風馬牛不相及也所謂背馳者也

益智子療滑脫之病甚效益其功能收攝而不澀滯故余於下利遺精帶下諸症每喜用之而味苦氣辛不堪飲然古人每入食品晉遺公答盧循書曰損餉六種淡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二十六國春秋

曰盧循猶廣州刺史遺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觀雜和委雕盤方厭永夜歡之咏則當時以為奇食故循之遺裕猶其餉遠公未必含譏諷也其子止雜五味中若椒桂之用或鹽曝以下酒而蜜煮為粽者乃取其外皮耳

王維画雪中芭蕉世以為逸格而余所知嘉善朱生因以自號然梁徐摛嘗賦之矣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色葉漬

雪而傍枯則右丞之画固有所本乎松江陸文裕公淡嘗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時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乃知冒雪着花蓋實境也

李廓庵先生嘗為余述其師趙浚谷先生之議論也浚谷名時春為嘉靖丙戌會元仕至都御史勲名著於邊陲罷廓庵先生以女妻之其子有雋才不課督以舉子業廓庵恠而問

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微一日故不欲兒曹為之廓庵曰某謂近年舉業日盛一日先生乃以為微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余為子剖之廓庵因檢得十先生稿信手揭得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日子所取此文佳處何在廓庵因指其講子說處云即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

谷曰吾所謂近年舉業之救正指此等處也
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
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
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
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
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卽如近
日撫按奏吾鄉災傷若止敘目前凍餒流離
之狀 天子必爲之惻然憐憫而蠲賑乃云
若不蠲賑則他日必爲盜爲亂而國家且受
其禍以禍怵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
論高中玄若言其剛愎褊急無宰相器度彼
亦何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言者非
聖人何由預知其必爲此耶中玄素以豪傑
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
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
子當親見之乃信吾言之非過也已而部覆
陝西災傷得 旨果無蠲賑而降慶間起高
公於家以閣學涖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向時

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京師軍人將受糧於倉先期給籌輒賣之南人
利其價廉每買得籌以受糧於倉都察院經
歷劉雲嵩庭芥家人方執籌赴倉行至 皇
城東墻下見羣丐中有一童子酷類其王幼
子所謂五叔者因恠而熟視之其子疾呼某
人救我乃知真是五叔趨而負之羣丐皆散
走歸及門讓其門者曰爾何不謹視門戶而
令羣丐誘五叔以出使不遇我奈何門者曰
五叔適假寐館中未嘗出何子言之謬也愕
而排入館中則假寐者已不見而背負者昏
噤不能言時余與同館諸公會於盛學士訓
私第太史楊荆崖道賓與劉同邑親見而言
之於時諸公莫不駭嘆更數日所謂五叔者
始蘓自言爲羣丐誘出月餘矣爲脫其衣寘
陰溝中而衣以破衲晝行乞於道夜則宿於
神廟爲神所呵逐輒棲息門廡下果於陰溝
中得衣其在館者僞也戶部郎陳景梧之子

與同學一日師賞其所為文亦輒喜躍了無他異陳為其僚于振方仕廉言之于以告余皆疑其為鬼余謂是狐耳誘之相與為丐而又代之為學生矻矻讀書作文有何意味此怪可謂好事矣於知事則未也因相與為之一笑

蜀人江鍾廉以進士知吳江縣調獻縣涖任次日以謁府官至河間比歸則妻女皆暴卒口鼻有泥室之既不勝惋愕因詰父老其故則

前此有劇盜反獄為圍守不得出突入知縣衙攻者不敢格第縱火焚之殲焉遂為崇前令虛其舍而處他館有年矣江將至吏以修衙之費視修館倍省故乾沒其金而為此江甚恨之言於府罪其吏而徙居於館方滋事家人駭奔而出曰鬼又至矣江亟入內則一婢方發狂若有所附者江責之曰吾受命宰一方未嘗得辜百姓且於爾無宿讎爾已殺我妻女矣乃猶矻矻我不休謂我不能奏於

帝誅汝耶婢言吾非鬼崇即夫人也自公赴郡之夜見被髮裸身者數人入室梓余出二姐驚呼抱持我因并梓之至一街有人隨而解之曰彼與汝無讎梓之何為數兇乃捨去我因謝其人且曰我知縣夫人也汝亟覓轎來送我歸衙舍且厚勞汝其人曰夫人誤矣此已入冥司非告於主者不能自返吾引汝告之因引入一官舍見有賢人方據案理事我趨前陳說求歸賢人曰鬼不能妄殺人

或汝命盡當來俟吾檢之然遷延數日不即檢吾哀懇再三始檢之則與二姐陽壽皆未盡賢人曰汝母子當再生顧宅舍壞矣奈何我因號泣不已賢人意殊不安又慰我曰今即予汝善處且為男子勝前生遠矣汝母悲泣因命人引我至所應托生之家楚中巨室也因產期尚遠故以間來報公公其善自愛因悲不自禁其形則婢其言音舉止真夫人也此萬曆戊子歲事同年張容宇輔之黃慎

軒神爲余述之甚詳黃與江同鄉素相善而
是時黃之尊人方同知河間府其所目擊也
江既寃恨不已張真人過其邑求其行遣而
竟無纖毫之驗乃謾言是蛇精爲祟業已遣
之去矣知其故者莫不哂之嗚呼今之善良
受屈者不得於明猶說得於幽不謂其中賢
人亦爾爾

月今李春由鼠化爲鴉夏小正人戶皆爲鼠是

二物變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鼯鼠屬鼠類

雙雁

二

八

鼠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半許目極小項尤短
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在子云鼯鼠飲
河不過滿腹卽此鴛卽今所謂鶻鶻也鶻亦
多有鼯鼠及魚化者不專田鼠又魚鼯亦或
化爲田鼠楊文公談苑云正道二年夏秋汴
人鬻鶻者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
者李時珍云隆慶辛未夏秋大水斬黃瀕江
之地鼯鼠遍野皆鯽魚所化蘆稼之根啣食
殆盡則鼯之化不獨一種也又謂鶻鶻爲二

物鶻則始由蝦蟇海魚所化終卽自卵生故
四時常有之鶻則始田鼠化終復爲鼠故夏
有冬無鶻有斑鶻無斑然未之親驗也適聞
鄧孺孝藝鼓載與余游鶴林見田鼠問余以
化鶻之事余以爲鼯鼠余不復記憶當由誤
記談苑而以蛙當田鼠耳

余爲庶吉士時館師韓敬堂先生每邀入火房
劇談自世務外於星曆太乙壬遁之學無所
不究先生嘆曰惜子不遇趙文肅公文肅公

雙雁

二

九

三

爲館師時日孜孜爲余輩苦口如子所談者
無所不談惜吾輩素不諳習無所領解三十
年來僅見子耳又述文肅公一日至館謂諸
吉士曰昨晤張太岳訊吾何以課諸君吾應
之以方令讀楞嚴經太岳搖首曰也太奇然
吾思之諸君少者幾三十歲長者逾四十矣
人壽幾何不以此時奇更待何時耶
甲問乙曰吾予予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
千金矣何爲敬事子甲曰吾不予子千金子

敬事我乎乙曰子不子我金我何為敬事子
甲曰吾與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
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為敬事子

萬曆庚辰余與外舅于見素翁同下第歸至南

陽則新建知縣張可庵棟亦寓宿焉外舅酌

之張中席而嘆曰公等無以得失介介取科

第無關文字唯有命耳余曰何謂也張曰余

以癸酉應天府鄉試而同邑朱明山熙洽

應順天府鄉試有友人與吾兩人者至契也

望吾兩人之捷甚切一夕夢見鄉書余與朱

同捷而余第五十九人覺以告余余謂是夢

其不驗矣明山與吾南北異榜安得同鄉書

乎友人曰今同鄉敘同年者不論南北皆同

籍是安可泥也迨榜出余無名而數日後明

山捷報至其第五十九人與余同姓名蓋安

肅人也迨余丙子領鄉薦亦五十九名造物

者何其巧也夫科試未有朕兆而名之高下

已預定於數年前何關文字乎

溪儒學教諭翁一春將赴南宮試祈夢九鯉

湖夢神謂之曰三人同行一死一故意甚惡

之已而狀元及第其第二人晉江史繼借第

三人崑山顧天垓也

余應己丑會試與從兄德謀及同年史崇質甯

顧寅同宿呂公祠中祈夢余且陰禱於神以

二親年邁恐不及見余登第倘是年不當第

則願減己壽以促其期已而就寢至夜分諸

君皆覺曰無夢是時外舅于見素將南歸未

有定期其寓在 朝之西而余寓在 朝極

東日日穿朝往候送是夜余夢穿朝如平時

而已意以是晝所歷熟境未必神告而崇質

曰子其登第矣是入朝之兆也已而余果倖

第謂已驗矣迨選為庶吉士讀書翰林院寓

西而院東辰而往未而返無不穿朝者然後

知此夢之淡而有味也

嘉靖中分宜嚴相公嵩生辰館中諸公往賀之

至則江西諸士夫皆在焉少頃嚴出江西諸

公罄折以俟時新鄭高中玄拱笑於列嚴顧問中玄何笑高曰適見老先生與賢鄉諸公相接偶憶得韓昌黎鬪雞行兩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笑嚴亦爲之大笑蓋是時館閣諸公僚誼浹洽無先後尊卑截然之隔故當分宜權可炙手時而新鄭詭之無所忌今不復有此風矣

隆慶初大學士華亭徐公總機務而新鄭高公負氣不相下臺省交章論之高公遂罷居數

隸

二

十一

三〇一

歲徐公亦罷而興化李公當國時士大夫數人居邑不得志欲求復用與丹陽邵芳商之芳曰是固未易圖也李公以恭默居位何暇論繩之外乎公等卽欲起廢誰爲王者是固未易圖也諸公曰雖然必爲我圖之芳曰今新鄭家居久矣 主上以青宮之舊不能忘情願其居約左右無從臾之者諸公誠各捐千金芳爲居間則高公必起高公起必重德諸公而後事可圖也諸公曰善乃裝爲

遣邵生邵生以萬金幣諸金寶奇貨至新鄭高公第叩關者曰丹陽布衣邵芳求見相公門下高公固不欲久之乃見所以接遇之甚倨立語斯須高公奇之乃索坐侍於西隅復語良久高公起而握手曰吾老友也因寘上坐命酒食盡歡夜分乃罷辭歸卽詰旦邵生復造高公門不見高公見其左右曰始吾聞而公豪傑士未之信也昨與語殆百所聞曷不出其餘以澤天下而高臥爲左右曰今

隸

二

十一

三〇七

士左右無推轂者公卽欲不高臥豈可得哉邵生曰吾必欲起公公強爲我出我且不別公兩月後晤於長安邸耳左右相與目咲之曰敬諾邵生卽之長安先使人宣言諸大璫東南有大賈至多奇寶大璫爭延致之邵生固利口遇之者莫不盡懽恨相知晚也邵生有寶刀長尺餘搏之成丸大璫欲得之問價幾何邵生笑曰丈夫意氣相投合何論貨哉卽解贈之太璫喜日畱邵生款洽有間因說

曰今元相已不任事而新鄭高公最賢去不以罪上以講幄舊宜思之公等何不從臾令復起而澤天下 成大璫曰謹受教願上左右眾宜捐數千金贈遺之吾聞高公貧安能辦也邵生曰吾與高公素昧平生特為天下故言之信如公言當盡捐吾事 裝為諸賢人壽大璫許諾不數日而高公果復相則前家居首謀諸公頗以次起用高公頗修華亭隙吳中監司承望風旨多推辱之追建紛紜

雜

卷二

十四

三

徐公意不自得門下呂生智士也名與謀之呂生曰此獨去新鄭可耳吾當為公行乃持千金至長安 莊皇帝 朋高公與江陵張公受顧命輔政呂生喜曰吾事諸矣乃使客說高公曰 大行 帝握公手而以 少主屬公公何以自效哉高公曰誓捐軀報國無足言者客曰固也今事有最急者非公莫可行 高皇帝時改太宗正院為宗人府而以秦王領之晉燕周楚為之貳公所知也高公

曰然然靖難之後不復設矣今奈何客曰宗人令雖不設而國無長君儲貳未建則親王未之國者不遣豈非 祖宗深意哉正德中欲令榮王就國則廷臣動色而爭之土木之變非 邨王在朝宗社之計未定也今 主少國疑如此而公方宴然奈何言報國乎高公懼然起把客臂曰此 先帝神靈教公言也敬聞命矣忠退則呂生宣言傳入宮中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於社稷 皇后賢

雜

卷二

十五

三

妃聞之大驚且不信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探之高公曰親王領宗人府 祖制也今當復之李還報曰信矣乃 降旨責高公即日屏出國門野史氏曰余兄弟嘗造邵生辯士也甚喜余余退而謂家兄曰是其言動浮誕且豕形禍不久矣無何高公罷相江南撫按陰檄郡縣詭致而支解之呂生者殺人凶命河套中三年盡得其山川險易城堡虛實圖之謂不難於攻而難於守畫守之之策若干

條以說總督曾公銑曾公喜以白元樞賢溪
夏公有旨兵且起矣會 上入分宜嚴公言
謂其生事開邊釁夏公曾公皆弃市呂生復
亾命後以貨爲鴻臚丞今老矣意氣勃勃猶
不減少壯時嘗過余信宿而別未嘗忘有爲
也呂生固善謀然適會 莊皇帝之變高公
自以 上師傅遇大璫倂張公又與之有隙
故呂生計得行豈非數哉元樞之重一起一
廢權在布衣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耕可哀
也夫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賓興鄉書以文涉刺
譏下 詔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熹
主順天鄉試首場首題曰仁以爲已任不亦
重乎次日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譏於 上
者曰首題下文云然而後已此攷官意在詛
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階曰仁以
爲已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故相嚴文靖公性持忌余先聞繆仲淳述之甚
詳萬曆癸未秋嘗以疾招余療治余至其第
時日初昃耳公諸子皆盛服出迓賓主儼然
相對至於然燭而不見余訝問之則公自擇
戌時見余公諸子亦時時以指候鼻息左右
驗時之至否良久乃見每坐起必回還曲折
數步乃行問之曰向喜神方行耳明年夏疾
劇欲自就余醫爲諸子勸阻遂留蕪州而令
所親邵生來迓余余遂破暑以往公聞余至

卽發舟歸常熟見余於舟中旣診脉疏方童
子以黃牋進公所用必黃牋曰此天地之正色也公諦視大怒
投之地長公中秘治責童子曰奈何以此紙
進余取視之牋面有研人物形不甚可辨問
中秘此何故事而諱之中秘曰乃三顧草廬
耳迄今不知其諱之何故也遇僮僕素寬至
無畏憚每對客坐左右嬉笑喧然或相撲擊
馳逐屢觸公身公宛轉避之而已初拜吏部
尚書命家人治具以俟旣自部歸家人白已

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諸君耳吾受
主恩深不可以負而瑾私實必自汝曹始以
夙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
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皇恐受教訖
任無越軌者至今稱冢宰清謹必數公公舉
動乍見之若可笑然其寬仁謙和規行矩步
汪汪如千頃陂自當於古人中求之何可復
得也

隆慶間古長城有圯者中有小棺無數開之人

筆塵

十一

一

二百九十五

形衣冠儼然皆長數寸一僧棺中有梵字經
一卷一婦人棺中有銘旌曰某王某某妃之柩
不知所從來吳中治兵憲使徐公節親見之
為王荆石先生說乃知大槐安國未必寓言
金匱首條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
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
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
病不解實脾唯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醋助
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

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
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
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故實脾則
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
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
有餘是其義也餘藏准此王去聲醋即酸也 上工
治未病不治已病見靈樞逆順篇肝病實脾
乃七十七難之文而仲景述之補用醋云云
則仲景之辭也嘗以問學者皆不了其義解

筆塵

十一

十九

三百五

難經者亦復憤憤若以肝病為肝虛則何不
補其腎母而補脾土反生肺金以為之賊乎
若以肝病為肝實則又與肝虛則用此法語
相悖矣且實脾又能傷腎以致心火盛金氣
不行而肝氣盛則肝病何時而已乎此治肝
補脾之要妙乃起死回生之祕訣而不熟讀
素難則仲景瀟心委之草莽而已今不憚饒
舌博證而詳著之 素問玉機真藏論曰五
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

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
而當死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
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
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
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
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病名
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
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痺腹
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

筆塵

八二

干

三九

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
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
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瘵當此之時
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傳之心
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二歲死
此病之次也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
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
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
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

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
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
也 右風邪入表蓋傳之緩者也 標本病

傳論曰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

全傳肺 三日脇肢痛 肺全傳 五日閉塞不通身

痛體重 脾土傳 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欬三日而脇肢滿痛 肺全傳 一日

身重體痛 脾土傳 五日而脹 胃傳 十日不已死

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頭目眩脇肢滿三日

筆塵

八二

干

三九

體重身痛 脾土傳 五日而脹 胃傳 三日腰脊少

腹痛脛痠 脾胃土 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

食 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 脾自 二日少

腹腰脊痛脛痠 脾土傳 三日背脇筋痛小便

閉 脾傳 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腎病

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脇筋痛小便閉 腎

膀胱三日腹脹 腎膀胱水 三日兩脇肢痛 小腸

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而虛極勝膀胱三日

而之小腸此乃倒置又兩 胃病脹滿五日

少腹腰脊痛筋痠腎水傳 三日背脇筋痛小
 便閉膀胱傳 五日身體重膀胱水傳心火身 六
 日不已 死冬夜半後夏日暎 膀胱病小便
 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筋痠膀胱自 一日腹
 脹腎水傳 二日身體痛小腸傳心 二日不已
 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
 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及至三四藏者乃可
 刺也 右靈樞經謂之大氣入藏蓋傳之急
 者起王太僕云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或
 壹塵 二 幸 三
 一歲二歲三歲而死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
 死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
 婁全善云王氏此言甚能推廣經意然不能
 驗日數者但驗病之次傳如心先病心痛次
 傳於肺或欬或喘次傳於肝或脇痛或頭眩
 次傳於脾胃或閉塞不通或身痛體重或脹
 或泄次傳於腎膀胱或少腹腰脊痛脛痠或
 背脇筋痛小便閉如此者必死無疑累驗有
 准鄰人趙氏始病脇痛半載次傳之脾腹脹

而死又卜叔英嫂氏始肺病喘咳次傳之肝
 頭眩不寐次傳之脾腹脹而死又楊白鹿師
 始脾病腹痛次傳之膀胱小便淋閉次傳之
 心胃痺痛通身青脉而死蓋心主血脉故也
 五十二難曰經言七傳者死問藏者生何
 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問藏者傳其子
 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於肺肺傳於肝脾
 傳於脾脾傳於腎腎傳於心二藏不再傷故
 言七傳者死也問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
 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
 子自相傳周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言生也
 七傳者死即素靈所言諸病以次相傳皆
 有死期不可刺者也問藏者生即素靈所言
 間一藏及至三四藏乃可刺者是也然傳其
 所勝不必皆歷七傳而後死故婁全善以七
 字為次字之誤 玉機真藏論又云五藏受
 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合於其所生
 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正內

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受氣謂受病氣也 通前觀之乃知治肝補脾正為大氣入藏宜治法故曰起死

雙雁

二

三

四

五

可論一氣之相生重病急治唯論五行之根尅孫兆宋名醫也虞部郎中注奉老疾草存子可升當遺表蔡廕名孫診之孫以為不可治可升曰生且固難如何可延三日以待奏回孫曰郎中之患肝氣將絕脾土反勝當後脾土大旺肝氣乃絕方今日辰巳間當畧瀉脾土使不能勝肝則木匪未絕三日後早奏下當日氣絕若以一氣相生之常論之則瀉脾豈所以延生亦豈所以扶肝乎明者可以不言而悟也曰病之初起卒然而來何以知其為大氣入藏而用此法乎曰以五診得之諦視其邪正之分數以定強弱勝負而知之如肝病先從喘咳來其為七傳所不待言若從心痛來即防其傳脾而預實之緣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必傳之於其所勝故也然則未至乎是者當用何法乎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其法不一而足經言之

雙雁

二

三

四

五

詳矣

米元章云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柯敬仲云看畫本土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鬪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畧知一二見人好物故取剝疵類用心計購至於

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詢必欲此物名譽不彰若賞鑒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不定者或為所惑已收一物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阻難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按二公宋元賞鑒名家故其說如此可為好事者頂門之鐵矣然柯說又不若米說之脫灑也米顛於書畫中俗氣脫盡得不為千古英傑余甚喜之常有志博易奈所當多俗子何唯吳康虞有韓幹畫馬米元章

書天馬賦一卷留余處數年不問可為破俗前輩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月煙霞痼癖胸中丘壑幽映迴綵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識不在畫也自六朝已來一變而王維張璪畢宏鄭虔再變而荆關三變而董元李成范寬極矣至黃子久則脫卸幾盡然不過淵源董元今士大夫能風者多師之川岑樹石祇是筆尖拖出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不知量也

余有黃子久風數軸雖不能如唐宋高古然舒之屋壁則覺山川雄深林木鬱茂烟雲滄泮乃其落筆亦自道逸想其時有兔起鶻落之勢今人有此乎

三代秦漢風可見者金石耳猶可想古人典刑也漢李翁五瑞碑所圖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下武梁祠堂圖記自伏羲至夏桀齊公至秦王管仲至李善及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後母子之類合

七十六人雖形質粗具而古朴可玩繪事不古於此矣

漢人多圖廡於墟墓間范史趙岐傳云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廡其像居士位皆爲讀頌冢在荊州古郢城中嘗見不其令董君廡圖數人展墓一樹扶疎係馬其上下有三鵝一龜甚高古漢人麟鳳二瑞碑極多今鎮江府學有二石

余於一骨董處得唐人雪景乳牛圖尚是宣和

舊裝失去徽宗題識標綾別以新者綴之後俱元人詩跋想宋亡後流落民間舊絹上隱隱有戴嵩乳牛圖五字筆法高古迥勁意非嵩不能到也後以構屋乏資託吳康虞售之聞今在何侍御處

嘗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有宣和題識而廡諱無之想自庚子譜成後購得者余家有唐人雙鈞郭填右軍長風賢室飛白三帖卷脫落止存睿思東閣印章今書譜亦無之此類甚

衆善鑒者不泥也

廡譜采薈諸家記錄或臣下撰述非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水部稱王士元兼有諸家之妙而宮室部以息隸目之之類許道寧條稱張文懿公淡加賞愛亦非徽宗口語蓋仍劉道醇名廡評之詞也

劉道醇名廡評列許道寧妙品稱其精妙得李成之氣而柯敬仲不甚喜之謂早年廡俗惡太勝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妙理嘗見道寧秋山晴嵐圖一大卷敬仲跋爲晚年之作了無獎語物固係其遭乎

宋南渡郭有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師李伯時白描人物山水惠陵極愛之每見輒加題品余家藏蓮社圖人物差短筆法磊落作出水紋謝靈運所騎馬極不佳且不布景當是諱其所短也李嵩工人物花鳥蕭焰善山水余家有二人奉高宗詔合廡中興六瑞圖而名廡賞鑒以焰爲宋季人始末之淡考也

吳偉畫仙釋人物神采生動下筆亦道緊但不古有一種俗氣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甚濁俗平山張路傳其法徒汗酒肆壁間有上官呼之不至撈其左手而使之風始華報也

國初太倉周元素善畫 高皇帝嘗命寫天下

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奏曰臣雖粗知繪事

天下江山非臣所請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

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高皇帝即

秉筆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曰陛下

筆歷

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高皇帝笑而頷

之當時天威嚴重臣下奏對往往失措而元

度酬應雍容如此其智略固不凡也所作必

可觀今不復見矣

今人畫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

也余嘗於嚴道澈家見沈啓南補陀觀音則

此老已作備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愚而自

用諱拙以為奇言之短氣

友人吳康虞有李伯時畫王荆公定林蕭散圖

荆公跨一衛氣韻如生一奚奴負字說前驅一奴後隨一松挺秀前度一橋一僧一士人立於橋側後圖蔣山全景乃為陸佃農師作後有農師跋悟今載集中趙文敏公跋數字亦甚佳按風譜亦有定林蕭散圖今此風無宣和題識 是一本

唐子畏風多周臣筆 具眼辨之子畏師周

臣而青於藍雅俗之辨也或問周臣風何以

俗曰祇少得唐生數十卷書耳

筆歷

友人嚴道澈有周砥風一卷佳甚砥元人以詩

名不聞能風乃知耳目之所不及掛漏多矣

題字學蘓長公亦佳舊藏海虞一士人家沈

啓南見而愛玩不釋手士人捐贈之啓南感

其意為作銅官秋色圖啓南平生落筆蒼勁

故學倪雲林不甚似此則幾逼真矣後因其

父追覓復索還因裝作一軸王元美先生題

云啓南欲以已画作鴈媒不意併媒夫之遂

成延津之合無論得失皆佳事也

前輩評書者謂黃庭經象飛天仙人今世所傳
石刻本嘗不類後韓敬堂先生出示宣
和藏本前標經是徽宗題字黃素完好織成
烏絲欄中用朱筆界行筆筆飛者真有凌空
之勢乃知前人所稱蓋指此也陶穀跋云山
陰道士劉君以羣鸞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
是也米南宮以為是六朝人書竝無唐人氣
格跋云晉史載為寫道德經當舉羣鸞相贈
因李曰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

筆塵

二

三五

歸舟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為換鵝經甚可笑也
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偽
作唐人以風贊猶為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
者猶是好事者為之耳此卷在元章家不知
何時歸內府今亦無元章跋豈進御時去之
耶
韓先生又有王右軍小楷曹娥碑真蹟亦是絹
本今石刻止存髮髻耳先生謂有云周公瑕

天球嘗泥舊說謂有千年紙無千年絹吾以
此示之始信絹有不止千年者

韓先生又有樂論真蹟字畫勻整適美不類
黃庭曹娥後有河南奉詔排次小字二行
世傳此論是右軍親書於石不知何又有此
本米元章書史云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
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偽好物豈
此本亦其儔乎又見一士夫云吾家有王右
軍樂毅論真蹟所從來最久具有源流他皆

筆塵

二

三五

三五

偽也然未之親見
韓先生出示一卷宋徽宗題云展子虔春遊圖
余謂是唐以後人筆先生不憚問子何以知
之曰子虔北齊人何得作唐衣冠先生乃服
今宣和畫譜中亦未載
智永真草千文嘗於御史大夫袁公貞吉家見
之用大麻紙真書頗類今中書體乃知雲間
沈度學士兄弟蓋步趨此老者絕與石刻不
類

李伯時蓮社圖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道勁縱逸而不越規矩嘗於骨董吳生處見之今長洲文氏刻入停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廬則贗本也

王右軍筆陣圖字畫文章皆不類晉人而米元章不以為偽又有執筆圖後有褚遂良跋亦非唐人語然其執筆之法則固有所授矣東陽陳及時甫跋云先人諱夢魁字希元登咸淳甲戌進士大德末典教岷庠至中歲留意

書法嘗於同里趙文叔家得王右軍執筆圖

并文序跋其圖則懸腕者二腕就几者一載

於張彥遠法書要錄目而不見其文先人言獲此本依其執筆似覺紙上有瑟瑟蠶食葉聲隨意所之畧無滯礙其法當大母指對用食指頭以小指疊無名指倚管則腕回而筆正忽使管歸於食指第二節內則鋒藏而筆直然用事又全在中指運動取力於肩則字畫秀潤氣骨道勁矣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此右軍筆圖之所以不可無也余患失先人所傳因攜至松江遇錢氏慶餘甫名裕者錢塘人也其家貧而好學慕義資鈔槧養親以孝聞一見此本惜其不廣傳於世欣然為余鉸梓以成余志庶幾易於披閱幸得與天下後世工書者共之彥遠豈專美於唐哉至正辛卯正月二日

元國子助教汶上陳繹曾法書本象云唐太宗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于至能等撰

筆陣

圖二

三五

二五

翰林密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增修又撰翰林禁經未及上進漁陽兵起藏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祥以書名朱文公張直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即之書名益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多暇留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即之求二書不得竟以奇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即之頗窺管豹見於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延祐中先人之官澧陽風濤失櫛書多蕩逸

釋孫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夭祿禁絕羣書唯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積年頗能記憶嘗爲學者述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不著家藁吳郡時彥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時勉備忽忘隨筆所及襍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士笏魚須文竹大夫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法書唯風韻難及漢書多局蹙唐書多粗糙唯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

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此所謂法外意密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得也大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三曰漢隸四曰八分五曰楷書六曰真書七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十曰小草十一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一曰執筆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

直八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二曰變化大要在心清眼高見廣功熟

大篆 古削竹爲筆管中盛墨汁於竹簡上作字直流筆鋒水注簡上員運之縱橫出鋒皆三過筆自然筆筆爲蛇蚪形也注淡則圓出疾則活援腕則開闔自如其變爲懸針爲薤葉爲柳葉爲剪股爲幡信爲鵝頭爲模印紅文

小篆 李斯初用竹筆句墨爲難吏隳多以章

程得罪軍中期會尤難之蒙恬乃以鹿毛爲柱免毛爲被今之毛錐筆是也作平直筆首蹲鋒畧如大篆先鎗提後蹲駐乃視錐仰向背三過行鋒尾先提駐視乾燥蹲之後鎗迴鋒作圓左肩常不足右肩常有餘自左肩下施而右以成環則圓矣作方右肩欲低左足欲長乃可中度其變爲玉筋爲金錯爲繆篆爲模印紅文

漢隸 蒙恬筆行未遠程邈以章程皐繫雲陽

獄作徒隸之書以獻轉圓為方則筆缺矣有古匾圓方四體秦隸多古漢隸多圓去篆近也盛唐成方後漢漸匾變八分矣法賢藏鋒穩重訣與楷書同肥用蹲法瘦用提法書碑石時用去其難識者乃佳

八分 漢光明以後吏文嚴急隸書復不足用上谷太守王次仲作八分書隸從小篆回鋒故遲八分從大篆出鋒則加疾矣夫篆圓而從出八分方而橫出捷之至也法險峻道健

筆塵 六二 三九一
餘同楷訣以其筆鋒橫出故體須微匾也

楷書 動合楷法謂之楷書執筆合法筋骨血肉合法平直圓方合法偏傍分布合法變化合法方可謂之楷書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真書耳楷書變化皆象本文如樂毅論端人正士不得意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凌波神女也

真書 真書真謹之書亦謂隸書十種隸書此其一也官府表箋及寫諸經史用之務欲便捷整齊以為觀美而已唐人所謂經生字是也亦從楷書中來但逐字結束不暇筆筆合法耳其筆法粗率而分間布白乃更嚴於楷書也鍾繇孫權表亦是真書智永千文凡題

真草者即是真書褚遂良薛稷柳公權皆慕楷書而不得其法不過名書未得為法書也又有正書偏傍皆欲合六書之正寫六經用之真書則偏傍唯取巧便如祇通衣轉袖袖通祇省點之類

筆塵 六二 三九一
小楷 小楷筆畫欲小而皆中楷法也顏真卿黃庭經楷而不小以其筆畫滿字分也褚遂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以其方圓平直不中楷法也欲小有法五分九宮止可四分點畫如此則傍密間豁寬裕有容五分字中有方丈氣象矣一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短小此小法也欲楷有法一血二骨三肉四

也

筋五圓六直七平八方九結構十變十者具
備謂之楷書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
有小東方朔像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
方丈在五分中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曹娥
碑五分字四分畫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
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腳隨風洛神賦頭
足用力而肩腹憊然天僊水仙宛然可見樂
毅論勁正而孛斂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遙以
寫二賢之性情力命表柳葉溶洩於光風象

筆塵

三

四十一

二五九七

微臣之遇寵曹娥碑花藥漂流於駭浪似幼
女之捐軀巧画不能摹雄文不能寫而形容
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
之翰妙惟小楷爲能得之所以數帖神護神
持傳寶百世也必求善本先用鮎版依八法
模榻次用褚紙准九宮臨做功夫精熟變化
自由矣

行書 後漢中葉文牘益繁八分真楷猶不能
勝杜度乃作藁書鍾繇更加精麗謂之行書

其法以筋血爲主骨藏肉中八面拱心大忌
橫畫凡過橫畫皆變化使圓之鍾繇每筆爲
圓猶近楷法真區而行長王羲之筆方字圓
一變楷法獻之筆圓字方求意家君乃差散
緩耳大要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故
曰行書尤覺偏傍緊密間白寬舒神閒思暢
則圓活自然稍加拘束卽僊矣所以右軍修
袂帖冠絕千古以其工夫精熟適意自然也
草書 草書賢使轉屋漏法食指用力中指掩

筆塵

八二

四十一

轉壁折法名指使轉中指用力有圓無方有
直無橫

小草 王羲之草用楷法大指用力食指使轉
晉人皆然獻之草食指用力中指使轉六朝
人皆然矣張旭大草皆用羲之法懷素皆用
獻之法

章草 漢章帝時承光明之餘章奏繁多八分
亦不暇給乃變八分作章奏章者奏也皇象
賢筆重務爲奇恠乃八分遺意索靖賢流麗

漸近小草矣蕭子雲極輕圓特妙飛白此三家者章草之聖品也曹子建頗局促王羲之止作小草寫之不可入章奏獻之漸疎大矣章草有一筆象形者點或如粟栗如蹲鴟如卷葉葉如桺葉、如蓺葉、如竹葉、千變萬化草畫波擊皆然有一字象形者王羲之之字皆作 形王維畫鴈如章草字蕭子雲如字為字皆作朱鸞形趙承旨子昂少於朱家舫齋學書舊迹猶存學乙字先作羣鵝乙

筆塵 卷二 四二

乙乙乙乙學子字不字先作羣鴈不不不不學為字如字先作戲鼠如如如如累幅以極其變此法真行草飛白皆然唯於章草見之耳今世所有古跡呈象急就章索靖月儀帖蕭子雲出師頌真跡俱在可謂希世之寶皇象如奇峯恠石骨力有餘索靖如金華翠葉精妍莫比子雲如晴雲點空輕圓自得天下古今之為章草者莫過於此矣然賢精熟大巧若拙乃為盡善須先學楷法以得用筆之

妙學小草以熟使轉之功學飛白以窮象形之變閉戶造車出門合轍矣

文淵閣藏書皆宋元祕閣所遺雖不甚精然無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貲生既不知愛重閣老亦漫不檢省往往為人取去余嘗於溧陽馬氏樓中見種類甚多每冊皆有文淵閣印已丑既入館閣師王荆石先生謂余與焦弱侯曰君等名為讀中祕書而不讀中祕書何為吾命典籍以書目來有欲觀者可列其目以請少項典籍果以書目來僅四冊凡余所見馬氏書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則又十無一二存者又多殘缺訊之則曰丙戌館中諸公領出未還故也時館長彭肯亭 已予告歸無從覈問試以訊院吏院吏曰今在庫中余大喜亟命出諸庫視之則皆易以時刻人事書非復祕閣之舊矣余亟令交還典籍籍亦竟朦朧收入今所存僅千萬之一然猶日銷月耗無一畱心保護者不過十年必至

筆塵 卷二 四三

於無片紙隻字乃已甚可歎也

鑾坡遺事載宋太祖平江南賜翰林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錯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錢惟演再入院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帙乃知人情不大相遠此弊自宋已然然今行人司尚寶司皆有藏書署印者司其肩鑄出納人所散失而翰林乃無一書豈不可恥嘗至一室鑰閉頗嚴問爲何室曰藏文書者亟命覓其牡啓之乃陳案

筆塵

卷二

四

三

牘委棄屋角與糞壤俱積糜爛過半矣因問藏書在何處吏曰本院從來無書

論九星八宅吉凶之源 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軋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所謂先天八卦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

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得坤上爻爲少女所謂後天八卦也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爲極故乾爲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爲極故坤爲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此先天八卦乃河圖洛書自然之數而不離乎五者也故先天之合爲生氣焉後天之合爲延年焉五數之合爲天醫焉乾九合艮六坎七合震

筆塵

卷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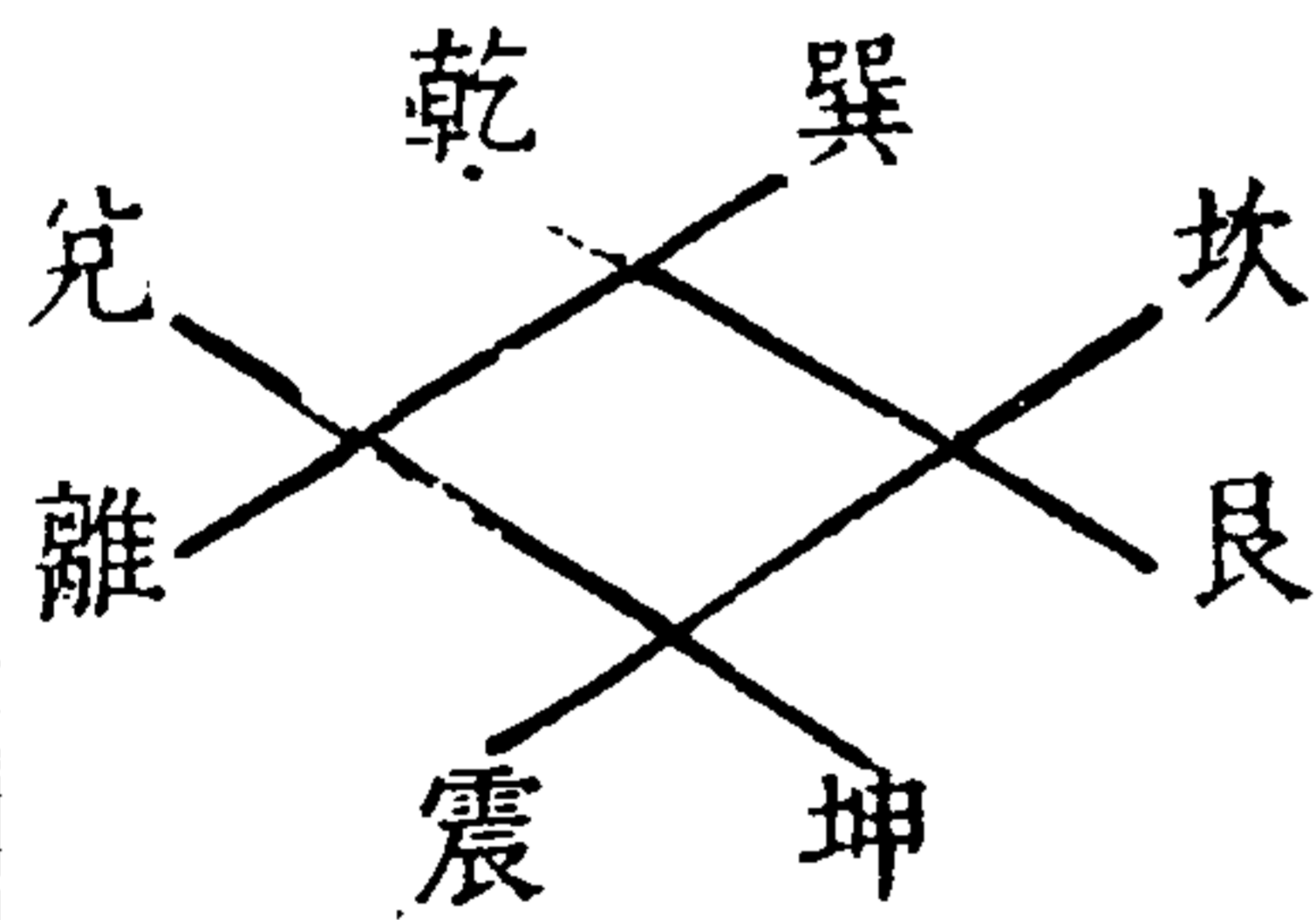
三

八坤一合兌四巽二合離三陽得十五而陰得五故曰五數之合也五居中央乃土之數故天醫屬土也其不合者則皆凶矣先天圓圖之中越一位而左旋則乾與離兌與震坤與坎艮與巽皆以陰而尅陽凶莫甚焉故爲絕命金也縱而相值則乾與震巽與坤坎與艮兌與離皆陽尅陽陰尅陰其凶次之故爲五鬼火也越一位而右旋則乾與坎艮與震巽與兌坤與離皆六親相刑故爲六煞水也

橫而相值則乾與巽坎與兌艮與離坤與震
 金水土相尅而子酉丑午相破害故為禍害
 土也八卦雖錯綜不窮而合者相比而生吉
 不合者相尅害而生凶此東西四宅之所以
 判而九星分配之所以殊也畫卦自下而上
 變卦自上而下故一變而乾得兌兌得乾離
 得震震得離巽得坎坎得巽艮得坤坤得艮
 所以為生氣也二變而乾得震震得乾坎得
 艮艮得坎巽得坤坤得巽兌得離離得兌所
 以為五鬼也三變而乾得坤坤得乾坎得離
 離得坎震得巽巽得震艮得兌兌得艮所以
 為延年也四變而乾得坎坎得乾艮得震震
 得艮巽得兌兌得巽離得坤坤得離所以為
 六煞也五變而乾得巽巽得乾坎得兌兌得
 坎艮得離離得艮震得坤坤得震所以為禍
 害也六變而乾得艮艮得乾坎得震震得坎
 巽得離離得巽坤得兌兌得坤所以為天醫
 也七變而乾得離離得乾坎得坤坤得坎艮

得巽巽得艮震得兌兌得震所以為絕命也
 世所傳遊年歌與紫微卦座其源皆出於此
 而特為捷法以括之時師執流而忘源不復
 深求其故此吉凶所以無據也或謂一變為
 禍害二變為天醫以萬物生於土成於土故
 先得之以為五行基而後金水木火以次相
 生近乎鑿矣自下而上既非變卦之體而五
 鬼之火反生絕命之金又理之不通者也此
 始求其故而不得而強為之說者也

先天圓圖



紫微卦座即先天圖之變

兩兩相比為生氣
 斜對為延年
 四角間兩位相對為天醫
 間一左旋為絕命
 間一右旋為六煞
 縱而相直為五鬼
 橫而相竝為禍害

兌	坤	巽	離
震	坎	艮	乾

對宮為生氣 穿心直數為絕命
 穿心斜數為禍害 同邦為天醫
 隔界橫數為五鬼 隔界間一橫為
 六煞 間一斜數為延年
 乾一對兌二離三對震四巽五對坎
 六艮七對坤八對宮即是生氣如乾
 宅開離門於兌宮起生五延六禍天
 絕伏自震而坤以次數去則離為絕
 命門凶

通真秘要云門內安危專用紫微紫微卦即黃
 石公八宅對宮吉曜亦名羅紋卦以生氣加
 宅之對宮起生五延六禍天絕伏或以伏位
 加宅宮起伏絕天禍六延五生俱是起散
 或以延年加門位起延六禍天絕伏生五是

今相宅家亦稱陰陽二宅而不諳其故或以墓
 為陰宅宅為陽宅者謬也陽宅之福壽即陰
 宅之刑禍陰宅之福德即陽宅之刑禍刑禍

之方各有命座一犯之而眷屬必有受其害
 者可不辨哉今世所傳宅經每稱陰陽二宅
 不著所以分余細攷而得之按分二宅之法
 凡新造宅者取其居人移徙來方入路而定
 之若是故居則依地形川陸定之山東及南
 為陽宅山西及北為陰宅水西及北為陽宅
 水東及南為陰宅路東及北為陽宅路西及
 南為陰宅地形高處為陽宅低處為陰宅見
 日多處為陽宅見日少處為陰宅在官府門

東及南為陽宅門西及北為陰宅在城郭四
 通之衢則隨地分以配八卦得乾坎震艮為
 陽宅坤兌巽離為陰宅若四面俱有山水道
 路去宅近遠相似者則水以淡淺道路以濶
 狹人行以多少山以高下皆取高山淡水大
 道則知陰陽宅也四方山水道路俱相似者
 則水以清濁流停取清流之水則之山以首
 尾快鈍取山之極快者則之其山不辨首尾
 者但令一人於山側近當中大呼而聲有響

應處卽首也

星與宮水火相尅者有二文曲水尅離火星宮之勢相當也水火交煎故有訟焉有崇焉有災盜凶失焉若坎水尅廉貞廉貞勢惡不受尅也勺水而沃輿薪之火點至卽耗定無餘貲家業蕩然矣

星與宮一金一土是相生也然土有二焉巨門入乾兌則資財旺而子孫盛固矣祿存爲陰土陰土重濁金必被埋沒不日生也故田蠶

筆塵

卷二

五

二五

不旺財帛不興入兌陰人入乾男子凶

十年前吾江南未有談陽宅者自山東周志齋太常署應天府印修學宮以爲當出鼎元而明年焦弱侯及第志齋所素厚也故士大夫翕然宗之而志齋又自以爲不及汶上郭箕川民部滄精余與之同朝數年常過從講究又得梁止庵山人輩爲之發明大抵有火庵宅有般移宅有分房宅締構之宅必先立火庵以爲初爻故曰火庵宅造成坎體卽爲坎

宅非坐北向南之謂也自此移彼謂之般移宅以來路抵向與門竈合成三爻如有造作卽從下抽換名懸空卦一爻分諸子爲數宅謂之分房宅有十五分法至爲繁瑣茲不具列古宅經云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此論宅之精髓蓋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方位原無定所乃一從人爲起耳今談宅法者不論爲何宅而止從坐向爻法以斷吉凶又何惑其不驗也乃謂宅法驗於北不驗於南豈理也哉

筆塵

卷二

五

二五

表叔于完白於城東南隅坐壬向丙造宅三區皆四進總開巽門或畫宅圖三宅穿宮皆首層土二層金三層水四層木以示余余笑曰此業無師傳杜撰之過也法云儘東頭首層起伏位木星次火次土次金中宅起天醫土星次金次水次木西宅起五鬼火星次土次金次水

凡第三進屬木或樓或堂宜高過於水爲金之

財第四進屬火宜低若高則尅金洩木財神
反耗火燭時防第五進屬土土能生金不宜
太低低則不能生金矣凡宅以高者為主以
金木土三者宜高水火二者宜低又以檯門
屬金為主以木爲財或檯門屬木爲主以土
爲財所宜高者各有所論不可執一

但入人家看宅有吉凶星辰宮分流年干支相
冲合有吉應吉有凶應凶若貴人橫傍則主
有登科之喜若橫傍冲射星殺主有死凶灾

筆塵

卷二

三十一

三十一

禍之憂若太歲干支相合星殺亦應如甲與
已合之類

假如坐壬向丙屋艮寅宮任有樓脊冲射長急
遇丙寅太歲斷作外人果驗蓋太歲干支乃
本宮頭納甲也其屋往來門路於巽宮屈摺
犯黃泉煞太歲丙與巽卦納辛合寅刑巽宮
已又況平番卦破軍金星在巽所以損人
八宅細分之有二十四山向門路與宅宅門與
本命有刑焉有冲焉有破焉有害焉有祿焉

有馬焉有貴焉有生焉有尅焉比自當細而論
之或論納甲或論三合或論六合變通不拘
如坎宅開巽門吉矣而坎有子之坎有壬之
坎有癸之坎巽有辰之巽有巽之巽有巳之
巽如正坐子位則宜於辰上開門坐癸位則
宜於巽上開門是也若坎宅開未門未害子
又未土尅子水主有腎疾又坎宅開震門雖
吉而星爲巨門天醫屬土亦主腎疾長男當
之應在申子辰年月若坎宅開酉門子酉相

筆塵

卷二

三十一

三十一

破坎宅開午門子午相冲他可類推

懸空裝卦訣帶去二爻呼住宅爲三相氣口返
爲初此般移法也假令陽入陰位虛布一陰
爻帶一陽爻再加氣口一爻成卦若陰入陽
位虛布一陽爻帶一陰爻亦加氣口一爻成
卦凡氣口向南向西是陰爻向北向東是陽
爻假令正西遷入正東陰入陽位先得震爲
雷卦三爻在上然後虛配一陽爻帶去二爻
卻是陰爻住北房氣口向陰是一爻通前得

雷山小過凶

般移法從西北入東南門向北開為般得六煞方法主殘疾官災小口多死余同年張明初比部恒顧海揚侍御際明皆犯之不旬日張家出痘喪子女三人顧騎馬將及門忽驚而蹶折其左肱其驗如此

余里中一老友劉生素不信陰陽機祥之說一日過余見余構屋謂余曰開門極關係吉凶宜審擇之余知其必有為因詰其故劉曰予

筆塵

卷二

五十四

三十一

向開一後門而失火失盜官訟退田術者勸予塞之禍乃已可不信乎余漫笑曰人受命於天奈何歸咎一戶劉曰不然何術者之奇中也居數日劉生引術者樂生來余虚心訪之樂曰劉本命丙戌為上元生人寄位乾宮而所開乃坎門為六煞在法應火盜官訟退田其亦不知其所以然其書具在因啟篋出以示余其書名金光斗靈經專以人命論宅門余用而試之良驗後官於京師聞有聽調

縣令王姓者精於宅法乃專用此書

往往奇中屢欲訪之而以煩促故不果

南陽孔生為人卜宅又單論竈禍福尤捷如

響工部郎中閻春藿邦嘗師事之得其訣

授余大抵亦從遷移起數不論宅坐向與夫

所謂宅無宅氣由人為以變之者皆未嘗不

符合也

關煞三十四犯之極凶流星一至禍不旋踵然

有制伏之妙焉假如大門是壬山丙向癸亥

筆塵

卷二

五十五

三十二

分金坐甲子穴室五度是火關金丙向屬火火尅金門上起武曲金星金生水第一重是文曲水星本不宜高惟此分金第一層宜高大反吉若土為關煞亦吉第二重乃文曲水星生貪狼木星最宜高大惟此分金不宜太高恐木助火為殃第三重乃貪狼木星生廉貞火星若第三重高大遇流火一到必主回祿無疑否則定受癆瘵肺癆久咳之病甚則傷金命人餘倣此

七體六壬捷徑

釋七體逆順賢神歌 七體逆順先究月將加

干逆狩賢先反體天定後歸地分夜晝從戌

至巳逆行以辰到亥順就賢騰朱六勾青空

白常玄陰后

釋七體逆順定四課二傳歌 七體從何定先

時後將成掌上求傳課干支做體行

釋伏吟歌 伏吟無克陽初日陰日傳辰訣最

真三傳逆運皆刑盡陰逢有克日先呈初值

筆塵

卷二

五十六

三百五

自刑中何取辰初日次日初辰自刑若在中

傳見中傳冲即末傳神

釋返吟歌 返吟有克即初傳比與涉害例亦

然初末兩傳同一字中冲初末妙通玄

釋井欄射歌 返吟無克井欄射丁巳辛臨丑

未中丑日登明未太乙辰中日末用其冲

釋七體變傳歌 三宮丁巳丑日離掌中四位無
遙克一在干支上重非別責乃

也 別星 五六無遙克即昴三位同無刑八專四

無遙克名別責此訣千金不與傳

釋昴星歌 五六無遙克當以昴星寤陽日地

酉上中辰末日穹陰日天酉下中日末辰窳

酉上從傳轉酉下反傳宗賢神司順逆陰日

昴星同 穹窳
天也

釋八專歌 三位同無克八專陽日日陽順行

三陰日辰陰逆三位陰陽中末日陽傳

釋別責歌 四無遙克別責例柔日支前三合

位剛日干合天神初剛柔中末日陽寄

釋六體順逆賢神臨傳歌 伏吟甲戌庚臨丑

筆塵

卷二

五十七

三百三

返吟暮未取冲言乙巳順聯冲後暮辛旦冲

前暮逆聯丙丁順間順三合壬癸逆合逆間

傳此是神仙親口訣掌中六體賢人鈴 課傳
體賢人今言六體者乃賢人
不離辰戌無順逆三宮也 又訣云順體

逆求逆體順求 課體辨順逆賢體定賢神

初傳從賢體中末做傳行

釋吉凶神煞加臨歌 天地加臨凶與吉但依

七體掌中輪地上天神同體轉反傳天覆地

中辰

釋三傳天干捷法歌 甲巳化土乙庚金丁壬
木兮水丙辛戊癸火從寅上發父兄子才官
的真

釋涉害見機察微歌 見機凡事宜見機主先難
後易察微宜細察其微若

辰戌加孟壬壬產婦多
驚涉害凡事艱辛 涉害五邪逆間傳逆

合松庚辰覆甲辰路井田順合巳卯并巳亥甲辰

冲後鋒冲前

釋涉害陰陽相反歌 路松五逆三十一順間

山井三逆間白羊冲前覆八後冲兼辟子順間剛

筆塵 二 五八 三十三
日用辰良金鋒九順三洪十順四洪林鋒六

冲前鉞涉害陰陽反柔日用剛強

四課三傳直說 凡四課中一上克下以上為

用為元首一下克上亦以上為用為重審上

下互相克者取下克上為用亦為重審上下

二三四克者取與日比者為用為知陽日比

陰日比二上或三上克下與日俱比俱不比者以

地盤孟仲季定用神先取孟無孟取仲無仲

取季若受克神臨地盤俱孟俱仲俱季為復

等剛日取日上神為用山在辰辰六課

有柔日取辰上神為用之訣柔日本無復等

此乃對待之言耳用起四孟為見機用起仲

季為察微若二下或三下克上取地盤所克

之天神順歸本家路經克多者為用為涉害

如甲辰日第五課以孟漢仲淺取用神三傳

戊午寅以路經克多者取用神三傳于申辰

若歸本家不經克者依前例取見機察微所

以順逆連茹無涉害者乃路近無克故耳若

受克二神歸本家路經克均者為涉害復等

取先舉者為用如甲午日第十一課申辰俱

受下克以辰先舉取辰為用四課中上下無

克先取神遙克日為用為蒿矢無神克日次

取日遙克神為用為彈石 又剛日遙克為

蒿矢柔日遙克為彈石或日遙克兩神或兩

神遙克日取與日比者為用又有四課無遙

無克陽日為仰昂為虎視轉蓬陰日為俯昂

為冬蛇掩目三課無遙無克為別責兩課無

克爲八專返吟無克爲井欄射已上變傳依前歌取三傳

凡征伐先視日課與將課之陰陽二神和否并二神之生克制化刑冲破害旺相休囚空亡墓絕次視二課末傳之生克旺相以決勝負若日課之陽神與將課之陽神和宜揚兵於九天之上與陰神和宜伏兵於九地之下候時至舉兵大勝將課之神克日課之神大勝日課之神克將課之神或日之末傳克將課

筆塵

二

二

二

之末傳不可舉兵將之四課多水末傳亦是水宜征南火宜征西金宜征東土宜征北凡安營寨東支子南支卯西支午北支酉此大將軍定位亦宜伏兵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下營寨止宿豹尾局尾之冲位是九天春寅夏巳秋申冬亥上神是行軍吉凶以申子辰下神定之 假如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四月十一日甲子太陽在中宮昴八度主將本命丁丑行年在亥辰時發兵以申將加發兵

甲子之上逆至辰時乃順三合體凡求地上天神從順三合凡天神加地盤以逆三合求之求日之四課從順三合甲午戌子辰申求日之三傳一上克下以辰爲用三傳辰申子且賢立酉爲逆賢甲日賢神乃伏吟體辰得玄武申得青龍子得騰蛇主將本命丁丑以申將加主將命之丁子逆至辰時亦是順三合體凡日課與將課七體永定相同求將之四課丁亥卯丑巳酉求將之三傳一下克上以酉爲用三傳

筆塵

二

二

二

酉丑巳將之四課陽克日陽陰克日陰太冲又臨行年太乙又臨本命本是全勝之課但將課之末傳受克所喜者勾陳救之雖衰水不能克旺火終嫌所傷余斷云出師征南必大勝士校不立大功亦無大賞賚或恐主將小有不利後征南果得大勝士校如其占主將有錢糧之累終無大咎可見日課與將課末傳皆不可忽論六壬者但知日課而不知將課故表而書之 子日乃北支大將軍在

卯 豹尾夏在巳逆三合巳下有丑止六丑
 丑以子為亭亭逆三合子下有申亭亭在申
 上將居之迷路天罡加仲中道通處險隘勿
 在中間并亥子上有卯辰卯辰上有水 問
 賊所在甲日遊都丑逆三合丑下有酉賊在
 正西 問賊來否游都在酉在日辰後不來
 出圍斗下有子出正北方 右甲子日出軍
 課乃故友黃參軍 為陸北川中丞 所推
 蓋討海賊張璉云璉既擒而中丞乃以註誤
 歸挾黃俱返吳興至今家焉余所用七體六
 壬亦黃所授也將課之說今談壬談兵者皆
 罕知之余嘗以告易水梁止菴止菴驚曰此
 兵家祕傳公何自得之
 奇門之術以超接置閏為要而今術家以為符
 先節到則用超節先符到則用接超過旬餘
 則置閏如是而已蓋以意論而無一定之準
 程余心疑之而又無以易也呂鴻臚需嘗謂
 余當以拆局補局為是且自言久於兵間得

於達人而屢試之後聞欽天監進 御壬遁
 曆亦用此法而又不能無顛倒之疑及晤易
 水梁山人然後得其法蓋三百六十五萬二
 千四百二十五者歲周之日也以歲周之數
 減去十萬零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
 而以其餘十二歸除之得二十九萬五千三
 百零五分九十三秒為朔策以歲周之數二
 十四歸除之得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四
 分三十七秒半為氣策以一歲三百六十日
 為率餘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為通餘分
 以一月三十日為率朔策所不及者四千六
 百九十四分零七秒為朔虛分以半月十五
 日為率氣策所餘者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
 十七秒半為氣盈分倍氣盈加一朔虛而得
 九千零六十二分八十二秒為一月之閏以
 十二乘之得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
 十四秒為一年之閏若以歲周數累減朔策
 則不及減者亦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

八十四秒所謂閏餘分也故以歲餘分求來
年冬至超神之數爲陽超策半之得二萬六
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求夏至超神之數爲陰
超策以氣策之餘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
七秒半累加之得各節超神之數爲氣餘率
以閏餘分爲閏期以閏期加半歲餘得一十
三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分三十四秒爲閏限
在閏期已下用超局在閏期已上用接局過
閏期未滿閏限則當置閏率於二至前大雪
芒種節內重用三局過此卽在閏期已上亦
無閏矣其滿閏限已上及在閏限以下者無
閏可知也其三歲一閏十九年而七閏與曆
法置閏畧同乃知超神接氣固自然不易之
數而世罕有知者何哉古歌云閏奇閏奇有
妙訣神仙不肯分明說又云超神接氣若能
明便是天邊雲外客其鄭重如此余懼夫曠
曠者之誤世無已也而不惜洩之
求冬夏二至超接法以弘治戊申爲元置歲餘

分五二四二五在地以距年積算減一乘之
得數加入超準滿六十萬則去之如不滿以
十五萬累去之餘不及去者便是所求之年
天正冬至超接之數也 假如萬曆戊戌年
距弘治戊申一百一十一年減一算置五二
四二五在地以一一乘之得五百七十六萬
六千七百五十加入超準二千五百七十五
分得五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以
六十萬去之餘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分又以十五萬累之去一次起已卯去二次
起甲午存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節氣未到符頭
先到超過六日乃庚子日方交冬至節也
置冬至超接數在地加入陰超策卽夏至超接
之數也 如求萬曆戊戌年夏至置冬至數
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在地加陰超策二萬六
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得三十九萬五千五百
三十七分半是超過九日乃癸卯日方交夏
至節也

視二至超過之數在閏期以下用超尙在閏期
 已上用接局二至用局既定則其餘諸氣以
 十五日實揆 如求戊戌年夏至次氣置九
 萬五五三七五在地以氣餘率二千一百八
 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累加之 小暑九萬七
 七二一八七五 大暑九萬九九〇六二五
 立秋十〇萬二千〇九十〇六二五 處
 暑十萬〇四二七五 白露十萬〇六四五
 九三七五 秋分十萬〇八六四三七五
 寒露十一萬〇千八百二八一二五 霜降
 一十一萬三〇一二五 立冬一十一萬五
 一九六八七五 小雪一十一萬七三八一
 二五 大雪一十一萬九五六二五
 置閏法 視二至超接之數在閏期以下則無
 閏在閏期以上則當置閏若滿閏限已上則
 又無閏矣若冬至當閏則於前大雪節重用
 三局若夏至該閏則於前芒種節重用三局
 除二至外餘氣超數雖在閏期以上亦不置

閏也 如戊戌年大雪數在閏期以上合於
 十三日甲午符頭起重用三局 置大雪數
 加一氣餘率得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為已
 亥年天正冬至之數在閏期以上用接局
 以十五萬為率所不足者三萬有奇故交節
 後三日而後用已酉符頭入局謂之接氣也
 年禽起例 古人以紫炁紀直年宿蓋紫炁在
 天無象二十八年一周天即年禽也今人習
 用而不知耳 洪武甲子在虛 正統甲子
 在奎 弘治甲子在畢 嘉靖甲子在鬼
 月禽起例 如一元甲子起於虛則前癸亥年
 冬甲子月便是虛宿直月矣正月當是室宿
 而今禽家乃是角宿蓋誤以去年之十一月
 為本年之十一月故也 訣曰識得年禽月
 易求日室月星火逢牛水參木心金值胃土
 宿須從角起頭如房虛昴星四箇太陽直年
 正月起室每月一星順行十二月是也
 月禽鈴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

陽	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
陰	星張翼軫角亢氏房心尾箕斗
火	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
水	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氏房
木	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
金	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土	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
日禽起例	一二四二五 因乘除四七
五紀易一准	今准一三一 加節與相同
一亢二萬氏	二十一萬井 十一萬爲危
二十八萬角	禽星真祕的
求立春日禽法	置宿章全分一萬二千四百二
十五爲實	以積年爲法乘之得數加準滿二
十八萬去之	不及去者命角宿筭外卽得其
年立春日禽也	如求次氣者累加氣策一十
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滿	二十八萬去之
弘治甲子準	二十二萬五四八七 嘉靖甲
子準	一十三萬零九八七 未來甲子準三

萬六四八七	假如求萬曆戊戌立春日禽
置一二四二五	以嘉靖甲子至今積三十五
算爲法乘之	得四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五
分加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	共得五十六萬
五千八百六十二分	以二十八萬去之二次
去盡止餘五八六二	卽係立春日是角宿也
如求雨水日禽者	加一氣策得一十五萬有
零十一萬爲危	十五萬爲婁卽係雨水日禽
是婁金狗	
求正月初一日禽法	置宿章全分用積年乘之
加準減去當年閏餘	分滿二十八萬去之用
太陽入氣太陰入轉	朏減朏加過便是正月
初一日宿也	一萬角二萬亢三萬氏四萬房
餘做此大月加雙小月	加單 弘治甲子一
十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分	零六秒 嘉靖甲
子一萬三千零九十八分	零六秒 未來甲
子一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分	零六秒
假如求萬曆戊戌年正月初一日	日禽

四二五以三五為法乘之得數加準其四十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三分零六秒減去閏餘分一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九分一十一秒存三十〇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分九十五秒以二十八萬去之存二萬有零即係元旦是亢宿直日也其求閏餘分及太陽入氣太陰入轉朧減朧加具載大統曆法不復繁引

日法亦如年例以甲子已卯甲午已酉四箇直日之宿為符頭名氣將各管十五日如一元

雙塵

甲子虛宿直日即以虛為符頭氣將總管至戊寅十五日

時禽起例 歌曰七曜禽星會者稀日虛月鬼火從箕水畢木氏金奎位土宿還從翼宿推右訣自一元以至七元皆用以起子順行十二時而不知起於何時乃為倒指之法每退一星遁起如二元日鬼月箕之類画蛇添足誑惑愚蒙可恨也且如一元甲子終癸亥壁水偷直日子時起畢順數至亥是亢宿直時則

明日二元甲子日子時直宿當是氏連續不斷自然之理也今乃越十二禽而以奎豈理也哉彼蓋見一元之首日時同起於虛而以為元元皆當以時從日也謬亦甚矣余久疑之而猶以為古法未可輕變迨後晤梁山人乃信古法真不倒指且傳自異人屢試有驗故論而著之

進退大法 每一節氣以第一宿為將星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如一元甲子以虛為日將之首以將星從虛數起次危室壁至星而止蓋自甲子至戊寅此十五日為進星其虛以前如牛斗箕尾心房氏亢角軫翼張十三宿為退星卻在七元甲子之末逆數自女至張而止一元十五日既終則此十五星為退所為進而退也至第一元第二節氣卻用張為首以張氣將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從張數起次翼軫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而止則張以下十三宿乃七元末之退今

同一元首既退之虛危二星為十五宿入
 一為進星此所謂進而退也以此以後室為第
 二氣之首星二十五宿進十三宿退其十三
 宿後進則同於十五宿之首二宿為十五以
 周氣候七元甲子皆同一例循環無窮靡有
 一隙際此五行之氣運行不息自然之妙也
 一說退下之宿入未申酉戌亥子丑進星位
 一為退中進占病今日雖退明日又來如進星
 入午巳辰卯寅為進中退求財問事今日雖

許後日番悔凡以類推

鬱岡齋筆塵第二冊

亢龍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六月廿八日余正寒熱時季弟從金陵歸遺余
 以新刻李卓吾先生易因余力疾閱之一條云
 知進知退便是聖人便不失正不至待其亢也
 故時有亢而聖人無亢故重言聖人以勉之余
 意竊不謂然夫聖人無亢則亢不可以為龍龍
 六也而缺其一矣則又何以言六位時成乎哉

筆塵

夫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常道也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亦常道也然而有不可拘者桀紂毒
 痛四海而莫之救則湯武不得不行弔伐之事
 管蔡與武庚叛則周公不得不案王法而誅之
 當春秋時夷亂華侯僭王亂臣賊子接迹于天
 下則孔子不得不轍環列國且退而作春秋尊
 周攘夷而使亂臣賊子懼是皆勢窮理極萬不
 得已而後出乎此豈聖人之初心哉故曰與時
 偕極又曰窮之災也不然則是夷齊叩馬沮溺

植杖其不能乘風雲而變化明矣而又何以爲龍德乎故貴而無位湯武是也高而無民周公是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孔子是也或曰湯武爲諸侯矣何云無位曰以位則天子乃可以廢置諸侯而諸侯僅可以廢置大夫今湯武以諸侯而廢置天子則不以位也故曰無位也周公何以無民也曰豕宰統百官均四海而不得于一民非無民而何孔子有七十子矣何以云無輔也曰七十子從孔子學者耳不可以言輔輔之云者以其被之以致于用者也君相是已然則聖人時元而亢矣而又烏乎有悔曰湯成桀歟有慚德則既著于書矣周公之於管蔡亦然夫臣伐君弟誅兄聖人以爲吾時行而行得理義之中正而無悔心焉吾不信也孔子之有悔何據也曰浮海之歎居夷之欲皆是也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之處亢也知退而不知進知亡而不知喪

世界之平沈而已矣聖人則不然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也乃所以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故兩言其唯聖人乎予以見亢之爲龍也予以見非聖人不能亢也至于漢有霍光者無龍德而行伊周之事率不免于赤族之禍然後知聖言之有味也

一倍瞻視

楞嚴經云卽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爲正爲倒阿難言世間衆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將何爲正阿難言如來豎臂上指於空則名爲正佛卽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爲顛倒無盡居士云如來一臂換首爲尾換尾爲首等無差別世間之人一倍瞻視故有正倒紛紜之見若悟一

臂首尾相換見性無移何處更有正倒名字舊
解云以正爲倒以倒爲正誤也何謂一倍瞻視
曰眼識現量緣境得法自相後起意識便增一
番分別故曰一倍瞻視後云迷中倍人謂卽迷
中一倍瞻視之人耳

姬

葉夢得乙卯避暑錄話云周人以姬爲姓故周
之諸女皆言姬猶齊言姜宋言子也自漢以來
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

筆塵

三

四

二百九十七

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
固以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戚姬虞姬唐
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
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按此語
誠然然毛詩東門之池云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意
皆泛指美女而不專于周齊之出則不始于漢
矣詩疏謂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
曰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

美稱是則承襲而用者固無所傷然亦不可不
知其故也

借書

顏氏家訓曰借人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
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然人之借書
因而不還者多矣能如顏氏之訓者百無一二
故世俗有激而爲之言曰借書與人爲一痴還
書爲一痴甚言書之不可輕借與人也而字書
有繞字讀若痴注云古之借書盛酒瓶也酒罌

筆塵

三

五

字九十三

盛書亦太不韻此必未解攘人書者借亦何妨
聞見錄云嘗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痴之云後見
王樂道與前穆四書云出師頌最絕妙古語借
書一繞還書一繞乃知今人訛以繞爲痴也余
謂還書固是理無奈不循理者多何二說並存
之可也

知來

余座主故禮部侍郎陸葵日先生素不喜人談
將來禍福嘗謂余曰卽今嚴君平邵堯夫而在

善不貴也余曰何也先生曰禍福之來也出於不意卒然而遭之故福可喜而禍不可辭亦且安意受之而無憾何用預知預知之則可喜者索然無味而可憂者先其未至而迎之以攪吾胃無謂也聞余談醫而善之曰若醫則吾之所重也嘗有日者言余何時有災則問之曰還醫得否渠以不可對則曰既不可醫烏用君言又言主試江西時有一人善談命及吐納葆養之術可以卻病而延年則謂之日子之談命有驗

筆塵

三

六

三三〇三

流黃

詩中多用流黃機流黃素而不詳所出蓋本於古歌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梁簡文帝徐陵盧詢虞世南俱有中婦織流黃詩按廣雅云鬱金流黃葦綺環濟要畧云正色有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有五

謂紺紅縹紫流黃也今俗名火裏烟即紺銀紅即紅月下白即縹紫不待言四者之外唯缺綠耳綠者黃與青相間之色故曰流黃亦曰留黃說文莫草也可以染留黃通釋以為紫赤黃之間亦是臆說漢書諸侯王金璽蓋綬晉灼曰蓋草名出現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晉百官令三公綠綬綬古字多通用莫蓋綬一物耳字學諸書歷歷可據則流黃之為綠色明矣又會稽竹簾供御號流黃簾當亦以其色名之

筆塵

三

三三〇三

或謂以其織文黃色滑膩若流故曰流黃不知何處沈雲卿詩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機耶簾耶皆未可知也名義考乃直以為簾則中婦乃織簾乎亦窒而果矣

罽毼

漢書文帝紀十年未央宮東闕罽毼災師古曰罽毼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罽毼然則罽毼另有物此特象之耳而又云一曰屏也五行志註則云罽毼闕之屏也博雅亦

謂之屏釋名曰罽毼在外門罽復也罽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古今注云罽毼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屏是已名義攷見殿廷夏月以黃絲爲網自檐及階張之遇視朝則捲朝罷復設以爲卽罽毼之遺制引唐蘇鶚曰罽思从网是形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檐戶之闕也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思而去温庭筠補陳武帝書罽思畫

筆塵

卷三

人

三三二

捲此皆可證若屏與曲閣則字不當从网又豈可裂斷可捲耶按顏師古生於唐初夙稱博物其注罽思已無定見中晚事辭豈足爲據劉熙崔豹去古未遠恐竟當以照屏爲是

予虛賦罽思因彌山則罽思之爲網無疑而謂施之殿廷則非也當是刻彫玲瓏如網狀以爲屏取其爲限隔而又可以見外耳而後代務苟簡乃合板爲之今兩京部堂前照屏卽其遺制至於築土則小邑之貧陋者也

返壁

今於人所餽遺有不受者恒曰返壁蓋用左傳晉公子重耳事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餐寘璧焉公子受餐返壁是也而昧者誤以爲藺相如事乃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夫秦恃彊詐而取之相如以死爭懷歸此何等事乃施用於和好之交際不亦詩哉

濫觴

江之始出于岷山也其流可濫觴而已言其發源之甚微也今乃以末流之猖獗者爲濫觴誤之甚也

浮屠

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卽三寶也浮屠卽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爲浮屠後人因承襲之誤之大者不可以不正

龍鍾

詩文以龍鍾爲老態而不詳其義蘇鶚解以爲不昌不翹舉之貌亦不能釋字義也楊用修云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搖曳不能自禁持也按龍鍾特竹之一種耳凡竹枝葉皆搖曳何獨取此竹為名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則竹之至大而不高者必無搖曳明矣埤倉云躡踵行不進貌一曰小兒行也然則假借幼態為老態而龍鍾又字之假借者耳

天祿辟邪

楊用修以天祿為大蝦蟇真可發一笑陳晦伯

筆塵

三

十

十一

作正楊雖斥其誤而止引瑞應圖靈帝紀注為證亦欠明不知漢書西域傳注中已詳明矣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為辟邪今人有志乎博洽者率以左國史漢為熟爛而欲搜奇索隱以見長不知適增其寡陋可歎也

雉堞

今人常呼城上女牆為雉堞蓋本於春秋傳及周禮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羊傳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之義未詳按爾雅翼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埤雅云雉鷄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前說主畫地而守後說主尺度合而觀之而名堞為雉之義了然矣羅壁識遺乃引申生雉經以為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今以死守望封疆之臣故名雉不以鑿乎

五夜

今人常呼五更為五夜按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

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後人又呼丙夜為子夜謂日臨子位於時為子也又為午夜謂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故李長吉七夕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漏聲催曉箭則正謂戊夜耳

韻字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微飶受詘上林賦云窮極倦飶皆用飶字飶音與劇同說文云飶勞也徐氏云相踏飶也燕人謂勞為飶从飶谷聲谷其雷切說文云上阿一曰笑貌與山谷之谷不同即古文噓字今本史記作飶漢書作飶文選作飶當以飶為正左从谷不從谷右从尹不从丸今乃作飶則音桓非勞倦意矣方言云殽飶也今江東呼極為殽音劇外傳曰余病殽矣

殽飶總是一字傍即倦字也王元美先生詩文亦往往誤用飶字恐承襲無已聊為正之

殼字

今人謂引物從喉而出之口其音與壑同醫書作咯字書咯音各雉鳴也然各字本从口从欠鳥得復加口乎則亦俗字耳春秋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殼之是以不敢見杜註云殼嘔吐也音許洛反正與壑同而不知製字本指何以从青从殳今字書亦不載此字

日體大於地月體小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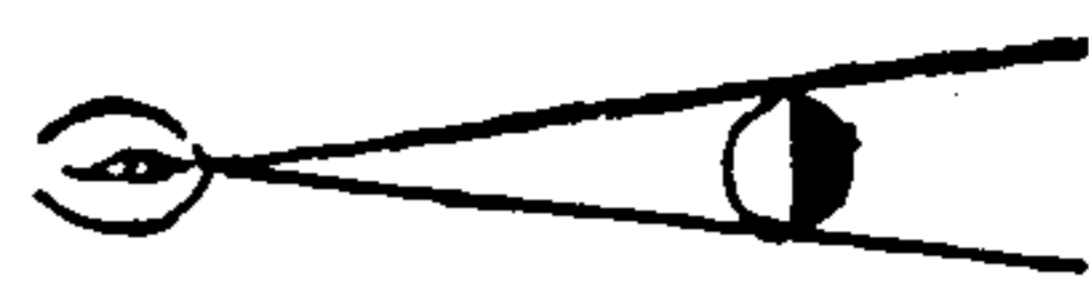
西域人利瑪竇言日體大過於地人頗駭而不信言其所以則確乎不可易也今著其說于左

方

論日體大過山海大地總毬月小於地 凡二

題

第一題照視皆以直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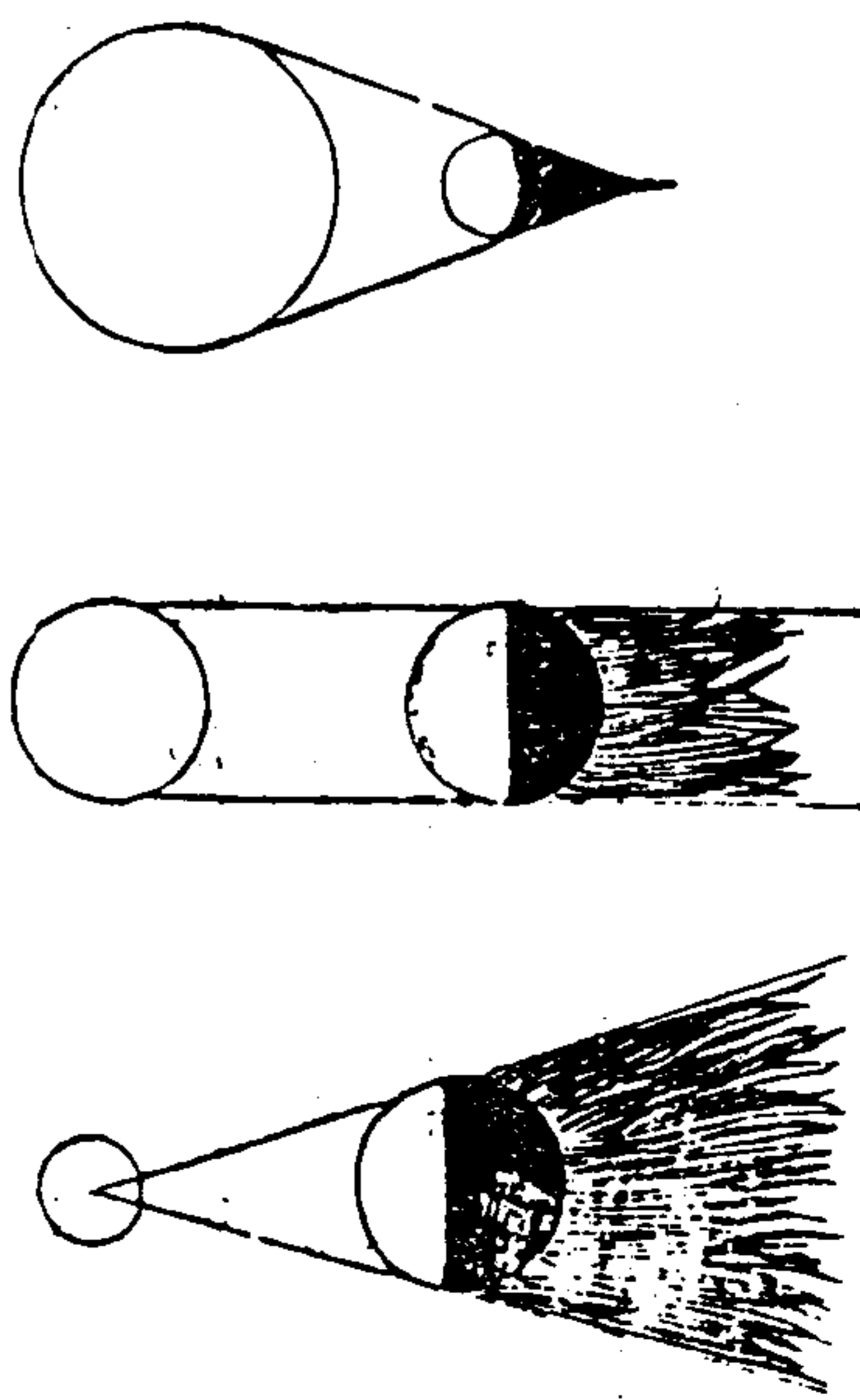
凡光之射物皆從一線光不能
 曲線必須直也與光相對中無
 間隔從此照彼光之所及謂之
 直線相對之背則為相對之面
 形體所隔若欲見者必從彼處
 反觀非從此視彼直光能及縱
 欲從此視之則必放光過彼相
 對之處然後曲回其光以照彼背是謂曲線
 光難曲轉照視不成若有曲照處處光明應
 無黑闇而出物影今物影宛爾曲照難成矣
 故日照視皆以直線

第二題圓尖之體其底必大

物皆有底而未必大唯物尖者
 其底必大蓋底齊者首尾必等
 底小者未必反大故底不大則
 尖義不成矣試以圓尖之物圈
 圈斷之則近尖圈小近底圈大
 愈差愈遠理勢必然



第三題光體大物體小必照大半而其黑影必
 尖此尖體以所照半圈為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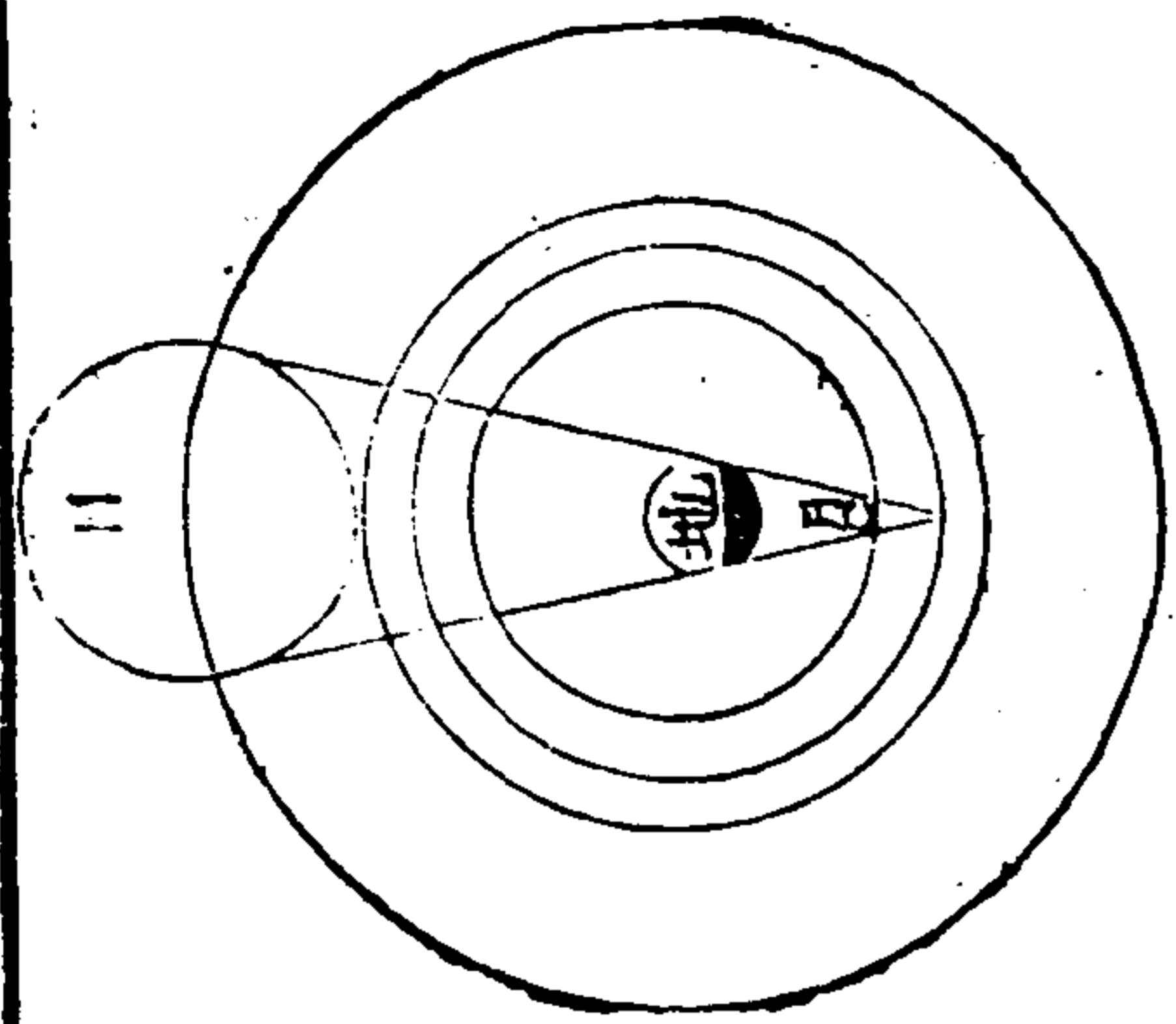


能照之光體大過所照之物體則黑影必尖
 能照光體與所照物體齊等則黑影亦必
 齊等 能照光體小於所照物體則黑影必
 大 蓋物與光等則一半入光物大於光則
 少分入光二者皆無光過物體之半不能倒
 射以出尖影故相對之背黑暗無窮譬喻等
 數所不能及唯光體大過於物則物大分入
 彼光中而光過物體之半矣故能出尖影而
 其影有限有限者以過體之光倒射而限之

也影之尖者其底必大理在第二尖影以黑暗為體必以物之受光盡處相對之背黑暗初起之圈為底

論日大於地月小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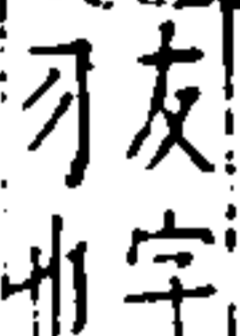

日在第四重天上月在近人第一重天上相去不知幾千萬里或東西南北日月相對則地居其中月食之時與日對度被地間隔月居地與日光相對之背黑影之中無從受日之光故地上人見其食以此觀之日月地三者之大小昭然可見矣



問何以知月小於地曰地能遮月之光則月體小於地矣月在天上度低而近於地則居近黑影底邊底大故復光遲月在天上度高而遠於地則居近黑影尖處尖小故復光速大約月食之時在地影中奔走四刻而後出影復受日光豈非地大於月乎 問何以知日大於地日月食之時地有尖影則知日光體大而地為小物故其暗影有限而尖理在第二問影之尖者其體小光體大者其影尖我無疑矣然與光齊大之物或大過光體之物皆能蔽光而有黑暗之影何以見蝕月地影為尖影也答光之射物不能曲轉皆從直線理在第二若齊大者齊謂物等於光相對之背黑影無窮月未食時星當有食謂與日對度有地影故地影無窮星當月既食時星當隨食星天躔遠無窮之影當能及之乃至第八宿天皆當暗蔽今不爾者其影有盡有盡之影非齊非大當是尖影矣所照之地影既尖則能照之日體豈不大乎理在第二

交友

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病懷
 為之爽然勝枚生七發遠矣使其素熟于中土
 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于篇 吾友
 非他即第二我也故當親友如已焉 我與彼
 二身也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夫是謂之友
 孝子繼父之友如繼其產業焉 有為之君子
 苟無異仇必有良友 未交之先宜察既交之
 後宜信 友之饋友而望報焉非饋也為市焉
 耳矣 銜恨每深于懷恩記仇常切于思友豈
 不驗世之弱于善彊于惡哉 人情叵測交誼
 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日之仇亦或
 變而為友可不懼乎可不慎乎 交友如醫疾
 然醫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救病之故傷
 其體苦其口醫不忍病者之身友宜忍友之惡
 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額之蹙
 友之譽仇之訕皆不可盡信焉 友之無所以
 善我與仇之無所以害我等耳 友者過譽之

害較仇者過譽之害尤大焉友人譽我我必則而自矜仇人訾我我必加謹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我所能為不必望友代為之 友者古之尊
 名今出之以鬻比之於賄惜哉 多密友則無
 密友矣 友之道廣矣雖至不肖如盜非友不
 能行焉 吾幸而終身無禍患則終身不識友
 之真偽矣 視友如已則退者邈弱者強病者
 愈何必多言哉死者猶生也 吾有二友訟於
 吾前吾不欲聽而判之恐一以吾為仇也吾有
 二仇訟於吾前吾猶可聽而判之必一以我為
 友也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友友之友仇
 友之仇是為厚友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
 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天予人以耳目手足
 無不兩而成身者苟非兩友相助事何由成乎
友字古篆作也朋字古篆作也
明豈不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厚視
 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吾榮
 時招之始來吾患時不招自來真友哉 世間

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是耶 交友之旨無他彼有善長於我則我效之我有善長於彼則我教之是學即教教即學互相資矣向使彼善不足以效彼不善不足以教其與羣嬉以譁而虛糜駒隙者何以異哉 有人於此信道未篤執德未固出好入醜心戰而未決如欲剖其疑培其德而援其將墜計莫過于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見漸透於膺豁然開悟如行霧露之中能免沾濡乎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聲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潛沮其邪心而消其戾氣矣 歷山王太古總 求友賢士善諾而使人先之以幣為金萬鎰咸 善諾艱然曰此何為而至我王以我為何人哉 使者曰不也王知夫子廉故以此為夫子壽善 諾曰然則當容我為廉已矣而麾之不受於是 國人為之語曰王以重貲購士為友而士弗售也 有二人同行者一富而一貧或曰此兩人者為友至密矣實法德曰審爾何為一富而一

貧哉 知友之益者凡出門必獲一新友而後歸而後不為徒出也 有以非義事求諸友而友弗從其人曰爾弗從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 友曰爾以非義事求我何復用爾友乎 世無友如天無日人無目矣 國家可無武庫而不可以無友 友也者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焉 是的亞北方 俗獨得友多者稱之為富也 客力所西國 以匹夫得大國有賢者問其何以得國答曰惠我友報我仇賢者曰不如惠友而用恩致仇為友也 墨臥皮古之析安 石榴或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 曰忠友也 近言 利君又貽余近言一編若淺近而其旨深遠矣 亦錄數條置之座右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欲也志也勉也避也 等我事皆在我矣財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事皆不在我矣在我者易持不在我者難致假

令以他物爲己物以己物爲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且怨天必且尤人若以己爲己以他爲他則氣平心和無所抵牾無怨無咎蓋無害也是故凡有妄想萌於中卽察其在我乎不在我乎如其不在我者置之可矣

欲之期期得所欲也避之期期不遇所避也故不得所欲謂不幸焉遇其所避謂之患焉藉令吾之欲惟欲吾之可得者吾之避惟避吾之所不遇者則豈不長有幸而無患哉爾覲榮祿康

筆塵

三

三

三

三

壽爾畏貧賤病夭固不免時不幸而屢患也

游富貴之門者富貴之人以珍羞饗之以統綺遺之爾弗得焉勿以爲憂何則彼所爲爾弗爲之則彼所得爾弗得之彼以便辟以諂諛斯得矣爾不欲便辟諂諛而復欲得便辟諂諛者之所得弗思耳不予其價能取其物乎如爾適市有買菜者捐錢若干而爾不然爾不妬夫獲菜者也彼携菜而去爾完橐而往等耳富貴者之無饗遺于爾無他焉價未至也彼以順以譽賣

之矣爾欲其貨勿惜其價矣雖然珍羞統綺於我何有焉不苟從不苟譽存直蓄忠於己所得不旣多哉

適遇難事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則在乎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其猶博塞之精者乎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有傳於爾者曰某嘗爾指某某過失爾曰我猶有別大罪惡而彼不知不然何所訾止此欺認已之大罪惡而所指過失固不辯也

筆塵

三

三

三

倘有受益於物而愛之爾極思夫何物類也從輕而暨重焉愛益益曰吾愛瓦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妻子曰吾愛人則死而不足慟矣瓦者毀人者喪常事也難免也

欲安靜其心當捨俗心俗心曰吾不汲汲于恠惜則不免饑餓矣不恒怒則臧獲不賢矣吾意寧甘心死於饑餓也無寧苦心生於豐饌也寧臧獲爲不賢也無寧我爲不肖子也卽其小者

而始焉如忽瀉燈油忽破罌缶且毋駭怒而默詢於已曰心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之貴無疑矣今何不買之以勺油片瓦乎欲得其物輒捐其價耶又爾呼童子童子不應彼或未之聞可原也或聞而有所避固當譙讓雖然豈可因彼心之惡而遂暴怒以挫損吾心哉

物無非假也則毋言已失之惟言已還之耳妻死則已還之兒女死則已還之產業爲人攘奪獨非還乎然彼攘奪者惡人也吾假物於人人

遣使索之吾豈論其使者善歟惡歟但物在吾手須愛護之如他人物焉

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卽諦思何以應之如遇惡事吾必有善以應遇勞事吾以力應遇貨賄事吾以廉應遇怨謗事吾以忍應猶敵人以矛鏃我我設甲冑以備之又何徒懼乎

爾之處世當如作客然與同宴飲列坐于席脩醴厚薄由乎主人爾無責望彼行炙人以次當下爾徐取之行過不下爾毋援之行而未至爾

毋迎之爾所服御如此妻子如此賄貨如此權勢如此則爾且爲天主所延而宴之乎清都太微之間矣

人生世間如俳優之在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夫人婢妾皆一時裝飾者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旣畢解去裝飾則漫然不相關矣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境界順逆爲憂喜也唯隨其所克者而肖之乃至乞丐亦無不酷肖以

適主人之意而已矣分位在他克位在我今之養形者如多飲多食多眠多色是賤丈夫之效也君子之所重者心耳彼形事則耻之卽不能絕姑輕事之耳夫吾身譬則馬也而心譬則子也養馬者整其廐櫪豐其芻豆華其羈縶而令其子餒焉凍焉殍于溝壑夫賤丈夫乎嗚呼今之賤丈夫盈城而人莫之惜也

爾之身或爲虜掠而賣之爲奴隸係縶之則不勝愧且恨爾之心日受役于物爲物所束縛而

乃熙熙乎哉

君子毋自伐自伐也者無實矣爾在學士間毋
談學以身踐之可也評騭古今宜讓齒德之尊
者毋輕置喙焉道集虛德集謙愈下人則愈上
人矣設因爾訥而譏爾為無知爾喜之爾學不
既有符矣乎蓋羊之示飽非吐草之謂也其腹
果然其毛油然而牧已知矣

歸除開方算法

算法至開方而稍稱難矣以其有實而無法須
用商除故也新得歸除開方法著之以便初學

積一十五億九千一百〇五萬二千五百四十
四步 問平方一而幾何

答 三萬九千八百八十八步

法曰置積為實初商三萬步於左亦置三萬

於右下左右相呼三三得九除實九億九除

一餘實六億九千一〇五二五四四却以右

下三萬倍之為六萬就呼見六無歸作九六

變六為九下位加六即係次商得九亦置九

於右六萬之下左九對右九相呼九九除八

十一餘實七千〇〇五萬二千五百四十四

再以右邊廉法九倍之共七萬八千呼見七

無歸作九七起一下還七即係三商得八亦

置八於右邊七萬八千之下呼八八除六十

四又呼八八除六十四餘實七百〇一萬三

千五百四十四又將右廉八除二進一十共

七萬九千六百又呼見七無歸作九七起一

下還七即係四商得八亦置八於右六百之

下對左八相呼九八除七十二六八除四十

八八八除六十四餘實六十三萬八千一百

四十四再於右隔法八去二進一十共七萬

九千七百六十首呼七六八十四即係五商

得八亦置八於右方六十之下右對左八相

呼八九除七十二七八除五十六六八除四

十八八八除六十四盡

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問立方一而幾何

答 二十五步

法曰置積為實初商二十步於左亦置二十於右下自乘得四百步與上商二十相呼二四除實八十餘實七千六百二十五步却以右下四百步以三乘之得一千二百為法歸除之呼逢五進五又呼二五除一千另置初商二十步以次商五步乘之得一百步以三因之得三百步加入自乘次商五步得二十五步共三百二十五步於右與次商五步相呼除之呼三五除一千五百步又二五除一

筆塵

三

二千八

三

百步又五五除二十五步積盡

積一億〇二百五十〇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尺

問立方一面幾何

答 四百六十八尺

法曰置積為實以七千萬該商四百尺於左上又置四百尺於右下自乘得一十六萬相呼一四除四千萬又四六除二千四百萬餘實三千八百五十〇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尺却以右下一十六萬尺以三乘之得四十八

萬為法歸除之呼四三七十二少除呼四歸起一下還四呼六八除四十八另置初商四百尺以次商六十尺乘之得二萬四千尺以三因之得七萬二千尺為廉法加入次商六十尺自乘得三千六百尺共七萬五千六百尺却以次商六十尺相呼除之六七除四十二又五六除三十又六六除三十六餘實五百一十六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以方法四十八萬併入兩箇廉法七萬二千再併入隅

筆塵

三

二千九

三

法三箇三千六百尺共得方法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尺為法歸除之呼六五八十二呼三八除二十四又呼四八除三十二又八八除六十四右下之法不用再置所商共四百六十尺以次商八尺乘之得三千六百八十尺以三因之得一萬一千〇四十尺併入再商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共一萬一千一百〇四尺又以次商八尺相呼除之一八除八萬又一八除八千又一八除八百又四八除三十二

尺恰盡

西曆

回回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刺必東異人馬哈
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
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
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
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
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
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
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
分經緯之度著凌犯之占曆家以為最密元之
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造大統曆得
西人之精于曆者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
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義於文從步
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
步自戌時見星故歟

推西曆中曆黃道赤道宿度相通法

置中曆周天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以

西曆周天三丁六十度除之得西曆度法一度
○一四六不盡一十五秒

置中曆各宿度分以西曆度法一度○一四六
除之得西曆各宿度分共得三百六十度
置中曆赤道起于中虛六度外以西曆度法除
之得五度九一三六加一秒為西曆入于中度
分置虛宿西度分八度八二八六以入中虛宿
五度九一減之餘二度九一五○為過中度分
又置半宮一十五度以虛過中度分減之餘得
一十二度○八五一為危宿入亥初度分又置
危宿全度分一十五度一七八四以危宿入亥
初度分減之餘得三度○九三四為危宿過亥
度分又置半宮一十五度以危宿過亥度分減
之餘得一十一度九○六六為室宿入中度分
凡書入初入中俱加一秒以通不盡餘倣此

曆法

中法入曆以冬至加時為始西法入曆以夏至
加時為初中曆歲首以寅建朔日為始西曆歲

首以戌宮一日為始中曆定星以子中西曆定
星以午中中曆交戌宮初度宿有定度西曆交
初宮初度度無定宿中曆以日為主天會日則
成歲歲分節氣而無定氣月會日則成朔朔置
閏餘而無定閏西曆以天為主天分十二定宮
常以戌宮為首是以春分為首節氣有定則不
必推氣故不用二十四氣以日分屬宮分不必
推日故不推中積以月流配宮分不必置閏故
不推閏餘七政之行但推某宮某度不用二十
筆塵 三
八宿其用七曜日一月二之數即曆紀甲子其
立成閏日在何年月據七曜之數即可知矣
唐荆川曰日與天會而成歲故以日不及天之
分秒謂之歲差是歲差者日差也然五星之行
雖遲速各有不同以歲實為周曆之日以周天
度無有不及故無歲差
也
歲差古無而今有前遲而後數亦氣化之漸漓
月道每移一度四十分為交日道交於赤道亦

因歲差移動但其差甚微耳每交百年差一度
半是也冬至黃赤道有一十四度之差而黃道
在赤道外所以黃道歲差比赤道歲差少一十
一秒此斜直之別也

中曆星宿不動冬至動而追西曆冬至不動星
宿動而進如大統一百年前冬至在箕宿七度
六十分成化丁酉歲前一百年後冬至在箕宿五度五
十六分計退一度五十分而箕宿之度未嘗動
也西曆一百年前冬至在寅宮初度一百年後

筆塵 三
仍在寅宮初度其百年前之寅宮初度非百年
後之寅宮初度矣假令百年前之寅宮初度乃
箕宿七度六十分百年後之寅宮初度乃箕宿
五度五十六分不換宮而換星不退冬至而進
星二曆立法不同其歸則一也

中曆以天不動六十餘年為日不及天一度西
曆以日不動六十餘年天過一度考日南至北
至須正子午之位春分秋分須當地平環上平
分天地東西相直之位則謂日未嘗退而天行

過度亦甚有理也然今天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則六十餘年亦只是天行過一度耳

問日行一度謂日不及天一度是謂天周而日周不及一度乎抑謂日周而不及天周過一度乎曰據昨日午中太陽晷影至今日午中太陽

晷影漏水每得百刻是日一晝一夜一周天無餘欠也據今日夜半窺筒中星得昨日夜半窺

筒中星漏水未及百刻至於百刻而已過一度是天一晝一夜一周而過一度也蓋天過一度

而謂日不及天一度耳非謂天周而日周不及一度也若不據日晷不可以知日之一周天不

據星筒不可以知天之過一度無惑乎謂天周而日周不及矣

曆始於黃帝筭立於容成是曆筭初創未能有一定之法也三代而下造曆羣賢各有增創如

太初起之以律而候氣於黃鍾大衍符之以易而較數於分秒授時准之以晷而測驗於儀象

是今日愈精而愈密矣或謂古曆有一定之法

蓋不知曆而云耳

唐荆川曰經度黃道歲差約百年差度半積六

千年差一象限一萬二千年差半周天經度差一象則緯度當差二十四度假令冬至日在斗

出赤道二十四度六千年後差一象限則前時冬至度以作春分度止與赤道交緯度差二十

四度矣經度差半周天則緯度當差四十八度假令冬至日在斗出赤道二十四度一萬二千

年後差半周天則前時冬至度已作夏至度而入赤道又二十四度矣較其緯度相去共差四

十八度大約二萬四千年而為一復矣黃道既移而五星只是隨黃道出入不過七八度可見

五星聽命於日也

五星經度疾遲留逆伏見隨日遠近而緯度之出入亦隨乎日之遠近蓋日君也五星臣也故

其聽命有如此若月之晦朔弦望固隨日之遠近至於黃赤反復其道出入黃道相距六度亦

未嘗紊亂是緯度之變亦隨乎日之南北也但

筆塵 三

筆塵 三

一第130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7 版 反外

日爲君而月象后其遲疾之行則自其有所專制而不若五星之盡聽命於日耳

唐荆川曰各曆所命赤道經星度分以赤道南北二十八宿當黃道者取爲距星測而命之此雖歷萬古而不可變也若各曆之黃道宿次度分則因歲差改移其出入赤道南北緯度之變積有四十八度之差又當隨其時之變差而更命之此雖未及百年而不可以爲常也

中曆交黃道二日後纔交春分秋分後二日纔

交黃道西曆日入白羊戌宮是春分前二日交黃道之日也或有在前三日者中曆相距日或有八十八日或有八十九日故也

要求盈縮入曆何故必用減那最高行度此意只爲歲差積久年年欠了盈縮分數却將一箇日中行度那一箇去補那年年欠數剩下的度分方爲所求日行入曆度分用推盈縮曆差方應得所求日行盈縮差度
西曆不置閏月約至三十四年而兩正月如不

究元時以前正月爲本年乎抑以後正月爲本年乎其曰日本年月分有閏日本年月分無閏日要當據其前後以爲之加減也否則豈不致於誤減其閏日乎是西曆雖無閏月而有閏年乎須據其元以明其何年爲閏或以中曆而較其閏在何年庶不致差加其閏日而七政中心行度皆不致於差求矣或謂不置閏月則年計混亂終不如中曆之置閏也殊不知年計以宮分定氣爲准又安在於以閏定時而成歲乎

筆塵
中曆黃道寅申度狹已亥度濶以分至去極近交之故也西曆以白羊戌宮之類爲不動的月而每宮分屬日數則其濶狹宮分似乎不容變矣故以白羊戌宮爲春正第一日則對冲天秤辰宮爲秋正第一日而冬夏二至亦爲定度於寅申之初矣然歲差東移積差至久宮濶狹豈容不變乎蓋其以宮爲活隨歲變遷但不可以白羊之像專係於初宮若二分宮分之濶二至宮分之狹雖歷千古而不容變者也

或云曆法先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
 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其說
 與回回曆法蓋默有相契者矣金水星黃二道
 互相徧交星道如出黃初之南為入黃六之北
 如出黃六之南為入黃初之北所以作譜反用
 黃道兩周乃盡出入黃道南北緯差之變若土
 木火之星道交有定宮只用黃道一周而南北
 緯差之變已盡矣火星周速而差多故分二譜
 其實非用黃道二周也

唐荆川曰月與土木六宮半周天而一交火星
 行二百七十五日歷四宮而一交金星行一百
 十七日歷四宮而一交水星行四十餘日不勾
 二宮而一交
 五星疾遲留逆段日平度雖各不齊但殊於周
 率之內而不差於周率之外其周率平行度分
 又有盈縮加減以為定度然盈縮相消亦只以
 平行度為實耳

唐荆川曰作曆造月道而不造星道蓋未備事
 也然星道以經度去日之遠近為緯度距黃之
 濶狹况經度之自逆而順又成緯度之勾已星
 道委曲萬殊所以不容於易造也

中曆金水先日而日追合之故限度段整用周
 率度火木土後日日行一周而後追合之故限
 度段除去日周止用餘數限度段加一日周始
 於周率合金水先日所以有退合火木土原不
 及日退則與日益遠所以無退合金水先日所
 以先夕見火土木後日所以先晨見凡先日皆
 夕見不及日皆晨見也

西曆太陰五星譜土木大約百八十度而半遲
 疾故一度當一度所謂十二宮者真是十二宮
 也月三宮而半遲疾故用加倍相離所謂二十
 四宮者乃十二宮也水星兩宮而半疾遲故用
 三倍相離所謂十二宮者乃四宮也火星三百
 六十餘度而半遲疾故日止半度所謂十二宮
 者反是二十四宮也西曆作此齊譜無非欲便

於算法自初宮至五宮為加六宮至十二宮為減之二句非有深奧義也

五星緯度自行定度止於一百二十度是以一百二十度該十二宮也每宮止得五度所列一百二十度六十度仍作譜而約其宮度之號數非星所行之實度數也其立推步之法不過是變其得經宮度以合於緯度之譜而求其緯度耳其知緯度之變而作譜之意又在於外也

五星入層遲疾與太陰之轉周同但五星又因太陽而有遲疾不與太陰同也

唐荆川曰土木火三星因行度遲則周率遲金水二星因行度速則周率速

加倍相離度一日行二十四度二十四分差三度二十七分加本輪行度十三度三分共一十六度半得第二差一度一十七分又以比較二分乘遠近三十四分得一分〇八秒共得為

太陰遲疾行一度一十八分

唐荆川曰太陰第一第二加減如母子得子則不用母五星第一第二加減如兄弟相併而各致其用

月緯立法妙絕月初交黃道則南北之度速去黃道遠則南北之度遲月初交黃道每經度十二差緯度一至象限滿處三十一度差緯度一月五星譜皆從與日合度初交黃道處做起經緯度皆合於是起處也

星命

今星命家亦論通關加臨而不知天地盤之說陋矣夫日之一月而過一宮暮年而周十二宮者此天盤也日之一時而臨一宮臨子則為子時臨午則為午一晝夜而周十二宮者此地盤也天盤常運而不停凡日月五星四餘之度數皆從之而定焉天地盤一定而不移凡從歲月輪枝所起神煞如天狗天德之類皆從之而定焉如余命太陽在辰以申時生則天盤之辰加地盤之申而

地盤卯上實見天盤之亥故亥宮安命凡七政
 四餘之在辰者皆當書於申之外盤而天狗天
 德之類却於內盤書之不易之理也如今星家
 盤只是地枝一定之位而却以應天之曜與方
 位神煞強而同刻首伏吟體外其木炭矛盾可
 勝道哉余恒為星家書之而不能解即解者亦
 不能幡然而改然而後世必有行善說者矣
 星家以日安命以時安身其理未有言之破的
 猶蓋得西域秘書而後知其說西域之術凡選
 擇占候皆看東方是何宮分出地平環上即為
 命宮不獨論人生命而已此即六壬月將加時
 之法皆以太陽為主意者人生於寅動於卯而
 卯為日始出之方也歟其書定受胎度數之法
 云先賢亦的里思說若人生下時節看太陰在
 何宮度只此宮度便是受胎安命度數受胎安
 命時太陰宮度即便是在生的安命度數凡人
 懷胎有三等日月有多有少有得中者最少者
 是太陰行周天九遭半計二百五十九日近一

十三箇時辰中等者是大陰行周天一十遭計
 二百七十三日又近五箇時辰最多者是大陰
 行周天一十遭半計二百八十六日又近二十
 一箇時辰凡人生時看太陰在地平環上或地
 平環下若在地平環下宮從命數至太陰計幾
 宮幾度若在地平環上從太陰數至命宮計幾
 宮幾度將此度數以太陰所行中道一晝夜行
 一十三度一十一分除之看該幾日幾時若太
 陰在地平環下將此日時加於懷胎中等月日
 筆塵
 內若太陰在地平環上將此日時於懷胎中月
 日內減去此數正是懷胎月日之數將此懷胎
 月日之數從生時日期以大小月日退除到除
 盡時則知是此時受胎此受胎時太陰所在宮
 度與生時安命宮度同則知此生時辰真矣吁
 此太陰之所以為身也歟
 夜子時
 曆家以子之前四刻屬今日為夜子時而以子
 之後四刻屬明日今人生子以夜半者皆作明

日推筭萬一以初爲正則四柱已差兩柱矣禍福豈不舛乎要之如西域法分二十四時而後無兩日共一時犬牙參錯之弊也

夫乙貴人晝夜列

夫乙貴人旦暮所治法當盡一晝夜而後更此古法也蓋壬課以日出之後屬今日日未出之前屬昨日猶夫曆家之以寅月爲今年五月爲去年去耳如甲日貴人旦治丑暮治未則自日未出以前貴人尚在卯也日出以後貴人在丑

矣日入而後移治未直至壬戌復盡日復出也而後移治子焉此理之必然無足疑者蓋貴人一也所治不同耳若從寅申分晝夜則無重複再遊者以子時分晝夜則一夜每移兩宮而昨夜之後半與今夜之前半乃同一宮中則有晝貴宮以間之豈理也哉今習壬者仍譌襲誤而未之思耳

佛生日

釋迦佛生日之說紛然不一應城陳氏歸雲外

集考辯極詳所引乃釋氏通鑑周書異記汲冢

紀年吳地記謝丞漢書之類而未及乎佛經然

就佛經中亦自紛然不一矣瑞應經則云太子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佛所行讚則云於三

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過去現在因果經則云

二月八日夫人往毗藍尼園見無憂華舉右手

摘從右脇出故法苑珠林謂世代既遙譯人前

後直就經文難可論辯考求外典如似可見春

秋魯莊公七年即莊王二十七年四月辛亥恒星

不見星殞如雨榆內外典當以四月爲正也所

以今叢林率以四月八日行浴佛儀然有說焉

歲月日之分古今異制華梵殊風如夏建寅周

建子則周之四月已非夏之四月而今曆以寅

建朔日爲歲首西曆以戌宮一日爲歲首則西

域之四月又非中華之四月也西域月之大小

常相間如第一月大則第二月小第三月復大

不論合朔中華曆法以日月同宮度爲朔日而

古用平朔今用定朔則又自不同今所謂八日

者不知是西域之八日乎抑中國之八日乎大抵貝葉西來翻譯不無藉乎此方之人而人非篤誠謹守戒律則舞文傅會者往往有之未可以為佛語而輕信不疑也

襍

字書釋襍為不曉事而不知何以皆從來或云即今暑月所戴涼笠以青縑綴簷而蔽日者也暑月戴此訪人其不曉事可知故程曉伏日詩今世襍子觸熱到人家然說文急就諸書並無此字

瓊

名義考云古人詠雪多用瓊樹瓊枝瓊瑤皆誤也瓊赤玉也安得以象雪乎按此亦太拘錢氏云詩言玉以瓊者多矣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瑤瓊琚瓊玖皆謂玉色之美為瓊非玉之名也許叔重云瓊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瓊玖玖黑玉亦非赤也

黃髮鮐背

爾雅云黃髮觀齒鮐背考老壽也郭註謂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觀齒齒墮更生細者所訓兒齒得之若髮則率由黑而黃黃而白白而復黃故人之始衰也髮晶晶如銀絲而及其篤老乃更蒼以黃不必落而更生也鮐即河豚其背皮甚麤澀老人皮膚索澤不寒而栗故似之若訓者為色赤黑如狗則入于罵矣

詩韻

金陵李士龍留心字學近為余同年宋民部屬

非

三

四

五

六

今校刻五經四書正文甚殫心力而於易詩書皆以古韻音釋為尤精病中閱之誤處亦不少今畧舉數條于左方

關雎寤寐思服之服音北按凡轉注之例無出

二母者服字在並奉母下轉入職韻當 白不

當音北也今韻書蒲北切甲原有服字 勿雄解

吻范睢扶服入橐禮記扶服救之皆音白服服

服三字皆諧服聲而皆音白故徐歲謂服見于

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為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

者今用幫母音其誤明矣 參差荇菜左右芼
之芼字音末與樂字叶按芼字無音末之例况
未音又與樂音不叶今北人言歡樂之樂其音
皆若滂原自與芼叶不必轉也

葛覃次章唯葉莫莫是刈是漙為絺為綌服之
無斃濩音活給叶音學斃叶音約按濩字正音
胡郭切本與莫同韻今音活則反不叶矣此章
與三章俱二句各自為韻綌斃之音甚諧而強
扭之以合于莫甚無謂也

麟趾章麟之角振振公族角字居六切音與芻
同漢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
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可見古韻皆然楊用
修古韻音錄非是此欠註

鵲巢維鳩居之居叶音巨按居字去聲讀之即
與御叶豈有音巨之理周易屯見而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韋玄成詩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
度茲戚戚其懼可見古人常作去聲讀也

采芣公侯之事叶史按轉注例當上紙切讀若

市不當音史

行露誰謂女無家既叶谷又叶工豈有此理後
代作詩第三句率無叶韻者則此何必強為之
叶乎 何以速我訟訟字平聲讀今音宗非是
羔羊委蛇之蛇音移雖入唐何切古韻歌峨
波多和皆與支韻相叶則純亦可叶題音矣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下叶音虎按下字原在匣
母下當侯五切毛詩一十有七陸德明云叶韻
皆當讀如戶

騶虞虞字既叶牙又叶顯無此理如吁嗟麟兮
之例何必叶也

燕燕首章遠送于野野字承與切讀作豎與野
同徐鍇曰野經典只用野今叶黍非是

終風且霾霾字叶迷惠然肯來來字叶黎按霾
與來俱當如字讀唯思字當叶音腮左傳于思
于思棄甲復來

簡兮右手秉翟翟音狄今音的非

研瓦

今人多呼研為研瓦此唐人語也邵伯温云非謂以瓦為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為貴百餘年後方可就平古人用意於一研尚如此况其他乎今之作偽者輒漚其中若白然以示古又暴烈日中棄其燥渴而飲之以墨為墨鏞皆研之賊也

聚寶盆

俗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以物投之隨手輒滿用是致富敵國後為高皇帝碎而埋於金

筆塵

卷三

非

二

陵南門下故名門為聚寶門初疑其誕今觀陽見錄所紀則宋時有是事矣主父齊賢自言少羈貧客齊魯村落中有牧羊兒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黃磁小扁瓶樣製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因用以盛之纔投數莢隨手輒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號告其父父方耕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以鋤擊瓶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毒人面相懸貫色

如新夫金翅鳥心之為如意珠也有此功用矣然彼神物也此陶人之所為耳而其神如之異哉

蚺蛇

藥中珍蚺蛇膽而餌之能痿陽其蛇絕大以吞鹿為恒而南越人徒手取之或呼紅娘子或以婦人褻衣投之則伏不復動惟人之所牽縋屠剥殆淫夫之後身歟

李伯時米元章

筆塵

卷三

五

三

李伯時米元章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黃張晁之列故其書畫益重維東坡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于東坡然黨禍之作也二子不及焉元章乃特為蔡京所厚今世傳一帖云帝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因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巖廊

像後東坡南遠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元章滑稽玩世類東方朔時方禁蘇黃黨人而輒自供出雖曰不入黨與直玩弄當時君相於股間耳乃公麟何為哉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真快士也

界畫畫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

筆塵

卷三

三

三

一不合規矩其人世以為狂士而寔世外人也尚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知輕重而輒蔑棄繩墨信手塗抹何哉

法製長生屋

東魯王氏農書載造屋禦火之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水火皆能為災火之為災尤其暴者也夫火得木而生得水而熄至土而盡故水者火之母人之居室皆資於木易以生患水者火之壯而足以勝火人皆知之士者火之子而

足以禦火而人未之知也水者救於已然之後土者禦於未然之前救於已然之後者難為功禦於未然之前者易為力此曲突徙薪之謀所以勝於焦頭爛額之功也吾嘗觀古人救火之術宋災樂喜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蓄水潦積土塗表火道此救療之法也鄭災公孫僑為政郊人助園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鄰此祈禳之法也是皆救於已然之後嘗見往

筆塵

卷三

三

三

年腹裏諸郡所居瓦屋則用磚裹椽簷草屋則用泥朽上下既防延燒且易救護又有別置府藏外護磚泥謂之土庫火不能入竊以此推之凡農家居屋厨屋蠶屋倉屋牛屋皆宜以法製泥土為用先宜選用壯大材木締構既成椽上鋪板板上傅泥泥上用法製油灰泥塗飾待日曝乾堅如甃石可以代瓦凡屋中內外材木露者與夫門窗壁堵通用法製灰泥朽壤之務要勻厚固密勿有罅隙可免焚熾之患名曰法製

長生屋是乃禦於未然之前誠為長策又豈特農家所宜哉今之高堂大厦危樓傑閣所以居珍寶而奉身體者誠為不貲一旦患生於不測累起於微眇轉眄搖足化為煨燼之區瓦礫之場千金之軀亦或不保良可哀憫平居暇日誠能依此製造不惟歷劫火而不壞亦可防風雨而不朽至若闌闌之市居民輳集雖不能盡依此法其間或有一焉亦可以間隔火道不至延燒安可惜一時之費而不為永久萬全之計哉

書屋

卷三

五十四

三百六

製灰泥法用磚屑為末白墘泥桐油枯如無桐油枯則代之草炭石灰糯米膠以前五件等分為末將糯米膠調和得所地面為磚則用磚模脫出赴濕於良平地面上用泥墘成一片半年乾硬如石磚然朽墘屋宇則加紙筋和勻用之不致拆裂塗飾材木上用帶筋石灰如材木光處則用小竹釘簪麻鬚惹泥不致脫落

兩頭牛

嘉靖辛酉夏予從先公南歸抵徐沛間舟人言

瀕河民家有牛產犢一身兩頭命取以觀已死矣兩首東西相背而共一項又聞有五足牛一道人牽而行乞於市未之見也後閱世宗實錄則嘉靖間屢有此異按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與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時分宜擅國時借上喜怒為寒暑而大工婁起倭訖東南兵疲于徵調民疲于餽餉是其應已

牛生麟

書屋

卷三

五十五

三百六

萬曆癸巳丹徒唐里灣民朱旺一家每夜有光上騰若火已而麟生徧體皆鱗青黑色頂瑩如玉氤氳如雲氣口紅色頷下有鬚項上皆細鱗具九孔臍以後具六乳一字排列背腹皆巨鱗橫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近尾處一巨鱗上有紋橫五豎一如王字形尾皆細鱗尾稍一全鱗裹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直紋二三見而已生時聲如洪鐘眾以為怪物斃而瘞之鄉人毀博士士望聞知往啓而濯之聞

于郡郡守王公莖于北固山二賢祠左繪圖而為之說又五年前生麟牛之子復生麟數日死王公復瘞之為雙麟塚云或云斗之生麟前古不經見惟宋朝一時四見而皆在宣政時祥耶妖耶予曰古今言物妖者衆矣不聞以麟為妖也宣政之間宇內晏安乃過於今日麟之出也亦承平之象歟夫妖祥何常之有恃安而逞欲則無祥非妖思危而修德則無妖非祥妖祥在心不在物也今 聖天子惓惓愛民雖一國

華塵

三

李六

三

用久誦而不忍加賦誠由此一念而充之膏澤之下於民猶建瓴耳即百祥可致况一麟乎

萬歲山

京師 大內後有山峯巒秀整林木鬱茂俗呼為煤山言其下皆石炭而土覆之以備非常者非也蒙古初起時塞上有一山或言有王氣恐不利於金故金人取其土石輦運之京為此山而夷其故處後元滅金而代之遂名山曰萬歲云夫輕百姓力至于移山不以為難非狄人不

能也

陝

說文諫失冉切諫侯夾切而隸書皆作陝失冉切者秦中州也侯夾切者由楚入蜀州也以與秦中陝混故唐人改从石作硤後又从山作峽而印文則仍為陝州宋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从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从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

華塵

三

五十七

一

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周伯琦六書正譌作夾以為別作狹峽陝硤皆非也

偽術

今之術士往往預緘一紙于案問數者來令書數字或口舉經書成句談已則開緘示之即其所書與口舉者人皆駭以為神然其言後皆不驗夫一念未起即天地鬼神一切聖賢三世諸佛無覓我鼻孔處而沉區區凡夫乎稍知理

者即可一笑而唾去矣而上大夫中亦有惑之者何哉石埭孫生挾此起家至為中秘書丹陽令薛侯嘗為予詫之曰恐袁天罡邵康節不逮也予應曰思慮未起而能預知之豈但勝袁邵恐伏羲文王周孔皆拜下風矣

巡按訪察

今制巡按御史行縣輒有所名捕多里豪之武斷者與胥吏之舞文者重或立斃杖下輕亦不免流戍破家自予少時猶見人備備長避今則

筆塵

三

五

三〇二

玩而狎之矣蓋吾邑二十餘年以來有所謂縣雨會者里豪市猾自知作奸犯科恐罹憲網則務以厚賂結司理掾史為援蓋御史耳目常寄於司理故也而亦有不出於司理者不問何官不容不寄耳目於人其人來必有所求則奸民於凡業客舍者皆預結之矣乃或自業客舍於是所刺訶皆得預聞焉因以為脫禍計如逃雨者庇人宇下以免濡濕耳而後乃以中私所銜者則更能與雲作霧以害人寧止于餐雨而已

耶金壇一僻小邑已如此況其大者乎觀風者至必嚴禁窩訪蓋已知其弊久矣然非言所能禁即捕治之多不得真奸予備員史局時嘗為御史大夫李公世達言之李公因而奏請禁革訪察既乃有言不當懲噎而廢食者復奏行之近聞此曹與吏胥皆死交諸伍伯皆畏之即為人訐發奸惡有嚴明官長在上鍛鍊榜笞並出其黨與終不能害以故益無忌憚觀風之使即有激揚澄清之志無如耳目所不逮何

筆塵

三

五

三〇三

雖網密秋荼必不免吞舟是漏可歎也

行李

資暇錄云李字除果名地名姓之外更無別訓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註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蓋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遂作李焉按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乃用李字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

以節逆之乃用理字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曰
理史天官書作李管子書大理皆作李古文二
字通用理治也料理也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
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故謂
使人曰行李謂行橐亦曰行李即行理也

范蠡壬課

吳越春秋吳王欲擇吉日赦越王越王聞之召
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
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六今

筆歷

卷三

六

三

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
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
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
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
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
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
何喜焉果以子胥諫而復囚之石室 按以十
二月將子加卯第一課寅加戊騰蛇第二課第
三課亥加寅太陰第四課申加亥白虎四課中

惟一課上克下以寅為用三傳寅亥申蛇陰虎
先鋒門既是日鬼課傳四寅又是四鬼所賴末
申為救却乃旬空不勝四寅一卯之實鬼也況
支臨干克干乃上門亂首夜貴又入獄能免囚
係之辱乎時克其日以下乃玉衡經中語

子胥曰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

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

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 按三

月當用酉將甲日青龍乘午而此云在酉則卯

筆歷

卷三

六

三

上得戌是太陽尚在戌宮也此丑時用旦貴四
課甲亥申戌未辰三傳申巳寅課名蒿矢申乃
旬空蒿矢已無力空亡為蒿矢無力甚矣能免
夫脫乎又發用申加亥為六害申又為日上衝
破又為日鬼三傳刑戰干克支上神支克干上
神名解離卦干與干上神相破支與干上神相
刑是滿盤畧無和氣故主有逆子叛臣也按越王歸
日是三月甲辰則此當是二月乃傳寫訛耳
越王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狀孤蒙上

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抵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 按以三月酉將加日昧未時四課甲辰午辰午申三傳辰午申此斬關課大利逃亡

越王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巳巳之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官闕 按此若以十二月子將加巳時則四上克下課名無

筆塵

卷三

六十三

二五九九

祿寅巳子未交互六害三傳皆自刑傷日初酉破碎土敗于酉辰乃土墓亥為空財無一可者范公不應取之當是十二月初大陽尚在丑宮也丑加巳則四課巳卯亥巳丑酉三傳卯亥未木局官鬼初末且暮皆乘白虎克于是謂催官使者主赴任急速故勸越王車馳馬走以應之況稍遲延至午時則犯前課無祿之凶危矣

授時氣應

授時曆以前代鑿立曆元不久輒差遂不復遠

迦開闢之初而一以測驗為準故其法超越前代至今用之所為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分乃從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冬至前後測日景起至辛巳年止累歲不差而氣應遂定故以至元辛巳為元按史至元丁丑年十一月十四日巳亥景長七丈九尺四寸八分五釐五毫至二十一日丙午景長七丈九尺五寸四分一釐二十二日丁未景長七丈九尺四寸五分五釐以巳亥丁未二日之影相減餘三分五毫為畧差進二位

筆塵

卷三

六十三

二五九九

作三百五分以丙午丁未二日之景相減餘八分六釐為法除之得三十五刻四六用減巳亥至丁未相距日八百刻餘七百六十五刻折取其中如半日刻共為四百三十二刻半百約為日得四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為時得三時并五十又作一時共得四時餘以十二收之得三刻命初起距日巳卯算外得癸卯日辰初二刻為丁丑歲冬至即戊寅天正冬至也又求至元辛巳歲前冬至用加戊寅巳卯庚辰歲餘三次

得一十五萬七二七五又加癸卯日三十九筭
又加入三十二刻半共得五十五萬五百二十
五分今作六百分蓋虛加七十五分以就成數
耳至今已三百餘年當更測驗修改無疑而監
官執守定局百僚漫不加意始者日月交食時
刻多舛今則氣候亦漸差矣予故曰郭氏死法
尚未能施用乃遽議改作不已踈乎

太乙

太乙之術所從來最久世俗流傳往往失真今

筆塵

卷三

六四

三三〇二

所宗尚大率是統宗寶鑑其求積年術置演上
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〇一十
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以為七曜齊元之法
然用此積算逆推至上元甲子得氣應三十四
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分乃戊戌日酉正三刻非
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也其非七曜齊
元明矣作太乙書者不精算法不明曆法故往
往譌舛如此行之數百年莫為是正可歎也
以歲實二四除之即氣策也以氣策二四乘之

即歲實也今統宗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〇
四十六分二十五秒而氣策一十五日二千二
百九十三分五十九秒三十七微半以二四乘
之只得三百六十五萬五千〇四十六分二十
五秒不合歲實之數

歲實多於大統曆一十八萬三〇三七五者乃
日法所餘五百分之積也統宗日法一萬〇五百分若用大

統曆法以萬分為日則歲實當三百六十五萬
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筆塵

卷三

六五

三三〇三

大抵太乙用數自相矛盾不可勝舉當一以大
統法正之但大統宗授時不遯曆元而太乙須
從開闢甲子起算故未有能合而論之者至嘉
靖間吳郡陳星川先生壘始悟曆元而所推氣
朔七曜四餘大槩與大統相符真超越千古矣
偶得先生所推太乙一小冊恐其湮沒附著于
篇

太乙家演紀上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一千一十五萬

五千四百八十算以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六十八乘之得通積三十八萬九千四百六十九億五千六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四十又以日法一萬五百除之得實積三十七億九百二十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二日二五二四二八更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三十累去之餘五百八十八日二五二四強則歲前天正冬至在第四紀內甲辰日二十五刻一十四分宿却直氏

望塵

三

李

二五二四

又置前通積以朔實三十一萬七十一分二十四秒累去之餘二十九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分五十二秒以日法一萬五百約之得閏餘二十八日三〇六五二六用減冬至四十四日二五一四餘得天正經朔十一日九四四九

氣後天一日五五一四其經朔與今見行曆同氣朔欲合直日宿須加三百六十日欲合君基臣基加十年起寅

欲合五福加一百一十五年起乾
欲合陽九甲寅元加一百三十年
欲合百六甲寅元加二千五十年
如欲陽九百六俱合須加三萬六千六百一十年

太乙家又一術演紀上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一百九十三萬八千一百二十算以章月八千一百二十六乘之得一百五十七億四千九百一十六萬

望塵

三

李

二五二四

三千一百二十如章歲六百五十七而一得積月二千三百九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八朔九四九七七一又以月法一千四百四十七乘整朔得三百四十六億八千六百五十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如日法四十九而一得積日七億七百八十八萬七千九百九十二日一十六刻三十三分又以朔策乘朔下餘分得二十八日四刻七十三分通計積日七億七百八十八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刻

○六分更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
餘二千三百八十日二一○六則冬至在第四紀內甲辰日二一○六宿却直虛

氣後天一日五一○六朔後天二十二刻一

十一分氣朔欲合直日宿須加一千八十日

欲合君基臣基加十年起於寅

欲合五福加二十五年起於乾

欲合陽九甲寅元加三百七十年

欲合百六甲寅元加二千七百七十年

筆塵

三

六八二五五七

如欲陽九百六俱合須加四萬五千九百七十年

太乙家又術演紀上元甲寅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四十二萬四千

五百七十算

陽九術以四千五百六十累去之餘四百九

十內減陽九小元四百五十六年餘三十四

年乃嘉靖九年庚寅歲入小元以來之數也

百六術以四千三百二十累去之餘一千二

百一十年內減百六小元二百八十八凡四次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外餘五十八年乃正德元年丙寅歲入小元以來之數也

愚按其術專推陽九百六而無氣朔之法又

與劉歆三統曆內災歲不協今據二術上下

通考即有一二可徵亦偶中耳

曆元演紀太乙天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五千二百九十

五萬八百四十算內天元地元各歷二千四

筆塵

三

六九

二〇九三

百一十九萬二千外今當人元四百五十六

萬六千八百四十算以歲策三百六十五日

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乘之得通積一十六億

六千八百萬四千五十八日七十刻以宿周

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餘九百三十八日

七十刻則冬至在第四紀內壬寅日七十刻

宿正直星此天地自然真數上考下驗更無

差忒又以積年與朔會總數八億九千七百

六十三萬九千九百九相乘得四千九十九

萬三千七百七十八億四千二百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如元法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而一得積朔五千六百四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一朔九〇六一〇六一五截去整朔止用朔下餘分以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四秒乘之得閏餘二十六日七五七八用減冬至分餘十一日九四二二是為天正經朔更考太陽盈縮太陰遲疾而加減之則得定期矣

筆塵

卷三

七

三百〇九

曆元算君基以積年加十算起於寅三十年行一宮順行凡三百六十年為一周大抵太

人事吉凶故每先期十年巡行邦國以觀人君政治得失

曆元算臣基以積年加十算起於寅三年行

一宮順行凡三十六年為一周

君基臣基與甲寅元起午

邦者自然胎合於此亦可見曆元之真信不誣矣

曆元算五福減積二十年起乾歷艮巽坤中

五官每官四十五年凡二百二十五年一周

曆元算四神太乙起一宮天乙起六宮地乙

起九宮直符起五官各順行十二宮每宮管三年凡三十六年為一周一乾二離三艮四震五中六兌七坤八坎九巽十絳宮巳十一明堂申十二玉堂寅

曆元算大遊太乙加積年三十四算以滿八卦周策二百八十八累去之餘再以每卦策三十六約之為宮餘即入官年數起七宮順行八九一二三四六而復七也其大遊之日加積三十四算以九十累去之餘又以十八

筆塵

卷三

七

三百〇九

去之餘起於未順行十六神遇乾坤俱重一算若將曆元積年減二算則大遊太乙當起於丙寅年入八宮之坎其目與起未胎合又考淘金歌以大遊太乙自七宮之坤逆行者非是然大遊之說原非正經所有因附辯於左

愚按太乙之行八宮三歲一遷分司天地人乃其常也豈有小遊大遊之別哉緣一宮三年則有三十六箇月後人不達其理遂謂大

遊太乙三十六年行一宮誤人亦甚矣觀移
宮首歲皆起於寅是卽夏正建寅之義也博
雅君子宜加詳正以年爲月可也歲計起于
三歲行一宮月計起寅三十六月行一宮歲
月冥符其庶幾乎

愚又按太乙周紀之法卽易大傳所謂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六十當其數也又河圖之數天數終於
九地數終於十相因爲九十圖之象虛中而

皇曆

卷三

七三

二五九六

行四時又洛書之敘自一至九綜之得四十
五書之數虛中而建八節法實相乘各得三
百六十又勾股術勾三股四弦五積六互乘
亦得此數蓋以三四相因得十二爲月數五
六相因得三十爲日數十二三十相乘共得
三百六十也抑嘗考之歲之周紀古今所同
人所易曉而不可易何歷代造曆者多不能
符也其日之周紀旣有一定之常經復有流
行之實數道理玄微深不可測夫易傳之當

曆西域之天度經世之用日卦氣之直爻皆
常經也惟太乙家獨主流行則實數也蓋自
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躬膺曆數之中深慮夫
後世作曆者不達日起甲子之元故以當時
測定者授諸人若其曆元世代綿遠人以艱
於籌算雖得真傳而截去之矣遂致後來造
曆之徒紛然無定間有推求太乙之元亦不
過勉強遷就求合當時而已但測氣朔餘分
未密曷能得其元之真耶又考宋曆積年周

皇曆

卷三

七三

紀與太乙合者有五曰觀天曰淳熙曰統天
曰淳祐曰會天今以各曆積年俱算至嘉靖
甲子推得觀天曆日合周紀而不合直宿淳
熙曆日合直宿而不合周紀統天淳祐會天
三曆日宿周紀俱不合其他各代諸曆有起
甲子者俱不協周紀法況舍甲子而立元者
乎惟我

皇明啓運曆名大統雖因授時之法能革授時
之弊故愚得以上考往古推出曆元旣協

端合璧連珠之始復符舉正躔經步緯之中
歸餘則氣朔無殊考驗則古今皆效周紀直
宿自然玄會乾象璣衡罔不參同宋儒嘗謂
曆有一定之法於今可見矣荷歟盛哉

筆塵

第一紀甲子距曆元積年得算四百五十六萬

四四四八〇五二六五五二五八八六四六六〇六九六七三三

周厲王	周敬王	周定王	周考王	周威烈王	周赧王	周元王	周顯王	周慎王	周赧王	周考王	周威烈王	周敬王	周厲王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筆塵

第二紀甲子距曆元積年得算四百五十六萬

四五〇四八六五三二五五八五九四六三〇六六六七〇二七三八

周幽王	周厲王	周敬王	周威烈王	周赧王	周考王	周威烈王	周敬王	周厲王	周幽王	周幽王	周厲王	周敬王	周威烈王	周赧王	周考王	周威烈王	周敬王	周厲王	周幽王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辛未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元封

筆塵

第三紀甲子距曆元積年得算四百五十六萬

四五六四九二五二八五六六〇〇六三六六三二七〇八七四四

周桓王	周昭王	周懿王	周厲王	周宣王	周幽王
二十二年	三十四年	四十六年	五十八年	七十一年	八十二年
庚申	庚辰	庚戌	庚午	庚子	庚申
初建	初建	初建	初建	初建	初建
漢高祖	漢惠帝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昭帝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宋神宗	宋神宗	宋神宗	宋神宗	宋神宗	宋神宗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
大明	大明	大明	大明	大明	大明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光武建高祖永	武乙酉初漢中	中元少帝景	明帝永附元魏	平戊午道武帝	聖始丙戌	天興戊戌	天賜甲辰	明元帝	承慶己酉	神瑞甲辰	泰常丙辰	西宋高宗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第四紀甲子距曆元積年得算四百五十六萬

四六二四九八五三四五七〇六〇六六四二六六七七一四七五〇

周惠王	周赧王	周赧王	周赧王	周赧王	周赧王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庚申
初建	初建	初建	初建	初建	初建
漢明帝	漢明帝	漢明帝	漢明帝	漢明帝	漢明帝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大明	大明	大明	大明	大明	大明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辛酉

光武建高祖永	武乙酉初漢中	中元少帝景	明帝永附元魏	平戊午道武帝	聖始丙戌	天興戊戌	天賜甲辰	明元帝	承慶己酉	神瑞甲辰	泰常丙辰	西宋高宗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紹興丁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太平四

元初	甲寅	太武帝	正統丙子
永寧	始光甲子	世宗大	定辛巳
建光	延和壬申	章宗明	昌庚戌
辛酉	太平真君	承安丙辰	泰和辛酉
延光	太平真君		
王戊			

元初 甲寅 太武帝 正統丙子
 永寧 始光甲子 世宗大 定辛巳
 建光 延和壬申 章宗明 昌庚戌
 辛酉 太平真君 承安丙辰 泰和辛酉
 延光 太平真君
 王戊

周定王 戰國 漢文帝 齊武帝 唐太宗 南宗宣宗
 簡王 秦始王 順帝永 明武帝 會昌四年 嘉泰四年 大明
 丙子 十年至 建丙寅 承泰戊寅 宣宗大 附禧乙丑 世宗嘉
 靈王 庚辰 陽壽辛 中元巳卯 懿宗威 理壬宗 年甲子
 庚寅 始統 永和辛 中元巳卯 懿宗威 理壬宗 年甲子
 景王 二世 漢安季 梁武帝 符甲午 瑞甲午
 丁巳 壬辰 建康甲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附晉宣 漢高祖 神帝永 大通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公二十 起之末 嘉乙酉 中元巳卯 辛丑 寶祐癸丑
 成公 惠帝 寶祐癸 辛丑 寶祐癸 辛丑
 辛未 下木 初丙戌 附元 文德庚申 開慶己未
 襄公 呂后 恒帝建 泰和辛 昭宗 景定庚申
 巴丑 甲寅 和丁亥 附元 昭宗 景定庚申
 附公 文前前 和丁亥 附元 昭宗 景定庚申
 庚申 元壬戌 元嘉辛 附元 昭宗 景定庚申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承顯

周敬王 漢文帝 漢靈帝 梁武帝 唐高宗 宋理宗
 八年 前元三年 中平三年 興寧二年 景定五年
 敬王 後元 初平庚 梁太祖開 度宗
 壬午 戊寅 初平庚 梁太祖開 度宗
 附晉昭 景帝前 興平甲 梁太祖開 度宗
 公五年 元乙酉 建康甲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定公 中元 延康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壬辰 壬辰 延康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哀公 後元 烈章武 景定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丁未 戊戌 辛丑 寶祐癸 辛丑 寶祐癸 辛丑
 武帝 後主建 景定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元辛 興發那 景定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元光 延慶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丁未 附元 昭宗 景定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元初 附元 昭宗 景定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癸丑 附元 昭宗 景定庚 天監辛 明帝 嘉祥辛酉 萬曆癸酉

三十八	卯亥戌離寅酉	九坤	廿八	巳	艮兌離寅亥			
二十九	辰戌酉離卯	三未	廿九	戌	艮兌離寅子			
三十	巳酉申離辰	十五	卅	丑	七巳	艮兌離卯丑		
三十一	午申未	艮巽	卅一	戌	十辰	酉申震坤艮卯寅		
三十二	未未午	艮巳	卅二	子	八午	酉申震坤艮卯卯		
三十三	申午巳	庚午	卅三	酉	五申	震坤艮辰辰		
三十四	酉巳辰	震未	卅四	子	十寅	中坎震辰巳		
三十五	戌辰卯	震坤	卅五	巳	寅	中坎震辰午		
三十六	亥卯寅	震坤	卅六	午	七巽	中坎震巳未		
局數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三十七	子寅丑	兌申	一坤	七坤	七乾	兌巽中巳申		
三十八	丑子	兌酉	六戌	卅五	戌	乾兌巽中巳酉		
三十九	寅子	兌戌	卅五	亥	卅五	丑	乾兌巽中午戌	
四十	卯亥	戌坤	乾	卅五	丑	乾兌巽中午戌		
四十一	辰戌	酉坤	乾	卅五	丑	乾兌巽中午戌		
四十二	巳酉	申坤	亥	卅五	丑	乾兌巽中午戌		
四十三	午申	未坎	子	八巳	七亥	一艮	坎申坤未寅	
四十四	未未	午坎	丑	卅三	坤	酉	艮	坎申坤未卯
四十五	申午	巳坎	艮	卅三	坤	酉	艮	坎申坤未辰

四十六	酉巳辰	巽寅	五乾	六坤	九震	巽寅坎申巳		
四十七	戌辰卯	巽卯	四丑	八戌	七震	巽寅坎申午		
四十八	亥卯寅	巽辰	一寅	五丑	八震	巽寅坎申未		
四十九	子寅	丑乾	巽	卅五	辰	卅五	中巳	乾巽酉申
五十	丑子	乾巳	六午	卅五	午	卅五	中巳	乾巽酉酉
五十一	寅子	亥乾	午	卅五	坤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五十二	卯亥	戌離	未	卅五	酉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五十三	辰戌	酉離	坤	卅五	酉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五十四	巳酉	申離	坤	卅五	酉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局數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五十五	午申	未艮	申	六艮	三坤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五十六	未未	午艮	酉	卅五	辰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五十七	申午	巳艮	戌	卅五	丑	一坤	寅	艮申子辰
五十八	酉巳	辰震	乾	卅五	丑	一坤	寅	艮申子辰
五十九	戌辰	卯震	乾	卅五	丑	一坤	寅	艮申子辰
六十	亥卯	寅震	乾	卅五	丑	一坤	寅	艮申子辰
六十一	子寅	丑乾	子	卅五	酉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六十二	丑子	兌丑	共	卅五	艮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六十三	寅子	兌丑	共	卅五	艮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局數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太計合		
六十四	寅子	兌丑	共	卅五	艮	卅五	中巳	乾巽戌戌

命本齊其公後按
美其其公其十四宮

六十四	卯亥	戌坤寅	六巽	十一坤	七巳	艮兌	離寅亥
六十五	辰戌	酉坤卯	五未	一戌	六巳	艮兌	離寅子
六十六	巳酉	申坤辰	土申	酉丑	九巳	艮兌	離卯丑
六十七	午申	未坎巽	五戌	二辰	六申	震坤	艮卯寅
六十八	未申	坎巳	七子	八午	六申	震坤	艮卯卯
六十九	申午	巳坎	午六	艮世	酉七	申震	坤艮辰辰
七十	酉巳	辰巽	未卅	卯四	子五	寅中	坎震辰巳
七十一	戌辰	卯巽	坤卅九	巳世	寅五	寅中	坎震辰午
七十二	亥卯	寅巽	坤卅九	午世	巽九	寅中	坎震巳未

太一君基立成

第一紀	甲子	甲子	在寅	甲申
第二紀	甲子	甲子	在辰	甲申
第三紀	甲子	甲子	在午	甲申
第四紀	甲子	甲子	在申	甲申
第五紀	甲子	甲子	在戌	甲申
第六紀	甲子	甲子	在子	甲申

太一八門置上元甲子距所求積年以二百四十累去之不盡者以三十約之為直門數命起開門順行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周而復始其零數即所入之門也月日時門倣此求之

太一君基立成
太一君基立成
太一君基立成

前本君基立成
前本君基立成
前本君基立成

歲計三目局

太一行宮	主客計三目得算立成
太一所臨	一宮 一卑九世世 九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
一宮	一卑九世世 九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
二宮	五廿五廿七廿九 廿九 廿九 廿九 廿九 廿九
三宮	九九八一 一三 廿世廿世廿世廿世廿世
四宮	廿廿廿四 一四 廿世廿世廿世廿世廿世
六宮	酉酉世共廿五廿九廿九廿九廿九廿九
七宮	廿廿共九廿六廿五廿三 一七 廿世廿世
八宮	一八 廿世廿世廿世廿世廿世 廿世廿世
九宮	廿廿廿廿 八七五四 一廿世廿世廿世廿世

十精內天皇帝符大尊五行立成定局

庚	丙	壬	戊	甲	庚	丙	壬	戊	甲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庚申	丙辰	壬子	戊申	甲辰

右書者為陽遁
左書者為陰遁

筆塵

十精內飛鳥八風五風三風立成定局

一	五	九	三	七	一	五	九	三	七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子	辰	申	子	辰

十精內天時立成定局

右書者為陽遁
左書者為陰遁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萬曆癸卯十二月九日陰雲凝沍薄晚雷聲隱

隱隆隆亦有電光明日雪

僧有破戒噉酒肉近婦女而口談大乘者舍弟

稱其聰明不覆藏余曰此謂無慙愧非不覆

藏也彼破戒而畏人知者猶有慙愧也慙愧

即佛種無慙愧即三塗種豈可以不辨

楊慈湖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聖賢之學而不

筆塵

四

乙

能忘情富貴利達何也西山不服慈湖曰嘗

見以命問日者故知之每見今之講學者好

談命看風水其真情固已和盤托出而猶自

謂步趨孔孟恬於勢利豈必慈湖然後覩破

哉朱文公先生亦談風水亦是通人之蔽

國初曾狀元蔡道經舉場見舉子三場畢占課

者笑曰此秀才必不濟有人為考官閱卷庸

庸者多而解額有限難於去取因思舉子在

外如何不去占卜故凡昧昧前途而聽於卜

筮者皆自信不過者也豈獨舉子乎然則古
聖人大事必卜非耶曰所謂汝則從卿士從
庶民從者未嘗不先定也特命之龜筮以見
天人合爾故余謂易爲不知易者作不爲知
易者作

古語云虛願不至然有不願而至者矣奔競不
願黜而黜至賭博不願貧而貧至召庸醫治
病不願死而死至醉飽房勞不願病而病至
則不願乃實願也又何惑乎虛願之不至也

筆塵

四

二

撫言云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
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
醒來乃作十離詩爲獻其爲幕賓明矣而宣
城梅禹金輯青泥蓮華記遂以爲薛濤蓋因
濤有校書之號故傳之然書記非校書也雲
溪友議云相國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
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劉採春自淮甸來篇
詠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
而贈採春云云觀此則洪度之跡不至浙幕

明矣鑿戒錄所述薛濤獻連帥五雜詩其語
言似是一事而男女自分禹金合之亦博洽
者千慮之一失也

廣陵邵伯湖中有小洲上建露筋烈女廟俗傳
有姑嫂它適至此而暮蟲勢甚盛時有數男
子張幪宿其中嫂不能忍亦就之宿姑獨露
坐飼蟲至于筋見而殞詞客過者或詠歌之
不知其誤按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
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

筆塵

四

三

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齧至曉見筋因
以爲名北音謂鹿爲露故訛爲露爾西陽雜
俎云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
處一夕白鳥咕啜血滴筋露而死始則訛鹿
爲人既又訛男爲女世事往往皆然雜俎續
集世旣罕行卒莫爲是正故特表而出之以
俟後之志方輿者

王彥輔塵史以所見杜牧之書村舍門扉墨迹
隱然突起爲可怪又建安吉祥寺柱有蔡若

謨題字亦然疑松煤所漬非也嘗記一書言
栴木上書字皆突起第未之試爾吾邑慈雲
寺三門有碑蘆席迹隱然深數分俗傳有仙
人宿於此是其遺跡不知霜天露地以蘆席
覆石皆有痕正不足為異也

揮塵三錄載趙叔近以秀州守免官居於郡代
之者殘酷軍民囚之而迎叔近復須州事先
是王淵為小官時狎露臺娼周者稔甚亂後
為叔近所得淵每對人切齒至是張韓皆為

筆塵

四

四

部曲乃命張提師以往張素父事淵默解其
旨乃斬叔近而獲周娼歸以獻於淵淵勞之
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自取之
張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顧曰
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既歸韓甚見
寵嬖為韓生子韓既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
按鶴林玉露載韓斬王夫人梁氏為京口娼
至見於正史今又以為周何耶若並有之則
周不應得國封也豈斬王功盛封及妾媵耶

王明清與韓同世又在羅大經之前其可傳
信無疑者世人知梁而不知周故著之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岐注艾美好也乃隨
文鑿解非古訓也按曲禮五十曰艾方言東
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謂之艾爾雅
艾歷也郭璞曰長者多經歷也蓋淫夫之情
有好老者故並舉二種以蔽之程大昌攷古
編以為衰減之意是亦知美好為非是而思
易之然血氣方壯慾火日熾安有所謂衰減
者哉

筆塵

四

五

仇池筆記云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忽詠落
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
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之者
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上簪花
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按羯鼓錄云汝
陽王璉寧王長子常帶研絹帽子打曲上自
摘紅檀花置帽上簷處二物極滑久之方安
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前詩所用蓋本

此而以爲群仙者謬也意此子勦舊詩以爲已作而誤記其出處以欺其父乃并以欺坡仙而記之且簪花而舞正以不落爲奇今乃誤云皆落去可發一笑

世俗謂僧道有妻者爲火居乃火宅之譌蓋以在俗爲火宅而出家爲出火宅又爲火宅蓮華若有室則復入火宅矣

蘇魏公談訓云韓子華出守禁從館閣皆祖餞焉坐有言芸閣何出而坐間諸鉅公皆不記

筆塵

四

六

祖父曰事見初學記蓋諸公忽而不讀爾今檢初學記無之按魚豢典略云芸草辟紙蠹故藏書閣曰芸閣陳子昂集云祖歛仁檢校秘書郎持三筆終入芸香之閣是也

翰林於朝班中序齒不序官此舊制也後以有新科而年長者一旦據前輩上於心不安遂更爲序科科同則序齒至五品則不然故戲謂之五品不遜至於初授官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授

刺皆稱晚生官之崇卑無論也詞林典故修於近年猶明載此事辛卯冬激水趙公由吏部左侍郎大拜癸未翰林諸公與之相去五科乃改稱晚侍生余甚訝之後見王弇州先生觚不觚錄云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爲首揆而常熟嚴公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晚生何也則局體之變有自來矣不當稱而稱之必有當稱而不稱者冰炭交懷雅道漸滅吾不知其所極也

筆塵

四

七

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言南京五城兵馬之納財舞勢蓋因有一二道長欲入苞苴有事發五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卽爲其所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恣肆無忌若此此嘉靖間事也近則不至是矣然聞癸卯冬以妖書獄興奉旨令廠衛城捕緝捕奸人廠衛不聞

有所擾而巡捕武弁與五城兵馬之勢張甚
事罷官與役皆富不貲然終得奸人者厥衛
也而城捕又與之同受賞焉後雖以考功法
罷之猶不失爲富翁也何以儆將來乎

皇城東安門外稍北有禮儀房乃選養奶口以
候 內廷宣召之所俗名奶子府隸錦衣衛
有提督司禮監太監有掌房有貼房俱錦衣
衛指揮每歲每季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於
內謂之坐季奶口別選八十名籍於官謂之

點卯奶口倘坐季者有故卽以補之而取盈
焉季終則更之先期宛平大興兩縣及各衙
門博求軍民家有夫女口年十五以上二十
以下夫男俱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僅
三月者雜選之仍令穩婆驗無隱疾具結起
送候司禮監請 旨特差內秉筆者一人出
合各衙門所送奶口會選乃定每口日給米
八合肉四兩光祿寺支領每年更番什物每
季煤炭雜器兩縣召商辦送每遇 內廷不

時宣取則就中選一人易高髻新衣官妝以
進卽不當至十餘易不止也

故事民間婦無得入 禁中者卽諸宮女已承
恩賜名稱其母非得 旨亦不入惟三婆則
時有之一曰奶婆卽兩縣及各衙門選送禮
儀房坐季奶口者 內廷將有誕喜則預召
數人候之內直房產男用乳女者產女用乳
男者初亦雜試候月餘乃留一人一曰醫婆
取精通方脉者候 內有 旨則各衙門選

取以送司禮監會選中籍名待 詔入選者
婦女多榮之一曰穩婆卽民間收生婆中預
選籍名在官者惟 內府所用之如選宮女
則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則用以等
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如 內廷有喜則先
期預集老於事者直宿日夕候之事定乃罷
諸婆中有一經傳宣者則出入高髻彩衣如
宮妝以自別於曹偶民間亦以此信而用之
醫婆穩婆事竣皆得出惟奶口一留用則終

其身事所乳得霑恩澤無復出理其食報蓋特隆云

京城西阜城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塔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爲洞四方通風卽宮女火葬之所也 北安門外有屋數楹名安樂堂 令甲 官人有故非有名稱者例不 賜墓則出之 禁城後舜貞門傍右門承以欽具昇出 玄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士

筆塵

卷四

十

工移北安門外停屍房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塔井中凡 官人故必請 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凡堂房皆掌之中貴人凡授受皆以籍其官人出父兄或在者從棺所送之堂外而止不禁也而亦不得入嘉靖末有 貴嬪某捐貲易民地數畝圍之堂內其後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今亦隆然高起矣

世說所載多非事實如石崇火浣衫珊瑚樹事

定皆無之此君亦當時俊傑若惹不曉事如此血汚西京市久矣豈待趙王倫哉至於豆粥韭菹乃三家邨乞兒所爲鋪張豪侈遂至及此殺風景極矣

老學菴筆記云昭德諸晁謂婿爲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爲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按方言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借也放翁偶未之考耳然一疑失問至老悔之而筆之書此吾儕所愧也

筆塵

卷四

十一

陳眉公秘笈有云陳希夷聚諸少年將入潤州爲變聞藝祖登極而止夫不知天命之有歸則雖百藝祖登極何關人事何遽中止既知天命之有歸而又何變之圖也大笑至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此其踴躍與唐明宗願天早生聖人意豈異哉夫腐鼠不可以嚇鷄雛高士豈辦作賊設如眉公言則希夷亦近日李王龍鳳之流爾

眉公見聞錄有云羅念菴拜唐荆川荆川他出

荆川之翁出接念菴坐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交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念菴對云此病在它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吾幼時嘗於先公案頭見念菴先生冬遊記具載此語蓋二公皆以宮僚 內召相約同赴 闕迫念菴至而荆川已先行時已歲暮念菴恐阻水故駐家廣陵而獨身之金陵晤王龍溪諸公相與論學時唐有懷翁為南曹郎念菴謁之翁言及

筆

四

十三

荆川有固執不近人情處念菴曰在它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然令郎儘精進久之亦自消融矣雖記得彷彿然大意如此若曰交際一切不受則吾見亦多矣形迹可以矯飾即貪廉邪正互有之又何必以有無為校耶如此記載所謂道聽塗說者也

非父而與父同其尊者舅也非母而與母同其尊者姑也故女子謂夫之父母為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為外舅外姑今世俗婦隨夫

而以父母呼舅姑已是二本乃至昏亦隨婦而以父母呼外舅姑不已甚乎每見士大夫亦有稱妻父母為外父外母者不學之過也甲辰春錫山錢大夫景醇故知也過余而言及報應因舉所聞見曰向同知開封府時謁監司王公明時以鄉曲留款中席而歎曰人命至重居官不可不慎也錢起而請其說曰吾有警焉吾鄉有喬憲僉者姻也治兵蜀中與大將劉顯等奉 旨進兵攻九絲城克之數

筆

四

十三

萬眾殲焉又數年免歸一日為宴于家延賓而吾預焉喬居主席有稚而坐於側者其從孫也忽愕而起曰席之下有蹲焉者蓬首黎面耳貫環是為何人也坐客驚顧左右尋視無有也笑以為妄而主人面色如土默不言蓋若有見焉無何客稍稍引去主人亦不留吾甚訝之詰旦遣力謝主人則已死矣夫奉旨誅叛逆玉石俱焚勢所不免且有將在大將也使者雖名治兵徒持文墨論議耳猶得報

若是而况身殺之者乎君其識之以告諸居
官者慎之哉余曰王公長者也吾嘗識之京
師斯亦仁人之言也錢大夫又曰吾邑有尤
生者故解元瑛之從子也爲諸生有盛名太
守穆公延之郡齋教其諸子晉陵之民有爲
盜者爲其仇訐諸郡盜懼而介尤之外兄戈
生請尤生爲解釋尤生許之因爲穆公言穆
公信之因反坐訐者鉗鈇錫山郵舍竟瘐死
一日尤生之義興就督學使者試閒行市中
忽見其人從前來爲尤生舉手交臂而過尤
生固已心動然無他也秋闈既迫至白下入
貢院趨號舍則有人焉警而起之又其人也
乃大恐稱疾以出歸錫山遂卧病日以沉困
尤生素謹事關將軍一日恍忽見關將軍坐
其牀拊循之生因哀籲求救將軍曰此怨對
索命吾力不能禁以汝事吾謹特一視汝耳
生叩首曰此外兄戈生誤我我不知果真盜
也將軍曰戈生一細民爾能動太守者誰乎

而尚誰諉哉將軍遂去尤生爲家人言之無
何竟死
吳中一富家子忽思一日而盡千金計諸人莫
能就或教之曰以千金盡買金箔擇大風之
日適廣漠之野於上風解而縱之使幡纒旖
旎於空中成金色世界於公何如大喜如其
言頃刻而盡夫鄉市不乏貧者衣食其饑寒
糶死者藥病者或齋僧道或買放生命皆可
一日盡千金也而莫有爲之計者何哉雖然
卽有爲之計者彼亦不從也故富人多不肯
爲善作福非不肯也天不許也哀哉
千金養性篇云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
心少過謙謹者自然事閒無物相惱令人氣
和心平凡人不能絕瞋若用無禮之人易生
瞋怒妨人導性此言若爲余設也余性卞而
數奇無便僻使令分觸事易怒多由於此然
常思之能安命則不怒能恕物矜愚則不怒
能了心外無法則不怒而不能不怒者正坐

放逸故耳每思覓稍謹慧者以供指使念雖可省曠適以養曠輒復中止昔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此言可以深長思也

東坡頽濱相遇梧藤間就道傍市湯餅脩惡不可食子由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顧子由曰尚欲咀嚼耶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也內典有四食以變壞時為段食以受用時為觸食段食止許充虛養身而已

至于分別好惡取適口者而進之乃觸食事坡仙但順段食不順觸食故云飲酒但飲濕也

世所行傳奇但知馮京之父以還妾陰德生子狀元宰相而不知父之的名遂以為名商而為商此寡陋之過也京父名式為左侍禁以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京始及第為荆南通判視其父所

題無一字差者然則京父亦異人也

南唐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趙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今人知王衍而不知輔公祐知宮人之鏡而不知秦淮之石故著之

雲南景東府境內有蛇大僅如守宮常緣樹而棲見人輒墮地則碎為數段人去復續以為藥可以已大風癰瘍遠過白花烏蛇之屬人挾筒而往見而掇之以入筒一經人手則不復能續而死矣然亦難值其價與金等名曰脆蛇亦曰碎蛇

西域有撒法藍狀如紅藍花蕤之芬馥清潤至中國價與黃金等即所謂鬱金香也陳藏器云鬱金香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出罽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

後取之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嫩蓮者相似可
以香酒唐書云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香葉
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
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者取根此言花色
不同或不一種今撒法藍乃作紅黃色與前
書異矣此中人謂之番紅花不知紅花元自
張騫得之於西域安得又有番紅花耶今之
所謂鬱金香者惟蜀中有之佳者亦自難得今
人惟取薑黃代之真鬱香雖亦辛香而氣不

筆塵

四

九

馥烈古之釀酒以降神者此耶彼耶或四夷
來賓重譯而至者遂爲宗廟用耶或古有之
而今無耶皆不可知也

今梵侶持戒不殺者於身蟲輒投之地余謂非
爲人踐踏則復着人爾烏在其爲不殺也後
閱鷄肋篇載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常依
釋教置蝨於絲絮骨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
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試
之信然皆背析而化宜刻之以傳修梵行者

售者斟酒晝則日夜則月見於酒中酒盡卽
隱又有珠自然作師子形纖悉畢具

端州硯石中唐以後已漸知名柳公權云端溪
石爲硯至妙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
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
李賀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則此時採者已
極盛矣蔡條云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命
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硯上焉時未嘗動經

筆塵

四

九

費乃括二廣頭子錢千萬日役五十夫久之
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時以三千枚進御二千
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願得之詔更
上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於是俾有司
封禁端溪之下巖穴蓋欲後世獨貴是硯按
下巖石在深溪中所謂千夫挽纜百運斤豈
虛語哉彼五十夫豈能辦又安得如許珍材
蓋徽宗非精人只誇多爾而條之言亦未足
信也

爛柯山在高要縣東三十六里峰頂常有紫霞
蓋寶石之氣也石之佳者紫氣鮮潤如臘脂
中有青紋謂之音縹其文如雲霞如錦綺李
長吉集中所謂青花紫石硯者長吉詩云踏
天磨刀割紫雲備剝抱水含滿唇暗灑長弘
冷血痕劉禹錫詩云玉蟬吐水霞光淨綵翰
搖風絳錦鮮非目睹斯石則不知是詩狀物
之工也

硯譜云下崑北壁石背為泉水所浸瀰漫湧溢

下流為溪崑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
屈曲淺深莫測以是石工不復能採矣今世
所有下崑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觀此則今
世所傳宋貢硯非下崑石彰彰矣至我明
萬曆二十七年採珠內史奉 詔開採使蛋
人泅而取之則塊生其中有黃臙如玉璞然
鑿去始見硯材然百不得一焉於是下崑石
始復出世
歐陽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

精石也而米元章非之謂嘗徧詢石工云子
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
中包一子者余意其說必確今乃知下崑石
品貴重隣於寶玉皆有龜臙裹之如子之在
胞胎故名之曰子石爾米氏又云下崑既深
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
復有聞則所詢石工所見乃半邊山崑及蚌
坑石耳豈復知有下崑子石者哉

端石堅潤如玉而著墨如泥蓋天生硯材也宋

時下崑石既不可得而蚌坑等皆山中常石
故宋高宗翰墨志與蘇東坡米元章范石湖
輩皆謂端石不發墨而以歛之龍尾方城之
葛仙公巖石温州之華嚴寺巖石品出其上
豈定論哉新款硯絕無佳者而宋硯光滑拒
墨特甚蓋用久則鋒鋌頓盡遂成棄物方城
温州石今絕不聞可硯者惟下崑端石萬古
如新今日所得直追中唐遠出宋硯之上何
啻千百倍亦一時之盛也

聞之自嶺南來者云彼中良硯材多石璞解去
麤臃乃得之有至心只是麤石不可硯者其
如霞如錦如水波紋等千百中之一二爾米
氏硯史乃謂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
無估則謂元章目不識端硯可也

宋時品端硯以有眼爲貴有死眼活眼之別至
以眼之多寡爲價之重輕今所開下崑石絕
無眼而有眼者乃出新坑圓暈重重中有瞳
神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者然皆下

筆塵

四

五

材也此宋之所貴者耶歐陽永叔云眼石病
也官司歲以爲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
墨者但充翫好而已非虛語也

古物之所以貴者以今人盡技爲之不能彷彿
其什一如古銅彝鼎官窰哥窰器物之類是
也若硯石則生於山中久矣特取有先後而
石無今古但當論其材之美惡不當論其硯
之新舊自昔之譜硯者皆然今俗子聞是古
硯則寶重之聞是新石則不顧至使射利之

徒取頑石草草斷之刻刻殘缺取舊銘刻其
陰束草熏之使其色變然後曝之烈日中渴
燥之極飲以墨漿積以歲月洗滌不去售之
輒得重價閩人蘇人業硯者藉此温飽此乃
小兒強作解事者目前紛紛皆是何足道哉
發墨與下墨不同下墨謂磨之墨易下也石理
麤有銜者皆能之然不惟損筆亦能晦墨蓋
石質麤燥故也發墨者研磨良久金光燁然
如漆如油而著墨如泥無聲蓋發墨者未有
不下墨者石中有火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
剛生熱故膠生泡墨光豈得發哉歐陽永叔
誤以下墨爲發墨至謂瓦硯爲第一可發一
笑也

筆塵

四

三

青州青石硯柳公權以爲第一蓋此時端石未
著故也唐子西家藏古硯銘曰不能銳因以
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
永年其硯今在于潤甫處乃青州石色青如
靛著墨如泥而不甚發質理亦不堅潤堪與

端石作奴爾

今之俗子於硯則重古於墨則重香甚至曝於烈日使渴甚以受墨潘而為偽鋪雜入珠寶以為珍雖有良材茂不敗矣宋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為輕已嗚呼天下之至異不出于至常非篤好深造未易知也豈獨硯與墨哉端溪石堅潤如玉至于剗鑿不入而著墨如泥不經日洗滌輒不可去蓋其性與墨相入故

筆墨

四

三

是天生硯材自古重之有以也宋人作硯譜錄乃謂龍尾遠出端溪上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蹟於其間其過於端溪以此誤矣今宋硯之為龍尾者滑而拒墨不復為世所貴而惟端溪萬古常新豈可同日論哉

端溪出一種白石黑章作山水屈曲之文土人琢以為屏亦可作硯為研朱之用

古硯黑漬處洗滌不可去謂之墨鋪購古研者

必以此辨之此三家村小兒強作解事者之見耳余在京師時數見古研有鋪者絕少有若初未受墨者蓋古人謂研不可一日不滌初未嘗使點墨停留安得有鋪今市賈欲以新為舊故熇草熏之磨墨漬之以變其色而或有病古硯之無鋪亦如前法修治者真燒琴煮鶴手也

筆墨

四

三

如玉而著墨如有鉉不數研已濃則天生硯材也然石中如此者絕少故端溪下巖歛之龍尾皆為世所貴重鑒賞之家不惜重貲購之大抵石之細潤而拒墨者必磨久久則兩剛生熱而膠泛煙浮石之龜燥者性必不堅往往石與墨相雜故兩者皆損墨色若細潤而下墨則自然發墨此理不難見也而知之者鮮矣

研之發墨者又以用久不退之為貴龍尾硯在

宋人稱其發墨在端溪下崑之上而今研磨幾如鏡面盖用久退乏故也

有宋盛時端溪下崑石翳泉深取之者得不償失故不復采而中崑舊坑亦竭士大夫所用研石往往皆上巖新坑產耳故歐蔡蘇米輩皆有拒墨之歎至下其品謂不及歛之龍尾方城之葛仙公巖石今世好古之家所蓄古端硯悉此品也以墨試之滑如鏡面不復可用徒以耳鑒目玩而已余嘗謂作書使鈍硯

如娶妻得石女將安用之

洞天清祿集謂唐時所取端溪石無紫者然蘇長公所蓄許敬宗硯實端溪紫石也此在初唐已有之况中晚乎今世所有古端硯雖光如鏡面而以墨試之索索而下覺有鉞用久不乏者多唐末宋初物也盖盛宋時下崑穴閉絕無此種

唐紫端硯多無眼宋硯乃有眼眼之在石猶木之有節也其膏潤發墨乃由于此故以眼之

多寡為價之重輕若舊坑石初不藉眼為重而或者謂惟舊坑石多眼或謂眼為石病皆非也

黃山谷先生就書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囊捫之即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之作者又取小錦囊亦有墨一丸谷捫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為也出之乃谷少時作者嗚呼古人一藝之精至于六根互用如此此其心可知口

不可得言而世之人方較量濃淡之間以為知音不亦謬乎故曰不知者如鳥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鴿也

造朱挺子法用辰州朱砂有神氣者乳鉢內輕輕研細淨水飛澄陰乾上好入漆截角心紅用廣膠熬水浸之以手搓洗飛澄去黃騰候水清為度却以淨水再飛澄煎去濁脚紫黑色者不用獨取澄淨鮮紅者再用烏梅湯搓洗二三次隔紙曬乾每砂六兩配心紅十兩

於染肆中取成造紅花汁以新汲水浸之澄去浮面清水取盃底濃汁約盃許作三四次拌朱令濕攤於磁盃內不許見日唯取日色逼乾亦忌見火若犯日與火則通身盡變為黃矣乾後乃用上好透明真廣膠一兩二錢八分清化半盞頓化候冷和朱搓合成劑一方加珊瑚末一兩冰片三錢二分妙

製朱砂法朱砂如箭鏃如蕎麥起稜明瑩者佳劈砂末砂和尚頭砂俱不可用先以冷水洗

筆塵

四

五

過揀去頑黯夾石者入乳鉢內研極細每砂一斤用河水二十盃入烏梅肉二兩煎湯以廣膠三錢投入同熬化勻候冷去滓濾清用飛朱砂漸加漸澄輕輕傾去黃水以湯盡為度以紙覆碗面置日邊燻乾不可正晒日中乾後復研又如前另煎烏梅湯飛澄黃臙盡而止燻乾每研時盡一人之力約半日為度造朱墨即以前製過砂每一兩入龍腦二分廣膠和之不用餘物為妙

新安程幼博以漆入油然煙為墨自詫前無古人然宋人固嘗以松清漆難以取煙矣避暑錄話云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為之古法以瀝青與油等分用皆取其煙之細也

藥之有助于墨者桦皮解膠益色藤黃雞子清生漆牛角胎至堅猪膽鯉魚膽至黑而澤甘松藿香零陵香白檀丁香龍腦麝香辟膠煤氣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煙末以麝香方下筆地榆卷栢五倍

筆塵

四

五

子丹參黃連紫草鬱金茜根黑豆百藥煎蘇木胡桃青皮草烏頭牡丹皮棠梨葉阿梨勒助色皂角除濕氣梔子仁青黛去膠色黃檗研無聲川烏頭使膠力不勁酸石榴皮令研中遲散巴豆增肥多則損光綠礬加黑色多則敗膠朱砂益色此出古墨譜然煙之至精者不假藥物之助假藥物之助者皆色不足也

造印色曬油法 六月上伏日用蓖麻油或真

脂麻油每壹觔入新白芨片四兩陳去黃飯
鍋上蒸軟又入胡椒壹兩略敲破分入大磁
盆內以絲綿覆碗面晒烈日中盡三伏爲度
油色白如水以滴紙上不暈開卽油成矣

製艾法將艾或烘或晒乾取去粗細二幹又
揉去粗皮不可太揉見綿將艾入砂礮以河
水煮數沸去黃水又換水煮如此十餘次將
艾取起擠水滴紙上晒乾以無痕爲度如有
痕再煮 配法每淨砂八兩入油三兩白蠟

筆塵

藥四

三

黃蠟各貳錢半白礬貳錢

一方每兩三釐一方一兩入油

內攪勻磁罐盛油紙皮紙封固日中晒數日
却以艾綿五錢拌入一法先將艾入印池內
次入油和透次入朱砂拌紅不紅加砂乾則
加油油透加艾

余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利瑪竇出示彼中書籍
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
奪贈余十餘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甚異之
問何物所造利云以故布浸搗爲之乃知蔡

倫壽故魚網作紙卽此類爾又宋時川牋取
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其
品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蓋水力不同
故也

能書不擇筆此浪語也古來唯稱率更令不擇
筆然其字瘦勁多骨少肉故平生喜用狸毛
筆今人兔毫中亦必雜以狸云非是則不健
然稍多卽不佳而歐陽氏能使純者則又何
筆不可使耶然晉人遺意至歐陽氏漸失矣

筆塵

藥四

三

不擇筆是其長處亦卽其短處正不足稱引
也

小米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筍哺物誠
然誠然今天下業筆者推吳興爲第一吳興
又以黃文用爲第一文用死矣有兩孫皆往
來金壇其長者以文用行最有名而最無行
近乃作一色惡筆濡墨作字輒有小米之嘆
而好事者猶以高價購之以手寫字以耳買
筆可發一大笑也其少者以朝輔行與其兄

初至時已駸駸欲度驊騮前矣已乃技日進而筆日益佳每至輒不同余不善書而喜佳筆遇可意者至輟衣食求之然慣使羊毫羊毫之價廉不爲筆工所利故趨余者少而獨小黃生特製遺余余非是不能染翰每來金壇必先謁余余字中無筆而渠手中有眼故喜而識之

漢晉人專工草書故古法帖中真行絕少觀趙壹所云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鯁出血猶不休輟則其臻于草聖亦不易矣張芝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

世以淳化帖爲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蹟響榻雙鈎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蹟及唐摹王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載僅得其髣髴甚則併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脫真跡而舛鑿如是者至於賞鑒

不精真贗並收連綴蠹蝕不成文理又其小者也學書者欲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近世盛行長洲文氏停雲館帖皆作待詔父子手脚而小楷尤爲失真之極不特晉法盡亾卽褚虞歐顏筆意蕩然無遺矣吾友董玄宰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卽雙鈎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故不能大勝停雲玄宰書家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吳用卿餘清堂帖之下甚可惜也

晉人書妙在藏鋒非無鋒也但不露爾唐人則露矣然鋒之爲鋒則無二也趙宋而後此意寢微惟老米一人得之而炫露之極至於掀舞故但長於行而不能真草爲世所譏至本朝諸名家尚未知執使轉運而妄意藏鋒然實無鋒可藏古書法幾漸滅殆盡矣刻石手唐人爲最今世所傳宋榻本神采飛動恍如真蹟如雲麾將軍碑九成宮銘聖教序之類皆唐刻也其轉摺波磔處俱稜角分明故

鋒穎雖露而古人運筆意象隱然在日後世
摹勒者亦妄意藏鋒而轉摺波磔處俱以圓
渾爲工故成無骨之身無榦之樹停雲戲鴻
之刻手固劣亦書家誤之也

吳郡韓敬堂先生家藏黃素黃庭經陶穀與米
芾跋皆無之想入宣和御府重裝去之矣徽
宗題云晉王羲之黃庭經米氏書史以爲是
六朝人書無唐人氣格趙魏公以爲楊許書
而董玄宰不知其何據蓋未攷之真誥也按

筆塵

四

三五

真誥翼真檢云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
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
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
人楊羲使作絲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
許穆并第三息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修
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
十餘篇多掾寫真嘏四十餘卷多楊書又云
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
大較雖祖効却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

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故也掾書
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
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工所逮長史章草乃
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據此
則此絹本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卽是許掾書
今真誥所列皆三君手書多荊州白巖梁時
去晉不遠已首尾零落魚爛缺失而此卷黃
素如新雖歷代尊奉少見風日非有神物護
持亦不至是晉人筆意一壞於王著二壞於
文氏父子而小楷尤甚不可不使世人見此
本韓長公昨見過以油紙撫本相示已付工
刻之矣

筆塵

四

三五

今學小楷者大抵宗黃庭經然世所行石本盡
作文衡山手脚無復晉人筆意屢見宋榻本
已然則傳訛襲謬其來久矣近時穎上得石
於井金陵甘氏得石於池皆古刻黃庭經穎
上本拙而近古甘氏本工而太今吾寧取穎
上爾淳熙秘閣續法帖第二卷有褚河南臨

本乃致佳與黃素黃庭頗相類初疑登善對
臨或其力不至此及檢黃長睿東觀餘論稱
其單郭未填筆勢精善乃知從真迹上撫出
非對臨也余以板本重繕毫髮不爽天下黃
庭帖當以吾此本為第一具眼者必領吾此
語

宋翼每作一波嘗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如高峰
墜石每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每作一戈如
百鈞弩發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

筆法

四

三六

縱如足行之趣驟丁如鋼鈎入如崩浪此古
人運筆取勢之法若胸中有萬卷書無一點
塵依此法作字何患不到鍾王吾老矣無能
為矣後來之秀勉之哉

禮部韻略宋人業舉習詩賦者無不人置一編
猶今之四書五經焉其注援引該博字句儻
拔當時宿儒如楊誠齋輩往往時出之以見
奇如配鹽幽菽之類是已而李文定南宮一
賦不免落韻之失范蜀公彩霓二字亦誤為

主司所黜以見字釋之不可不正其重如此
厥後毛晃父子以韻略為未備故增之而聲
韻離合之間尚仍其舊至我朝 高皇帝召
儒臣宋濂等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
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
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
皆當改正後纂集成書大略釐正如 天語
而註釋則一用毛晃增註 賜名洪武正韻
頒行天下而韻略自此廢矣余求之三四十
年得宋本三皆經後人刪節非復全書若不
蒐而刻之百年後恐無復影響奈無同此志
者何

筆法

四

三六

正韻之分合尚有可議者如通攝原當分為二
韻東冬固當合矣公弓不可合也蓋牙音中
原有公空頰峴弓穹窮顛兩種公之入聲為
穀弓之入聲為菊豈可淆而為一此不難知
而當時儒臣懾於 天威不敢執奏遂致一
代同文之書不為世所遵用今亦無 奏請

重修者豈非缺典

古字母三十有六其聲遠而不相涉者見溪羣
端透定幫滂並明精清從心邪審影曉匣來
凡二十其聲近而常相誤切者亦十有六如
疑喻在魚韻則喻歸本母而缺疑基韻則疑
歸本母而缺喻不當以疑移分押次泥孃在
薑韻則孃歸本母而缺泥基韻則泥歸本母
而缺孃不當以泥尼分押次知照在基韻則
知歸本母而缺照高韻則照歸本母而缺知
不當以朝昭分押次穿徹在堅韻則各歸本
母其在東韻不當以充忡分押次澄牀在京
韻則澄歸本母而缺牀江韻則牀歸本母而
缺澄不當以牀淙分押次非敷在基韻則非
歸本母而缺敷模韻則敷歸本母而缺非不
當以附敷分押次奉微在東韻則奉歸本母
而缺微基韻則微歸本母而缺奉其在孤韻
不當以扶無分押次禪日在堅韻則禪歸本
母而缺日巾韻則日歸本母而缺禪不當以

人辰分押蓋法非不精也傳之者失其真用
之者不得其要耳金陵李士龍作字學正論
止存三十一母而知徹澄孃非五母以爲重
贅悉去之其所離合悉金陵鄉音不可以行
之四方况後世乎進士何六陽六安人其鄉
音與金陵相近遂以爲不刊之書用其說改
定切韻指南序而刻之余恐古法從此漸亡
故稍爲駁正於此

字何用哉以記聲也有一聲卽當有一字今之
字多至於數萬而爲聲幾何故吾謂倉頡亦
太拙矣然猶幸有假借一途可以旁通也而
後之人輒復造字以益之且一字而有科斗
焉有大篆焉有小篆焉有隸焉有八分焉有
行焉有草焉有古焉有俗焉固已不勝其繁
矣然猶益之而不止有好事者盡古今之字
而集之可以充棟而其有聲無字者固自若
也以故老師宿儒開卷多不識之字何論淺
學如此則字宜不可勝用矣而婦人豎子以

俗名一事物求誌之冊則執筆不知所措豈非字學之一大弊哉

顏師古嘗言西域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其字之母凡五十其中十六字爲轉聲之範三十四爲五音之祖或一或二或三至於正載互合而有輕重清濁非清非濁等聲其詳見於天竺字源余未之見也昨一西僧來自烏思藏精於字學其書卽今內府番經殿中番書與西天梵書稍異亦如篆

字

四

四

之變而爲隸云爾其爲字母亦如前數若一音而轉注他母或一音而轉注他韻者皆於母字之上下左右別之大略如今之圈平上去入之例故其國開卷無不識之字以反切卽在本字之內不似此中字反切另注且有不能反切者也鳥獸之音草木之聲莫不可記而可譜况人言語乎吾恨倉頡不得此法故以爲太拙

余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澄清堂帖十餘卷

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宛然乃同年王大

行孝物後余在翰林時有骨董持一卷視董

玄宰玄宰絕叫以爲奇特余告以吳江本玄

宰乃亟就王君求之王君遂珍祕不復肯出

無何王君物故聞近亦歸太倉王荆石先生

丁未秋過先生齋中出以見示則已亡失太

半矣玄宰鈎數十行附戲鴻堂帖末無復筆

意後跋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按東

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蓋南唐後主李

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而

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踈拙蓋玄宰

誤以十七帖爲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爲澄清

堂也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

之石名昇元帖是又在閣帖之先矣昨晤汪

仲嘉謂淳化帖卽翻刻昇元帖不知何據當

又是誤以十七爲昇元爾博洽之難如此

法帖勒石必假翻朱朱用膠則不甚分明不用

膠則易於磨涅以刀隨朱宛轉石屑蒙翳每

以意爲之豈能纖毫不爽乃知閣帖只用棗木米老每稱板本蓋有爲也况今世絕少刻石高手而宣歙間剗剔之工刻寫意山水花木皆不失筆意若郭填者能從真蹟精意脫出今以棗木刻之豈復數閣帖哉

定武禊帖石刻有謂唐太宗以真蹟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李沒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置公帑者有謂游士攜此石走四

筆塵

四

聖

方後死於定武管妓家伶人孟永清取以獻者有謂太宗旣得辯才真蹟令趙模等摹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者有謂卽江左所傳會稽石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歸者大抵首說具有原委近是然其爲石刻之鼻祖其爲蘭亭之肖子因於衆論紛紜不能詳其所自出而具見之矣

定武石爲薛紹彭鐫損湍流帶右天五字故世有五字損本不損本然此石一出土之時已

缺首行會字一角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六行列字七行盛字幽字九行盛字十行遊字十四行殊字二十行古字二十一行不字皆有刊損處今世所傳五字不損本乃有一字不刊者皆贗物也

唐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加補緝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

筆塵

四

聖

其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爲證然後註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已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爲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敕宣付秘閣賜絹五百疋今唐書與晁氏讀書志馬氏經籍考中皆不載篇目則其書已不傳久矣宋人錢諷

唐韻分四聲而以十一史之句註於下名爲回溪史韻凡四十九卷元人陰氏兄弟作韻府詳玉趙子昂稱其上涉羣書下包諸子賢於回溪史韻多矣 高皇帝萬幾之暇嘗好觀之故解縉封事有曰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集穢蕪畧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

雜

四

四

佳葩根實精明隨旨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至永樂中 文皇帝乃命儒臣彙粹祕閣書籍分韻采入以備檢考俱事編輯者三千餘人爲卷凡三萬有奇名曰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當是納解學士之請也嘉靖初年 肅皇帝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珠寶愛之自後凡有疑卻悉按韻索覽凡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十六年三

殿災 上聞變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一甲夜中凡三四傳 旨是書遂得不燬四十年復諭大學士徐階選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史館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而命學士高拱左中允張居正同諭德瞿景淳等校之以 國家全盛之力刊之於木布之四方傳之萬世亦開闢以來未有之盛事也然而未聞有議及者將使數千百年後好學稽古之士復張然抱鏡源之恨豈不惜哉

雜

四

五

漢懲秦焚書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署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至成帝時頗有散亡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群篇著爲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此焚

書而後書之一厄也光武明章好文重經術
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
臺彌以充積初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輛
爾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
東觀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
書縑帛軍人以爲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
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其安之亂一
時焚蕩此則書之二厄也魏氏采掇遺亡藏
在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

筆塵

八四

四六

更著新簿分經史子集爲四部甲乙丙丁之
目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京
華蕩覆石渠文集靡有孑遺此則書之三厄
也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
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其後
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
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
十二卷元徽初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凡萬
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曰經典志諸

子志又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
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書目凡
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
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受命於文德殿內列
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經典凡二萬三千一
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士阮孝緒
更爲七錄曰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
技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
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凡十萬餘卷周師

筆塵

四四

四七

入郢咸自焚之此則書之四厄也宋武入關
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字赤紙文字古拙魏
孝文始都洛陽借書於齊祕府稍僅充實爾
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業頗更搜聚後周
定鼎書止八千後稍增至萬卷武帝平齊先
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
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探討異本每書一
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
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

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前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唐之克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而已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官人掌之玄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又於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太府月給

筆

四

筆

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此則書之五厄也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又詔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此則書之六厄也五季

之亂有國之君疆土旣促日尋于戈而猶汲汲以搜訪遺書爲要務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後漢令凡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周世宗於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又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是時諸國分據皆聚典籍而吳蜀爲多宋興之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平蜀又得書萬三千卷平江南得二萬餘卷始平

筆

四

筆

荆南終并兩浙皆盡收其圖書而朱載錢弼彭幹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於是群書漸備矣太宗時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藏書之所爲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九年新作崇文院成時已增募寫書史專

事完糾先後上經史子書二萬七百餘卷認
購求逸書復以書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
廢因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
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
取而棄不錄者大觀中祕書監何志同言漢
著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
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
曆間常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
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

三庫

四

五

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
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
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
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錄之外別
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卽其家傳之就
加校正上之策府從之政和中校書郎孫覲
言頃因臣僚建白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
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詔祕書省官
討論誤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從之名曰祕

書總目宣和中祕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
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
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順所進二
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
乞加褒賞詔順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
年祕書省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
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
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
本比前後所進書數頗多詔闡補承務郎宿

三庫

四

五

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
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
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
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
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
者悉市之淳熙中祕書少監陳騏等言中興
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做崇文總
目類次後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
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

一十七卷後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中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入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祕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又多闕自是而宋且不祚矣元立經籍所後更爲弘文院又立

筆塵

四

五

興文署以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爲職宋元遺書賴以不廢我太祖高皇帝克燕首命大將軍收祕書監圖書典籍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戶口版籍既又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移都北平命學士陳循輦文淵閣書以從購遺書之官四出所蓄甚富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等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來一向於左順

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旨移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詔從之然自是而後閣臣既鮮省覈典籍又多竊取而祕府書籍往往散逸於民間矣嘉靖中御史徐九臯建言欲將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今貯經籍凡有不備者行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

筆塵

四

五

還量優賞賚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世中外文僚山林碩學記者撰述有裨治理者並令搜採解送禮部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祕而又乞上於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之暇時賜召見講讀侍從諸臣從容諏訪辨析經旨詔下禮部議尚書夏言覆奏仰惟皇

上尊 祖敬 宗右文重道邇者恭建 皇史宬尊藏 累朝實訓實錄并 列聖御製文集四書五經性理等書及修輯歷代全史

誠帝王希世之曠典萬世不刊之事業也今本官具奏前因具見仰贊 聖謨廣敷文治之意合候 命下移文翰林院查祕閣所貯經籍有無缺遺不備之書備開書目行本部通行兩京及天下撫按衙門轉行提學官負用心搜訪凡藝文志所載歷代遺書及本朝名臣碩儒所著述文集凡有補于世教足成一家之言者一體收採藏貯及奏請 召見侍從諸臣亦是仰承 皇上緝熙聖學延見講官以備 顧問之意尋得 旨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示虛名耳苟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爲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召見亦虛應也都罷是時 上漸廢朝講矣而請不時召見文學之臣爲忤 旨故并求遺書亦報罷然不遺博雅專使而徒行提學官負真虛應耳夫以我 明之盛崇儒右文超軼前代而購書之詔希闊無聞東閣之藏蕩析殆盡將使萬世之下有遺議焉恐不可以

爲迂闊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

載酒問奇字今人常用之然漢書第言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則載酒學奇字蓋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爲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繆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蕭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爲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隸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書謂鄭重殷勤也而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錫符命之意注云鄭重猶云頻煩也頻煩正見殷勤之意然二釋不妨別用故顏

氏家訓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正用頻煩義不然謂之吾亦不能殷勤可乎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正取殷勤義不然謂之使人通頻煩可乎北音之鶻突即南音之糊塗而南人兩用之黃大癡題張子政所畫山水云山水之作昉自漢唐古筆遺墨不復多見米南宮評品獨稱董北苑山水無半點李成范寬俗氣一片江

筆墨

四

季六

天文地理百家之蘊無不詰其深妙亦豈特書畫而已以其翰墨入神揜其實學耳愚生多幸獲侍杖屨於松雪齋中動經歲月目擊揮灑耳聆議論至於丹書染翰之理莫不提獎而訓誨之何可忘也惟其頑懶荒惰日以滑稽從事深有負於公耳數十年來見張子政其先世宣勞王室拓開饒漕於鯨波之間為一代偉事古昔河渠貨殖書傳之所未載者而子孫乃能從事此道雖房山松雪九京

筆墨

四

季七

可作亦將喜而進之矣僕老垂死誠有愧而畏焉者至正五年六月廿又七日後學黃望時年七十又七觀此則子政乃張瑄之子孫也子政名守中蘇長公赤壁賦末云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余平生四見長公手書真蹟皆作食而俗刻妄改為適可恨也食字之義世

罕解者王弼洲公以張蒼傳食酒數石不亂
釋之亦非是按內典言一切有情皆依食住
其釋食字云能生喜樂增益身心故增一阿
含經云眼以眼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
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膩爲食意以法爲食
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然則耳遇之而成聲目
遇之而成色正是食義耳細味之乃知其用
字之妙也

王弼洲先生文章氣節風流皆當代大家其倦

字

卷四

卷

倦及引後進有海岳不讓涓埃之意自當於
古人中求之然世人每比之蘇長公則余竊
不謂然無論其它卽讀其文章弼洲尚微有
紗帽山人氣長公雖巒坡玉堂貴人自是從
十洲三島謫來者何可同日道也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爲文字縛伸紙濡毫何異
桎梏得趣者哀憤侘傺皆於文字中銷之而
况志滿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品外錄錄孫武子行軍篇甚訝其不倫後綴歐

陽永叔醉翁亭記以爲記之也字章法出于

此也何意眉公棄儒冠二十年尚脫頭巾氣

不盡古人弄筆偶爾興到自然成文不容安

排豈關倣效王右軍筆陳圖帖謂凝神靜思

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吾以爲必非右軍之言

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則是死字豈能造神妙

邪世傳右軍醉後公遠殘筆寫蘭亭叙且起

更寫皆不如故盡廢之獨存初本雖未必實

然的有此理吁此可爲得趣者道也夫作字

不得趣書備胥史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學

究下初綴對學生也

卽樂府也古樂府音節至唐而變公故唐人

不爲古樂府而以近體爲樂府是真樂府也

後人析樂府與詩而二之非也然取可歌者

而爲樂府不可歌者而爲詩猶未爲大失也

初盛唐近體詩皆可歌者皆謂之詩後人擬

古樂府皆不可歌者而謂之樂府則非之非

者也近代二三名家句櫛字擬甚至全篇僅易數字自以爲古樂府遂厭薄唐人而不知唐人所不屑者也可愧也

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余不謂然漢魏高古而變化易窮六朝綺麗而情事不鬯若夫窮工極態抉奧發扁極胸臆之所欲言道前人之所未道則唐古詩又何讓焉余爲此論久矣顧不善詩而談詩又違俗如此將爲人所唾罵又誰信之今見于穀峰先生自敘其

五言古詩與余意合而後敢出之敘曰余爲五言古風好學魏晉非其質也夫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瑣軌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耳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古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

嗚呼先生業已爲魏晉而不爲唐矣然猶成推唐如此若其不能爲者而自以學魏晉生藏拙此豈特識鑒之高而已哉

四月四日燈下獨坐偶閱袁中郎錦帆集其論詩云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逮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

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旣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讀未終篇不覺擊節曰快哉論也此論出而世之稱詩者皆當頽面咋舌退矣雖然猶未盡也夫詩樂章也歌之而比於八音以成節奏者也三百篇之歌失而後有

漢魏漢魏之歌失而後有選選之歌失而後有唐唐之歌失而後有小詞則宋之小詞宋之真詩也小詞之歌失而後有曲則元之曲元之真詩也若夫宋元之詩吾不謂之詩矣非爲其不唐也爲其不可歌也不可歌矣又烏取夫五七言而韻之也哉吾固無詩才然其絕不爲詩未必爲無見也

餘姚管志其嘉靖初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同

官言貴里陽明先生初仕提學時獄吏自宰

豬訝而問之則以囚飯餘瀡飼豕既肥而屠之售其肉以充本署公用先生歎曰囚應死之人而不絕其養此國家之仁乃竊其贏餘以自潤此豈人所爲乎立白之尚書散其肉於諸囚禁勿復畜管後奉差歸謁陽明因言先生勲業在宇宙無論已而初仕時如此舉措尚爲人所稱慕語未卒先生面發赤曰此吾少年不知好惡欺天罔人之事賢輩當以爲戒乃稱說之耶耿恭簡公嘗舉以爲言

曰此舉何以爲欺天罔人想其未當處在白尚書一節近於形人之短耶余謂此在一念隱微處自勘自知不在形迹間也陽明先生嘗自言少年初入仕途幾墮落鄉愿坑窅既更患難乃爲狂狷晚年始庶幾中行耳提牢之日正其爲鄉愿時乎余觀世之賢人君子默默墮此境者不少矣學之貴講全在此處不然吾不知其所講何學也

萬曆丙午冬日余過鷲峰寺訪汪仲嘉仲嘉留

午餐高原昱法師王太古吳翁晉皆在焉仲嘉謂余曰公知王節齋所以死乎余曰不知也仲嘉曰節齋爲四川參政時得心腹痛疾醫療之百方不衰日以益甚聞峨眉有道士善醫醫然不可致也節齋親至山屏輿從徒步至其寓處以示虔道者望見卽驚曰病深矣旣展拜相讓坐定問公於服餌有生用血氣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

歸屈其指曰猶可將及家也節齋遽接微歸至吳閫輒大下赤色小龜無數是夕卒于舟中余論於衆曰公等知其說乎夫貪戀軀殼者萬物皆然而龜為甚故最壽而難死昔有支牀足三十年無恙者愚癡之效也道家顧以為善導引而欲効之不亦謬乎先王知之故用之以卜謂其有識神在焉古人用之入藥必取自死朽敗者防其得人生氣則復活也活則以人之氣血脂膜為糧竭即及五莖

筆塵

四

古

六府而死矣本草稱龜甲所主大率破癥瘕已瘡痔陰蝕漏下赤白不言補心腎自丹溪有補陰之說而後世煎膠製丸服之無纖毫之益且有害若是可不戒乎既歸而識之冊以告來者

藥市中唯麝臍易雜而多偽塵史言宜寘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輒者真也堅實者偽也歛人黃聖期為余言嘗見有鬻麝臍人華服浪游多費因規之曰君之所

業勢在不豐何過侈若是其人曰世之業藥得子錢多無如其者問其母錢曰以銀二銖易麝一銖問其賣之直曰亦以銀二銖售麝一銖然則何謂子錢耶曰吾以它物雜之而其香同其色又同雖老於藥市者不能辨也然則子何以辨之其人恠不肯言固問之因密語曰麝之內悉一氣凝結原無滓質第口嚼良久泯化無迹者真也有滓質不化者偽也

筆塵

四

古

亦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令人又手揩擦禮也生骨節罅間智也痒必以時信也猶亦有五德不捕鼠仁也足跡徧鄰家義也同客飲饌禮也藏有羞幽顯處必得之智也寒輒煨竈信也

劉實庵先生為吾邑令時余外舅于見素公入縣過主簿門有隸坐門闥不為起公怒使從人批其頰主簿泣訴于先生先生笑解之曰金壇人批金壇人於吾輩何預而為之動心

乎夫隸賤役也而鄉士大夫之至於吾室者
實也吾役慢吾賓吾亦有咎焉不自引責而
以是尤何哉主簿慚謝而退

丙子劉襄毅公知金壇縣事始修縣志時
先大父中憲府君實受聘主之書成王文成
公爲之序謹嚴詳核時稱良史且六十年而
未有續之者庠生虞天與年七十餘以所更
歷私有譏述而文詞猥俚不足步武前躅且
冰炭交懷不能無曲筆人弗之善也會劉實

卷四

六

憲先生知縣事欲增損前志虞以所撰進先
生略就而增損之遂付之梓一邑盡譁先恭
簡尤不喜晚年因重修郡志命堂續丙子之
遺因循未果友人劉幼安聞之以爲取怨招
謗貽書止余遂決意不爲今又八年所矣索
居無事汎覽群籍遇有邑事輒手錄之兼之
追憶舊聞感慨新事心閒手健時時弄筆窻
下久而成帙名曰鄉曲記似無與於邑乘而
將來續邑乘者固不可以不考也至於士風

濟濟民生利病尤三致意焉倘讀之而有據
然動念者乎亦不無少補於一方雖怨謗何
恤哉萬曆甲辰秋七月念日念西居士識

東軒筆錄云夏英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
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
相李文靖沈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
其句有山勢蜂翬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
之終卷皆佳句翼日袖詩呈真宗及敘死事
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今邑

卷四

六

七

粟主簿中無英公姓名

金壇俗故淳樸鄉民有白首不識官府者自隆
慶庚午海忠介公開府江南頒條約有但知
國法不知閤老尚書等語時邑有一二士夫
稍不循禮邑令西蜀王侯儼欲摧抑之意稍
露於是邑閭然凡一錢交易無不形之訟
牒不問歲月久近服屬親疎孫訟祖業弟陳
兄財以卑凌尊以奴叛主比屋皆然南畝之
夫盡釋耒鋤以告訐爲事城市闐溢食肆至

不能給而邑之風俗始大壞矣忠介亦聞而惡之出榜嚴禁始爲衰止厥後所謂一二士夫者卒因郡守河南王公惟善來重懲向時告者盡復故所失蓋王侯欲損富以利貧意非不善而不知以害之之道利之也

憶庚午喧競時余伯父懿齋公爲訟者齧傷其鼻訴之王侯侯詰之訟者曰彼自齧之非關吾事左右無不失笑侯默然叱出蓋以不畏強禦爲名高而不自知庭侮於奸民其傷體殆有甚焉

士大夫非甚不肖孰肯縱下人魚肉鄉里卽有一二武斷者終與閭閻不親其患苦有數矣惟鄉民之桀黠者爲閭閻患苦最甚平時與士大夫關通錢財因而有隙遇有司不右此輩時猶或斂手遜避若窺探上官有抑疆扶弱之心輒以勢宦欺凌與訟動必得志因而立懂於鄉曰鄉官如某某吾猶折其角何有若鼠輩於是細民俛首懾伏惟其所吞噬而

莫敢誰何吾於吾邑見之屢矣安在其爲抑疆扶弱哉蓋鄉農柔懦者目不識官府口不能道辭寧受人欺奪至死不敢抗卽以事連逮至公庭又往往以木訥受屈抑無辜而抵罪何嘗受涓滴之潤於不畏強禦之有司耶不虐無告堯舜猶難之今之有司長刁風而庇奸民自以爲不虐無告而不知其所謂不虐者正有告者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欲真不虐者正賴以至誠從事爾

誠之至也豚魚爲孚金石爲開而况靈人乎卽有不肖士夫暴橫豪民且將革心向化又何必侈及妻孥擾及雞豚爲伍伯增聲價也哉
余報謁邑僚因談及船事邑僚曰本邑額派修船十六上官每賤其估以屬佐貳首領船成而船中所用之物畢具焉其費視所估或數倍甚且十百輒取諸邑僚私財耳余不覺拊膺曰上官如此而欲小官之廉豈可得哉小

官不廉而欲小民得其所豈可得哉且邑佐
貳首領之昧必取諸詞訟則有錢者伸無錢
者屈豈暇問曲直耶柰之何徒摧抑一二失
意士夫以爲惠小民也

邑僚如縣丞石鏘主簿周仕典史馬鎮安皆以
廉能爲邑人所稱頌石周皆以不謹罷而馬
遷遠方巡檢貧不能赴官嗚呼上官激揚如
此欲望政善民安豈可得哉

前令武林梁公嘗謂人云天下鄉官欺小民惟

金壇小民欺鄉官或問何故公曰金壇士大
夫賢者斤斤自守而不肖者相媚嫉因親爲
仇遠交而近攻無唇齒之顧而小民反有狐
兔之悲寡不敵衆故也

金壇士大夫遇有義舉不肯併力一心往往甲
可而乙否此倡而彼不和雖有一二慷慨仗
義者亦往往以寡援無助而中罷其來似已
久矣故謂金壇人爲烏龜頭言其觸事即縮
也邑之詈人極穢者曰烏龜故惡之而爲之

解曰張文簡公五冠賢關之試故名之曰五
魁頭嗚呼居其實欲辭其名得乎

金壇子鷺自宋已著載于郡乘然皆有力之家
欲饗大賓則偶一爲之其飼也有法其肥也
有時過期則復瘠矣至於供應上官則往往
用常鵝蓋難乎猝致故也癸巳以後有御史
行縣縣求肥鵝爲饌以鄉紳之饗已者爲準
行戶迫於鞭朴而求援於余余辭焉御史訪
余亟稱金壇富庶予力言其不然而御史弗
信也已而丹徒因糧重欲加派丹陽金壇言
于御史御史曰丹陽吾不知若金壇之富庶
誠宜加也嗚呼鵝之爲祟如此

周君食自京師歸述舊令尹許少薇公之言以
爲金壇士夫遠交而近攻自相殘賊不避骨
肉爲風俗之最惡者河南鄉情至厚而固始
頗有金壇之風然亦出于鵝豈鵝能爲祟耶
然余家自祖父以來不知飼鵝饗賓類用常
鵝耳至余奉不獲之戒市無可買則有時不

設鵝雖客疑其慢已而不之恤而竟不免乎同類之攻安在其爲鵝崇也

金壇新令尹至鄉士夫郊迎起於萬曆間然亦以義起不爲過也令尹上計還士庶遠迎有過江者則起於十年間近則幾至傾邑出矣後此士夫亦必隨風而靡恐父母公以爲驕蹇不得不爾故也昔楊晝以釣道語宓子賤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爲

魚也

甲

生

魚也腴而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驅之夫楊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今之士大夫妄意令非子賤而以陽橋自處是慢令之尤者也鄉士大夫閉戶讀書不事干謁宜爲郡邑長吏所重而多以落落見踈忽有非望之訟在公庭則藉手摧抑之如此者多矣然其爲人可知也吾邑張虛菴先生棄雲南守歸山日唯讀書賦詩課花鳥不入城市會有仲子之訟

守意叵測先生不得已拉先恭簡與偕至郡庭迄於屈膝而後爲之少降顏色焉至今仲子尚不得牽復而先生亦未與於里社之祀嗚呼是時爲守者賢守也而猶若此得不爲世道人心長太息哉

巡按御史何公行縣畢訪余問曰貴邑之南有雄鎮爲通杭湖徑道者乎余曰有之其地名湖溪然非雄鎮也明公之問其有爲乎何公曰有投牒稅監言商舶多避滸墅稅而由此者欲增設抽稅官爾余曰縣之自北而南淺狹不通巨舟故商舶不得至焉惟湖人之糴穀者往來於此巡檢司時取錙銖以自潤然恒饑欲死設有商舶而何以至是已而別去後查不聞行勘蓋何公納芻蕘之言而寢之也至今邑人不知德焉嗚呼賢哉

金壇地僻非商賈所集既無末可逐而小民又安故常拙于謀生第賴南畝所入耳富家亦唯租入是籍故田多者爲上戶然至萬畝者

少矣往往屑麩麥爲稀漿以充腹而高大其屋廬以侈觀故吳人嘲之曰啜薄粥起大屋然因屋之大也遂浪得富庶之名而吏部第天下郡縣繁簡亦註曰地僻民饒地則誠僻矣民果饒乎哉

金匱額設民壯二百名專爲捕盜守城之用而今皆不然率市猾惰農充之以勾攝公事爲業馮恃城社妄作寒暑爲閭閻之害不可勝言近年城中典肆兩遭劫掠白龍蕩之剽奪殆無虛夕數壯夫之力可以縛之而無敢誰何者不知歲糜數千金養此輩何用與其竭民脂膏有害而無利曷若一切罷去以少紓吾民也

勾攝公事萬萬不可用公人蓋其所至之地雞犬不寧無論已而需求稍不遂意輒以拒捕爲名爲膚受之愬以激上官之怒其昏懦者至于惟其言是聽則是曲直之斷全在此輩掌握而欲刑清訟簡事得其理民得其所豈

可得哉

盜與捕盜者州里惡人之可備憲訪與窩訪者皆密交也水火貓鼠合爲一家而欲盜息奸戢得乎

蘇松常鎮兵備道所轄地廣而事繁每直指使者行縣則郊迎陪謁 廟慮囚閱操縣縣皆然故爲此官者每疲於奔走余在翰林時言於政府謂不若以糧儲水利歸併兵備而分而兩之政府以爲然會言官有建白者遂有常鎮道之設

先恭簡以鴻臚卿家居時每張蓋入縣縣令頗不憚姜鳳阿先生亦以爲入縣不宜張蓋也余質之先公先公曰鄉士夫謁父母官不張蓋禮也父母官報謁而因去蓋以報之亦禮也此鳳阿之所執也今吾邑不然鄉士夫去蓋以謁令令則張蓋以報謁是明以令驕士大夫而士大夫去蓋自如則爲諂而已矣吾惡夫士君子而以諂事令也故寧張之

金壇自建縣以來無以善書名世者書史會要
稱戴幼公善書筆畫疎瘦婉麗勁疾不在唐
諸子下然不能以書名世者蓋以才學著又
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也

元有王翼字元徵號華陽生金壇人有所篆四
書行於世見書史會要

萬曆甲辰九月七日未申間地震有聲如兩舟
相觸者十一月九日復然月杪丑寅間復然



塵餘序

孔子對季桓子曰木石之怪曰夔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聖人曷嘗不語怪乎第弗常語耳要之聖人之所語者皆本事實可以傳信後有作者吾蓋不能無惑焉山海僻而辯其失也罔齊諧閔而肆其失也誕夷堅幽而秘其失也誣以資塵談均之無足尚焉耳友人謝在杭養邃三餘識周二酉宅憂棲息枕藉典墳尤忻延接高軒全集勝侶雲從論悉粲花辭

塵餘

序

徵獻壁塵停筆運哀集斯編受而三復遐窮輿蓋邇標戶牖顯昭聽睹隱徹幽冥事核而奇語詳而俊眩目駭耳動鳧驚心洵談苑之危辭稗官之與誤以此寶愛而傳遠辟則獲炙鱗翠之在御而八珍避雋美千里三碁之入噉而漣醴讓醲矣詭石怪樹之迎眸而平楚遜異矣帳中之秘名山之藏烏能舍是乎予雖抱子輿採薪之憂未忘宋明魃魍之嗜故深有味乎是編而為之叙其概如此

塵餘序

萬曆丁未仲秋望日友弟趙世顯序

塵餘

序

塵餘引

雞骨支牀百念灰廢惟是名根詞障未盡蠲除
賓友過從下榻相對時徵僻事各記新聞不能
言者強之說鬼退則稍為刪潤上之側釐父乃
成帙命曰塵餘塵餘者塵之餘也夫虞初齊諧
繆悠不經山海宛委宵漫駭俗什九卮言強半
道聽是帙也耳目近事歲月有稽徵且信夫世
固有厭梁肉而嗜鯁鯁者陳留謝肇淛志

塵餘

引

塵餘卷之一

陳留謝肇淛輯

萬曆間臨漳呂太學考家貲鉅富忽有白
衣老翁來求僦宅呂訝之不許往復數四翁艱
然曰吾以情求若耳若能禁乃翁不來乎即日
徙入其宅車馬僕從紛紜闐咽呂知為恠萬方
禁之不能去呂有好婢翁召令服後暮年婢誕
一子彌月延客滿堂冠裳巾幘者數十人酣呼
竟夜既去一客醉不能動就視狐也呂家人擊
殺之翌日諸客皆至號哭叫罵奈何暴虐損我
人口吾必令若傾家乃已既共昇出殯塋樹表
治隧一如人間越數日有大狐入呂宅緣屋走
呂率家僮競持鎗戟格之良久奔入馬草中露
其半身衆盡力刺之至死就視乃七八歲小兒
也驚撓莫知為計而呂佃戶家失兒驗其屍良
是訟之官呂竟坐抵繫囹圄者三年新郡守至
詢道路之言如一始為出之家貲蕩析畧盡白
衣翁亦竟不至矣

塵餘

卷一

章隆刊

嶺南劉少已典試道出洛中至一驛甚肅而不
啓問之曰是驛多恠往來者皆駐別館劉不信
命啓之入則堂宇高邃景物荒涼劉稍疑懼鎖
家室於別所而自處中堂一奴榻前地臥至二
更餘忽聞有大聲轟然劉意為門圯而頽不之
恠食頃又有聲而漸近又頃之則聲在中堂矣
如物之行而步甚重周旋良久至僕枕邊遂聞
齧嚼之聲如嚙枯骨劉股栗莫爲計意僕且齧
粉矣久之無聲天漸明劉潛於帳內窺其僕手

塵餘

卷一

三

足欠伸恐極大叫僕蹶然而起都無所苦也劉
甚疑駭瀕行館人檢什物失一鐵燈檠遍搜得
之於僕枕邊已爲物嚼去其半齒痕斬然竟不
知其何恠

方思泳歛人也其家數十口皆先後死於水思
泳出外十餘年杳無踪跡儀真民市一鱉殊大
食之以甲賣藥肆細視甲內隱起數字云徽州
府歛縣靈山方思泳作鬼以下數字漫滅不可
識既喧傳方氏親族咸來索觀藥師惧而碎之

嘉靖間事也

密雲妓母女二人有客至欲宿女女有他客遂
宿其母但覺交接之際通身奇癢不可忍客就
舐其體隨舐癢隨止亦不以爲恠也夜半妓稍
出月色微朗回視帳中見客身軀洪脹面有白
毛尺餘怖極奔扣女門比啟門則恠已立女牀
前美良久恠去女朦朧中似有呼之者欲出輒
止如是數四竟隨怪去披髮裸體行如飛其家
驚叫追之不及數里許詢道傍人云適見一裸
體女去甚速他無所見也又追里許則女履髮
委地僅餘白骨淨如刀刮髓亦枯乾矣大小寃
駭瘞之而歸

塵餘

卷一

三

天津民石秀者其婦爲祟所據歌哭不恒莫見
其狀一日呼秀令覓駕真人人到復問到未答
已在客位復曰煩客爲吾駕真客曰不見君形
從何駕得曰君但圖一白鬚老翁頂二郎冠穿
紅足矣何固問如言圖與之掛榻上人始疑其
狐也一夜石出便見門前後盡啟驚呼有賊崇

叱之曰汝那得佳賊乃爾石入庭中有二醯缸頃間飛二磚擊碎之石伏不敢動翌日門扃鑄如故缸亦無恙彌年婦誕三子皆狐也家擊殺之祟來叫罵奈何殺我兒遜謝之乃已秀至今在祟亦如故

嘉靖丁酉年林太守春澤有墳庄在錦溪守墓人陳四入旗山勾漏裡採薪于大岩谷中拾一大龜徑二尺餘繫以柔藤歸懸於柱來報林林訝之曰龜徑尺即神龜也汝安能得之即令陳

塵餘

卷一

四

往取比歸家藤繫縛如故龜脫去久矣

魚臺白娘子狐妖也置田宅家貲甚豐而獸與一指揮往來甚密凡爲人卜休咎必托指揮傳言所獲亦分之凡三年一日謂指揮曰吾數滿矣當與君別所置家財悉以留贈仍索湯沐浴閉戶授之以劍令守戶外曰有喚則入有頃喚入室見一美女而尾甚長叱曰若尚不動手指揮解意持劍斷其尾驚叫一聲杳然不見自後絕跡

江右湯道人能符水治怪一日池州民王姓者家爲狐惱迎湯治之將至見王家人中道止其勿往湯歸數日則王復來請原未嘗止之也湯心知有變帶隨行一道童授以符曰道中有急則焚之自以一符密置衣領中行至陰坑離城四十里見道旁宅舍高敞王氏小僮拜迎道左曰候客久矣問那得在此曰是主人新莊以疾故移此耳遂入數重門每入輒鑰至最後一院有老翁踞坐大責湯曰吾與若素無仇奈何

塵餘

卷一

五

預他人家事今日相見必無捨理湯佯遜謝求出不可得仍哀鳴告饑渴怪命以水飲之湯得水便出符合水直前嚙恠忽霹靂一聲屋皆不見道童在外如夢驚醒惟見荆棘叢滿無出入路叫呼行人共持斧伐棘入其中則湯懵然坐地上傍有大狐震死王氏怪竟絕湯歸悒悒失志踰年而卒

太平山中多虎有樵者入山日暮爲虎所攫負至一所樵者伴死虎乃跑一坑置人於中將少

木葉併土覆之遂去其人欲走竊計虎當復來不敢動頃之虎果至審視良久乃去此人走起不知所之顧道旁有大樹緣其上匿焉又食頃虎領一大虎至瘞所發之不見人徬徨數四蹲踞於大虎前大虎以爪微掌其頭徑去虎伏不動此人終不敢下樹至明行人稍集乃大呼前有伏虎行人聚衆持械往視虎已死矣視其頭腦骨皆碎云

嘉靖間蒲臺城南街居人李姓者門外鳥巢雜皆四足以爲妖而殺之又四十三年大清河北有豕產象主人恠之擲之於河

嘉興張吳爲諸生落鳧不第往天竺祈休外夢神告之曰成不成平不平十里灘頭問老僧翌日遊湖至十里灘頭果有老僧在焉張揖之僧合掌曰解元萬福問以成不成二語曰是戊午也至是秋果省試第一

張吳爲孝廉時好請謁爲有司所厭嘉禾民有大辟求脫者卜莫吉卜求張孝廉而吉以二百

金爲賂張入郡投刺郡守李者怒不出適李同年王使君江右人也亦至俱坐客次王不知爲張也卒問曰君處張吳死未曰未死曰如許紕繆得解頭若爲不死因極數之張唯唯而已既而問姓曰某即張吳王大慙無以自容稱死罪不已俄李守出張爲大辟居間李殊不可王使君力從臾之既別去張往謁王極縋縋王愈媿復貽書郡守強以必從曰倘不得請某將以死謝張矣太守不得已竟爲出之

宣城民失其姓名夜騎馬歸見一女子哭道左求共載民知爲恠也抱持馬上不舍至家門首大呼家人啟門女窘急求下民固持之既入室視之絕色也妖態媚姿世無所有民終疑懼不敢近幽之別室民有逋於木商五十金覘知商欲卜妾伺其來索對欲賣女償之商果求女一見驚心喪魄欲以此女折逋民欣然奉之破券而歸女性既明媚姿亦婉約商得之殊爲過望寵惜逾等如是暮年漸成羸瘵適有道人過其

居詢隣云此誰氏之居妖氣太盛俄而商至鄰指示之道人大駭曰此官人爲邪中深矣不出一月必死鄰引以語商商猶拒諱道人再三開諭吾何所利於若但不忍見若以盛年自墮鬼錄耳假無之即治不驗何害商始迎道士入宅設壇作法女在室中始猶怒罵繼以號哭終而哀祈備至道人不可叱令速還本形瞥然倒地乃一狐也道人索大甕令狐入其中封以符泥負之而出莫知所之商病遂愈

塵餘

卷一

八

候官六都林源清之祖某上計道經穀城遇牧羊老人云子得非赴春闈耶子勿往與老翁坐片時林不應老者云即往亦不第林拂袖而去果如其言下第從故道復遇老者云子不信我今何如林遂拜問以後功名所就終不許云子非富貴中人遂授之一書云子讀此神仙可得林未至家里人病疫病者自言林法師至矣可移他處亡何前村即病疫里人往告令求林法師一符符未至而病亦愈法師遂隱於蓬萊山

山下有潭時有業龍爲惡法師驅之戒勿損民居及壞禾稼龍遂從白鶴溪穴地而去今其溪雖雷雨暴漲湏臾即涸蓋其下有伏孔焉山上有龍源觀觀前有澄潭路傍圓石如鼓相傳法師朝元日震鼓四方皆聞

候官庠生林漢福清王井人有族弟膂力甚壯一日三更時入海捕魚將過小灣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云儂欲過灣見母望乞背負免致涉水之苦林知其妖即首肯之兩手緊持女子手兩肘挾其足急背歸家妖哀號求脫林持之愈急及家扣門呼其妻曰持火來吾海中得一大魚妻開門林云非魚也鬼也妻驚失火擲地却入閉門適堂前有大桶覆地林以足撥開急以鬼納其中而覆之身坐其上天明啟視乃敗血一塊長二尺遍示鄉人余友林熙工親見之

塵餘

卷一

九

嘉興屠濠者爲孝廉時以非理毆其妻至死妻且死曰吾必有以報君越廿年濠子履祥與友人陸生飲甚懽陸出門而死於道適體皆傷家

人執履祥以訟不勝掠自誣伏後來者心知其
寃爲細求賊終不得也卒坐戍計陸生之年則
妻死之日也人以爲冥報云

渤海大清河有鐘自西浮來且浮且鳴蒲臺令
率衆起之遂止及懸晝夜有聲後有道人過此
以馬策擊之明日視鐘有裂紋數十道自此不
復鳴今縣治所懸者是也

僧知永者陽信人精戒行兼通技術城南十里
有大蛇當道行客患之以請永永至其地以手

塵餘

卷一

十

指虵口念神呪數語虵即隨風飛去

歛女江氏及笄時遊園中忽旋風至如有所感
比入門已有美少年在室內相就狎昵怪每至
女輒昏狂如醉及去一無所覺如是者數月母
懼其醜露嫁之吳氏行至道中怪追至燈炬一
時皆滅昇轎夫便覺加重頃之聞轎中叫罵聲
吾與汝相處幾時奈何棄我逃走謂我無覓處
耶既入吳宅恠謂女此汝百年喜事姑讓汝夫
當夜如常翌日夫進房則怪先在榻夫夫近女

女輒穢罵嚙爪其體夫前後延法官數十禁之
百端終不能祛一道人朱書符數百道圍布戶
牖仍戒令密糊其室恠至果不得入在外巡行
肆罵良久屋角有一點漏明怪颺然入矣嚙女
通身盡腫夫無如之何往龍虎山訴之張真人
真人授以符令焚之比歸恠迎與格鬪紛紜吳
亟令家人取火焚符忽見主靈官立庭中朱衣
吏四人直入女房中擒恠去頃之女在榻上見
一大蛇自窓孔入通身無皮流血淋漓女大恐

塵餘

卷一

十一

走出俄又見前朱衣人捉蛇去自此遂絕

章吏部元禮在京師僦一宅宅多凶怪人莫敢
居章素不信鬼神一日與友人羅伯生談頗久
夜深入內但聞火燄薰灼驚破戶入則一妾裸
死牀上二婢一撲地下一撲炕火中體已焦矣
救治久之妾始蘇自言夢中爲一嫗呼去相隨
途中聞君號聲故還耳然嫗夜當復來章尚未
信至夜以諸奴圍宅外夜中聞有呼其妾小名
者聲漸近章亦聞大呼叱之始去如此三夕章

乃徒他處怪遂絕妾亦無恙

梁文康儲年八歲出就試令長小之命屬對曰
兩棹並行櫂速不如帆快即應曰八音並奏笛
清其奈簫何長大敬異之

蒲臺人周鐸洪武間克國子生 太祖夜夢天

傾西南一衣人力擎之明日蚤朝班內得鐸
貌良肖於服內果衣紅楊袍召與語說之擢
為陝西布政使

萬曆戊戌夏六月滕縣舊吏部黃中色家龍起

塵餘

卷一

十一

先是亢旱彌月至日大風雷雨交作屋瓦飛蕩
市人皆辟易顛仆而黃家中但覺殷殷然少頃
有龍蒼白色長十餘丈自中堂西北角穿瓦而
出頭角鱗爪歷歷可數漸入雲霄而滅時以為
瑞黃作詩有龍飛人尚作龍眠之句逾年黃夫
婦相繼歿

北京指揮朱某者失其名自言知前三世事初
一次為蛇云伏草中每至暑熱遍體荼毒不可
忍饑渴且甚求死不得望見車來橫道中欲為

碾殺將車人見之頽返走後見樵人伐薪乃入
薪束中伏遂為樵人所死再生為豬不數月脂
壯見屠雖死而魂不散人每市肉一片則竟亦
分隨之去至入釜始滅肉盡乃已三生為馬云
馬不畏鞭惟脚踢其前脇則痛楚非常每至登
高痛徹心骨今生乃獲為人每至乘馬登高未
嘗不為下也

林漢鄉人亦捕魚為生三更時至海遙見巨浪
三層至岸有怪物長丈餘身如羅刹登岸與鄉

塵餘

卷一

十三

人鬪鄉人力弱正危急時適寺鐘鳴鬼逐聲頂
禮且禮且鬪頃臾鐘聲轉急鬼禮拜不暇遂不
及復聞及鐘聲已歇忽聞鳥聲天將曙矣鬼跳
入海其人得脫

富陽民宋某者善妖術能剪紙為猫犬鬼魅之
形夜放入人家為魔破碎器物掎擊門戶乙未
之秋祟見於杭杭民大擾中丞而下為設醮於
城隍及關王廟禳之不得也既而被祟之家延
宋治者輒愈衆疑焉白官擒宋訊之具得其狀

覽之枯木

杭試院中有糊獮為祟每脩葺之歲則逃入布政司天花板上或舊府中揭榜之日則復入矣人常有遇之者頸尚曳一鐵鎖其白如銀辛卯揭榜後二主司夜宴坐室中糊獮竊其冠學人行月明中主司懼不敢問也諸劊人尤為所黷無寧夜癸巳秋里選余從督學使者入院夜半諸工喧噪驚起問之曰糊獮穿手引人體冷如冰捕之不可得今不知何如也

塵餘

卷一

古

萬曆甲戌上元日鎮江民有從親故飲者日暮出城遇一故人死已久矣忘其為鬼遂與道故鬼問何之曰將入城觀燈鬼曰此中燈不如金陵子從我乎民心雖怪之不敢言遂從之行食頃至一城街市燈火果金陵城中也行有頃鬼曰此中燈亦寥落聞杭州今夕都司張烟火曷往看乎民又把其臂行有頃至都司堂上三司官方會飲燈火伎樂紛紜陳設鬼與民伏梁上民告以餒鬼下至諸官前輒辟易者數四未至

一坐攫得餽飽數事與食問其故曰某人祿位

正盛某人不食牛肉我皆不得近之也觀良久困倦願歸鬼曰君且坐吾先行鬼歛然而逝其人即形現為吏卒所見驚懼墜地賓主大驚以為盜刑訊之具道本末莫之信民懇祈曰某今日黃昏方離某人家可鞫也官置民於獄遣人至鎮江驗之良信乃得脫

塵餘

卷一

古

閩俗古溷中相傳有三足蟾隱其中其氣襲人必死萬曆癸巳夏張煒者為刑部郎家溷深可五尺許一日豕入其中不出命僕拯之相繼三人皆溺死張募人竭其溷竟無所見人疑張以過殺奴故為此說耳逾一年城南有古溷亦然淘者相繼四人皆死人無敢近者始知其信怪也
交州司李周宜謙長沙人也家中舊有一亭欲更新之脩理之次忽見柱下空空如洞亟移柱視之下已陷數百尺如井狀亦不知何時陷也
周亦無恙時萬曆戊戌歲也

同年武進胡原徹為諸生時會課常經由城邊一路荒涼無人跡一夕前行見有物當道如人蹲者呵之不動命僮持燭視之僮大叫仆地胡自往看見如猪首目赤眈眈牙出吻外咻咻氣喘胡素壯勇舉足盡力踢之吻然有聲如豕滾至城下而沒比旦復往見滾處一路草俱盡求怪竟不可得矣

新都朱生者學召鬼一日聚生徒於講堂中為之鬼果至卜吉凶皆歷歷荅對既而求去朱初塵餘 卷一 十六 不待發遣之方鬼於是哀嘯講堂中諸生徒驚前且盡如是年餘有道人至宿其中鬼復號叫問之曰我鬼也為金天王送書至中途被朱君符召至今今年餘矣不放吾歸饑寒不可忍奈何道人為書一符送之從此寂然

萬曆丙子冬至前三日閩中决死囚之次民家陳某者忽聞扣户出視之一客自言渴求水陳取水至見客手脫其頭就盪飲陳驚懼入門少時即死

趙仁甫令梁山日忽有郵足遞一王一傳牌稱王皇殿下瘟部大王焦欲巡鄆都守處索與從供需之物甚備令厲且急詢之至自射洪沿途禮拜醮祭虔送公私所費不貲仁甫素持正不懼幸免民持至郭外碎而燬之左右咸失色時夔州儲二守佶署郡篆業設醮備物伺之間令燬牌大詬禍至孰當也仁甫曰我身任之後竟無他佶始媿服

丁應泰為休寧令休寧民逐虎虎急竄入一古廟中見土偶歸然以為人也攫之偶踣而折虎腰虎斃焉翌日聞於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為異政

蒲臺人任繼宗少失母比長尋之弗得一夕夢神告之曰汝母居海畔辟繡衣縞者是也詰旦往求之果得母以歸

汪司馬伯玉與劉顯都督行軍汪謂顯曰吾之善飲將軍之力天下所聞也今當萬眾屬目之地思出一絕技如何劉曰諾顧左右取一巨案

重可四五十斤悉取樽壘杯卮之屬布之令滿不足則以椀繼之皆注酒馬劉以一手舉案之足立於汪所而汪次第取器悉飲之不踰時而盡無遺瀝劉亦無困乏之色三軍歡呼動地是日乃大破賊

臨安一日決囚囚紹興人臨刑涕泣稱冤持刀人給之曰至時我與汝方便任爾逃走其人懼喜行刑之際意中即如得脫盡力奔走至萬松嶺嶺旁有一丐人凍餓垂死忽躍然起坐如平

塵餘

卷一

六

時逕往渡江至囚家款門家人出問之曰我某也臨刑得脫逃至此語言舉動良是而貌非也驚疑之際有自武林來者曰某已決矣家人益怪問之具道所以歷歷然家中事巨細并妻子小名皆言之妻子不敢認遂削髮出家不知所之

萬曆丙申秋姑蘇脩虎丘塔構木爲架環其外已備有一道人來觀自云善走衆問之道人曰可於若輩中選極趨捷者令從塔中走至第四

層巒頭呼我如其言時道人方在地下其人呼畢急往上走至第六層則道人已從架木步至絕頂矣如是者數四工完亦失道人所在

萬曆己亥秋陝西狄道有山數百尺一夜陷入地中其旁湧出小山五所皆數十丈相去百武先是數夕山旁居人但聞山上有金鼓聲遠視之有火光照人民皆走避無何遂有此怪

蒲州楊元祥舉萬曆癸未進士選館職其妻悍妬元祥嘗狎一婢妻輒怒之元祥無如之何每

塵餘

卷一

九

用繩繫梁間詐欲自縊妻驚救之如是數四既知其詐也亦不爲意一日又狎其婢妻叫號欲杖之元祥入室閉戶妻猶怒不解食頃不聞聲破戶視之已縊死矣

劉宗伯楚先母素能文一日其子偕童子四五自學舍歸夫人見築牆者五人命諸子爲破題皆不可衆踈曰母試爲之即應聲曰人數比乎舜臣職業同於傳說

李博士東先東阿人善天文嘉靖辛丑嘗覽天

象語人曰宮中當有變已而宮人禱全英伏法他日又告人曰禁中當火已而御廡焚東先曰未也已而三殿災其奇中如此

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於河中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麵澆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况富貴乎遂不入蜀

錢塘布政司前有一長鬼每陰雨之夜輒出市中高十餘丈常在人家簷上坐足垂至地杭人塵餘 志一 十

多遇之者然不為禍福也
有一朝貴官京師有二子甚愛之一日家僮出海岱門外遇一乞兒啼視之乃其主次子也驚問之曰數月前被人攝至此迷失歸路凍餓殆死僮携歸告主主驚曰吾子見在講堂中往視則已失矣將兒養數月始平復如常

復州郡城宅多鬼余七八歲時從一塾師師每暝輒出外堂閒遊余一日自內室出將入講堂見師凭欄凝盼如有伺者見余却入余舉帷視

之寂無人跡走出堂則師在焉始悟為鬼時亦不以為意先母室中尤多怪每至燈燭後擊門搬器擾惱無寧夜母持念不懼亦卒無恙

東阿學宮舊在城南溪上尚書師公年十餘歲為諸生一日五更起詣學舍過溪溪上有人為二鬼魅所持且投入水顧見師公來相視愕曰師尚書至矣自投入水去其人遂免因向公叩頭曰微生鬼幾殺我

萬曆戊寅阿城北凌山屯有民田仲收奉神香火遂為神所憑笑歌罵詈日夕不絕自稱水晶公人無如之何朱應轂為令召至庭下猖狂如故朱訶之加五木而杖焉有頃遂止曰神去矣又有寨子村婦彭氏者為狐所媚飛石走瓦毀壞什物其夫張寵訴之朱朱批限三日令去次日來數寵曰吾雅善若奈何以令苦我也自是去不復來朱濬縣人

嘉靖庚申年倭寇入閩有南臺林姓者携妻包裹逃於候官龍湖溪上遇六都黃岸黃某者亦

携妻子避難同居舟中人傳南臺民居俱燬
林哭妻云汝尚有包裹在但得夫妻無恙房屋
付之無可奈何矣黃聞其言心動偶倭至林夫
遁去妻遂與黃逃匿黃陽極詞寬憫遂携妻子
并林婦入山經一險道傍有峭壁下臨深潭黃
囑林婦曰道險汝一女子安能携重待我負之
令林婦前行推落岩下骨肉齏粉黃一家據岩
而視倭退鄉人皆赤貧無依黃獨架屋買田不
二年十一月內有一少婦日暮手持火籠過遼

塵餘

卷一

五

沙鄉村問鄉人黃岸黃某人家在何處鄉人叩
其問故少婦嘻吁數聲致問不已鄉人指前村
新屋即是次日黃夫妻并三男三婦及一女俱
病瘟各自言我不幸夫死於倭投難托汝汝利
吾財何忍推我於萬仞岩下耶病者旬日俱死
只留一女適於陳鄉人始知黃致富之由
張侍郎守鄆虎害人公使吏執符追虎虎熟視
符隨吏至府堂乃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
三日出境否則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境化爲石

今呼爲石虎

有僧入暗室踏破生茄疑爲物命念念不釋中
夜有叩門索命者僧約明日薦拔天明視之茄
也

許朴濮州人性真率論事多直常觸忤人偶得
辟穀術數日不飲食顏色如常未四十棄妻栖
東阿深山中居焉能鑿人病欲其死心同居數
月不藥而愈兵部譚尚書聘至京與語不合譚
欲用女鬻而彼守清靜遂厚遣歸辭曰翁老而

塵餘

卷一

五

面赤好動健於房欲必有授以吐納之術者曉
起試看溺器中溷汁是遺精也恐一旦火發棊
之遲耳後數月譚逝人以爲先見

吳城重玄寺閣一角忽墜計數千緡方可正一
日燕山有匠者來自云張撥天謂寺主曰不勞
費財請得百餘木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匠者
日挾鉅楔數片登高敲斷不旬餘閣柱悉正
紀綱少與穆肅讀書臨邑學宮啟聖祠方夜篝
燈有婦而艷翩翩且前兩生疑爲鬼物乃用鐵

紉線志其首俄而忽不見次日跡之得敗杵藁廡中鍼志宛然遂取而焚之妖遂以息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相傳為唐時故鎮二
三里外農工者於夏秋之際侵晨望之如城郭
掩映林木蒼鬱日出即不見每歲約數次行路
人皆見之

嘉靖十六年六月六日巳刻恩縣西北四女樹
觀音石像遍頭玉液如珠踰時乃止

聊城人丁懋儒隨大父之衡州讀書郡齋夜間
塵餘 卷一 五
獨坐忽聞聲震如雷回顧一神執鞭而立若廟
帥狀丁讀不輟神亦隨滅

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
鬪開闔數次又共沉於水起復闔踰時乃止觀
者如堵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輒
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
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
戕之一旦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

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
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逐具舟使往道士方
行保保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
錢十千為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
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
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鱷死於水面長壯
可畏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

嘉靖間秀水民吳強腰者富有田產然積鏹終
不能滿萬如是者十餘載一日巳及其數為大
塵餘 卷一 五

積二各貯其半列廡之東西至除夕忽悸不能
寐聞積中有聲意為盜也穴隙窺之見二積自
行相就而合徐復退而返故處吳大懼不敢語
人是年杜門不出至秋九月縣令張某入覲諸
富民各有所餽吳自念歲且莫厄可免矣具茶
酒數器為獻張受焉俄而客至命取吳所獻酒
啟之則醬蔬也更命啟三四皆然張大怒發卒
捕之期必得乃已吳捐重賂為居間者說萬端
終不聽亡命之京師以三千金謁選曹移張南

部事乃寢而二積所藏枵然罄矣

霸州王吏部樂善爲諸生時俶儻不羈一日清明携雞酒上祖塋行至中途有旋風撲馬首王命以酒澆之立止是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來謝曰道中渴甚蒙君杯酒之惠無以爲報王問何神不荅要欲與相見良久曰可於次月朔日四鼓至城隍廟中覓我既覺密不以告妻子如期盛衣冠至廟寂無所覩步入廟後數楹聞履聲索索俄有丈夫從內出即夢中所見也與揖

塵餘

卷一

三

讓父之有僮出附神耳語神即入內且誡王勿妄有所窺王彷徨久之見墻東案頭有文卷堆積試取視皆人姓名下注爵位生死月日又番數紙得已名下大書壬辰歲舉進士授行人轉吏部主事而卒年月皆具觀竟而神適至怒曰語君勿妄窺何故違約王遜謝久之且語以故哀祈求改神曰此天曹處分已定安可移易良久曰惟有陰德可以轉移萬一餘則非予所知王遂辭出至壬辰果成進士授行人即移病家

居不欲出其父大司馬遴怒不之信趨之入京甲午遂轉吏部乙未五月卒一如神言

范縣儒學古槐大數圍高數丈老幹盤旋如戲龍雖故老亦不知其何年栽植南京祭酒王嘉論見之曰神物也知縣楊文道脩學落成飲于明倫堂聞樹中有悲啼聲環立而聽者久之是夜風雨大作摧其東大枝

長樂民女子夜績忽有鄰女容貌姣好衣裳鮮潔首插金釵時來助績問其家輒以它對夜來

塵餘

卷一

三

曉去如是月餘女心疑之一日竊視其所往出門至墻西隅入穴而沒女以告父母率衆掘之三尺許得銀篋而金其紐精巧倍常自是家日

殷富

刑部郎林某者四十無子納一妾其妻外爲優容而內伎甚妾孕且媿妻囑收生媿若得男幸取他人女來易且許十金媿利其金適媿女亦彌月豫戒以俟先一日媿女得女次日林男生竊易之以女報林媿惱不已妻復強慰解之陽

爲焚香籲天林不疑也無何姬醉洩其事於同部郎王某之妻王與林最善聞之亟召姬訊問姬不能隱吐實王諭其善視兒仍分月俸贍焉逾五六載遷外秩詣王辭王密召兒匿室中留林飲酒中林語以無子之故王曰卿自有子那得云無林以爲戲已忿詆之王笑不已再三詰問令召兒出視之貌殊肖已駭問其故王曰但問卿內林歸飲泣以事詰妻妻始具道始末且云今已悔之無及林乃召姬及子至父子相持而哭仍將姬女取爲子婦贍姬終身

塵餘

卷一

天

福清民林某女幼喜齋素得香木數寸許刻爲關王像甚愛之每食必祭及嫁藏之袖中以行其夫家素事山魃娶婦初夕壻必他往讓崇先宿而後合盞女都不知臨宿袖中出神像置寢閣上夜半崇至但聞室中剗然有聲如物被擊之狀更無他異天明起視牀前有血一團自是怪絕小大驚問具說所以始信神力也

閩省當道諸公凡蒞任者皆由西門入相傳云

由南入者必兆火嘉靖十三年四明屠公僑爲左藩伯入自南門後一月雷震萬歲寺火其浮圖如大燭照城中外數十里屠公遽詣寺拜火皇急以雨衣藉地甫三拜浮圖之巔忽有鼎墜地大書曰諸天及人無由見鼎地搃三日天雨四花土田三變今古同時屠人握閩雨衣三拜梁開平四年書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峯下灌園爲業園中有破祠其神嘗栖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誥之弟知誥知詳也書符療病驗若影響未樂

塵餘

卷一

天

間 成祖皇帝北征弗豫詔甲入侍運箕有驗遂封知誥清微洞玄真人知詳弘靜高明真人勅有司建廟金鰲峯下歲遣龍虎山張真人齋賜衣袍久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畢按劍坐殿上召之湏臾二金鰲自帳中出蒲伏於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汝矣先是每歲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奏免張真人今但遣官而已

鄭一觀者隆慶時福清農家也雅好持齋誦經
凡桑門之徒過者無不留宿罄家所有資其衣
糧先是有一年少不知何自而來挾數百金占
籍於隣村容貌清俊器度溫雅一觀因許以女
招之入贅其日適有道士求宿一觀以婚辭強
之乃許跌坐中堂手結普安印凝然不動頃吏
婿至鼓樂沸天燈光載道及入門見道士一時
俱沒道士叱之曰畜生來前復汝故形赦汝死
罪壻即化爲老猴伏地乞命道士勅遣之一觀

塵餘

卷一

三

大驚拜請何居道士手指前山化爲電光而去
明日尋其跡得廢寺故基叢莽中有普安佛像
儼然道士也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嶺南任江次登舟爲大風
飄揚至巨山信步登焉見一大門內廊廡廳舍
如官府守門者止之曰此考較人間罪福去處
爾何事至此孫以之任舟行遇風告之并欲入
廳舍遊觀守者引入見大殿上有王者端坐侍
衛甚嚴傍一門守者皆狼牙鬼面不許進守者

曰此獄也陽世殺牛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
在世亦好食牛因以姓名問之守者曰有之曾
聞汝舅食牛肉七百斤罪不可宥孫力懇守者
托之引見主吏禱之吏曰爾舅罪業至重爾亦
喜食牛肉陰司亦減爾壽筭只滿此一任矣孫
再禱求救吏良久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善誘
五百家不食牛肉爾舅得升天亦延爾壽孫領
命而出登舟回視已失山所在矣及到任首禁
宰牛并廣行勸人不食牛肉踰半年夢舅曰主

塵餘

卷一

三

者云爾禁殺牛曾勸到七百家功德浩大神明
交贊我得昇天汝亦延壽矣

萬曆年間閩庠生潘文波住高蓋山下在南臺
市中買得磁溺器無僮僕候天晚持歸至赤東
村落中時將漏下矣微月踈星松濤度澗忽見
前有婦人素妝皎靚褻以緋紅潘遂知其妖恐
爲所迷稍近即以磁溺器奮擊之妖亦與磁聲
俱碎只見地上紅光以爲寶也檢拾而歸皆紅
瓦礫藏數日亦化去不知所之

萬曆己亥福清民林某者涉溪過一小廟俛而溺焉歸家而病藥之萬方不愈令巫視之曰某溪旁廟鬼為祟以三牲禳謝遂愈林心不平戲為牒訟之城隍拜而焚之越二日林出市至針舖前旋風起足下瞥然倒地已無氣矣市人大驚昇入舖內報官相視買棺將盛之日且暮矣林忽蹶然而起曰適在針舖歛見二皂若公府勾攝之狀即隨之行入城隍廟王方升座旁繫一鬼相與對訊始知其故辨復數四鬼理屈王

塵餘

卷一

三十一

命束縛加一巨石沉之海中遂命林出既復呼入曰吾居是職有年矣未有訟及鬼神者汝才民也不可不懲有頃曰發宋推官决二十五遂醒翌日偶出市衝推官宋之禎導被决如其數林今尚在

塵餘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輯

長安羅鳳翔者嘉靖中以鄉貢仕至都御史羅始為易州廣文無子有婢孕且三月妻妬而鬻之餅師七月而生子羅不知也逾二十載羅為開府以無子為族人瓜分其產夫婦飲泣而餅師子長且美如玉時 朝廷擇尚公主州以其子應選他姓有妬之者訴之刺史曰此兒所生不明其母乃先羅廣文婢也刺史適羅公門生聞其姓名大駭核其事良信遂罷尚主之議而飛書白羅羅以詰妻妻辭窮吐實躬命駕千里迎之遂為父子

塵餘

卷二

一

宣城民夏某年少忽得異疾眼中常見紅旗兩片在前閃爍心恒驚悸以為雷神號令欲擊已每天陰雨輒狂走號哭不可制百方療之弗效最後吳中一醫至望見大驚曰某醫人多矣未有如此之異者是心與肝相離心反居上此不治之証也是必以驚悸得之然吾試為若療當

盡以相付勿問也乃命掃一密室緘墻甚固戒外人勿得窺亦勿得進飲食置爐火其中供湯水而已地中鋪設茵褥令極厚已陪夏處其中惟令其打舂斗如是三晝夜忽聞胷中砉然有聲即令開戶眼中紅旗已無見矣豁然而愈詢其致疾之由蓋因獨行於野陡然遇震雷而戰遂有斯疾也其家厚謝之醫不受而去

萬曆壬午靈璧縣民李相以宰牛為業一日晨起同里中人往隣邑販牛忽所行地上湧鮮血

卷二

卷二

二

尺許瀆濺相衣氣作牛羶隨行隨湧迹不能止同行及市人皆怪之執相詣縣縣令詢其故置相於獄申白司府欲以奏聞因涉怪乃止相被釋歸遂改業長齋誦經不茹葷肉
縉雲管樞密師仁未仕時正旦黎明出門忽遇大鬼數輩形狀猙獰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當行疫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曰何故而免曰或積德或門戶方輿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不敢犯言畢不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州至范縣水中啾啾有聲如歌如泣知縣鄭鐸募夫稅之得大鐘二驗其銘金承安二年造也移置文殊寺中

萬曆辛丑夏歷城穆吏部深者謝病家居惚惚如有所失但常見一人騎驢走已頂上入其腦中行動悉窅有聲亦時聞其言語三日一出少頃便來如是者兩月餘穆移至村中其人便去自後絕不復來

塵餘

卷二

三

西山平坡寺成化間 聖駕幸之見金剛面黑笑曰此似火裡金剛一夕火起而金剛焚從大父廷袞歲貢至京師謁選之次夢授一官衙宇規制皆如學宮而中堂獨非明倫堂榜既覺心異之以語人曰妄耳安有學而堂不明倫者既注選授臨江府學訓導比至所見宛如夢中而中堂榜為明德堂詰之乃宋文丞相所書後人不欲更之故也笑語僚友莫不驚嘆事之前定如此

澧州吳錢少舉孝廉讀書寺中一日歸省旬餘始至啟戶見簷際漏滴地成穴細視之有光命僕斂之得精金二十餅迨計借之夕偶出戶外望清池中火光赫然就視盡水銀也自中流出無筭亟命燭燭至則皆凝成銀矣舉之得千金後錢官至華州守

縉雲縣民華某失其名其母孕時臨蓐不下而死家人殯置棺中昇至山下停三日忽大霹靂一聲其家驚往山下視之棺裂四寸許啟視兒

塵餘

卷二

四

已生矣自腰已下尚以布束之而母不復活遂收歸養之及長為木匠今尚存

嘉靖間山東張秋水漲有二鐘遡流而下一道人見之曰湏得兄弟十人挽之則可上其一至聊城聊城民許姓者兄弟十人挽而出之今置府西鐘樓中者是也其一至臨清臨清民有九子一壻者相率挽之且舉矣其父出呵壻曰何不多着力言畢而鐘沉莫知所之

總兵曰福者太原人嘉靖己未以千戶至京承

襲為重賞往欲納陞指揮與同儕宿逆旅中二人擄蒲為戲福坐旁觀假寐不覺驚叫泪流被面如是數四儕輩怪之乃令先就寢夢未熟覺枕畔有人呼之曰白福爾若不納指揮則當壬戌榜官至總兵若必納則當有重厄四月始不可救既覺異之遂寢其謀比入京而見同輩腰金者甚羨之不自禁且曰夢中事何足憑遂上貲既得請繫金帶在身則兩目惛然都不見物去之則明如故如是數日遂得悖疾幾死果

塵餘

卷二

五

四月方瘳至壬戌登進士官如其言

武城城南二十五里紅花口窪坑穉生蓮花艷麗馥郁異於他植夜雨時人過其傍聞音樂誼聞次日天晴往則無聞也

青州趙太史秉忠少微時為父兄所輕及為諸生稍稍有聲一日過淄河時方盛夏水淺可揭行至中流忽聞空際大聲傳呼勿傷趙狀元趙心恐亟涉至岸回視則山水暴下高十數丈後來者人馬皆溺死趙由是喜自負至戊戌榜大

1. 130 十 續修四庫全書 2 反 E 句

魁天下

順天解元蕭鳴鳳者精於星學推算休咎如神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比部郎張公聰張素聞蕭術神試以已命扣之步置良久不言固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爵位應至方伯而今止於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作相而君猶然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塵餘

卷二

六

三載以議大禮中 上意遂拜相既貴憶蕭言

輒為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嘉靖間閩縣萬壽橋男子王甲死而復甦告其子曰吾頃者為一甲卒所縛至一大府門下遇陳都憲紀題吾舌令報其子孫因伸舌舌有字云前受貴裔後貶孤兒泰圖有出八卦先推錯忙猶寄語子孫福不微買臣寄迹決登皇基冥司大尹書其子急呼隣人錄之字跡隨錄隨滅錄竟復死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瘧半年百藥不效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肉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台州仙居李田其子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遍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漫應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爾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驗

塵餘

卷二

七

長樂北鄉龍塘尤拔言表親王姓者養羊為生一日晝憇恍惚間見鄉人鄭三穿白衫以花幌繫腰直入羊欄王自言鄭三已死三年何由至此遂入欄視之羊已生三子中有白者腰花色異之終不肯售一日王有佃戶娶婦欲得大羊王貶價與之佃疑問田主此羊何輕直若是王道其來歷云鄭只負我會銀四錢今足其數不可多得佃亦大駭云鄭亦負我會銀二錢五分二人相對嘆曰生前負人些微乃輪迴畜道兩

償其債耶遂俱持齋行善

重慶襄公達為山東僉憲時偶得關王像一幅
相置書篋中是夜夢關盛怒責之曰君得神像
不敬乃媒慢若斯既覺亦不為意其夜家僮夢
周倉大聲叱之語如前奔以告公公乃取其像
裝潢焚香致敬是夕復夢關來謝且曰吾與君
有緣將同衙相處故耳既覺異其言心惡之逮
為中丞撫順天駐遵化入憲臺則有關王祠在
其中云相沿已久莫之敢徙公乃思前夢不誣
塵餘

卷二

八

且天下官治中無有祠神者獨此有之始信行
止皆前定也

萬曆壬寅八月二十五日夜福建地方見一長
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霹靂一聲中裂開紅色
四圍白色身彎能動九月初八日夜一星大如
椀色如血頃刻分為五大各如椀半夜合為一
至四更復分為五至五更復為一大如米籬鷄
鳴時又復縮如椀

陳鑑與俞士悅少同補郡庠生月朔昧爽偕入

學宮行香路逢燈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
執事聞闈一人先呼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
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返殊恨來
之不蚤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
遇陰官也後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

內黃民傅汝芳為吏家頗饒裕有狐附其宅駐
前後九十餘年日索飲食酒肉但不見形耳聲
細如老女子有客至輒相對酬酢命酒酒至輒
盡視之如滲去者家無小大皆呼為老胡常自
塵餘

卷二

九

稱已九千歲矣更一千年便當通天時與客戲
取其簪或匿其履問之則曰物原在也再視如
故性畏雷每陰雨輒令速具食吾將他適既霽
復還問其何往曰雷公不善爛我皮肉暫藏地
下避之除夕輒遠去至曉便來問之曰天神下
降不避當剝吾皮適已上天矣問何故不他適
曰凡人家先神不善者不容吾駐傳之先善人
也問雌耶雄耶我胡婆也吾有一女在某廟中
貢士段懷孝者與傅善至輒與狐語因潛命燒

酒欲醉而斃之酒至則不飲曰汝心大不善欲禍我耶問以吉凶事不答曰泄天機雷將擊我其家庄上有所使婢一日至但見兩婢形聲衣服無別互相撲擊至室內而一瞥不見婢亦無恙其家亦無禍福十餘年忽歸去

東郡太守葉天球者性慘覈少恩遷兵憲行至徐州卒數日後其從吏王某者亦暴卒一夕而蘇云被追至城隍廟罪囚甚多俱伏階下俄聞呵殿聲有貴人擁蓋肩輿至廟門下馬城隍神

塵餘

卷二

十

出迎視之乃葉也坐定神謂葉曰冤鬼訴君甚衆以君曾任官職不可加刑但剔一目可也遂見獄卒二人挾葉左眼流血滿地父之葉辭出神亦送之願見王曰此吾從吏不合客死囑神釋之神許諾隨送葉出門復呵殿而去王遂得活

嘉興某給事者不欲名家居暴橫凌轢其鄉一日縣令方視事突有一人從中道馳入問之曰城隍神令我借刑具察之似中惡者因令與之

且密使人覘焉其人入廟中因反扃其門便什地外人推不可開但聞官吏決斷之聲頃之厲聲唱曰追到某給事神大聲呵責數四命鞭背三百鞭已命送獄既乃寂然其人遂蘇復送獄具還縣問之都不記憶覘者密以告令令大驚遣人視給事方宴客無恙至夜客散還戶一跌而什輿歸但言背痛明晨疽發三日而死

隆慶三年己巳秋武城縣大水七月朔日至既望水始消其窪地深溝盡異形怪魚不啻千萬

塵餘

卷二

十一

首如無鱗鮎魚頭皆硬甲其色蒼黑兩傍如蝦足者六身之下至尾兩傍皆紅鬚鬣又似足形水中搖擺甚急紅鬚皆見且大小長短有二寸一寸者一尾二尾者

嘉靖辛丑六月二十一日高唐州前大壁之北雨餘地中偶露一壘內有蝦蟇脊脊有白線地方馬秦因以獻諸州守宋淮命瘞之西城隅越三日直指至宋往迎之至博平暴卒識者以爲發此不祥因致祭返藏於故地及丙午歲同知房

宗道脩甬道復掘出月餘輒以事去官

諸城北七十里有小泥塚年代不可考塚週遭黑土如畫格然方正整齊中各陷以白土不相侵亂莫知其所以然人亦不敢發

諸城信陽里西北海東岸上有石床巨石平正上有巨人仰卧身長丈餘首乾趾巽腦跟脇肘痕皆入石數寸

諸城城陽社有倒井歆卧斜入如人攀倒之者泉甘冬夏不竭

塵餘

卷二

三

萬曆癸卯正月大名民有結伴徑泰山進香者其首周某歛衆白鏹私以低假易之中途市物不售衆尤之周拒諱仍誓曰吾若盜易爾銀當爲王靈官鞭死既達泰山祠畢下至山半周忽有所見哀呼乞命如是數四便失所在時同行萬衆皆聞殿上鞭聲及往尋覓周屍在崦谷中已死矣身上赤痕宛然

聊城民妻李氏性悍惡不睦其鄰少有犯者輒呪其稚幼赴火墮湯一夜夢神呵之仍不改李

時產一子方五月甚愛之置炕上傍支鑊沸湯烹粥李暫出便旋其兒匍匐至鑊則失足墜湯中大叫一聲而止李走入視之比救出兒已熟矣

濮州北三十里地名柳巷口有張某者賣履爲活萬曆己亥忽有魅附其家不見形狀但聞語聲如老翁自言姓侯已九千歲矣舍中庭設帷幙客至與酬酢問禍福無不奇中其門如市人皆呼爲靈仙民有失金釧者問魅魅言某日曾

塵餘

卷二

三

祭掃乎曰然宅中惟一人不去者是盜也見藏在屋北隅火炕下往搜果得乃是日一小女不得出遊憤而藏之耳其他事多類是張妻獨見之與同寢處或云亦淫之凡三年餘張遂致富起大宅至壬寅冬辭去不知所之

萬曆癸卯二月二十三日夜太倉草場空中火發自上而下焚草六萬餘束既熄視所焚者皆成巨石大數十圍堆疊如山谷擊碎視之真石也問守者云倉中從來無石皆積年爛草耳不

知其故

隆慶間甘肅城場一角內小棺無慮數百啟之各有小屍男子幘頭紅袍束帶或官帽服色容貌儼然鬚髮尚存女子翟冠霞帔各長尺餘俱有骨襯一時甚驚駭時固始廖春泉逢節巡撫甘肅尋脩城命仍築置其中遣官致祭竟不知其故

莆中黃繼周嘉靖癸卯省試第一官至州刺史構一室甚弘麗落成之日夢一神人謂之曰好

塵餘

卷二

古

看此宅此林太史宅也既覺心惡之不敢語人物色隣里亦無林太史者逾三十餘年黃年老子孫食指繁盛各分析居家計漸零落欲鬻宅而里人無能市者已丑歲春黃復夢前神人告曰林太史今至矣無何林咨伯堯俞登第選館職不十年竟得其居計黃得夢之日林尚未生也

響埠在諸城縣常山後麓亘八九里人行其上鏗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走如擊鼓鞀

萬曆丁亥秋有龍起於嘉興之城西河畔有三塔寺寺上鐵頂各重數千斤一時吸去三十里外地名斗門置之地上行列如豎入地深數尺許

未福庠生謝湏忠徵租於候官縣弓山地方父住莊上獻歲宰猪剖腹剗腸出湯登杓猪復投地躑躅奔走不止一市大駭萬人聚觀中一人曰此猪曾許下橋殿將軍疑此為祟急以他猪酬之乃斃

塵餘

卷二

五

嘉靖乙丑歲固安縣建關王祠祠成中丞蘇公繼臯為之扁曰漢關侯廟是夜夢神持刀來責曰吾已封王爵矣奈何復侯我乎亟易之不者且斫汝頭夢中寤急應之曰王在漢故侯耳侯而係之以漢是錄也何傷神乃去既覺驚怖發狂累日始復

固安劉養浩舉孝廉為郡丞少時如廁輒以殘東拭穢如是數年矣一日夢一老父衣冠甚偉直至其前曰子今後勿以本紙上廁遂驚覺自

後不敢復用

新塗孝廉張堯文借兄於己卯冬上計至桃源而堯文病且死同舟諸孝廉促發不能相待兄不得已昇至岸上關王廟傍氣已絕矣兄日夜涕泣禱於王是夜夢神告曰張兵憲當更生且勿斂家人驚覺候之惟心尚暖爾張既死恍惚如夢中行三晝夜至崑崙山觀河源適有天符命已為河神而業有神位已之上不欲就職力爭久之神曰當俟河決時奉致耳既出皇惑無

塵餘

卷二

六

所之忽見一天神赭面長髯騎馬手執偃月刀叱曰汝何得至此提其髻離地尺餘疾馳而還至故處推落一深塹而蘇死已十八日矣遍體皆潰爛傳藥百日而後能起後舉癸未進士至壬寅歲以衢州守拜臨清兵憲時適開黃河既涖任三日至河上謁少司空歸至朝城疽發背而卒

順天府西史家營大山峻峭有石如臼傳仙人隱所曰產米日取不竭寺僧憚險阻鑿穴通之

穴成而米不至

得仁務陵在涿縣瞭鷹臺東三塚相望有臺隆起古洞深邃人以燭行里許見火熒然什物俱備擲之以磚其中萬矢俱發大懼走免一酒匠見蒼蠅投酒甕即取放乾地以灰擁其體水從灰拔蠅命得活如此日久救蠅數多後為盜拔無能自白獄將成主刑者援筆欲判決羣蠅輒集筆尖揮去復集因疑其冤詳問之則誣也呼盜一訊而服遂得釋歸

塵餘

卷二

七

朱參將冠山東人督兵守臨山一日過謝尚寶飯之筋不舉牛肉值倭奴犯江北督兵自高郵涉湖大風陡作舟溺十餘艘自度不能免焚香祝天風漸微諸人依溺舟近岸若有扶持者登陸盡舟乃沉朱不忍食牛并拯舟人數十命今以良將顯

萬曆乙酉科應天府庠生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像在傍李查訪庠籍有楊應文姓名

謂同中及歲試楊生不得科舉入場李快快自
失洎揭榜復有楊應文同登乃常州無錫人也
因詳叩楊氏前代陰隲事楊云其家不宰生食
牛已三代矣

會稽陶師賢過壯無子有族弟素爲仇讎不往
來者十餘年一日陶開行水濱見鱉與蛇交俄
而蛇去漁者獲鱉市之陶心念聞鱉與蛇交者
食之殺人遂隨漁師所之既入城適族弟家奴
持錢易之歸而告妻妻驚曰仇私怨也此而不

塵餘

卷二

六

告必至滅門奈天理何陶矍然馳過其弟弟以
仇之深也匿弗敢見隔門問來故陶具道所以
試問爨下鱉已熟矣召犬與食之立死妻子出
環泣羅拜遂相好如初師賢歸是夜其妻夢人
授以嬰兒遂有娠生男即文僖也子孫簪組蟬
聯不絕皆其後云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府有窶人擔紙勞困息肩
路旁不覺寐熟而締爲盜所竊矣訴於貴即使
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至階下杖焉入門擁觀

者如市遂閉門量罰入門者以資窶人復審詰
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於府至數日出
公牘多買諸賈人紙比送至即令各書姓名于
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人伏罪

弘治間郭彭祥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
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托弟携歸置產券
俱弟收掌兄卒於官嫂扶櫬歸家弟絕無所與
又無籍可稽嫂訴於州屢訊不服乃越境訟之
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板其弟姓名同

塵餘

卷二

九

盜某處財物移文本州及械至詰曰汝與某人
爲盜得財致富其弟泣曰某田某宅俱吾兄仕
宦所得者置之契券俱在具狀甚詳一一錄記
乃出其嫂語之遂款服悉還其產

吳人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烧舍乃
詐稱火烧夫死者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
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
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
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萬曆戊子年閩縣時昇里有蘇四者與同里人葉五幼相善後葉往建州客死蘇不知也六月間蘇四進城邂逅葉驪甚葉五即邀入酒肆餚饌皆冬時物訂之同往建寧經商蘇遂歸辭其嫂葉與俱反但不入其門蘇盥浴葉從門外促甚亟遂由南臺抵洪塘至下浦時已暝矣蘇心眼朦朧如在黑月中行不覺入地隊中偶見一人狀貌奇偉銀盃金甲葉即逃走蘇亦却步尾之神以掌掌蘇蘇遂失葉如夢覺循身畔四壁

塵餘

卷二

五

員洞如盜中但耳聞譙樓已三鼓矣時郡守江公禱雨釣龍井印封牢密越三日復向井中觸龍聞有人聲啟視之綆而出叩之始道其詳方知酒肆乃陰市葉五乃死友也聲聞郡中以爲怪事

嘉靖間新安一商父客姑蘇家止一妻忽同里客歸商以囊金遺妻且寄問云非父且歸矣同里至商家門方扃時盛夏妻坐屋簷梳洗乳有紅痣同里視良久方叩門驚起避之同里致夫

意且遺囊金妻拜謝具飯且寄聲夫言家中無恙父之同里至吳言內君甚適謝之良久曰我有一言爾無怪爾內君我與狎矣商曰子無妄言曰爾不我信爾妻乳有紅痣可徵也商面赭無言遂治裝歸道中購一利刃携之歸至家二里許一林中遇妻盛服而行商曰爾將何往曰母有疾將歸寧商給之一僻處以刃斷妻頭棄之去至家叩門妻知其夫至也嬉笑出迎商見之大驚曰適林中所刃者非子也妻亦怒曰子

塵餘

卷二

五

別二年而歸刃我我何負子商已心疑而回視室中有所供大士像血痕尚鮮几上遺一刃乃自吳中所携者商知妻有冤抱頭哭具言所以妻亦悟夏月屋簷梳洗同里竊窺之耳居無何復至吳同里見之曰爾前行迫失告一言恐爾夫婦參商亦爲言故商心怒之遂與絕

嘉靖間京營一卒方採樵野外是日歲除忽大雪塞逕卒度已日暮遂趨至一廟中避雪廊廡圯甚方踟躕簷下覓燈火見二道士立雪中語

其一已別去一道士且行卒褰其衣曰師何往
吾將隨之道士不應卒挽其衣行雪上良久至
江邊道士語卒曰子無隨我遂浮江而過飄飄
飛仙也卒驚愕久之順江行數里聽城樓已三
鼓是為維揚踐更卒叩之云自京中來恠其妾
誕遂白郡縣械至京營計其時日卒除前尚在
伍往返不一月云

萬曆戊戌末年縣臨洛關民王某家事頗饒有
狐降其室但聞音響不見其形時時需索飲食

塵餘

卷二

五

亦時有所贈送其友郝醫官拉王至家密語曰
渠若求酒何不置藥毒殺之王不忍也居數月
郝隨衆來觀怪大言曰郝某汝來乎汝何故教
人毒我我豈不知汝行事乎因歷數其平日陰
事郝大駭走歸一日告主人欲行吾有弟取婦
暫歸逾月復至大笑曰弟取婦甚拙因擲綉鞋
數事示人曰如此拙工寧不笑人乎其家以無
禍福供養不怠至今猶存

登州司李冀述臨漳人自言未第時至永年宋

某家讀書其館在孤村之比荒涼尤甚入夜欲
睡宋有二子恒攪其眠一日黃昏乘其出即拒
戶寢俄頃聞外戶開聲又聞撥扃聲倏入戶矣
心疑為怪又疑宋氏子來踰之面壁堅卧不動
其人立牀前有頃又伏床下如是數四遂以手
撫冀面循其體至足而止冀不為動又立床前
食頃曳履而去冀猶以為宋也比明起視則門
扃如故問宋原未出戶也始知為怪冀登戊戌
進士

塵餘

卷二

五

世宗時祀元始天尊適內苑得白龜內出一對
子與分宜相云洛水神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
五五二十五數數統於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
有感分宜相對云丹山彩鳳呈祥雌聲六雄聲
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生 嘉靖皇帝
萬壽無疆

尤大將軍繼先騎射絕倫有把總吳某者欲甘
心焉一日尤方校射矢不虛發坐客贊賞吳忽
挺身出曰善哉主將之射堪與某角矣尤怒其

狂遂與對百步之外吳曰吾先發欲中爾左目
尤謾應之曰吾欲中爾右目既吳一發而中流
血淋漓尤殊不動拔箭出呼曰爾若逃箭當按
軍法吳懼不敢動既發則穿吳右目透腦而出
五十餘步欲羽於石吳遂死而尤竟眇一目後
爲名將虜畏之稱爲獨眼龍

福寧民夏某者生一子方五月其母極之於背
往溪邊構衣失手杵擊兒額兒死夏聞怒甚欲
殺母伴不介意翌日誑母往舅家先藏利刃山

摩餘

卷二

五

谷間至中途詭母少俟逕往取刃手入岩際忽
有大石從山巔墜下正壓其臂伸縮不得大呼
求妹母聞聲往視亟呼人集欲昇其石臨動輒
有雷電轟擊莫之敢近痛楚彌日具說所以經
十餘日風侵日曝殆非人類復有烏鵲百餘飛
來啄齧驅去復至至於蟻蚋羣集困苦備極半
月後乃死

廣陵民程氏夫婦性嗜鱉一日偶得巨鱉囑婢
脩治時暫出外婢念手所殺鱉不知其幾今此

巨鱉心欲釋之吾甘受箠耳遂放池中主回
索鱉對以走失遂遭痛打後感疫疾將死家人
昇至水閣以俟盡命夜忽有物從池中出身負
濕泥塗於婢身熱得涼解疾乃甦愈主怪其不
死詰之具以寔對主不信至夜潛窺則向所失
鱉也闔門驚嘆永不食鱉

謝文正公家婦徐氏偶見隣屠屠賈操刀將宰
一犍牛牛輒下淚問其價若干即與易之三月
而生犢其後產畜無數蓋天與其善多產以報

塵餘

卷二

五

因戒子孫不得食牛
嘉靖乙卯胡鎮撫賢統兵禦寇至臨山少憩樹
下見屠兒將椎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刀嚼至
車溝中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胡語其
故竟殺牛次日胡沒于陣

萬曆癸巳七月霸州江氏書屋壁上懸古劍一
口一日大風雨震電屋瓦皆飛有龍起自鞘中
火光滿室鐔缺皆鎔化穿屋角昇天而去室內
圖書俱無恙

萬曆丁未四月內有海鯨大如牛船入江至洪塘金山塔湖暴鬣數日衆以爲怪莫敢取經五七日人見其由磨心塔出海灣有二汊港閣淺復入峽內至今未出不知潛在何許好事者競傳以爲海龍王使者迺書於古靈王云未經月水漲五次

南樂縣西有馬神廟素傳有狐妖有魏生者素不懼鬼因人言直携襪被往宿至中夜忽聞開門聲生呵之曰狐怪來乎倏已至前則十八九

塵餘

卷二

三

子女也容色絕代自言某家女因父母責逃至此生半信且疑因留宿撫其面戲捉其兩鬢曰汝是狐精敢來魅人叱之數四女大叫一聲走出月下視兩手所捉皆狐毛也始驚懼走歸病數月方愈

南樂民丁三畏者爲掾史萬曆己亥有神降於其室紗帽朱衣偉然丈夫也常索酒食丁家有少婦恒與之密亦時將物與之家以是頗饒自言我客官也每歲兩度至至輒有貨物相贈盤

桓月餘始去

固安民朱某者有少婦爲妖所據衣冠如常人出入無忌萬方禁之不可得適張真人來朝朱走京師懇之張與一符令施置門外如其言少頃怪至大笑曰是何爲者取而裂之朱益恐又往見張張又與一符令施大門外如其言少頃怪至又大笑曰是何爲者又取裂之忽大霹靂一聲擊一黑狐死於地自是遂絕

魚臺隨僉憲府家居時其隣邑友人家爲狐所

塵餘

卷二

三

宅問吉凶者往祈之其應如響人呼爲老僊隨往觀焉主人向東密念呪語頃刻而至乃一衣冠士人也應對明爽叙寒暄畢却入簾內掀簾視之闐無所覩但聞聲耳隨問從何來曰在東南二千里外問年幾何曰二百餘矣往時濟寧有老狐傳易經者是吾祖也蓋當時濟寧曾有是事云隨又問君祖那得易理曰吾祖曾在白鹿洞中聽朱晦翁及陸子靜講易遂通大義耳隨臨去曰謝君相訪奉贈一丹隨問何丹笑曰

仙丹豈不識乎然今未可與君十日為期但誠心勿悞也隨既歸心計曰野狐安得有丹過十日往訪之則不復至矣村人有失牛者往扣之曰牛固在也過數刻則殺之矣問在何所曰吾不言言則盜牛者禍矣但吾能為若致之少選大風晦冥一牛轟然墮地則已被縛矣此萬曆甲午乙未間事也

候官柯嶼有農者白二天早在上浦洋踏車灌田辛苦露宿於浦墜草坂復有農者林一亦在塵餘 卷二 天

洋視水行經白二睡處屢喚不醒時夜半風涼月明如晝據坐田間熟視睡狀見一童子從鼻中出由足下地經一車頭小溝驚礙不得前適風吹一稻稈橫水面履之而度前有青竹挂金紙錢在秧地上復低頭取之已復將稻草心串水中落葉而反童子初只寸許後漸遠漸長如人及至舊車頭小溝處稻稈已被風吹直不得過復從他路經歷艱難尤甚急至身上復從鼻入而白二遂吟語而甦道夢中過一獨木橋甚

驚遇一大人尾而行道拾金錢數十見水中大魚取之而魚斷橋已仆歷盡海角天涯勞苦倦極背汗如漿林一乃知向所見者白二之游鬼也

內黃人朱冠為縣博士性落鳧嗜酒不治家人產鄉里嫻笑之一日病死逾日復蘇云身如夢中被追見閻王閻王檢簿久之曰錯矣命放還朱告以已貧苦今既死不願生王命人引視後殿廡下有六缸十數悉盛酒滿其中曰此皆爾之食料今尚未盡何便死隨被推入缸中遂活因復縱飲至五年方卒

萬曆戊戌秋武安民喬某者夫妻相向坐其床上絮被無故自起四方齊一如人牽之者離地可三尺徐行出門至屋上而止一家驚懼亦無吉凶

武安民王二傭販為生家稍充足萬曆十二年夏室中火無故發有孩子數歲卧於床床席俱燬周圍去孩尺餘而止肌膚無損有布袋盛米

穀掛梁間米穀成灰而袋亦不燃室傍一樹盛
衣物發視之內物皆焚而櫛不焦灼

大名崔維嶽爲淮安郡丞言其所親碩某者失
其名爲茂才性不嗜酒色年二十餘暴死至一
殿下殿上有據案坐者是其中表兄見碩大驚
曰汝未合來此必業鬼往追問是何處曰此陰
司也可速歸因執手送出門門外輿中有群婦
人過一婦甚姝見碩而笑碩問兄此何人兄曰
此人與弟合有一宿之緣故耳因問萬事皆注

塵餘

卷二

三

定否曰定曰如某性不飲酒亦注定乎兄命取
酒祿簿示之至碩獨無因苦况兄令加之曰此
天曹事豈可矯僞苦之再三乃命筆加兩點曰
此自足矣又問功名有定乎曰定命取功名簿
閱之曰子數年當食廩又三十年而貢貢爲無
錫縣主簿爲簿之後方與前婦人了此緣耳言
畢入內碩遂甦自是能飲酒然不能過二十杯
其後貢爲主簿一一如其言比運糧至京宿旅
店有一娼宛如夢中所見遂與狎一宿而卒以

此免官

南樂民張亨常爲陰司勾事俗謂之活急脚其
妻弟韓二年少不羈時時求張欲與同往其父
母不可韓求不已一日張赴冥韓亦隨之行至
一城甚壯麗守門者呵之不得入張語韓可少
待予入了公事即出張入久不出韓徬徨無聊
忽見一車載群婦人南行婦甚麗以手招韓韓
悅之遂上車同行比張出不見韓以爲歸家也
比活視韓則屍且僵矣妻父母大詬張張曰毋

塵餘

卷二

三

恐吾往覓之復入冥至前所立次問居人居人
有見者具言所以亟南行追之則已入城南民
家爲猪矣張復甦跡至民家問君夜來猪產子
乎曰然昨得猪十牝而一牝張以錢市其牝者
民固不肯因具言其故乃與之張袖猪歸至家
將猪口向韓耳畔極力擊之猪大喚一聲而死
韓蹶然甦驚問所以張出猪示之曰此子化身
也怖惋累日終身不食豕肉
萬曆乙亥樵李沈文銳家居臨河場中有石碣

重可千斤一日沈方晝坐忽見石碾無故旋轉
如人推之徑入水中食頃從水中復出止於故
處是秋家中槐樹結子皆成豆人取食之沈亦
竟無禍福

嘉禾陸成山太學夏日食煮鷄子已熟置几上
將脫其殼忽殼內作小雞聲陸驚怪以付奴食
之居三日其三歲子死於痘

隆慶初山東肥城縣民姜恭年一百十一歲妻
亦一百七歲子年八十五知縣顧庭召見之錫

塵餘 卷二 三
以金帛復其役

雲間人喬某者以醫爲業家奉祀呂純陽甚謹
一夕夢呂謂之曰水上浮萍甚能愈疾幸多致
之及覺併力收積至數十車是冬大疫十死八
九凡請喬診視者藥中加萍一撮無不立愈其
門如市遂致萬金之產疫過後他醫有以重賂
請其方者比用之都不復驗

雲間潘觀察允哲爲御史日人以有古玉面書
來售者以數銀獲之其文皆柳葉篆不能別至

家携以示人有博古者辨其字爲雪堂且曰是
必蘇長公物長公嘗任黃州而黃有是堂也公
亦不以爲意未朞年出守黃州登雪堂矍然有
感因出以示寮屬且嘆事之不偶遂就其文摹
而大之以扁其堂公子雲樞倅東郡時余聞其
事以質之信然兼出圖書說之螭紐方印色沁
血斑斑然亦足寶也

費縣定慧寺一方大刹也四無居人林木可怖
許襄毅公巡歷去寺二里許偶有三蛇當道逐
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之狀公驚異乃命之

曰若有冤抑當指所向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
先行至寺傍一大水坑中不出公遂駐節令人
泄去坑水三屍宛然枕藉於中取寺僧鞫之則
利其所携致命者也僧遂伏辜人以爲神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父將塋祖已擇日矣忽夜
夢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大人之
藏於某山之原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望緩三
日吾當徙避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得一穴濶

六尺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其一長數丈蓋所夢
朱衣也先生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
憶夢中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
家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
舐入鼻中宛如馳狀後遭靖難之變竟赤九族

塵餘

卷二

吉

塵餘卷之二終

塵餘卷之三

陳留謝肇淛輯

王屋山嶒峻萬仞秋暮有樵人採山間陰風忽
起知有虎亟上樹避之頃更見虎啣一鹿至樹
下跑樹葉藏鹿掉尾而去去遠樵人下樹取鹿
仍虛揜之復上樹極高處少頃林木蕭颼遙見
虎在前後一獸微小白色有角隨虎逶迤而至
至藏處跑葉而不見鹿虎徘徊四顧戰慄不敢
動白色獸相持良久目瞬如電發聲大吼山谷

塵餘

卷三

一

震響木葉紛落樵人幾墜獸扼虎之吭嚙之虎
立死忽仰視見樵人遂盡力一擯樹高甚復一
擯則樹枝交合處夾其頸愈掙愈緊吼聲如雷
樹動搖可怖少頃力竭骨軟樵人取腰間斧批
其首腦出而死則推之樹下樵人報之官有識
者曰此後視也

龜山村民趙五家犬生數子皆為人乞去獨存
其一母忽為虎所食趙呼隣里壯者逐之不可
及稚犬悲鳴往趨虎後啣其尾左右旋轉虎不

能傷犬爲棘刺皮毛殆盡流血洒地終不肯脫
虎由此奔逸稍遲竟遭追及死於月下

陳叔仁司李爲孝廉時於辛卯中秋日飲同年
李萬春家其居臨河既醉而主人觴客不已陳
得間逃席出門月明如晝水地一色竟墮河中
沉至底即有二人扶其足立水上適林家奴聞
墮水聲來視見陳亟拯之而巾髮畧不沾濕
萬曆癸未七月秀水陳叔仁孝廉病瘡甚醫巫
百方不能止至九月奄奄羸瘵夢中忽見鬼卒

塵餘

卷三

二

數百人持兵仗來攻已與之苦戰不能退無何
關王至手舞大刀將諸鬼殺戮殆盡徐步而出
既覺大汗而疾愈

澤州王家礮爲茂才時與友人同肄業於塾後
有池常浴焉適久雨暴漲王醉後忘之與二友
同入浴俱墮池中王忽見關王提其髻至淺處
遂得登岸而二友竟溺死後舉壬辰進士爲涇
陽令卒

王才者南樂人讀書於友人鄧朝賓館其家去

館可五里許萬曆辛巳正月十七將夕王飲微
醺跨馬赴學倏有美婦步於馬首與之同行王
策馬追之不能及緩則緩行疾則疾行常離丈
許將至館遂失所在王心雖怪之而竊慕其色
頗不能捨是夜聞扣門聲起視則向婦也曰兒
里人妻爲夫所逐 君子不能自抑願薦枕
席王喜而與狎始猶夜至後乃晝遊衆人不見
其形但聞怪至王即暈倒食頃而寤則精已溢
矣綢繆半載鄧生不信常呵叱之忽失其冠遍

塵餘

卷三

三

覓不可得祈之命於家中某破櫃取果得之生
徒有議者輒被料理或將梳具懸之空中不墜
取之不可得祈之始復越一年語王曰妾與君
宿世之緣盡矣命酒長歌一曲倏然而沒自是
絕不復至王亦悽然如居伉儷之喪

萬曆甲辰福城陳家有權奴索適於雪峯山民
謀鬻子賣妻尚不得了徹夜號哭各欲自縊有
一齋公亦向取債見而憫之解橐中五金代爲
還復予五金爲營生資且曰汝狀貌如此不宜

終窮若有亨時自不負我若尚爾爾我不責也
復二年山民家稍饒思報恩無地一日齋公適
至主於楊家隔三里許民聞亟往邀之令妻治
具時齋公已就寢不欲赴民力挽出門而屋後
懸崖崩墜死者十三人齋公獨得免

雲間大司寇潘公恩知祁州日年四十尚無子
一夕夢雙星從天墜下光中隱隱有文一曰端
一曰哲未暮年果得二子各以其文名之皆成
進士

塵餘

卷三

四

南陽李文達公父少貧止與母俱而為人牧羊
每遇一道士乞食田墅間父甚敬禮分飯與食
即不至必留以伺之間得一果餅亦不忍食如
是數歲不厭道士怪之謝曰子勞苦牧羊而乃
飯我父愈益敬禮飯如故一日道士從容語父
曰子異日當大貴且數年哀我進食德厚矣方
外人無以報指一處曰此地大善爾母即歿當
葬此三十年後貴顯無比身食其報也吾亦從
此逝矣徘徊一樹下以步識之曰好記好記遂

揖父而去父泣送之不數月母歿即告之地主
主人曰吾地廣任爾便遂葬此樹前二丈許然
殊無所冀自是牧羊而羊肥孕息愈多主人甚
喜謀爲娶婦得一田家女期年生文達後主人
命之司錢穀日漸富饒文達既長貴顯爲名相
父封一品更壽考云

大梁曹侍郎金其兄長君篤行君子也有墅離
城二十里長君於田間遇一道士輒引坐樹下
與語具飯冬月贈一布道士受不謝數年以爲

塵餘

卷三

五

常偶冬夜歸墅大雪迷逕乘一健驢方行疾遇
暴客從雪中起擊長君墜驢索腰間無有乃褫
其羊裘并氈帽鞮履殆盡裸體縛置雪中乘驟
馳去長君呼救無應者自分必凍死少頃見道
士從雪逕冉冉至呼長君曰知爾被難故來相
救耳解一衣裹之取袖中布包其首更與藥一
粒吞之即不冷曰長君坐此勿動道士從門道
去如飛呼鄉夫起捕賊賊方乘驢疾馳正遇捕
者追之甚急則棄衣驢竄去道士得衣履乘驢

至長君所曰長君無恙乎仍衣其羊裘戴帽着
鞞與道士步至家呼兒子曰非師吾其死矣徐
叩之曰何由知我困道士咲不荅留數日爲置
一衣遺之錢不受而去居數歲不來長君偶病
劇念道士命兒子焚香祝之道士忽至曰長君
病至是乎出囊中藥才投一丸病少間旬日愈
道士辭長君去侍郎爲憲副時大病將殆遍請
諸醫無可爲計長君祝香曰非師莫救吾弟居
二日果來留一丸藥遺長君侍郎服之頓愈急

塵餘

卷三

六

欲會道士道士堅不肯曰吾不識貴人爲長君
耳長君問所居曰陝西涇陽峩峩山下廟中是
吾居也別後數載侍郎遷關中左轄後巡撫長
君從數人至嵯峨山尋道士無復影響此後遂
絕

嘉靖間一縉紳携眷入蜀有女將笄期輿夫失
脚墮棧下父母下視之蒼鬱莫可窺測號哭招
魂而已女子墮良久其輿架樹上泉潐潐有聲
女少定無恙遂攀緣而下仰視峭壁昂霄泣淚

失聲頃之餓摘樹果食之飲泉水夜歸眠輿中
果盡掘地下草根黃精食之經三載餘衣履盡
脫覺腸胃清澈體輕生白毛卽能飛遂摘野花
至岸上供佛久之父母自蜀歸過棧道少憇寺
中命僧人誦經度女涕泗霑巾僧白寺中有異
夜見一女子採花獻佛少頃飛出彷彿莫知去
向父母心動夜伏殿後左右家僮擊桶爲號三
更許有微風起聞花香一女子冉冉入禮佛畢
則遍插野花父母驚起擊桶家僮盡局其扉守

塵餘

卷三

七

之堅女縹緲梁間勢如驚隼父母號泣大呼女
子名良久方下母卽抱之急取笥中衣衣女子
問之不應如鳥音髮綉如毬父母悲喜可知明
發母共一卧輿以手挽衣與之食不食以果啖
之仍飲水抵家漸飼之果餅後竟食烟火毛盡
脫不能飛尚覺體輕健云

安化曹汝校爲猗氏廣文邑有王生者饒於貲
其婢竊金銀器置之城隍供几下至夜半往取
忽聞戶外呵殿之聲湏臾門闢一貴人乘馬至

據案坐胥曹皂快次第參見畢一功曹白曰天帝有旨命取三分人此事如何貴人曰此邑民頗爲善祭醮不絕奈何殺之功曹曰上帝命不可違貴人沉思久之曰然則以六畜抵得不曰得既而言語禱杳事畢貴人者復乘馬導從而去婢伏几下怖幾欲死出門遇其主即以事白弁首盜狀曰金器見在几下生猶未信往廟取器居三日一邑牛羊馬羸死亡者果十之三

慶陽民有暴病者其家召巫巫因入冥求之遍

塵餘

卷三

八

索無所得至四十里外白馬舖始得之遂將之歸其人既蘇問其所之曰如夢中被追見王王命已散瘟已辭不知王笑頽命取銀鑰與民導至西北隅一室扃鑰甚固命開之既開有小窺百餘突出散入人家王因取鑰去其窺所入者民猶記其家無何大疫彘入之家死亡畧盡安化民劉某者老而病求飯飯入口而氣絕是日東隣即產一子抉其口中得飯一撮慶陽有乾湫菩薩其先魏氏女也生而禿頂人

無事者女亦守志不嫁及長賣富家爲傭牧羊年十八一日坐化香聞數十里郡人神而祠之祠故在山上不便來往一夜大雷而移山及廟入湫管矣故稱乾湫云凡祈雨禱病靈應如響

慶陽郡北百里有響水山上有玄帝廟最靈先是萬曆乙未村民田汝安者疾篤發心爲玄帝建廟病愈而忘之過一月復暴病死見帝帝責曰前許建吾廟何故爽約民惶怖對曰貧賤無

塵餘

卷三

九

錢故爾暫稽倘蒙放還當畢力趨事帝命放歸遂活因募人掘山中得銅瓦礫石甚多蓋故廟址也於是遠近布施雲集三年廟成靈異倍常有劫賊二人官捕經年不可得賊一日往謁帝至靈官前伏不能起少頃捕者至繫之而歸有夫婦挾貨進香者其妾竊之夫不知也與婦大詬及三人朝拜妾仆地不能言夫知其故爲懺過而蘇有李祥者妻死一夕復生自言耳中但覺風蓬蓬然倏已至響水山入廟見婦女甚夥

多相識者存亡各半男女各有善惡二所惡者有巨鬼執長義入河中已復過鄴都王祈之王命取簿閱曰天曹已定不可爲也姑放汝歸活一日復死其所見生人半年內死亡都盡河間有大賈與一娼狎買黃金二十兩覓一巧匠製簪珥之屬匠訝其故賈以實對匠心動歸語婦曰吾與子朝夕拮据僅僅糊口而娼一日得百金以子之容十倍倡誠得賈幸甚久之遷別郡何患人知婦良久首肯夫婦計定遲旬日塵餘 卷三 十

匠束裝出遇賈賈曰子約是日完我簪珥將何之匠曰已完矣君弟至家婦可應之賈至肆隔布幔問婦婦應甚婉延入內則年少麗人也以目挑賈賈大喜過望欲求合婦曰日間未便子可夜來賈留一銀簪而去婦候于家至夜不至婦倚門望二鼓餘悵然嘆恨有聲對門一屠者裸體卧暗處見其動靜知有所期也驀入門婦延至燈下則裸體屠者腥膻異常婦大叫屠百計強之不從遂取刀斷其首盡掠簪珥而去五

賈倉皇入至床呼不應以手摸婦失其首帶血驚走天明而匠至一見驚倒遂告之官官禽賈苦訊賈不勝其楚遂誣服同賈數人爲置辯云是日同在城外觀戲會飲賈數起強習之比入城門已閉不得已五鼓入安得有是官不信而惟求亦與婦首賈被刑且死同賈曰安得婦首與刃且緩其死也有一市犬肉者在傍聞之曰子能與我十金我告以婦人首處從之翌日舉持首至糶糊不可辨惟雙環在耳官得首大喜擬買出賈妄對曰于城外埋之竟成獄居數月匠于人家認一金珥爲賈製者問之則鬻自屠屠素貧無賴近衣履頗鮮人亦疑之遂禽屠至官一訊即服具言所以云埋首于後園中啟之宛然婦首也而前所持首何來遂逮同賈招自市犬者刑之吐實曰小人日市二犬止三百錢聞賈者言慨與十金小人有妻母死三日矣啟棺斬首毀其面目以誑諸賈問守悵悵久之屠與市犬者皆坐大辟賈得不死

塵餘 卷三 十一

嘉靖間滇中舉子十人偕計入京僕從行李甚
都憇近京七十里外一寺中寺僻甚僧衆三十
餘稔知滇中偕計者資斧非百金外不可而所
携珠石琥珀多貴重物遂備酒肴醉其主僕盡
殺之投井中檢屍少一舉子衆僧持炬遍索寺
門扃鑰甚堅舉子伏于薔薇架上僧屢照不得
相顧曰惟此處有一水道彼惡知之乃持炬而
前舉子下由水道中出急走三里許一茆屋燈
火有績紡聲叩門求拯一婦人開門納舉子其

塵餘

卷三

十三

人可三十餘一女披髮及面坐土炕績婦人曰
公坐我取酒勞公異日貴勿忘我遂鑰門而去
久之炕上女謂舉子曰公死矣舉子愕然問所
以女曰此吾後母最不良與僧甚密此去呼僧
來擒公也吾不忍公死故告公炕下有斧可批
窓出勿携斧去舉子叩頭謝取斧批窓躍出擲
斧于地而去女用斧自戕其額血流被面卧于
炕無何僧數十人持兵至見女子卧不起鮮血
尚流驚問之曰秀才批窓欲出我阻之遂刃我

塵餘 卷三

去久矣僧駭異四出尋覓而舉子南竄二十里
見一官人貂裘怒馬引十餘人持火炬行舉子
大呼求救具言所以官大驚遂點庄客百餘各
持兵刃以從騎載舉子亟趨寺中至中途遇僧
七八人即禽之寺僧出其不意盡數禽獲無一
脫者啟井中屍陳于佛殿縛僧衆三十餘人并
禽前婦械之京法司具奏以聞 肅廟震怒命
磔衆僧于市并殺婦人焚其寺官以閑住指揮
拜大將前女子無父遂養指揮家後舉子妻死
乃娶爲妻後爲大官失其姓名云

塵餘

卷三

十三

嘉靖間京師一僧跪街頭乞化盛夏暴日中滴
水不入口間施者甚多不顧抵暮而去不知所
之有一布商其婦少年有姿色商方之他縣日
暮忽兩人擡肩輿倉皇報婦曰爾母得病將死
接爾速去婦少不諳事聞之垂泣即扃鎖其門
坐輿去訝其非故道也問之曰市曹方決囚故
迂道耳遂出城兩人棄輿于蘆葦傍逸去婦方
大叫一僧從蘆中出持刀呵婦人下輿逼入一

一九九

寺藏地窖中久之夫歸百計尋覓不可得告于官方緝訪問同儕邀致城外爲杼閻經此寺中衆方飲譴商于寺後呼婦小名而哭俄頃地下聞人言我在這邊我在這邊商以爲鬼也細聽之則在僧房極密處又呼婦字則應之曰爾啟扉在某間几下有木板可以入商遂呼同儕啟扉暗處几下有方板揭起露燈光一小梯下內可三丈餘衾榻器具悉備夫婦抱頭而哭婦云在此一月矣僧方往通州鬻膏藥一徒守戶今

塵餘

卷三

十四

亦他出商以婦歸家仍扃其室緘封如故旋告于官官遣緝捕者數人同商候于途不二日僧歸即向乞化者也禽之杖之百不死武士以大箠箠其首腦出而斃遂毀其寺

臧晉叔嘗至雲間雲間皂有以勾微至村民家者夜矣民有子婦室臨衢因移婦以宿之天雨新霽月色微朗皂徬徨不能寐少頃微聞欸門聲窺之僧也於室內微應之僧於門隙遺一端布皂受之啟戶少許以物拒之僧不得入又於

隙遺熟雞一器酒一壺皂又受之僧推戶不開於閭中引皂手捫其陰皂亦引僧手捫其陰僧驚潰奔去皂閉戶獨酌懷其布歸主不知也減時憇寺中納涼松際見一少年僧奔入色甚慘沮心訝之翌日城中喧然傳遍矣

安化縣馮生嘉賓與其兄嘉謨以事詬罵其兄不勝逃之於外數日不歸父母呵責嘉賓賓日夕禱於城隍一夕嘉謨夢神召已至庭下庭有二囚一任某一張某皆熟識也神鞫良久張量

塵餘

卷三

十五

決五下任夾其足事竟乃命馮至呵之曰汝父母念汝何不歸不歸吾將繫汝既覺汗出洽被因奔至家徐往訪任張二人俱無恙越三日任爲車轢折其足張病五日而愈

萬曆癸酉南樂民間萬者醜金往武當山進香餘有十金欲私之事已下山與朝城民馬傑者同行問其所餘曰纔五銖耳言已忽怪風從山下起吹闔倒地乞命曰王靈官擊折吾足視其踝骨已斷矣輿入邸中痛不可忍衆人來視始

自言有金十兩在腰下衆爲解衣取之痛即減
跛足至老不瘥

安化民王婆婆者有小術月暈則翌日必風王
每見暈輒取灰畫地以擣帛石壓之風輒不起
如是者有年矣一夕夢人衣冠甚偉自稱月神
謂之曰風乃天地氣候爾何禁之爲今後再爾
當得惡疾死王寤亦不介意爲之如前未一年
得腹脹病堅如鐵石萬方不能療數月死

慶陽大司馬劉公震未第時里民王某者有狐
塵餘

卷三

六

舍其宅能知人禍福并稱貸財物公舉孝廉北
上無措往貸馬先一日狐謂其主曰明日慶陽
有劉孝廉至幸善待之其人文曲星也吾當遠
避倘有借貸如數應之翌日劉至求見狐王對
以他適劉不信固要之方具言所以劉叱曰如
是則妖也當爲擒至語畢庭際已墜一狐足縛
不能動唯叩頭乞命曰公貴人也吾未嘗犯公
幸赦我異日必有以報公公許之狐即不見公
去狐即來主人問嚮何見縛之易乎狐曰彼有

除兵三千隨其指麾柰何當之公後舉進士任
方伯尚無子閒居以爲憂忽見狐至曰前蒙公
活我今願捨身爲公子無何夫人孕臨產見狐
從中門入果得男名大綱亦舉進士

山西商薛某者挾重貲至鄜州避雨入一寺中
寺僧方塑大土工已竟而無金粧嚴商一見即
問用金多寡解橐如數與之僧從旁窺其所有
遂故相款洽誘入寺後園中取其金且欲殺之
商曰死不辭但以全首領爲祈僧乃閉之鐘樓

塵餘

卷三

七

上逼令自縊商哭曰吾本以大士故捨貲今竟
以此殺身大士有靈能不祐我乎時有惡少數
人聚博寺外見一婦人入寺容色絕代衆共尾
之至鐘樓上而滅衆詫曰此必諸髡所誘藏也
叩樓門噤不可開衆益噪毀扉入焉則商投繯
垂絕矣衆解椽之具言所以始知大士化身也
即共執僧赴官斃之杖下

萬曆辛卯杭人余某上天竺拜禱大士余素無
賴臨行時又爲友人拉入酒肆噉鼈極飽醉入

寺拜訖焚楮忽有旋風從神座起吹余入紙爐內衆共驚採則鬚髮盡燬矣其身自頂而下中分爲二左肌如常而右肌焦黑界如線焉不能言動數日而死

嘉靖初徽州汪小山者棋無敵家累千金每在學院奕棋有一童子在傍竊視日以爲常汪易之亦未問其姓氏一日與人奕饒四子角賭正在危急間童子指示一着汪即輸數子乃大怒曰何物乳臭輒敢孟浪爾爾能與我角賭乎曰塵餘

卷三

六

能約以明蚤至學院同諸奕者一局十金曰諾汪拂衣去童子遜讓而出汪歸家忿懣殊甚坐以待旦次日黎明至童子已先在傍一龍鍾老儒乃其父也諸奕者次第至童子執禮甚恭謝無狀茶罷就奕汪讓童子先童子固讓每一着汪凝神應之數着後汪盡力支持汗流沾背童子神色愈和意氣自如觀者皆爲咋舌自辰至暮汪竟輸數子童獲十金去父榜其處曰十二歲小童程白水於此處破汪小山於是名大起

汪漸懣成疾二年死居數年程至吳門登虎丘有一隱士善奕不對局者十年矣程固強之才下數子隱士擲子告曰子之技可謂盡人間之巧王積薪恐未之過也子疾作可急歸程拜謝東裝歸居數月嘔血而死

隆慶間京城有大狙稱兄弟兩人乘駿衣鮮日從數十人出市見一丐者雖老而鬚眉稍異不類群乞兩人下馬令人挽至空空跪哭曰兒兩人自幼失父百計尋覓不意於今日見之丐心

塵餘

卷三

九

計曰是奇貨可居亦掩面哭認此兩人兩人各解衣衣丐者脫巾裹其首覓肩輿輿至邸中具湯沐更衣朝夕上食不月餘膚充貌偉然矣一日兩人語丐曰兒居邸中日費不貲欲小有貿易父同之乎丐曰唯唯五鼓起持小匣十數具付從者父坐肩輿兩人乘馬引從人至段肆賈見其車馬儀從甚都延入座兩人云邊上合用互市諸物期已逼矣無如寶店則開一目皆錦綉羅綺各上品計所值六千餘金賈曰一時未

全轉之別店遂啟一匣拆四封白金爛然餘俱
置頭未啟先檢諸貨置席中紙封甚固滿數十
箱從者次第肩去買具酒肴勞待日已暮矣兩
人檢價值尚缺十之三留父坐肆中乘馬取銀
賈與父浮白待之良久不至則命一蒼頭至邸
邸空無人問之主人云兩月前有人稅居今已
滿取貨載車中出城矣蒼頭蒼黃歸言賈驚愕
啟匣金除四封外皆鑊石也遂執其父至官拷
之父曰我故丐者兩人認我爲父衣食我今日
塵餘 卷三 二十

同我市貨我乃不知兩人所爲反覆鞫之果不
妄遂杖而遣之禡其衣依然丐也邏卒大索更
無影響
唐應德先生年四歲時其父携謁塾師師易之
試以對曰雞鳴荅曰牛舞師大笑曰牛若爲舞
對曰舜時百獸率舞牛安得不解舞師默然
萬曆初江陵張相與司禮馮內使交驩甚一日
會飲蒲州張相與馬江陵爲今日一枝紅杏出
牆來裡面也好外邊也好司禮曰杖藜扶我過

橋東我也靠你你也靠我蒲州曰滿地榆錢不
當饑這也使不得那也使不得

郭次父徽人年七十餘住焦山所蓄器玩書畫
甚精寶愛不啻拱壁欲待價而沽以射高利一
日有道士過焦山眉宇甚清日徜徉泉石間若
不聞也者次父見而異之稍就與語甚清辯與
之譚詩次及鑒賞更了了且其人雅馴無塵氣
次父大喜留數日不厭道士辭去次父送之江
干戀戀不舍居一年道士復至携文房數具饋

塵餘 卷三 二十一
次父俱吳中珍器次父益喜延接甚厚一日語
次父曰貧道居南都與一二勛貴家游頗好事
聞君所蓄甚富欲借一觀不惜重價然無暇至
此能載而往當得大利次父心動乃盡載所蓄
携一奚童命舟子駕小艇與道士至南都艤艇
江上令舟子守之與道士步至都至一書肆中
道士語次父少俟貧道先入白主人遙望一大
第道士趨入良久不出次父倦且餓不能待步
至第問閽者曰曾見一道士入何久不出閽者

曰此空宅也且有便門出入次父進果如屬者
言乃急趨舟至中途遇舟子抱一大器至怪曰
爾抱此何往曰道士云丈人在某第索此命我
急去道士且在舟中比至舟次則舟人俱無所
見順流而下瞬息千里矣遂痛哭而歸

嘉靖乙未會試天下士時武進薛公應旂自負
才名必膺首選既出闈即以試卷呈唐公順之
唐讀之擊節曰是必居首然遲三日可再見我
定之比三日往唐曰子之文不得首矣只可第

塵餘

卷三

三

二耳薛請之曰昨有許孝廉毅者其文勝於子
因出卷示薛薛不服曰是卷安得勝僕唐曰是
卷春容醞藉真國手也子雖極人工之致奈未
免有叫號何薛悒悒出揭榜之夕戒家人曰若
往視榜首則報次則不必報也家人既歸立而
無言薛歎曰唐公之言中矣問會元許毅乎曰
然吾弟二乎曰然然則三爲誰曰諸變耳時諸
公變名與薛埒而家僮不識其名薛又歎曰諸
變居吾下吾復何恨遂痛飲而出

姑蘇鄭若庸字虛舟性刻薄無賴徽商程姓者
以重價卜妾謀於鄭鄭曰然予有故人之女許
嫁而夫亡但不肯嫁他方明日君至吾家一見
若愜君意當覓一巨艦嚴裝吾夜給之登舟便
張帆疾走數十里則事諧矣程喜甚翌日至其
家簾內一女子趨過視之絕色也遂委禽焉亟
出艤舟以待時城南有木刻天妃像甚工而麗
體可屈伸鄭內之輿中昇登舟扶入舟中即反
走舉手語程但速行無相逼也程命張帆疾走

塵餘

卷三

三

五十里潛入帳中拊其體僵不動大驚燭之則
天妃也倉皇回舟迎入故廟中以少牢爲奠謝
過而鄭生亡矣
王屋西山有田夫蚤起荷鋤往田間澗下軋軋
有聲視之乃巨蛇吞一雉兩翅拍水中田夫貪
雉尾乃舉鋤重擊蛇蛇躍起纏其腰三匝田夫
左手握其頭右手握其尾蛇束之愈緊漸覺氣
短其人危急回視岸頭亂石嶺嶺如錯遂以背
向石極力磨之蛇痛吐舌如火雙目若炬須臾

斷而死田夫衣絮盡碎背傷數處血淋漓沾衣
挑蛇與雉歸剥蛇煮而食之遍食村中鄰舍
雲間比部俞顯卿壯而無子一方士曰得巨龜
剖其腸以和藥服可生男也顯卿命諸門客散
求之先是常州市肆家蓄一龜大如盤能解人
意飲食呼之則至一門客曾見之因潛至肆誘
而得焉以獻俞俞大喜以爲奇物命方士剖腸
和藥是夜夢烏衣人來索命覺而惡之適方士
告藥成一七入口而卒居數日方士亦得惡疾
塵餘 卷三 二五

李貴陽渭爲嶺南太守時有一少年生娶婦甫
月餘婦歸母家衣紅衣步行其夫隨往至郊野
曠處夫遇友揖而立談婦迤邐行夫見婦行遠
別友追之已失婦趨至岳家問無有百計尋覓
竟不可得痛哭而已岳家訟生于官以爲中途
殺之生無以自明李公反覆鞫審哀苦寃訴見
者酸鼻且白面書生無克人狀而又審其隣右
云夫婦俱美姿相得也李公問婦前行有何異

曰林水驕然傍有一潭水甚清澈公曰是矣遂
親詣其處列數百人各持兵刃弓弩盡決其水
水竭而蚺蛇見昂首傷人萬弩齊發蛇立斃腹
下瑩薄處隱隱露紅衣剖腹而肉已化惟骨尚
存少年乃得不死

關中多蠍相傳有禁蠍法其地多天茄於五月
四日具衣冠向之揖曰天茄先生明日有請至
次日往摘之剖碎揉之於手呪曰白雲白似雪
黑雲黑如鐵七股八格節反把吾來螫此藥一
塵餘 卷三 二五

入手諸蠍化爲血吾奉九侯先生急急如律令
隨呪隨揉手背面皆遍其手一日不洗則可用
一年二日二年三日三年凡爲蠍螫者拊之即
愈惟爲婦人拊則痛愈而手不復驗矣此出慶
陽馮思光語馮安化人時爲濟南別駕

萬曆辛丑武當山玄帝廟火發凡進香諸民宿
廟中者悉焚死獨一婦獲免是夜婦夢關王撼
已曰速起火且發驚覺呼其夫啟戶則火已四
合矣婦大哭忽復見王曰汝不得出乎因手提

其髻擲之山門橋下蓋相距半里許也婦關中人忘其姓

慶陽孫信者舉孝廉至華州入一廟中少憇忽見金甲神閃爍飛動就視之土偶也心異之遽歸邸中是夜就寢合眼即見神在其前驚懼不成寐夜分息極假寐又見神叱之起覺而躁梳莫知為計呼奴明燈坐守之忽外傳地震孫及奴奔出而屋轟然遽崩壓死者無算孫後舉進士官比部郎

塵餘

卷三

三六

慶陽人何守禮眸子洞赤若貓虎然暗中視物如晝又有民王二脛上有毛一根突起一日能行五百里

萬曆癸卯秋固始大疫死者相枕藉有徐生之林者家皆病獨生無恙一數歲女常抱之一旦見數人至庭中將繩繫其頸曳之去又數人前後推挽不得已隨行里許至一濠甚深羣鬼今入浴生不可相持良久曰浴其女可也一鬼徑將女入水中餘鬼復推生還生士人也白晝蒙

頭蹠是來往市上且偕女往而獨歸市人共訝之既還家兀坐半晌如醉醒者其妻詰女何在毫不記憶問市中人俱道所見因偕往濠邊視之則女死水中矣

錢見道高郵人舉萬曆乙酉孝廉甲午冬家居無恙一旦忽起索剗帶如有所迎接空中相揖讓坐談久之送出門而返家人驚問其由荅曰適三人奉符命來取吾吾力與辯久之因相許為料理未知可否越三日復有所見迎送如前

塵餘

卷三

三七

家人又問之曰不可為也自是不脫衣冠兀坐終日如癡狀家人環守之至夜分息極稍寐比醒則失錢所在四散覓之時方雨雪足踪歷歷可辨尋至後宅園中有古井十餘年不開以巨石壓之非十數人不能動者至則巨石昇開夾許錢倒入而斃矣後人有密詢其家云錢少時曾擊殺一婢投之井中

秀水茂才駱化麟死二日復蘇云被追見閻君閻君以一帖示之皆勾人姓名也共二十三人

而已在十三因曰汝未合死可放歸既蘇一一識其名半年間以次死亡至十二矣駱知無所迹又無子終日與親友酣飲坐以待死過數日其兄駱如麟暴病死又數月從十四人至二十三人一一死亡而駱竟無恙

秀州陳德元甲午歲上春官至金陵夜夢行三山街中望一牌樓甚鉅麗上書戊戌下書探花旁列姓名甚夥而已在其末既覺語所親曰明春當又下第矣然吾若得探花則坊何不在嘉慶餘

塵餘

卷三

天

禾而在金陵也心異之至來春果不第及戊戌願公起元以會試第一人中探花乃金陵人而陳亦舉進士慶陽民方可大夏日在地鋤田忽遠見山上有如皂胥狀行甚速倏忽至前即以繩套其頸拽之方不得已隨之行可三里至一廟廟門外工匠甚夥有治木石者有望泥者有供飲饌者皆方熟識方渴甚呼其人求漿皆莫之聞有頃殿上人坐皂大聲曰追方可大至方尚未知是

死因呼曰民素不為非何故見拘王命檢簿曰汝未合來此係錯追命前阜送至家家中見妻孥忙迫營喪具與語皆不應入中門見已屍僵靈牀上甚畏惡不肯近阜令閉目自後推之如跌而寤起問家人曰暴死園中昇歸已一日矣方因前至所入廟廟中人一一皆所見又活十餘年始卒

塵餘

卷三

元

從門出入恐耳目不便至夜則以白布繫枋木從樓垂下生輒乘之而上荏苒歲餘一夕生以故宅適有敲木魚僧過樓下見白布下垂試坐其上忽樓上人引之而昇至樓見女強欲淫之女方大罵僧即持案上乃殺女并掠其簪珥而遁及明輔漢見女被殺密詢隣里知與許生通也訟之官謂生殺之生無以自明不勝筆楚自誣伏縣令張淳心疑其寃鞫問數四惟稱宿業合死張問樓下常有何人夜過曰只有敲木魚

僧耳張曰是夫問僧所居曰近遷玩月橋東觀音寺中密命一妓披髮伏橋下二皂黑衣隨之俟僧過作鬼呼曰和尚無故殺我我訴於天帝遣二鬼捉汝矣僧驚怖荅曰一特慾火誤下毒手今當作佛事度爾生天無苦也二黑衣躍出鎖之僧猶乞命擒至邑庭詞窮吐實乃置之法生始獲雪

龍泉蔡宗禹為徽州守病渴思瓜忽市得一瓜大如桶心異之置几上聞瓜中啾啾有聲剖視

塵餘

卷三

三

之如血色詰所從來曰得之里民周繼生因自往瓜地觀之內有一瓜尤大而微動搥蔡命掘其地三尺外得一屍未朽瓜根自口中出捕繼生訊之不伏次日謁城隍擲筊以祝得陽筊而作八字蔡曰此地左右得無有楊八者乎繼生曰此即原地主也捕之一訊而吐實去年八月有客張仲興者販於此窺其貲而殺之遂即置之法

河曲胡生居敬入金陵從師館於報恩寺與僧

悟空甚密既舉孝廉矣一日入悟空內室值其不在闖入客房見有二少婦奕棋大驚曰若何以至此生語之故婦揮手令速出少遲禍及矣趨趨間僧已至強笑曰郎君在此耶誘至僻地四圍高牆重門局鎖曰事已為郎所窺願郎自為計生惶怖乞命不聽乞削髮為徒不聽乞緩死一日僧乃留一刀一繩而去曰明日午時來殯君耳生顧視莫知為計夜以繩懸梁間緣之而上以刀抉椽得昇屋然四圍皆僧房不敢出

塵餘

卷三

三

至曙適有康將軍尚德者以閱操入寺少憇生大呼求救康令梯而下之具道所以亟捕僧已逸矣其二婦皆歸生後舉進士為荊州司李至夏口遇一僧乃悟空也杖之百而投之江

馬端肅公文升按晉至汾州一驛舊傳有崇前後使者不敢居公至獨命啟之明燭置酒危坐中堂以俟夜二鼓陰風颯颯起戶牖間內外門一時俱闕倏見一怪立堂前面大如箕電目狼吻長及屋脊從人震怖四散公色不動飲酒不

顧怪瞪視久之曰何不飲我公咲曰若能飲趣來共酌恠漸漸縮小繞及案平則固如常人耳公亟命巨觥酒行無筭有頃恠醉仆地不能興公取一空箱舁恠內之封以監察御史之章而已坐其上至四更以來怪酒醒跳躍不得出知爲公所賣大怒索出聲如雷公若不聞既漏將盡窘急哀鳴繼以號泣曰公大貴人吾誤犯公何忍置我極地若放我出我當遠避不敢復黷官舍矣公始許之揭封而怪從隙飛去竟不知

塵餘

卷三

三

其何怪也自是驛中遂安

嘉興天寧寺後千佛閣最高有蜈蚣長七八尺飛走簷間人多見之然不爲害隆慶戊申夏忽震雷傾閣之左角從是絕不復見

金陵報恩寺塔有蜘蛛藏其上大如車輪垂絛如繩直至南城樓上可數百丈萬曆初忽一夜雷擊塔摧其相輪而蛛死

嘉興有蛇短而潤灰色名灰地遍螫人立死有樵夫周某者蚤行爲所螫亟拔刀斷其趾得免

翌日其隣之僮至其地見一肉毬大如瓜細視之趾也歸家得病半日死

萬曆癸卯夏徽人有商於吳淞者入溲湖見漁人得一巨鯉重五十餘斤心異之解裹金市以贖漁者故高其價商酬之無難色買而放焉漁人見其橐中甚富是夜遂集同夥百許劫之以網罩其身束而沉諸水商既入水忽有巨魚負之抵一官舫傍跳躍數四官聞而燭之則人也拯而問故具以對於是亟集官兵擒捕盜無一得逸者資財無失

塵餘

卷三

三

黔陽丁生日中讀書安福寺與僧性慧往來無間丁妻鄧氏有殊色慧見而悅之一夕詐稱生病誘致入寺擁之密室生既失妻百計尋訪不可得一日聞寺後有哭聲值慧他出直入重閣之後問之乃其妻也已爲僧所斃矣相抱哭間而僧已至持刀直前殺生生日死自吾分但乞全首領不者且爲厲僧乃置之鐘樓昇大鐘覆之而去越三日有邵叅知一德者夜夢遊安福

寺鐘下蓋一黑龍雲霧晦冥覺而異之旦入寺至鐘所命舉鐘得生餓且死矣以粥灌之少蘇且言其事遂誅性慧火其寺

溫州別駕黃居中善發姦伏有能聲一夕夢路傍四瓜甚大而其一開花及覺不曉其故偶以它事出所夢之地道旁立三僧焉即召之問其居址皆行脚僧也黃曰以吾所夢似應更有一人僧相顧錯愕即逮其郎主人訊之曰實有一少年僧在樓習靜師輩囑我勿言也命召之至

塵餘 卷三 三五

號泣曰妾山右人也賁氏父為縣尉携室赴任至峻嶼遇三僧盡為所殺掠妾至此僧即時伏法

弘治間蔡應榮為臨洮令一夕方視事忽怪風起滅燭闇中似有掣其冠者比燭至則冠失矣萬端尋覓不可得翌日有人見之於城外二里許梨樹上命掘其下二尺餘得一屍刀痕猶新擒其地主訊之乃謀財故殺而瘞之者也遂置之法人以為神

隆慶間穎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煎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束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工戶部自是斷食此味

塵餘卷之三終

塵餘 卷三 三五

塵餘卷之四

陳留謝肇淵輯

閩福安民章達道蚤卒無子其妻陳氏時時招僧一清作佛事清疑其悅已一日負經篋至家見無人突入室中擁之陳大呼不從僧即拔刀斷其首藏經篋中獨坐堂上若為不知者俄而小婢入見陳被殺驚叫達道兄達德聞之亟入尋賊不得僧神色不動徐徐負篋出故人無疑者陳兄訟於官以為達德殺之不勝拷掠自誣

塵餘

卷四

一

服逼令求首達德女王姬痛父冤又恐斃杖下即自殺令母以首至官獄成矣適直指曾珮行部至心疑之命取首視之曰非也陳氏被殺九閱月矣其首何不臭腐而鮮若此窮詰所以具得始末為之惻然即釋達德而問之曰當被殺時有何人在堂曰只有僧一清耳曾曰是矣擒之一訊而伏取首在三寶殿後枯樹中遂置大辟而為二氏建節孝之祠

萬曆丙申秋滇中丞陳公用賓夫人又患羸疾

困牀蓐經歲一夕疾革冥然不知人越二日復蘇問所以曰入冥中過閻羅王所至第五王最威靈且新事體倥偬諸鬼皆不得過故暫還耳問王為誰曰即君同年趙用賢也時趙在姑蘇相距萬里未知其死陳公甚駭因焚香祝曰若是趙年兄者幸憫吾妻相為周恤母令溷諸鬼籍中有頃夫人復殊翌日又甦喜曰趙君已相晤矣過堂下時慰勞曰此陳夫人耶令吏卒好待之因初政不甚拘錄故來報君耳言訖遂

塵餘

卷四

二

沒越數月始得趙公亡耗其亡之日乃夫人疾革之前一日也

淞江民郭某者家素貧夫婦力作積鏹未嘗滿十緡一日積及其數鎔為四餅以絳繩繫其腰埋舍後過月餘夫婦俱夢白衣朱腰人來辭曰將往三十保王其家矣翌日發視之已無有遂訪至三十保王家者其王富翁也郭具告之故王曰信然留郭為設食郭憤懣不能咽王憐之密以前銀置米團中臨行以四團授之曰君不

食恐途中餒不者歸以飼兒女郭出里許逢賣
餉者即以團易餉賣餉者行至王門適王穉子
從內出隨以團餉之復持至王所王見驚歎具
問始得所以郭不逾時夫婦俱凍餒死

嘉靖初鎮江民陳公者夫婦以捕魚為生一夕
夢水中有人從已覓食翌日飯次輒投少物水
中自是率以為常數年餘凡所向捕魚輒大獲
一日夢鬼來謝曰我年來蒙君之惠至矣君每
日所得魚皆我力也我今數已滿當托生姑蘇

塵餘 卷四 三

閭門劉指揮家為兒君他日幸相訪此處魚稀
生活不可久也旦日漁果無獲遂漸貧落逾年
妻復死陳貧甚行乞忽憶鬼語徑入姑蘇閭門
訪所謂劉指揮者知其生子已二歲矣兒自生
時啼哭不休萬方治不愈陳乞於其門累日不
去忽見青衣抱兒出遙見陳即嬉笑陳以手接
之調戲如熟識者劉氏一宅驚異指揮詰問具
得其狀遂館陳於室贍之終身兒至二十餘歲
父死襲職陳與偕行至鎮江而病兒亦病旬日

不得前兒頗驚懼陳始為道始末兒歎曰吾所
以報君者尚未至耳亟為買地葬陳妻翌日而
陳亦死遂合葬焉至今有祠在鎮江

莆中陳祖堯嘉靖時人為諸生讀書大田縣中
齋鄰僧寺不時往遊旁窺禪堂數椽甚飾而尚
鑰頗固詰之曰是室多崇前後借宿者多為所
害骨肉無餘故謹閉之耳問有知怪狀者乎曰
見之但極長怖人即死耳陳曰試啟之我今夜
當處其中僧眾極口諫止陳笑曰毋苦也第為

塵餘 卷四 四

我具几案數十皆令疊之過簷而止是夜危坐
庭中漏下二刻月明如晝怪歛然出自西北廡
下初可三尺許蹣跚至人前輒漸長大陳亟登
几上怪復長又登一几比至簷際恠不能復長
陳即以筆蘸雄黃大書其面曰陳恠應手縮小
復故形而滅陳知無他穩卧達旦僧眾凌晨啟
戶喜其無恙競來扣問陳具道所以亟令於西
北隅蹤跡之得一巨鼓面有陳字昇出碎之有
血流出積骨滿其中寺僧大駭焚而棄之從此

崇絕陳後舉戊辰進士官至觀察

萬曆初永福縣民王某者以販猪爲業腰下藏金十餘兩旦入城爲一惡少子窺見佯爲同伴過湯泉誘與共浴乘其裸體席捲而遁王既無衣羞赧不得出竄入民舍旁牛室中蹲伏忍饑以俟夜天且暮矣主人婦葉氏驅牛入宿至欄輒逸婦疑之令僕往視見有僕而伏者以爲盜將執之王具道被盜之由并丐一衣蔽體婦憫焉歸家取衣襦二事畀之感謝而去葉夫張某

塵餘

卷四

五

適他往數日始歸隣人有挑婦不得者知其事讒之於夫曰爾婦昨日與某人私且脫衣衣之矣夫歸詰衣不見果大詬欲逐之婦無以自明遂縊死婦家訟張無故殺其女官捕張急張驚懼亦自盡縣官取二屍相視之次皎日中天雷霆忽起擊一人立屍側萬衆驚疑不知其故王既得脫心德婦甚適以是日携牛酪果餌并故衣往謝道經其地具問所以大驚詫曰向日借衣之人乃我也我以被盜故得俵子賜衣蔽形

而歸今政踵門報德乃竟以我故隕其軀耶號慟而白之官鞫問之次回視屍側死人又大驚曰此正誘我浴而奪我者也搜其身畔銀尚無恙始知上天以此示罰王太息曰我素貧賤偶有餘積慢藏誨盜以致三人死於非命罪業大矣何以生爲遂觸石死

萬曆己亥宣城民張子成往天竺進香其妻李氏欲偕行而無資有一圈豕鬻之於屠鄭四得白金一兩許置几上偶入內鄭瞞無人攫之以

塵餘

卷四

六

去比李氏不見金憤極翌日夫行遽以是夕投縶氣絕入棺之時但覺雷電晦冥圍繞棺側食頃而散家人以爲偶然不之異也張既至天竺遇其妻先在焉驚問之曰自君行後妾念殊不已日夕跋涉歛然而至如夢中來亦不知所以至也張且喜且疑比畢事還家兒女出迎見之大駭曰吾母死且殯矣安得鬼物憑之張再三詰妻猶彷彿記自縊時事以後毫不憶也諸子猶不信偕往殯宮發棺驗之則死者爲鄭屠益

駭恐走問鄭家鄭妻云前月偶出門雷電中失去至今杳無蹤跡萬方尋覓不可得往棺中視良是也而所盜金尚在腰間一時喧傳以爲奇事

閩白田鄭某者以捕蝗爲業一夕四鼓有人扣門要與偕往販蝗鄭即與同行天色闇黑星月無光其所與談者皆鬼神怪異之事鄭唯唯而已途中歷數橋皆言其下有鬼鄭殊不信最後過一短橋水纔過腰其人復言此處有鬼最

塵餘

卷四

七

厲能害人鄭大咲曰我行此路有年矣况水淺可揭即有鬼吾何畏焉言之數四其人作色曰我即鬼也即從橋上拽之入水鄭窘急以擔子在水中格鬪久之鬼變爲三四鄭幾不支適野雞亂鳴聞有人行聲鬼入水鄭得脫

嘉靖壬戌倭破莆陽城內外骸骨枕藉有林逸者被創甚僵積屍中夜深月黑陰風習習吹人毛豎遙見雙炬呵殿而來林以爲寇伴死不動有頃至前一人銀甲絳幘狀如軍將立馬點視

一吏持簿按名傳呼死屍皆起應之次至林軍將熟視曰此生人何得在此命檢簿良久曰此楊子江水府中人非吾所轄也閱屍畢復傳呼而去林得脫歸家自是杜門不敢渡水者十餘年癸酉秋林姊赴其夫任欲令林護送至鎮江林苦辭不可且告以所見姊嗤之曰妄耳何爲自苦且官舫中數百人弟但穩卧其中鬼能搦爾耶林不得已強行至廣陵夜有人呼之者夢中開牕出應久而不返姊亟遣人視之則墜水中死矣

塵餘

卷四

八

隆慶間福渡尾民鄭肖山家素業儒一日忽有神降其家年少姣好自名曰白面童子笑語形見飲食應酬與人無異但出入居處不恒耳所用財帛克仍滿室凡空器中及地下墻隙發之即是鄭一日乘其出竊三十金以市物皆精金也神亦不爲禍福居半載忽辭去逾數日鄭檢已笥中失銀器數事計之政三十金云嘉靖末莆人鄭忠者以富陵轅其鄉鄉人多怨

之鄰民陳某嘗以稱貸爲其逼償至鬻數歲女
憤恨尤極一夜挾炬以往欲火其居鄰舖民鄭
四素與陳善夜坐舖中聞陳語聲密出視之見
一人持炬俵俵獨行而無其首鄭大驚不敢言
坐以俟之陳至忠所火數處皆不燃心悔悟曰
彼實縱橫其妻孥何罪而令併命煨燼乎遂棄
炬還復過鄭四之門則形容復故鄭心知有異
翌日扣以夜未所往初猶諱拒再三詰問始告
以故鄭亦語以所見如此相與驚歎久之兩人

塵餘

卷四

九

遂各持齋行善終身不輟

閩縣吳夢蜚爲藩司掾住公廨中萬曆丁酉春
家忽有怪但聞言動不見形容有一小婢見之
長可三尺許狀貌猥瑣趨走如奴僕自名曰寶
貝呼之卽應亦與諸奴共食時供使令掃地確
米無不應命家奴他出則歛米及魚肉等項至
爨下呼寶貝付之至期飲食皆備且精潔也吳
妻疾呼令按摩但見被上如人手運動甚暢潛
以手掩之但如叢毛耳自是疑其爲狐恠言我

非狐乃前者某官人家僮爲王捶斃埋後園中
竟無所附故來依君圖免凍餒耳吳曰然則我
當發汝瘞重殞歛汝然汝何以爲志鬼曰我當
累石表之翌日視園中東南隅果有石累四五
者掘之入地丈許不得也家有工役人羣坐鬼
輒伏案下數其生平隱伏陰事一一如見工皆
髮豎股栗赧不敢動然好竊飲食衣物隨其家
奴出市遇交易客解索輒竊其金客與奴大詬
窮搜其身無所見竟不知其故也家中會客客

塵餘

卷四

十

未舉鋤饌時時失去吳亦稍厭苦之訴之監司
徐公卽登徐曰邪不勝正朱書脩身爲本四大
字令帖中堂鬼見之拍手揶揄且出穢語徐公
大恠嘗言爲所親娶婦遠出十許日始還以鞋
布等物贈送家人皆世間物也黝七八載至甲
辰秋始辭去

餘于李公願爲湖州守先守有卒於官者久而
爲厲前後太守率避中堂不敢居然無如之何
李至處之不疑居數日恠輒出李有所見亟命

洒掃一室四圍封護極密止留一戶出入乃盛具筵室中招之是日李盛服具賓主禮望空酬對揖讓就坐對飲久之李忽出戶即隨手反扃以泥塗隙處而以太守印章封之數重嚴戒家人不得開自此終李之世怪不復出

正德間黃州師巫甯均者初無道術一日間步飛喪崖上見一鼠赤色盤旋道上逐之走入地中甯掘其下五尺許得銅印一其文皆古篆不可別後有識者曰扶蠻王印甯恠之試用符呪

塵餘

卷四

十一

上便能驅役神鬼呼喚風雷後數年失手墜地損其柄以後用之不復驗矣

成化間永州寧遠縣民家婦方媿妊忽有一物自天際轟然投產室中伏床下高尺有五藍色鷹嘴龍爪而兩膊下有肉翅如蝙蝠狀天地晦冥風雨不止闔室驚駭以問巫巫曰此雷神也適下擊物見穢惡不能起乃爲設醮清淨亦不能去遠近聚觀者數千人或教以斷新傘藉之仍疊十餘几閣其上日爲清穢數次越三日復

大雨電物乃飛去其家亦無禍福

李光學楚武陵人爲興化太守庭前有鵲巢三雛二者飛去其一折翼仆地光學命以藥傅之朝夕哺飼月餘能飛始放去年餘光學忽病危急思生魚時盛寒不可得忽有鵲啣一鱖置於庭食之病即愈

正德己卯七月施州龍馬村有柿樹大數十圍爲風雨所拔仆道中已三年矣一夜忽有聲如雷比旦居民驚走往視則仆樹自起如故植者

塵餘

卷四

十二

逾月枝葉繁盛

萬曆癸酉春福州河東民李某者一女方笄所居閣子臨市對牕一槐樹扶疎可愛女日夕憑窓凝眺積年餘忽有綠衣少年入閣與女寢處父母覺之疑爲山魃時渡尾民鄭福者業以傀儡襍劇賽山魃但場中戲少一齣則崇必大詬擊樂人以此爲驗至是李往求鄭鄭至李所設戲之次密減二齣怪不之覺鄭攘臂大呼曰此非山魃神必小鬼耳率衆持刀挺格遂女見綠

衣者窘急走至槐樹下而滅遂伐其樹中有血流薪而焚之臭聞數十里女自是平復

閩侯官林應鑣子發芳字以嘉以萬曆戊子生幼甚聰慧不飲酒茹葷至乙巳春年十八偶過大中寺忽見左右儀衛甚盛迎謁道左心怖不敢言是夜復夢被冠服如王者二舍人拜請泣任前後呵殿警蹕森列四十八對已坐肩輿至一大第宮殿巋然升座受謁環向執事趨走拜伏及內外聚觀可千萬人既寤汗流浹被以語

塵餘

卷四

十三

父母室人皆憂之不二日即病病中常見給舍及道服羽衣者服事朝夕至冬病篤巫藥萬計不愈一夕夢道冠者啟曰王疾非得仙塔林某醫治不可覺語其父林庸妄人也父持不從次夕復夢乃強延之而林於先夕亦夢戴道冠者以發芳命來迎遂投藥一匕而瞑然大漸父泣問之對曰兒奉天帝勅旨授龍嶺左王職離城南四十里廟前大樹三株龍文石碑一座地方里正則有陳珊王廷濬潘二李一輩今法駕具

備期以十一月三日子時泣任矣至期果卒其

父遣人尋覓至龍嶺見廟宇碑石里正姓名皆同廟像甚新酷肖其子詢其里人云戊子歲陳珊發心刻尊王像衆以其面長額廣棄之左側十八載矣前數夜夢傳報某日十八歲王到任衆咸駭異遂奉廢像新之香火祭賽逾於曩時乃知病中所見及請醫者皆鬼使促之也應鑣今尚在口說其概如此

塵餘

卷四

十四

一日往市歸家侵夜過劍池邊星月無光微雨瑟瑟忽有一人携燈燈色青暗就傘偕行良久語僕曰聞此地有鬼無額頰卿寧遇之耶僕咲曰五行此多年未之見也將達通衢其人曰汝試視我面視之即無額者也僕大恐走歸家踰月便墜水死

萬曆甲辰莆金橋民陳中者夜出戶月中見一女子姿容絕代俵俵獨行陳心悅之潛尾其後女子回盼微咲稍有眷戀陳愈不捨五里許至

肥寧橋下小宅甚整留陳止宿綢繆歡合念
雞鳴女曰郎可歸矣陳猶戀戀天色微曙女從
出戶行十數步回顧宿處乃草間荒塚耳既歸
口鼻皆泥精神恍惚人謂中惡競以湯藥救之
數日漸覺皮肉微痒起粟半載以上遂成癩疾
時為人言其故有識者曰此塚林氏女曾以癩
死者也

萬曆壬辰冬莆生陳百順游宗振同客姑蘓游
登虎丘歸陳已抵戶寢矣詰旦日高而戶不啟
塵餘

塵餘

卷四

十五

排闥視之已僵牀上第心微温守之翌日乃甦
云伏枕片時見二青衣呼去所經道塗茫茫一
線兩旁池水如血十餘里至公門宮殿巍峩門
下攀者桎者纍纍相屬有二婦人皆向所私者
也哭謂陳曰生為汝玷死為汝累今日臺證恐
難寬假陳始知死家奉大士甚虔至是但默禱
求佑而已頃之王升殿二青衣引至階下鞠諸
囚畢次及陳一判官持簿在旁閱之颺言曰汝
在世惡事十有二皆姦淫婦女事其一為盜人

湖筆十矢事陳抗對曰少年不謹彼此野合亦
人常情至於盜筆十矢為賊微矣罪豈至死王
曰鬻筆者兩人為夥一人出貨為汝所竊致彼
兩人爭毆不明貨者投水而死實汝致之汝罪
大矣陳始款伏忽見一女使空中下持書與王
王起迎覽書訖復命判官檢陳善簿善有八事
王謂陳曰汝善少過多本不合生適白衣大士
有書道汝善事母又虔誠奉佛憐汝尚未有子
量延二紀前一青衣復送出門如蹶而寤有頃
塵餘

塵餘

卷四

十六

平復逾二年果得子陳尚無恙
林岳圖字爵夫莆庠生也能文嗜酒萬曆壬寅
冬入鯉湖祈夢與友人飲五滌中友醉歸林亦
醉卧草間詰朝忽失所在萬方尋覓杳無踪跡
越兩晝夜夜半從山巔下扣友戶友驚問狀曰
予日從九仙拍浮酒池中詢以生平升沉一無
所答但咲而飲耳告歸有燈燭萬行送至洞口
比明視所經之途則紅葉塞逕不可復識自後
飲益雄至十餘石不醉

蔡其泰莆奉谷里人也倣儻好施予客湖海十餘年歸見里中古廟傾頽神像摧毀解橐中三十金爲倡不月而廟像一新無何與族人因事忿爭族人恚甚陽爲和解置酒使少婦行觥強之大醉欲殺之恐有跡集家人槌擊百餘焚其鬚鬢以板縛而投諸海壘俟潮至則漂之夜半有二人擊泰門語其僕曰汝主爲人擊死海濱速拯之僕驚異以告泰妻同至海壘則雪浪拍天屹若山立有金冠鐵甲神二十餘輩爲闌潮

塵餘

卷四

七

頭就視泰屍僵淺沙上解採昇歸三日方甦及妻孥述所見宛然廟中像也
萬曆甲午夏莆民陳應松者販木於廣業山中暑甚浴於溪路旁民窺其橐有重裝跡而攫之匿林間陳保體不可行徑投一民家即盜舍也盜婦見人走入室陳取架上晒衣蔽體盜遙望見亟歸擒之大呼以爲姦其婦鄰里共縛送官官攝婦婦慙恚即自經死陳無以自明適林間有樵者見其狀甚悉力爲白於官官訊盜具伏

塵餘 卷四

論爲城旦

嘉靖二十七年滇中昆陽州訓導任鉞家養蠶生子布箔上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日又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書法端楷昭然可辨遠近駭異傳觀公私醮告祈禳至秋滇池汎溢蕩析州中民居千餘所男婦溺死者不可勝計

塵餘

卷四

十八

何宗魯蜀鄆都人知浪穹縣剛決有能聲而性戾不能事上官太守于璠惡之文致其罪繫之獄禁飲食餓死明年于入覲行逆旅逆旅主人洒掃備辦事事精潔于恠問之曰有浪穹何知縣先來今預潔館舍以待耳于益怪頃之如廁歛有所見仆地不能言而死先是何死家中未知忽聞何語音歷歷曰吾爲于太守非理枉殺已奏於帝許吾復讐但時未至故暫歸家汝可設位以時上食仍處分家事兼卜休咎一日其壻禱曰欲於某處買猪苦乏人牽奈何曰汝弟去猪當隨來不須人也壻如言往猪至半路而

二一九

逸壻歸泣以告何笑曰汝午飯不獻我餓甚故牽猪別去耳汝往彼處設飯猪當復還果如言得猪一日曰報讐時至吾今去矣數日又來曰吾仇已報上帝以我剛直封為某處城隍與汝永別自是遂絕

楊榮大理人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忽盥洗於水中照見已頭上有一樹宛如其先塋樹狀以告同列同列曰盍伐之寄書與家人伐之榮遂卒於京邸

塵餘

卷四

九

趙州白崖有屠子三一婦人家買猪婦人得銀三兩置案上屠竊匿之因語婦可相從吾還爾金婦懼夫責不得已從之畢事而屠竟去不顧婦慙恚自縊死夫歸不知其故殮棺往葬為雷雨所阻明晨出門忽見婦立門外夫恠問之婦曰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復生亦不知何以至此也夫乃偕與往視棺則棺空無人而旁有死屠跪焉手捧一物乃前銀也始知屠子為雷擊死

永平氏朱鳳妻胡氏夜績有蠍常緣坐間如相伴狀其夫一日見之懼妻為所螫以簪貫之胡氏即心痛不可耐取燈燒蠍胡氏身如燎火投蠍水中妻復寒噤鳳竟蹴蠍死妻亦氣絕

尹耕朔州人舉進士能文有吏才諂事分宜相知河間府庚戌變後自召兵三千為備多科及良子弟有十八人不從陰以事鉤致斃之獄中同年王某家居父老而顛一日至府言子不孝耕即誘之曰何不具狀立遣刑吏為代具捕王

塵餘

卷四

十

拷訊不移日死杖下為王家所懇請成撫寧衛居無何遂病體腫合目即見十八人及王來索命衛翟舉人其門生也請脩醮七晝夜禳之越五日矣偶欲食牛羹甚急眾以齋事未畢不可殺生不從牽牛付屠不能待令先割髀數片作羹而後宰之羹尚未熟坐牀上見牛來觸其脇一觸即成二孔如角傷狀前後觸孔二百餘呼一聲孔即血出獨翟坐其側鬼不敢侵每呼翟公救我少得假寐膿血潰漬牀第穢不可聞翟

乘間避去諸鬼畢集大叫數聲而絕

成化十九年三月晦粵宜山縣書生韋黼與友
四五人群飲宿於齋中夜半黼起便旋怪其無
呼吸聲呼之不應索之不知所往視門窗鑰鍵
如故外戶皆未啟也翌日遣人遍搜無所得越
三日始于都指揮彭瑛墳中得之病如中惡不
能言灌以湯藥數日始甦云是夜有二鬼入齋
拽之從窓櫺出復從雉堞堞眼內出城至一處
但見第宅宏敞不知所在置我於案卓上云有

塵餘

卷四

五

彭將軍者時遣人相聞諸鬼翺戲久之聞人喚
聲鬼驚歛去不知所之

廣西河池州近山地有牧童十餘人相聚嬉戲
或歌或舞或吹笛頃之見山半一人長可二丈
面潤三尺許長倍之披髮烏喙背有二翼俯視
群童為樂嬉然而笑少間垂舌長過其腹羣童
驚怖散走其人能夷語連呼曰合合合勿驚勿
去仍擲果餌以啖羣童童復聚而歌舞吹笛其
人喜拊手大咲聲震林樾已復垂舌如故久之

塵餘 卷四

乃去不知所之

嘉靖間粵宜山民曾蠻狀貌魁梧事母不孝每
遇母食必尅減以遺妻其妻悍過於夫日詈其
姑甚至夫婦迺加毆擊母老矣唯一子愛之甚
不以語人也一日烈風驟雷雨火焚其室左右
隣俱無恙母有髻挂竹壁上壁灰燼而髻不灼
將蠻夫婦懸之半空頭髮直上似有人提之者
所居地裂成縫雷神如猪雞形鑽入裂中者不
計其數須臾而霽夫婦自空中墜下視之尚活
但肌體焦爛不能語食三日而死

塵餘

卷四

五

應才字之劭錢塘人與紫虛觀太無道士交好
道士患風疾應往省之還寓得疾暴卒道士不
知也夜將半忽呼弟子謂曰適夢本觀岳祠前
見一吏二卒押應秀才及一女人手持公文吾
取視之其文曰嘉興城隍為陸小蓮溺水事寬
屈未伸今要應才并妻楊氏同解岳祠取問吾
詢其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也應才
取為婢稍長與私通其妻妬箠之甚酷陸赴水

一一一

死事當究治翌日亟遣人往視之則夫婦同日死矣

歙縣東鄉有張翁者家雄於貲年近五十無子其妻勸之置妾乃之蘭溪有人負貸鬻其妻給翁曰妹也買之昇至館婦泣不已翁曰吾家薄有貲產娶汝以嗣繼嗣勿憂饑寒也婦愈悲不自勝翁怪之問曰鬻汝者誰曰吾夫也夫有逋於富家催逼無計故賣妾以償耳翁亟令昇還之不取其金且別與之金以爲生計夫婦感泣

塵餘

卷四

三

翁歸又二年其妻生二子人以爲陰騭所致乃命其子長曰陰次曰騭

弘治間福安書生言敬日夕出門遇女子哭道左逼而視之姿容妖冶生駭悅問其所以答曰妾鄰村女也父母以事見譴投水被勸欲歸失道願得君子而從之生喜携歸齋中綢繆數夕女曰父處恐人知覺妾不足惜抑亦累郎遂與別臨行贈繡鞋布帨曰善藏之他日不復相見見此如見妾也生歸以鞋帨納書笥中自誇奇

遇頃之就浴仆於盆中家人抹之始甦神惚惚如病狂父母扣知其故發笥視之鞋則二竹籜帨乃楮皮耳焚而棄之巫爲禳謝父之乃差扈山漁溪洋漁者夜聞人呼同捕魚遽持網至溪邊微月陰風寂無人跡水中見一物若豕正黑呼曰汝速下水漁知其爲怪也亟下網舉之重百餘斤束而負之歸家取火燭之乃一大蝦蟇也殺而投諸河

塵餘

卷四

三

福寧大金人張勝也汝前世與我共飲酒肆中毆我父子俱死覓汝數十年不獲今乃在此耶遂執至龍亭遇崇福寺僧德廣解免覺語妻曰吾死矣次日遂恍惚病狂迨夜即見夢中二人復至曳出中窰七竅皆封以泥妻覺抹之愈又一日出采薪久而不歸妻往視之則已死於樹杪手足皆爲藤蘿所束

萬曆辛巳福安洪水漂邑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屍漂至黃瀾坡一無賴子遇之裂其耳取金

環截指取金戒指更有金鐲腕漬腫不可脫舉
刀將斷其臂臂忽自舉搏其面一臂束其腰牢
不可脫其人驚怖即伏地死

宣德五年七月閩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福寧
十三都青岩下令藥魚煉巨石投水中爆烈俾
魚驚出是日有道人來告曰一切蠢動咸有佛
性乞減藥三分覺成不從齋以菜飯而去明日
下藥石魚蝦盡死中有黃鰮大數十斤剖其腹
所食菜飯猶在覺成遂驚怖成疾常見水族無
塵餘

卷四

五

數競來索命嚙其四肌肉盡腫潰十餘日死
梅尚法者福寧之二十八都人爲州總甲貪暴
異常占人田產不下數十人憚其惡莫敢誰何
州報重役則遍索鄉人之富有者必饜其欲
而後他適十餘年間遂致巨富竟以冒領賑濟
銀被訟死獄中一子病死至冥司見父受剝無
完膚取其子肉以足數子不堪痛楚願嫁妻以
償錢絕而復甦以告家人次日竟死踰月妻亦
死遂絕

萬曆間福清林丙卿者性倣儻喜施與伎女劉
鳳臺狎甚驩遂納爲側室無何丙卿遊吳越劉
在家鬱鬱成疾卒林哭之慟刻玉爲主出入懷
袖作詩題其上曰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
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遠勝爲丹青圖
勝粧水月殿玉兔與香魂都在此一片願作巫
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
教人看作班姬扇後丁酉歲林游粵西爲盜所
殺沉屍於江盡掠其貲去告官緝捕杳無踪跡

塵餘

卷四

五

林君茂槐與林善爲梧州司理一夕夢婦人披
髮稱寃心疑之因鞫他盜賊物得王主大駭曰
此吾友林丙卿物也何得在此因窮訊盜具陳
始末并於江邊得林屍葬之時以爲異
萬曆乙未閩孝廉黃大有游嶺南過肇慶憇一
僧舍月餘僧畜一白貓甚馴黃愛之嘗投以食
臨行就僧乞得之携與俱出愛之逾甚無何黃
生爲盜所殺沉屍江濱僅有一僕走歸肇慶上
下陳牒告捕三月餘不可得僕方晝坐肆中忽

見白猫銜斷索投其懷驚異之祝曰汝果爲王
故物知王寃狀者可導我行猫即奮躍前導三
里許至一米肆几上伏焉僕問肆主曰此猫買
自某人常繫室中不知何故嚙索而逸寃其賣
主則素行多不逞於是告官捕之究問具伏而
屍不可得比歸舟次僕方頰面一巨鯉五尺餘
躍入舟中復躍而出心異之泊舟淺處命人撈
取果得屍焉

嘉靖丙寅馬大司徒森督漕淮上一夜夢儀衛

塵餘

卷四

三

葆蓋甚盛來迎公問之對曰福州城隍來請公
耳公曰我陽官也冥司何爲召我對曰未也第
請公相見叙次此中城隍一歲一遷凡十五遷
始到公耳公頷之聲喏而散至萬曆庚辰公謝
世相距政十五年也

閩林公應雷爲兩淮都轉運歸閒坐山齋中齋
前有太湖石一片自東行至西心惡之無何得
疾卒諸子欲碎此石時族弟比部郎有臺惜之
遂丐以歸列之亭中又十餘年一夕月夜與夫

人對坐譚及是事頃聞庭下有聲視之則石行
也林大驚怖次日無疾而卒石遂爲族人所擊
碎

余友王粹夫所住宅是國初時營造堂中置巨
橈二東西相向殆二百年王世族食指繁盛有
死者必取橈就殯歲久爲祟入夜輒自行或相
向對舞馳驟如馬每行數日間輒有死者萬曆
丙子秋夜僕人王有祿獨處外屋聞庭下有木
石聲穴窓窺之月色如晝二橈出於階下東西
塵餘

塵餘

卷四

三

奔逐戲黼百態踰時不止有祿潛握利斧突出
擊之橈見人來便屹不動有祿取斧斫擊數十
下昇還故地自是恠漸息然猶深夜於中堂動
響不能出閩矣甲辰春爲族人借其一不還易
一新者與相對自是不復爲祟
閩布政司前鼓樓上有二木人久遠不知年代
時變爲人行至市上遊戲或出錢買菓餌翌日
視之皆楮錢也嘉靖壬午夏有泉州掾入司投
公文司門未闢暫憇樓下見二木人語云今日

辰時有仙人持蓮花自南門入是呂洞賓也吏聞言遂匿公文不投直出南門果有一道士弊衣草履持蓮花而來吏人拜跪求度道士曰汝可合眼道士噓氣吹之身輕上浮漸入雲際瞬息一陣風起而吏墜地開目則道士不見城郭人民皆不相識詢之乃湖廣岳陽樓下也吏大哭曰道士悞我市人以為恠執至官吏具白其事出懷中公文字畫猶新知其不謬乃移文送之至閩月餘方得達家

塵餘

卷四

五

嘉靖己未倭奴寇閩殺掠無筭閩吳山林氏女許嫁宋氏未笄而夫婦同被掠兩不相識夜半群賊睡熟各通姓名兩人知為夫婦相持飲泣女以金珥贈宋宋貧無物解襪帶一隻遺之約曰今生倘有見期無相忘也次夜賊以長繩繫宋舟後女密操利刃斷繩宋得越他舟逃去賊以女歸配與帳下蘇泗為妻蘇亦泉人被掠者也居三十載生二子然每持襪帶輒慟哭移時泗知其故心亦義之萬曆丁亥海估巨舶自日

本來泗夫婦附歸至南臺萬壽橋林氏手持襪帶備陳始末號哭道周觀者如堵忽有斑白老人躍出曰吾宋某也相向擗慟絕而復蘇一時數千人無不為揮涕者蘇泗曰吾所為百計圖歸者為此帶也今天作之合矣卿有故夫吾亦有故妻請從此辭遂挈二子還泉而林竟歸宋偕老焉予友陳汝翔目擊其事為作襪帶歌不具載

塵餘

卷四

三

劉夔建寧人少為諸生素負膽氣一夕篝燈讀書聞戶外有聲厲聲叱之不應頃更燈暗有巨手藍色毛絨絨然從窓隙入為剔燈劉遽起執其手以朱大書花押其上斥使去鬼手不能縮哀鳴曰告侍郎乞去所書押劉取水滌之鬼稱謝而去劉後果為侍郎

閩陳太常聯芳有子婦黃氏笄時繫身一帕愛之逾三十年夜挂榻上輒悉窅有聲初亦不疑為恠久而益甚如人排榻聲就視無他物唯餘帕在始疑之次夕復然乃取刀斫數下中有鮮

血數滴焚而棄之遂絕

國初姑蘇閭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有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兄來及况公鐘爲太守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

山東藩司釀露酒以餽賓佐一功曹主其事如是有年矣嘉靖壬午春忽所餽者泥緘如故而皆空罌旦以語諸寮皆然疑吏乾沒白之左伯左伯撻吏吏稱寃不伏至秋釀時吏每夜至酒

塵餘

卷四

三

室覘之一夕見老翁鬚髯如雪以口就甕啞吸心知爲恠翌日廣市燒酒和之以蜜設大缸滿其中夜復覘之見老翁又至喜而就飲頃吏大醉踣蹠而出跡其所之至千佛山下荒塚中卧不能動吏募人擒歸内巨甕中以火烹之一晝夜恠於内哀鳴曰我狐也得道已千餘歲聞君有佳釀故爲不速之客何忍相殺乎吏不應頃之又呼曰我有丹已成更百年便當上昇矣君舍我出我當以丹并方與君吏亦不應乃大號

哭曰口腹爲累墮人狂藥反爲金中之魚悲夫復一晝夜聲始絕開視但一蓂毛耳事聞於官左伯大怒杖其吏而黜之

嘉靖甲子福清書生韓夢雲教授於藍田山中途中見枯骨一具憫而薊土掩之且爲文以祭是夜宿齋中忽一女子款門而入曰妾楚人也姓王名秋英元至正間從父之任道遇強寇義不受辱而死殘骸膏野二百餘年矣獲遇君子有心得歸黃土摩頂至踵莫知爲報穢骨游竟

塵餘

卷四

三

不足以污枕席唯是與郎有夙世因緣懼逆帝命不避桑中之醜躡踵相從郎無疑也袖出彩障一幅遺之題其標曰萬鳥啼春自是數日一至綢繆好合荏苒歲餘產一子遂與韓生聯轡還家生妻無子聞之亦喜乳而字之聞者頗多門幾如市女謂韓曰耳目襟還不惟玷妾亦恐不利是兒妾當歸楚寄之楚人後十八年圖與相見未晚也遂抱兒擘瓦騰空而去時楚湘陰有黃朱橋者豪家也夜聞叩戶聲視之有嬰兒

卧地裹以白衣血書其上曰血書尺帛裹紙
送與君家好護持乙丑之年辛巳月甲申爲日
丑初時閩生楚長人非幻陽氣陰胎事亦奇莫
道螟蛉難類我恩深還有報恩時末書十八年
後閩有韓夢雲來此其子也黃得兒甚異之育
爲己子至萬曆壬午韓忽得女書曰兒寄湘陰
黃朱橋今弱冠矣君無意乎妾請爲導次年韓
生決意楚行出門登舟則女已先在矣與同寢
食他人莫見也至湘陰見黃相與語前事黃大

塵餘

卷四

三五

駭曰兒誠有之爲名鶴算已授室矣命出見父
父子相抱慟哭幾絕欲與還閩而黃及婦家皆
持不可留連數十日竟灑泣而別女復隨生入
閩至癸巳歲忽謂韓曰妾以冥數獲事巾櫛罷
幸極矣今夙緣已盡請從此辭郎好自愛韓生
舉家驚怛留之不可置酒爲別旋盼之間遽失
所在韓生號慟如喪伉儷爲之設位成服受吊
生今尚無恙也

正德間流賊掠蒲臺里民彭朝之女年十七賊

欲汚之不可斷其臂而死賊以臂擲房屋上手
擲起一瓦豎踰時而不仆

新都黃山多石洞洞空無人一日樵者遇暴風
雨避入洞洞中先有雷公見人奮擊而出其人
顛怖幾死又聞廬山有一古木空其中有人避
雨入焉亦遇雷公擊出

固安李孝廉者忘其名年四十餘得病死死之
日其姻家母劉氏亦死劉正出浴中風倒地通
身無衣似夢中有人持繩鎖之行至中途遇李

塵餘

卷四

三五

衣冠甚偉騎大馬兩僕控之劉見羞赧伏路傍
李遙見之謂鬼使此何爲對以大王處分李厲
聲叱曰且放去鬼使解其繩劉遂得活具說所
見如此命急取衣衣至着之便亡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泗水縣白石庄牛生子二
首五蹄一尾其一蹄在胸前

餘杭女子石氏自畜一白鶩甚愛之經十年許
鶩忽化爲白衣少年夜來私之心知爲怪而不
能卻如是月餘以告其母母教以匿其衣物爲

記至夜少年復來宿至夜半女取其所戴黑幘
匿席下臨行遍索不得倉皇而去及曉驗之乃
驚喟哉也呼視家鴛口畔流血淋漓亟殺之從
此恠絕

塵餘卷之四終

塵餘

卷四

三五

文海披沙序

古之名人期乎不朽隨時記述
使有裁成是故片言堪採掌理
亟披異語可聞鉛槧必摘窮年
亘歲抉要鉤玄等彼紺珠方之
竹箭可謂不虛七尺無假百城

者矣余友謝君在杭天才卓朗
結撰瓌竒陳思七步未足云多
惠子五車方斯未富功勤染翰
業擅殺青復著一書名曰文海
披沙要捋獨得蕪掖前言無處
不佳時二見寶譬之梅檀以屑

即是名香絳雪充囊並稱上藥
蓋玉露之未及嘗而丹鉛之不
遑掇者也夫用之而當則采苜
以生言之而然則廢疾以起故
曰譚言微中可以解紛奚必盡
作濛洛先生語迺始行遠哉昔

仲任論衡中郎藉為秘玩子雲
玄草桓生歎其絕倫在杭此書
度越二子余故序而傳之用貽
同好必無歎知時為絕倒之資
庶免素餐之媿云爾
萬曆己酉歲暮春友弟福唐陳

五昌伯全題

刻文海披沙序

晉安在執謝公撰詞壇
牛耳久矣曩司李震州
不佞得間窺崖略比荏苒
七閩則縱目諸著述抑何

素然也已酉冬夏予以
祝嵩且戒輶矣而謝公視
一編曰文海披沙古云披
沙簡金法見實夫沙何
以實也木玄虛嘗賦海矣

渾之茫，名百谷王涯之為
水積之為沙，固可聚可
散，可深可博，瓊瑤金
屑在之，而是旃檀之果，廣
至大千八百，至以之恒河之

沙，其究之一眇一塵，無非法
事不翅芥子可納須彌，
非之車，力牛所可勝也。方今
竹簡剝藤，撥壁間之冊，
書觀三天之奇字，不得

其解，經絕市禿，希名曰
書，麤鄙之架，益之格，何
所當？子秋名迺，謝公生夢
筆之仰，酉陽家，要之書
無所不窺，以離朱之眸

巨靈之掌，募者為正，精
疑者開，其扁郭者，扶其髓
形者，標其神，窮搜旁引
緣古謬，今凡古人所已發
以人，所已道，建置不取，別

存天壤間一種磊落情瑰奇
不可磨滅之論廣而涵海
浩淼約而派沙纖細不足
方之劉安藥鉅達以李刀
河沙非丹何丹非沙海上

人從鏡裡得水底珊瑚波
斯實母之丹上珠在焉
斯詎非泥沙所產哉彼
貫休之呪沙也南郭隱人
之吹沙也與公之披沙皆

探靈秘南而百城考在
以矣余因梓之以廣其傳
云
吳興州東南沈微物也
於書湖傳金時

萬曆己酉天中節前一
日也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一

秦淮海語

武人能詩

論衡相背

鬼憎學問

焚書坑儒有本

賈誼

湖目

文海披沙目錄

秦繆

將無同

崖蜜

雞骨支牀

融結

版築

宋禕

蔡邕

髯奴詞

人幸不幸

文人妬忌

漢時四諱

文士苦心

異域君臣

劉媪

水在天外

項橐

姓名杜撰

書不可妄改

有指不至

曹娥碑

宋人釋書

狼

避諱

平陽公主

殿試角力

平原君

古人名姓

二千石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朱浚

古人服善

為善為惡

吳異

茵芹

龔遂趙充國

鵝梧丁

物有獨異

鳳事二異

又

暉目陰諧

五派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二

古帝王好尚

襲莊子語

自雨常雲

郝昭韋孝寬

高明不羈

生不如死

薺芬

鐵架柴贊

杜詩誤語

窮困有命

一丘一壑

古人學專

優伶戲語

論衡

苗而不秀

詩話

蔡洪語誤	伊蘭
梁孝王	竊古人書
十二流	羹名
末藝有悔	花飛引
樵談塵談	劉向
董仲舒傳奕陳仲微	
溫泉寒火	婦人能文
羶根	人與物交
詩識	左右袒
觴政	黃梁夢
又	陶穀
張祿	一枝梅
鯢魚	狐刺
雞廉虎飽	兼官
千字文	蜥蜴
禍無小	虎曳鳥析
二尺四寸之律	終古向藝
卷之三	

寢忌	五土
孕異	物類相伏
慕古人名	當局者迷
氏族	擇術
寧穆	盤古
婦人識鑿	司徒甲
相權	嘯旨
評量彼已	草異
雷擊人	釋常談
科場之法	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偶不以類
樹衣	夏雪夜日
芙蓉	谷聲
用筆之異	異蹟
歌姬乞食	食異
不妄稱人	武官不識字
取人以貌	畫病
文士當翰晦	定數定知

參同契

君相造命

詩文書畫

治病去賊

大臣德量

神仙所謫

疑能生病

卷之四

勿輕小事

龍虎經

西王母

發墓賊

唐虞月建

論超三界

四少

天人不遠

名賢為時所崇尚

老人貴人婦人

物作人言

報應之說

賢愚不係世類

硯墨紙筆

水神求物

執金吾

心與肝應

却寒暑

詩文更易字面

相人之語

四靈

求放心喻

天道難知

石異

諂事宦官

世事相反

句法相似

人情難易

畫事非真

壽

關王神

玉衣

韓康伯張燕

書籍

休官難事

人君舉動不可輕

微詞解紛

六眼

方朔恢諧有本

卷之五

木異

郭奕

雨異

師道

吾儒高於二氏

見石以為伏虎

人以物重

物性不遠

菜膾名

身化

李固宋璟

成佛作祖手段

化書

奸賊之報

以地名物

異能

千古之恨

鳳州宣州

物化

異名

四象

物異	郝氏
嚴武	問腹
副急淚	藝有至極
奴隸中可人	又
揚用修	又
禁酒	勞逸
巫識不足信	體物之妙
崖公規斗	妖惑
風水	天開眼
龜不見碑	詩文人見識不定
阿堵寧馨	家諱
臘	張子野
款乃	吃語詩
物有人心	潔疾
理之所無	宋興亡
相似而訛	胥山
白黑鬚	書名
三十六人	更鼓

禹穴	賜姓
三元	務多無用
鳳毛	筮
墮甌鼓盆	小人痛快處
前知	纏足
妬虐之報	
卷之六	
前身	門客
黃金	人與行事不類
反常之物	飲酒害事
詩文愈疾	喜鵲鴛鴦
天子別稱	借錢下禮
封陟	人身藏物
福有厚薄	人在塵埃中
災木	江州索駝
紗在無意	詩文虎
妬婦遺害	鬼物畏人
刑獄冤濫	人妖

竇氏五子	物聚必散
子弟好尚	論茶
愛官甚於生	木類有壽
宋孝宗事	不善自知
覓句管生	愈病
竒疾	盜可以德感
才不才辯	王子公孫
偽書	雲雨雷可食
五月五日生	小事不可忽
文人無行辯	得官失官
晉宋相類	有意無意
精騎羸卒	裴行儉惠遠
始皇馮道	物類相報
物有相反	寇萊公
矯鎮軍心	人不可廢言
神仙	吉凶無定
后羿子美	
卷之七	

毀祠毀佛	蘇長公命相
葬	戮妬婦
肉名	山資
人不如物	知味
男色	貧富相形
拾遺	石匠賢不肖
盛姬	物壽人夭
三字名字	晚達
蘇子瞻	大臣有壽
節省	所愛甚於生
托名	諂人無益
愛鵝	才士傲忽
口業報應	娶瞽女
祭古人	替代
大學士	用人
聚書	死生有命
牡丹花會	世俗之偏
落鴈破柴	改忌生日

左手書

杜撰

食人

生易

申胥伍胥

晉乘檣杓

先給

陶穀何郊韓璜

婦人洋跪

詰勅

一至十字

一日是兩日

西游記

既入其筮

富貴不樂

兄弟詩

奢僭之報

婢隸有見解

古今人心不同

卷之八

藏書

食異

一字師

精思亭

夢

王涯

好名

知時

燈婢燭奴

明通雜誌誤

人與雷闢

父母子弟

楊杲宗李偉

焦門宣室

手口之異

詩賦

心同報異

異常之物有恠

中國媿於夷狄

白敏中

未藝不遇

尤物移人

守錢奴

服藥

人臣專殺

野史言

書簾緒論

兩頭探

范質

戒殺

忽雷

涉世

賢士有助

龍虎

洗浴

曆日

姪婦

人不易知

抵鵲代薪

晚節不終

得名之難

義

鏡

天於人厚

古人之食

影異

篡賊之女

物封官

種動物

物類有親

一三九

因革失宜

文海披沙目錄終

文海披沙卷之一

晉安謝肇淛著

秦淮海語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期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乎敗慧業者此二物也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稿死衡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草木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奴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真娘蘇小鶯鶯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喜談樂道卽村氓閨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於亡國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授軫伍員之所輟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

名者往往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武人能詩

古人武夫健卒皆能詩能文而不以學問顯項籍學書不成一生軍旅至垓下悲歌幾與易水爭衡樊噲鴻門宴上排闥禁中匆匆數語畫若夙構馬援知伏波將軍及城皋令印文有誤張飛刁斗銘文法書法俱稱合作符堅老嫠而有商風隕秋籜之句高敖曹目不知書而為勅勒歌聲氣悲壯曹景宗競病兩語休文心服曹翰以蟠花舊戰袍語得轉官此等學問皆從何處得來豈非釋氏所謂夙根者耶

文人妬忌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衛夫人見王右軍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鍾繇見蔡中郎筆法拊心嘔血李白見崔顥詩有恨不槌碎黃鶴樓之語唐柳信言聞蕭欽死屈一脚而跳連呼曰獨步來獨步來至於馬融忌康成之能而欲追殺之甚矣

論衡相背

論衡一書培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蕪而俚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應奇異黃金先為酒尊後為盟盤動行入淵黃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草皆以為實前後之言自相悖舛此豈足為帳中祕哉

漢時四諱

漢時有四大諱一曰諱西蓋宅西蓋宅謂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頭是其遺意也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此諱今人無之但欲使人子孫體受全歸不令虧損其意善矣而非所論於無辜受刑者也三曰諱婦人孔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孔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踰月乃入今但賽祀及道流上章漁人下海則忌之餘不爾也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殺父與母今不諱也唐時三五九月不行刑曰三長月社日停針線今亦無之今人諱最多而其大者則正五

九不上宮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不出行月建月
破日不舉事動作忌太歲所在然達者往往不
忌亦無他患近有一二縉紳拘忌之極每日出
行宴會亦必擇方向吉利而禍敗更自不少膏
肅之疾終不可醫

鬼憎學問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揚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
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
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

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于其身語之曰身是心
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
是耶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
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揚
雄有夢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爲
筆剗樹汁爲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
則溷皆置筆研周太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

塹不覺未磨吞紙實腹抱犬而所孫敬折柳寫
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
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
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
竊掇拾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焚書坑儒有本

秦之禍天下至焚書坑儒烈矣而不知實本於
商鞅變法之初鞅之言曰無以爵任與官則民
不貴學問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勉農而
不偷又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知慧者一
人馬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今上論材能知慧
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
主心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又曰雖有
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夫重農抑商
可耳乃并民學問而禁之豈欲愚其耳目而後
驅之戰耶故又曰民愚則智可以王鞅之大旨
若此是以始皇李斯襲而用之豈知有不讀書
之劉項耶

異域君臣

晉李暠據涼州好尚文典書史有脫落者躬自補葺從事欲代之暠曰所以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耳其臣熾煌劉昞尤手不釋卷暠謂之曰卿注記篇籍白日宜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聖人猶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以異域之君臣值兵戈擾攘之際而好尚如此亦足嘉矣固知雞林之購元白高麗之乞歐書不足為異也

賈誼

賈誼出傳長沙人皆以絳灌為之也風俗通義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踈遠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闔其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自傷為鄧通所愬也乃絳灌諸公獨蒙諳賢之名何歟宋景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諳蓋指此而王浚儀困學紀聞以為考漢史無

鄧通事豈偶未之見耶

劉媪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媪媪者老嫗之稱也注云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身為天子而母不免有烏老之稱至夢中與高祖爭辯亦大憤憤

湖目

西陽雜俎魏元翻泛蓮子湖庖人作血羹不就令取洛水為之遂成清河王問之曰可思湖目既散清河終不曉湖目之義以問房叔道曰湖名蓮子藕能敗血故爾湖目猶言湖名也楊用修枕林伐山直以湖目為蓮子豈上下文意未之深考耶

水在天外

抱朴子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此語恐誤當曰水在地外天在水外貯水而淨地者天也天一生水豈水之功用能過於天哉

秦繆

古謚法穆與繆通用秦繆曾繆開壯繆是也王充論衡謂繆者誤亂之名應劭謂秦穆所為不善故謚曰繆皮日休秦穆公論皆以繆為繆戾之繆非也

項橐

項橐年十二而為孔子師聖人博學無常師即學琴問禮問官皆師也符子記項託詆訛孔子之言文飾之詞也故皮襲美直以為無項託

將無同

晉阮宣子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也意欲明其同而又嫌於徑言故為婉詞耳趙德麟侯鯖錄載坡公訓將為初竊恐未安即仁寶以將無同為不同尤失語意謝太傅航海風急太傅曰如此將無歸舟人即承響回棹是也

姓名杜撰

古人姓名有正史所不載而旁家小說杜撰為

之者後之人習而不察傳以為真如蒼頡姓侯

剛氏神農母名女登帝摯字青陽許由字仲武

鬼谷子姓王名詡彭祖姓錢名籛孤竹君姓墨

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

名巫接與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莊周字子

休杜康字仲寧漢高祖太公名煊字執嘉兄仲

名喜項伯名纏四皓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

公崔廓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

周述字元道蜀楊王孫名貴壺關三老姓令狐

名茂甚矣人之好異也至河伯姓呂名公子夫

人姓馮名夷船神名馮耳火神姓宋名無忌月

中人姓吳名剛東王公名傀字君明西王母姓

楊名回灶神姓張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

女六人皆名察五岳四海之君及夫人皆有姓

名則神亦偽為之姓名矣至於連山三墳則并

其書而偽之矣孔子所為嘆史之闕文也有以

夫

崖蜜

蘇長公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者蜂於石崖上作蜜晉陸士衡詩崖蜜珠滿盞杜少陵詩崖蜜松花熟是也冷齋夜話以崖蜜為櫻桃不知何據野客叢書亦宗其說戴仲培鼠璞又引南海志有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豈以昔人有棗子甜多時之說故必求菓類以實之耶况蘇公性嗜蜜此尤一證

書不可妄改

古人書中語有本自平易而後人以意妄改者春秋星隕如雨此常言耳而釋者改如為而有何意義蘇秦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此自諺語易曉且韻亦叶而必改為雞尸牛從何其艱且晦也落霞孤鶩自是綺語而釋者以落霞為飛蛾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韻語也而必改雨為雨殊費解釋借書一啗還書一啗此杜元凱戒子書勿借人而引諺後人轉改為癡又改為甌為鴟愈改而義愈遠醉如泥此口頭語也而必解泥為無骨蟲無恙者無憂患也而解恙

為獸名則齊后問歲無恙豈獸能食歲耶風馬牛言風與馬牛遲速不相及耳而解為牝牡相交天子呼來不上船本謂登舟也而釋船為木領小兒識字強作解事語不知適見笑於大方也

雞骨支牀

王戎雞骨支牀注者不解所以後人讀者釋有二義一云飲酒食肉所棄雞骨至可支牀一云瘦骨若雞僅堪支持牀上二說覺後者為長

有指不至

莊子曰有指不至有目不見世說客有問樂令此語者樂不復解但以塵柄閣几上云云柄至几上可謂至矣而復可提而去之則未為至也蓋有指則有形有形則可以至亦可以去惟無形之至莫能去之方為至耳今世說本作樂令旨不至者遂令人讀之茫不可解

融結

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何以字若川過對曰天

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循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悅世但謂過此對出於一時捷給之語不知元結實有弟名融字季川過之言自有所本也

曹娥碑

世說載魏武過曹娥碑下讀黃絹幼婦題按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此何由得見卽劉孝標注亦疑此余按三國志演義中載操征漢中時過蔡琰庄見有碑刻云云此雖小說於理為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略以為陳太丘碑當亦以前事矛盾故更之耳不知黃絹語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據

版築

書曰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聖賢未遇自無常處舜不厭耕稼陶漁傅又何以版築為諱宋人乃必釋築為居過矣

宋人釋書

古人文字使事亦有不經意語或隨俗語本無

深味者至宋人解釋旁搜遠引紛拏蜂起然竟無一定之說如釋甘泉賦玉樹青葱史記左右袒漢書罽罽杜詩綠沉槍烏鬼等語皆千餘言令人厭懣何益於事

宋禕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一云姊子有國色善吹笛晉明帝幸之疾篤以賜吏部尚書阮遙集者世說稱為王敦妾後又屬謝尚不知一人耶二人耶劉注宋禕未詳則又失於深考矣按謝尚又有妾阿紀善吹笛尚死守志為比中郎禕曇以計得之則阿紀之笛當是宋禕所教也

狼

禽獸中為人口實者多矣然皆美惡相半卽狗彘亦然惟狼最多而皆非美稱言殘忍曰豺狼曰虎狼聲不美曰狼聲毒曰狼毒狼曰狼狼有反相曰狼顧無義曰中山狼恣食曰狼貪無厭曰狼貪掣肘曰狼跋奔走曰狼竄不檢曰狼籍又曰狼戾失次曰狼狽疾曰狼疾邊警曰狼烟

桃聞曰狼子野心賊星曰天狼立墓精曰狼鬼
察賊蟲曰狼筋

蔡邕

楊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
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為口實余讀蔡中郎集
有袁太尉董公為相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
應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
讓位垂羣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
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為此表犯
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
卒不免身名俱殞悲夫

避諱

古人避諱最嚴臨文稱呼多所更改相沿至今
習以為常然有必當改正者秦始皇諱政今猶
謂正月為征月吳王女諱二十今猶以二十為
念漢文帝諱恒今猶以恒山為常山安帝諱慶
今猶以慶湖為鏡湖晉簡文后諱春今猶以富
春為富陽唐世祖諱虎今猶以虎林為武林王

館諱會今猶以會稽為鄒稽世代已更而諱名
不復甚無謂也又其甚者以漢武諱而令蒯徹
名通以漢明帝諱而令君平子陵皆失故姓郡
名灘名俱從嚴以司馬昭諱而令王嬙易名明
妃以石敬瑭諱而令唐毅為陶毅以宋孝宗諱
而令慎德秀為真德秀此又害理之尤者朱子
避宋諱經書注慎字皆改從謹讀者熟而不察
以慎音謹者多矣 國家偏名嫌名俱不諱而
反從先朝之諱可乎惜無一人昌言悉行改正
始為一快耳

髯奴詞

黃香髯奴詞云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
之苗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
即擇尊賢者尚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
大將軍王既嫌衛舊為我家馬前奴矣即擇廷
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

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然武帝家法以樂大方士猶得尚公主其婿青又安足怪

殿試角力

宋文帝與羊玄保賭玄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勳羅元景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爲第一而識居第二荆業之主亦爲此見戲舉動耶涑水紀聞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也

箇井

風俗通載豫章徐孺子爲太尉黃璜所辟初不答命璜薨旣葬負箇井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無有謁刺事訖便去

平原君

平原於四豪中稱劣一訕於信陵再屈於春申然其譽不少損者何也善乎其對秦王之言曰富而爲交者爲貧也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凜凜數語千載之下尚能動人况在當時唐人詩曰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龔遂趙充國

龔遂入朝王生戒之曰天子卽召見問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旣召見如王生語對上曰嗟乎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趙充國平羗自金城還入朝或教充國如王生指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功以欺明主卒以其意對上亦是之兩人意見不同如此龔近於諛趙近於伐然龔治行也不妨歸美於上趙軍務也利害機宜豈可避嫌而不言故余謂兩人皆長者也

古人名姓

古人名復姓似必不可改然古碑云司馬墓

蘭相度信詩有無復申包王摩詰詩人疑列禦
至杜詩劉牢出外甥則名可刪也杜詩云日下
孫弘閣葛亮貴和書有篇則姓可削也山谷詩
樂羊終媿巴西則名可顛倒也古人文字政不
拘拘然終為白璧之微瑕

鵝梧丁

宋太學生張行簡醉卧西湖為女恠所迷要與
入城婦曰可尋鵝梧丁二枚貼於錢唐門則吾
得入矣張曰何物曰杖瘡膏藥也如其言遂偕
入城事見玉照新志此名甚新為拈出之

二千石

二千石石字即古鈞石之石五權之名北人多
讀作旦音非也漢明帝起居注上令虎賁王吉
射鳥吉祝曰鳥鳴啞啞入聲引弓射之中左腋陛
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又皇甫規傳時人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則石音如字久矣桓
玄謂劉毅家無擔石沈存中筆談謂一斛為一
石則石非擔又明矣

物有獨異

天下溫泉皆作硫黃氣獨黃山溫泉無氣天下
瀑布皆有聲獨鴈蕩瀑布無聲天下海棠皆無
香獨昌州海棠有香天下鱸魚皆兩鰓獨松陵
鱸魚四鰓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後漢光武諸將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
樹下宣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
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

謂之枯松太保二者可謂的對

朱浚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實似道每進劄子必曰
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然其後元兵入建寧
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
經均一朱浚也何其諂附權貴於前而能抗節
死難於後若兩截人耶今人但知朱萬拜而不
知其死節足以自贖也

鳳事二異

偶徵鳳事耳目所睹記者多矣其中有二事最異今錄於此以資談柄金太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爲官司所擾驅牛數十頭擊斫以從欲逐去之未至二里卽有鷲鳥振翅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傍溝澮鳥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煨之化爲金蟬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

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故老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亦一異也

古人服善

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靈光賦成中郎輟筆平叔一見輔嗣改注爲論夏侯太初見三國志遽壞已作孟浩然微雲疎雨兩語遂令一坐罷唱楊汝士蘭亭金右兩語元白不敢復加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相傳四世請趙子昂書子昂歎其精絕不敢落筆但題其尾如此氣味今人所無

又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悵然若有所失謝子微高才遠識見許劭十歲時便自推服田已見魯仲連終身不談崔羣與韓愈往還二十年不道文章劉整有雋才見蔡子尼在坐終日不安

為善為惡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勸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同又趙姬女臨嫁出門勅之曰慎勿為善女曰當為惡耶曰善且勿為况惡乎此語意又別前語悲涼後語玄著

暉目陰諧

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暉目鵠也其雌者為陰諧

吳異

吳之將亡犬羣噪而入淵菴衡菴而適與燕雀剖而蛭蚘生食蘊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

五弧

今人知有桑弧而不知五方之弧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彘 見新書
文海披沙卷之一終

文海披沙卷之二

古帝王好尚

晉安謝肇淛著

古帝王好尚文墨與臣僚往返無間雖近見戲亦自爽俊可喜如晉孝武得右軍書輒令權翼偽書還之唐太宗索蘭亭不得至命御史挾詐往取書飛白賜羣臣至有登御床就帝手攫得之者丁晉公鎮金陵陛辭真宗出周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勝處張之丁遂張於

文海披沙卷二

賞心亭唐武宗怒一宮嬪得柳公權一詩便賞其罪宋仁宗中秋召學士王珪對坐酌酒令宮嬪各出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既畢復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一朵插幞頭上插不盡者置公服袖中仍取針線固縫袖口宋高宗聞吳益游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召之云趁此一軒風月好摘香酒熟待君來及至曰昨冷泉之游樂乎朕宮中亦有此境既至乃疊石引泉像飛來峰者而冷泉亭中揭畫一

幅乃啗吳野服濯足且御製一贊其上因以賜之如此舉動尚有古交泰之風蓋堂陛之嚴至今日而極矣

杜詩誤語

杜少陵詩極精細然亦間有誤用處如吹笛詩用胡騎北走事乃吹笳非笛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已乃周事非夏事也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宋二公年代相遠原非同時奉使虛隨八月槎八月乘槎原非張騫事還如何遜在揚州何遜原未作揚州何顓好不忘又何顓引與孤何顓素不聞佞佛軒墀曾寵鶴鶴乘軒耳非軒墀也

襲莊子語

莊子與趙文君說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其說雖猖狂自恣然亦倣詭可喜後齊威王與梁惠王論寶而以四臣照千里爲寶錢倣入朝獻寶帶於宋祖祖謂曰朕亦有三條帶與卿不同倣請一見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

條楊子江一條此皆祖莊子語意也

窮困有命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有鬼神使之徒令千古搯腕耳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素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見擯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拔河賦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說數薦皆不從孟貫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巢無主不蒙錄用宋魏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見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向不能對以忍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敗至於張

寶藏華撥一方官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
遽陟相位豈非天平

自雨常雲

唐王鉷太平坊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
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按自雨之名甚佳可與
鴈蕩常雲峰作對

一丘一壑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爲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
將適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

建日月之旗駮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
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
有所本也

郝昭韋孝寬

郝昭之守陳倉韋孝寬之守玉壁以孔明高歡
之能百計攻之卒至智力俱困而守屹不拔非
其才不相若也憑高深之險易於爲力而二君
者又當大敵在前倉卒期於必尅故愈覺其難
耳若神間氣定環而攻之勢孤援絕卽張許不

免屈於子奇况昭輩耶

古人學專

古人學事精專其一生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
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
子雲太玄太冲三都義獻書法李杜聲律縱有
他長不以分心王賈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足
千古戴松韓幹圖畫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既學
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拆襖
線無一條長單盡一生身名俱散悲夫

高明不羈

高明之士往往拓落不羈或失意無賴一經點
化回頭是岸楚莊齊威一言興霸周處戴淵皆
以椎埋之雄卒成懿士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
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卧龍齊名胡安國少時
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
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
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
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彼斤

斤自守號謹厚者卽鞭策不前也聖人思狂狷之士有以夫

優伶戲語

自優孟以戲劇諷諫而後來優伶往往戲語微發而中且當言禁猛烈之時而敢於言亦奇男子也唐中宗時優人爲迴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是大好外面秭有裴談內面無如李老秦檜時伶人作叅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曰此二勝環一人扑其首曰汝但坐

太師椅請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丟腦後可也一坐失色張循王善貨殖伶作有人善窺星者云用錢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人遂與窺帝云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也韓世忠曰將星也至循王曰不見有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坐大笑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爲日者有人問得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史彌遠作相伶人執拳石以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

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 國朝保國私役營兵二千治宅伶人爲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此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爲保國公蓋宅去矣 憲廟時汪直用事伶爲醉人卧街上爲馬一人曰某官至如故又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遂驚起寂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太監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帝由是直寵漸衰 孝宗時程學士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扮提雞者曰此雞價直千金一人曰何人雞何人買曰程學士只買個五更啼耳程大輩廢求歸因事諷諫往往有獲罪而不顧其亦東方玩世之流與

生不如死

孔子之聖不能使天下宗子而旣沒之後林木十里無復荆棘烏巢關壯繆之賢不能保其首領其沒乃爲神禦灾捍患家敬戶奉高郵女子爲蚊所嗜僅露其筋死而立廟蚊蚋不能入是皆生不如死生以形運而死以神運故也王子

符論衡極詆子胥江潮之妄至曰使子胥生時數百千人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其神安在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言陋矣

論衡

古今紀載虛實相半要當存而不論虛者辨之似於癡人說夢實者辨之便為夏蟲疑冰王子符論衡中政未免此二病耳孝婦當震恐驚姑而天赦之未可謂焚惑徒三舍為妄也太守德政反風滅火未可謂武王揮戈止風為妄也東

海冤獄大旱三年未可謂六月隕霜為妄也李克用懸針射之無不中未可謂百發穿楊為妄也至其死偽訂鬼譏日辨崇詰術諸篇一洗世人溺惑之弊然但可為婦人小兒道耳

薺芬

繁露曰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薺甘菜毛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芬不知何物但言味苦按廣爾雅芬莽蘆毛草也又云芬菹水蘇也

苗而不秀

楊子雲之子烏童九齡而與玄文可謂夙慧然卒苗而不秀竟無一語可傳杜子美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曰告子斫斷其子不然天下詩名盡在杜家矣然宗武之詩人聞未嘗見也斯亦苗而不秀者乎抑虛名之爽實也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宋蔡伯希呂嗣興皆四歲舉神童而卒無文名國朝如戴大賓劉子欽皆以髫鬣取高第自負才名而皆無成大材晚成固非虛語

鐵袈裟贊

靈巖有鐵袈裟一具形質奇古不可名狀近時有監司為贊數語鐫字其上有識之士多為山靈懊懣因閱竹坡詩話載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繼作者一監司過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有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以古準今其揆一也

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為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
於詩極尊少陵而口坡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
吻耳何曾夢見儀卿脚後耶以梨花枝上雨一
語為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為可使和靖作
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為自與水相連以
王觀游俠曲為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
影動搖句大似吟中語耳至詠魯直食荀詩
似并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
看不得杜詩者耶

蔡洪語誤

蔡洪語洛人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羗
此語出陸賈新語而誤新語術事篇曰文王生
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羗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
同陸賈此語本出孟子而洪誤引之耳

伊蘭

伊蘭他無所見獨兩見於佛書一云譬如牛頭
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六在地下時芽莖枝
葉如閭浮提竹筍象人不知言此山中純是伊

蘭無有旃檀而伊蘭臭若胖屍薰四十里若有
食者發狂而死據此則伊蘭為極臭惡之草又
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
陸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則伊蘭又似草香楊
用修遽以蜀中賽蘭香當之恐亦未有據也

梁孝王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
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
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
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
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
兒年家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
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閭而遺其易帝曰
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
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
來耳

竊古人書

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何法盛見郗紹

死而竊其中與書宋齊丘竊譚子化書而投之於水宋之問乞兩語於劉希夷不與而土袋壓殺之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至謝儼得范曄所撰十志及聞其敗悉蠟以覆車李賀之中表恨其傲忽而投遺文溷中則小人無賴之為不知有名矣徐陵投魏收文章於江中也亦然

十二流

劉邵人物志體別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援引未當聖門高第豈徒臧否之科漢廷循良難廁伎倆之列昌國全才猥云口辯淮陰智略屈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為屠伯矣以術家任三孤將為坐嘯矣又謂商君吳起為羣枉之所讎功大而不終此豈知人者哉

羹名

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射生鹿取血淪腸食之謂之熱洛河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交趾俗牛羊腸臟略洗為羹名曰不乃羹

夷人最重此羹以鼻引其汁又有羊鹿雜指肉和骨一釜煮之漉去肉調以五味為不錄羹

未藝有悔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斷不書韋仲將書夜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技唐閻立本奉詔畫鸚鵡伏地吮毫意甚愧之歸亦以戒子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為王門伶人陸鴻漸為李季卿烹茶蓋愧遂著設茶論宋孫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戎部欲見之不可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未藝而猶有後悔若此然終此古人事今人則覩然以為榮不復悔矣

花飛引

高續古騷畧三卷步驟屈宋幾若優孟於孫叔敖矣吾最取其花飛引一章曰花少思兮離離企美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苔鳩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歌香新兮今誰悅期

他人今奈何別

樵談塵談

歸有園塵談做樵談而作者也然樵談間雜道學而語多憤世地位當是窮愁塵談太熟世情而言多滑稽胸中恐非平易

劉向

劉向苦心力學為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試遠上之天子令其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為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顯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

左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為善藏拙者也

董仲舒傳奕陳仲微

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忽蹶而死唐太宗時有胡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太史令傅奕曰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呪臣必不能行如其言呪之奕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快人意亦絕相類今人但知傅奕事而少有知仲舒事者宋陳仲微為莆田尉嘗斷一僧獄僧集眾揭榜咀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日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陽能勝陰陰不能勝陽也此言本於陸士衡策紀瞻語白虎通德論亦有之然劉勰新論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宜熱而有蕭丘之寒燄按蕭丘

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着木不焚又李元陽洱海記言夜見水面火高數丈問人曰陰火也木玄虛海賦曰陰火潛然則寒火世固有之矣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百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寵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儼然潘陸唇吻也它如屢屢一歌垓下數語倉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授所作皆足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用即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琰丫頭能熟讀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相標榜矣

羶根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饑餓遇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襟羶根數十皺盤中倘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

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人與物交

築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官人與羝羊交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寧州真寧縣人與羊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之於市主簿尹良臣識之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惺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宇宙之中何所不有

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後果臺城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知金帝來為主後果有金人之禍 太祖命諸皇子詠新月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不敢吞 太祖甚不懌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金川門之變削髮為僧流落至老而歸然則詩

一書二二〇子部雜家類 8 文二

直有識矣

左右袒

平勃左右袒之說先輩論之詳矣然非始於平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

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此觴政之所自來也

黃梁夢

世人皆以邯鄲黃梁夢事為呂純陽非也純陽生於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方得道而黃梁夢事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矣

又

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憇肆中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

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孑然立風雪中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謝之遂求度世則呂仙又有二黃梁事矣

陶穀

陶穀於五代亦有文名然使吳越則宿官妓乞金鍾仕本朝則構禪稿知太祖有異志送別牽衣欲行臣禮見屬官有好馬求之不與給令草密詔而嚇取之受李崧薦用之恩後希徐逢吉

意譖之以至滅族李後主所有彈石強取以去怒其索而碎之避石晉諱改唐姓為陶終身不復翰林日久不得大用輒出怨語又不能教子一字不成而囑主司登高第作清異錄妄誕不經所引之書強半為有文士無行穀其最也死後墓門屢掩屢發髑髏零落亦天道耳

張祿

范雎易名張祿而當時亦自有張祿求於孟嘗君頭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孟嘗使人奉

黃金百斤文織百純而進之祿不受也曰君將
探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
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
孟嘗君曰柰何祿曰秦四塞之國也游宦者不
得入焉願得君尺一之書往於是孟嘗君與之
書往而大遇言於秦王以千金遺孟嘗君孟嘗寤
曰此張先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者也

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
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以
為起於凱非也

鯢魚

嶺南有鯢魚四足聲如小兒能上樹戰國時南
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
君子不食鯢魚

狐刺

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畚土之基雖

良匠不能成其高見鹽鐵論

雞廉虎飽

當世尊尊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鶴
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兼官

兼官之制其來久矣禹以司空兼百揆羲和以
二人兼四岳及舜二十有二人之咨則四岳一
人實兼之周置三公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傅
無有焉周公歿不設太師則皆召公兼之矣且
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
以三公兼司寇又兼太史畢公毛公以三公兼
司馬司空成王季年唯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
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故曰官
不必備惟其人而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管仲
也

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
髮盡白及死心如掬泥楊公談苑謂勅字為梁

字郎仁寶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凰樓
不名為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
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
答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為勅矣千文編次
既出帝命自應為勅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
耳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清清字與清字迥
不同並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為
律召調陽者皆鑿而費解

蜥蜴

蜥蜴守宮蝮蛇蝎虎世皆混以為一即爾雅亦
云然其實非也在壁曰蝮蛇常近人無毒尾擊
之輒斷在地跳躍不止兒童多狎之以其食蝎
故名蝎虎以其出入官室中故名守宮或以為
血可塗宮人臂使無異志謂之守宮此一種也
在草曰蜥蜴有毒甚於蛇又名蛇醫毛詩胡為
虺蜴是也守宮多而蜥蜴少守宮親人而蜥蜴
畏人俗言蜥蜴與龍為親家能致雨宋熙寧中
求雨按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小兒持

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故汝
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以撒虎代之入水即死
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撒虎以恁昏沉怎
得甘雨則二物之不同明矣

禍無小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得民而牧長主吏之外師
儒朋友山林藪澤之豪皆與得民之列聖人之
防患深矣語曰禍無小害無大包胥一身足以
復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尉陀田橫孫策之輩

皆以得人心割據一方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
動天下卓孔程鄭以富權侷人王東漢太學三
萬人肆行無忌天下有事則此數者皆足為驅
除之資故漢武帝徙富人以居茂陵徙豪傑於
三輔亦此意也淮南子曰人莫蹟於山而蹟於
垤

虎曳鳥析

鹽鐵論曰匈奴利則虎曳病則鳥析此與鳥合
尾解語又奇

二尺四寸之律

今世言三尺法不知其始見史記杜周傳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桓寬鹽鐵論有二尺四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而語新

終古向藝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亡太史令向藝先歸於周

文海披沙卷之三

詩

文海披沙卷之三

文海披沙卷之三

晉安謝肇淛著

寢忌

令人寢忌壓梁及當戶曰能令人魘不寤淮南子曰枕戶搆而卧者鬼神蹠其首則知俗忌久矣

五土

土青曰黎土黃曰埴土赤曰鼠肝土白曰漂土黑曰盈

文海披沙卷之三

孕異

比戶錄曰孔雀不必足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精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為雌雄缺鼻曾無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感而孕白鷓相視而孕鵠睛交而孕蝴蝶絡緯皆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漫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人水中捕魚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藻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滿女飲書佐

盟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爲然矣

物類相伏

鵝飛則蟻沉鴟鳴則蛇結白蟻聞竹雞聲輒化爲水煮羊以鼯煮鼈以蚊鶴禹步而致蛇啄木畫字以出蠹

慕古人名

司馬慕蘭而名相如元歎因蔡而名同雍袁粲仲慕奉倩陳武自比中郎文紀希蹤張綱李預襲跡元凱然俱徒慕其名而實不逮惟范之希文真之希元庶幾近之至於晉卿十子皆同帝王之名齊丘超回敢犯聖賢之諱向栩弟子顏冉由賜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劉乾字天抑又甚焉

當局者迷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

呂祿之敗其姑知之苻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王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氏族

自宋以前氏族之品最嚴故侯景欲婚王謝武帝以非偶抑之崔盧李鄭雖累葉凌遲猶恃世望嫁娶必多取貴李義府既貴乃與趙郡敘昭穆後魏太和定望族以隴西李寶等七姓唐以榮陽崗頭等四姓爲鼎甲皆不與下姓婚嫁族望之興於此爲盛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宋頗不論至今日而漸盡矣

擇術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郝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

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為鬼所殺陳暄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悖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為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也

穆寧

楚王食菹而吞蛭昭明得蠅而置料不欲以口腹罪人也郭林宗令魏德公作粥而擲杯呵之雖寓教誨亦似已甚唐穆寧為刺史其子已為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

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

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羨以為行有重賞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一時閑傳以為笑柄此等舉動猶以家法見稱何耶

盤古

今人皆言盤古分天地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地開闢萬八千歲而死五運歷年記亦載盤古一日為日右目為月噓為風雨吹為雷電開目

為晝閉目為夜骨節為山林腸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塚述異記亦云南海有盤古塚成都府盤古廟湘鄉有盤古村會昌有盤古山荊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辰夫生有日死有塚則非甚渾沌之世也然道甲開山記曰厲山分布元氣則厲山氏又當在盤古之前矣

婦人識鑿

信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見蒯阮達且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劉玄之妻知劉裕不為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裴延賞之妻鑑拔韋臯丁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為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為小頭書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鑿亦奇矣

司徒甲

孟嘉以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為漸近自然裴洛兒彈琵琶廢撥用手識者賞之乃妙伎彈琴多用銀甲唐李汧公因患代指新甲未完援

琴欲泛削竹代之人爭做效至目曰司徒甲第效顰之過矣

相權

唐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訪不之見贈河北一函書啓視唯署名而已帥得書大驚立贈絹千疋明張江陵作相有父執歲貢入京耄矣見張張曰君年老卽得美任所獲幾何不若在此少盤旋橐中可富也留之竟日夜分始出翌日其門如市餽遺數千金遂致仕而歸

嘯言

嘯言一書不言何人所作或云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其言嘯法甚備然不可得而傳也其言西王母以授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尤爲誕妄不經旣云舜禹之後其法廢矣乃流雲篇又謂聽韓娥之聲而寫之韓娥戰國時人寫者何人也旣云阮籍之後湮滅不聞矣又云籍傳寫其言謂之蘇門今所傳者卽是不知籍後傳之者又何人也且古人以嘯爲常非絕藝也召南謂

其嘯也歌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漢成瑨坐嘯劉越石登樓長嘯胡賊淒然劉真長長嘯老嫗樂聞豈可謂舜禹之後直至孫阮乎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聲入雲際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峨眉陳道士及廬江有重囚皆以善嘯名陳聲如霹靂囚上徹雲漢海外有因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聞五十里亦未可謂阮籍之後無其人也

評量彼已

凡評量彼已先要自知而又知人毫髮不爽使千載之下傳爲確論如王珪歷數在廷諸臣得失聞者心服解大紳評李至剛諸人身沒之後仁廟猶思其語至於詩文無形尤難摸擬黃涪翁贈東坡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虞伯生謂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美女簪花愚集如漢廷老吏公論亦以爲然王元美雜詩云老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若問濟南奇絕處峨嵋天半雪中看可謂善方人矣寧齋佔俾乃謂曹

鄒有風而楚無風黃詩為自負而譏坡公詩不入律失之鑿矣

草異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芭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齒痕有情耶無情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雷擊人

萬曆戊申三月初二日福郡連朝陰雨至日尤甚雷聲轟然亦不甚震有泥水匠在東門外擊死書其背云前世毆死父因記宣和間維州屠者宰猪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夫不孝三世為猪可也殺父道至再世而後擊之不亦晚乎

釋常談

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為右軍筋為趙達首為小冠子

夏癭為智囊醉為倒載覓食為彈鋏五遷為盤庚子死為喪明聾為齷齪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為觀其引負荆一段語真打鼓上場人說話也

科場之法

往代科場之法甚寬唐以前無論宋禮闈舉人懷挾書策者不過扶出殿一舉而已今則枷號禁錮終身對策有不知者答曰對未審謹對十問之中得四即合式矣今則一首不完即榜之至於題字脫誤草稿不完皆榜策題不知者許叩簾上問至御試亦然至令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今則跽伏不敢出舍外雖通場不知不敢上請也二蘇入試時子出待病韓忠獻代請於朝為展限二十餘日李文定柳開皆黜落之後復請取之今則稍有私意風聞漏泄必羣然攻之宋初不與選者至擊登聞鼓稱冤輒為覆試今敢爾耶至於懷挾之風熾而試官之防閑愈密囚首跽足無復人理稍有犯

者無楚析楊與死為伍非獨功令之無切亦士習之汚下有以致之也

智囊

携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匡王莽時為義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預桓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瘦而多智亦號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吳興之筆新安之墨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濫惡不堪良由取之太多好惡不分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亦居官取物之鑿也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蚘蚓與阜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

樹衣

滇中雞足山龍華寺多古木木杪有絲飄緇下垂如絲髮長數尺許土人取以為服名曰樹衣

夏雪夜日

葱嶺點蒼皆六月有積雪日觀大崎皆於夜半見日余登黃山及五雲下界皆昏黑禁鍾欲動

而山椒日影猶煥爛如初旦夏蟲疑冰固非虛語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蕖一名菡萏根為藕莖為茄葉為蓮實為蓮蓬心為么荷又為的又為意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山在衡

芙蓉嶺在婺地芙蓉渚在婺地芙蓉城在仙居芙蓉崗在詔

芙蓉江在靖州芙蓉洞在詔州芙蓉溪在羅紋山

芙蓉亭芙蓉郭芙蓉郭芙蓉郭芙蓉村芙蓉村

芙蓉驛在鴈芙蓉山唐劉長卿有芙蓉水柳子厚詩
 芙蓉池雲川有芙蓉池芙蓉園漢時
 芙蓉殿魏時建唐詩芙蓉殿芙蓉閣王維詩芙蓉閣
 芙蓉院在福芙蓉堂六朝有芙蓉堂芙蓉苑在唐時
 芙蓉樓唐詩何況芙蓉樓芙蓉軒宋鄭肅有芙蓉軒
 芙蓉塔古墓芙蓉塔芙蓉閣金陵有芙蓉閣
 芙蓉島舒生過女子歌曰芙蓉島芙蓉坡在連城縣芙蓉障在連城縣
 芙蓉劍薛燭造芙蓉冠山人衛叔卿冠
 芙蓉燈西京丁芙蓉帶說文芙蓉車芙蓉車曹植詞芙蓉車
 芙蓉湖宋胡宿有芙蓉湖芙蓉臺福寧有芙蓉臺芙蓉漏遠
 芙蓉粉薛濤芙蓉粉芙蓉香見葉廷珪芙蓉香芙蓉巾太玄
 芙蓉髻魏文帝令宮人梳芙蓉髻芙蓉盃王摩詰詩芙蓉盃
 芙蓉衲薩天芙蓉衲芙蓉菊見菊芙蓉脂芙蓉脂肉
 芙蓉鏡李固言芙蓉鏡芙蓉幕王儉芙蓉幕芙蓉匣何遜芙蓉匣
 芙蓉帳唐詩芙蓉帳芙蓉褥杜詩芙蓉褥
 芙蓉裳楚詞芙蓉裳芙蓉砂秋大者為芙蓉砂芙蓉
 芙蓉湯芙蓉湯芙蓉面唐詩芙蓉面芙蓉

顏古詩嬌顏千芙蓉姿美人出南國芙蓉衫
 芙蓉色芙蓉色芙蓉鷗隋官者劉繼詮獻芙蓉屏
 芙蓉府劉夢得詩歸以上近六十種其
 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谷聲

安定西隴道一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者皆
 聞之謂之彈箏谷金陵靈谷寺東有谷踐之空
 空然以手拍則應聲如琵琶亦名琵琶谷又靈
 州有沙踐之則有聲號曰鳴沙

用筆之異

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筆然鼠鬚苦勁似
 不堪作字也歐陽蘭臺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
 胎髮為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隱
 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
 八百張外有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
 毫雖皆奇品然恐醇正得宜終不及中山之兔
 至於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五色相間徒為觀美
 子瞻用雞毛筆三錢一文取其賤而易致今吳

興兔毫佳者直百錢而羊毫者二十分之一故
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晉叔與余議取貂
鼠毛爲之而輔以兔毫甚快人意晉叔常謂鍾
王所用鼠鬚者必此也未知信否以俟識者

異蹟

若耶溪旦必南風暮必北風

相傳鄭弘採薪遇
神人問所欲曰常

患載薪逆風頓旦南暮
北神許之至今猶然

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

流點蒼溪上大野中烈日

相傳觀音大
士授記而然金筑

聖泉潮汐百刻

在黔筑一書夜必
百次驗之不爽

閩中溫泉左

寒右熱蒲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

半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

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於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

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於歌

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

爲人

食異

何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唐侯思正食龍
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于鱗食饅頭必欲有葱
味而不見葱唯家姬蔡氏所造方食先用葱不
切入餡中而留饅頭上一竅俟其既熟卽拔去
蔥而以他麵塞其竅然公亦自秘其方不傳人
也

不妄稱人

古人不妄稱人亦不能面諛人鮑明遠以已詩

與謝靈運詩質惠休惠休曰謝詩如出水芙蓉

文海披沙

君詩如繪繡滿眼鮑亦心服褚遂良問虞監某

書何如永師曰永師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至此

又問何如歐陽曰聞彼不擇紙筆無不如意官

豈得若此褚惠曰然則某事此何爲虞曰但得

筆墨和調遇合作者亦足嘉尚褚喜而退若今

人則譽之者唯恐其不足而見譽者亦坦然下

視古人而不疑矣

武官不識字

五代時康福疾卧閣中寮佐問疾見錦余戲語

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吾乃唐人安得謂我為爛奚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捕何如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捕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精捕是精確也

取人以貌

古人取人十七以貌如張負之妻陳平王陵之救張蒼光武之識張閔李白之救郭子儀皆以容儀美麗六朝江左以此相尚如左思張載者什百中之一二耳昔人謂妍皮不裹媮骨李勣選將必相豐偉有福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是或一道也蔣凝美姿容所至以為瑞號水月觀音卒致通顯唐末王筍班以為美事則不獨選將然矣

畫病

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摩詰雪中芭蕉雖閩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疎而有芒

躋書而毋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僧畫鬪牛而尾舉畫飛鴈而頭足俱展畫擲骰呼六而張口皆為識者指摘終為白玉之瑕

文士當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粟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穴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為朱异所忌出為郡守蔡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校書郎童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即補外以此知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以避禍悲夫

定數定知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竇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祗備二尊八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

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
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
馬杙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爲
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寶二侍郎今之
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參同契

參同契語儘有可入詩者如胡粉投火中色壞
還爲鈇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 魚目豈爲
珠蓬蒿不成檟 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
水漿一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
在於心胸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
視聽開闔皆合同 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
投水捕雉兔登山尋魚龍 象彼仲冬節竹木
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 天道甚浩
廣太玄無形容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
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物作人言

鸚鵡鸚鵡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亦能人
言孫吳時末康之龜人言乾道初虎丘之鵲人
言荆南之虎人言盧傳素家馬人言夢澤之鹿
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
乙張林家犬皆能言于閩野豕人言渭南主人
猪亦人言嚴遵美家猫犬相對人言鄱陽龔紀
猫人立而言金樓子曰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
犬能語宋處宗家雞亦人言華表之鶴人言王
周南家鼠能言晉安鼠能咏詩駝坊使臣橐駝

君相造命

相對偶語路巖家馬忽作人言紹興時亳州魏
翁之雞能人言至今有人雞墓東都龍門僧桐
華上蜂作人言相憫勉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
嘉靖間楓橋瘍醫龔家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
文學傭工人家母雞作人言至王清之枯木注
朝議之楮菌亦作人言甚矣

昔人言君相所以造命然亦不能違命唐太宗
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

位命以官而顯遽卒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為相至撚名探丸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唐許孟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第是夜遽中風不能言魏徵當國時二吏爭言祿命一云由此翁一云由天魏密聞遣由此翁者往吏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病倩由天者往遂得官宋仁宗時二內侍亦如之宋太宗與陳學究善懼藝祖遣歸及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畢士安作相有婿皇甫泌放縱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有啓口云臣婿皇甫泌即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遙語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必欲轉官可超轉一資畢唯唯而出竟轉大中丞後至尚書一說是向敏中婿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勅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取出注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李曰此人至龕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奈何矣宋神宗時

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禮果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之信知果是命也則君相安能造命哉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報應之說

今人但知報應之說出於釋氏其實非也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顯然言及報應矣至於杜伯射宣王彭生為豕公孫聖應夫差莊子儀擊簡公趙王如意為崇戟呂后掖田蚡將死叩頭竇嬰灌夫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之時迂儒談及報應便指為釋氏幻惑之說亦未之思矣

詩文書畫

作詩文與書畫一也準則於前人之法度而參合以自已之丰神然而法度易遵丰神難運故詩文有讀破萬卷而不能下筆者書有日臨法帖而不知筆意者畫有逐一規倣而全無墨氣

終成俗品者要在於悟而已

硯墨紙筆

硯之堅潤者多難發墨而墨之堅緻者又磨不
即下筆之佳者鋒毛極脆而硯之發墨者墨之
膠氣重者紙之堅而厚者又皆極能損筆欲四
者之調和而皆適於用亦難矣然則如何曰硯
以其發墨墨取其黑而發光紙取其堅而澤至
其管城不妨多置古人退筆成塚豈能一一顧

耶

治病去賊

病本邪氣而復以符籙祈禳之法治之是以邪
攻邪也故病雖愈必苦於香火之奉承賊本鳥
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驅賊也
故寇雖平必困於軍士之擄掠

賢愚不係世類

唐盧懷慎為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
子杞如神異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為時論
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與與安得不生靈運信

子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大臣德量

昔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
汪洋然後能為國宰也福曹參與史歌呼相應
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與公常言謂我憤憤後人
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
宰相范峒言坐狺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舍
畜不盡非徒為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
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
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
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
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
楊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研虎帳諸物皆不
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
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

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謫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謫來然意念稍差便去三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為其父母以穢惡詩蓋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隨麻媪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為地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為中國宰相王者失色李林甫少

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楊牧小時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輔竟殛南荒夏竦見時有道士欲乞為子曰是見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數人者唯鄭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

之難也

執金吾

官名執金吾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足謂之金吾扈駕則執之以夾車因以名官今人但稱金吾而不言執則一棒而已語相沿而不覺其謬也一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天子出行先導執之

疑能生病

有僧於閭中路物疑為生命是夜遂聞有叩門索命者至旦視之茄也心遂豁然杜宣主簿見孟中有蛇飲而致疾及知弓影宿疾速瘳宋朱思彥囚押錄高生夫妻於獄縣丞縱之使逸而以死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為祟病且危篤丞聞之遽令其人來拜豁然即愈李元衡出官慮妾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即有鬼稱是妾音容皆似及遣信視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寡人殺妾周知之藏妾他所寡者以已殺告妻遂感疾見妾為祟周乃喚妾以歸妻大驚其疾

脫然即愈石普醉中命投一奴於河投者哀而
縱之既醒而悔遂病見奴為祟自分必死及知
奴無恙已病亦除乃知報應之說徃徃如是關
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
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
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釋氏謂魔從心生非虛
言也

文海披沙卷之三終

文海披沙卷之四

晉安謝肇淛著

勿輕小事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盪
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蘇真詩曰一女不得
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心與肝應

心應棗肝應榆見元始真經

龍虎經

龍虎經中語亦有可入詩者水火各一方守界

成寒暑 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 雄陽翠

玄水雌陰赫黃金 翡翠生景雲紫華敷太陽

却寒暑

却寒者有辟寒香漢武帝時外國貢辟寒金魏明帝時

辟寒玉唐岐王玉韞并日本王子恭七寶硯爐

見天寶辟寒犀開元二年暖金合張無却寒簾

同昌公常春木李輔燮煖香寶雲溪冰鼠褥冰鼠

之却寒見莽煌席岱嶼山草火玉唐武宗時

京製溫却暑者有銷暑珠燕昭王事龍皮扇王元寶事李德裕亦有澄水帛同昌公主事冰蠶裯康老事蛟毫褥和
 白龍皮唐玄宗賜貴妃迎涼草李輔國事玄
 冰丸見抱冷蛇唐玄宗紫龍髯拂元載事鮫綃女
 遺張松風石唐武宗時扶余國生清涼丹呂端見
 子賜六壬六癸符暑不能侵又顧師言與日
 本王子奕有玉恭子夏冷冬煖李少君對漢武
 帝潛英之石夏盛則冷冬盛則溫處士伊祁玄
 設紫菱席冬溫夏涼以一物之微而能奪造化
 之權亦異矣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玉環為帝列牀敷褥舜時又
 獻玉環羿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為妻所竊穆天
 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宴歌謠情意最洽復
 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鑽火之術漢武帝七
 月七夕降於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
 岳真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
 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狗杞也西王母桃西陽

西王母棗郭中西王母蒲萄則丘南出西王母樹長
 也西王母鳥見通典蓋西王母者或西方得道之
 人如毛女之屬而七脩類稿以王母寡為王母
 亦未然也

詩文更易字面

古人詩文不妨更易字面莊子柳生左肘摩詰
 更為垂楊生肘繞朝贈策太白更為繞朝鞭換
 鵝本道德經而太白云應寫黃庭換白鵝高鳳
 漂來賓王更為漂艇殉葬王益子美改為金盞
 魏武遺令本總帳而謝朓更為總惟取其韻之
 穩而已

發墓賊

古今篡弑盜賊多以發塚為奇貨漢廣川王去
 疾聚諸年少發塚以百數亦看董卓皆發漢諸
 陵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數十員天下
 塚墓無問新舊盡遭發掘黃巢入長安唐諸陵
 皆被發元楊璉真珈發宋諸陵至取埋宗頂骨
 為玩寃慘極矣然皆厚葬有以啓之也宋徽宗

訪求三代彝器至比干墓亦遭發掘上人好尚可不慎哉

相人之語

唐裴行儉稱有知人之鑒其於諸士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賓王與復討賊雖不克而死不失為忠臣義士視味道摸稜居相位不啻奴視之耳文文山少時父令相者視之相者曰此子非君家之福也頂有拳髮必受極刑及視文壁乃喜曰賴有此耳然君子寧為文山之赤族

不為文壁之降虜也皮相之士止論一時之禍福不顧千載之榮辱悲夫士君子以成敗論人者亦相人類也若李丞之相王安石必亂天下陳瑩中相蔡京必貴而無君此真能相人者

唐虞月建

鄭康成謂堯建丑舜建子王肅謂夏以上皆建寅鄭室甫因其說謂書所載正月上日猶言令月吉日林孟鳴宙合篇亦載此余按宋儒學樞要云唐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商建丑以十二

月為正月夏建寅以正月為正月則知堯舜皆建子此書不言所出然必有攷據也

四靈

形不靈而氣靈氣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化書

論超三界

重陽之論超三界也曰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旨哉今人但知有色欲界而不知有無色界故知二

北海披沙卷四

五

氏去吾儒不遠

求放心喻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鷹鷂野鳥也為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心亦如是司馬真人上志論

四少

老母云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然此四少上可以長生下亦不失為處世保身之要術也

天道難知

月犯少微戴逵以已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死
熒惑入斗梁武以已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
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
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韋臯拜相而楊
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天人不遠

戴封張熹皆以大旱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
而雨大至王遵以河決廬居境上水決至足而

北海披沙

卷四

六

止古道始何琦俱以隣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
使數人者死於水火則為善者懼矣乃知天人
之間相去不遠彼宋之伯姬楚之貞姜特其不
幸焉耳

石異

至堅莫如石宜無能入其中者然王文秉祖剖
石毬內得蟻螬稽神錄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
雲林石譜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
桂陽温恭家藏石中有龜夷堅志近時孫克弘守

漢陽石中得白龜濟寧人剖石得小鵝天寶中
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鐮有平陸字嘉靖
間茗溪漁人水中得石如鵝子扣之有聲剖之
得銅牌一方刻宣聖二字郟縣河灘上有亂石
隨手擊之有魚二三寸

名賢為時行宗尚

郭林宗過雨笠一角巾時人至市中以效之王
導製練衣與朝士服之一時效尤練遂踴貴謝
安執蒲葵扇而貨者獲利十倍王遵業常穿角
復好事者慕效至毀新履以學之獨孤信馳馬
其帽微側而吏人慕之咸側其帽宇文述以耳
冷製巾拍耳人學之名為許公柏勢王儉作解
散幘斜插簪朝野一時倣倣長孫無忌以羊毛
為渾脫氈帽時人慕之目為趙公渾脫蘇子瞻
戴長筒帽而一時皆效之謂之東坡巾古之名
賢為時所崇尚若此然學之者徒在衣服之間
抑末矣

論事宜官

杜宣猷在閩每逢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
宦先塚時人謂之救使看墓竇懷貞爲京尹見
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禮接宋彭孫爲李
憲洗足曰中尉是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
不亦語乎彭忠忘言因侍竇曰與家忠恕有長
章忽一又畫判之神與見驚問故答曰聊以效
顰耳明少司徒王祐詣辜太監王振振一日問
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
有鬚夫人至宦官已自不齒而丈夫鬚眉甘爲
之奴固知勢利迷人令人病狂喪心而不恤也

老人貴人婦人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卧而晝瞌睡子
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
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疼不打却疼面
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
人之反也夜宜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高卧心當
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錢
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

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
却不肯去買蔬果必要貴買物具必要賤此貴
人之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女
不信人而信鬼情小錢而不惜大錢爲姑時定
恣嫂爲嫂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咒咀最怕不
得老又最怕人道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丫鬟
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之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上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野之
人却憂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廝殺有才學
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却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
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有司官多裁
勢豪居鄉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
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官蹟

句法相似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庾
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隋長
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藜王

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
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駱賓王
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殿金
將露玉俱清柳絮與荷細漸歇又緇衣將素履
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落日
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懽林
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流紅
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子安落
霞二語獨擅才名當由抽毫立就故耳

吾儒高於二氏

三教精微盡頭原亦不甚相遠但釋氏有輪迴
之說俗僧至假懺悔以愚人道家有符籙之傳
羽流遂借祈禳以惑世獨吾儒之教無之也故
世人崇奉不及二氏以此而吾儒所以高於二
氏者亦以此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於迨
似有所得而能以良背之法治病其門人傳之
者不得其學術徒以上章降魔捉鬼為事儼然
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此亦畫蛇添足之蔽也

人情難易

痛可忍痒不可忍饑可受飽不可受寒可過暑
不可過怒可制喜不可制哭可禁笑不可禁忙
可耐閒不可耐菜可獨啖肉不可獨啖無貧賤
相易無富貴相難

見石以為伏虎

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伏虎射之沒羽既知其
石射不復入漢李廣亦然宇文周時李遠校獵
於莎柵見石于藜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

入寸許文帝賜書褒美此三事皆相類而遠事
相僻

畫事非真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破壁飛去顧光寶畫獅子
能為陸溉治崇口血淋漓楊子華畫馬夜聞蹄
齧聲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以請醫吳道子畫驢
踏破僧房家具李伯時畫天廐滿川花放筆而
馬死蓋其精魂皆被筆端取去此皆理之所無
抑恐譽者過當觀黃筌術畫藝畫之言可知也

至若畫鷹鷄而鳥雀不入畫雉兔而野馬不獲則有之矣

人以物重

虹流而庖犧降龍遇而扶嘉生張說燕飛九齡鶴集大年胎垂毳毛康節母因猿感杜元凱李公垂蔡君謨為虵吳越武肅為蜥蜴鄭愚武穆皆見猪形人固以物重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壽

禮外傳曰人之壽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是為失歸妖怪然洛陽党翁壽一百七十餘瑠州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漢東甌王壽一百六十李珍年一百三十八晉趙逸五百歲洛陽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太原于伯龍年一百二十八魏羅結梁顧思遠皆至一百二十宋大中間東都僧好飲茶年至一百三十王仁裕遠祖母二百餘歲穰城民二百四十歲 國朝成化間濟寧民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孔無似北京人四百歲斯皆非有道術者而壽若此豈亦失歸之妖耶

至於文考輻嗣叔寶敬仁子安長言言實之輩反不得三十造物有知何不奪彼予此令人短氣

物性不遠

蘇巴鼓琴遊魚出聽師曠奏樂玄鶴飛舞杜鴻漸登閣奏鼓羣羊躑躅開山陞座講經家雞佇立李辛臨江奏笛水木森動羯鼓縱擊而桃杏舒此兩呂一召而草木成實守素祝桐脂汗自絕薛弼伐樹鷺羣悉空太清興嘆鴨脚發花乃知鳥獸草木之性去人原自不遠而人心有不可感者其冥頑反出物下矣故舜能使鳳儀獸舞不能化四凶之暴韓能使鱷魚遠徙不能止李逢吉之諧

關王神

關王之神自唐以前未聞威靈至宋真宗祥符間解州鹽池忽為蚩尤所據池鹽耗竭祈禱無驗帝夢城隍語其故勅龍虎山張天師舉關王諭旨果大風雷一晝夜而池鹽俱溢遂賜勅封

嗣後屢顯神靈至今日則家祀戶奉即兒童蠻
貊無不知崇信者乃知鬼神之顯晦亦自有時
耶

菜膾名

采號諸葛膾名郎官江南人作膾因張翰故名郎官膾

玉衣

漢霍光薨賜以玉衣梓宮注云以玉為襦如鎧
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後漢耿秉死亦賜玉衣
此皆死者之服也按六韜武王伐紂紂衣寶衣
自焚又太始元年頹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
衣又甄后生時髮鬚見人以玉衣覆之則真以
玉為衣矣

身化

魏公子終席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
歸不可私干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顧協清介衣
單蔡法度欲解縑與之而卒不敢言劉晏遺李
廙竹簾三攜至門而不敢發揚綰拜相京尹減
損騶從有以世務干者見其言玄遠不敢發辭

而退杜黃裳夫人朴素李師古不敢通賄賂盛
德之士望之而令人消其鄙吝非虛語也此之
謂身化

韓康伯張蕪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熨斗謂之
曰且着襦行作復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
今既着襦下亦當煖張蕪小時母謂其寒欲作
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其柄自熱此二事
絕類今人知有康伯而不知有蕪

李固宋璟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
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為人然固之傅粉或
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為常陳
思王何平叔皆為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
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
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
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絕與二公為人不類乃知
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書籍

古人書籍皆用版策紀載浩繁不可攜千里負笈詫為難事非若今人箋素之約也梓本未興皆用謄寫衡陽王鈞手錄五經孫敬折柳為簡手自寫經張參手寫九經非若今剞劂之便也然古之博學者什五今人博學者什一豈誠天分有限當由宴安惰窳或以制義分心耳成佛作祖手段

蚩尤造五兵鯀作城瞽叟作瑟桀作瓦屋紂作瑩篋秦始皇廢封建為郡縣築長城以驅胡王莽置學官隋煬帝設進士科武曌試士彌封及敕僧尼隸祠部雖浮虐悖逆之主自有千古不可磨滅之事此成佛作祖手段非中人以下見解也

休官難事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而勸人休官尤難出口非交分之深鮮不以為罪矣陳振獻鷗賦於崔湜湜雖稱善而心不悅魏仲先上王文正詩曰從

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同好伴亦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茗藥物為答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亦貽以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獨奉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各全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為倅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

因循公嘆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國朝李文正當國日又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笑而已張華博學知天文處極亂之世中台星坼其子勸其遜位而卒不聽以死况其他乎唐張正甫為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

難做未幾而卒明夏言為相懸車日夕與鄉人
飲有村氓齒長據上座不遜公爵爵不自得遂
復起夫以宰相家居有何不足即市井不識政
自美事而乃芥帶胸中宜乎其不克終也正德
間朝議欲起三原王公恕者汝南強景明寄詩
云八十者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
內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
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
久遠看公得詩大悅竟不起此亦有古人之風
矣

化書

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
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偽妄之
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此其翹然者也齊
丘纂弒奸雄之鷹犬乃欲掩其書為已有亦無
忌憚之甚矣

人君舉動不可輕

漢武帝微行至主人家與其婢宿婢夫操刀將

襲之有同宿書主善天文見客星將逼帝座高
聲叱之三四過其人始退遂捕殺而誅之明
太祖皇帝微行至一店卧枕木踏草至夜店內
夫妻語曰今夜此翁又出矣當頭木而足草也
上聞之亟易頭而寢少頃其夫出視 上復入
謂婦曰誤矣此人乃足木頭草也 帝乃獲免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人君舉動可不慎乎

奸賊之報

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未書其脇曰李林甫欽
宗時檀州雷擊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天
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
驢腹下白毛有馮拯二字紹興元年漢陽蔡氏
女被雷震死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洪武間吳山
雷擊蜈蚣背書白起陸允誠家烹雞而雞背有
李林甫三字死然客皆驚而不食天之報奸賊
亦嚴矣就中惟李林甫凡三見豈以怙權害物
最甚而又以善終故其報獨重耶

微詞解紛

南唐時關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都城獨不雨何也申漸高乘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大笑卽除之唐昭宗時李茂貞椎油以助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廷範曰不如併月明禁之茂貞笑而罷其禁吳越錢王令西湖漁者供使宅魚民多怨歎一日開宴命羅隱題呂望磻溪圖羅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盡行蠲免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以爲當十錢買水者水一盃一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微詞解紛有甚於批鱗苦諫者

以地名物

蔡出善龜故名龜爲蔡衛地多驢故名驢爲衛然禹貢九江納錫不聞自蔡齊趙之間皆產長耳命名之意或所未詳

六眼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逾時乃出談次有綠毛龜蘇曰唐莊宗時林邑國貢六眼龜優人敬新磨爲讚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他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蘇戲語也攷之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止兩眼耳外四眼乃斑點無紋花圓長中黑與真目竝排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箋記耳兼聽受口竝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隋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竝舉無所遺失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此三人者皆可謂絕世之技而元嘉在童亂之年尤爲殊絕梁唐邕每有軍

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亦其次也

方朔恢諧有本

子路與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以問子路子路曰此名熒熒之鳥又一日二人浴於泗水復見前鳥顏淵問子路曰此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諸絲絹煮則為帛染則為皂二名不亦宜乎漢武帝見上林一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又問朔朔曰名瞿所帝曰朔欺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昔為善哉今為瞿所何足恠乎荆王時有獻不死之藥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遂奪而食王怒欲殺之士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罪在謁者不在臣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見殺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漢武帝時亦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

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以上二事觀之朔之恢諧亦有所本也

千古之恨

魯郡有先聖手植栢樹自漢歷晉莫敢傷犯後為江夏王義恭伐取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祗洎寺為維摩詰鬚寺僧愛護二百餘年為安樂公主闔草馳騎剪取并焚棄其餘姚鉉謫居連州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抄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噴之欲其速爛後縱火焚樓天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甃有縣尉扣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鹽官縣安國寺有唐時悟空大師手植雙檜如龍鳳形宋末勔遣人取以供進由海道行遇風濤舟檜皆沒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為碑至明八百餘年為林焯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廣德大洞有玉一方周正如几日照之內有詩四首相傳白玉蟾所點化為州守借觀竊取以去金陵鳳

鳳臺石為楚人達官昇歸至禾石竟沉沒雖神物成毀有數終為千古之恨金陵三怪石若非夢作舉子求哀亦已燒為灰矣

文海披沙卷之四終

文海披沙卷之五

晉安謝肇淛著

木異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栢雖千年久枯不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栢一株雖枝葉無存而質幹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賞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栢一枝復榮元豐庸王豈尼聃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宣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柳婦人手皆白柳香翠宣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李愈語見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燒是草着是草鞋喫是鹽慈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二事見談藪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牟以私販殺甥梁車以踰城刑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
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奕為雍州刺史寡
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為不法為下所糾奕按省
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恣遣不問至
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
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為龜
漢宮女化為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蟊螟化為鼠
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為鵝唐玄宗時
石化為麪桐廬山中竹化為雉化書曰老楓化
為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為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棗雨血異矣其尤甚者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
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為龜魏文帝
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

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
張仲舒在廣天雨羅篋甚多晉劉聰時平陽雨
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
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
手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鴈翅芋
名博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實由卒合形骸
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伎也張禹之於
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
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留質衣物劉炫視東
修為教悞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為人師
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侔於敵國然孟
嘗客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

一斬笑躄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
春申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為豪汗明三月而後
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信陵意氣傑然獨出
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
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為名耳

物異

鼈有三足龜有六眸見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述異人有三耳張審通蛇有兩頭孫叔敖狐有九
尾鳥有四足五臺山上鳥獸有五足出因堆國狀如獅

郝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為善也梁武帝
后郝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為蟒尚未足
快人意乃帝一為禮佛懺悔即生忉利天見一
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
盡釋既免惡道又生天界人復何憚而不為惡
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為之辯夫以武之
陰賊殘忍八歲時即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
時納鄰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
其視杜陵老叟杭上肉耳武之所為不殺者杜
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輓
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為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
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
曰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
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
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
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
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
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
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太劇祿山語佞朝
雲語激獨顧語玄着是以受知為令僕之才

副急淚

顧長康哭桓宣武臯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决
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巖與并一朝士皆以善哭
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已親大曾
有諂笑尤可偽為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
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曆中脩含元殿獨一瓦工瓦畢不生瓦松
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間不通線繞國
夫人堂成置螻蟻蜥蜴其中竟日無一罅隙得

入宗楚客鏤文石為階砌地着吉莫靴行者輒

仆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詬人勸其他適答曰非
不能去但愛其才耳既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
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為讀書
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
非理琛慚而悔遂折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
人者

又

予有小童頭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
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逝去因思甄琛
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即奴隸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掇摭
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
言收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
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暨

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

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尚存厚道至用修
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
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
奇人間所無之書往往竊出其雄辯該博固有
自來比流落遐方卉服為伍間有引援自出已
意問之則曰出古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

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至如古
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
耳

禁酒

晉元帝度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
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即位常以醉後傷一
人遂四十餘年永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
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永斷嗜慾今人以士
庶之家耽酒麪藥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
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爲是其不
逮二王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
力强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
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既倦血氣既
衰終日營求爲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
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卽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
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
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于
之爲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
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開
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
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
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已者乃白敏中
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
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
子建雀賦云頭如顰蒜目如擘椒真可爲雀傳
神矣楊用修載白樂天荔枝序云核如琴軫體
狀亦甚精當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
以意改之耳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崖公覘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覘斗崖

公者天子也規斗者歡樂也關中人謂腹大為
豚肥雲南人以官人為麻繩此與蕃語何異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為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
以虎食為得仙張道陵為蝮蛇所吸門徒神之
以為登天唐燕燕以蛛網為聖光卒為所食武
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
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
遇老鶴精以為神仙閩禮斗僧被大毛手鬼擱
其首以為神游紫府幽州石老為子沉江中妄
指雲中白鶴以為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
死不悟亦可哀也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
子咬殺人見七條類彙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
高唐無比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
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馮跋齊高洋皆獨見天
開羊襲吉少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
文正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
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
開眼郎仁寶辨其說以為偶有欠缺自當復合
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合然關中地震時常
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
盡墮其中及其合後窅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
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為 太祖建碑於鐘山鉅麗倍常鐫
鑿既畢而龜趺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
知為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
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
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節義二字不甚了了
斑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

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
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
務觀出入侂胄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
又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晉之靖節宋之皐
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
夷甫謂舉却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
中但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他故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悖
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但作恁他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為阿
堵又以寧馨為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梁謝
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
事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
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

九日不食糕白樂天母陰并而時以賦新井詩
為譏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為非裴德
融父名臯而以高諧門下及第為罪則不通之
甚矣今時家諱不出門即子孫臨文亦自不諱
王元美父死於司寇而後為大司寇時論者亦
以此病之王竟自免歸也此與白樂天李賀事
政自不同

臘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
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為臘
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
也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為詩以戲之詩中皆
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為劉禹錫
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
有僻事未之詳耶

欵乃

欵乃當音霽迺欵字從欠從夂非款字也子厚
欵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霽欵乃襖霽皆
棹歌之聲音今人即以欵乃音襖霽非也郎仁
寶七修類藁辨證極明而世人尚未信從故為
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欵乃又注音襖
霽何其無特見也

吃語詩

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桂
交荆管竒孤甘掛汲古綆僥覬敢揭鈞金竿已
歸耕稼供藁結公貴幹蠱高巾冠更改句格各
嘗吃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戲武昌王居士詩云
江干高居堅關扃健耕躬稼用掛經蒿竿繫舸
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
劍賡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軋鍋更憂甘
瓜羹內覩字當音改繫字當音計愧字當音貴
不然當易此三字余友人舉孝廉口吃唯流音
念不正一日雨中余與徐興公各賦絕句為吃

人念不得詩以遺之余得二首云綠柳龍枝老
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又梨嶺
連連路蘭陵累累樓琉璃憐冷落郎輩懶來留
興公得一首云留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羅
涼弄瀨路柳綠連樓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
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
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鷗悲號
墜水勝國五象不拜 皇朝至於螻蛄蠅蟻皆
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
可以愧天下無義氣丈夫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
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偽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
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
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汗穢之極
惑溺滋其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插槌一人撼之則動搖其下可以線過而數十人昇之則不能起莆田九鯉湖雷轟潦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峰石亦然濶灤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線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宋興亡

七修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為報應不特此也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諷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為蜥蜴以益母為荒蔚詩義以蠱為螻蛄荀卿以蘭根為芷高誘以乾雀為蟋蟀蔡司徒以螭螟為獬何遜以擁劍為魚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蚤為蟻螻孫思邈以合歡為萱草郎仁實以蚌肉為淡菜以水雞為蝦蟆溫飛卿詩以紅豆為相思段成式以蒙貴為猫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為子胥死後後人憐而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死已有麋鹿遊於姑蘇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耶

白黑鬚

寇萊公欲入相而患年少則服胡荻地黃以變之白史天澤為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染之黑黃髮何關於神明乃為躁進者簸弄符此可歎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時則增年數舊謂不過三十妓多損年數而罪

人多增年數過七十則勿問其意一也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鬼料竅呈象書白

懶髓 碧雲駮梅聖俞鄧思賢訟牒之法蠶衣

明著九真珠船胡玉壺冰穆都九宮亭亭白姦道甲書

錢掃帚薛日一粒粟地理珊瑚木類書天厨禁藥

詩話五色線類佩鱗郭忠恕鱗角類書火珠林卦

書百顆珠術宵練匣道朱得之甚矣人之好異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眾橫行

官軍莫敢撓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

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能收捕

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

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

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為二十五點李郢詩二十五

聲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

昏鐘禁鼓一動即禁人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

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三點為起止耳

今人不知以為起於宋太祖因五更頭之識遂

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識令宮中皆轉六更然

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禹穴

楊用修辯禹穴以為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

敢以為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已

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

辯不贅然據呂柟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

蓋三禹穴矣蒙山實在雅州如必以為在雲南

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

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強

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婁敬項伯

之類是也 國朝間有賜姓者除陽之宥原姓

有 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
冰黔國無姓賜姓沐 英宗時有進士直茂
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 世宗時
南昌袁公貞吉傳臚 上惡之御筆畫為袁遂
姓衷然皆有為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寬
孫何 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
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
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湮
沒不稱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
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
成終貽書尉之謂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
無遺夫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
良呼為九經庫鄴侯架插牙籤至三萬軸可謂
無書不有而二君主前者述何寥寥也他如任

未經苑景翼書窟聚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
少陵蘇子瞻間關奔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
籍自隨而其詩文貫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
者又何也豈天分之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
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
世說王始與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
鳳從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
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名人推卜之法惟著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
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
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
鏡聽拆字卜宋以前亦有之天罡時卜即馬前課大六
六壬時卜即小六壬降箕卜即古紫姑開光卜即卦影
神佛前皆以筊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即古打
池陽有油卜以薺花點油灑水契丹有羊骨卜

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粵西有鳥卜又有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筴卜壘卜

墮甌鼓益

墮甌而不顧勇矣吾以為不若哭遺簪者之為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為不若哀瞽妻者之為仁也墮甌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為情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母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

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渙忍然間亦有豪爽痛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硜硜自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又有言令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徙之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

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恣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為知縣附遞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即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荆公公曰此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押閹而薄於行復極陳其不可用遂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復為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

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為顯官爭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為相都下貨壅乏見鑿市塵大闕府尹不知所為請於檜檜曰易耳即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既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鑿

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喧
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
行又有士人偽爲檜書干守牧者檜聞卽與一
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
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爲相臨安失
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
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
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推劔護里許卽易人倏
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
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
免張裕每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
璞謂卜珮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
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
丙子游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
當避之旣而稽留旬日晚望日禍在明日吾

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
至府門遭兵變所害 國朝胡日呈識 太祖
於微時及一太祖賁賜一詩扇周游天下旣歸
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
逃也果如其言夫旣數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
知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
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
長八寸底平指歛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
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
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墨莊漫
錄謂始於睿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
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屋繡鞋之語爲疑不知古
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
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旣
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其短
小乎樂天但言跣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笋李

自言素足之女而不及短足之婦即東昏玉奴
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為黿郝后死而為蟒李勢寵姬化
為斑虵武后死後納於大甕禹蝎螫之宋李后
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
間

文海披沙卷之五

非

文海披沙卷之五經

文海披沙卷之六

晉安謝肇淛著

前身

前身之說多矣事既渺茫語多附會但取倣奇
可喜不必論其有無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
後身為知威武侯後身為韋臯五戒後身為子
瞻鄧禹後身為淳夫李德裕後身為趙鼎才名
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玄度之為蕭答承師之
為房瑄謝靈運之為邊鎬馬北平之為馬仁裕

文海披沙卷之六

顏延之之為潘佑牛僧孺之為劉沆武夷君之
為楊億玉京之為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
為昏愚小吏澤公為浣衣婦人子羊祜出於隣
家阿練本於沙門又何輪迴之懸絕至是也明
徐國公鵬舉為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為韓忠
獻托身然皆功業不迨遠甚王文成前身為僧
差不失故步耳要之士貴自豎立耳前生後生
可莫勿論屠緯真苦譚此說亦通人之蔽也

門客

杜牧之爲奇章公幕客夜常他出公常密令邏卒護之牧後知之感恩刻骨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年少不羈時時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至明燭觀書默坐以媿之而亦竟不改也韓魏公帥中山亦有門客踰墻夜出公知之作種竹詩云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客大媿少年爲客而不妄出固自難事然能爲牧之者上也魏公客能悔過次之達道悻悻自是不知悛改吾無取焉爾

黃金

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四萬斤梁孝王沒庫中黃金尚四十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者世間糜費漸減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鎰金鈞金鈔金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鋪金經典之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

始以萬計皆磨滅至盡間有銷鎔所得者千萬中之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割無窮之用哉考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切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燃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而一申明此禁也耶

人與行事不類

項王嗜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氈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反常之物

水宜寒而有溫泉火宜熱而有涼燄石宜沈而

有浮石之山木宜浮而有沉水之木晝宜明而有變晝之草夜宜暗而有夜光之璧夏宜暑而有辟暑之犀冬宜寒而有却寒之玉莫輕於毛而弱水不能載莫堅於石而滑托獨能吞莫酷於火而有不灰之布莫勁於金而有食鏹之蟻飛者以翼而能以無翼飛行者以足而虵以無足行物理反常不可窮詰

飲酒害事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以待人則起爭生釁以為學則廢時失事以治家則招盜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為政則顛倒錯亂唯有苦寒孤客以此消憂囚禁罪人藉之度日舍是無一可者也今人但見古人亦有耽酒者不知陶潛嵇阮李杜之輩蓋遭世亂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為世所崇重恐有不可測之禍故以此自汗耳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者是也觀其詩文卷帙精思細語豈終日醪醕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為官唯日食一升飯

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可謂格言也

詩文愈疾

魏武讀陳琳檄曰此愈我頭風此是稱贊之詞杜子美謂鄭廣文吾詩可以愈疾此是自得之語乃漢明帝楊后有顛疾得內傳孟召文讀之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垂崖與傅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隣里有病瘡者皆不發則是真可療疾矣然此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大聖大賢皆不免有疾已所不免何能愈人或謂傳有道術則可耳

喜鵲鸛

寶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申每至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鸛亦卒不容於世

天子別稱

稱天可汗者唐文皇也稱鄉貢進士者唐宣宗也稱蓮峰居士者南唐李後主也稱道君者宋徽宗也稱太師威武大將軍者明武宗皇帝也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管室間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所當問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封陟

上元夫人降封陟陟守志不顧至於再三終不與接後陟死遇夫人道上判曰性雖執迷行實堅潔賜延一紀任生讀書高山有女子就之留

詩再三任亦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女子判文

字曰數雖盡既相遇不能忘情更與三年問之

吏曰此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極貴者神仙事雖不可知而二子守正卒以見佑永年非偶也郭素聞王軒遇西子而屢宿浣沙溪吟咏賦詩以希一遇惑亦甚矣

人身藏物

垂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孫藏於頸雀藏於瘤飛蛇藏於眉間肉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

身皆可為逃遁藪也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魅睡魔屢驅不去

福有厚薄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夫人謂其算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為相卧無裊褥上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強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既予之以相而不予之以福良可笑也

人在塵埃中

無目表弟乃是天曹判官野合游娼却是菩薩度世智奴不慧道士禮為太一隣宰衰弱伍伯指為司命海山使者隱跡胡奴坐化至人混名劇盜人在塵埃中皆若此矣

災木

古人以文字紕繆而殺青者謂之災木唐舒元與有悲刻溪藤文云今之自謂能文者皆天閔

剡藤者也然自古以來梨棗箋麻之灾至今日而始極達官貴人筆多假手文絕彈射出於餘竅人亦承之公移俚牘哀然充棟矣統袴金埒強作解事一識之無便謀壇坫標竊數言裝潢廣布使讀者匿笑道好面代發紅又有乳臭小兒名未立而即獵羔雉白髮高官人已陳而猶誇芻狗列之筐篚詫為膏薌徒飼蠹蟬不堪覆瓿此當用祖龍一炬無煩鮑姑艾也

江州橐駝

柳子厚作黔驢記謂黔之虎不識驢此雖戲言亦理之所有也唐劉秉仁為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廬山下埜人見而大驚鳴鼓率眾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則所放駝耳夏蟲疑冰固自不妄

妙在無意

詩句之妙政在無意中得之池塘春草語亦平淡曲終不見詞雖警拔而亦詩人所能到語也至於子孫閒為客清光何處無落葉滿長安似

口吻常語而皆得意喜極發狂要在神會難以語人

詩文虎

有文中虎宋謝希深上啓楊文公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於扇上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為文中虎有詩中虎羅鄴牡丹詩云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特人謂之詩虎有書中虎唐李陽冰善書寶泉稱為書中虎

妬婦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而死遂為水神每男女靚粧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田廬盡遭漂溺妬婦死後猶遺害若此

鬼物畏人

縣令方正縣妖破膽至相率遠徙王老福盛鞭太歲數百而不能報江涇顧老獷悍龐豪金神七殺被其觸犯至盜寺油塗瘡而不敢犯延平

吳氏五女悍惡號爲五虎有宅凶性移榻持刃中庭獨寢至旦帖然乃知人之善者惡者福祿盛者鬼物皆畏之而反禱祠求福亦惑之甚者也

刑獄冤濫

宋潼州王藻爲獄吏每夜持銀錢無數歸家妻疑之一日令婢餽食比歸婦迎問曰適他蹄十三鬻美乎藻曰只十鬻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與人有私也藻乃置獄具訊婢婢自誣服妻乃從容謂之曰爾日日持錢歸吾疑爾鬻獄不無枉濫故以婢事試汝耳實未嘗盜肉也自今以往毋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悟卽日棄役出家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筓楚者多矣閩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恒欲去獄具之最酷者一日晝卧書齋案有雞子一様見一鼠仰卧以足抱卵一鼠曳其尾入瓦際邊逝之間雞子皆盡劉起召門役責以盜卵不服命取諸刑具至皆不服最後命取錫蛇卽自誣

伏錫蛇者錫作蛇狀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湯沃之最酷者也劉卽日下令除此刑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過道母約二三日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往來無道惟床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啓一日無賴孫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回池州村祖翁媪二人各長三尺餘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蘸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胡頊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懸內鐵檻中伺伺得出飛走竊食南皮弓手張德人首蛇身每日須肉十餘斤沂密優人二子六七歲髯長尺餘襄漢客店旁人無首編草履疾如飛饑渴輒以手畫湯粥從頸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錢卽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如其言此皆人妖以語人未必信也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牟輩庠常羣皆有詩名宋竇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僖偁皆位通顯謂之燕山五柱二竇何相似耶

物聚必散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即書畫器具泉集甚艱而其究也或死於水火或遘於兵燹或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如隋嘉則之書宋宣和之玩好李衛公平泉之木石趙明誠投離之書籍以四海之物力畢世之精神而一旦澌滅無復孑遺豈成毀自有數耶抑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載之下猶扼腕歎恨何況當時

子弟好尚

人家子弟好尚不同觀其志趣足規門戶之興衰好詩書文墨卓爾大雅其最矣好畫帖珍玩者次之雖近文雅未免惑溺好山水木石者又次之漸閑侈靡無裨神情好聲色狗馬者又次

之稍近豪舉多比匪人好麴蘖誦嘖者又次之醉生夢死無益無害好修齋祠神者又次之無丈夫氣啓姦盜端好聚斂貨財者又次之非不富厚品劣行猥好博奕者又次之好黃白者又次之迷惑不悟必喪其貨好機詐鬪訟者最下小則亡身大至覆族

論茶

茶之於人功力最鉅無論其品色香味為大雅所宜即益精神消壅滯亦服食家之所不廢也綦母旻乃著論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斃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信斯言也則必飲酒食肉膏腴厚味使肥脂若太牢而後為佳耶移此論人必以躋之壽為是夷之夭為非李氏之富為高而顏子之空為下矣鄙俗之譚莫此為甚而舉世莫知非之何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速愈但二年後不抹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遂汗之愈得與冊立迨二歲果死宋劉粲微時
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
朝議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已
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柰何
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疾死人之愛官有甚於
愛生者此吾所未解也

木類有壽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嶧山有禹貢時孤桐
然枯槁無生氣曲阜有孔子手植檜時時發榮
泰山有秦大夫松秦郡有秦時栢東岳廟有漢
時栢涿州有漢昭烈時大桑盧龍靜安寺有陳
朝檜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銀杏
樹茅山有許旌陽手植檜范石湖在成都見唐
時栢建寧都司有五代時樟木其竅中可設數
席耳目所及者如此竊恐深山窮谷人跡罕到
之處當有洪荒時樹木也

宋孝宗事

宋倪正父記孝宗聖德九事亦甚尋常庸王皆

能之至於寶器圖玩任其朽蠹鎖篋筭而不觀
鄙俗逼人中秋鼓琴兩曲飲湯一盃巡簷數過
就寢則因光宗缺於奉養有無限淒涼情況可
謂之盛德乎大臣不名可也施之諸璫褻威極
矣此皆不足稱也

不善自知

人為不善未不自知者子胥主父偃所謂日
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亦可悲矣然猶有
不得已者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
下拜為棟死計耳至如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
仰藥而死與其既賀而死孰若不賀而死乎林
希卓子瞻責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六青
詞不草無關利害至甘壞名節而為之吾又不
知其何心也至於陶穀危素揚揚自得無復羞
愧視此又不若矣

覓句營生

倪文節經鉏堂志記苦樂一段甚佳但云賦詩
可樂而有覓句之苦營生雖樂而有多愁之苦

兩語未然竟句似苦而實非苦事如欲飽者必咀嚼欲至者必行步如果苦之當棄而不為矣營生原非樂事無論聚怨即忻然奉之有何可樂况持籌會計憧憧往來寢食不得寧處此天下最苦事也予欲改之曰竟句雖苦而有得意之樂多財雖樂而有營生之苦

愈病

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病乃知邪祟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則婦人女子之見也

奇疾

虱癢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隔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至於斛二癩虱瘤及陳櫟母饑蟲牛師古食掛陸顛消麩蟲陳季直妻腹作鼓聲聞於外雖幸而獲愈亦竟不得療之方也造化小兒苦人甚矣

盜可以德感

王子敬被盜呼謂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盜笑而去宋查道罷官與程宿寓逆旅中夜盜取其衣覺呼程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棄所獲而去明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兩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之而去彼雖穿窬之雄未始不可以德感也

才不才辯

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其天年此數語世人皆襲用之亘千古未有辨其非者吾以為君子處世寧作玉碎不作瓦全寧作蘭摧桂折不作艾敷蕭榮况不才未必皆終天年也莫賤於草菅人得而割之莫穢於糞土人得而掘之山中之木特幸而不遇斧斤焉耳况使不才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即與天地等壽亦復何益若必舍顏回之夭而就盜跖之壽避袁粲之死而為楮淵之生吾未見其可

也

王子公孫

秦漢人相呼率有美稱如漂母謂韓信為王孫
蔡中郎謂王粲亦為王孫雋不疑謂暴勝之為
公子此亦口頭常語耳注者百方解釋至謂公
子為勝之字此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偽書

漢成帝時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偽造
尚書百二篇以獻帝出內府秘書校之無一字

相應下霸於獄吏當霸欺君大不敬當斬帝奇
其才釋之隋購遺書時劉炫常造偽書上之以
取賞後竟事發抵罪以二子之才有著述自
足千秋何至假古人以媒利卒之利未得而害
隨之亦惑矣不准之逸周書張商英之素書二
墳張靜修之上清經阮逸之關子明易傳李衛
公問對皆屬偽妄而幸免於世乃其書流傳至
今而莫覺其偽也幸矣

雲雨雷可食

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形皆如蠶皆六七寸甘
可熟而食之嶺南有雷公冬蟄地中人掘得便
擊殺而食之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子古人忌之然田文稱豪齊國胡廣
天下中庸崔信明以文章名王鎮惡以將略顯
漢王鳳晉紀邁張嘉金田特秀皆有時稱唯南
陽王綽不軌被殺道君皇帝終陷虜庭若二人
者不舉可也

小事不可忽

陳平為宰分肉甚均卒宰天下任安為人分麋
鹿雉兔眾人皆謂任少卿分別平後亦以氣節
顯謝玄在桓司馬府雖屐履必得其宜人知其
有將略樊仲為州人設食比至日中不可得食
而什餘自起潘濬以為侏儒觀一節之驗竟以
數百人破之人於小事可忽略哉

文人無行辯

古人常謂文人無行非文人之無行也文人者

才知高明之士也幸而際時遭主事與意合則
勛業文章自足千古不幸而流離偃蹇濡足權
門急於謀身不遑擇地蓋亦有之政桓溫所謂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兩言雖名教
罪人然亦非庸常人見解也今人但見楊雲許
敬宗宋之問沈約章子厚王安石之輩遂以為
口實不知尚有孔北海諸葛武侯駱賓王陶元
亮謝臯羽文文山方正學輩也大率才與不才
各居其半此造化定數何但文人至於小節細
行如司馬竊貲幼與折齒一一論之宇宙之內
當無全人蓋由才名時代所忌未免一人吹毛
而眾人吠聲耳偶發此論為千古文人吐氣

得官失官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武昌
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厨中亦無備辦酒席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妻師德貶員外司馬
因署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既而曰亦得亦得
豈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

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為法失官者當以妻師德
為法

晉宋相類

晉納賈充女為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
子歲宋納賈似道女為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
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之事偶類如此

有意無意

與人不可不察言色然一以承望言色為事則
伎矣作事不可不遠嫌疑然一以存避嫌疑為
心則偽矣作文不可不識忌諱然一以避人忌
諱為旨則諛矣仕宦不可不得名譽然一以要
獵名譽為務則躁矣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精騎羸卒

用兵多而不整不若寡而整治家富而不飭不
若貧而飭學問汗漫而無用不若簡約而有裁
故古人有精騎羸卒之喻

裴行儉惠遠

裴行儉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味道摸稜

取容而賓王文章節義鷄與鳳也惠遠不交謝靈運而交盧循然盧循么麼草寇而靈運曠世逸才艾與蘭也乃世猶以二君爲知人嗚乎談何容易

始皇馮道

秦始皇築長城而令萬世無胡虜之患馮道請鑿九經刻板而令萬世有書籍之樂此兩人者有大功於萬世而論者猶然少之何也

物類相報

雞食蜈蚣而雞死蜈蚣亦羣食之蛇食蝦蟇而蛇死蝦蟇溺其骨皆化爲水山中田鼠食菅葺而鼠齒至堅唯菅葺擊之輒碎鱔鰻蚊螿卽死而其骨乾薰之蚊翅足皆落物類之相報如此至於蚊母鳥口吐出蚊而其翅爲扇獨辟蚊則理有不可曉者

物有相反

睡蓮晝舒水面夜縮入水夢草晝則入地夜則復出懶婦魚脂歡樂則明紡績則暗寧王燭靜

坐則明喧呼則昏蚌淚晝物晝暗夜明沃焦石磨水晝物夜隱晝見花有晝開夜合荷有夜舒晝卷弱水雖毛羽亦沉澄綠水雖金石亦浮

寇萊公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往往黜落人教公增年數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然公後當拜相時上嫌其少乃服地黃葫荻以變其鬚髮此其爲欺不尤甚乎當由始進之初意氣尚銳富貴已極躁心難持耳

矯鎮軍心

梟鳴牙帳孽徵也而謝艾以傳得梟者勝竟破石勒渡江麾折凶兆也而劉裕以覆舟之戰如是竟破盧循水變爲血怪事也而孝恭以公祐授首之徵果平僭亂乃知吉凶元無定則抑亦以軍心易惑故矯語以鎮之耳此其法皆本太公用洗兵甲之說

人不可廢言

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上式之奸以楊國忠而

能知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故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今一時相廢而所用之人所行之法悉皆更易非公論也

神仙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篤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為近若遇富貴得意即真

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况凡人哉

吉凶無定

雀生鷓吉祥也而王偃亡國芝生寢瑞徵也而王黼僂身甌生蓮花嘉兆也而滕景直謝世猶犬能言凶兆也而龔紀登第梟鳴屋上俗忌也而張率更改官

后羿子美

俗說羿善射堯時十日竝出羿射落其九然其妻竊不死之藥奔入月而不能射也唐時人有

病瘡者子美謂吾詩可以療之及誦至子章體
觸血蝕餽手提擲還崔大夫瘡病果愈然子美
詩有三年猶病瘡一鬼不銷亡之語何不自誦
其詩以斷之也事之相舛可笑如此

文海披沙卷之六終

文海披沙卷之七

晉安謝肇淛著

毀祠毀佛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劭掇禍毀佛一也
傅奕無恙而崔浩族誅人自有幸不幸耳世不
言狄傅之勝邪而但言顧崔之受報至於奉道
釋而死於非命者又神其說以為兵解故其迷
惑至死而不悟也

蘇長公命相

蘇長公云退之以磨蝎為命官而僕以磨蝎為
身官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謗則命信不可
違矣然公贈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
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則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
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
洛陽春然公生平居官起而復躡未得遂急流
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欲一日
享林下之樂不可得也則相者之言又中矣
莖

古人之莖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
月未嘗擇年月也已丑莖敬嬴不克莖庚寅
口中而莖未嘗擇日也延陵季子之子死莖於
贏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絲
長者未嘗之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竭力
以奉地師唯其言是信龍穴沙水必一一合法
而後敢用而兄弟眾多者利兄必不利弟利季
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子孫之禍福不顧先
人之遺骸經數十年終朽殞官者比比而是至
於年月避忌信若著蔡奉若神明既莖之後少
有吉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嗚呼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固知郭璞吳景鸞之徒多不善終亦天
道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勅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
聞之賜以醢酒而皆不畏竟勅侍女另居是以
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 太祖高皇帝
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 上賜侍女王悅其

手妻卽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怡 上詰再三始具對 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鬻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尚在坐卽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千古之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

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

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黃魴兒也肉磨者晉宦者也

晉世祖時人

肉翅者魏鈴下卒也 登凌風如履平地

山資

古人爲官俸祿不薄而宦者亦不矯激求名以陶元亮之高潔猶求絃歌以爲三逕之資王彥之爲太守朞年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王述爲令頗受饋遺王導戒之答曰足當自止及後爲郡縣清操絕倫阮裕屢辭聘召後

爲東郡太守或問之曰吾少無宦情旣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耳戴符至乞買山錢以遂其隱今之仕者覲顏相載固不足道而人前稱貧不已者亦豈復有古人風哉

人不如物

烏以孝名鶻以義著雉以介顯雉以貞稱鴈燕之信不爽蜂蟻之序無差雞晨犬夜不曠其職牛耕馬走各極其勤鵝能却盜鴿可代奴人不如物者多矣

知味

食而知味聖人以爲難如易牙之辨淄澠士安之識李柰則精於味者亦當能之師曠荀勗知飯爲勞新所炊異矣然其氣味似亦有別至於食鵝知白黑處食雞而知其棲之半露則恐理之所無抑或譽者爽實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爲始於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項重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貧富相形

貧富相形雖英傑未免動色陶穀得党家姬取雪水烹茶曰党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皆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党進無論煬帝徽宗亡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態猶令後代追慕故老氏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嘻知言矣

拾遺

陳子昂閬州人閬州有陳拾遺廟訛為十姨遂

更廟貌為婦人像崇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後亦訛為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即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為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為鴟夷子皮妻也

石匠賢不肖

紹聖間立黨人碑獨石工常安民不肯鐫字強之乃曰被役不敢辭乞勿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時又有詔毀司馬公清忠粹德碑方毀之際大風走石吏人奔走莫敢近獨有一匠揮斤不顧忽仆碑下而死以工匠之賤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既曰殤祀則不應葬以皇后之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吊而命太子為之主且謚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

三十有九日殤耶總耶禮皆不經固知此書原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物壽人天

鹿千年而玄龜千年而白虺千年而龍虎及蟾蜍千年而角乃人之壽獨不能以百計也物無情而人有情也然物之壽不能敵人之天人有知而物無知也然則鴉木死灰身名俱滅即壽何益

三字名字

三字名者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佖令受三字字者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中原父

晚達

古人晚達率以呂望為口實然望之年紀他無所考但宋玉楚辭有九十顯榮之語而竹書紀年西伯得太公之後又七十餘年太公始卒當百六十餘歲則世俗所云八十遇文王之說恐未必真世所傳梁顛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

以七十三及第然考之正史皆不盡然惟唐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而宋章宗時河中府進士胡光謙八十有三晚達者此其最矣

蘇子瞻

蘇長公性直是不耐事生平好動作遊戲殆無一刻閒暇在西湖時日與湖山結緣在密州無事至循後圃採杞菊在黃州作蜜酒飲者輒暴下在惠州作桂酒苦辣不能入口及至海外瘴鄉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又燒煤作墨幾焚室廬以意為膠及墨成不能作錠粗如懸槌比量移中州旋竟客死則公詩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蓋未能踐其言也

大臣有壽

宋時大老唯文潞公壽至九十二餘如杜祁公富鄭公輩皆不至九十 國朝劉太師健魏文莊驥皆近百歲董太宗伯份陸大宗伯樹聲皆

九十餘畢大冢宰鏘年九十有三見在家雙錄
甚其他亞卿以下不可勝數也

節省

唐陸堅以麗正學士供給過豐欲罷之張說曰
麗正是聖王禮樂之司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張
文瓘為侍中同列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
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
不稱其職當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
古人議論持正不求虛譽若此今人務節省之
虛文而不顧國家之大體真是措大面孔耳

所愛甚於生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愛各有甚於生者范
雲將與冊立病欲速愈告以二年後不治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人之愛官有甚於生者張璪使
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比虜調給
甚厚璪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而卒不死人之
愛利有甚於生者王冀公延一方士求長生之
術方士教以絕色慾公曰如此即壽千歲何益

人之愛色有甚於生者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人
之愛玩具有甚於生者噫亦惑矣

托名

莊子注中興書竊人之書以為己作者也周秦
行紀香奩集龍城錄碧雲駉以己之書嫁名於
人者也竊為己作者不過穿窬之心嫁名於人
者幾成口舌之禍罪業莫大焉周秦行紀是李
德裕門人韋瓘作托牛僧孺香奩集是和疑作
托名韓偓龍城錄是王銍作托名柳宗元碧雲
駉是襄陽魏泰作托名梅聖俞

誣人無益

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朱序不拜符堅
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濬私
拜田令孜卒為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
誣人者亦何益哉

愛鵝

王逸少愛鵝孫武子愛驢鳴崔鉉喜聞水牛人
之嗜好出於性成即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張

素正乃謂鵝頸類草書腕法故右軍愛之然則
驢鳴牛鬪豈亦有法耶

才士傲忽

少年才士須先遜抑無肆凌傲一遇勁敵便落
坑塹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侮之侯詠不識豆
盧相而侮之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不相
識於情可恕而恃長凌人自非美事三人者侯
詠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
人可不戒哉

口業報應

安庭栢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遇
庭栢處其間無不相怨詈絕交者庭栢亦自負
其術晚年兩頰連頤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為
妨碍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
嘲謔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
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言出
於口似不經意而離人骨肉訐人短長其害甚
於含沙吹蠱天道報應昭昭不爽如此易於由

言者可不懼哉

娶替女

宋劉庭式娶替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
呂華陰亦娶替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亦
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為婿
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替無
問之者未錫欲娶之吉固辭未錫曰某荷公德
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
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三君固皆義士然庭式

華陰娶替於既聘之後而未錫娶替於棄棄之
日尤為人所難也

祭古人

入獄者祭臯陶治木者祭魯班造酒者祭杜康
造茗者祭陸鴻漸已自可笑而為盜者祭柳跖
屠者祭樊噲造菜菔者祭蔡伯喈尤可笑也

替代

今俗人家患病篤道士為作醮祈禳以紙為人
名為替身此鄙俚可笑之極及讀閒窓括異志

載荆南都頭李遇病困魂至陰府有一相識先
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
遇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卧一畫人號爲替
代云乃知此俗已久於乎閻君乃可以替代欺
乎

大學士

學士古無大稱宋真宗欲寵王欽若特置資政
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之上 國朝初罷丞
相後置中極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贊密
勿然秩止五品無以領百寮故多以尚書侍郎
兼之其後遂儼然相矣

用人

用人取士莫簡略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
卽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椎埋卜式牧羊
上官桀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之
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其才略事功何彪炳
也今世設科第以限士非應進士舉則不得登
顯要非讀書中秘則不得入公輔稍有瑕疵指

摘蜂起一涉註誤擯棄終身然古之人才常有
餘而今之人才常不足豈真天運之有限實由
文罔之不踈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
乞兒搬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
萬卷每有移徙載必兼兩且懷意以之懼母憶
叔原事爲之一笑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興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
候門墻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
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過一
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關晡時卽聞變作宋苗
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
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
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
城遂免死生有命有非人意所及者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僖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
山花草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
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會用花數萬朵以為屏
帳至標棟拱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做
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即判
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
始知公之為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
下吟賞為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
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為真風流也

世俗之偏

菊以黃為主而世却貴白者墨者紅者梅以白
為主而世却貴緋者絳者墨取其黑而必貴香
澤如近代羅小華雜以金珠研取發墨而必貴
唐宋琴取清越而必貴斷紋世俗之偏難以枚
舉

落鴈破柴

黃巢軍號為鴈兒李克用選精卒號落鴈都周
世宗伐蜀蜀軍涅面為斧形號破柴都

改忌日生日

唐權龍褒於私忌日閉門靜坐偶有青犬突入
龍褒大怒牒所司今日有所衝犯可改明日作
忌日聞者笑之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
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
作九月一日其可笑如此

左手書

宋時宗室趙不微善以左手書然自幼習之以
異於人耳陸元長梁子輔皆壯年後患風痺右
臂不舉乃以左手書逾年筆法精勁勝於用右
時近代余曾見林孝廉章之父以左手書狂草
滿紙有顛素風莆田林祖恕弟林蓑左手作書
甚佳真草合度其他未有見者信古人不相及
也

杜撰

今人多言杜撰不知所出野客叢書載杜默為
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按杜默
濮人字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詩石介作三豪

詩以遺之。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
文豪其後落魄不護名節為時所薄此豈盡不
合格律者藜藿之言未必然也

食人

隋麻叔謀朱粲常蒸小兒以為膳唐高瓚蒸妾
食之嚴震獨孤莊皆嗜食人然皆菹醢而食也
未有生噉者至梁羊道生見故舊部被縛拔刀
剗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
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被面
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凡噉數百人
卽虎狼不若也

生易

姜嫄不坼不塌而生后稷太姒溲於豕牢而產
文王

申胥伍胥

申胥復楚伍胥復楚兩人也而越絕伍胥亦作
申胥又吳王女亦名胥

晉乘檮杌

晉乘傳權篇與楚檮杌士壘篇如出一手其為
後人贗作無疑

先絡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過
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乘
小船至父沒所自沈而死見夢於賢曰二十一
日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
遣上尚書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絡楚道
張帛帛沈貞妻也貞溺死帛亦自沈按此事與曹娥極相類而
鮮知之

鮮知之

陶穀何郊韓璜

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為驛卒
之女所詐慙沮失措頓改舊容何郊按節成都
欲察文潞公不法事及為張俞家姬所染不發
一語而歸韓璜按王鈇贓私郊迎之時辭色凌
厲不交一談及為舊狎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
舞羞愧夜遁三人行事大率相類然為酒色所
迷一時不能自禁過後猶知追悔近來作威福

者苞苴一入溫語相加面不知媿而心不知悔尚出三人下矣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於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誥勅

唐宋拜官罷官謫官皆有詔勅學士屬思幾不能辦 本朝拜官唯邊鎮憲臣始有勅然亦文具耳覃恩考績封贈方用勅誥唐宋文駢儷而稍莊重今用散文以職之崇卑為繁簡多經生語唐宋皆鎖院草制或面宣詔旨今則起草私家什九假手昔之潤筆出於官家而今之潤筆出於所得之人其不同如此至於王言之體典重簡則唯兩漢得之唐以下不及也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柰亦無字按東晉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柰娥之房柰即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柰政柰何不作柰乎捌字見急就將農器也

一日是兩日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可謂得靜之理矣近來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遊戲一日是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其語雖達然恐不能勝蘇語也余有耽書之癖常悔早年玩愒月日近者痛自剋厲又戲演前語云無事常讀書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然恐名根未除又是一重魔障但性之所近各適其適

西游記

俗傳有西游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讀者皆喚其俚妄余謂不足喚也古亦有之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蚩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岳之神來見太公命持粥五器各以其名進之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游特其濫觴耳

既入其芝

王勉夫野客叢書大類論衡其所辯者皆不必辯而所引證又多俚俗如解孟子既入其芝云世人以芝為闌非也芝香草甘芷之類豚之所甘夫芝之為香草與否不必言但以文讀之曰既入其香草又從而招之成文理乎好異而不通甚矣

富貴不樂

仕宦尊崇家財浩富氣焰烜赫極為人所羨慕

然當之者未必樂也貴至於王侯將相責任愈

鉅精神愈勞事幾一失求為匹夫而不可得富

人田連阡陌日夜持籌會計食寢不安妻妾盈

庭力憊髓竭不復知有生人之樂者多矣因憶

桑維翰常語人曰吾雖貴為宰相有似着新鞋

襪外望雖美其中甚不快活斯言至矣然王侯

將相勞身以為天下當其在已辭之不得猶可

言也富家翁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卒歸它人

豈非愚之甚哉

兄弟詩

陳思王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嗟夫人以么麼財帛而令兄弟操戈鬪牆者讀二詩而不感動非夫也

奢僭之報

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劬至二萬後卒不得其死暴殄天物自有報應無論折福也李文饒一杯

羹皆用珠玉琥珀金寶等物煎汁而棄其滓每
杯直錢三萬其奢過何氏遠矣寇萊公宅中未
嘗點燈雖厠溷穢處蠟膏山積故二公者皆不
免海外之行本朝嚴分宜子僕皆用蜀錦織成
小片以為婦人天癸之用虎子以七寶鉗金為
之張江陵予告還家途中一飯至列竈釜三百
他不論也奢僭如此不亡何待

婢隸有見解

柳公權家出婢見主人買絹往復論價即為中
風仆地曰死則死爾安能從牙儉郎君乎宋御
史臺老隸見范諷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
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又數四即直其槌
范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
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天下
之人安可一一告語叮嚀乎此二事大非中人
見解而辱於泥塗可惜也

古今人心不同

儉美德也古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隱高風也

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奇節也古以進取
而今借以肆警勤盛心也古以修業而今用以
治生學本業也古以成材而今專以取貴戒殺
好生善事也古以自盡其方寸而今以徼福於
幽冥

文海披沙卷之七終

文海披沙卷之八

藏書

晉安謝肇淛著

古人珍重書籍家藏率皆精好鄴侯牙籤三萬
 至新若手未觸謝暉手自校雠列二十厨沈麟
 手寫細書滿數十篋陸龜蒙得書即錄所藏雖
 少精皆可傳非徒誇多已也然不數傳竟喪於
 子弟兵燹之手故杜進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陳亞
 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當時
 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矣
 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箨即萬語諄諄安能
 禁使不鬻哉但得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尤
 勝於無賴子架上鼠齧雀汗指几和泥也趙文
 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淨几
 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以
 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開
 隨揜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至哉此言可

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鮑叔矣故李德裕平原
 木石諄復戒子孫不如王摩詰云來者復為誰
 空悲昔人有更自曠達也

食異

昌歆羊棗鯁鯁魚雖稍與人殊然亦口實所
 不廢也鮮于叔明之嗜臭蟲權長孺之嗜人爪
 劉邕之嗜瘡痂李棟之服人精似於奇疾殆非
 人理 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
 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祭酒
 劉俊喜食蚯蚓口有同嗜豈非虛語

一字師

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為一枝齊已拜為一字師
 後齊已見張迥詩虬鬚白也無改也為在迥又
 拜為一字師宋張乖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
 之句蕭楚材改恨為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

精思亭

李德裕為相有精思亭每處置軍國重事即處
 其中李林甫為相有月堂凡欲害名賢謀破人

家則入其中每有喜色而出即數十人家破矣秦檜亦然本朝李于鱗先生有白雪樓每屬文將起草即登之去其梯不脫稿終不下亦不飲食便溺也夫精思一也或以為國或以為文而或以害物何啻風馬牛不相及哉

夢

夢五色筆而文日進夢還筆而才盡夢遺錦而思日益夢取錦而名損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夢吐龜而謝世此非真夢也血氣衰而神理盡也故孔子以不夢周公而歎吾衰

王涯

王涯於唐宰相中最高為猥劣然性酷好書畫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必以厚貨得之不受貨者啗以官爵得之被誅之日籍其家書數萬卷俸於內府李林甫元載之徒知有是乎其誅宦官意亦甚善謀踈取禍遺臭萬年悲夫

好名

杜預刻石為碑自紀勳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

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為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甚矣人之好名也以二君之勳業文章何患不傳於後而猶自標榜若此

知時

雞晨犬夜性也然鵝鶴皆能警夜雀能知更鳥能報曉猿知報時蜂知早晚衙至於蠅明蚊晦蟻雨蜂晴的然不爽人有沉酒淫縱俾晝作夜者曾物之不若也

燈婢燭奴

唐寧王夜於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為燈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綠衣束帶使執畫燭目為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如此然傳記載之以為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絲衣以陰受溺甚矣

明道雜誌誤

張文潛明道雜志引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謂宣城去江百里為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又引張又新贈妓詩當時求夢不曾眠為誤云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按又新此詩政謂與妓未遂情好求同夢而未曾眠耳作如此解何異癡人前說夢耶

人與雷鬪

齊雷丘訢為雷所擊三日三夜不能勝眇其左目晉楊道和田中霹靂下擊道和以鋤格打其股落地不得去高歡將薛孤延亦與霹靂鬪常遇雷火燒浮屠躍馬案稍大呼繞浮屠而走雷火遽滅唐歐陽紹欲竭池怪雷電大作紹率二十餘人與雷師戰衣焦體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得怪碎而散之人呼為忽雷陳鸞鳳常食黃魚和豕肉致雷及雷欲擊輒持刃望空仰擊中雷公之股而墜一村之人遠徙避之自後每所至雷輒隨之人家不容乃入大巖

石中塞其罅雷不能入如是祈雨數四竟不能害時人目為雨師五人者可謂異矣

父母子弟

石慶醉過里門不下其父萬石君聞而不食肉袒謝過責之乃解楊元珍出門而醉其母秦瑛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子弟使人人父母皆若此當無不肖子弟庾叔襲父在時嘗戒其飲酒父歿後每醉輒自責曰汝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或遇懽會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違因泫然出涕使人人子弟皆若此可無憂辱父母

楊杲宗李偉

宋丁晉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者躬畚鍤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貶崖州卽以其第賜之 國朝 世宗時大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

二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
今上即位尊為 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
偉二事合若符契

焦門宣室

桀囚湯於焦門紂拘文王於宣室

手口之異

晉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
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為名筆大叔廣談辯摯
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
光庭以閻麟之為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
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孺善為文
揚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人之
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詩賦

兩京三都之後幾二百年無賦至齊梁而後有
作其體變矣初盛中晚之後幾四百年無詩至
元而後有作其調殊矣然與其為漢賦之艷而
誣寧為六朝之簡而則與其為晚唐之巧而傷

寧為元之淺而婉

心同報異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為
楚相國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
殺之須臾為一小者所毒手潰臂腫信宿而死
二人者其用心一也或以陰德受報或以殺命
蒙殃天道夢夢何所適從

異常之物有怪

凡物之異常者皆恐有怪未可遽指為瑞唐李
崇真在蜀庭下有一橘結實大而晚熟有小孔
如針竇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罷及剖乃有赤
斑蛇蟠其中韋臯鎮成都時亦有柑大如斗欲
以進御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
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會昌中含
元殿換一柱構巨材人貪重賞於盤屋絕險處
得一異木徑將表丈長百餘尺軍將大喜相賀
奏聞開斧之日斂有狂生遶木嘆息其聲甚厲
守者詰之請當中鋸驗纔二尺許殷然血流驚

問之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藏巨蟒十年當出若爲殿柱至期必歛揚淪沒矣宋高宗時吳山寺中生一輩大如盤五色光潤世所未見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亦驚異表進之詔以寺中所出復令供佛時當暑月往返既久液汁下流寺犬舐之應時狂斃於是駭懼棄而瘞之吁可畏也

中國媿於夷狄

蕭穎士湮沉不遇而新羅士庶願請以爲國師龜山晦翁流落貶竄而金遼之人問其安否中國之媿於夷狄多矣

白敏中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甚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甚白許諾俄而甚至左右以他出對甚遲迴而出白知遽躍出呼之回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手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甚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

之風今人貧賤之交驩若生死一旦富貴便作崖岸相向者多矣敏中志行如此宜不苟同於李德裕也

末藝不遇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爲上造皇后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又造指南車撲滿歌器數事屢欲召見卽值宮中有事竟不得官宋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極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巧塲卒不獲賞國朝戴文進畫甲江南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藝之微其遇合若或尼之况其他乎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守錢奴

庫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饑色藏積一庫自係完齋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時身惟着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其所藏蓄並歸天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不用為守錢奴也差默然歸宰鵝以自食方動筋骨噉其喉而死相州王叟積粟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吝嗇常食陳物纔可充腸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滄豐盛叟問其業答曰唯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贏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妻並夢為人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廩夫為子孫守錢猶可言也至為他人守錢役役終身不得一日之奉養目之曰奴豈不誠奴哉

服藥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佺偓食松實而飛毛女食栢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而隱形韓眾服菖蒲十三年而身生毛冬袍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頃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木十一年身輕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髮更黑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輟以之治病且不能况延壽耶

人臣專殺

李廣為北平守斬灞陵尉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報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

稱朕之指哉胡建爲北軍尉監御史穿北門以爲賈建私約其走卒當選士馬日至堂下拜謁命走卒拽御史下卽斬之上書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馬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差都兵司馬使張擢上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擢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命部下梓于庭數其罪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尸更令

北海披沙

卷八

三

翰決尸一百此三事極相類雖痛快人意而啓臣子專殺之端不可爲訓

野史言

野史言舜囚堯太甲殺伊尹羣仙通鑑言舜聽讒言殺賢臣伶倫等八人風俗通義謂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奚及拾遺記等書載趙高爲神入鼎鑊七日顏色不變淮南王劉安舉宅上昇鈞弋夫人尸蛻而去紕繆失實誤人不少

畫簾緒論

讀胡太初畫簾緒論知宋時作令之法與今大率相似而御史及賓朋遊謁二事尤中今日之弊唯酒稅與聚集娼妓多買姬妾則今之所禁也居官者置此書座右可以寡過矣

兩頭探

范忠宣鎮西京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也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交納官員亦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但每日絕早入場等人戶交納則自無稽留之苦今之納戶終日俟候官府如鬼神不可測識官府又必候納者齊足而後肯收遲延歲月徒滋弊竇何益於理

范質

范質爲周宰相頗負才望一旦失節於宋太祖依阿取容不過馮瀛王之續耳其言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則可作宰相此與蘇味道摸稜之旨寧有異耶

戒殺

今人侈口動言戒殺放生至其行事害必避利必趨利必歸已害必歸人殺機甚矣忍於人而不忍於物即日放生何益宋齊丘陰謀盜國奸雄之尤也而所著戒殺之文河詆列聖直疑自古無君子欺天罔人又當入無間地獄矣

忽雷

鱗魚名忽雷歐陽紹與雷闔人號忽雷秦叔寶馬亦名忽雷駁又御器琵琶名大小忽雷馮道子琵琶名遶殿雷

注世涉

五

涉世

涉世未深者其英氣可與有為而未免有挂一漏萬之病涉世太深者其智識可與謀事而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故貞不違時難在少年百折不挫斯為大勇

賢士有助

古自高人賢士多有所助而成重耳之霸樂羊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妻成之也孟子之賢雋不疑之能陶士行之業母成之也陳了翁之抗直

子成之也浮休居士之高龔翠巖之誼女成之也張九齡之忠譙鄒志完之敢諫友成之也故嚴延年能從母命何至殺身張茂先早聽子言豈罹奇禍

龍虎

龍而可豢非真龍也虎而可搏非真虎也故葉公遇真龍則失聲却走裴旻遇真虎則弓矢墜地由是觀之爵祿可以餌榮進之輩不可以籠

注世涉

六

加鴻飛冥冥之士

洗浴

何脩之一日洗浴十數過時人謂之水淫劉寬經年不洗面濯足陰子春亦然間一為之輒破財失事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頰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馬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

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未嘗斯須去側也然亦勞矣當時與王介甫同時共事介甫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衣服生蟻蟲而蒲之行事乃若此真堪絕倒也

曆日

今曆日之後止留六十甲子想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願之人猶見本年號令下司天議之遂爲定式不知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凄然有物化之感太宗之慮深遠矣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器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遠避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跬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產

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嗔恨忍恥沒世吞聲人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妬悍未敢屬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床簣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篋箠拔其鬚髮血肉狼籍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神氣索莫月餘亦卒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豈非宿冤哉

人不知易

季子之學不爲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爲宗族所識韋臯不禮於婦翁蘇頲常奴於其父人不易知骨肉猶爾固知滕公之識韓信李白之奇汾陽自有法眼難以意度

抵鵲代薪

所出愈多則人愈知惜所聚愈廣則主愈生慳

故知荆山之民玉必不以抵鵠季倫之鑿蠟必不以代薪

晚節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為曹節所魚肉髡鉗亡命而卒附董卓甘以身殉之元微之為分司御史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特壯之而卒緣宦官以進致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以剛直嫉惡不容於時而卒亦偽造天書以致召用終竄荒服仕進之心一勝遂至喪生平之所守若兩截人然其甚矣晚節之難也

得名之難

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共樵蘇竝爨一遇王良伯樂遂騰聲於千古故趙壹借譽於羊陟太冲振名於士安樂天聲起於通翁長吉才騰於皇甫味道賞而廣平重敬之說而項斯聞青雲之附自古然矣俗士媚伎而不容文人傲睨而凌忽毀譽任夫愛憎是非視其同異異已者雖才必擯苟同者下里蒙褒士

生其間吠聲射影所信者寸心之自知所俟者千載之定論耳故古之取名也易而今之得名也難苟非上駟鮮不露質矣

義

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故項羽尊懷王為義帝猶假帝也樂器笛孔上別安嘴曰義嘴木外別安欄曰義欄唐人謂假髻為義髻假筆假甲曰義甲漢張魯以左道惑民來學者眾置義舍及義米義肉今世尚有義田義塚則義之為說皆似外置而合宜者故知告子以義為外亦自有見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人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得一鏡照人只見一眼宗壽古鐵鏡照見青衣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見願頰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天於人厚

有鴆處即有犀以解鴆毒有瘡處即有檳榔以解瘡氣有人面蛇處即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蠱處即有白藥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故暴虐淪亡之時真主已出草寇紛擾之日名將迭興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為諱宴豆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大固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為醬人皆笑之以為蠻俗而禮有蚺醢以為珍味蚺即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北人多笑其食蝦蟇田雞實非蝦蟇而周禮有蜺氏漢宗廟有菟鼯蜺則真蝦蟇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為苟簡也

影異

酉陽雜俎載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故老言海影翻則如此是一時之怪也陸務觀言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影亦皆倒則常倒耳然今福州萬壽塔影實不倒則陸

所見亦偶然也金陵牛首塔影閣中門則影從隙入見壁上高可三尺尖反居下自來如此余屢見之亦不以為異矣金陵狹邪崔氏所居樓上屋角有隙如小指而光滿兩堵壁許樓外樹影扶疎如畫鳥飛蝶過皆歷歷如鏡中余亦親見之高州有高涼洗夫人祠碑嵌儀門壁中厚五寸許中一塊荷大色白瑩如燈光石近窺之則門內祠宇樹木兩廡歷歷可見如眼鏡然徐興公說見之此亦異矣

篡賊之女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為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後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弒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皆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

耶

物封官

自秦封松為五大夫而唐玄宗封白驃為將軍
唐昭宗封猴為供奉陳封石為三品宋封烏馬
為龍驤將軍封石為盤固侯以朝廷之封爵而
濫及於草木鳥獸無知之物豈非祖龍之作備
耶

種動物

閩人濱海種煙有煙田又種蠶房以殼為灰按
時投之則翌歲蠟叢生吳中人闔蟋蟀有將軍
大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為棺將軍以銀
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得生者俗謂之
種蟋蟀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
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為吹笳呪語即有小羊數
隻從地中出此尤奇也

物類有親

獺以猿為婦豺以狗為舅蜥蜴與龍為親家
因革失宜

書有逸於昔而出於今者偽可知也字有用於
古而異於今者訛可知也稱謂有質於古而增
於今者陋可知也熒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
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未俗贖
贖可發一笑

文海披沙卷之八終

15120 中華書局影印 2 222

五雜俎序



五雜俎詩三言蓋詩之一體耳而
水部謝在杭著書取名之何以
稱五其說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
曰物曰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易
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

辨是與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
數五河圖洛書五為中數字宇宙
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
無方要不出五者五行雜而成
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
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

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
被色而生具斯五者在雜而係
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東海織
者效之間次五采或信璽印或
為冕纓或象執轡或詠干旄
或垂連網或借玄纁八頁或玄

朱純綦溫辨等威或文二撫鎮
方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于
上下以為榮飾在杭產東海多
文為富故雜而係之組也昔劉向
七略叙諸子凡十家班固藝文志
因之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小說

農之外有雜家云其書蓋出于
于議官兼陰陽墨合名法知
國體之者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小說家出于稗官南條巷語道
聽塗說者之所造兩家不同如
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意在點

小說後代小說極盛其中各所
不有則小說與雜相似在杭此編
總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顯而
不可惡也印目之雜家可矣龍
門六家儒以陰陽殊失本末蘭
臺首儒議者猶以五列執文為

語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
三才而用之印目之雜家可矣
余嘗見書者名五色線者小言
詹之身世且傳誦孰與在杭廣
大悉備發人蒙覆益人意智哉
友人潘方凱見而好之不敢秘

諸帳中亟授剞劂與天下共寶
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五雜組卷之一



五雜組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天部一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也以質視氣則質為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為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

五雜組

卷一

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無這箇道理包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改又安能變化許多物事出來故老氏謂之玄牝夫子謂之太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周子謂太極本無極似於畫地添足矣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已包管於無之先矣即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有物始得幾於白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日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為天斷有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為有三十三天幻說也假使信然三十三天之外又復何物語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而謂理即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所屬况聖人舉天以敵奧竈此即蒼蒼之天不專言理也

五雜組

卷一

二

天積氣爾此亘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為偶然則字蝕變故誰非偶然者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迪從逆捷如影響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飛人妖物眚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解杞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橐籥中矣後世如洛下閎僧一行王朴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渾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况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重曰日南郡人

五雜俎

卷一

三

應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熟羊腓而天明之國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矣安知無北向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况於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効互出已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

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為幽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昉於此矣然則舜非與日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又云天厄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消而陸焦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漢書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

五雜俎

卷一

四

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故曰百六之會二說互異前說期似太遠荒唐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三百年不亂者至於水旱頻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值其一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

之厄或云卽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劔錄載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者卽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者也日月恒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恒有者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

五雜組

卷一

五

交而月暈麟鬪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桐之合閏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楮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熒惑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音尚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

濱曹昆請雨文曰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徵濕之徵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今帝王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也卽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卧起者

五雜組

卷一

六

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子陵賢者一夕之寢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婢壻拔刀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駭也而子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符堅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乃上千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天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卜京師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

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陵當之不亦冤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義則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音久矣

五雜俎

卷一

七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故南方煖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限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九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三台三公星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為魁星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畢雨星也彗孛攬槍熒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攷之歷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不被禍萬曆丁丑十月異星見西南方光芒亘天時余十餘歲在長沙官邸亦能看之無何而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標等編管遠方逐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為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五雜俎

卷一

八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者又可

笑也

數起於一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九垓九垓九閎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人則之分地為九州別人為九族序官為九流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會之詞如天門九重又安能一一強為之名耶

五雜組

卷一

九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為標準仰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為喻此言亦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為色故稱丹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

酉陽雜俎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披髮坐哭之候星出灾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

久今閩中新婦不戴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損子嗣閩女間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為不吉亦古之遺禁也

災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灾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灾而反福遇瑞而遘凶者又有灾祥同而事應夙然不同者必求其故則牽合傳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偶然將啟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灾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

五雜組

卷一

十

道遠人道邇瑞不足言也遇灾而懼人理之常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某事屬某占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何益司天氏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灾變恬然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錄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成帝永始元年河南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

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靈帝中平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之形毛羽頭目足翅皆具又樹中有人面生鬚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五雜俎

八卷一

十一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冲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

永嘉中吳郡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尾黃色大如枕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

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

唐開元二年五月晦天星盡搖曙乃止

元和二年十月日傍有物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有物如人頭又四年閏三月日傍又有一日

五雜俎

八卷一

十二

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竝出而闕

元和六年三月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交鄆間聲震數百里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野雉皆雉又十二年九月甲辰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羣鴨飛明如火炬須臾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

咸通十四年宋州獵者得雉五足其三出背上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猫所嚙數

百鼠反噬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大鼠擊殺之餘皆去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濶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觜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中宗時中郎將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爲血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相鬪血出數日不止

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沸湯殺鳥雀

五雜組

卷一

十三

周顯德七年正月日下復有一日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日下復有二日

天禧四年四月有兩月同出西南方

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晝出大如日與日相摩盪而入

咸淳十年九月有星見西方曲如蚓又有二星闕於中天良久一星墜

元豐末嘗有物如席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

後大作每得人語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間自後人亦不大怖宣和末青息而北狩矣

慶曆三年十二月天雄軍降紅雪旣化盡血也端平三年七月亦雨血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卻者數日

五雜組

卷一

十四

淳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相射雨毛雨土史不絕書而元至元二十四年雨土至七晝夜深七八尺牛畜盡沒死則亦亘古未有之變也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於雲陽位也霜生於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北陰未艾也北轉而東陽已生也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交蝕既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逃

之而不得禳之而不能而且無害於事無損於歲也指以爲天之變不亦矯誣乎蝕而必復天體之常管窺蠡測莫知其故而奔走馳騫伐鼓陳兵若蒼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兒戲乎傳稱魯哀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爲天譴之無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羯胡啟爨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冊而海內富庶粟朽貫紅以爲天譴之厚於魯哀乎是爲父者

五雜組

卷一

十五

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之人之有疾病也固有兢業保守而抱病不絕者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恬無疾疚者矣乃其壽命脩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無時不敬而遇其災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而已初不爲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必以其變屬之某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不覺其自相矛盾而啟人主不信之端故金陵有

天變不足畏之說雖千古之罪言而亦自有一段之見解也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告孔子答曾子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預告日食又不知起於何時也但不預告則必有陰雲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使日食不預告令人主卒然遇之猶有戒懼之心今則時刻杪分已預定之矣不獨人主玩之

五雜組

卷一

十六

卽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觀官府之救護者旣蝕而後往一拜而退恬酌相命俟其復也復一拜而訖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谷未有云日食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沈涵於酒禍在內也京師不見而四方見者百姓屈竭禍在外也司馬溫公又言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禍寔深也其言雖各有理終亦穿鑿傳會浮雲蔽塞一時偶然卽百里之中陰晴互異又安能必四方之

皆見否乎假令中國不見而夷狄見南夷不見而北狄見又將何詞以解耶至於當食不食與食而不及分數者則歷官推步之失尤不當舉賀也

世間第一誕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烏月中之兔而古今詩文沿襲相用若以爲實然者其說蓋出於春秋元命苞淮南鴻烈解及張衡靈憲語耳然屈原天問已有畢羽之說而史記龜策傳載孔子言日爲德而辱於三足之烏夫史記五雜組

卷一

七

所載不見經書而天問所疑皆兒童里俗之談近於遊戲至漢以後遂通用之而不疑矣
弇州載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而皆非望其後有一歲八次而亦不拘望者今攷宋史天文志並無之不知何所出也
日中既有烏又有羲和馭車月中既有兔又有蟾蜍有桂有吳剛姮娥瑤璣又有廣寒宮殿瓊樓金闕及八萬三千脩月戶何月中之淆雜而人又何能一一見之也此本不必辯宋儒辯之

已自腐爛而以爲大地山河影者又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東坡鑒空閣詩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蟾兔墓俗說皆可屏然坡知蟾兔墓之爲俗說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說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宋人之論本此

周昭王時九月竝出貫紫微之府無何而王濟江溺死今人知堯時之有十日而不知周時之九月也

卷一

十八

相傳未樂中 上方燕坐樓上見雲際一羽士駕鶴而下問之對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於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長二丈某月日來取言畢騰空而去上驚異欲從之獨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卽有之亦不當索之人間也狐疑不決數日道士復至曰陛下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 上謝之又去翊日雷震謹身殿 上大懼括內外金

如式製之至期道士復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而二鶴銜之以去 上語廷臣原吉終不以爲然迺密遣人訪天下金賤去處則蹤跡之至西華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賤乃隨之至山頂見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卽飛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復命 上始悔悟又傳弘治中有徽王亦被道士以此術詐得一銀鏤紋門檻後事發被擒此與小說載彈子和尚詐王太尉錢十萬貫事極相類想羅公遠葉法善輩皆用此術而世

五雜組

卷一

十九

相傳真以明皇爲遊月宮夫月豈誠有宮哉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爲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日晴朗者一歲中不能三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所偏耶

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霖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夏常早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

亦謂之梅雨蓋黴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靂北方差少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 國初山東歷城王氏方鰥居一日天大風晦冥良久旣霽於塵空中得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歛然飄墜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皆天女之後也

五雜組

卷一

二十

月犯少微戴逵以爲憂而謝敷死人爲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熒惑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旣而聞魏主西奔大慙曰虜亦應天象耶二人之心一也一負時名一負正朔而卒不應也然不以爲幸而反以爲慙固知好名之心有甚於好生者矣

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大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次窺之故云不覆晉郭翰少有清標乘月卧庭中織女降之與諧

伉儷後以七寶枕留贈訣別而去吾友孫子長少年美皙七夕之夜感牛女之事爲文以祝之詞甚婉麗忽如夢中爲女仙召至瓊樓玉闕殊極人間之樂七日始甦時皆笑以爲妄余謂非妄也魁也人有邪念祟得干之就其所想以相戲耳

北斗相傳如豕狀唐一行於渾天寺中掩獲羣豕而北斗不見 國朝徐武功奉斗齋甚虔闔門不食豕肉及論決之日大風霾雷電有物若

五雜組

卷一

十一

豕蹲錦衣堂上者七焉遂得赦戊金齒是其驗也一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

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兒童歌謠嬉戲鎮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壯夫辰爲婦人其言甚恠誕然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太白星唐太宗時北斗化爲七僧西市飲酒一行時北斗化爲豕入渾天寺中西川章仇兼瓊時太白酒星變爲紗帽藜杖四人飲酒宋嘉祐中壽星變爲道士飲酒不

醉夫星之精爲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豈有在天之宿變爲人物下遊人間者哉野史之誕甚矣至謂狼星直日遺有殘羊益妄矣

古今名世公卿皆上應列宿如諸葛武侯祖逖馬燧武元衡之屬皆將卒而星殞然自古及今星殞不知其幾而懸象在天者不覺其稀少也豈旣隕之後還復生長如人耶夫天之星應地之石也山海之中石累取而不竭斷盡而復出則星可知矣

五雜組

卷一

十二

徐整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然星之墜地化爲石不過尺寸計耳豈應遽縮至是萬曆壬子十二月廿五日申時四川順慶府廣安州無風無雲雷忽震動墜石六塊其一重八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十七斤小者重一斤或十餘兩豈有三十里之徑而僅一拳石之多哉大率以里數言天者皆杜撰之詞聖人不道也

流星色青赤者名地鴈有光者名天鴈其墜之

地主兵

今曆家祿命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外又有四餘星一曰紫氣二曰月孛三曰羅喉四曰計都而羅計二星人多忌之考歷代天文志實無此二星也不知此說倣自何時余攷宋蠡海錄所載有之則其說久矣今術家以四餘為暗曜豈亦以天象無所見故強為之說耶

上官桀時虹下宮中飲井井為竭越王無諸宮中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韋臯在

五雜組

卷一

三

蜀宴將佐有虹垂首於筵吸其飲食晉陵薛願虹飲其釜願輦酒灌之遂吐金以報劉義慶在廣陵方食粥虹飲其粥張子良在潤州虹飲其甕漿後魏首陽山中虹飲於溪史傳所書不一而足夫虹乃陰陽之氣倏忽生滅雖有形而無質乃能飲食亦可怪矣今山谷中虹飲溪澗人常遇之亦有飲於池者昔秦符生謂太白入井自為渴爾以此觀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今人虹霓俱作平聲讀然虹亦作去聲今鳳陽

虹縣是也霓亦作入聲沈約郊居賦雖霓連蜺云恐人讀作平聲是也既有雌雄復能飲食故字皆從蟲

余在浙中見人呼虹作厚音嘗笑之後見用脩丹鉛錄作鬻鬻者海物之名也其字從魚豈可指為虹霓乎燕齊人呼為醬又可笑矣吾郡方言呼為空去聲按韻書虹一音貢又作虹則閩音亦有自來也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

五雜組

卷一

四

為樹所夾狂吼彌日眾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為都督逼而問之乃云樹有垂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為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之則不幸矣一云乖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

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柴再思當大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人舁其牀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已出手戶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大父廷柱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婢走雷逐之入室安兒牀上而婢震死兒無恙也東郡馬生爾騏言其母一日雷遶戶外念東室漏趨

五雜組 卷一 二五

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風俗通云雷不蓋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斂之物觸之輒變動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屍輒漲起是也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雞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

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為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奕忽雷震一聲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燄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產亦有震者彼寧何罪謂其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震所

五雜組 卷一 二六

擊者皆兇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霹靂者惟王始興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也蓋其起伏不恒或有幸遇之者至於擊人則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兇惡淫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為天也使雷公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褻矣聖人迅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缺而遂不敬天怒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廡室外有柏樹每歲初春雷

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焦灼色如炭云居此四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

傳記六和塔頂有月桂因風飄落此說不經之甚月中豈真有桂耶夜靜風高從山外飄來者耳史傳所載雨粟雨麥及魏河內雨棗安陽殿

五雜組

卷一

七

雨朱李者皆此類也蓋自天而下故通謂之雨耳

天門九重形容之言也天豈真有門哉然嘗有人見天門開中有樓臺衣冠人物往來者何也曰此氣之開合也其樓臺人物如海市蜃宮頃刻變幻者也考之史傳燕馮跋北齊高洋皆獨見天開自知必貴羊襲吉馬浩瀾皆見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已姓名則又異矣俗云見天開不以語人拜之大吉又有時裂十

餘丈人所共見者則災異也

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臨武張熹爲平輿令乃率焚死有主簿小吏皆從焚焚訖而澍雨至水旱之數聖帝明王不能卻也而以身殉之不亦過乎諒戴幸而獲免張熹死而効靈前二人之雨天所以示聽卑之意也後者之焚天所以絕矯誣之端也天亦巧矣

昔人謂亢旱之時上帝有命封禁五瀆此誠似

五雜組

卷一

天

之每遇旱卽千方祈禱精誠億竭杳無其應也燕齊之地四五月間嘗苦不雨土人謂有魃鬼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旣不可得而人家有小兒新死者輒指爲魃率衆發掘其家人極力拒敵常有叢歐至死者時時形之訟牘間真可笑也

南安王元稹爲相州刺史禱雨不効鞭石虎像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西門豹舌三兒暴喪身亦遇疾萬曆己丑吾郡

大旱仁和江公鐸爲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
暴之旣而暴又不雨則柳之良久始解無何江
至芋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爲
贖神之報也

元微之詩云江暄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
打頭風皆俚語也今閩人猶謂暑天小雨爲過
雲雨

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每盛夏狂雨雲自西
而興者其雨甘苗皆潤澤自東來者雨黑而苦
五雜組 卷一 三五

亦不能滋草木蓋龍自海中出也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
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余一日與徐興公集
法海寺至暮而別余西行數十步卽遇大雨如
注衣中淋漓興公東行點滴而已陳後山云中
秋陰晴天下如一此語未試然亦恐不盡然也
後山又云世兔皆雌惟月中兔雄故兔望月而
孕此村巷小兒之談安所得而稱之雄兔脚撲
朔雌兔眼迷離古詩有之矣使置兔閨室中終

歲不令見月其有不孕者耶月爲羣陰之宗月
望而蚌蛤實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羸蜺膽又
豈月中有雄魚蚌耶

宋秘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形狀詭
異不知其何所本亦猶五嶽真形圖也

周書謂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
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
國反時吠過梁者是也然梁雖被圍未有陷軍
敗將之衄略地屠城之慘而七國不旋踵以亡

五雜組 卷一 三十一
則天狗亦惡能爲禍福俗云天狗所止輒夜食
人家小兒故婦女嬰兒多忌之

閩中無雪然間十餘年亦一有之則稚子里兒
奔走狂喜以爲未始見也余憶萬曆乙酉二月
初旬天氣陡寒家中集諸弟妹篝火炙蠟房噉
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深幾六七
寸童兒爭聚爲鳥獸置盆中戲樂故老云數十
年未之見也至嶺南則絕無矣柳子厚答韋中
立書云二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倉皇噬吠狂走累日此言當不誣也

山海經曰由首山小威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
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今蜀蛾眉山夏
有積雪其中有雪蛆云

峨眉雖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絕頂望正西
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
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者而巴江之
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

困學紀聞云瓊為赤玉詠雪者不宜用之此言
五雜組 卷一 三

雖是然終是宋人議論古人以王比雪亦取其
意與耳瓊瑤瑤玖皆玉之美名非顏色也且亦
比况之詞寧堪一一著相耶至於白鵬失素白
鵬白質黑紋原非純白伯厚又不知糾其非何
也

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未成花者今俗
謂之米粒雪雨水初凍結成者也爾雅注引詩
作霰又謂之霄雪疏霄即消蓋誤以霄為霰也
失之愈遠矣霄亦音屑從雨從肖非從肖也楊

用脩辨之甚明

電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電不寒霰難
晴而電易晴如驟雨然北方常遇之相傳龍過
則電下四時皆有余在齊魯四五月間屢見之
不必冬也然電下之地禾麥經年不生蓋冷氣
凝結入地未化耳史書所載電有大如桃李者
如雞子者如斧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中電大
如馬頭極矣稽神錄又載楊行自言天祐初在
鼓城避暑于佛寺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
五雜組 卷一 三

見一電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乃消
其言似誕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
春秋書雨水水蓋陰霧凝封樹上連日不開凍
而成冰人拆取之枝葉皆具謂之樹介亦謂木
稼俗言木雨稼達官怕唐末徽宋元豐中皆有
此異李有牝雞新法之禍萬曆丁丑余在楚亦
一見之時江陵不犇喪斥逐言官天下多故是
其應也
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拔木

折屋掀海搖山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蔽虧
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耶且百
物之生非風不能長養而及其肅殺收成之者
亦風也人居大塊之中乘氣以行鼻息呼吸不
能頃刻去風而及其侵肌骨中榮衛卒然而發
雖盧扁無如之何至釋氏又謂業風一吹金石
皆成烏有豈非陶鑄萬物與天地相終始者哉
蓋天地之中空洞無物須得一氣鼓舞動盪其
間方不至毀壞卽如人之有氣息一般莊子所
五雜組 卷一 三三

矣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
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雖天地亦
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見解難
以語人亦不得不以語人也
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它哉亦不過識得盈
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辯乎周易之一書
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
然者也聖人之知存以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
五雜組 卷一 三四

然者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
有薄富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
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鯉
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黃
雀風

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卽石尤風四
面斷行旅者也相傳石氏女嫁爲尤卽婦尤出
不歸妻憶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

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郵見李義山詩
今閩人方音謂之颶風音如貝焉颶者簸也颶
颶字相近畫容有訛音不應差或者誤作颶而
強爲之解耳

北地之風不減於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
咫尺不相見歲恒一二云然每月風之起多以
七八之日無者得雨則解閩地亦然也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二發發輒拔樹掀
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間颶風三五年始一

五雜組

八卷一

三五

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
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前土人皆知而預避之
巨室皆以鐵楞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
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周禮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蓋每歲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
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
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
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

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占卜之家量晴較雨一
二應驗其它灾祥卽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
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東風必
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
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
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大灾亦
以燥能召火也

五雜組

八卷一

三六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鳶團皆爲
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獬見皆爲風徵則
穴者亦知風也至於飛蛾蜻蜒蠅蟻之屬皆能
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颶颶也舶趨也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搖也
孟婆也皆風之別名也濯枝也隔轍也潑火也
霖霖也皆雨之別名也按爾雅風從上而下曰
颶亦曰扶搖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言大鵬搏此二風而上也近見諸書引用多云
搖羊角而上而以搏扶作連絲字誤矣卽杜少

陵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想此老亦誤讀也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定郡有峴陽峰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沛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罩其頂來日必雨故五雜組

卷一

三七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一 終

五雜組 卷二

五雜組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某者卽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運四時故爲君象也

五雜組

卷二

一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隅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欹而不足西北也

漢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臣之名亦異矣豈故爲之耶抑偶合也而貢禹在高帝時又非彈冠之貢禹也

三五七

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閩以正月桃華開而京師以三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差兩月有餘然則自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蠶之繭非虛語也曆家所載二月桃始華蓋約其中言之耳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去妖邪則不但上已有戲上辰亦有戲矣

正月一日謂之三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

五雜俎

卷十

十一

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三朝朝之義猶旦也又謂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畫雞懸葦酌椒栢服桃湯食膠餠折松枝之儀今俱不傳矣惟有換桃符及神荼鬱壘爾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寶則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以一月爲正月蓋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攷而歲首必

曰正月足以證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謬詩幽風以十一月爲一之日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則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謂正月繁霜者則以四月純陽之月名之非歲首之正月矣正者取義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諱政改爲平聲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歲後八日一雞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雖出東方朔占書然亦俗說晉以前不甚言也案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謂之俗言魏主

五雜俎

卷二

三

置百寮問人日之義惟魏收知之以刑子才之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勛言而不知引方朔占書則固未爲真知耳

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爲丁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燈者至十三則家家燈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人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二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綵珠下至紙畫魚龍果

樹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卽連臂誼呼謂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始息蓋天下有五夜而閩有十夜也大家婦女肩輿出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貧者步行而已余總角時所見猶極華麗至萬曆乙酉春不戒於火延燒千餘家於是有司禁之綵棚鰲山漸漸減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災自有天數而士女遊觀亦足占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五雜組

卷二

四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丈餘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點燈何嘗以爲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燈火陳設盛於福州數倍何曾見父子流離耶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強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損富家之羨鏹以度貧民之餬口非徒無益有害者比也

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日遊寺觀謂之走百病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窈九謂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鋪之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棄破衣於巷口除貧鬼又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窮韓退之有送窮文姚合詩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余謂俗說不足信窈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

五雜組

卷二

五

獨言正月者舉其端也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爲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圍室云辟虫蟻又以灰圍倉云辟鼠也閩人以雷始發聲掃虫蟻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

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五雜俎

卷二

六

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為窮日寒食禁烟以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節足敵中秋何鄴侯不引此而別作節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經以二月一日為天正節八日為芳春節蜀中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則安得謂二月無節也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

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鄰者隣家大富因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為此戲此訛說也大凡月盡為窮月新為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即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競渡托之屈原皆俗說耳福州志載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謂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譜審知則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猶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五雜俎

卷二

七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針線而不知其所從起余按呂公忌云社日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聰始知俗傳社日飲酒治耳聾者為此而停針線者亦以此也養生論曰二月行路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瘡此不可不知也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然周禮又以仲春

令會男女聖人豈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驅之耶可爲一笑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絙兩頭各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爲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絙踏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夫此戲乃市井兒童之樂壯夫爲之已自不雅而况以將相貴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毀冠裂裳不

五雜組

卷二

八

亦甚乎秦京雜記載寒食內僕司車與諸軍容使爲繩楸之戲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時惟有鞦韆一事較之諸戲爲雅然亦盛行於北方南人不甚舉也

先王之制鑽燧改火雖云節宣天地之氣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爲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說之悞而以爲龍星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而禁之則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時之氣何嘗不宣豈可必謂古之是

而今之非乎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燭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楊用脩謂不改火出於胡元鹵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則閩廣之地安得榆杏而齊魯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數千里而求火種亦不情之甚矣

五雜組

卷二

九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白樂天寒食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泪者南人借祭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舄履相錯日暮墻間主客無不頽然醉矣夫墓祭已非古而况以煮蒿悽愴之地爲詭浪酩酊之資乎

琴操謂介子綏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舉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其說已互異矣鄴中記載并州爲介子推斷火冷食

三日漢書周舉傳謂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謂太原上黨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訛以傳訛日甚一日至唐時遂有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語則無論朝野貴賤皆絕火食故曰日暮漢宮傳蠟燭謂至是始舉火也然此猶之可也至於民間犯禁以雞羽插入灰中焦者輒論死是何等刑法耶 國朝之不禁火其見卓矣

五雜俎

卷二

十

已不以三日也事見宋書周公謹癸辛雜志謂上巳當作上巳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無已日不知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誤也但巳字原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此也則巳恐卽是巳字但不可以支爲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薺芑葶藶之屬非一草也薺芑似人參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麥秋至麥

至是熟九物之熟者皆謂之秋耳今俗指麥間小蟲爲麥秋可笑也亦猶北人指七月間小蜻蜒爲處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搭挂謂之結夏又謂之結制蓋方長養之辰出外恐傷草木蟲蟻故九十日安居釋苑宗規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盡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解制西域記作十六日爲是余見近作詩者以入定搭

五雜俎

卷二

十一

挂槩謂之結夏非其義矣 結夏以十六日爲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則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攷西域記又有白月黑月及額沙茶室羅伐拏婆達羅鉢陀等月說者謂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歲時之事行於今者獨端午爲多競渡也作粽也繫五色絲也飲菖蒲也懸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蘭也也關草也采藥也書儀方也

而又以雄黃入酒飲之并噴屋壁牀帳嬰兒塗其耳鼻云以辟蛇蟲諸毒蘭湯不可得則以午時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於競渡楚蜀爲甚吾閩亦喜爲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綽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亾國者高綽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軌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卽不五

五雜組

卷二

十三

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間有如皆異事可笑

容齋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九齡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九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余謂古人午五二

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猶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是龍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

五雜組

卷二

十三

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塔前鳴促織冬至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簾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壚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

吳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而不言十亦可笑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伏臘亦人強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真伏耶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則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

五雜俎

卷二

十四

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猶避蠱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獲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方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

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卽有涼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凡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涼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京師住宅旣偏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卽有浸灌之患故瘧痢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

五雜俎

卷二

十五

則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言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驅劉漢書注謂之獲婁楊子曰不媵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媵則不知久矣

牛女之事始於齊諧成武丁之妄言成於博物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上天列宿橫被污穢亦不可怪之甚耶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
凭肩誓心願世爲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
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宮女皆陳
瓜菓乞巧皆誤也考之史玄宗幸華清皆以十
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
不足信往往如此

歲時記事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
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王建詩水拍銀盤弄
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嬰兒或銀範者知爲化
生而不知七夕之戲

五雜組

卷二

六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楮陌冥衣具列先人
號位祭而燎之女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
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
婿亦代送至莆中則又清晨陳設甚嚴子孫具
冠服出門望空揖讓罄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
之出雖云孝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
家家具齋餽餽楮錢延巫於市上祝而散之以
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

九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
費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謂之盂蘭會目連因母陷餓鬼獄
中故設此功德令諸餓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
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極樂世界而以餓鬼期之
乎弗思甚矣

唐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獨大何也潮應月者也故月望則潮
盛而八月之望則尤盛也然獨錢唐然耳閩廣

五雜組

卷二

七

膠萊諸海皆與常時無別也枚乘七發以八月
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夫廣陵之濤亦豈以
八月獨盛哉乘之所指亦謂吳越耳其曰廣陵
者當時吳越皆屬揚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華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後或
言不必八月凡秋夜之望俱有之或言其五采
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
雲圍繞之而已余自少至壯徹夜伺之者十數
竟不得一見也臨川吳比部攜謙爲余言少時

曾一見之其景象鮮妍千態萬媚真人間所未見之奇惜未能操筆賦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正午有日華而人愈不得見余考李程日五色賦云德動天鑿祥開日華殆謂是耶

月令八月鴻鴈來矣至九月又言鴻鴈來賓何也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也

雀入大水為蛤北方人常習見之每至季秋千百為羣飛噪至水濱簸蕩旋舞數四而後入其為蛤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嘗無雀或

五雜組

卷二

十八

所變者又是一種耶或亦有不盡變者如鷹化鳩雉化蜃之類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飲菊花酒相傳以為費長房教桓景避災之術余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在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則漢初已有之矣不始於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閩人乃以是日作粽與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黃華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

而菊獨言有者殞霜肅殺萬木黃落而菊獨有華也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屬金金以黃為正色也

呂公忌曰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續齊諧所傳不足信也

十月謂之陽月先儒以為純陰之月嫌於無陽故曰陽月此臆說也天地之氣有純陽必有純陰豈能諱之而使有如女國諱其無男而改名

五雜組

卷二

十九

男國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已駸駸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陽月之稱即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煖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則陽月之義斷可見矣

四月麥熟陽中之陰也十月桃李花陰中之陽也

道經以正月望為上元七月望為中元十月望

爲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稱此俗妄之甚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爲五府猶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於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見故遂以春爲天官秋爲地官冬爲水官其實木金水三位也四時五氣合而成歲闕一不可何獨祀其三而遺其二乎至於火之功用尤鉅古人四時鑽燧改火而今乃擯之不得與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五雜組

卷二

二十

宋初中元下元皆張燈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間始罷之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

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稜注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異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爲蓋冬至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剝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義也

五雜組

卷二

二十一

其曰履長卽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晉魏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線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謂陽升於下日未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

今代長至之節惟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

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線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線以此推之合一晝夜當繡

九百線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線尺寸若何又不知繡工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針絕也

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

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日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曰虞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

五雜俎

卷二

三

是始効中國為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二月為臘月初八日為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為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為臘晉以丑日為臘

伏獵侍郎古今傳為話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謂臘為獵亦無不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為天臘五月五日為地臘七月七日為道德臘十月一日為民歲臘十

二月臘日為王侯臘

臘之次日為小歲今俗以冬至夜為小歲然盧照鄰元日詩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則元日亦可謂之小歲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也 太平廣記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

讎以驅疫古人最重之沿漢至唐宮禁中皆行之護童侏子至千餘人王建詩金吾除夜進讎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是也今即民間亦無此戲但畫鍾馗與燃爆竹耳

五雜俎

卷二

三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謂竈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惡奏於天也至是日婦人女子多持齋余於戊子歲以二十五日至姑蘇蘇人家家燒楮陌茹素無論男婦皆然問其故曰昨夜竈神所奏善惡今日天曹遣所由覆覈耳余笑謂古人媚竈之意不過如此然不脩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竈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闔人以好直言無隱者俗猶呼曰竈公也

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過酉陽雜俎

云竈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
奪紀小者奪筭然則今以廿四五持齋者不太
蚤計耶

漢時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溫舒頓足謂冬再展
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棄市
蓋田蚡必欲煞之過宿則春不行刑矣至東漢
章帝始下詔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
國朝論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慶澤常免
論決註誤殺人者老死鬪扉而已浩蕩之恩視

五雜組

卷二

五

之往代爲獨廣矣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

日生雙耳斷風絕雨 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

後 日沒騰脂紅無雨也有風 月如仰瓦不

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 一箇星保夜晴

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東風急備蓑笠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踹泥雲行南水平潭

雲行北陣徒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

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

羊凍死 春丙陽陽無水撒秧夏丙陽陽乾死

稻孃秋丙陽陽乾谷入倉冬丙陽陽無雪無霜

春巳卯風樹頭空夏巳卯風禾頭空秋巳卯

風水裏空冬巳卯風欄裏空 雨落五更日曬

水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 久晴逢戊雨久雨

望庚晴 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

戊巳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 朝霞不出市暮

霞走千里 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

叛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 雨打

五雜組

卷上

五

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 前月廿

六七後月看消息 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三月初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

挂銀瓶 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 稻秀雨

澆麥秀風搖 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梅裏雷

低田被水埋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

河水乾圻 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

晴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六月無蒼蠅

新舊米相登 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

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 六月不熱五
 穀不結 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秋
 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
 豆 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九月十三晴
 釘靴挂斷繩 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 賣
 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 至前米價
 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 臘
 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 除夜犬不吠新年無
 疫癘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
 五雜組 卷十一 二十七

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魯文公元年閏
 三月而傳以為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
 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為前月後
 十五日為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算
 耳其間杪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
 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
 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大

惑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
 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螽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
 三月而後生稊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攷之每
 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况近來日
 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敬天授時國之
 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風
 所紀與今氣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後不
 五雜組 卷十一 二十七

書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則曰蠶月
 四月以後始如常稱蓋亦不能無異矣周七八
 月夏五六月類見傳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對季
 孫謂火尚西流其為十月無疑又僖公五年正
 月口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豈
 是時方冬至乎宋儒執秦漢之謬而不攷之聖
 經故議論紛紜而牽無一定之見耳然則謂春
 秋以夏時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則周之亂民也
 何以為孔子

曆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尚餘十二日也計五歲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三年一閏而五歲再閏也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况巧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曆法聖人不盡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也至顏淵問爲邦首日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概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曆聖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

世通儒術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蹇駁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何簡也自秦而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閎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冲之唐則劉孝孫何妥劉焯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閎太初曆至章帝時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創於建武行於末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諸家人人自負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尚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脩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曆推測援引纖悉無遺國朝所用皆其遺制三四百年僅差分秒此卽聖人

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爲哉但今之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閎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僅四十年而緯畧漸差不亦近兒戲乎一行大衍曆據唐書所載反覆評論二萬餘言窮古今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三才周萬物窮術

五雜俎

卷十一

三十一

數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宗時山人韓穎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義叟議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卽廢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

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宋史律曆志曰天步艱難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旣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僅得其槩耳又况黃赤道度有斜正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朏朧表裏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畧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欵畧刻豈能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踰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果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諉曰星翁曆生之責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論也

五雜俎

卷十一

三十一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

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製
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
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
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云中爲
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
虛具耳

測北極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萬里當
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餘里已南
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處分野之

五雜組

卷二

三

說固不足憑而以郡國正中論之則幅員有長
短廣狹難以一律齊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
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
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
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卽以中國東
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
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吾
未敢信也

大撓之初作甲子也不過以紀日月代結繩云
爾其後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屬
於是有關逢旃蒙諸名於是有元光邴章劍昌
子方諸號於是有畢陬橘如諸陽於是有鼠牛
虎兔諸肖於是有天剛太乙勝光小吉諸將於
是有海中金爐中火諸納音於是有建除滿平
諸體於是有專制義伐諸乘而其說愈不可勝
窮矣余謂太歲方向禁忌旣不足信而曆日所
書陰陽避忌皆毫無影響益知當時之作此原
非爲占候吉凶也

五雜組

卷二

三

古人事之疑者質之卜筮而已治亂吉凶考之
星緯而已未聞擇日也今則通天下用之矣而
吉凶禍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嘗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嘗以月忌
上官矣不數載而遷嘗以天賊日解水衡錢萬
緡矣而卒無恙嘗以空亾日出行涖任矣而諸
事盡遂其餘小事不可勝紀故謂陰陽曆日可
盡廢也

今陰陽家禁忌可謂極密一年之中則有歲破
死符病符太歲劫殺伏兵災殺大禍歲殺歲刑
金神將軍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龍禁楊公忌
瘟星天地凶敗天乙絕氣長短星空亾赤口天
休廢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虛敗三不返四
不祥四窮四逆離別反激咸池伏龍交龍宅龍
往亾八風九良星絕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
月厭月殺等日一日之中則有白虎黑殺刀砧
天火重喪天賊地賊血支血忌歸忌黑道土瘟

事雜組

不卷十一

三五

天狗大敗蚩尤官符死炁飛廉受死火星河魁
鉤絞焦坎游禍滅門的呼等凶神蓋一歲之中
吉日良時無凶神惡煞者不過數日耳而又加
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難二星之躔度
太白日神之遊方一一擇而忌之則雖終歲不
作一事可也而窮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
獐獮之輩不信鬼神何嘗見其既敗之相仍哉
太史公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
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各有

教今日順之者昌逆之者亾未必然也夫漢初
之陰陽家止於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而
已而子長尚以為未必然况今日天羅地網之
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鄉有一二縉紳凡事必擇日裁衣宴會之類
無不視曆然而官罷子死家居杳無吉耗也此
亦汝南陳伯敬之流耳後聞吳中有巨室子婦
臨蓐欲產以其時不吉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
俱斃此尤可發一笑也

事雜組

不卷十一

三五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傳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因今七政曆有之但以保
為實以因為伐耳

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歲之
謬矣紂以甲子亾武王以甲子興此一言足以
破陰陽之忌矣雞猪菘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
時至則行此一言足以破終身之惑矣此非後
世之言也聖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

箕子之陳洪範分爲九類別爲九章謂之九疇原不相附屬也至劉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果爾則八事皆宜屬五行而胡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也蓋向父子原爲春秋災異之學恐其言之無稽事之不足徵信故於洪範之中摘其五行之說爲其近於災祥占候而推廣之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至求

五雜組

卷二

五

其徵應而不可則又以五事強合之而九上下貴賤食息起居無大小皆比其類而附之於五事雖宇宙之理似不過是而其遷就穿鑿亦已甚矣後世之人雖知其非而無有昌言正之者歷代國史相沿爲五行志至於日月薄蝕星辰變故災異之大者則又屬之天文豈陰陽與五行有二理耶而風雨雷電又豈非天文之屬乎其說愈刺繆而不通矣故作史者於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災異宜爲災祥志

而不宜爲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清波雜志謂佛法以此三月爲齋素月不宜宰殺足破俗見今京師官命下卽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謂之月忌考之曆家乃廉貞獨火日也蠡海錄謂以洛書九宮推之以是日入中宮然不知入中宮

五雜組

卷二

五

者何物亦不知所以當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陰陽家擇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時如人祿命然合之者吉然當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屬上年或屬下年不知擇者當何適從而當改革之際推祿命者又不知以何爲準也五行有中生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譬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迺成器

金本尅木而木得金廼成材至於盛極必衰否極必泰此皆陰陽循環之理造化玄機之妙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剝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今星命之術但知有生尅制化而豈知盈虛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水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木土遏火而生於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為寇讐有胡越而反為一家亦五行之氣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鑿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

五雜組卷之三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為分野之說最為渺茫無據何者九州之畫始自禹貢上遡開關之初不知幾甲子矣豈天於斯時始有分野耶九州之於天地間纔十之一耳人有華夷之別而自天視之覆露均也何獨詳於九州而略於

四夷耶李淳風謂華夏為四交之中當二儀之正四夷炎涼氣偏鳥語獸心豈得同日而語然荆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為蠻夷今入中國分野豈因之而加增耶至於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獨詳於此而略於彼耶歷攷前代五行志某星變則某郡國當其咎然不驗者什常七八也况近來山河破碎愈無定則矣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

之地僅十之一而星文獨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使豎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地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別天下爲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爲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國朝兩京十四省後因棄安南實十三省也

五雜組

卷三

二

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縣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大聖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險要亦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階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紵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方坐不安席蓋亦以天下爲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舜而亂賊漸萌於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

禹都安邑其後太康失國遷徙不可考湯都亳邑至盤庚七遷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後世建都之難也周公定鼎郊廓始爲萬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爲朝會之所蓋亦以防備不虞知後世子孫必有不能守其故業者矣此亦堪輿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盤庚或遷敖或遷相或遷耿或渡河而南或踰河而北當時不聞其求治水之方而但遷徙以避之計遷徙不費於開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絕不聞河患但苦戎狄蓋關中之地已近邊塞矣當時燕晉代秦諸國諸侯各自守其地以禦夷而區區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業豈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亂可以閉關自守無論汴京卽洛陽不及也江南之地則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則在鎮遏戎狄使聲息相近動不得逞關中逼近西戎故唐時回紇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時灞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似強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為契丹所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鎮之使當時從晉王言都關中則畫淮為界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勢不得不阻江為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

五雜俎

卷三

四

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倦倦以為請而不見聽從惜哉
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然亦辨四明航海一條走路也臨安雖有山有水然其氣散而不聚四面受攻無險可憑元兵從湖州間道人如無人之境耳雖興亾有數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為障內以江為藩雖中主庸將足以自守曹丕臨廣陵欲渡者數矣竟嘆天塹之不可越符堅陷盱眙而東沿江列戍

朝野震恐謝玄三戰三捷揚俱難等奔喙不暇其後若盧循乘虛直搗蔣山居民荷擔而立孟景望風自裁自謂天下事定矣而不能當寄奴之一炬蕭軌任約以十萬勅卒奄至雞山據北郊壇剝牀以膚何急也霸先從容談笑俘四十六將軍於幕下若探囊取物此豈智愚之懸絕若是哉川陸之長技既異主客之勞逸頓殊一夫當關萬人莫敢誰何其勢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餘載莫強於秦符堅莫盛於魏道武而

五雜俎

卷三

五

率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 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六州自石晉子狄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為故物矣一旦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韃之勢強於西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虜之命 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測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蓋當時起兵江左自南趨北不得不據第一上流以爲根本之地而後命將出師鞭笞羣雄此亦高光之關中河內也當時角逐者惟張士誠陳友諒二人耳然姑蘇勢狹而無險可據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敵其形勝已不相若矣而况材智規摹又相去萬萬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鎮守北平蓋隱然以

五雜組

卷三

六

大率如漢初七國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豈久在人下者使當時不封燕縱得守臣節不與靖難之師而北虜乘間竊發燕雲終非國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與文皇之定都於燕其遠見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

之元首然後須枕藉而前須縣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真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摹之弘遠視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國祚悠久非偶然也

遼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爲最盛今禁中梳粧臺瓊花島及小海南海等處皆金物也元冬春則居燕夏秋則如上都畏熱故也惟

五雜組

卷三

七

其有兩都故王師一至卽時北遁而山後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見天日非偶然也周時洛邑爲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勢則似荆襄爲正中蓋幅員廣狹固自不同也然所貴於中者取其便朝會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馭輕哉

幽州有黍谷相傳鄒衍吹律之所蓋當時以爲極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寧夏臨洮諸邊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氣候與江南差

無大異且以邊場戎馬之地一旦變爲冠裳禮樂之會固宜天地之氣亦隨之變更耳

恒山爲北岳卽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卽其一石飛至陽曲故於陽曲立廟遙祭之實非岳也按水經恒山謂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其在今之定州無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嶽者中國之五岳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

五雜俎

卷三

八

封之耳三代洛邑爲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爲中岳而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爲鎮山若後世幅員旣廣方位稍殊卽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爲北岳羅浮爲南岳鍾山爲東岳點蒼爲西岳衡霍爲中岳其間相去各四五千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士所能與議也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闔而不勤本業今因帝都所在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則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糶奸盜之叢錯駟僮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爲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五雜俎

卷三

九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

紺珠集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弱而少剛竿之則服西北天地之勁力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土沉厚

而慧撓之不屈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今大略不甚異也但南方士風近稍犇悍耳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綫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羣雄姦命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五雜組

卷三

十

今之運道自元始開由濟寧達臨清其有功於上都者不淺而當時已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識則其勞民傷財亦可知矣但元時尚引曹州黃河之水以濟運道國朝因河屢決泛溢爲害遂塞張秋口而自徐至臨清專賴汶泗諸水及泰山萊蕪諸縣源泉以足之諸泉涓涓如綫遇旱輒涸旣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關又分而爲二其勢遂微每二三月間水深不過尺許雖極力挑濬設開啟閉然僅可支持倘遇一夏無

雨則枯爲陸矣

迂河之開無風波之患誠爲良策而因之遂廢海運亦非也海上風濤不虞數歲間一發耳而今運河挑濬之費開座撈淺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俸貳之設其費每歲豈直鉅萬已哉海運一行則諸費盡可省亦使浙直諸軍士因之習於海戰倭寇之來可以截流而禦之自海運廢而士益憚於海矣元時海運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略所開新道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尤爲便者所當間一舉行以濟運河之不及者也

五雜組

卷三

十一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齊晉燕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卽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於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斛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聞其乏食也至於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

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
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
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
河運致古稱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今乃不啻萬
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為今日計則

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
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畊且守分番上
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偷惰蓋守禦可
以老弱占籍而力畊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待

五雜組

卷三

十二

汰而精矣且有田則有厓有滄沮洳泥濘亦可
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
懶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薈草而車
戽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倍余
在濟南華不注山下見十數頃水田其膏腴茂
盛逾於南方蓋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
患無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數年間民見利而力
作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即四方有警而

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矣
黃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廣開溝洫以殺其勢
而其末流通之運道以濟汶泗之渴使之散漫
紆迴從容達淮入海不但漕運有裨而 陵寢
亦無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
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白圭
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為壑
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

五雜組

卷三

十三

今日則上護 陵寢恐其滿而溢中護運道恐
其洩而淤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涇汨而生謗怨
水本東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
成百議蠶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
如河何哉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堅排眾議
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黃河行徙似有神導之有非人力所與者然處
置得宜精誠所格亦可轉移如漢武沉璧李塞
瓠子是也萬曆間以寶應湖之險別開裏湖以

避之既開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三年一夜聞風雨聲甚厲比曉視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五雜組

卷三

十四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廣如式迤邐而南反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况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

府大以為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沛之間皆為魚鱉督府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滅一小羌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癸卯開河之役聚三十州縣正官於河塹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

五雜組

卷三

十五

濱薪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致兩岸屯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况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輿地有南戒北戒之說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竝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

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逾江漢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於旣閩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此天下之大勢也

今中國之勢惟河與海環而抱之河源出崑崙星宿海蓋極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經洮州又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國至砥柱折而東經中州至呂梁犇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則從遼東朝鮮極東北界迤邐而南經

五雜組

卷三

十六

三吳旣閩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羅滇洱之界蓋其百南盡頭去星宿海亦當不遠矣西北想亦嘗有大海環於地外但中國之人耳目所未到也

以中國之水論之淮以北之水河爲大而澗也潁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滹沱也灤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北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貢也漢也湘也賀也左蠡也富良也瀾滄也皆

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勝計也而淮界其中導南北之流而會之以入於海故謂之淮淮者滙也四瀆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之竝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傳其名尚有存者徒駭在滄州太史在南皮縣之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縣西南簡潔俱在南皮城外鈎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又云在樂陵縣考之於書多

五雜組

卷三

十七

與今不相合酈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耳今又將併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滄州鹽山縣有卍兮城一名千童城相傳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僑居於此但不知福當時從天津入海耶從膠萊入海耶考始皇紀竝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杲立石瑯琊而後遣徐市等入海其不由鹽山明甚後人以其近海戲爲此名耳

南皮舊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西有小阜則范丹宅也二人生同里閉乃一貧一富大相懸絕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復同歸於盡丹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憮然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大內及陵寢塔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鏤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畫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

五雜組

卷三

六

當卽此耶

三國時諺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爲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鐘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諸葛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爲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禩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

金陵規模稍狹鐘山太逼而長江又太逼前無餘地覺無繇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但閩又較偏一隅耳

金陵鐘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葱葱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鐘山者其他四遠諸山重沓環抱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季廸白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內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矣

五雜組

卷三

九

建業之似閩中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數重環繞如帶二也四面諸山環拱會城三也金陵以三吳爲東門楚蜀爲西戶閩中以吳越爲北門嶺表爲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則藉水閩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爲必爭之地閩可畢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謂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過但天下如人一身

帝都不在元首亦當在胸今大一統之時金陵在左腋下何以運四方乎天之北極人君之位也必正中而近北則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六朝失准以北則又建康爲上游且相承正朔二百餘載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洪武初沈萬三所築也沈之富甲於江南 太祖令築東南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 太祖屢欲殺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故能致富沈遂聲言以盆埋

五雜俎

卷三

二十

城門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云迤東有賽公橋云沈造數橋自以爲能詡其子婦婦志自出已財爲之其宏麗工緻又倍於沈故以賽公名也沈後以事編置雲南子孫仍富或言其有點化之術云

金陵諸勝如鳳皇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坏黃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寺莫飭於瓦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於長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卽西湖

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余承乏留都比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獨在太平門外左鐘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緩轡徐行晨入酉出嘯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職方徙北水部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者閒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宦者謂留都爲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爲神仙也然不可爲巧宦者道也

五雜俎

卷三

二十一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爲復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爲一事今人誤以爲石頭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韎韞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透明可愛者不減寶石也雨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雨花其精氣凝而爲石耶

牛首山寺窻中見塔影閉門則影從門罅入其

影倒見尖反向門塔相去甚遠此理之不可曉者何處無塔何處無窻隙而塔影未必入卽入而未必倒也

靈谷寺乃太祖改葬寶誌之所規制甚麗中殿無梁云猶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輒鳴作琵琶聲寺原有松十萬株近爲僧衆所盜以刀刻其皮一周無何則枯死輒報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

五雜組

卷三

三

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疎亦足見昇平歡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百穀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寔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浪語也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以節義宋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亾耳但使國家承平管絃之聲不絕亦足粧點太平良勝悲苦呻吟之聲也

金陵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爲廛肆此亦必然之

五雜組

卷三

三

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奕世承平戶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近來一二爲政者苦欲復當時之故基民居官署槩欲拆毀使流離載道瓦礫極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蘇雖霸國之餘習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儂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習於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嫻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

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人皆以爲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爲拙也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至真所謂彌天之網竟塗之罟獸盡於山魚窮於澤者矣其人亦生而辯哲卽窮巷下傭無不能言語進退者亦其風氣使然也

五雜組

卷三

五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之物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致耳崑山石類刻玉然不過二三尺而止案頭物也靈璧石扣之有聲而佳者愈不可得宋葉少林自言過靈璧得石四尺許以八百金市之其貴亦甚矣今時靈璧無有高四尺者亦無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風價有值百餘金者然大理之貴亦以其處遐荒至中原甚費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紋如竹葉甚佳而土人不知貴若取以爲几殊不俗也吾閩玉華洞石似崑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許然多止一二面而其背蝕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無粗石皮傳之其價亦不貲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懸崖倒覆之狀土人就其

五雜組

卷三

五

勢少加斲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絕高者五六尺許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綠沉色以此減價耳
閩中白沙溪北有溫泉焉地名湯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峰巒礪魄之奇不可名狀閩人園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終見石質而湯院歲久苔滋草生蒼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嶺南英石出英德縣峰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

鑿痕有金石聲置之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不可易致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丈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蓋亦宋人墨蹟也楚陳玉叔官金陵舁以歸舟至采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異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

五雜組

卷三

三

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卽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况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態者卽覓人舁歸錯置卉竹間久而雜沓亦覺有郊坳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使他日易於勅斷不作愛想也

趙南仲愛靈璧一石而命五百卒舁至臨安鄭璠得象江六怪石而以六十萬錢輦歸榮陽勞民傷財至於此極何怪良嶽石網終貽北狩也以此爲雅不敢謂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說諸石氣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霧露日月之精不爲耳目之娛每至樹木茂密烟靄凝浮一種賞心非富貴俗子所可與也

五雜組

卷三

三

西陽雜俎載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大凡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長但無如是之速耳余在閩山中見一石竇穴數尺中空有宋時人題詩上半截猶可讀下半截已爲外面所障其石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長無疑也嶺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無色澤不足貴閩有浮石亦類羊肚而敗絮其中置之水中則浮以語它鄉人未必信也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卽風雨唐詩石燕拂雲

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質斷無能飛之理謝鴻云
向在鄉中山寺為學見高巖上石有如燕狀者
因以筆記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即
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真能飛
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東有陽起石煨為
粉着紙上日中暴熱便能飛起蓋此石為陽精
相感之理固宜爾也其石入藥能壯陽道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

五雜俎

卷三

三

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
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
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
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
而好正校之於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
迅激而濁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紆而冽
故其人緩而巧至於五方之變亦有不能盡符
者人不受命於物也

輕水之人多禿與瘦重水之人多腫與健甘水
之人多好與美辛水之人多疽與瘞苦水之人
多疔與癩余行天下見溪水之人多清鹹水之
人多齷險水之人多瘦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
人多壽勝嶧南陽易州之人飲山水者無不患
瘿惟自鑿井飲則無患山東東兗沿海諸州縣
井泉皆苦其地多鹹飲之久則患痞惟不食麵
及飲河水則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東郡久東郡近郭諸泉皆苦衙齋中至無
五雜俎 卷三 三

一草一木即折楊柳種之亦皆不活所謂不毛
之地也每雨過日曬土花蠹起如白鹽者無數
市上麵餅皆苦水所發食之即飲井泉無不生
痞矣彼中嬰兒殤於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
尤不慣此動罹其禍不可救藥也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
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
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
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

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聞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士女莫不白皙輕盈卽與儂下賤無有蠶濁肥黑者豈非山水之故耳

劉伯芻之論水以揚子中泠爲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陽大明淞江淮水爲七陸竟陵之品泉則以康王谷爲第一次之濂水慧山蘭溪以至於雪水凡二十而揚子中泠屈居第七矣此果銖稱尺量不易之論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

五雜組

卷三

三十

無泉可以勝此者耶吾以爲二子之論但據生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絕域者不與焉今以一人之聞見意識遂欲遍第天下之水何異井蛙管豹之見也

茶經云水品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此自是定論然山水須乳泉緩流者又須近人村落者若深山窮谷之中恐有瘴霧毒蛇不利於

人卽無毒者亦能令人發瘧蓋其氣味與五臟不相習也奔湍急瀨久飲能令人癯井水亦有絕佳者不亞山泉大約江水以甘勝井水以冽勝山水則兼甘與冽而有之者也

閩地近海井泉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泠錫山等泉人所共賞者不載若濟南之趵突泉臨淄之孝婦泉青

五雜組

卷三

三十一

州之范公泉吳興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湖龍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龍潭水鉛山之石井寺水觀音洞水武夷之珠簾泉太姥之龍井水支提之龍潭水閩中鼓山之喝水巖泉冶山之龍腰水東山之聖泉金陵蔣山之八功德泉攝山之珍珠泉皆甘冽異常其它難以枚舉但在窮鄉遐僻無人鑑賞耳

客中若遇無甘泉去處但以苦水烹之數沸後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卽甘矣此亦古人煉

炭之法也北方每霖雨時取棐几滑淨者於空中盛倒入罌中亦與南方雨水氣味無別也人生飯麤糲衣氈毳皆可耐惟無水烹茶殊不可耐無山水卽江水無雨水卽河水但不苦鹹卽不失正味矣冰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卽生子牙飲之有河魚之疾而閩人重之蓋不甚別茶也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蘊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

五雜組

卷三

三

尋泉脉隙處潛通卽它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致之烟通則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可以浸銅膽土可以煎銅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曉者余在蔣山見一人泉僅盛碗許吸盡復出閩雪峰有應潮泉亦僅如盃東山聖泉可尺許松根環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數者猶泉脉在地中不可見也鼓山

鳳尾亭泉初瀉巖下後爲神晏喝從山背而下承一石池方廣不逾七尺水終日奔注其中而不見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黃山招州有之至吾閩中則多矣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而其一在湯門外最小而極熱土人呼爲殺狗泉蓋盜狗者常於此治之也晦翁注論語謂魯有溫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魯豈不習閩乎而乃以理斷之何也

五雜組

卷三

三

大凡溫泉之發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黃巖石蓋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閩中諸泉皆作硫黃氣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疥者浴之輒愈竹木浸一宿則終不蠹蓋硫黃能殺諸蟲也華清宮余未之見然李賀詩有華清宮中礬石湯之句其爲礬石無疑矣黃山下者萬曆戊戌秋曾與同志諸子共浴其中方廣丈許上有石屋覆之其底皆白沙沙熱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膩自流於外都不煩人力也亦無硫黃氣相傳朱砂在

其下一日有樵子早過之見泉水赤如血砂片若桃花者浮滿水面驚怪歸以語人翌日鄰里競往視之則無所見矣浴久令人骨節怠緩不收蓋居深山中去城市僻遠非若閩中之穢雜也

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李德裕知石頭城下水非金山泉陸羽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泠蒲元知涪水與江水之雜皆神鑒也竊怪水之投水自當混而爲一乃揚杓傾盆至半知其自此

五雜組

卷三

三五

始爲南泠豈真有限界而不亂耶吾郡海水通河河淡而海鹹隨潮上下二水之魚交入甌死迺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處不能截然耳登州海上有蜃氣時結爲樓臺謂之海市余謂此海氣非蜃氣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結而成形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氣久者皆能變幻不獨蜃也余家海濱每秋月極明水天一色萬頃無波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樓閣截流而渡杳杳

至不可見方沒海濱之人亦習以爲常不知異也至於蚌蝓蚶蠣之屬積殼厨下暗中皆生光尺許就視之熒熒然其爲海水之氣無疑矣宋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焰硝和土築之蓋雄黃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霧每陰雨之候雲氣滃鬱如真山矣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卧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真山真水隨意所擇築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

五雜組

卷三

三五

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卽善繪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假山須用山石大小高下隨宜布置不可斧鑿蓋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復潤澤生莓苔也太湖錦川雖不可無但可粧點一二耳若純是難得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矣余每見人園池踞名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粧砌以文石繚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峰甚至猥惡

額累累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耳此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閹宦也

西京雜記載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攝石爲山高十餘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勔童貫以花石娛人主意如靈壁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圍稱是千夫舁之不動艮嶽一石高四十餘丈封爲盤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有九所始於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中多言

五雜俎

卷三

三六

花木池臺之盛而其所謂山如王開府宅水北胡氏二園者皆據嵩少北邙之麓以爲勝則知時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備而後人爭効之然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山而僞爲之其蔽甚矣

吳中假山上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築之費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疊石不反背疎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側之地又含野意

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闢麗勿太巧喪真令人終歲游息而不厭斯得之矣大率石易得水難得古木大樹尤難得也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卽此數語勝槩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初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闢鉅麗已也

五雜俎

卷三

三七

純袴大賈非無臺沼之樂而不傳於世者不足傳也拘儒俗吏極意脩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憎者胸無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魚鳥之致山林之賞而家徒四壁貧不可爲悅也窮鄉瀉壤沙塞陋域空藏白鏹而無一竹一石可供吟嘯者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於造物侈矣而猶然逐於聲利耽於仕進生行死歸它人入室不亦可歎之甚哉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

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况以晉公之勲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竝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爲業者每得小石有峰巒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甃土爲池疊螭房爲山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峰森列相

五雜組

卷三

三

向而書晦翁擢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盃山如筆架水環其中蜺螭爲之舟琢瓦爲之橋殊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一賤傭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當勝統禱子十倍耶
名園記水北胡氏園其名皆可笑如其臺四望百餘里縈伊繚洛雲烟掩映使畫工極思不可圖畫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關旁曠則臺之所見亦畢備於前而名之曰學

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耳今人之扁額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惡耳入門曲逕首揭城市山林臨池水檻必曰天光雲影濠濮想多見魚塘水竹居必施筠塢日涉市隱屢見園名環翠來雲皆爲樓額至於俗聯尤不可耐當借咸陽一炬了之耳此失閩最多江右次之吳中差少

余在德平葛尚寶園見木假山一座巖洞峰巒皆木頭疊成不用片石杯土也余奇而賞之爲

五雜組

卷三

三

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奈何答曰此土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賞其達時萬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二臺也

萬曆癸丑四月望日與崔徵仲孝廉登張秋之戊巳山酒間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谷丁戌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臺見拾遺記

楚有丙穴漢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之帳丙舍子夜甲第辛盤徵仲言有屈戊午道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時徵仲下第貧乏大笑而已歸途馬上思唐詩有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近亦可補一闕也

濮州有愁臺陳思王故址也長安有訟臺韋庶人所作也楚有思臺樊姬墓也漢有望思臺武帝爲戾太子作也有靈夢臺爲李夫人作也周有諺臺景王作也諺之爲言離也此皆以情名

五雜組

卷三

四

者也

帝王苑囿臺觀之樂誠不能無蓋自土堦茅茨不可復得而靈臺靈囿文王之聖已不廢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宮明皇之驪山溫泉此其樂在山川者也宋高宗疊石以像飛來激水以爲冷泉此其樂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嶽窮極人間怪木奇石珍禽異獸深秋中夜淒涼之聲四徹此其樂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萬間武帝上林苑中離宮七十所煬帝西苑三百里此其樂在

宏麗者也東昏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細草名花至便焦燥紛紜無已山石皆塗采色諸樓壁悉畫男女私褻之像其殺風景甚矣此其所以爲東昏也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任或執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溘先朝露矣余鄉一先達起家鄉薦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

五雜組

卷三

四

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語子弟可爲未鑒也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其所築今某死某亾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令公聞之惕然動心卽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

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卽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勘破此關况今世哉

古人觀室者周其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者廁也

五雜組

卷三

四

廁雖穢濁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復作廁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廁如晉景公如廁陷而卒漢武帝如廁見衛青北齊文宣令宰相楊愔進廁籌非如今淨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廁皆以與農夫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溉田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奏廁之便乎

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

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黷耳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卽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怪唐郭汾陽將校官至節度使封侯皆趨走執役於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湯持悅則帝之如廁見青固狎愛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廁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藉蠅

五雜組

卷三

四

蛆縱橫者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

閣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度飲食之所卽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閣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卽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

太守閉閣思過卽如今閉脚門不聽官屬入耳
唐正衙日喚仗入閣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
閣蓋中門不啟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閣
傍門爲之閣義自昭然漢三公黃閣注不敢洞
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閣今 國家設文
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黃
閣東閣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閣老耳

爾雅小閨謂之閨閨卽門也故金門亦謂金閨
處子謂之閨女以其處門內也今人閨閣槩作
五雜組

卷三

四

閨閣至以 朝廷東閣亦巍然揭東閣之額而
不覺其非蓋黃閣老子美詩已誤用之矣今若
稱閣下爲閣下舉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爲帝星以其政事之所從出故中書省
亦謂之紫微而舍人爲紫微郎白樂天紫薇花
對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戲用之耳今各處
藩省多揭紫薇爲堂名而叅知署額多稱薇省
分署者習而不覺其非也

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竝傳王林卿度

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唐制中
書兩府謂之三省宋惟有中書省 國朝去中
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
云寺則一二九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
舊稱而佛宮槩謂之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
重佛教化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
非 勅賜者不得稱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
駟也所以傳命也今人驛與駟多通用而不知
五雜組

卷三

五

其異也按馬傳曰置步傳曰郵置者驛馬也郵
者舖遞也旣言置又言郵蓋亦當時俗語如今
言驛舖也至廣雅解云置驛也郵亦驛也則誤
以駟爲驛也

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
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
四馬下足爲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
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
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

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弄卽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術今京師訛爲術術

佛典一弓爲四肘五百弓爲一拘盧舍王荆公詩卧占寬間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閩中量田尚用弓云四步爲一弓而它處人無知之者此亦古法之遺也又佛地以二畝爲雙皇華老

五雜組

卷三

四六

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是也而今絕無知者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窻也蓋取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書百僚師師僚之爲言臣也釋文僚賤隸之稱左傳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人寮聲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亦如是後人見其從室遂引僧寮綺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有鬼市冬夜嘗聞賣乾柴

聲是鬼自爲市也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與交易多得異物又濟瀆廟神嘗與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輒如數浮出牛馬百物皆可假借趙州廉頗墓亦是鬼與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與鬼市也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孩也孩者瘡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

五雜組

卷三

四七

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趁虛而嶺南多婦人爲市又一奇也京師朔望及二十五俱於城隍廟爲市它時散處各方而至此日皆合爲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師間有異物奇寶郎曹入直之暇下馬巡行冠帶相錯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則於東皇城之北有集謂之內市多是內人贏餘之物不及廟中之多也至每歲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則在東華門外迤邐極

東陳設十餘里謂之燈市則天下瑰奇鉅麗之觀畢集於是視廟中又盛矣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統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真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左傳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鄉村也故都訓美鄙訓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率乎鄙亦猶五雜組

卷三 哭

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新安如畫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四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社校

地部二

蜀江油有左擔道為其道至險擔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漢書西南夷傳滇池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謂其險阨纔五尺也西域傳烏秬國其西則有縣度謂懸繩而度也今天下莫險於棧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輿安穩豈復王陽迴馭時乎

卷四

閩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嶺亦自險絕北人度汗津津下矣余已丑夏下第適天欲雨暝雲四合與徐惟和自絕頂直趨至平地而後雨作要其險豈能敵白鶴嶺之半乎若登山遊眺險尚有什百於此者韓昌黎慟哭不足為奇也平生遊山所歷當以方廣巖靈羊谷為第一險仰倚絕壁下臨無際既無藤葛可攀途僅尺許而又外傾且為水簾所噴崎嶇苦滑就其傍眺

之膽已落矣余與諸友奴僕六七人僅一小奴過之然幾不能返面無人色矣武夷折筍余少時登之殊不爲意蓋梯幹甚偉險處又有鐵絙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既過險龍脊上甚難行亦強弩之末執也

華山余未之登讀王恒叔遊記知其險甲於諸岳亦在龍脊上難行耳天台石梁不過獨木橋之類人自氣懾耳無崩朽之虞也閩鼓山白雲洞石磴七百級望之如登天然不過苦諸縉紳

五雜組

卷四

二

公子體膂骨弱者耳許掾得此自當無苦也

新安黃山深處由石牌樓達海子有積沙岍丈許人疾過之則濟少駐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踐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還面如死灰云余笑謂不爾幾作羸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過靈羊谷亦然歸家病幾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後身然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余遊四方名山無險不屆竝未失足壬子秋過

五雜組 卷四

呂亭驛一板橋去地二丈餘中道而折四輿人及余皆殞地其不爲齏粉者以下皆積沙也始知人不隕於山而隕於坵禍每生於所忽也

南昌滕王閣序既云星分翼軫又云龍光射斗牛之墟翼軫斗牛相距甚遠必有一謬

荊州黃牛峽下有查波灘宋寇萊公謫巴東舟經此灘聞水中人語出視之見一裸體者爲之挽舟公叱之曰我黃魔神也公異日當大用故爲公挽舟耳但裸體不敢相見公以錦袱投之

五雜組

卷四

三

神卽披袂再拜冉冉而去

夷陵龍角山有石穴宵黑無際其中有二巨石相對而立中間丈許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具儀從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潦則鞭陽石無不應時而止但鞭者不出三年必死故人不取爲也

松滋縣南九十里有竹泉宋政和初有僧浚井得竹筆後黃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過峽中暇墓背所墜也後其筆忽成竹始知此泉與

四〇一

峽水通也

荆州濟江西岸有地肺洪潦常浮不沒其狀若肺焉故名駱賓王吸金丹於地肺即此也或云終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荊州陰雨彌旬不止有道士歐陽獻謂宇曰公會得一石室乎瘞之則雨止矣宇驚曰有之但已棄竹籬外矣覓而瘞之雨即止後人

五雜組

卷四

四

有發之者輒致淋雨蘇軾序云今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宅陷地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以致雷雨後失其處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

匡續字子孝周武王時人廬於潯陽山中後威烈王以安車迎續續仙去惟廬存故命其山為廬山亦曰匡山也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輒有墨水

流出

汴有老圃紀姓者一鉏庇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此與舌舛研田何異

洞天福地記所言里數多誕如云泰山周迴三千里霍林洞天亦三千里之類今計其地才百分之一耳或以列真所居分治之域論耶其說殆不可曉

杜少陵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坡詩

五雜組

卷四

五

天外黑風吹海立余從祖司農公杰以大行奉使過海中流有龍見焉倒垂雲際距水尚百許丈而水湧起如炊烟直與相接人見之歷歷可辨也始信水立之語非妄

正德中順天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冰柱高五六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凝結甚固逾數日流賊劉六劉七等殺掠過此民大小老弱相率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活者甚眾此亦古今所未見之異也

金陵鍾山有八功德水相傳梁天監中胡僧曇隱所甃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饑八蠲疴故名八功德

七發云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廣陵今揚州也揚州之濤殊不足觀漢時吳越錢塘皆屬揚州或者曲江之濤卽指西陵之潮耳况廣陵之江一望而盡非曲江也

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

五雜組

卷四

六

履地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三尺餘舊有廟王均之亂爲守門者所壞今不復存矣

劉麟之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此與王烈嵇叔夜事相類名山洞府信有之宋崇寧中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內鼎中旣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

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謬曰正址在燕山今寶鼎但取水土於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

建炎三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一鍾有銘五十六字云唐興元年吾子沒瘞廬陵西壘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詞錄畢而鍾自碎

五雜組

卷四

七

張唐英謂姚璿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楊用脩引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日知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余按此事載唐書李昭德傳中甚明固非語林亦非李日知事也余曩時讀史卽知有此用脩乃以爲新聞耶濟南有二竒焉趵突泉從地中涌起六七尺者數處冬夏不竭流而成河華不注山亦從地中

突起傍無丘陵縣亘遠望之若浮圖焉其上亂石縱橫如人工所堆疊皆奇觀也

嶧山多石黝黑色從下望之簇簇如筍然山徑皆綠石行或俛出其下石之下皆沙也石附沙以自固久之沙為風雨推剝漸盡窟穴競開石亦不能自立常有自山巔隕至田中者譬之米中雞子米盡則廢矣葉福唐相君為南宗伯時游此政值石墜滾至前僅丈餘而止稍進則齧粉矣此亦游者所當戒也

五雜俎

卷四

八

秦始皇泰山立無字碑解者紛紜不定或以為碑函或以為鎮石或以為欲刻而未成或以為表望皆臆說也余親至其地周環巡視以為表望者近是蓋其石雖高大而厚與凡碑等必非函也此石既非山中所產又非尋常勒字之石上有芝蓋下有跌坐儼然成具非未刻之石也考之史記始皇以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云云則泰山之石已刻

矣今元君祠旁公署中尚有斷碑二十九字此疑即所刻之石也然則片石之樹其巔為祠祀表望明矣

泰山之稱雄於江北亦無佛處稱尊耳齊魯之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詫以為奇而岱宗巍然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固宜為羣岳之宗也又岱為東方主發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禱於是而其後乃傳會為碧霞元君之神以誑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為嶽也而今之祠泰山者為元君也嶽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據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五雜俎

卷四

九

有死而後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鄆都城也十王殿也皆為受生而設也余竊以為東方主生西方主殺各有司存豈宜並用鄆都業在西方則受死之籍當歸金天華嶽雖相去萬里而造化視之不過左右手耳愚民貪生而又畏死故祝延者與求胤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

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則生亦不必禱也况不知寡欲而求生子不知行善而求延年民之大惑也

藏經云泰山爲天帝之孫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脩短此俗說之鼻祖也然天帝豈應有孫不過以東方震旦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說而附會之耳

渡江以比齊晉燕秦楚洛諸民無不往泰山進香者其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約而同卽村婦

五雜組

卷四

十

山毗皆持戒念佛若臨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潔卽有疾病及顛蹙之患及禱祠以畢下山舍逆旅則居停親識皆爲開齋宰殺狼籍醉舞喧呶變童歌倡無不狎矣夫旣不能脩善於平日而又不能敬謹於事後則其持戒念佛不過以欺神明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均州之太和山萬方士女駢闐輻湊不減泰山然多聞浙江右嶺蜀諸人與元君雄視無異南北朝矣而均州諸黃冠千數放縱無忌此則岱

宗所無也

武當元君二祠 國家歲籍其香錢常數萬緡官入之以給諸司俸祿不獨從民之便而亦籍神之貺矣然官吏餽廩自當有惟正之供取足於此似爲不經似當入之本州以爲徃來廚傳之費免加派之丁糧則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終藩省輒遣一正官至殿中親自檢閱籍登其數從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盜然謂之掃殿而袍帳化生俚褻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

五雜組

卷四

十一

武當亦然

齊雲僻處萬山之中故進香者少所入則黃冠橐中物耳其軒輜供應之費亦道官主之故邑人差不累也然齊雲寔無奇奇者天門與石橋巖耳而遊者又多未之及也

遊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僮之費無所出而仕宦遊山又極不便侍從旣多不得自如一也供億旣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旣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輿人從者憚於遠涉羽

士僧衆但欲速了嶮巖之道恐昇夫之許語奇絕之景懼後來之開端相率導引於常所經行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旁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困毋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怠携友勿太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敗勤幹見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借酒人勿携

五雜組

卷四

十三

屏伴每到境界切須領略時置筆硯以備遺忘此遊山之大都也天下丘壑無如閩中之多者即生長其中不能盡識也聞粵西山水之奇甲於宇內每問其土人云出門皆山而山皆洞委蛇屈曲里許者不可數計也吾閩城內外諸山皆有之但無好事者搜剔之耳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

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讚賞千載不絕豈亦有幸不幸耶山莫高於峩眉莫秀於天都莫險於太華莫大於終南莫奇於金山華不注莫巧於武夷其它鴈行而已峩眉之巔有積雪武夷半壁有仙舟華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蓮花苟不親見以語人未必信也鴈蕩瀑布無聲故自奇絕閩中水簾數處皆無聲蓋巖腰凹而水噴空則爲水簾自不能奔號

五雜組

卷四

十三

也水簾奇於瀑布吾閩四山皆瀑也而黃巖峯瀑布數百里外皆望見如疋練焉余又在黃山見九龍潭水從絕頂分爲三而下至半腰合流又三分之如是者三始至地望之如雜佩然亦一奇也峩眉雖六月必具單夾絮衣而登其下猶炎暑也至半山則御夾衣絕頂則着絮矣過十月則不可登道爲雪封且寒甚也其山本以兩峯相對如蛾眉然故名蛾眉字當從重不當從山也

峩眉之巔四望無與頡頏者惟正東有一點青色如烟相傳匡廬山也然廬山未必便高於諸岳又况九江地下即高不能敵西北方也西北地勢視東南已高與山齊矣此非臆說也山東濟寧分水關北距臨清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尺南距徐州僅四百里地高一百十有六尺以川江之勢度之其建瓴之勢一日千里豈直千仞而已哉

吾閩俗謂延平之水高與鼓山平然未有以試

五雜俎

卷四

十四

也萬曆己酉夏大水驟至城中漲溢水從南門出高二丈許門闌僅露一抹如蛾眉然余居距門百餘武庭中水僅四五尺東折至鰲峯下則無水矣相距半里許而地形高下已踰二丈尋常行路殊不爲覺始信人言不誣也昔人謂桂林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尺理固然耳水固常有闢者春秋書穀洛闢毀王宮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竹書或誕妄不經春秋聖人之筆不可誣也宋史五行志載高宗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決衝田數百頃田中水自起立如爲物所吸者高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家井水亦高數尺天矯如虹聲若雷霆穿墻毀樓而出二水闢於杉墩且前且卻十餘刻乃解各復其故說海紀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鬧蛙池相近前後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之波濤噴面不可逼近坐以伺旦及明聲息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闢此亦古今

五雜俎

卷四

十五

所有不足異也

按紀年所紀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馮夷爲河伯之名并識於此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濱每乘潮汐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若驟雨

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扁舟犯怒漲下黯淡灘時也

海中波浪人所稀見即和風安瀾時其傾側簸蕩尤勝洞庭揚子怒濤十倍也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間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堅木上下鐵箍一試海上半日板裂箍斷雖水居善沒之人未習過海者入舟輒暈眩嘔噦狼籍使者所居皆懸床任其傾側而牀體常平然猶暈悸不能飲食蓋其曠蕩無際無日不風無時不浪也觀

五雜組

卷四

十六

海者難為水詎不信然

浙之寧紹温台閩之漳泉廣之惠潮其人皆習於海造小舟僅一圭竇人以次入其中瞑黑不能外視一物任其所之達岸乃出之不習水者附其舟暈眩幾死至三日後長年以篙頭水飲之始定蓋自姑蘇一帶沿海行至閩廣風便不須三五日也

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

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刺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為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為奇貨而權采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給符繻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為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為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上既責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得乎

五雜組

卷四

十七

販海之舟所以無覆溺之虞者不與風爭也大凡舟覆多因鬪風此輩海外諸國既熟隨風所向挂帆從之故保其經歲無事也余見海鹽錢唐見捕魚者為踈竹筏半浮半沉水上任從風潮波浪舟皆戒心而筏亦無恙者不與水爭也小人誠有意智然因之悟處世之法江南遣徐鉉聘宋詞鋒才辯廷臣無出其右者而宋太祖遣一不識字殿侍接之即是此意

海外之水不知還靠天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銜山非真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否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

潮汐之說誠不可窮詰然但近岸淺浦見其有消長耳大海之體固毫無增減也以此推之不過海之一呼一吸如人之鼻息何必究其歸泄

五雜組

卷四

六

之所人生而有氣息即睡夢中形神不屬何以能吸天地間只是一氣耳至於應月者月爲陰類水之主也月望而蚌蛤盈月蝕而魚腦減各從其類也然齊浙閩粵潮信各不同時來之有遠近也

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有小島闊百里餘四面海水皆濁獨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常見水上紅光如日舟人不敢近云此龍王宮也而西北塞外人跡不到之處不時聞數千人砍樹拽

木之聲及明遠視山木一空云海龍王造宮也余謂龍以水爲居豈復有宮即有之亦當鮫宇貝闕必不籍人間之木殖也愚俗之不經一至於此

天下之橋以吾閩之洛陽橋爲最蓋跨海爲之似非人力相傳蔡君謨遣吏持檄海神及歸得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不至今世所傳四喜雜劇者本此也事有無不可知計橋長三百六十丈若當怒潮必難駐足耳吾

五雜組

卷四

五

郡臺江大橋亦百餘丈跨大江而度三十九門江濤澎湃亦自恐人不知當時何以建址大抵閩人工於此伎亦不煩神力耳

江南無開江北無橋江南無茅屋江北無溷圜南人有無牆之室北人不能爲也北人有無柱之室南人不能爲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樓行於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萬斛之窖藏於地中

地窖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額以

當蓄室矣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自齊以南不能爲也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及開則市者全至如趕集然常有藏十數年不腐者至於近邊一帶常作土室以避虜其中若大厦盡室處其中封其隧道固不啻金湯矣但苦無水耳

閩廣地常動浙以北則不恒見說者謂濱海水多則地浮也然秦晉高燥無水時亦震動動則裂開數十丈不幸遇之者盡室陷入其中及其五雜組

卷四

二十

合也渾無縫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王太史維楨寔遭此厄則閩廣之地動而不裂者又得無近水滋潤之故耶然大地本一片生成而有動不動之異理尤不可解也

萬曆己酉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發建溪漲數丈許城門盡閉有頃水踰城而入溺死數萬人兩岸居民樹木蕩然如洗驛前石橋甚壯麗水至時人皆集橋上無何有大木隨流而下衝橋橋崩盡葬魚腹翌日水至福州天色晴明

而水暴至斯須沒堦又頃之入中堂矣余家人集園中小臺避之臺僅尋丈四周皆巨浸矣或曰水上臺可柰何然計無所出也少選妹輩鄭正傳泥淖中自御肩輿迎老母暨諸室人至其家始無恙蓋鄭君所居獨無水也然水迄不能逾吾臺而止越二日始退方水至時西南門外白浪連天建溪浮屍蔽江而下亦有連樓屋數間泛泛水面其中燈火尚熒熒者亦有兒女尚聞啼哭聲者其得人救援免於魚鱉千萬中無

五雜組

卷四

廿一

一二耳水落後人家粟米衣物爲所浸漬者出之皆黴黑臭腐觸手卽碎不復可用當時吾郡縉紳惟林民部世吉捐家貲葬無主之屍凡以千計而一二巨室大駟反拾浮木無數以蓋別業賢不肖之相去遠矣

閩中不時暴雨山水驟發漂沒室廬土人謂之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歲久變化必挾風雨以出或成龍或入海閩烏石山下瞰學道公署數年前鄰近居民常見巨鱗長數百

尺或躡山麓或蟠官署觚稜之上雙目如炬至
已酉秋八月一夜大風雨烏石山崩自後麟不
復見云先是阮中丞一鶚無功於閩而廟食山
巔輿論不愜也是日山崩政當其處祠宇盡爲
洪水漂流片瓦隻椽杳不可見時以爲異云
吳興水多於山間暴下其色殷紅禾苗浸者盡
死謂之發洪晉中亦時有之岢嵐四面皆高山
而中留狹道偶遇山水途落過客不幸有盡室
葬魚腹者州西一巨石大如數間屋水至民常
棲止其上一日水大發民集石上者千計少選
浪衝石轉瞬息之間無復孑遺哭聲遍野時固
安劉養浩爲州守後在東郡爲余言之亦不記
其何年也

五雜組

卷四

廿二

溝澮而通惟南方山水之發疾如迅雷不可禦
也
火患獨閩中最多而建寧及吾郡尤甚一則民
居輻湊夜作不休二則宮室之制一片架木所
成無復磚石一不戒則燎原之勢莫之遏也三
則官軍之救援者徒事觀望不行撲滅而惡少
無賴利於劫掠故民寧爲煨燼不肯拆卸耳江
北民家土牆甍壁以泥苦茅卽火發而不然然
而不延燒也無論江北卽興泉諸郡多用磚甍
火患自稀矣

五雜組

卷四

二三

田也

按福字傍從示不從衣

足爲福也然必稅輕徭簡物力有餘之地差足
自樂若三吳之地賦役繁重追呼不絕祇益內
顧之憂耳彼但知福之從田而不知累之亦從
田也
吳越之田苦於賦役之困累齊晉之田苦於水
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閩廣耳近來閩地殊亦

凋耗獨有嶺南物饒而人稀田多而米賤若非瘴蠱為患真樂土也

燕齊蕭條秦晉近邊吳越狡獪百粵瘴癘江右蠲瘠荆楚慄悍惟有金陵東甌及吾閩中尚稱樂土不但人情風俗文質適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娛老菟裘之計非蔣山之麓則天台之側非武夷之亭則會稽之穴矣

書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

五雜組

卷四

十四

裳福今以時攷之蓋不盡然京師直官福耳口福則吳越不及閩廣衣裳福則燕趙遠遜吳越錢福則嶺南滇中賈可倍蓰宦多柵載

凡山川佳麗之處亦須風氣迴合川壑幽邃緩急可避兵革者如武夷之小桃源居萬峯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絕其中豁然別是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為伴伍養蜂蒸楮可以為生鵝鴨雞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想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也黃

山之丞相園次之但地稍瘠又無人烟耳楚中如衡山寶慶亦一樂土也物力裕而田多收非戎馬之場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長沙則卑溼而儂不可居矣

國家自采權之使四出雖平昔富庶繁麗之鄉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嶺南與滇中耳然五嶺瘴鄉不習者有性命之虞滇南遠隔絕徼山川阻脩黔巫之界苗獠為梗過客輻重時遭抄掠不但商旅稀少即仕宦者亦時時戒心也

五雜組

卷四

十五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饒高皇帝既定昆明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風俗言語皆與金陵無別若非黔筑隔絕苗蠻梗道誠可以卜居避亂然滇若不隔萬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然新安

人衣食亦甚非膏薄糜鹽蓋欣然一飽矣惟娶妾宿伎爭訟則揮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萬與人爭數尺地捐萬金娶一狹邪如之鮮車怒馬不避監司前驅監司捕之立捐數萬金不十年間蕭然矣至其非衣惡食纖嗇委瑣四方之人皆傳以爲口實不虛也

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齊人鈍而不機楚人

五雜組

卷四

二十六

機而不浮吳越浮矣而喜近名閩廣質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禮秦人鷙而不貪晉陋而實洛淺而愿粵輕而獷滇夷而華要其醇疵美惡大約相當蓋五方之性雖天地不能齊雖聖人不能強也今之宦者動欲擇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卽蠻夷可化况中國哉

仕宦諺云命運低得三西謂山西江西陝西也此皆論地之肥磽爲飽囊橐計耳江右雖貧瘠而多義氣其勇可鼓也山陝一二近邊苦寒之

地誠不可耐然居官豈便凍餓得死勤課農桑招撫流移卽不毛之地課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已不然江南繁華富庶未嘗乏地也而奸胥大駟舞智於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爲善地哉

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鬱鬱不樂此政不必爾小邑易於見才疲民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嘗見江南大地敗官者十常八九擇地者固無益也

五雜組

卷四

二十七

邊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卽爲水者五嶺炎暑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晒晾卽黴濕者天地氣候不齊乃爾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瘴卽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塵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濕塵之污物素衣爲緇濕之中人疆體成痺然濕猶可避而風塵一至天地無所容其身故釋氏以世界爲塵詎知江南有不塵之國乎

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有人於石城掘得

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
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
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話其前事云云其
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
地化為牛故因以名也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熱之則然有鹽井深百餘
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為鹽惟人髮不化又有
不灰木燒之則然良久而火滅依然木也此皆

奇物可廣異聞魯孔林聞亦有不灰木取以作
爐置火輒洞赤但余未之見耳

五雜組 卷四 二六

閩中郡北蓮花峯下有小阜土色殷紅俗謂之
臙脂山相傳閩越王女棄脂水處也環閩諸山
無紅色者故詫為奇耳後余道江右貴溪弋陽
之山無不丹者遠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
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當爾
耳
由江右抵安慶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廬數百
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遠
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觀真子瞻所謂傍看成

嶺側成峯者岱岳不及也

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
豈能一日守哉秦之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
之陰山以今長城計之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
之塞原有長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邊惟遼
東不可城而政當女直之衝薊鎮之城則近時
戚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
引去其有功於邊陲若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毀
何惟書生據紙上之談而輕詆羸政也

五雜組 卷四 二九

九邊惟延綏兵最精習於戰也延綏兵雖十餘
人遇虜數千亦必立而與戰寧戰死不走死也
故虜亦不敢輕戰慮其所得不償失耳遼左兵
極脆弱建酋時時有輕中國之心所賴互市羈
縻之耳然互市盟好邊境雖偷目前之安而武
備廢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戰矣夫
初立互市本欲偷閒以繕治守禦生聚教訓也
今反因之而廢戰具不亦惑之甚耶
寧夏城相傳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不可攻

近來哮拜之亂官軍環而攻之三月餘至以水灌竟不能拔非有內變未即平也史載勃勃築城時蒸土爲之以錐刺入一寸即殺工人併其骨肉築之雖萬世之利慘亦甚矣近時戚將軍築薊鎮邊牆不修一人朞月而功就城上層層如齒外出可以下瞰謂之瓦籠城堅固百倍虜終其世不敢犯則又何必以殺僇爲也

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建酋是也其衆以萬計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窺遼左者西戎北韃爲

五雜組

卷四

三十一

腹背之患彼尚有內顧之憂也防邊諸將誠能以夷攻夷離間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內向哉不然使彼合而爲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河套之棄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當時事勢不得不棄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縱驅之去終當復來至於今日則拓跋燾所謂我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爲矣

曾銑欲復河套卒爲巖嵩所尼至不保要領然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復不過一時可喜而後來邊釁一開兵革何時得息牟祐所謂平吳之後尚煩聖慮者也趙普謂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論也蓋我之兵力不加於彼而彼盤據已久一旦失之勢所必爭耳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蕃湮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

五雜組

卷四

三十二

葉易邊場之利用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狙獮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尪病殘疾不堪騎乘者直與之耳非市也

江北俵馬之役最稱苦累而寄養之戶尤多敗困要其所以則侵漁多而費用繁也山東大戶每僉解馬編審之時已有科派俵解之時又有使用輪養有輪養之害點視有點視之費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納有上納之耗無不破家亡身

者然而馬必不可少也得賢守令監司弊或稍差減耳

馬之入價也漕之改折也雖一時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僕之馬價原為江南有不宜馬之地而入價於北地市之也漕糧之改折亦為一時凶荒之極米價騰涌而入價以俟豐年之補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時之用矣舍本色而徵銀甚便也馬糧有餘而見鋸不足甚利也然而馬日減少太倉之粟無一年之積者折價

五雜俎

卷四

三十三

誤之也承平無事猶可一旦緩急必有執其咎者

唐李贛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運米至京脚錢計七百議以七百錢代之王鐸曰非計也京國糴米既耗積食而七百之費兼濟貧民時議不從既而都下米果大貴李罷不行則今日之治漕動稱改折者其非久遠之計可知矣

古今幅員戶口莫盛於隋之大業唐之開元考之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

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元時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二主富盛亦略相當然盛未幾而禍敗即隨之矣宋慶曆間戶至一千九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 國朝嘉隆之時戶共八萬三千而熟夷不與焉視隋唐宋盛時固已過之矣使東勝不徙安南不棄金甌尚無缺也抱杞人之憂者能無戒於衣袂乎

五雜俎

卷四

三十三

戶口生息甚難而凋耗甚易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時不無盜賊之竊發水旱之流移而亂離之世即欲一日無事不可得也况亂離之後數十年養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旦敗之而有餘周自東遷以及劉項之世分裂戰爭者三四百年長平一坑四十餘萬即蠱蟻蚊蚋寧能當此慘劫耶漢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靈覆之赤眉董卓之亂黔首寧有種耶至於典午失權胡羯肆烈南北

分朝兵連禍結又二百餘年春燕巢於林木亦可哀也唐自貞觀至開元拊養生息漸稱繁庶而漁陽鼙鼓一動宗社爲墟至於黃巢之變殺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間承平無事者可以日計也宋之盛時已日與契丹元昊構隙而燕雲不復淮北中失偏安忍耻僅撫遺民女直侵其半蒙古凶其終其視漢唐規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慘使天地反覆日月無光三皇五帝以來之人民土地一旦淪於夷狄亦

五雜組

下卷

三十四

宇宙所未有之事也蓋自三代以來戰國至於劉項是一劫三國至於五胡是一劫中唐至於黃巢石晉是一劫女直至於蒙古是一大劫中國之人無復孑遺矣故我太祖皇帝之功謂之劈開混沌別立乾坤當與盤古等而不當與商周漢唐並論也二百四十年來休息生養民不知兵生齒繁盛蓋亦從古所無之事故未雨綢繆憂時者不得不爲過計矣

國家近邊之民常苦北虜濱海之民時遭倭患

然虜寇頻而倭患少故塞上村落蕭條有千里無復人烟者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即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於洗城矣劉六劉七破殘七藩而山東河南爲最其他若蕭乾養之亂廣藍廷瑞之亂鄖鄧茂七之亂閩葉宗留之亂浙阿克之亂滇楊應龍之亂蜀噶拜之亂寧夏皆小劫也而水旱灾疫則無歲無之矣

五雜組

下卷四

三十五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衆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即遐陬窮髮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衆則射利之途愈廣故也余在新安見人家多樓上架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計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猶無尺寸隙地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尚什五遊食於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

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

古者一夫百畝無賦役租稅也故中原磽确之地上農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齊之地論之一望千頃常無升斗之入者不知當時授田之制肥磽高下必適均乎抑惟其所值也當時天子諸侯既各有疆界不相踰越十分之中取其一爲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祿之田小國不過五

五雜組

卷四

三六

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餘亦寥寥矣使生齒日繁而地不加廣何以給之吾竊意古

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種之類一夫耕百畝而

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爲世業也

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江

右荆楚五嶺之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人亦不

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甚貧亦無甚富百物俱

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

稍爲適中故仕宦富室相競畜田貪官勢族有

畛隰遍於鄰境者至於連疆之產羅而取之無

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強而勉之黃

雲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貧者日貧矣

俗賣產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薄惡之風而閩中尤甚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輒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吾嘗見百金之產後來所足之價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於余未生之時鬻田於先大夫至余當戶猶索盡不休

五雜組

卷四

三七

此真可笑事也

閩田兩收北人詫以爲異至嶺南則三收矣斗米十餘錢魚蝦盈市隨意取給不甚論值單裕之衣可過隆冬道無乞人戶不夜閉此真極樂世界惜其天多瘴霧地多蟲蛇屋久必蛀物久必腐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無二十年之衣故上不及閩下不及滇也

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磽确寡入視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東瀕海之地一望滄瀉不

可畊種徒存田地之名耳每見貧阜村厖問其
家動曰有地十餘頃計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
租也余嘗謂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
稅可也

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
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市款既久
未經兵火故也諺稱薊鎮城牆宣府教場大同
婆孃爲三絕云迤西榆林慶陽漸有夷風至臨
洮鞏昌苦寒之極其土人亦與戎狄無別耳

五雜組

卷四

三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
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
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其苦與
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
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
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
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荊公所
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漢中行說不得志於中國遂入匈奴爲之謀主

大爲漢患宋韓范不用張元而令走佐曩宵兵
連禍結不得安枕者五十年近來如倭酋關白
亦吳越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鯨鯢遼
左之禍尚未艾也故邊民之逃而入虜它不足
慮惟恐有此輩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國也非中國之人誘之以貨利未必
至也其至中國也非中國之人爲之鄉導告以
虛實未必勝也今吳之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
之福興泉漳廣之惠潮瓊崖駟獮之徒冒險射

五雜組

卷四

三

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貿易彼此
無間我旣明往彼亦潛來尚有一二不逞幸灾
樂禍勾引之至內地者敗則倭受其慘勝則彼
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閩甚慘而
及官軍破賊之日倭何嘗尋一人隻馬生歸其
國耶其所虜掠者半歸此輩之囊橐耳故近來
販海之禁甚善但恐未能盡禁也蓋巨室之因
以爲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閩廣而獨不及山東者

山東之人不習於水無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觀之則倭之情形斷可識矣

禦倭易於禦虜十百不啻也倭奴捨大海而登陸深入重地已不能無疑懼而步行易乏其勢四散非有陣法埋伏之類直鬪力耳若得智勇之將帥節制之師一鼓可平也即閩廣鄉兵訓練之皆可用亦不必借浙兵耳北虜大漠之地原自其勝場中國之兵馬脆弱已自不敵而悍獷之性不懼死不畏寒敗而復至散而復合及

五雜組

卷四

四十一

其鳥析鼠散不可踪跡雖以衛霍不能窮其部落况今日之孱兵庸帥哉戚少保繼光守薊遼日以意製大煩每發輒斃千餘人血肉枕籍而終不肯退然虜亦畏之甚不敢窺邊者二十餘年云

夷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膏腴於交趾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醇於琉球莫富於真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為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

直耳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崛強不臣阿刺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 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共千八百國即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末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祿蘇門答刺彭亨瓊里古里班奉白葛達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

五雜組

卷四

四十二

朶顏三衛等受 朝廷冊封貢賦懃謹比於藩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體

太祖之絕日本朝貢知其狡也 文皇之三犁虜庭知其必為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臥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今諸夷進貢方物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進祖母祿血竭鴉鵲石之類其真偽

好惡皆不可辨識而 朝廷所賜繒帛靴帽之屬尤極不堪一着卽破碎矣夫方物不責所以安小夷之心存大國之體猶之可也賜物草率充數將令彼有輕中國之心而無感恩畏威之意且近來物值則工匠侵沒於外供億則厨役尅減於內狼子野心且有許語許語不已且有挺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遠之道也蜂蠆有毒禍豈在小而當事者漫不一究心何耶

西南海外諸蕃馬八兒俱藍二國最大而最遠

五雜組

卷四

四十一

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元時曾一通之而來朝貢計其所得不足償所費之百一也 國朝西蕃天方默德那最遠蓋玄奘取經之地相傳佛國也其經有三十六藏三千六百餘卷其書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多用之又有天主教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有珣瑪竇者自其國來經佛國而東四年方至廣東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猶儒之孔子釋之釋迦也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

而於佛老一切虛無苦空之說皆深詆之是亦逃揚之類耳珣瑪竇常言彼佛教者竊吾天主教之教而加以輪迴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吾教一無所事只是欲人爲善而已善則登天堂惡則墮地獄未無懺度未無輪迴亦不須面壁苦行離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余甚喜其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其天主像乃一女身形狀甚異若古所稱人首龍身者與人言恂

五雜組

卷四

四十二

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已後竟卒於京師 天竺古稱佛國蓋佛所出之地耳如魯生孔子豈其地皆聖人耶但聞其國人質實尚義不爲淫盜其問刑有四曰水曰火曰稱曰毒皆所以讞疑獄也水則以石與人衡而投之石浮者曲人浮者直火則灼鐵令人抱持曲者號呼直者無損稱則人石適均較之秤上虛則石輕實則人輕毒則以毒入羊髀中食之曲則毒發直者

無恙蓋終未免夷俗耳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封而亦臣服於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援之哉其國敬神以婦人守節者為尸謂之女王世由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敢穫不者食之立死禦災捍患屢顯靈應中國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園入

五雜組

卷四

四十四

王宮中視供臆厨饌恐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神特攝其魂往耳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神降其聲嗚嗚如蚊焉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以備倭四閱月始至炳文自為記甚繁予為略之以識其程云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鰲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出琛門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為險阻而五嶼羊嶼昏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

面嶢剝總莫繫泊飄逐空洋夜半颶發船各渙散詰旦於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箬竿山復依南田晷夜觸韭山船多破損收回五爪山脩艙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為藏龍藪倏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而倒瀉船皆碎毀幾為魚鱉出白馬礁過大漠坑依險而泊由浪樞頭轉歷升羅嶼得登普陀山傍有金鉢孟儼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爪湖移住廟子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

五雜組

卷四

四十五

有大毒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瘡疾及下八山浪崗馬磧李壻舉皆砂石亂列其水有綠有黑有淡有辛有苦有臭有清徹見底鰕魚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顯著俄為颶風打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俟風息驅灘山過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山再入西洋舉則謂之落溲船凡撒入十無一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峩宛如裝砌許山聯脉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澈浦延

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而東七
丫諸港岐分錯雜室礙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
而大陰新安諸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升沙
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星港暨
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
轉而西行有三槿大橫深泝非予四口張方大
樓瀝水姜系福港五港一望無山其川山窪川
漁窪三寨窪狂瀾澎湃殊甚險剝水紋斑爛因
號虎斑水僅得開山無畧可泊至射洋湖之雲

五雜組

卷四

四六

梯關宿焉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泫泫頽波極
目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鶯山之灣問其程則餘
五百里越明日朔風舉帆踴躍碧虛蹠躐於黃
混水號曰望昊洋依憑延真島此皆從來人跡
不到之鄉但見靈鰈老鼉三五噴沫相逐大者
方丈高厚六尺殼背亂縷長目虎口就磯舒伏
逸邈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寥廓
惟東海所城甚邇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
因陟雲臺山古三元脩道上昇處也翌日西北

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日夜
不知疾行幾千里膠瀉呀呬風雖少平餘波尤
湧東方既白迸崖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
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天一
色竝無畧嶼可以停舟野宿洋飄如浮萍無定
泊栽堂山至柘溝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
港補繕壞船過東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島而
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翌日
至草島嘴去大嵩三五十里風濕瀾漫海面愈

五雜組

卷四

四七

賒僅有巨高島棘簪島靈井山依傍海陽所且
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犁入魚網上探水不過
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
道至聿青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塔島覓泉取
水相望佛山濤沫溼灑宛似一掛珠簾石檻礁
欄出數百丈盤錯密布潮急風猛頃刻抵渚里
去查山僅幾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
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南天門巔
旣秀拔凌接雲際東隈一洞幽雅脩潔昔王陽

真人煮煉於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人舟井碧泉崢嶸犄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橫於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濶無鱗令舁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迴日落携刺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寧津所戍卒蕭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巖石參差十數里乃西楊舍人之墓每每作崇覆雨翻雲秋則遠

五雜組

卷四

四八

去掠人田禾春夏於此妖劫過船捩舵放舟越三百里遙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玉粧近如噴雪篩粉俗呼爲白蓬頭者是也其山脉綿亘暗藏水底密邇成山鬱嶽幾百里皆雄崖劍峯萬里海濤衝注會集奏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衝出此險道洩洩宵行至威海衛所開泊劉公島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不移時入大空島島多浮石卽頑鈍砥碇浮水不沉轉入

寧海州外洋盤旋落子窩之裏若清泉寨奇山所又其扞屏遞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栲栳島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烟籠始若樓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人馬縱橫又俄而旂幟掩映出沒無定變換不常或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產金砂少選抵蓬萊閣矣追思海波洶險幾不免者數數而茲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蕩漾於鼉鼉之窟蛟龍之藪岑嶺之峯左衽之國或因萍

五雜組

卷四

四九

流而迴或因歸風而返俾不至於殞逝再得與人間事豈非微天幸哉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千里由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登萊計二千四百里若夫環轉倒流於波漾則又不止萬里有奇矣

封琉球之役無不受風濤之險者萬曆己卯予從祖大司農公杰以代行往至中流颶風大作雷電兩雹一時總至有龍三倒挂於船之前後

鬚捲海水入雲頭角皆現腰以下不可見也舟中倉皇無計一長年曰此來朝璽書耳令扶使者起親書免朝示之應時而退天子威靈百神効順理固有不可誣者若非親見鮮不以爲妄矣至丙午夏給事子陽往其險尤甚先是舟側一巨魚狎擾不去舟人謂可膾也餌而獲之其大專車未及下筋而風濤大作柁裂桅折自分必死矣盡舟中所得寶物投水中僅得免有金香爐百餘兩宮中祀天之用亦爲中國取去

五雜組

卷四

五十一

至是盡入水府矣琉球小而貧雖受中國冊封爲榮然使者一至其國誅求供億爲之一空甚至后妃簪珥皆以充數蓋從行者携貨物往而高責其售直也然向者皆嚴行禁約少知歛戢至丙午稱狼籍矣聞其國將請封必儲蓄十餘年而後敢請堂堂天朝何忍以四夷爲壑而飽驅獍之欲哉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往琉球海道之險倍於占城然琉球從來無失事者占城則成化二十一年給事中林榮行人

黃乾亨皆往而不返千餘人得還者麥福等二十四人耳蓋亦物貨太多而不能擇人故也海上有天妃神甚靈航海者多著應驗如風濤之中忽有蝴蝶雙飛夜半忽現紅燈雖甚危必獲濟焉天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非女神也閩郡中及海岸广石皆有其祠而販海不逞之徒往來恒賽祭焉香火日盛金碧輝煌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吐而不享否也

五雜組

卷四

五十二

孔子當衰周欲居九夷此非戲語也夷狄之不及中國者惟禮樂文物稍朴陋耳至於賦役之簡刑法之寬虛文之省禮意之真俗淳而不詐官要而不繁民質而不偷事少而易辨仕宦者無朋黨煩囂之風無訐害擠陷之巧農商者無追呼科派之擾無征權詐騙之困蓋當中國之盛時其繁文多而實意少已自不及其安靜而况衰亂戰爭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寧之居遼東皆其時勢使然夫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其浮海居夷

非浪言也

韃靼之獯獷而敬信佛法愛禮君子得中國冠裳皆不殺即配以部落婦女見一僧至輒膜拜頂禮不敢褻慢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携其書往者舟輒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玉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

五雜組

卷四

五十一

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儻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其可笑如此攷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單于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聖賢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又倭國有日出天子致書日入天子之語我朝四夷表章皆頒有定式不敢踰越

其間有悖慢之語者不受也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四終

五雜組

卷四

五十一

五雜組卷之五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人部一

唐太宗曰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統綺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

一尺之面億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億兆異向此人之巧也然而面貌父子兄弟有相

五雜組

卷五

肖者矣至於心雖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巧勝於天也

陸士龍有笑疾古今一人而已齊之雍門漢之許慶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稱可謂有哭疾也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為鬼而驚死謂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為之摧信乎其善哭也王莽帥諸生小民會哭南郊哭甚者除為吁嗟即劉德願以哭貴嬪得刺史是教人以哭也如

丁鄒嚴興之哭和士開母程伯獻馮紹正之哭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趙伯翁肥大夏月諸孫納李八九枚於其臍中此必誤也李或是鬱李耳大如櫻桃故可納八九枚也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偏文王四乳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菑臯陶色如削瓜閔天

五雜組

卷五

面無見膚傳說身如植籬伊尹面無須麋故知大聖大賢不可以形貌相也

九真女子趙姬乳長數尺馮寶妻洗氏亦長二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而或立殊助或止作賊在其人爾宋徽宗時有酒保婦朱氏四十生鬚長六七寸庚巳編

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三寸許又鄖陽一婦美色生鬚三縷約數十莖而皆無它異舜重瞳子蓋偶然爾未必便為聖人之表也後

世君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蕭友孜皆云重瞳而不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哉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夫細腰束素固自可人廣眉不脩醜莫甚焉不必半額也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趨夫婦人細腰可耳施之臣下將欲何爲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晉惠帝永寧元年

五雜俎

下卷五

三

齊王罔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吾郡中亦有一人今年才二十餘歲耳而眉髮皤然舉體皆白毛無一根黑者兩目昏昏然不甚見物每里中雜劇輒扮作東方朔余已見之十餘年矣人以鬚髮早白爲不壽之徵此未必然晉王彪之年三十餘鬚鬢盡白時人謂之王白頭後至七十餘歲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許頭卽白今五十尚無恙也

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三尺淵子曜長至五尺謝靈運鬚垂至地關羽胡天淵鬚皆數尺國朝石亨張敬脩髯皆過膝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爲倒挂必主兵厄驗之往往奇中

相書云耳門小者其人富而恹又曰耳門不容麥壽可逾百夫旣富而恹矣雖百歲何爲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使渾瑊洗足而瑊亦有之知其貴而不壽張守珪使安祿山洗足亦然大凡足有黑子者多爲貴徵漢高祖左股七十二

五雜俎

下卷五

四

黑子也然黑子欲藏生顯處多不佳余見真州一沙彌自項以下黑子如織卒無以異人也漢先主戲張裕多鬚曰諸毛繞涿居裕答之亦云露涿君詳其語必當時以男子勢爲涿也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食兼於人

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
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
六歲臂力過人進食不異范朋友鮮卑奴二百
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
猶存年二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三百七歲
金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
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山東濟寧州民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國
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行止如常後不知

五雜組

卷五

五

所終今其子孫住宅坊額尚在也相傳蜀雪山
遇異人致然國初茹文中亦百餘歲近時閩
中林太守春澤公大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
歲乃李已酉歲余宅艱家居地鄰郡庠之後圃
圃中有種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已一百七歲矣
老而無子壻亦七十餘歲又二歲乃死彼固無
養生之術者也然孤寡貧困雖壽亦無益耳至
於末樂中楚一盜魁年一百二十五歲尤爲可
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
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士固有不朽者脩短
何足論也然進德脩業未見其止中途推謝萬
世之下有遺恨焉故曰人不可無年
顏回不死可以聖矣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
不幸而死者也賈生志大才踈言非實用長吉
蛇神牛鬼將墮惡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
而死者也至於范雲沈約褚淵夏貴之輩又不
幸而不死者也

五雜組

卷五

六

吾郡林太守春澤子孫皆壽逾八十其家相傳
服松梅丸云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
火煮令白如錫饒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
大便常秘結太守公年老生菓冰水不去口終
不泄瀉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榮爲監
司求其方於林孫服之火盛慾熾日加煩渴不
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壽矣故知脩短亦自
天數也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之事

而蕭梁鄱陽忠烈王恢亦有男女百人 國朝慶成王有子百人三者足以媲美要亦王侯之家固宜爾爾士庶賸侍有限口食不克多男多累帝堯已慮之矣

隋麻叔謀朱粲嘗蒸小兒以為膳五代裴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為食嚴震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邕智高之母阿儂者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噫此虎狼所不為而人為之乎

五雜俎

卷五

七

楊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敵王公權侔卿相其人必非尋常見解故子長於貨殖諸子尤惓惓焉但古之致富者皆觀天時逐地利取予趨舍動合權變如陶朱計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鄭鐵冶力作織音射利固已賈行而市心矣後世倚權怙勢納賄行劫如石崇王元寶之流廼豺狼蛇蝎豈獨牛豕而已哉

秦漢之富家如陶朱程鄭計然猗頓之外卓王

孫家僮千人袁廣漢藏錘巨萬樊重富擬封君折像貲逾二億糜竺僮客萬人而鄧通董賢郭况之輩又不論已其它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及如氏苴氏刁間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貲皆至十千萬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刁逵之於晉王元寶鄒駱駝之於唐稱巨擘矣而李昊元雍動笑石家乞兒彼郡王宰相擅權納賄亦不過鄧通董賢之流何足道也宋不聞有巨富者當時天下金帛半為金遼括盡矣 國初金陵沈富

五雜俎

卷五

八

字仲榮富甲天下人呼沈萬三云 太祖軍資多取足焉後以事謫遼陽子孫仍富或云穴地得金或云有點化術不知然否其後縱有貨殖者不過至百萬止矣使石崇輩見之又不知當何揶揄也

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富也此子雲所謂園鹿欄牛者也

人而無子天之僂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

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斲喪二也嬖幸既衆功不專精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專求美曼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要其究竟皆莫之爲而爲虞翻爲子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蓋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天闕也然而不盡然也

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宋張耆子亦四十二弋仲不聞其有他術耆諸姬妾窓閤皆直馬廐每馬交合縱使觀之隨有

五雜組

卷五

九

御幸無不成孕

顏之推賦云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婦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故山陵險阻人多負氣江河清潔女多佳麗

齒居晉而黃頸處險而瘠晉地多棗故嗜者齒黃然齊亦多棗何獨言晉也瘠雖由山溪之水所致然多北方如滕縣南陽易州之處飲其水者輒患至江南千峯萬壑中居者何限不聞其

有頸疾也至北方與夫項背負重日久結癆亦如瘠狀但有面背之異耳嶺南人好啖檳榔齒多焦黑寧獨晉乎至於衍氣多仁陵氣多貪雲氣多痺谷氣多壽恐亦未盡然也

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人卽昇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絕跡不敢省視矣一云不食猪肉故爾

五雜組

卷五

十

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然余習見富貴之家取紫河車爲丸千錢一具皆密令穩婆盜出血肉腥穢以爲至寶不亦可恠之甚耶

紫河車欲得首胎生男者爲佳相傳胞衣爲人取去兒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姬如防盜然而姬貪厚利百計潛易以出其功不過壯陽道滋氣血而已而忍於賊人之子噫媪不足責也富貴之人亦獨何心哉

一產三男史必書之紀異也然亦有產四男者

余在福州親見之守東門軍人妻也庚巳編載武進人張麻妻一產五男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窩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潮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其它形體奇異者不可勝紀蓋其所感觸者異耳

五雜俎

卷五

十一

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者今人謂之半男女也又有一種石女一云實女無女體而亦無男體近聞毘陵一搢紳夫人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為置妾媵數輩侍之有伎親承枕席出以語人云與男子殊無異但陽道少弱耳一云上半月為男下半月為女般若經載

博又半擇

晉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

性亦淫夫陰在首上不知何以受淫佛經載人受淫有七處前後竅及口與兩手兩足彎也今西北軍士有以足彎當龍陽者史傳載有以口承唾者亦有以口承便溺者其受淫又何足怪

孖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為兄以其居上也此西京雜記所載蓋霍將軍時已有此議論矣然據引殷王祖甲許釐莊公楚大夫唐勒鄭昌時文長倩滕公李黎等皆以前生者為兄則

五雜俎

卷五

十二

知後生為兄之說不經矣乃世亦有同胞靠背而生者孰從而定之余所見婦人有產數日而復產者即祖甲以卯日生嚚已日生良亦隔二日矣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鈞內子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見之事也

陳后山叢談云郟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余聞之相人者婦人上唇有黑子者多孖

生

晉時暨陽人任谷畊於野見羽衣人與淫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遂成宦者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 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做官夫子女多寡聽之可也五十之年

五雜組

卷五

十三

豈遽能閉關乎屋蔽風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也七十而後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復能有幾以余論之五十後不當置妾六十後不當作官七十後即一切名根繫念盡與勅斷以保天年可也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故文人多無子亦多不壽職是故

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所重有甚於子與壽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末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徒貿貿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五雜組

卷五

十四

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示化徃徃有之唐周朴為黃巢所殺涌起白膏數尺元董搏霄為賊所刺惟見白氣一道衝天可謂異矣晉司馬睿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冤氣也莫弘血化為碧亦是類耳相傳清風嶺及永新城婦人血

痕至今猶存 國朝靖難時方孝孺所書血天陰愈明貫日飛霜蓋從古有之矣

人死而復生者多有物憑焉道家有換胎之法蓋煉形駐世者易故為新或因屋宅破壞而借它人軀殼耳此事晉唐時最多太平廣記所載或涉恠誕至史書五行志所言恐不盡誣也其最異者周時冢至魏明帝時開得殉葬女子猶活計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爛耶温韜黃巢發墳墓遍天下不聞有更生者史之紀載亦

五雜俎

卷五

十五

悉未必實矣

人化為虎者牛哀封邵李微蘭庭雍之妹也化為黿者卅楊宣養母也化為狼者太原王含母也化為夜叉者吳生妾劉氏也化為蛾者楚莊王宮人也化為蛇者李勢宮人也若郝氏之化鱗則死後輪迴以示罰耳

黔筑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連鯁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踏地乃一裸體婦人也

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間其從者曰捉得變鬼人也

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畝似已逾三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記若翁仲巨母霸符秦乞活夏默等長不能過二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者共駭以為異矣短至三尺時時有之即衣冠中間或一遇余在閩中見一人年三十餘首如

五雜俎

卷五

十六

常人自項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髡首作僧坐竹籠中昇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萬曆甲戌甘肅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其中人顏色如生不知何種人也

岳珂程史載姑蘇民唐姓者兄妹俱長一丈二尺 國朝口西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其妹亦長丈許余親見文書房徐內使者長可九尺許余時初登第同諸部即接本徐自內出望之

如金剛神焉一刑曹徒見之而悸溺下不禁日中所見長人此爲之最其短三尺者蓋常見之也

京師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轄不啻萬人大抵遊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產得一錢卽踞地共擲錢盡繼以襦袴不數擲僕呼道側矣荒年饑歲則自北而南至於景州數百里間連臂相枕蓋無恒產之所致也

京師謂乞兒爲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

五雜組

卷五

十七

坊有舖居之內積草秸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窖乾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計一年凍死毒死不下數千而丐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堯十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生

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足信余所見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今纔三歲卽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無異成人甚奇事也

孟賁生拔牛角烏獲舉移千鈞力之至也而將略不顯夏育太史噉叱咤駭三軍而身死庸夫不善用其力也項王拔山扛鼎意氣雄豪自是古今第一人物然鴻門宴上樊將軍拔劍啖肉

五雜組

卷五

十八

目皆盡裂主人按劍而不敢動幾於勇而能怯矣業雖不遂未失爲千古英雄也漢季關張稱萬人敵豈獨以勇力勝忠肝義烈蓋有國士之風焉不然彼典韋許褚馬超曹彰等非不竝驅中原碌碌何足比數也南北紛爭虓虎輩出高敖曹羊侃奚康生盧曹彭樂張珽鄧羗麥鐵杖之徒史不絕書而位不過偏裨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駕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等皆樊彭之流非絕世之

具宋令文彭博通徒鬪氣力而不閉韜鈴其與冥然無支祈又何間哉鄧伯翊銅筋鐵肋不立勲萬里外而棄家入道可謂善藏其用矣大凡勇力蓋世者當本之以忠義濟之以智術忠義不明徒一劇賊爾智術不足卽如關張吾不能無遺憾焉况其它乎

張耗本張平養子通於平妾自割其勢後仕符堅至大將軍封侯驍勇絕倫稱萬人敵宦者以勇聞古今一人而已

五雜組

卷五

十九

羊侃於堯廟踰壁行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非徒有力蓋亦趨捷絕倫者其守臺城却侯景鞠射盡瘁死而後已國士之風至於侃近之矣盧曹以海神脛骨爲鎗時人莫能舉而惟彭樂舉之宋令文撮確紫書四十字以一手挾講堂柱起可謂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奪彭博通之卧枕陳安刀矛竝發十傷五六一時目爲壯士而平先搏戰三交奪其馳矛懸頭澗曲易若探囊

王彥章鐵鎗馳突勇冠三軍而與夏魯奇一戰而躡雖有絕藝困於敵也

斬蛟者子羽伏飛菑丘訢周處鄧遐趙昱而許真君不論也刺虎則多矣任城王曳虎尾以繞背虎弭耳無聲桓石虔徑拔虎箭虎伏不敢動楊忠左挾虎腰右拔其舌元石明三一日而殺五虎可謂蓋代神力也已若徒搏之世不乏人也

五雜組

卷五

二十

韓延壽超踰羽林亭樓捷之至也羊侃踰壁五尋權武投井躍出沈光拍竿繫繩手足皆放透空而下柴紹之弟着吉莫靴直上磚城手無攀援壁龍之號不減肉飛仙矣近來行縵走竿多出女子小人之戲而武弁之中未之有聞近代穿窬之雄其趨捷輕僞有不可以入理論者如小說所載黃鐵脚及明時坊僮兒着皂靴緣上六石碑者亦飛仙之亞也嘉靖末年有盜魁劫大金吾陸炳家取其寶珠以去陸氣懾不敢言一日與巡按御史語偶及之其夜卽至怒

曰囑公勿語何故不能忘情既而嬉笑曰雖百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殺公也一躍而去不知所之此殆古之劍俠者耶又萬曆間金陵有飛賊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帶騶從出入呵殿甚都與縉紳交人不疑也後以盜魏國公王帶爲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

劇談錄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亦言過其實卽不然亦木客野叉非人類也德宗時三原王大孃以首戴十八人而

五雜組

卷五

廿一

舞恐扛鼎之力不雄於此汪節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時稱神力矣而王氏以婦人能之尤亘古所無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時身長八尺筋骨皮肉始非人類祖本徽州軍也至歛收裝里惡少有力者狎而侮之程怒奮拳挺之於牆去地尺許手足無所施羣少謀而擊之至於鐵尺搥其脛百數程若不聞也垂死乃放之嘗隨人出獵

遇獵犬皆受耳依人衆恐有虎散歸程問故大笑曰虎何足畏獨持一巨挺入深林中伺之日瞑虎不至乃還程嘗自言在其鄉搏一虎生挾之欲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以所挾虎擊之兩碎其首焉斯亦卞莊周處之儔與此萬曆初人也

小說載 國初有吳齋公者力逾千斤嘗遇巨艦怒帆順風吳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艦爲開丈許有劇盜聞之將甘心焉往謁之吳知微服應

五雜組

卷五

廿二

門曰客欲訪吾齋公耶少出尋至矣留客坐烹茶取巨竹本椀大者掖之若然碎爲數片盜心驚問何人曰齋公之僕也盜默辭去每遇力作時取巨絙如指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獷豈在宋令文下而沒世無聞良可歎也

彭博通宴客遇瞑獨持兩床降階就月酒肴尊俎略無傾瀉近代如劉都督顯亦能爲之余在福寧見戎幕選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繞韓門三匝者爲合式時浙營中有十數人又其翹者

以石立兩人於上用右手挈之殊有餘任乃知
千斤之力世未嘗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於馬上運三十斤之器余
在白門親試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舉動而
已不能運轉如飛也乃知關張秦叔寶王彥章
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萬斤之力不至是可易
得哉

武藝十八般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厮撲無對
者如小虎梁興甫亦足以雄里閑矣但用之戰

五雜俎

卷五

五

場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無其僧
遊方者皆敵數十人流賊亂時有建議以厚賞
募之得精壯五百餘賊聞初亦甚憚之與戰佯
北伺其夜襲擊盡殲焉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
故練兵不若選將也

正統己巳之變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行
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為敵
遂應首選然通後李不以勲業顯何也十八般
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鈇

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槁十四叉十五叉十
六把頭十七綿繩套字十八白打

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耳非關勇也傳
記所載若花敬定喪元之後猶下馬盥手聞浣
紗女無頭之言乃什賈雍至營問將佐有頭佳
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答曰無頭亦佳乃
死蓋其英氣不亂故爾若淳安潘翁遭方臘亂
斬首尚能編草履如飛湯粥從頭灌入崔廣宗
為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飲食情慾無異於人

五雜俎

卷五

五

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則近於妖矣
璇璣王衡以齊七政萬世巧藝之祖無出歷山
老農矣黃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歌器其次也公
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棘猴王
楮非不絕人倫倖化工幾於淫矣然亦聰慧天
至極造其極者謂之聖不可知者謂之神雖曰
無益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三十六

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鑊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皆出戶前唐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合皆不須人巾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誠絕代之技也然運機發縱可以意推葭瑄渾儀遙相祖述在能擴而演之耳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匱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籌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爽鐘鼓鳴時獅鳳在側飛舞應節匱兩旁有日月宮官前飛仙六

五雜組

卷五

五

人子午之交仙自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代外國瑪竇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後世固未乏巧工而班之製造傳於世者未數見也漢之胡寬丁緩李菊唐之毛順俱載史冊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爲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識者謂宋三百年一人而已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

不動聲色常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頗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

五雜組

卷五

五

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三級登之輒動匠云未瓦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汴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有女十餘歲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搆狀或云木經女所著也

國朝徐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者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

至於窮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即幾希之間難於登天若曹元理趙達算術再傳之後漸失玄妙非不傳也後人聰明無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輅之卜華陀之醫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積薪之奕僧繇之畫莫不皆然後人失其分數思議不及遂加傳會以爲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謂神耳豈真有鬼神哉

諸葛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麩坐未温而麩具候惟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

五雜組

卷五

二十七

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蓋莊子所謂不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緝緝統者也自武侯有此製而後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鐺報時枕之類皆托之諸葛有無不可知也

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欵器指南車之屬皆能製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後一人而已其論鍾律曆法尤極精辨而喪亂之世不見施行惜哉

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杪一柱不假人力傾都奔走皆以爲神宋時真定木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衆工不知所爲有僧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隨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也亦神矣。國朝姑蘇虎丘寺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緡不可一遊僧見之曰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携木楔百餘片閉戶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覓其補綻

五雜組

卷五

二十八

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極相類而皆出遊僧尤奇
算術自皇甫真曹元理趙達之後未有能繼之者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玄妙者也北史綦母懷文傳載晉陽館有一螭躡客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有異算術乃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實數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於是剝而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此其筭法視元理不知鼠之爲米又

高一着矣隋諸葛穎宋邵堯夫其次也 國朝
唐應德先生極精算術與顧應祥司寇皆以神
算自負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廩中可算若
千米分毫不差然未經試驗今其法具在亦未
有能傳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
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
所著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
論六分論發揮備矣余在吳興訪顧司寇子孫
五雜組 卷五 二十九
問之皆不得其傳焉之歎息坐上一客曰縱使
傳得亦將安用一笑而罷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鞦韆然皆胡戲也列子所
載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
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
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趨
之能者其說信矣

古今不甚相遠者惟有醫之一途蓋功用最切
優劣易見人多習而精之故也然扁鵲之視五

臟癥結華陀之剖心傳藥不可得已李子豫徐
秋夫孫法宗許智藏之技冥通要眇鬼物猶或
憚之况常人乎甄權王彥伯張仲景葛洪錢乙
之輩史不絕書觀其著論造極投七解厄若運
之掌功參造化不謂之聖不可也夫醫者意也
以意取効豈必視方哉然須博通物性妙解脉
理而後以意行之不則妄而輕試足以殺人而
已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

五雜組 卷五 三十
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餌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
蓍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鱸不
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誑以會食使啜芥醋而
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
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
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瘳癡錢乙以土勝
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
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
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

嗣伯治老姥之針疽賈耽視老人之蝨瘰徐之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以無命門脉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脉知人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矣

漢郭王善醫雖貧賤廝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

五雜組

卷五

三五

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

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踈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噫旨哉二子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王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風眩百醫不効而張景藏以乳煎草撥飲之立差韓晷矢貫左髀鏃不出者三十年劉贊傳以少藥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針而動履如初朱彥脩

五雜組

卷五

三五

治女子瘰疾皆愈唯頰丹不滅葛可久刺乳而立消此技之有獨至也至於剗破腹背斷截腸胃抽割積聚湔洗疾穢如有神道設教則吾不敢知若猶技也竊恐理之所無龐安常以爲史之妄者良不虛也已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所載而療治之方亦殊恠僻非人意想所及者如賈耽所視老人蝨瘰世間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飲之又有噎死剖腹得鼈者白馬溺淋之悉化爲

水一云藍汁治之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草至雷丸獨不應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面瘡者諸藥飼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拔而灌之遂結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記憶蔡定夫之子苦寸白蟲嚙腸胃間如萬箭攢攻醫教以勿食良久炙猪肉一大臠啣而勿嚙如此半晌覺胸間嘈雜不可耐乃以檳榔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暴下如傾得蟲數斗尚能動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

五雜組

卷五

三

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故先以炙誘之令其畢赴然後一舉而殲焉西湖志載醫者為吳太師治馬蝗雜記載劉大用為衛承務子治水蛭法皆與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載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煮藥飲之吐痰斗餘膠固不可解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倏忽不見鬼藏臆中已奇矣而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與孫

藏頭樂神藏鼻中何異

有皮膚中生蟲如蟹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雄黃雷丸為末摻猪肉上熱啖之有手足甲忽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及遍身生瘡如猫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痒不恒者寒瘡也雞魚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痒痛不能飲食者青皮葱燒灰淋洗飲豉湯解之有遍體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去之復生以荆三稜蓬莪木為末酒服之

五雜組

卷五

三

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痛不可忍者熱證也大黃朴硝為末水服之此等奇疾雖世所希有姑筆之以當異聞

宋范縉叔末年得奇疾但漸縮小如小兒臨終形僅如三五歲耳此疾終無人識太平廣記載有人患此經年而復故又松滋令姜愚忽病不識字數年方復故又有人得疾視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皆如鉤竟無能治之者

宋秘書丞張鏐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

常苦熱巾襪袍袴紗綿相半終歲如是太平廣
記載無自羨第亦然可謂異疾矣
陶穀清異錄載盤屋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聲
發於齧齧若人馬喧騰而去痛頓止夜半復聞
來聲云小都即回活王窠也呵殿以次入口中
痛復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
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
出遊郊外即似車馬驟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
至晡復聞人馬雜選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

五雜組

卷五

三十五

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書言不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二
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物城郭樓臺醫謂火所
致服以大黃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惟病多痰醫
者不可不知也

善醫者不視方蓋方一定而病無定也余在東
郡室人產後虛悸每合眼即有氣一股從下部
上攻直至胸膈閉急而寤如是五晝夜殆矣諸
醫泥方惟以補氣血投之益甚庠生馬爾騏者

曉醫語之曰此火也急則治標何暇顧氣血投
以胡黃連一進而熟寐一晝夜諸症脫然萬曆
辛亥九月在家侍兒忽病氣逆不可卧一僧善
方者曰此氣不歸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
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藥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
藥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時有良醫薛
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迺飛騎迎
之至診視笑曰易與耳投以蘇子蘿蔔子梔子
香附等少許飲之貼然且告之故薛大驚曰几

五雜組

卷五

三十六

氣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無疑僧亦媿服
至今齊中國手推馬生閩中推薛生也

古之醫皆以鍼石灸艾為先藥餌次之今之灸
艾惟施之風痺急率之症針者百無一焉石則
絕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聞問切為要今則
一意切診貴人婦女望聞絕不講矣夫病非一
症攻非一端如臨敵布陣機會猝變而區區仗
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脉亦已踈矣况藥性未
必遍諳但據本草之陳言脉候未必細別徒習

弦澁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慎哉

余里中有齊公憲者三代習小兒醫而至公憲尤極精妙凡遇痘疹未發時一見即別其吉凶生死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時門外圍繞常千百人肩輿於道聚眾攘奪齊每自病之欲棄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見諸小兒醫未有及之者即謂錢乙復生可耳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劫數非可以常理測也世人沿習之論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謂

五雜組

卷五

二十七

成胎以後勿復再幸者有謂初生之時探取其口中血者有謂懷胎十月勿食醲厚煎燂滋味者至於燒臍煉砂兔血稀痘諸方言人人殊及其試之百無一驗况有同母共胎孿生者而稠稀迥若天壤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天札如麻至有一村之中無復兒聲者此蓋長平坑卒南陽貴人之比而祿命醫藥至此盡不足憑矣但初發之時吉凶即可辨識熱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

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無實實無虛虛無信庸醫謬方妄以異功木香等散投之守禁忌節起居慎調護謹飲食即凶亦有變為吉者如其不然足以速其斃耳至於藥七之方則始終以解毒和中為主始則發散之既則表托之後則健中排膿如是而已其它奇方劫藥不可輕試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

五雜組

卷五

二十八

故曰君子依乎中庸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可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剝李業興以坤上艮下艮為山山出雲占為有雨吳遵世以坤為地土制水占為無雨而李無雨十二牛先起得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謂赤牛先起麴紹以火將然烟先發謂青牛先起而卒如紹言乃知在人見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體便知休

咎百不爽一今江湖方外尚有傳捨骨相者如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僧兩目俱盲揣骨無不奇
中又高齊時吳士有雙盲者聞人聲音知其貴
賤文襄歷試之無不驗者此與漢龍淵術同摸
骨揣聲視相人又難矣時又有館客趙瓊其婦
叔奇弓雖轉屬它人無不盡知時人疑其別有
假托然總是術之至精耳六朝時有善相笏者
相休祐笏以爲多忤休祐以褚淵最爲謹密乃
陰換之它日淵見帝誤稱下官大被憎譴夫一

五雜組

卷五

三十九

手板棄之則溝中斷耳於人何與術固有不可
知者耶它如李嶠之龜息周必大之帝鬚其侯
頭低視仰馬周火色鳶肩博識者自當辨之未
爲神也

李筌爲節度判官望東南有異氣而知安祿山
之生賈耽爲節度使見羣小尼入城而知有火
患二人之識鑒可謂神矣筌註黃帝陰符經推
演幽奧僉謂鬼谷留侯復生而耽於醫藥卜筮
天文術數無不通曉信當代之異人也

卜自管輅郭璞之後至李淳風而神矣相自始
布子卿唐舉之後至袁天綱而神矣宋之費孝
先明之袁忠徹皆詣極絕倫上追千古數百年
來未有繼之者也

生死禍福一定不易精術數者但能前知之耳
不能逃也郭璞謂卜珙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猶
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賊臣而死雖死不
猶愈於生乎桑道茂見汚僞命而哀求李晟以
獲免雖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鄭虔遇鄭
相如告以禍亂而勉以守節勿污卒脫於死前
知者當如此矣

五雜組

卷五

四十

余妻父鄭叅知速嘗自言未第時有江右金道
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鄭偕諸名士
訪之歷歷如響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恚之
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復
問道人道人道曰君相法在丁酉當魁省試鄭問
何以爲驗曰至年髮當長尺許是其兆也遂去
鄭心記之泊丁酉春髮果暴長尺許益自負秋

初道人復至告之故曰未也入試之後額當隆起如贅然登第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問春榜消息良久彈指曰尚遠尚遠吾不及見也鄭不懌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成進士訪道人則已死矣

後時蘭溪有楊子高者跛一足挾相人術走天下其辨人貴賤貧富歷歷如見名遂大謀家致萬金嘗至閩一見朱中丞運昌而謂其必死一日至余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許人或文

五雜組

卷五

四

學或布衣或椽史貲即丹青地師辨析無毫釐差謬人亦疑其有它術者余閒扣之曰此無它但閱人多耳然已後事多不肯盡言也鄧通富埒人主亞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餓死相法誠不爽矣南史庾夔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亮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蘊者面貌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相人者安可執一論也

清波雜誌載許志康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

五雜組 卷五

咎如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而知元澤之登第也王禹王在坐深不然之余在真州江進之廷尉言有易思蘭者太素脉甚神試之其說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言亦甚辯時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月補官問可得否易曰據脉夏方得行官期在秋余謂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豈人能爲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東郡司理易言未嘗中也在東郡時又有以太素脉見者其說

五雜組

卷五

四

以心脉爲君肝脉爲臣君臣相應者爲貴脉其言視易尤爲支離乃謝遣之丙午至閩聞莆有瞽者亦姓易精此術年八十餘老矣遣人以安車致之其辨人貴賤卜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診視之術診時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之卽瞭然矣時諸客遞診言皆如響間及婢僕脉亦知之余潛以手往視良久驚曰此非凡人那得至此語之故乃大笑其人戇直貴賤禍福皆直言之故時爲人毆辱隱深山中惜其絕技

四四七

終泯泯不傳也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五 終

五雜組

卷五

四十三

五雜組卷之六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社校

人部二

祿命之說相傳始於唐李虛中然三刑六合貞觀初已闢其說似非起於李也至於今雲屯林立十得四五聲價即燁然矣大約子平為定體五星為變用譬之相者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見可識者子平之局也至於氣色流年變動不

五雜組

卷六

一

一則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尅死數人皆童而習之而五星氣餘躔度變化微眇又豈俗師村瞽之所能測故余從來未見有奇中者也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然虛中末年煉黃金求不死而卒發疽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其術又何能靈而今之瞽師村究槩能推生尅衰旺之數但不驗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終身何

名造物

世間最不足信者祿命與堪輿二家耳蓋其取驗皆在十數年之後任意褒貶以自神其術而世人喜諛覬福往往墮其術中而深信之余嘗見此二家有名領華夏而術百無一中者大率因人貴後而追論其祿命因家盛後而推求其先塋意之不得則強爲之解以求合其富貴之故甚矣人之惑也

推祿命者年月日時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

五雜組

卷六

二

正故寅月屬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則十一十二兩月皆當屬之明歲其生尅制化必有相柄鑿者吉凶又何所適從耶若長平坑卒南陽貴人又所不必論也

京山曹子野以祿命擅名一時余過姑蘇偶聞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論與衆不同每運十年不分支干曰夫干屬天者也支屬地者也合則爲用離則爲蔽豈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辯余不能難也而推

未來休咎亦殊不驗又聞岳州有李蓬頭者其術勝曹惜未之見耳

祿命之說誠眇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時而貴賤迥不相同者相傳太祖高皇帝已定天下募有與已同祿命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爲生曰惟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爲籠蜂乎遂厚賜遣還然帝王間氣固自難以凡人例論也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

五雜組

卷六

三

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何故至貨粉鄭氏生子與蔡魯公同命而卒十八溺死則迥若天淵矣余外祖徐子瞻與同里宋姓者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相善也同食旣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闔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卽惟和兄弟也以貢仕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何後事之大不相同耶永康程京兆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以辛未

成進士同作司李同日內召然虞授御史聲勢烜赫家富不貲坐左遷後稍起至縣令鬱鬱以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大京兆年八十方卒乃其家貲不敵虞十一也豈富厚爲造物所忌既奪其爵復減其算耶或爲富不仁虞固有以自取之耶樂善錄所載二士人亦若此蓋以富貴享用折算耳然謂之曰命則宜一定不易或凶惡而富壽或良善而窮夭始足信也若因生平作爲而轉移則又何必言命哉

五雜俎

卷六

四

萬曆丙午浙中有鄺道人者挾數學來閩人信之如神然小術頗有驗余往訪之鄺以片紙書數字內袖中既令余念詩經一語余漫應曰關關雎鳩已出袖中書則此句也凡人來卜者有數事輒預書貼壁上令自取之無不符合以是名益噪然余細覈之似有役鬼搬運之術耳其未來事分毫不驗也先是廣平有籍大成者最善諸幻術逆旅天寒有數客至大成爲符焚之食頃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則歌妓畢集但自

腰以下不可見耳問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術攝之有人苦疝瘡無力大成爲呵一氣卽攝一人力傳其體呵十氣遂可舉千斤少頃疝瘡如故後坐不法論死繫司寇十餘年人問之曰吾越獄如平地耳但有此宿業湏受之必不死也已而果赦出戍遼左自後爲幻術者皆宗大成而失其玄妙若鄺生者又不足數也

嘉隆間新安汪龍受得數學於遊僧頗有奇驗四明袁文榮當國寄一白碁子託人問子汪曰

五雜俎

卷六

五

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此北京當局之人來問子也但此碁子非木非石經火鍛鍊了無生氣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尅之理推之此老不久亦當終局其人隱之不敢以聞越數月而袁公捐館

幻戲雖小術亦自可喜余所見有開頃刻花者以蓮子投溫湯中食頃卽生芽舒葉又食頃生蓮花如酒盞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魚其中撥刺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兒腹種瓜頃刻結

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許插入口復抽出又有仰臥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兒穿梯以升直至其巔觀者毛髮灑漑至於舞竿走繩特其平平者耳長安丐者有犬戲猴戲近有鼠戲鼠至頑非可教者不知何以習之至是余庚戌在京師見戲者籠一小雀中置小骨牌僅寸許擊小鑼一聲雀以口啄其機門便自開令取天牌則銜六六出取地牌則銜么么出其應如響觀畢復擊鑼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輟

五雜俎

不卷六

六

耕錄載弄蝦蟆者亦然噫亦異矣
風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閣而知烏程長之死李邵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耳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橘赤蛇分道許曼知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鬪破李南爨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詣其極至晉而郭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擅其

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闖其室五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干吉孟欽羅公遠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最捷蓋無處無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山無入之中獨坐結念更有符呪役使百神若

五雜俎

不卷六

七

一念妄起便須重煉卽如紅線聶隱孃精精空空之流皆此等輩耳 國初有冷謙字啟敬導人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卽跳入瓶中撲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鐘髻髻握土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傳記載劔俠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形術相表裏今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劔術有二僧語

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其言信矣但紅線隱孃及崔慎思王立董國度所娶事皆相類或亦好事者爲之耳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扣其法曰

五雜俎

卷六

八

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它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它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國初程濟朝邑人有仙術爲四川岳池縣教諭相去數千里且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後隨建文出亡卒脫艱險濟有力焉然則王喬盧耽之事世固未嘗無其人也傳記有周文襄見鬼事蓋已死而英氣未散魂

附生人無足異也如劉偉者爲太守卒已數十年忽往來人間言未嘗死則妄矣近萬曆間又有稱威寧伯王越者往來吳越間人信之若神大抵妖人假托之詞耳安知宋時賀水部者非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非雋不疑不能縛疾太子也

夷堅志載法術若毛一公汲井婦人之類一遇其敵便幾至殺身相傳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卽起有游僧過見而晒之

五雜俎

卷六

九

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卽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已僵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砍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歛然落地其小兒應時起如常其人卽吹烟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蓋術未精而輕挑釁端未有不死者也夷獠之中此術最多庚巳編載吳中焚屍亦有此術

有李智者甚與毛一公相類也

木工於豎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禍福如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嫚歷見諸家敗亡之後折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有一老木工當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鼠患當倍以十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則邪無從生

五雜組

卷六

十

夷獠中有採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痿痺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中人則夜爲之傭作皆夢中魂往醒則流汗困乏不數月勞瘵以死此亦採生之類也

元世祖誅阿合馬藉其家有妾名引住者搜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扁鑰甚固問

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上其應如響漢時宮中巫蠱但得木偶人耳未聞以人皮者也近來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攝其魂以爲前知之術者蓋起於此若樟柳神靈哥又其小者耳成化間妖人王臣篋中有二木人聽其指揮此亦巫蠱之遺法也

遇天使而求金占失僕而假策伐籠臂而目疾愈延射鳥而母病除救墮梁於十世之後免重碎於黃沙之中術數之精乃與神通然亦非類

五雜組

卷六

十一

悟絕倫不能與也宋餘杭徐復以六壬名天下及聞州僧與衙校推禍福恠而扣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復卽以爲課與日時推之累日盡得僧之祕但有駒墮三足者未之見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乃知人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藝莫不皆然

管仲之識俞兒也子產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朔之識巫雀畢方也終軍之識騶虞鼯鼠也劉向之識危與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投蜺也張

華之識海鳧龍肉也諸葛恪之識侯囊也陸敬
叔之識彭侯也何承天之識威斗也陸澄之識
服匿也沈約之識焦明菴蓋也斛斯微之識錚
于也劉杳之識挈囊也傅奕之識金剛石也歐
獻乘之識息壤也賈耽之識蝨痕也段成式之
識報時鐵也留源之識寃氣也傅弘業之識虎
雌也徐鉉之識海馬骨也贊寧之識蚌淚畫也
此以博識得之者也還無社之對山鞠窮也騶
忌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荅令壺齟也楊脩之
五雜組 卷六 十一

人有一目數行俱下者非真俱下也但目捷耳
遲速相去甚者差四五倍不但三也一覽無遺
則嘗有之矣閩林誌避雨寓染坊得其染帳漫
閱之匆匆而去越二日其家回祿索帳者紛然
莫知爲計林復過之曰我能記之取筆疾錄不
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禾周鼎
讀百韻詩一遍卽誦又能從未倒誦亦絕世之
資矣而功名不顯蓋似有別才也
子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
五雜組 卷六 十三

辨黃絹也李彪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
字也則天之解青鵝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
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
識者不可以強而致也至於鄭欽悅辨任昇之
銘據鞍釋思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冰解
近於神矣東平昌生辨石壁道語斯爲次之其
它如談馬礪畢之題川狗御飯之語已爲黃絹
之重儻而去姓得衣之叙委時百一之解不過
離合之輦婦作者固可厭而解者亦不難也

過蘇可知然而蘇以文章名世張卒無聞也此
陸澄所以有書厨之誚也
介葛盧解牛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陽翁仲李
南解馬語唐僧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
子揚宜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果能
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冶長聖門
高第乃受此穢名至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
免治長災則真以爲實事矣世又傳公冶長雀
繞舍呼曰公冶長南山虎馱羊汝得其肉我食

其腸又云啗啗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
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咏余謂雀作
人言固可恠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約之韻又可
恠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廁神而獲聞蟻言又奇
矣

元時有必蘭納識里者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
外夷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譯進令左
右執筆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無差謬衆無不
服其博識而不知其所從來也此其難又甚於
五雜組
介葛盧等矣

冷齋夜話載太平有日者爲市井凡庸之人課
無不奇中至爲達官貴人課則皆無驗或問之
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
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
詞其不驗要不足恠此言政與漢郭玉論醫相
同余行天下遇有術數者多召致之而十九無
驗彼務爲迎合故也
六壬之數若精天下無不可測之物雲間有陳

生者善爲之試以小專良信嘗教余四課三傳
之法至於占解推測在人自悟不可傳也余時
亦懶且以爲無益遂不竟學徒家藏其書數百
卷今細思之終是無益縱學得如邵堯夫亦徒
爲人役役也

脩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東郡曾一致之言
多奇中但其起課法微不同大約用金口訣取
其簡便耳向後休咎亦不肯盡言也聊城楊師
孝術頗精於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學無
五雜組
術故不能盡其變也

古人謂著短龜長故舍筮從卜今之卜則六壬
備矣患人未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
聞也不知古卜筮繇詞皆何所本如鳳凰于飛
大橫庚庚之類似非當時杜撰也焦延壽易林
其占亦多奇余於己亥春爲友人筮補官得僵
屍蔽野不見其父之繇時友人有老父在不憚
也余解之曰僵屍無驗矣而獨喪父驗乎妄耳
無何獻播俘至日補牒下友人拊心曰驗矣柰

何旬日而外觀之計至

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然皆用之建都邑耳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管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者則周公是第一堪輿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則自禱里始然漢時尚不甚談至郭璞以其術顯而惑之者於是罕不可破然觀天下都會市集等處皆倚山帶溪風氣回合而至於葬地則有付之水火犁為平田者而子孫貴盛自若也其効驗與否昭然矣世人

五雜俎

卷六

七

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檗沙厲伯招其最著者也然璞已不免刑戮於其身而黃厲之後子孫何寥寥也其它如吳景鸞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江南之俗子孫本支人各為塚一家貴盛則曰某祖墳也一支絕滅則曰某祖墳也而其家丘壠百數豈獨無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豈獨無一

惡地足以敗已成之緒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得惡地禍福又將何適從也况為其術者各任已見甲以為善已以為惡囂然聚訟迄無定評而漫以祖父之骨嘗試於數十年之後以驗術者之中否而其人與骨固已朽矣則又何憚而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歲不能無休戚闔門百口歲不能無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謂生者之命脉其權盡制於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耶

五雜俎

卷六

七

葬欲其速朽也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宛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楸森鬱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求世有掘墓而得石與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不求福則無禍

世有葬後而棺反側者地脉斜也棺骸俱散者無生氣也聚葉滿穴中者風殺也水蟻之患可

避而此數者稍難辨耳

葬地大約以生氣爲主故謂之龍經所謂空手抱鋤頭步行騎水牛者總欲認得真龍耳龍真穴真斷無水蟻風殺之患世有好奇者先看向背沙水而後以已強合之誤人多矣有龍真而穴未真者氣脉未住也故好奇者有斬龍法譬之人方遠適而挽之使入門也不可爲訓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五雜組

卷六

六

後犁爲畝畝矣而富貴不絕地理安在

惑於地理者惟吾閩中爲甚有百計尋求終身無成者有爲時師所悞終葬敗絕者又有富貴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爲觀美築土爲山開田爲陂園垣引水造橋築臺費逾萬緡工動十載譬人耳鼻有缺而雕聖爲之縱使亂真亦復何益况於勞人工絕地脉未能求福反以速禍悲夫

奈從大父觀察公諱廷柱於書無所不讀聽穎

絕人而尤於擇地自負所著堪輿管見人爭傳誦之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而城背水四面巨浸人以爲絕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日甚孤丁孑然幾斬竟不能有鬻爲宗祠

古今之戲流傳最久遠者莫如圍棋其迷惑人不亞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虛矣以爲難則村童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爲易則有聰明才辯之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謂其有裨聖教固爲太過而觀其開闔操縱進退取舍奇正

五雜組

卷六

九

互用虛實交施或以予爲奪或因敗爲功或求先而反後或自保而勝人幻化萬端機會卒變信兵法之上乘韜鈴之祕軌也棊經十三篇語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而已矣

奕秋杜夫子王抗江彪王積薪滑能之技不知云何卽其遺譜亦無復傳者矣今所傳者尚有王積薪所遇姑婦及顧師言鎮神頭二勢婦姑之說荒誕不足信或者積薪以此自神其術耳

鎮神頭以一着解兩征雖入神妙而起手局促纏累所謂張置踈遠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爲之耳今之勢譜如所謂大小鐵網捲簾邊金井欄者凡以百計要其大意只求制人而不制於人而已

唯其求制人故須求先始而布置旣而交戰終而侵綽稍緩一着則先手爲彼所得而我受制矣先在彼者棄子可也先在我者無令人有可棄之子可也

五雜俎

卷六

子

近代名手弇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目所見新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手而方於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貲爲大官丞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爲王所困名震華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門四方國工一時雲集時吳興又有周生范生永嘉有鄭頭陀而技俱不勝王洎余行後聞有宗室至諸君與戰皆大北王初與戰亦北越兩日始爲敵手無何王

又竟勝故近日稱第一手者六合小王也汪與王才輸半籌耳然心終不服每語余彼野戰之師非知紀律者余視之良信但王天資高遠下子有出人意表者諸君終不及也

到漑於梁武御前比勢覆局凡有記性者皆能覆局不必國手也余棋視王方諸君差三四道至覆局則與之無異與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但天資強記耳遇能記時它人對局從旁觀亦能覆之至其攻取大略卽數年後十猶可覆七八也

五雜俎

卷六

子

王六合與余奕受四子然其意似不盡也王亦推余穎悟謂學二年可盡其妙時余以廢時失事不肯竟學然尚嗜之不厭至丙午南歸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譜局盡焚棄之從此絕不爲矣然世人之戒奕難於戒酒也

耶鄆淳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製視今少七十一道漢魏以前想皆如是至誌公說法日從來十九路迷悞許多人則

與今無異矣

象戲相傳爲武王伐紂時作卽不然亦戰國兵家者流蓋時猶重車戰也兵卒過界有進無退政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機會變幻雖視圍棋稍約而攻守救應之妙亦有千變萬化不可言者金鵬變勢略備矣而尚有未盡者蓋著書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戲視圍棋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窮也至其棄小圖大制人而不制於人則一而已

五雜組

卷六

三

唐玄恠錄載岑順事可見當時象棋遺製所謂天馬斜飛轆車直入步卒橫行者皆彷彿與今同但云上將橫行擊四方者稍異耳唐不聞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於中國則局中象不渡河與士皆衛主將者不無見也雙陸一名握槊本胡戲也云胡王有弟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爲此戲以上其意言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雙陸者子隨散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也又名長

行又名波羅塞戲其法以先歸宮爲勝亦有任人打子布滿他宮使之無所歸者謂之無梁不成則反負矣其勝負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間貴善用之其製有北雙陸廣州雙陸南番東夷之異事始以爲陳思王製不知何據

博戲自三代已有之穆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周曰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今之樗蒲是其遺意但所用之子隨時不同古有六博謂大博則六着小博則二莞

五雜組

卷六

三

其法今不傳矣魏晉時始有五木之名梟盧雉犢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載劉裕與諸人戲餘人竝黑犢以還劉毅擲得雉及裕擲四子皆黑一子跳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又曹景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則盧與犢塞皆差一子耳大約黑而純一色者爲盧相半者爲雉黑而有雜色者爲犢塞以今骰子譬之則渾四爲梟渾六爲盧四六相半爲雉其它雜色則犢塞耳今之樗蒲朱窩云起自宋朱

河除紅譜一云楊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子三子之異視古法彌簡矣

擲錢雖小戲然劉寄奴能喝子成盧宋慈聖側立不仆光獻盤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狄武襄平廣南手擲百錢盡紅雖云譎術乃更勝真

投壺視諸戲最為古雅郭舍人投壺激矢令反謂之驍一矢至百餘驍王胡之閉目賀革置障石崇妓隔屏風薛春惑背坐反投而無不中技

五雜組

卷六

五

亦至矣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卷簾鴈銜蘆翻蝴蝶等項不下三十餘種惟習之之至熟自可心手相應大率急則反緩則斜過急則倒過緩則睡又有天壺高八尺餘賓主坐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習此戲

藏鈎似今猜枚如酉陽雜俎所載則眾人共藏一鈎而一人求之此即古意錢之戲也後漢書梁冀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其法今亦不傳矣猜枚雖極鄙俚亦有精其術者

吳門袁君著有拇經自負天下無對然余未之見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發百中人多疑有他術然實無之也惟記性高耳能記其人十次以上則縱橫意之無不中雜俎所謂察形觀色若辨盜者得之矣

彈棊之戲世不傳矣即其局亦無有識之者呂進伯謂其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全不似也弘農楊牢六歲咏彈棊局云魁形下方天頂突二十四寸窓中月想其製方二尺有

五雜組

卷六

五

四寸其中央高者獨圓耳今閩中婦人女子尚有彈子之戲其法以圍棋子五隨手撒几上敵者用意去其二而留三所留必隔遠或相黏一處者然後彈之必越中子而擊中之中子不動則勝矣此即彈棊遺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無不中者也但無中央高之局耳

後漢諸將相宴集為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為虎膺指節為松根大指為蹲鴟食指為鈎戟中指為玉柱無名指為潛虬小指為奇兵腕為三洛

五指爲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兒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然以將相爲此已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解之故索劍相詬尤可笑也卒啟駢族之禍悲夫

今博戲之盛行於時者尚有骨牌其法古不經見相傳始於宣和二年有人進此共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之數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氣地牌四點象四方人居中數以象三才其取名亦皆有意義對者十二爲正牌不對

五雜組

卷六

三

者八爲雜牌三色成牌兩牌成而後出色以相賽其取名如天圓地方櫻桃九熟之類後人敷衍其說易以唐詩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戲較朱窩近雅而較圍棋爲不費一時翕然亦不減木野狐云

委巷兒戲則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一道先至者勝此古感融製也有馬城不論縱橫三子聯則爲城城成則飛食人一子其它或夾或挑就近則食之不能飛食也有紙牌其部有四曰錢

日貫日十日萬而立都總管以統之大可以捉小而總管則無不捉也其法近於孫武三駟之術而吳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敵子入窮谷中而後提取之曰旋螺城雖鄙褻可笑細玩亦有至理存焉按經籍志有旋螺城名似更佳

李易安打馬之戲與握槊略相似但彼雙則不擊而此多逢寡即擊如疊至十九馬而遇二十馬即被擊矣一夫當關則它騎不得過又可以

五雜組

卷六

三

反而擊人之單騎行至函谷關則非疊十騎不得過至飛龍院則非二十騎不得過非正本采不得行而臨終尚有落壘一局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此戲較諸藝爲雅有賦文亦甚佳但聚而費錢稍多耳江北人無知之者余在東郡一司農合肥人也懇余爲授之甚喜

晁無咎有廣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傳矣司馬溫公製七國象棋法亦是推廣象戲遺意而近於腐爛至魏游秘肇製儒棋有仁義禮

知信之目則益令人嘔噦不堪戲者戲也若露出大儒本色則不如讀書矣

唐李邵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楊億等有彩選格即今墜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爲俚俗不知尹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圖選佛圖不足觀矣

唐宋以前有葉子格及徧金葉子格金龍戲格捉卧甕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無傳之者

陳晦伯引咸定錄云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

五雜俎

卷六

五

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天下尚之又歸田錄云有葉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楊用脩以爲似今紙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證也晦伯謂楊大年好之不過因青瑣雜記有與同輩打葉子之語耳

晉末誠多異人如史所載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珮鮑靚麻襦單道開黃泓王嘉郭馨臺產之輩皆窮極術數造詣窈冥苟能用之足以息戰爭裨治化如圖澄之

仕石虎羅什之從呂光微言曲誨利益多矣索統占夢其術爲下然觀其辭陰澹之言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迺知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什父羅炎脩行不遂爲禁齋所逼已墮落矣至什而復蹈其轍焉雖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

五雜俎

卷六

五

際二兕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旣生二子何患法種無嗣伎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呪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處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碍者尚在道安佛圖澄之後乎

晉會稽夏仲御能作水戲操柁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鱠躍後作鱗鱗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聲曹娥河

女之章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聲喉嚨清
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譁
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莫
不駭恐此與李暮所遇父老何異亦曠代之異
人也

晉石垣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人有喪葬千里往
弔或同日共時咸共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
無差此亦曇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隱逸誤
矣

五雜組

卷六

三

謝石之拆字小數也然拆杭字知兀术之復來
拆春字爲秦頭之蔽日則事與機會隱諷存焉
賈似道時術士拆奇字謂立又不可可又不立
亦足寒奸邪之膽矣而不免殺身悲夫

耿聽聲嗅衣以知吉凶貴賤王生聽馬蹄以知
丁謂西行沈僧照聞南山虎聲而知國有邊事
張乘槎見來遠樓而知藩司有喪皆風角之術
與拆字相同機智之人可以意會不可以法傳
也

古者巫覡之俗盛於陳鄭蓋奸淫奇衰之所托
也然上有西門豹則河伯絕取婦之媒下有夏
仲御則丹珠失鼓舞之勢君正獲禱而一郡之
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祟消天師杖而甘雨
至楊媪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惑莫此爲甚
而世猶信之不巳何哉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遊故其後卒有巫蠱之
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
周禮宗伯之屬咀呪掌盟詛司巫掌羣巫之政
至於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
以夏至致地祇物魃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
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覡江南爲盛而江南又閩廣爲甚閩中
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
有疾病即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牲
醪相望於道鐘鼓鐃鐸不絕於庭而橫死者日
衆惜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哀哉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散開闢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烟燈燭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

五雜俎

卷六

三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偽又有吞刀吐火為人作法事禳灾者楚蜀之間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灾毫無應驗而邪術為祟往往能之如武岡姜聰者迺近時事也吾閩山中有一種畬人皆能之其治祟亦小有驗畬人相傳盤瓠種也有苟雷藍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聞有呪術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為吾致獸仍設窆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窆饜其欲而後已

古之善禁氣者能於骨中出鏃移癰疽向庭樹至於驅龍縛魅又其易者耳此却是真符呪非幻術也諸符呪道藏中皆有之但須鍊將耳今遊僧中有燃眉燒指及五七日不饑者非真有道也亦能禁氣耳至其偽者又不論也穿楊貫蠶精之至也然亦可習也至於截箭齧鏃非可習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數存乎其間即弄亦不能傳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懸針斛律光之落雕射之聖者也由

五雜俎

卷六

三

基矯矢而猿號蒲且虛弦而鳧落射之神者也后羿之繳日督君謨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帝過山二百餘步胡后之中針孔射之佞者也蹲甲而徹七札射鐵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昏務人登高山履危石臨不測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召所至鳥雀皆絕射之酷者也魏舒賈堅射之雅者也蕭瑀盧虞射之猥者也嘗於德平葛尚寶家見二胡雛殼弩射飛弦無

虛發每射棲雀輒離數寸許弦鳴雀飛適與矢會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絕技非學可至也吳門彭興祖弟善彈藏小石袖中以擲鳥雀百步之內無不應手而殪此與水滸傳所載沒羽箭張清何異考史載蕭摩訶擲鏡略與此同惜不用之疆場而但爲戲耳

古者射御竝稱而今御法不傳矣歌舞竝稱而今舞法不傳矣嘯詠竝稱而今嘯法不傳矣然猶可想見者六轡如組兩驂如舞必非輿僮掌鞭之手所能操縱也宛轉從風緬曼旋懷必非羽籥樂童之輩所能俯仰也至於蘇門隱者若數部鼓吹林壑傳響步兵聞之亦且心折而况千載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應遽無其人或吾未之見也

五雜組

卷六

詩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六終

五雜組卷之七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社校

人部三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其銓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諸虞薛亦傍山陰父子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人既而得筆法於鍾繇張旭然其自立門戶何曾與三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家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五雜組

卷七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意龍飛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書中集大成手

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雞野鷺之歎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强企也自唐及元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柳及趙松雪雖極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畫畫求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病也

卷七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資性之有限不可強也即使可強而同諸君子不為也千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尚有蹊逕可尋至蘭亭黃庭幾莫知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為化不可為者也
右軍真蹟今嘉興項家尚存得十數字價已逾

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嚴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李懷琳絕交論真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過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見褚遂良黃庭經紙是研光下筆皆偏鋒結構疎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真蹟雖劣猶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大王然其體裁結構未免徑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

五雜俎

卷七

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緊密為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賦直是取態而基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頽然自放者也即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放輕易効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真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二

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今人學素書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踈脫亦且神氣索莫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爲觀者耻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難在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効輦然拔山伸鐵非一意疎放者也至宋黃米二家始墮惡道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民懌所謂夜叉羅刹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五雜俎

卷七

四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揚扈蘊奧悉中綮竅雖指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源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規也至於五合五乖之論險絕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蘊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尚傍山陰門戶至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峴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庾豈易右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換高正臣之書

五雜俎 卷七

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懷素而已三子之名無聞也豈非不幸哉顏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謂叉手竝脚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其病矣祭姪文旣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後人同聲讚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風采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

五雜俎

卷七

五

乏筋骨元康里巉書學祁公者也然元人筆力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真帖初見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三家遠甚而時帶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鮮于困學錢翼之巉巉子山鄧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噪甚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元章書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

四六七

蘇公字如堆泥其重處不能自舉黃尤杜撰撐
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
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
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家蓋世之効輦託於自成
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過蘇子瞻晒之謂從門入
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
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
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

五雜俎

卷七

六

往與屠緯真黃白仲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
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自己
之丰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爲然

古無真正楷書卽鍾王所傳季直表樂毅論皆
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
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 國朝文徵仲
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
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
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

時有俗筆却無敗筆近俗故能不敗也然文敏
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構乃自成若此余家
藏文敏尺牘二通其筆鋒完勁絕似官奴帖乃
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
耳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真蹟方得其運筆之一
二墨帖無爲也

國初能手多黏俗筆如詹孟舉宋仲溫沈民則
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摸倣而氣格愈下自
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

五雜俎

卷七

七

而稍偏王翊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
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儷豐道生寔淳化之優
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稿木死灰其下瑣
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
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
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巉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
黃米二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卽
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踈脫
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
吳興臧晉叔一意臨摹而時苦生意之不足姑
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
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己之丰神華實相配筋
骨適均庶乎升山陰之堂入未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
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
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彝鼎篆刻或工或

五雜組

卷七

八

拙或真或贗皆不可知卽其筆法篆文或繁或
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捉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
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
意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
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
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
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
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聞蕭相國

以秃筆題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
爲秦功曹上蔡衣鉢固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
百年間惟李陽冰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來習
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
其於斯籀之學槩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
下世不乏人然東京之筆古色蒼然降而宜官
梁鵠駸駸開唐隸門戶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
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隸絕響矣
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五雜組

卷七

九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藪
者大都標置爲體而學問踈矣唐陳惟玉李陽
冰以篆顯者也嗣茲以降雖鐫石刻玉世不乏
人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
篆刻擅名一時求者屢常滿非重直不可得震
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爲漢篆亦以趨時好云爾
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十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來
石刻殘缺無可考者皆能辨之永樂初入中書

時待詔吳郡滕用亨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不爲禮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蠶起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未必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黃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

五雜組

卷七

十

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仁善漢隸嘗爲余題積芳亭扁酷得中郎遺法而世罕有賞者大聲不入里耳悲夫

今 國家誥勅及宮殿扁額皆用筆法極端楷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俗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宮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度嚴整過之一時聲稱籍甚然亦時俗之所賞胥史之模範耳自後官二殿中書者皆習姜體

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書以便賤隸謂之隸書今中書字體謂之胥書可也

詹孟舉書雖俗而端重道逕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韋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聖帝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蹟今

五雜組

卷七

十一

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旣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南宮朱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置成體雖非真正楷法而風韻道遠自然不俗趙集賢扁書一如真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真書差易藏拙吾閩林布衣焯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善夫倣晦翁而自得張比部焯得法於米而參以己意其所題識至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

他方之以書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焯余謂非焯罪也焯布衣窮死力豈辦此蓋必當時監司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鑄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 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盡取六朝時碑磨礮以應命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焯動遭排擊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鑄已字比比也

五雜組

卷七

十三

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章亦云紙欲研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末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差無遺憾

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子瞻晦

翁書不甚入格而名蓋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全在此唐晉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姪文及楊少師凝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卽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合法則故尚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黃庭樂毅等作又豈可以潦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絕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所見如莫廷韓黃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滿紙臧晉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黃多有敗筆而晉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遲入以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五雜組

卷七

十三

臨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搆作何結煞體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濶容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槩而加以潤色卽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臨字如人結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點點畫畫

五雜組

卷七

十四

畫求之去愈遠矣此亦子瞻言畫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倣既久幾并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爲古今墨跡之冠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真僞不無混淆蓋王知微等識鑿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

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爲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與盡力括訪極意剖析去饒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遺逸傍及緇流以至彤管扶名山石室之藏洩昭陵玉盃之閱勒之貞珉以布海寓書學庶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儻不知幾十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既久漸致亂真辯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黃庭爲然矣 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

五雜組

卷七

十五

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無神手萎茶不振僅足充棗脯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賞鑒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鑄之李陽冰書自篆自刻故知鑄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人作碑必挾善鑄者與借不肯落它人之手近

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溫恕
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
不得妙工本來面目十無一存矣况欲得其神
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鈎廓填
上石而自鑄之毫釐不失筆意閩莆中有曾生
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
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
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

五雜組

木卷七

十六

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人耳不闕書法也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
劉瓌之南齊有蕭宣穎北魏有崔浩北齊有趙
仲將宇文周有冀儁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純隨
高正臣呂向梁昇卿席豫諸人或由真蹟稀少
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
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
馬承禎以高尚掩郝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
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

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叵業
顯或憑附增價身謝業衰嗚乎自古已然何况
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聖教序上比山陰則不足下視
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形管此
爲白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
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
勅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乘猶

五雜組

木卷七

十七

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
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
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勅令自書謝
狀勿拘真行者而誥勅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
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
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
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
用其它借名贗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
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傅呼

五雜組

卷七

十八

雖聲價重於一時而恥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尚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逕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遂令寫生闢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真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

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然松雪間出獨狃而龍眠一意摹倣趣舍稍異耳

五雜組

卷七

十九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爲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施於今何啻枘鑿

顧愷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二尺有五特猶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畫若作此當置之何地列女圖人物三寸許詎以爲極細若在今猶爲極粗也吳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捉

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爲方伯作神茶醬
壘夫使之畫者非矣要之畫亦未爲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
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目
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
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尤子
求仇實父互倣爲長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孤雲避暑圖李
龍眠山庄圖及元人水碓圖皆細入毫茫巧思
五雜組
卷七
二十

米芾畫史云世人見馬卽命爲曹韓韋見牛卽
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今人見鷹隼鷓鴣卽命
爲宣和見馬卽命爲子昂見模糊雲樹卽命爲
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翎毛
夏昞之竹蓋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窻和
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
上下而文敏弘遠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氣格卑下已甚其它作
者如吳小仙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
時至沈啟南出而戴畫廢矣啟南遠師荆浩近
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真奪天趣至其臨倣古人
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
徵仲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
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
譽矣唐子畏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侯懋功
莫廷韓步趨大癡色相未化顧叔方舍人董玄
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爲董源郭熙則難爲

大癡較易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
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在
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奇下筆
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
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蕭
人寓金陵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
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
五雜組 卷七 三
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
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壇坫當屬此生
矣

今人畫以意趣爲宗不甚畫故事及人物至花
鳥翎毛則輒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
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
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甚麼故事談者往往
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

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
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
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
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繇僧展子虔閻立本輩
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
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
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
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
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饒諫葛
五雜組 卷七 三
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
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
法度易於循習耳

江南顧閎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
廣蓄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
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閎
中夜至其第窺竊之目識心存翌日圖繪以獻
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
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姪媾非所

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屏障蓋本於此然粗俚無復髣髴矣

王拙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鬪雞斫脰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猶然賞之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皆高於李反爲德裕見客圖可見當時好事有一傳奇必形之歌咏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宋而此風絕矣

五雜組

卷七

二十五

時累月早曠祈禱無應以弗與畫置水傍應時澍雨繪事旣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伎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所傳授而致精絕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絕筆元末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復有

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與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黃筌父子畫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畫至二百四十餘幅蓋江南之亾所藏盡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來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良嶽所蓄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淒楚之聲四徹而几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

五雜組

卷七

二十五

不墮畜生道中耶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羅隱之子塞翁者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靄之何尊師專畫貓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於是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猶賢乎已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愈於沒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穠髮豐肌衣粧稠疊一種風神媚態略無彷彿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爲體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但當時好尚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閭悲夫

五雜組

卷七

二十六

之病其爲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或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家余謂今之執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漫收買列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櫛篋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

弟燁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賞鑒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權貴真贋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 天府蟬蠹漸盡永辭人間二厄也噉名俗子好事估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大駟貴賤慙遷纔有羸息卽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門空鎖榻筭凝塵豚望果腹五厄也膏梁紈袴目不識丁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

五雜組

卷七

二十七

潢面目損失奸僞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國破家亡兵燹凌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錄反覆再三輒爲嘆息流涕彼其夫婦同心賞鑒而貲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內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宮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弗與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絕代奇寶矣而

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難得者而僅止十人耳則宣和好尚之偏也觀其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故事卽閻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真本也以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箴圖閻立本幽風圖王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五雜組

卷七

三

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月不能盡也其它墨跡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緘齋鄙吝世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籤會計日夜不得休息若兩截人然尤可怪也近來亦聞頗散失矣

畫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作字稍不俗惡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樂城等皆非善書者

也而世猶然傳賞之至於畫則非一二筆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迥別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貧賤徒虛語耳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

五雜組

卷七

三

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爲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

藏畫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堆置案頭隨意翻閱間卽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力不勞而心不厭畫卽不然卷子展看一迴卽妨點污卷摺不謹又虞皺裂壁上大幅尤費目力藏則有蠹蟬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

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古帖米於二事皆留心者軒輊若此其見卓矣然古畫易得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鴈之展足也關牛之豎尾也子路之木劍二踈之芒屨昭君之帷帽也雖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 國朝戴文進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 宣廟嘆其工欲召見之有讒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魚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

五雜俎

卷七

三十

垂釣者然以艷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終覺殺風景耳宜乎讒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與富鄭公壻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白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襍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

絕倒

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紋法但以筆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

五雜俎

卷七

三十

色亦不類中國也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真蓋時尚畫人物故也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去杳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備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今畫者以寫真爲別技矣吾閩莆田史氏以傳神名海內其形神笑語逼真令人奇駭但不過俗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貌尋常行路人者政此輩也近來曾生鯨者亦莆人而下

筆稍不俗其寫真大二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尚有刻木爲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審視不移時卽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然如生此亦可謂絕技也已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右伯黃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解釋之戴德黃甚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

五雜組

卷七

三

筆今黃之子孫尚留傳其一云技之厄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如此姑蘇沈啟南亦爲太守召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及入覲謁太宰吳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而謝罪文徵仲在史館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以畫匠辱我木天徵仲聞卽日拂衣歸三事皆相類宜乎闔立本有廝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駭沫細觀目爲之眩不知真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秘少陵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子墨則可耳必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卜筮次之碁損閒心畫爲人役其它術數致遠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間判然千里余少也賤罔不涉獵而究

五雜組

卷七

三

竟無成皆同襪線今已一切勅斷惟柔翰宿業尚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爲病右軍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有鬪牛米元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碍至於海上之逐臭之嗜足統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語也然文王嗜昌歆曾皙嗜羊棗

屈到嗜芟宋明帝嗜蜜浸鱖鯪崔鉉嗜新捻頭
魏徵嗜醋芹辛紹先嗜羊肝顧翱母喜食雕胡
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瘡痂鮮于叔明
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
甲 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
殆不可以人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
飲若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顛之輩未有逾
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

五雜組

卷七

三十五

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
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
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
上下動聲色者卽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
若曾學士棨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
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
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
尚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
百杯興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

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蹌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
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尊罍錯陳
以盡一几爲率啜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
之匹矣然汪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
初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廉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
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彘肩可啖
何論飯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餘斤其
人長至二丈自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

五雜組

卷七

三十五

置一大桶屏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
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
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廉將軍乎近代搢紳中
如啖猪首一枚招胡餅高至一筋者往往見之
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嘗至半
體鄉里社日時爲所勦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
上不得食久之覺喉中有物一蝦蟇躍出衆擊
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鱸至數

十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搏王荆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五雜組

不卷七

三六

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窻無夕陽此詩殆爲此丞發耶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譽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擇時日遣媵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搢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率左右

穀弩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閩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之泚至今鄉曲以爲話柄然轉相倣倣者不無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臥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強起閱庫藏白鏹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鏹棺

五雜組

不卷七

三七

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錙銖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矣

范雲欲預冊命祈醫速瘳不願三年後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於生者苟奉倩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財也梁冀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

宦不止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為哉

五雜組

卷七

三

東吳范

定

新都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七 終

五雜組卷之八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尅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為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逞位至

五雜組

卷八

一

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登之婦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亘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

金陵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敗香為業恐其無依詭為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

名為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為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為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詭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媪驗之果然

乃返女服英聞大駭快快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 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女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

五雜組

卷八

二

藥噴其身念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也素爲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

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惟余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旣可稱叔夫姊妹旣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受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婿相並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婿宋時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婿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李霸齊國黃承彥之

五雜組

卷八

三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醜狀聞三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

妹終爲禍水號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典甚於

五雜組

卷八

四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倣至於夫婦離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學此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

旣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縉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儂巧則西北非東南敵矣

五雜組

卷八

五

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稍等皆有見解而粉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

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
况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
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鶉
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
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
之事君原自有間卽今 國家律令嚴於不孝
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
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
五雜組

卷八

六

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
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
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
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
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
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饒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

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
供口腹蔽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
離父母兄弟羣然囂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
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
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
之氣所鐘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
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
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已山右雖纖白足小無奈其犷性何大同婦女
妹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
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
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
而已

五雜組

卷八

七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
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不行於房閨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欄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五雜俎

卷八

八

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畏積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旣成卽欲反之不可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休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乘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第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恠也拘也嬾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五雜俎

卷八

九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疑趙家姊妹之啄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郗氏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武曩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執宋李后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駢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蓋
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表術之婦絞妾懸梁賈充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爨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蕪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
之魔母宜城公主聃耳劓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五雜組

卷八

十

端忍饑於香園康凝貽嗤於黑鳳慎言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賣帚筴恬不知改扈載撚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大壯縮髻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
恠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已女湖倖見夫狎伎支解所生之兒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
五雜組

卷八

十一

眼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傷痕金媚孃支解名姪蘇若蘭搥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婢蕭燈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勅
慷慨不辭飲鴆杜業之妻雪滄申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朝四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踣跼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為厲耶或曰十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

五雜俎

卷八

三

妾別處重則我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菹醢其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而飲之哉

一云太祖所殺是中山王徐達夫人

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而不勝其醢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郝氏也然而不勝其懺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牽羊之婿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嵩陽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

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勳猷戚大將軍元敬南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閩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恠矣昔人云會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五雜俎

卷八

十三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為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為節立俟報命第入膝行涕泣為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

門外鼓而譟第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迺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卽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五雜組

卷八

十四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窻見骨條塗之三赤烏之二妹喜遷夏姐已傾殷褒姒覆周麗姪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臺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茗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媯不言如臯不笑至於宓如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子白台間須旋娟提謨閭姬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証自漢而降則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貯之金屋鈎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冶容見疑東美以比肩傳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旣死而

五雜組

卷八

十五

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劉聰六后天鈔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

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艷冠絕一時真真未諧
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孃沫墨劈牋
倩孃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校
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孃新月凌雲保儀華麗
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丰神獨擅
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
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奇章真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絕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
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三軍奪目至於

五雜俎

卷八

十六

鶯鶯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
惑鄭小玉殉李韋孃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
之味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熊老而失身
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
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
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士所獲不堪上駟吾獨
以為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
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
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

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
誇張而士庶之家莫為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
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
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
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
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况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
偶矣但以容則纒纒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
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

五雜俎

卷八

十七

之味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
崔徽寫真石氏房老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
兒任品藻雖黃之還驛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
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
於宮闈季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
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
容華宿鳥蘇小青聰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
惆悵之篇慎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
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
續兄書文姬記錄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
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橫反覆
皆成文章奪真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
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
殘篇賸語為時膾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
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
隨鴉已斃健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

五雜組

卷八

六

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為拈出以為
眉吐氣若夫角枕暗苔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
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宣姪敗度吾無
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
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
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
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為之
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驚玄

五雜組 卷八

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
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
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
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誌之此不
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
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
技縉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
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

五雜組

卷八

十九

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
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
故吾以為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
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編即魚玄機薛
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
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為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
也而猶借才於壽邸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為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薜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王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

五雜俎

卷八

十一

於崔悛奇章以真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薜荔能惑三頭紫光李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

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強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自遠俊臣怒出為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為州將所督不許上任妻曰但住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靖難也有化國之勲而皆為其姊所羞士君子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為功名所迷耶

五雜俎

卷八

十一

高涼先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智功勳有馬援韋臯所不敢望者孃子軍夫人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 國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鷲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駟舞戟如飛倭奴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斬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

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真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屏弁懦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三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請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夏之

五雜組

卷八

三

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克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克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與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爲舜師畢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生而神靈長而徇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十五而攝日閭丘十八而願仕外黃小兒迴暗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五雜組

卷八

三

若三歲則黃泳誦詩能避騫崩之諱德興切韻知辯四聲之殊蔡伯晞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觀書一覽卽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舅之戲玄齡聳壑昂霄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精意聽受到沆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頌依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

五經劉轂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為文祈霄簡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味彈棊七歲則愍懷牽武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有鼓吹官私之味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

五雜組

卷八

二十五

榮百餘奏疏一目不遺而國初江左驛李之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眷顧之荅伯玉覆局於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推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迴親心崔惓秀才應選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貝倣昇壇而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暗誦六經金鑿書堪勒石謝朓土山之賦沈璞強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

寧子誅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乎器量之盈虛學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絕乳即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識之無二字王家方能言為賊所負而以計自脫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國朝洪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五雜組

卷八

二十五

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曾子七十通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畜於天資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驚熊九十之歲楚丘七

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駟龐眉
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
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
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
陳脩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
十三舉進士 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
林楊翥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貳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
也

五雜組

卷八

二十七

公安劉珠為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
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六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
曰欲知閣老山為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
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
青紀勲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
熊翹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兒化揚
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刀杜亮愛
穎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廸

五雜組 卷八

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
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
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
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宮幸於梁冀依憑城社亦
權門之弄臣也 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末年

五雜組

卷八

二十七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
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
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
為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
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誅死嗟夫權之所在
愛之所偏即始興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惑况其
下此者乎 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
脩所為時有作五七
九傳者七即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初趙田文張齊燕姑蕃鄭唐

四九七

兒啟漢遙集元宗裴秀令望王現托體恭心良
貴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
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為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
頭柳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
親自選擇酌酢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
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
適主家百倍而欲強役使之得乎

五雜俎

卷八

天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
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
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
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
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
如京師闈監宮女娼伎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
近粉黛倚門充物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

王公綠林之亡命巨駟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
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
姪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
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
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 國初猶然至宣德初
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庭
而常充物里間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姪者

五雜俎

卷八

天

謂之士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
皇之法夫為寄殺之無罪女為逃嫁子不得
母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
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為作備管子
之治齊為女間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
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艾豨者牽牲豕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豨關東
謂之彘詩一發五豨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

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殺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繇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 國初之制綠其中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閭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厄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

五雜俎

卷八

三十

乞兒所不屑然伎旣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滅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天之罪一懺卽消愚民且自以爲無所逃於生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

大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况地獄之眇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魁以此自文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嗩誦呪唄囂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

五雜俎

卷八

三十一

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亘代不傳之秘及一廁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

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
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
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
戶况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
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爲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
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也
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
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

五雜俎

卷八

三

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竊洙泗之傳
閩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
老學究童而習之白尚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
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
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
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培斗折
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
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
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
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
相悖謬卽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
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猶能論其世
髡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
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
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
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五雜俎

卷八

三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
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
旦無疾而終跌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
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
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
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
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
僧化後髮爪皆如主特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薙以爲常經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脫余在武夷見其二齒髮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躉寄寓何爲旣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若神仙躉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五雜俎

卷八

三十四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蛇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胥蠱禍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爲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亘古不磨此卽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踏駁根皆頑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卽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濟惡不才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鈎吻禽獸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狴犴之具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園土

五雜俎

卷八

三十五

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到得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

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縉紳王鑛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怪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

五雜俎

卷八

三

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爲况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求仙者橫羅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麗法而正刑者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既厭然

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瘖藥縛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掙扎稱冤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水片數銖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近信之布視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目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眞者十三爲利者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眞爲潞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

五雜俎

卷八

三

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僧曰性命可捐它何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卽潛身而入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合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

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荅
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書其處遊僧至
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
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
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
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五雜俎

卷八

三八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界火中焚之然則
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爲善卽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
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時而况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
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
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况神仙乘雲御氣

五雜俎 卷八

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
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
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
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
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胥
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
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
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
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
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
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
想也

五雜俎

卷八

三九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 太祖湯沐地以此優
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
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
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

五〇三

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
中信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
此真所謂幸民也

先為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
法崧也先仕而後為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
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
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為道士
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 國朝陳鑑
也先仕而後為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
五雜俎 卷八 四十一

宋李太尉也先為僧又為道而後仕者唐劉軻
也先入仕懼禍為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
徐安貞也近時聞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
髮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予權貴人
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
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
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
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
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而且於臨終遺命髡首披
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為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
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
思尹愔宋林靈素元劉秉忠 國朝則姚太師
廣孝邵大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
廣孝為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
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
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五雜俎 卷八 四十二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
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
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
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
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
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
誣今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
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裒為之集但

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孃者臨嫁汲井忽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既而廉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闕氏者僱

五雜俎

卷八

四十三

一婢訊之即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瘴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屍不得乃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

爲曹操所破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偃然爲世業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裔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覲沿途民爲鬼魅所惱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錄亦有驗者故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

五雜俎

卷八

四十三

與尋常黃冠一間耳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錄醮章祛邪捉鬼

蓋亦黃中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
意氣能文章博極群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
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噪其後
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
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
真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
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
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偽無所不
有其與邪巫女覲又何別哉余十三四時見三
五雜組 卷八 四四

相尚爲高至於漢之侯公劇徹三國秦宓彭萊
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
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
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
抗千古鑑察微茫耳目豈能皆真毀譽易於失
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
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
死也而墨分爲三噫今墨之三家旣已失其傳
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
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
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
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特著書立論者動以孔
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
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
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

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信而不足與辯者也

五雜組

卷八

終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八

終

五雜組卷之九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社校

物部一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人夫人為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為貴耶

五雜組

卷九

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馬交則生龍馬即婦人遇之亦有為其所汚者嶺南人有善致雨者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龍見女即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

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為雷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為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怪誕

五雜俎

卷九

二

余嘗笑劉媪息大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豢龍御龍屠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知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免有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旬容有二龍交其一因而墮地天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三日風雷

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十尺鱗爪鬚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負屨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螭蜴好腥蟻蛉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猊好烟椒圖好

五雜俎

卷九

三

閉口蚴蚃好立陰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鸛之儆羽族也以驚然麟鳳為王者之祥獅鸛僅禁禁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為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

所傳烏王啖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鮫騰洶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爲王者之瑞龍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

五雜組

不卷九

四

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卽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臯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卽觸無

罪卽不觸則臯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寃豈不勝臯陶遠甚哉

宋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麀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廌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旣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五雜組

不卷九

五

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旣至樞密使田况辨其非麟荅詔止稱異獸云時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

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死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屍然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且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絙縱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腎絙上四足挿空不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繭布地及橫施道

五雜組

卷九

六

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上俄而遍體皆污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閩西北多虎暴三五爲羣余時爲先室治兆從者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羆人能化爲虎又有羆虎還化爲人

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唬然之聲如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時謝于楚在坐因言

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今人乃舐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壯士彀弓兩頭射之射虎逆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

五雜組

卷九

七

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錢絙內楹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苦之賂一醫者爲告免辨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駁有天鐵熊皆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駁易爲駁馬管子曰鵲食

蝟蝟食駸驥駸食駸駸食虎太平廣記所載
似虎而小食略虎盡者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
常挾虎而嗜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能
擒白象又有曾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師
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
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
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爲牛所斃
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

五雜組

卷九

八

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
高八尺三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
驃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鬪被
獅折其脊死劉大憫驃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
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
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
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爲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
故象卽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

潰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奔而殺之

師子畏鈞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鑼

今 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
取以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
左右 駕未出時縱遊斃草及鐘鳴鞭響則肅
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
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

五雜組

卷九

九

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 勅杖之二
象以鼻絞其足踏地杖畢始起謝 恩一如人
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
甚可怪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雖仰面
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
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旣麤笨形亦不典
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
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

即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狻猊即師莫巨於獬豸長

尺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莫力於萬萬莫惡於

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蹠蹠庭中犬至猛者

見之亦溺下又長與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

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

四至暮則徑往咋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

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

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

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

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二樵子

遇之不識以為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

呼逐之躍出城外竄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士

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

輒為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吾山

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殺

矢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

事也能於字為能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

土為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

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為桎桎施其上而設機焉

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即

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館

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鹿之屬則有麋有麀有麝有麂有麇有麉之屬則

有然有猿有狝有獾之屬則有狸有貉有獾

鼠之屬則有貂有鼯有鼪有鼯有鼯有鼯有鼯

然麋似羊而從鹿雌似猿而從垂鯪鯪似獺而

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麋之性怯飲水

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惟怯不知所

為麋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叩叩

距虛比即有難叩叩距虛負之而走麋齧得甘

五雜俎 卷九

五雜俎 卷九 十一

草必以遺叩叩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兔形皆兔也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地此卽蹙也但又未見叩叩距虛耳物之難博如此狼亦負狼今狼恒見而狼不恒見也

羸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牝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曰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羸骨無髓故

五雜組

卷九

十二

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羸本驢馬莖合所成非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符不堪乘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謂羸也今作羸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然駃騠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驢父牛母謂之駃駟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何爲別而至於破腦尚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蝟多獾多鼠狼獾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卽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置於穴口雞鳴時縱犬吠之奔而入穴卽獲焉其肉膾甚不能多啖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鶩之類一齧卽斷其喉

五雜組

卷九

十三

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腥惡狗齧之亦噉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爲簪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爲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

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匝數日不出
 駕返復至人問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訶護雖
 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
 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
 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
 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
 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
 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為之請不得也

精結為寧
 德陳侍衛

一云是
 德州猴

五雜俎

卷九

十四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
 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曷輿之來
 翌日二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
 實告我嫗泣拜曰其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
 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
 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
 皇帝起淮右益聞即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為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
 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

類也得陽乃成故雖牡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
 也然不為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為
 魅如金華家猫畜三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
 也

杭州有糊孫能變化多載試院及舊府內然余
 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
 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戚少保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

五雜俎

卷九

十五

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為常比
 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聞其管賊不虞也
 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
 昔鍼尹燧象田单火牛江迺火雞今戚公乃以
 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
 掀鬣搨項鬣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
 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
 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斃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蔚晨起憑欄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緊絃急管或斷或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

五雜組

卷九

十六

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鬚亦無筋

瘕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卽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圍上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嗥者非瘕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

近歲一長洲令署中闖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

五雜組

卷九

十七

更冠幘阜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吏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齧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相通以妨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

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牆椽上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也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唐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節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怪也

五雜俎

卷九

十八

貓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言別貓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貓余常購之其價視它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煥然大而不能捕一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貓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縉紳過之曰貓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

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中高處置貓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壇下曰此貓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貓王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貓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蹴跚地下蓋兄事貓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爲妖者也

太倉中有巨鼠爲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

五雜俎

卷九

十九

貓往皆反爲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貓大如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三日夜始息開視則貓鼠俱死而鼠大於貓有半焉余謂貓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因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貓盍試之乃求得一巨貓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卽

伏不敢動爲猫昨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試耳

猗覺寮雜記云鷗白羽黑文曾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鷗失素是未識鷗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黑尾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歛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

五雜組

卷九

二十

捨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鮓魚四足嘗緣木上鮓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離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鳥二物之不祥從古已忌之矣京師鳥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佐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以唾之卽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

五雜組

卷九

二十一

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猫頭鳥卽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魂使

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
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
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即熟
視良久炮震而隕地矣此物夜拾蚤蝨而晝不
見丘山陰賊之性即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
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
首
梟鴟鴞鴟鴞訓狐貓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
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

五雜組 卷九 二十三

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為出於詩然詩但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
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
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為味倉庚不知禽
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
引以證詩乎况揚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
可又指為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來賓

者以初秋先來者為主而季秋後至者為賓也
許叔重解以鴈來為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
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
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鴝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鴝即
鷓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
也又鷓鴣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
未親見之

鷓與隼皆鷓擊之鳥也然鷓取小鳥以煖足日
五雜組 卷九 二十三

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
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
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
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
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
產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
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

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
十日眼縫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
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
日廼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
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卽奮
攫之遂徐收其繚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
無不如意矣

狡兔遇鷹來撲輒仰臥以足擎其爪而裂之鷹
卽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
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兔見之輒依巖
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
人見而跡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
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山沒趨捷人
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
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
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縑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
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衆相視罔測

五雜組

卷九

三十五

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熟視
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眯不能開
一擊而墮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
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詠水族悉啄之
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
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荇帶綠波
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爲蘭廷
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
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
妥首藏匿今北方鷲鳥如鵬者亦能搏麋鹿食
之驚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鵠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
後略捐之卽遠逝青鵠輒飛糞濺之長至數尺
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卽爲鷹擊矣物之以
智相制也

五雜組

卷九

三十五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
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鵲啼
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筭曰謝豹筭則又轉借以
爲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
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爲謝豹未知
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爲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
束牢固甚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
在吳興見雌雄兩鵲於府堂鴟吻上謀作巢旣

五雜組

卷九

二六

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共嗤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鵲身高六七尺雌雄一
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
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
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
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
巢於樹杪無何生二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

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
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
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
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
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
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
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鯢化爲鵬莊子寓言耳鵬卽古鳳字也宋玉對
楚王鳥有鳳而魚有鯢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

五雜組

卷九

二七

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鵲卽是鶴漢
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已故戰國策說
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
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鵲巢其檣直至潞河
吉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
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
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
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

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案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番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鬪雞但不聞其鳴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芙蓉狀番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鯨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鷲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獬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

五雜組

卷九

二十八

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忍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鬪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鬪耶鬪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鬪鷓鴣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鬪雞又似近雅吾聞莆中喜鬪魚其色爛熳嘉

五雜組 卷九

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俗名錢引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為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鶉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糝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鶉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鶉火鶉首鶉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鶉火之禽天文之鶉蓋指鳳也非鶉鶉之鶉亦未知是否

五雜組

卷九

二十九

昔人以鬪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為四美蠣負石作房累累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為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鮫魚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蠣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啗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

五二一

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甚道傍聞香氣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鱉魚殼為樽澁峰鱉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中鱉殼山積五雜組

卷九

三十

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卽虎蟬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閩中蚌蟾大者如斗俗名曰蟬其螯至強能殺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罕不可脫一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螯長不螯俗名曰蟻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鮓魚每枚三錢漢王莽啗鮓魚憑几不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鮓魚百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鮓音撲入聲今人讀作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决明一殼如笠黏石上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名海參

五雜組

卷九

三十一

吳越王宴陶穀蚌蟾至彭蚶六十餘種時閩爲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小者計亦不下三十餘種人之徇口腹迺至窮極若此山東濱海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淺渚春夏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噍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

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為池求有子鯉魚長二尺者十六頭壯鯉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為龍而不言鯉也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

五雜組

卷九

三十二

化為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為之丹都無鯉魚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魴即鱮也陽晝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鱮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鯢鯢鴨也吳地志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

漁者投餌即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俟至岸側少因共拽出水即以利刃斷其首少

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

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按毛詩鱸鯊

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聞廣之鯊魚也今鯊魚乃鱈類耳

鯤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

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

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

五雜組

卷九

三十三

海濱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

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撥刺沙際居民以巨木

拄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鬣浮出不

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為臼者今見在也若

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開漳浦

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剗目乃覺

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叅戎炳文過海洋於

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

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

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為鮪魚又誤矣二魚余皆見之大小形質夔然不同何得混為一耶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為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沒婦為驚仆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三晝夜

五雜俎

八卷九

三十四

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之何景泰七年冬河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冰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玼是以蜃為蚌屬羅願曰蜃大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較蜃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為人害陸佃埤雅云蜃形如蛇而六腰以下鱗盡逆一日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

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玼蛤明矣又雉入大水為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為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以為蛤屬俱誤也

龜之為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剝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大龜藏之府庫為

五雜俎

八卷九

三十五

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用之臧氏所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即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寃慘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寃報仇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為杖蚌大

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人則有珠故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剥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遠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

五雜俎

卷九

三十六

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龜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猶犬烏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爲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

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卽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云烹時用傘遮蓋塵墜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二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尼之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旣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夜大醉歸不知人間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

五雜俎

卷九

三十七

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皇問所以具對始知悞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闕天以蠡測海蠡古螺字也注以爲瓠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蠡字解之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龜割肉懸桁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卽縮龜肉封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之反爲所嚙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

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龜大如席闖
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
觝之龜卽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
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龜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
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龜所齧至
死不放虎創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龜爲
有功放之於江焉

龜鼈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

五雜組

卷九

三十

開元中燉煌李鵠過洞庭血沙上爲鼈所舐
遂化爲鵠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鵠反被鼈禁制
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
其鼈鵠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蚘蛇皆爲
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
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泥笋者全類蚯蚓擴
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蠍

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燂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
名蚰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
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怪

陸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
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據其形質卽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
然禪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
也

五雜組

卷九

三十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
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
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
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
蛤蜊銀魚蛭蚶黃甲累累滿市此亦風氣自南
而北之證也

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
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物卽便棄擲

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卽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卽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

五雜組

卷九

四十

人愚而情故不肯捕之此蠹赴火如歸若積薪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成後多用一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蝻蝻蝻蝻蝻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

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之有可能設法捕除卽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蠍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有取以爲膳者相傳爲蠍螫者忍痛問人曰吾爲蠍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傳之痛立止屢試神効

五雜組

卷九

四十一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鳧破鏡

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為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昔攪人眠書籍蟬蛙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汊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

五雜組

卷九

四十三

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北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蠍三吳多蚊閩廣多蛇地蠍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於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為臭腐浣淨素為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駟駘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蝨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峰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五雜組

卷九

四十三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地螫立殺人嶺南有夜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螻蛄能螫殺人俗云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即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

可恠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
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門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
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五雜組

卷九

四十四

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捷與黑者聞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昇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强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蝓蟻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稿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五雜組 卷九

蟬之爲蜷娘也子子之爲蚊也不善變者也盲鼠之爲蝙蝠也田鼠之爲鴛也善變者也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爲螢也朽麥之爲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子子爲蟲子子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作子子音吉厥或作蝓蟻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葛稚川曰蟻蠓之育於醯醋芝櫛之產於

五雜組

卷九

四十五

枯木蝓蟻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蝨蟬蠹科斗好蚘之屬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卽殄滅罄盡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卽陰陽爲之父母也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輒四散奔迸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

五二九

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謂負它子作已子也故人
以過房子為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螺贏實非
取它物為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
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螻蛄銜泥竹壁及器物作
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
俟其子為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
詩但言螺贏負之未言其作已子也則揚子雲
類我之說誤之也

五雜組

卷九

四六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
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
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
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
墟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墟得數
斗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
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
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

也入夜則綠床入幙管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
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
叫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
水銀採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
善生蚤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
忽無蚤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
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
五雜組

卷九

四七

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須陰
冷而後可入笥若蒸而藏之反滋蠹矣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蚺
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疑立
不動即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
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
刀剖之膽即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
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
膽喻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

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三十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薰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而上卽入器中矣

五雜俎

卷九

四十八

三吳有鬪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鬪之有塲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塲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鬪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

將軍持以決鬪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衆相戒莫敢與鬪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鬪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鬪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

五雜俎

卷九

四十九

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嶺南多蛇人家承塵屋雷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晝則伺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蒼蒲能去蚤虱而來蛉窮蛉窮者入耳之蟲也說者以為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蠿蝮也蠿蝮周官作蛛蝮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為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蜒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蠶化為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為水蠶

五雜組

五十一

水蠶復為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水蠶為螭兔齧為蟹物之所為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蟻蟻行以其背螭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嗜人痒痛覓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為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蟻蟻而小如針尾好綠

窻紙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麵者食麵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鱸中鱸即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即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為酒魔從此能飲有名恠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

五雜組

五十二

枯桐充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豚望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蚯蚓而温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卧聞數人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迺殺之唐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言
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

東吳范漫翁迂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九 終

五雜組

卷九

五十二

五雜組卷之十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物部二

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也但於衆木爲後耳
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柏獨以春
抽新葉既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
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說云松柏爲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
五雜組

卷十

公也柏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鑿
松柏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
柏之字製於倉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
且松字古作寮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卽且至微
而从公猶狙至劣而从侯豈亦以蟲之長乎
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
外朝之法面三槐爲三公之位王荆公解槐黃
中懷其美故三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
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

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為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誕妄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偽為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即此類耳吾聞荔支木有人偽作桃核刻

卷十

二

五雜組
之者歲久亂真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圍今已枯死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為笏枕及棋枰云敲之聲甚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嶧山見禹時孤桐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閩雪峰見唐時枯木菴而枯木菴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色如黃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為數千年物也二處寺僧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根幹丈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兵火廟宇樹木盡為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廡間經今又五六百年矣不生不滅孑然獨聳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

五雜組

卷十

三

枝此為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無鴉聲下無荆棘蒺藜刺人之草聖人生前不語怪乃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
孔廟中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

予遺後八十二年爲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發於東廡頽址之間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爲火所焚今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隱隱未嘗枯也聖人手澤其盛衰闔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雷驟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

五雜組

卷十

四

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法則能化去故曰老楓化爲羽人政謂此耳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直至巖頂寺僧自巖垂繩縋下度之得三十丈云而幹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不相見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皇木徑亦逾丈

其最中爲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舁拽之費不與焉然川貴箐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鷲獸出入山中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組胃虎豹食之采者以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卽求之終年不得一佳木也

五雜組

卷十

五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埋之三年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疎上參雲表大者蔽虧百畝老根蟠拏如石焉木理和而不堅易於朽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古作察則亦與榕通用矣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槨必用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柳槐松之類南人無用之者北人皆不擇而取之故梁棟多曲而不直

什物多竅而不緻坐是故耳榿楠豫章自古稱之而柎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之榿半埋沙土故截以為棺謂之沙板佳者解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生肉經數宿啟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皆百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為貴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為貴耳然終俗人之見也

五雜組

卷十

六

木之有瘿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瘿瘤礪者截以為器蓋有瘿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觀但有南瘿北瘿之異南瘿多楓北瘿多榆南瘿蟠屈秀特北瘿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余在燕市中見瘿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室見以瘿木為浴盆此以大為貴也南方磊塊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為貴也政如北人賣大葫蘆種謂可以為舟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為扇墜人之好尚不同如

此按劉子云榿楠鬱蹙以成絳錦之瘤則瘿木之見重自古然矣

夫子稱松柏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目桂檜榕栝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茶當隕霜殺菽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當作鬣然亦不

五雜組

卷十

七

知五鬣何義又云五鬣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九松髡其頂則不復長旁榿四出久即偃地矣京師報國寺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榿旁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天矯如游龍然寺僧恐其折每一榿以一木支之加丹堊焉好事者攜酒上其頂盤踞羣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

燕談載亳州法相寺矮檜亦類此

建州雲谷道中有數松盤拏蹙縮形勢殊詭余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碣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虬枝蒼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所賞樹石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聖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名爲

五雜組

卷十

八

義松余在福寧南峰庵見二榕樹亦然作門出入其實非榦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樛枝焉土漸低則根漸高而成榦矣今人有僞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若以此松爲義它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柏五品大夫

北人於居宅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卽不爾而閩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術士之談何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云卽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疎如故且其樞視常桑倍大土人珍之以相餽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三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兄敬宗謂之曰此樹爲汝生也今宅旣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五雜組

卷十

九

古人墓樹多植梧楸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雨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

南方絕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文饒有柳栢賦似是柏名而柳其葉者未審何木今閩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幹亦與柳不類俗名爲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強名之者也梓也櫨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數名者也蓮也荷也芙蓉也齒蒼也芙蕖也一花而數名者也

五雜組

卷十

十

楓棗二木皆能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爲式盤式局以楓木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天棗地是也靈棋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爲之則尤神驗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楚中有萬年松長二寸許葉似側栢藏篋笥中或夾冊於內經歲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栢有根鬚數條

未必是否也

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亦有點茶者其初茁時甚珍之既老則茹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者然椿有香臭二種臭者土人以湯瀹而瀹之亦可食也考之圖經踈而臭者乃樗耳蓋二木甚相類但以氣味別之今人不復識認槩呼爲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灰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

五雜組

卷十

十一

貼弓便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以覆菴舍一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江南目之所見者已不下三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大如斗者太姥玉壺庵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松栝齊稍計高二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其節紋一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黃金間碧玉竹其節一黃一碧正直如界然有麤竹見雪

峰語錄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訣也俗說五月十三爲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直至十二月十二日皆可栽大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稍使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

五雜俎

卷十

十二

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豢養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苑亦猶人之瘟疫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閱避暑錄

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春則復發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虞衡志載猩猩人以大竹爲釜物熟而竹不灼少室山竹堪爲甌山海經舜林中竹一節可爲船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潘州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帶竹其長百丈雲母竹一節可爲船永昌有漢竹一節受一

五雜俎

卷十

十三

斛羅浮巨竹圍二十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此君巨麗之觀一至於此

簕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黃白仲詩有簕竹爲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乃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爲箭故名之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爲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

此沍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夜輒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岐直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

五雜俎

卷十

十四

武岡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

按陶穀清異錄載浙中有

天親竹皆雙岐自是一種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閩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為山蘭其香視家蘭為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為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即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聞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

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為風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鶴蘭米蘭朱蘭木蘭賽蘭王蘭則各一種徒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瘦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劇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

五雜俎

卷十

十五

墨鬪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手尤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札故北方人以重價購得之百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獻諸舅姑燕姑夢天與已蘭文公送與之蘭而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芣苢

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薔薇間一
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初
不及其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
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周禮籩人八籩乾蓀與
焉蓀卽梅也生於蜀者謂之蓀商書若和羹汝
作鹽梅則今烏梅之類是已可見古人卽生青
梅未得見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標梅之味今
河南關中梅甚少也桂蓄於盆盎有間從南方
至者但用之入藥未聞有和肉者而古人以薑
五雜組 卷十 十六

落而謂之落也不賞觀而徒以供餐也則尚未
爲菊之知己也卽芍藥古人亦以調食使今人
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毛氏注以爲駁馬此
固無害於義但木中原有六駁其皮青白遠望
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棣
隰有樹檉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機不
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
則相屬以爲獸則相遠且止言駁足矣何必六
五雜組 卷十 十七

也鄭詩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龍亦草名古人之
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爲游戲之龍乎又
宋時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莢蒨莢蒨尚可得駁
馬莢蒨與六駁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莢蒨得
莢蒨而誤以爲駁得駁而誤以爲駁馬其去本
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爲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則化爲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
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
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絕乃得附橘著名幸

矣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閩廣有一種如
瓜者方言謂之拋蓋其蒂最牢任風拋擲而不
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拋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壬
子上已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
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為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
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眾采
而遞襲之果然夫香壓眾花而名不出里閭余
至今尚為此君扼腕也

五雜組

卷十

十八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
忘憂而詩之所謂諛草又豈今之萱草哉羅氏
曰諛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
得有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
而必不可得也使果為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
安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
或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諛同音遂以忘憂
名之此蓋漢儒傳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
非也宜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

已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
驗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
剥瓜幽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是剥是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
醃瓜為菹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
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
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
瓜廣志所載又有烏瓜魚瓜蜜箭瓜等十餘種

五雜組

卷十

十九

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
無有薦賓客會食者漢陰貴人夢食燉煌瓜甚
美燉煌西羌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
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
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之
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
中裂之不四析也為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
巾覆也士壺之謂不中裂但橫斷去壺而已庶

人斲之不橫斷也古人於一爪之微乃極其瑣屑若是既菹以祭便欲壽考受祜而食之之法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為訓宜乎曹孟德有進一爪而斬三妾之事也

匏亦爪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其苦之異其者為瓠詩所謂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為匏不可食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是也故夫子謂子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言但可觀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

五雜組

卷十

二十

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王貽我五石之瓠則亦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人以長而曲者為瓠短項而大腹者為葫蘆即匏也亦謂之壺幽風八月斷壺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其者亦可食老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已與瓠形質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

用之者原一種也陸佃埤雅斷以為二種周亦無害乃釋匏而又釋壺與瓠為三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為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拘其頸結之若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以能結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三種最其好者為羊角蕉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子此皆芭蕉耳今閩廣

五雜組

卷十

二十一

蕉尚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開花殷紅鮮麗千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擿置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麓巨葉長四五尺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云種之能辟火患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賓朋親識賞者如雲以為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

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糞之或以鐵丁釘其根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下葉計長不能以寸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二本三十年中僅見兩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

五雜組

卷十

二十三

今無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即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阜筴而實若蒸栗土人謂之肥阜果或云即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山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

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為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頰紅飛來紅等名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為名耳但古之重芍藥亦初不賞其花但以為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適於口故無稱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

五雜組

卷十

二十三

單辨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場圃所植不入藥也

牡丹自閩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荆棘無別土人皆伐以為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風逆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搢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三尺而止余在嘉興吳江所見迺有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北

方未嘗見也此花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徒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苗芽時以墨水澆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先生在關中時秦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敬美甚詫以重價購二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爲之以欺人也

五雜組

卷十

三十四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支龍眼之不過浙也此二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二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三年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冬卽死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費力三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

二三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色亦太艷政似萃清宮肥婢不及昭陽掌上舞人也

世之詠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猶可至謂芍藥爲近侍芙蓉避芳塵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也牡丹豐艷有餘而風韻微乏幽不及蘭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茶醺而世輒以花之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一種妖媚丰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五雜組

卷十

三五

楊州瓊花種旣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卽梔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野語言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梔子有何干涉七脩類藁謂不但瓊花不傳卽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以繡裘花當之余謂卽仁寶與楊用脩皆因不

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潞州蘇觀察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朵為一簇問其人曰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既云絕類則亦必八朵相簇若以為梔子則僅八之一以為繡裘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當時既云天下皆無獨揚州一株則必天生別一奇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說之益混也

五雜組

卷十

二十六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晝寢山石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奇其事以為祥瑞迺改為瑞余謂山谷之中奇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為奇觀而支提太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墮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固知荆山之人以玉抵

鵲良不誣也

子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別意亦偶不及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為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為口實至謂子美毋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幕落婦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之朝開幕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

五雜組

卷十

二十七

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一開即落又速於木槿也但木槿色稍艷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即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疫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老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沉此未之試或不盡然

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厄閏之說言閏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爲玩往往遊處三十餘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也

白蓉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霆血玉者染玉使作血色也不霆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語甚奇

拾遺記載紫泥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

五雜組

卷十

二十八

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卽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疾今醫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橫差調羹芍藥杏桂屈作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爲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

記所載盧懷慎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粥劉禹錫作菊苗羹今人有以玫瑰荼薇牡丹諸花片蜜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陽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以點茶絕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過時摘以入湯則蠟化而花苗馨香酷烈尤奇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慎

司馬溫公有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厨人烹瀹調其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

五雜組

卷十

二十九

生咀之或以點茶耳未聞有爲羹者亦不知公之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采菊葉煎麵餅食之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餅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黃則尋常視之矣菊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三十餘種其栽培之方亦甚費力余在復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

尺者花巨如盃後爲吳興司理偶得佳種自課
植之莢其繁枝去其旁蓋只留三四頭洎秋亦
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卽有
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
蓋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
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南一諸生家觀牡
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幾無尺
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

五雜俎

卷十

三十

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恩夜復皓月照耀
如同白晝懽呼譁浪達旦始歸衣上餘香經數
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一勳戚家看菊
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
凡數百本末皆齊正如一無復高下參差左右
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旣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
夾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變童歌舞委蛇其
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
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拱之內蕭然有東籬

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不過此二度
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
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
雕欄畫棟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風苦雨炎晝晦
夜非時也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
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
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
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臯志所謂李
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
預焉可謂厚幸矣而吾猶竊有恨也彼蹉跎於
壯年而徒閨闈於末景也

五雜俎

卷十

三十

歐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
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
矣滁爲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
不絕之花人人力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毋論其
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貫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
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二月長芽之候芽

成葉則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冬無不花者故有
四季蘭之名其它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二數
也

今 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
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卽有牡丹花計其工
力一本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爲貴耳其實不時
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
降後卽掘坑塹深四尺寘花其中周以草秸而
密壅之春分乃發不然卽稿灰矣南方携入北
五雜組 卷十 三十一
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
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獨梔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
絕故段成式謂卽簷蔔花楊用脩謂卽揚州瓊
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莉
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楚始漸貴重耳茉莉
在三吳一本千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
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薔薇玫瑰酴
醾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西北之人未必信

也

蜀孟昶僭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
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
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離披散漫至不可耐及
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
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敗亡
也不亦宜乎

兗州張秋河邊有挂劍臺云卽徐君墓季札所
挂劍處也臺下有草一豎一橫如人倚劍之狀

五雜組

卷十

三十一

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
挂劍臺豈季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
疾之說亦不過庶頑立懦之遺意耳不知其偶
然耶抑好事者傳會之也余在張秋覓所謂挂
劍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庄或有之至
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挂劍之風而興
起者耶可爲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
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

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班枝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過鑑梁武帝木棉阜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令北地種之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緼絮馳荆棘中即裂示不

五雜組

卷十

三十四

如氈貉之厚也况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反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召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即書曰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却臙脂似粉粧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又有召仙以紅梅為題以儔頭牛為韻箕云雪骨冰肌孰與儔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良久書曰點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

錯認桃林欲放牛二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好事者為之耶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兔耳而色正碧菁翠嫩妍異於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勝菖蒲躑躅也但性畏日稍曠即稿湏置池畔巖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芝者菌草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梁間非意得之故為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浥雨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無足異者

五雜組

卷十

三十五

宋景德間天書興丁謂獻芝至十餘萬本政和間花石綱興郡守李文仲采及三十萬本有一本數千葉衆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草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易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菰大如盤五色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復詔還寺往返既久有汁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懼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柳子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剋油作菜油市人

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慎也

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田僕食葷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

五雜組

卷十

三十六

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污其口亦庶幾陳仲子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行者於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種瓜爲業圃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片卽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食太平廣記載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橘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窟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罷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韋臯鎮成都有

枘大如斗欲以進醫者皆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臙而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話之道士曰此肉芝也壽等龜鶴矣江鄰幾雜志云徐稹廷評於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

五雜組

卷十

三十七

芝者也狄山所產想亦此類

槐花黃舉子忙枇杷黃醫者忙

滇中有雞蹤蓋菌葷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醬可以點肉亦閩中烏蜃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合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卽化人多牽羊豕之類繫樹下遙以物撼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無毒殺諸蟲破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且其氣

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藥物而已又有馬思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當椒用有回回豆狀如椿子磨入麵中極香蕪去麵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邪去穢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焚之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賃宅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一鑪至夜中監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

五雜組

卷十

三十八

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吉無患乃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當不誣也

永樂初天妃宮有鸛卵為寺僧所烹將熟矣老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雜出僧驚異探其巢得香木尺許五采如錦持以供佛後有倭奴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令人可生即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縷直上不散又狼糞烟亦直上故烽堠用之北虜氊帳中數百人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也

血竭一名騏驎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三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祭酒時勉因上元夜拾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

五雜組

卷十

三十九

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事忤旨為金灰槌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雖重可為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即取昇之遂得甦時論以為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錫樹之脂驗者以透指甲為真

漢唐即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雞舌香即丁香也有雌雄二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

香顆粒如山茱萸擊破有從理解爲兩向若雞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檉黑堅沉水者爲沉香帶斑點者爲鷓鴣沉半沉者爲篔簹香形象雞骨者爲雞骨香象馬蹄者爲馬蹄香在土中成薄片者爲龍鱗香亞於沉香爲速香不沉者爲黃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迦爐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矣用脩所記一香七名者誤也

五雜組

卷十

四十一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又有馥香猊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二三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渦龍伏其下涎常湧出爲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

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余問嶺南諸識者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薯蕷亦側種旁出也稻含草木狀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乃作甘蔗誤矣

五雜組

卷十

四十二

易曰萈陸夫夫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臍肉祭之俟鬼火叢集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即能言語矣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熟之前正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呼也

五雜組卷之十一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物部三

古人造茶多春令細末而蒸之唐詩家僮隔竹
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則自本朝
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細末之耐藏耳

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水蘇茶稍
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然竹瀝水豈能勝

五雜組

卷十一

惠泉乎竹瀝水出天台云彼人將竹少屈而取
之盈瓮則竹露非竹瀝也若醫家火逼取瀝斷
不宜茶矣

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
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不堪烹茶
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
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
淨多穢泥塗塞故耳

宋初閩茶北苑爲之最初造研膏繼造臘而既

五雜組卷之十

終
丙子月
統閱

五雜組

卷十

四三

又製其佳者爲京挺後造龍鳳團而臘面瘵及
蔡君謨造小龍團而龍鳳團又爲次矣當時上
供者非兩府禁近不得賜而人家亦珍重愛惜
如王東城有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它
客莫敢望也元豐間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
之上今造團之法皆不傳而建茶之品亦遠出
吳會諸品之下其武夷清源二種雖與上國爭
衡而所產不多十九饒鼎故遂令聲價靡不復
振

五雜組

不卷十一

十一

今茶品之上者松蘿也虎丘也羅芥也龍井也
陽羨也天池也而吾閩武夷清源鼓山三種可
與角勝六合鴈蕩蒙山三種祛滯有功而色香
不稱當是藥籠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閩方山太姥支提俱產佳茗而製造不如法故
名不出里閩余嘗過松蘿遇一製茶僧詢其法
曰茶之香原不甚相遠惟焙者火候極難調耳
茶葉尖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勻時尖者已
焦而蒂尚未熟二者雜之茶安得佳松蘿茶製

者每葉皆剪去其尖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
而功力煩矣宜其價之高也閩人急於售利每
觔不過百錢安得費工如許即價稍高亦無市
者矣故近來建茶所以不振也

宋初團茶多用名香雜之蒸以成餅至大觀宣
和間始製三色芽茶漕臣鄭可間製銀絲冰芽
始不用香名爲勝雪此茶品之極也然製法方
寸新鑄有小龍蜿蜒其上則蒸團之法尚如故
耳又有所謂白茶者又在勝雪之上不知製法
云何但云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到焙
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五株所造止於一二
銖而已進御若此人家何由得見恐亦草獸之
嗜非正味也

五雜組

不卷十一

三

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
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
漸以不蒸爲貴矣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瀝湯如蠚眼茶味方
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

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昔人喜鬪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雪上瓜各
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
堪戰瓜則俗矣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則唐人
煮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題
之先也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
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非矣而此習猶在
也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薑煎茶者雖云古風

五雜俎

卷十一

四

終覺未典

以菘豆微炒投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
不減新茗宿村中覓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
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閩中佛手柑橄欖為湯飲
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
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採其
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為茶

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冷可治胃熱之病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點湯尊生八牋云芙蓉可
為湯然今牡丹薔薇玫瑰桂菊之屬采以為湯
亦覺清遠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酒者扶衰養疾之具破愁佐藥之物非可以常
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棄可不戒哉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慮不昏一也不廢
時失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余嘗見醇謹之
士酒後變為狂妄勤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

五雜俎

卷十一

五

衆矣况於醜態備極為妻孥所姍笑親識所畏
惡者哉北窓瑣言載陸相展有士子脩謁命酌
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
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因自然減半也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踟呼旦而病酒其
言動如常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如
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
已亦獨何異

酒以淡為上苦烈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從事向

擅聲稱今所傳者色味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然從事之名因青州有齊郡借以爲名耳今遂以青州酒當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師有蕙酒用蕙苡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不知荆高輩所從遊果此物耶襄陵甚冽而潞酒奇苦南和之刁氏濟上之露東郡之桑落釀淡不同漸于甘矣故衆口雖調聲價不振

京師之燒刀輿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僭不啻五雜組

卷十一

六

無刃之斧斤大內之造酒闔豎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僅當不羶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釀呷麻以口爲手幾於夷矣此又儀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白不脛而走半九州矣然吳興造者勝於金昌蘇人急於求售水米不能精擇故也泉冽則酒香吳興碧浪湖半月泉黃龍洞諸泉皆甘冽異常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載泉以釀故自奇勝

雪酒金盤露虛得名者也然尚未墮惡道至蘭

溪而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醲有餘而風韻不足故也譬之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然大真肥婢寵冠椒房金華酤肆戶外之屨常滿也故知味者寔難

閩中酒無佳品往者順昌擅場近則建陽爲冠順酒甲甲無論建之色味欲與吳興抗衡矣所微乏者風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柳漿酒酉陽雜俎載有青田酒此皆不

五雜組

卷十一

七

用麴蘖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恠也

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作時酒則甘而易敗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馨烈奇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酒如飲湯然果腹而已

鄱陽爲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醇甘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爲穆生設醴豈得謂之頑駭蓋善飲酒者惡甘故也

唐肅宗張皇后以鴉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宗時處士伊初玄入宮飲龍膏酒令人神爽也此二者正相反酉陽雜俎鶻生三子一為鴉即鴉字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翌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五雜俎

卷十一

八

宋楊大年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丁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紅灰酒品之極惡者也而坡以紅友勝黃封甜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謂不放香醪如蜜甜固知二公之非酒人也今人以秀才為措大措者醋也蓋取寒酸之味而婦人妬者俗亦謂之吃醋不知何義昔范質謂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何男子吸之便稱德量而婦人吃之反為媚嫉

之名耶亦可笑之甚也

劉禹錫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搓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則為今之餽子明矣宋人因林和靖寒食詩有寒具遂解以為寒食之具安知和靖是日不嘗餽子耶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麵為之而已寧辦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脍

五雜俎

卷十一

九

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筍醬晉武帝與山濤書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津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蠣醬鱉醬蛤蜊醬蝦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槩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羹之美者則彭蠡之斟雉伊尹之烹鵠陳思之七寶明皇之甘露黃頴之臠虞仲所遺倉庚之肉邠氏止妬元和之龍東郡之臯子公以龜亂

鄭子期以羊覆國鮑能救伍熊可亡紂至於贊
皇一杯費錢三萬暴殄極矣彼千里蓴菰碧澗
香芹杜云錦帶蘇製玉糝羅浮之骨董洪州之
樂道箕季之瓜匏竇儼之雙暈仰山之道場陶
家之十遠吳淑玉杵之咏相如露葵之賦僅果
措大之腹難入八珍之譜臨海之猴頭交趾之
不錄嶺南之象鼻九真之蠶蛹俗已近夷不如
藜藿

五雜俎

卷十一

十

肉牲牢以饗多饗厚爲禘耳不獨今日爲然也
周禮王之膳以八珍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
豚也炮辨也燾珍也漬也熬也肝管也此皆燥
揚之孰毒魚胃之斧斤也其它食用六穀膳用
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
十饗然口不嘗藜藿之味目不視鹽菽之祭徒
以耗津液滑天和耳曾謂周公作法於儉而肯
以饗餐訓後世哉
龍肝鳳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

糴多象約駝峰雖間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
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壩房北
方之熊掌東海之鮓炙西域之馬妳真昔人所
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
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則可矣習以爲常不
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孟
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此之謂也

五雜俎

卷十一

十一

荔支子鵝魚脰蟬臙固不數數然也五方之人
口食既殊腸胃亦異海嶠之人久住北方噉麩
食炙輒覺唇焦胃灼亦猶北人至南方一嘗海
物輒苦暴下其於蟬鬻蟬蜡之屬不但不敢食
亦不敢見之始信周禮所載八珍皆淳熬之類
亦其所習然也
黃鳥食之已妬鯊魚食之止驕鷄鷄食之不饑
筭餘食之不醉鯖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古有斯語未諗其然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過當一遇禍敗求藜藿充饑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瓤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氣及其亂離饑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擇精好動以爲物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

五雜俎

卷十一

十三

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嬰兒卧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彊壯自如又下一等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筋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是

卜之吾生平未嘗以飲食呵責人其有不堪更強爲進至於宦中尤持此戒每每以語妻孥然未必知此旨也

孫承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羹費至二萬蔡京嗜鶴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跖日進七十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王黼庫積雀鮓三楹口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極矣今時王侯閹宦尚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遇宴一監司主客三席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雞七十二猪肉百五

五雜俎

卷十一

十三

十斤它物稱是良可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產者螺蚌鱓蛤以爲美味不覺其腥也食六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若南方之南至於烹蛇醬蟻浮蛆刺蟲則近於鳥矣北方之北至於茹毛飲血拔脾淪腸則比於獸矣聖人之教民火食所以別中國於夷狄殊人類於禽獸也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而讓焉以辯

獲免漢光武時陳正爲大官令因進御膳黃門以髮寘炙中帝怒將斬正後乃赦之宋時有侍御史上章彈御膳中有髮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當時以爲笑柄諂臣妄言不足責也而文公光武仁明之王反不及楚莊王之吞蛭何耶

中山君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漿得士二人顧祭以分多免難度悅以怪多取禍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噫寧獨民哉吾獨恠劉毅負英雄五雜組

八卷十一

五

之名乃效羊斟司馬子期之所爲脩怨於口腹之未宜其志業之不終也
文選有寒鷄寒鷄崔駰傳亦有雞寒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寒今脰肉也廣韻煮肉熟食曰脰然寒字甚佳而煮熟之義極甚膚淺良可笑也但古人製造多方周禮膳羞之政凡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及百品味各有所宜似非若後世之庖人一味煮而熟之已也
今人之食既自苟簡而庖人爲政一切調和醴

齊醢醢之屬皆無分辨宴客之時恒以大鑊合而烹之及登俎而後分雖易牙不能別其味也至於火候生熟之節又無論已不知物性各有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雞宜薑而豕則忌之魚宜蒜而羊則忌之古人腥臊膾香死生鱸薑炮炙醢醢秩然有條不相紊亂至於食齊宜春羹齊宜夏醬齊宜秋飲齊宜冬凡和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順四時之氣以節宣之非徒爲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尚多列釜竈諸品不淆

五雜組

八卷十一

五

然官厨已不能守其法矣况北方乎
膾不厭細孔子已尚之矣膾即今魚肉生也轟而切之沃以薑椒諸劑閩廣人最善爲之昔人所云金盞玉盞縷細花鋪不足奇也據史冊所載昔人嗜膾者最多如吳昭德南孝廉皆以喜斫膾名余媚孌造五色膾妙絕一時唐儉趙元楷至於衣冠親爲太子斫膾今自閩廣之外不但斫者無人卽噉者亦無人矣說文膾細切肉也今人以殺人者爲劊子手劊亦斷切之義與

膾同也按膾亦謂之割齊東昏侯時諺曰趙鬼食鴨割注細割肉雜以薑桂是也

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餅麵資也方言謂之餛飩又為之餗然餛飩即今饅頭耳非餅也京師謂之饅饅胡餅即麻餅也石勒諱胡故改為麻餅又有蒸餅豆餅金餅索餅籠餅之異而唐時有紅綾餠餅惟進士登第日得賜焉故唐人有莫嫌老缺殘牙齒曾喫

五雜俎 卷十一 十六

紅綾餠餅來之詩今京師有酥餅餠餅二種皆稱珍品而內用者加以玫瑰胡桃諸品尤勝民間所市又內中所製有琥珀糖色如琥珀有倭絲糖其細如竹絲而扭成團食之有焦麵氣然其法皆不傳於外也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校之閩中荔支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佳婦蒲萄如美女楊梅如名伎荔支則廣寒中仙子冰肌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荔支之味無論即濃綠枝頭錦丸累累垂顛射朝霞固已麗矣而奇香撲人出入懷袖即殘紅委地遺芬不散此豈百果所敢望哉

荔支以楓亭為最核小而香多也長樂之勝畫次之肌豐而味勝也中觀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絕也三者之外人間常見尚有二十餘種如桂林金鍾火山之類品中稱劣矣然猶足為扶餘天子也

五雜俎 卷十一 十七

間有無核者又有雞引子一大者居中而小者十餘環向之熟則俱熟味無差別黃香色黃白蜜色白江家綠色綠雙髻生皆並蒂七夕紅必以七夕方熟此皆市上所不恒有者也

荔支核種者多不活即活亦湏二十年始合抱結子閩人皆用劣種樹去其上稍接以佳種之枝間歲即成實矣龍目亦然荔支龍目皆以一年長葉一年結子如遇結子

之年雨水過多亦不實而長枝過年則蕃滋加倍矣園中樹欲其高大遇結蒨之時即擿去之如此數年便可尋丈

果將熟時專有飛盜緣枝接樹趨捷如風園丁防之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

名曰夜鷲五月初時有入市色斑而味酢者皆夜鷲橐中出也不獨成其生亦且敗其名可恨

莫甚焉此果人夫未時蟲鳥不敢食一經空手擊盡攻之矣

蒨支核性太熱補陰人有陰症寒疾者取七枚

煎湯飲之汗出便差亦治瘧氣

揚貴妃生於蜀故好蒨支今蜀中不遺重慶

數樹其實色味俱劣不堪與閩中作友不知騷

山下一騎紅塵者的從何處來也滇中沐國府

中亦有一樹每實時以金梓盛三五顆顛落臬

大吏受之者以白鏹一兩售其從者鄧汝高學

憲在滇日沐亦致焉酢甚不能下咽歸語妻孥一笑而已

白樂天在忠州時所言蒨支之狀至於朶如蒲

桃漿液甘酸可知蜀中蒨支形味閩中生者豈但如蒲桃又何嘗有些酸味耶

傳記載啖蒨支過多內熱當以蜜漿解之閩人日噉數百不覺熱也但過多恐腹膨脹少以鹹

物下之即消矣

蒨支龍眼不但以味勝食之亦皆有益於人蠲渴補髓通神益智列仙傳云有食蒨支而得仙

者而龍眼乾之前汁為飲尤養心血治怔忡不寐健忘諸疾

五雜組 卷十一 十九

人之口食固亦無恒曹丕稱蒲桃則云甘而不

餽脆而不酸南方有橘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徐

君房之答陳昭則云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

自消良應不及則又為橘左袒也吳中王百穀

苦欲以楊梅敵蒨支余與往返論難數百言終

未以為然也然生長吳中未嘗蒨支固宜輕於持論凡物須眼所見則涇渭自分合以相竝則妍媸自見

廣雅以龍眼為益智爾雅以益母為芡蔚其實

非也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類滇之馬金囊或云即是也後金囊又訛為檳榔遂以文官果為馬檳榔不知文官果樹生馬金囊蔓生也

西域白蒲桃生者不可見其乾者味殊奇甘想可亞十八孃紅矣有兔眼蒲桃無核即如荔支之焦核也又有瑣瑣蒲桃形如茱萸小兒食之能解痘毒于文定筆塵云瑣瑣即馭姿之訛未知是否

五雜組

卷十一

二十

薄不皺味如松子又有神黃豆似五倍子能令兒童稀痘然亦不甚驗也

閩楚之橘燕齊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支龍眼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方熟一顆重至二斤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人家有者不常見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果皆藥園中佳植也

餘甘與橄欖味相似而實二物也臨海異物志謂餘甘即橄欖誤矣餘甘形大小如彈丸理如

瓜瓣初入口苦澀末為甘香閩漳泉亦有之但餘甘少而橄欖多世人因東坡有餘甘回齒頰之語乃混而一之可乎

齊中多佳果梨棗之外如沙果花紅桃李柿栗之屬皆稱一時之秀而青州之蘋婆濮州之花謝甜亦足敵吳下楊梅矣

楊梅以吳興太子灣者為佳紫黑若桑椹入口甘而不酢又有一種白色者名為水精楊梅余於己酉夏避暑吳山臧晉叔見餉數十顆甘美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勝常家人驚異傳翫以為在吳興五年所未嘗見也

青州雖為齊屬然其氣候大類江南山饒珍果海富奇錯林薄之間桃李檣梨柿杏蘋棗紅白相望四時不絕市上魚鱉腥風逆鼻而土人不知貴重也有小鱉如彭越狀人家皆以喂貓鴨大至蚌蝸黃甲亦但醃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無遺利水無遺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

五穀者稻黍稷麥菽也鄭司農注周禮謂麻麥黍稷豆而不及稻豈鄭未至南方耶王之膳食用六穀鄭注稻黍稷梁麥苽又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二麥其說互異恐亦以臆斷耳炙穀子云九穀者黍稷麻麥稻梁苽大小豆百陽雜俎云九穀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然北方之穀尚有粟有葛秫有蕎麥而豆之屬有黃豆菜豆黑豆江豆青豆扁豆豌豆蠶豆不啻三也南方雖二於稻米而稻之中已有十數種五穀矣卷十一后稷之時已稱百穀說者謂五穀之屬各有二十合而為百近於穿鑿百成數也五穀者舉其大言之也古石星經又謂八穀應八星八穀者黍稷稻粱麻苽麥烏麻也其星在河車之北明則俱熟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粘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陶彭澤公田五十畝悉令種秫蓋亂離之世藉酒以度日耳然督郵一

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未嘗得升合之入也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者耶書此以發一笑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而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按薯蕷含草木狀有甘藷形似薯蕷實大如麩皮紫肉白可蒸食之想即番薯未也

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啖者其有草根為菹則為厚味矣其平時如柳芽榆莢野蒿馬齒莧之類皆充口食園有餘地不能種蔬競拔草根醃藏以為寒月之用毛詩所謂我有旨蓄以禦冬者想此類耳彼詎知南方有凌冬彌茂之蔬耶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韭黃蓋富室地窖火坑中所成貧民不能辦也今大內進御每以非時之物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它花果無時無之蓋置炕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樹即枯死蓋其

氣爲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
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
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
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
忍見聞夫以供 至尊猶之可也而巨璫富戚
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爲意不知此輩何福
消受死後當即墮畜生道中受此業報耳

重束爲棗竝束爲棘棘亦棗之類也埤雅曰大
者棗小者棘棘蓋今酸棗之類而棗樹之短者
五雜組

卷十一

五

亦蔓延針刺鉤人衣服其與荆棘又何別哉惟
脩而長之接以佳種遂見珍於天下此亦君子
小人之別也故藥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
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
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二物固難遇
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其
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
一樹根師大喜構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

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饑甚聞所烹者
香美遂食之三日噉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
昇矣又維揚一老叟常擾衆酒食一日邀衆治
具丐者數人捧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衆
嘔噦不食道士懇請不從乃歎息自食之且盡
其餘分諸丐者乃謂衆曰此千歲人參枸杞求
之甚難食之者白日昇天吾感諸公延遇特以
相報而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難也言未已羣丐
化爲金童玉女擁道士上昇矣夫此二者或遇
五雜組

卷十一

五

之而不能識或識之而不得食而弟子及丐者
以無意得之豈非命而何
偃佺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
柏葉不饑不寒不知年歲彭鏗常食桂芝八百
餘歲赤將子輿啖百草花能隨風雨上下魯定
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
壽三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
韓衆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
日行五百里移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

明服木身輕敢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
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
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
七十餘鬚鬢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
如童趙瞿餌松脂百歲髮不白齒不落人於草
木之實餌之不輟皆足補助血氣培養壽命但
世人輕而不信耳夫鈎吻鳥喙足以殺人人所
共信也惡者有損善者豈得無益與其服草木
之實縱無益而無害也不猶愈於煉紅鉛服金
五雜組

八卷十一

五

石毒發而莫之救求長生而返速斃乎

閩廣人食檳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稱其四德
曰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能使飽飽能使饑然
檳榔破癥消積殊有神効余食後輒餌之至今
不能一日離也按本草謂其能殺三蟲下胸中
至高之氣夫余之百鍊剛化作繞指柔亦已久
矣縱微服此胸中寧復有至高之氣乎本草原
始曰賓與郎皆貴客之稱交廣人凡賓客勝會
必先呈此故以檳榔名也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
啖昔人謂得袁家梨亦復蒸食者是已至於菱
藕之類亦皆熟食山榿彌滿山谷什九爲童稚
翫弄之具惟閩人得之能去其滓煎作琥珀色
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者也

人食巴豆則瀉鼠食巴豆則肥神仙食巴豆則
死蓋仙家煉氣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頓則
成人逆則成仙巴豆下氣而蕩滌穢穢開通閉
塞者也故不利於仙然使真仙水火可入豈一
巴豆所能破哉

五雜組

八卷十一

五

藥中有孩兒茶醫者盡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
歷考本草諸書亦無載之者一云出南番中係
細茶末入竹筒中緊塞兩頭投污泥溝中日久
取出搗汁熬製而成一云即是井底泥煉之以
欺人耳番人呼爲烏參泥又呼爲烏疊泥俗因
治小兒諸瘡故名孩兒茶也

昔臨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見野草
枝葉可愛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饑夜宿大樹下

聞草中動以為虎懼而上樹避之及曉下平地
歛然凌空若飛鳥焉如是數歲家人采薪見之
捕之不得乃以酒餌置往來路上婢果來食食
訖遂不能去與俱歸指所食之草視之乃黃精
也夫人豈必盡有仙骨但能服食靈藥便可長
生矣彼山麋野鶴壽皆千歲豈必脩道煉形哉
惟不食烟火耳

山藥原名薯蕷以避宋英宗諱改名山藥其種
亦多今閩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掌者為薯而
五雜組 卷十一 天
以圃中生直如槌者為山藥不知原一種而強
分之也

肉苳蓉產西方邊塞上塹中及大木上羣馬交
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
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
壯盛採之入藥能強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
之云令人有子

夷堅志載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蟲諸藥試
之皆不死時方治藍戲以藍汁澆之即化為水

然藍不獨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殺諸蟲唐
張延賞在蜀有從事為斑蜘蛛所螫頭項腫如
數升益幾不救張出數千緡募有能療之者一
游僧自云能張命試之遂取藍汁一盞取蜘蛛
投之困不能動又別擣藍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
投之即死又更取藍汁麝香復加雄黃末和
之取一蜘蛛投即化為水張與賓從皆異之遂
令傳患處不兩日平復如常故今治大頭瘟疫
者多用之

五雜組

卷十一

五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臨終語其子曰
吾死可剖腹視之同從命得一物如鹿脯條懸
之乾久如骨一客竊而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為
刀橛子一日割三稜草飼馬其橛悉消為水歸
以問同具言其故今腹痛者服三稜草多愈此
與藍汁治噎蟲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時名者也劉寄奴也
徐長卿也使君子也王孫也杜仲也丁公藤也
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麋

銜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名者也虎掌狗脊馬鞭烏喙鵝尾鴨蹠鶴虱鼠耳以形名者也預知子不留行骨碎補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無名異沒石子威靈仙沒藥景天三七則無名而強名之者也乳鹿銜草以飴其牡蜘蛛蠶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五雜組

卷十一

三十一

藥中有紫葑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注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龍生三子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遺精而成狀如蒲槌能壯陽道療陰痿此與肉蓯蓉大略相似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斲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污濁之物以求助長之効鮮有不速其斃者也

神農嘗百草以治病故書亦謂之本草可見古人之入藥者不過草根木實而已其後推廣乃及昆蟲然殺衆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之

用心也况醫之用及昆蟲又百中之一二乎孫思邈道行高潔法當上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蛭螻蛄爲天帝所罰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廣仁術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獸昆蟲巨細必載大自虎狼鶴鷄小至蚊蚋蜂虻無不畢備遂令殺生以求售者日盈於市余見山東蒙陰取歌者發巨石下探其窟穴計以升斗以火逼死累累盈筐此物不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預人事而取之不休亦可憫也至於蝦蟆龜蛇之屬皆靈明有知而刳腸剔骨慘酷異常又其大者針鹿取血剥驢爲膠即可以長生不死君子不爲也而况未必効乎

五雜組

卷十一

三十一

蝦蟆於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遠逃遁麝知人欲得香輒自抉其臍蛤蚧爲人所捕輒自斷其尾蚺蛇膽曾經割取者見人則坦腹呈創物類之有知如此不獨雞之憚爲犧也

蛤蚧偶垂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

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采之以爲媚藥又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破而取之能壯陽道視海狗腎功力倍常也今山東登萊間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僞爲之廼取狗腎而縫合於牝海狗之體以欺人耳蓋此物一牡管百牝牡不常得故也

齊東野語云山獺出南丹州土人名之曰挿翅一枚直黃

蠱蟲北地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關中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延綏臨洮皆有之但各處之方有不同耳閩廣之法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屬聚爲一器聽其自咬其它盡死獨留其一則毒之尤矣以時祭之俾其行毒毒之初行必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中一人當之中毒者絞痛吐逆十指俱黑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驗也其毒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初覺之時尚可用甘草菘豆諸藥解之及真麻油吐之三月以後不可爲也又有挑生蠱食雞魚之類皆變爲生者

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腎腸之屬及死視之皆木石也又有金蠶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錦其色如金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能致它人財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則多以金銀什物裝之道左謂之嫁金蠶夷堅志所載有得物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蠱也生捉而啖之至盡飲酒數斗而卧帖然無恙說海載福清有訟金蠶毒者取二刺蝟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無金蠶亦無刺蝟也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宋宣和間有貴妃病嗽侍醫李姓者診治百計不効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腫如盤上臨幸見之深以爲憂責李三日不効取進止李技窮夫婦相泣中夜聞有賣藥者呼曰專治痰嗽一文一貼永不再發李以十錢易十貼尚疑草藥性厲先以二貼自服之無恙旦攜以入一服而瘥比肝如常上大喜兩宮賜賚逾千緡李恐內中索方無以對亟令物色賣藥者以百金請其方曰我軍人也貧窮一身豈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

此不過天花粉青黛二種耳此藥易辦故持以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謝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閉甚危急諸醫束手江右一糧長運米入京自言能治上親問之對曰

若要玉喉開須用金鎖匙上首肯之命處方以進一服而安即日授太醫院判冠帶而歸後

有人以此方治徐華亭者亦効徐予千金令上坐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詎可

忘哉金鎖匙即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為五雜組

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貴或以富始信張竇藏以華搔一方得三品官不虛也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瘡亦無它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飼之亦能食食多則膊內

肉脹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則一臂瘡焉有醫者教以歷試草木金石之藥皆無苦惟至貝母則

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也以葦筒挾其口灌之遂結痂而愈此與藍之治噎蟲雷丸之治應聲蟲相類然本草於貝母但言其治煩

五雜組 卷十一

熱邪氣疝癥喉痺安五臟利骨髓而已不言其有殺蟲之功也豈人面瘡亦邪熱所結耶又一書載人面瘡乃鼉錯所化以報表盜者則又生前宿冤非貝母所能療矣

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為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謂之艾何也春秋外

傳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為內少艾為外也本草艾以複道生者為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說甚

五雜組 卷十一 三五 新姑筆之凡灸艾以圓珠承日得火者為上鑽

槐取火取之而蒸藥膏者又以桑火為上取其剛烈能助藥力蓋各有所宜也

唐鄭相國自叙云予為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眾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

石補益之劑百端不應元和七年訶陵國船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藥予疑而未服

摩訶稽顙固請乃服之經七八日漸覺應驗自爾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罷郡歸京錄方傳

之破故紙十兩擇淨皮洗過擣篩令細用胡桃
甌三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即入前未好蜜
和勻盛瓷器中旦日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
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熟水代之彌久則延年
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芸臺羊血餘
無忌也

何首烏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則鬚髮黑百年
大如椀服一年則顏色悅百五十年大如盆服
一年則齒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則貌如

五雜組

卷十一

三六

童子走及犇馬三百年大如三斗拷搯其中有
鳥獸山嶽形狀久服則成地仙矣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
參以其出自殊方它處稀得蓋亦家雞野鴿之
喻也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
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嘗有贊曰三極五
葉背陽向陰故唐韓翃詩日應是人參五葉齊
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繩縛蒸
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也新羅參雖大

皆用數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擇參
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者則不患其偽

參在本地價甚不高中國人轉市之度山海諸
關納稅而上之人求索無窮近 加以內監高
淮每一檄取動以數百斤計故數年以來佳者
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錕同價矣王
荆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
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藥物為何事而彊壯

五雜組

卷十一

三七

壽考不聞疾病惟富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
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參朮之功遠求貴售
若不可須臾離者卒之病殤夭札相繼不絕亦
何益之有哉

醫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三四歲童女美麗端
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
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之
或以金銀為器入磁盆內澄如硃砂色用烏梅
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

香秋石等藥爲未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紅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又有煉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煉如雪當鹽服之能滋腎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勞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耽毒厚味戕其內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爲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矣况服此藥者又不爲延年祛病之計而藉爲肆志縱欲之地徃徃五雜組 卷十一 三九

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滁陽有聶道人專市紅鉛丸廬州龔太守廷賓時多內寵聞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九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即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時諸帝如憲文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

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壽人何苦所爲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哀也

金石無論即兔絲杜仲一切壯陽之劑久服皆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此藥醫家謂之混元五雜組 卷十一 三九

毬取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巨廓胚胎將兆九九數足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藥雖無毒而性亦大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濁者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至寶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胎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之物寧復藉此而補助哉况聞胞衣爲人所烹

者子多不育故產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乳媪貪人財賄乘間竊之以希厚直耳夫忍於天殤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為也而况未必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為藏污納穢之地也

泰山有太乙餘糧視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黃相傳太乙者禹之師也嘗服此而棄其餘故名又有石中黃即餘糧之未凝者水溶若生雞子焉又會稽有石亦重叠包裹而中

五雜俎

卷十一

四

有粉如麵者名禹餘糧皆治欬逆破癥瘕恐是一物因其黃白二色所產異地而分別之耳其益州所產空青則中但有清水而無重叠也語曰醫家有空青天下無盲人余友陳幼孺瞽疾有人遺之者延醫治之竟不効也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難行象肉亦然啖榆則眠不欲覺食燕麥令人骨節解斷食燕肉入水為蛟龍所吞食冬葵為狗所齧瘡不得差食菘豆服藥無功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大豆多食可

以不饑芎藭常服令人暴亡銀杏亦然余五六歲時食銀杏過多卒然暈眩仆地死半日方甦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龜脂可以燃鐵駝糞能殺壁蟲爪兩蒂菓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挂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栗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葶薺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鷓鴣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中砒毒菘豆解之中鉛

五雜俎

卷十一

甲

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麩毒薔蔔解之中瘕狗毒斑猫解之中茵草毒地漿解之烟薰死者薔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閩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黏鼻問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百金募療之者一村疋夜卧荒廟中聞二鬼語曰我輩受某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識耳一鬼曰柰何曰取壁間蠨螋窠泥和飯汁

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矣遂啞而散翌日昨往
揭榜如法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時
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
余按宋寶祐間龍興宦家子患壁虱事政與此
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治斯人也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一 終

五雜組

卷十一

三

五雜組卷之十二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物部四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
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援神契孔子
作孝經簪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
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
作秦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

五雜組

卷十二

一

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
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誤矣

古人書鳥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真草八分
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
鬚歐陽通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胎髮為柱張
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景行用羊鬚鄭
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
用豐狐蚶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
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

濟終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即屬吳興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近乃以兔毫爲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猪矣皇象謂草書欲得精毫莞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手

五雜組

卷十二

二

不能道此筆中事也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吳興作家多不辨此也

南北異宜兔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即脆故長安多用水筆然不過宜於備胥輩耳今書家賣字爲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耳古人退筆成塚倘有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辦此

漢揚子雲把三寸弱翰賚白素三尺問異語弱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尚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常筆與之既進柳果以爲不堪用遂與常筆乃大稱佳陳退歎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

五雜組

卷十二

三

筆想當苦勁非神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蘭臺漸失故步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別其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濶自由即此數語公權之用筆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咏多及鏤飾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五七六

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
袁彖贈庾廙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瑩
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溫
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
跗雜寶爲匣厠以玉瑩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
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湘東王
筆有三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
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
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譬之擇妹者不

五雜俎

卷十二

四

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况庸
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
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墮矣惟有綠沉漆竹
及鑲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即綠沉漆鑲亦不
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
常州許頤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
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狼毫臧晉叔以貂

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
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
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
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
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鬚耳栗鼠
若今竹鬚之類亦非家鼠也

偽唐宜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剗軒
寶帚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元

五雜俎

卷十二

五

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絕可謂幸
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
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真
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卽其體裁渾素
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
卽龍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失政似邢夫人
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莞筆委曲婉轉不叛散

者紙欲滑密不滑汚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仲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

子邑左伯

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考章誕奏魏公書可見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為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絲石為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

五雜俎

卷十二

六

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鴉眼工諳謬羊肝土乍封捧受同交印矜持過秉珪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石硯歌雲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劔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朱新仲倚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雲端溪石

為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為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研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異於人乎近代莆田叅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跡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癖矣

五雜俎

卷十二

七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有斑痣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為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為貴余謂石誠佳即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為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線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瀋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大書必置椀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為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

賣研爲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
每日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
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大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莆
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
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
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
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加鑄琢視
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
欺矣

五雜組

卷十二

八

銅雀瓦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
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
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韌如石其實陶也
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週有羅菱紋
較之銅雀又爲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
雲興石之恠也結隣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
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缸飲器之

五雜組 卷一二

瑞也青鐵浮楂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
磨穴腹窪紫之篤也盧擲陶碎道之窮也

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
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
矣

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二錢廉者之言也然亦
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譬之禾生
合穎麥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二百錢
乎蕭穎士謂石有三災當併此爲四也

五雜組

卷十二

九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爲陶泓鄭啟宣鸞爲硯相
詬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甌之事則言人硯
尚多用瓦也

袁彖贈度翼以蚌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
則硯之不用石蓋多矣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
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
作百端淫巧選出價侷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
其本者也

五七九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
晉襄有墨縵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則
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
可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
謂三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
用之况墨之為字從黑從土其為煤土所製無
宜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隃麋之名至唐
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
黝黑之說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

五雜俎

卷十二

十

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
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為淫巧矣按太白詩
有蘭麝疑

珍墨之語則
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
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 國朝馬愈
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
矣大內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
潘谷皆無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歛遂為歛人則歛墨源流其來久

矣廷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
而漸不逮又有柴璿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
知名者張遇王廸葉茂實潘益陳朗陳惟達李
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刪松烟
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
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極前無
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為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
之二家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駟亡命
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五雜俎

卷十二

十一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兩擣十萬杵故堅如
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搗之水浸數
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
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雜以百寶至金
章宗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
珠何為淫巧麥靡此為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
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三斤聞亦有珍珠麝香
云余同年方承郁為歛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
之近日潘方凱造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

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無以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纏滯惟三五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祇用膠故數經黻濕則敗矣余家藏歛墨之極佳者攜至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五雜組

卷十二

十一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二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方程墨苦於大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髓開天容尤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籍時不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翫紙爲漏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中

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於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人擬大辟疑方所爲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內詞林縉紳爲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恐程終不勝方耳

于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一挺四兩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

五雜組

卷十二

十一

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爲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爲噫今之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篋

中有赫蹏書應邵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令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煮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擣以成紙故紙始多耳

澄心堂紙今尚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其真偽也宋箋差可辨耳陳後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歛二郡今世不復作蜀牋不耐久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

五雜俎

不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則絕無而僅有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莠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金玉可為短氣今世苦無佳紙東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

耐然澁而滯筆古人箋多研光取其不留也華亭粉箋歲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澁然着墨即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繭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蛀自此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即剖剔之芻狗耳不意剡溪子孫不振乃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歛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

五雜俎

八卷十二

十五

紙江南有楮皮紙温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桑皮紙芟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蓋有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之目尤極腐爛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輕爾毛邊之用上自奏牘不至東帖短札徧於

天下稍濕即腐稍藏即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用之不改者光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白紙無灰者閩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瑩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字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研光差宜於筆墨余在山東爲魯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極緊滑書不留手甚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

五雜組

卷十二

十六

耳初書行草二幅俱不當意景後書赤壁賦計格葢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

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統素不下筆然既能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類是第一等褚先生即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耳

饒州有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李氏藏古紙長

五雜組 卷一二

二丈餘今世有一種碧紙亦長丈餘不知何處所造甚爲鉅麗但爛澁不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窓淨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右將軍書六角扇老嫗爲之不憚即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爲之未有摺者元初東

五雜組

卷十二

七

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 國朝始用摺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掛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爲扇諸葛武侯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輒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

五八三

銖而已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脛而走四方差與蜀箋埒矣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詩以賜官人者皆吳扇也

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筭中則婦女手中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為貴近乃并其骨製之極精有柳玉臺者白竹為骨厚薄輕重稱量無毫髮差爽光滑可鑒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五雜組

卷十二

十八

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師合香為之者暑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迨湖鏡遠甚

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鼻紐

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逾古逾佳非獨取其款識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災故君子貴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歛親識來吊率以鏡護其體云以妨屍氣變動及殯則內之棺中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為屍血肉所蝕又為苔土所沁成紅綠二色如朱砂鸚鵡碧鈿諸寶相斯為貴矣其傳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紅綠

五雜組

卷十二

十九

也然臨淄人偽為之者最多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鑪焉謂之鏡鑪製則新也而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饒鼎

周火齊鏡闇中視物如晝秦方鏡照人心膽漢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却百病唐葉法善鐵鏡鑒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至寶為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

有古鏡能照二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朔鏡皆照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李士寧斬轅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吳僧鏡照見前途吉凶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中宦者鏡背鑄兔形影在鑑中盧彥緒鏡背有金花承日如輪近時金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塚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橋民陳某脩宅垣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持與人照無不痛者庚巳編載吳縣陳氏祖傳

五雜俎

卷十二

二十

古鏡患瘡者照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即瘥余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蓋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

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蓋童子未冠時也

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梁冀奏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蓋魏晉以前習俗如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兩腮之飾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釵傅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

五雜俎

卷十二

二十五

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湏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鮮成帝以爲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鮮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係鮮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鮮古之聖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劔履上殿褚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屣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鳧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鵠廻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三事絕相類

五雜組

卷十二

三

而人但知雙鳧事也

漢時着履尚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載延嘉中京師好着木履婦人始嫁作漆畫履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離也想卽以此當履耳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履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大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纏足之一證今世吾聞興化漳泉三郡以履當鞞洗足竟卽跣而

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足也女履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閣然想似西子響屨廊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陽王休祐板以爲多忤後密易褚彥回者不數日彥回對帝誤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忍虛之主故休祐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參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

五雜組

卷十二

三

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初聶長史者相丘巒三笏異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曰精卜筮術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矣

董偃卧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諲作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同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

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郭字之誤耳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即今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爲案乎漢王賜淮陰王案之食王女賜沈羲金案玉杯石季龍以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武帝爲雜寶案貴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爲盃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五雜組

卷十二

五

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則古人之舉案爲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爲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玉几孫翊謂任元褒吏憑几對客爲非禮魏文帝賜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漢文帝時魯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袁逢作三公賜玉杖晉佛圖澄金杖銀鉢劉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桃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滎陽買積竹刺杖

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蹇杖也今武陵有方竹爲杖甚佳及蜀卬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爲貴金玉徒爲觀美未必當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黠而力適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高不二寸其刃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具怪形拳踞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五雜組

卷十二

五

効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枚鈞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峰秘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余謂洛中人有掘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

也

柴窰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者惟哥窰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

今龍泉窰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 世宗末年所造金

五雜俎

卷十二

三六

錄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宣窰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戌小鎖尤精蓋人間所藏宣窰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為上此說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

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做大醮壇為之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窰間有藏者時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窰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隄麋之類也

景德鎮所造常有窰變云不依造式忽為變成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窰時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凝為怪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窰變一云恐禁中

五雜俎

卷十二

三七

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為之此為進御言耳人間文房中即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嶺南錫至佳而製多不典吳中造者紫檀為柄圓玉為紐置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餅一時傳尚價遂踊貴吾亦不知其詳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昔人云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
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
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不必入水也古
人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
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
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
有甌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
當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

五雜組

八卷十二

三十八

鮮者也

玉惟黃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即羊脂
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
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
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白金
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
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

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爲上蚌次之
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蜆蠣
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
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
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啟視已半枯
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
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者十枚
隋煬帝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
五雜組

八卷十二

三十九

以照之江南龍姬宮中每夜綴大珠十數照耀
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
物而珍寶充勿若此今時隋珠趙璧母論民間
即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
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夷狄者又不
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黃金至四十萬斤
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黃金十萬斤今
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貓兒眼祖母綠顛不刺蜜臘

金鴉鵲石蠟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惟琥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天卧魚辟水駭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綠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一兩以上即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緬夷時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國者皆偽也彼中名曰太極丸官屬魏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五雜俎

卷十二

三十一

昔人謂松脂墮地千年爲琥珀又云是楓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之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產琥珀者豈皆松嶺楓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種珍寶即他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十年老冰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沍寒之地而南方無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辯其真僞非也僞者傳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瓦後以示胡人驚異頂禮謂爲寶母價至千萬云每月望日設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額後胡人以十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覓衆珍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讚功德冀得厚襯及畢乃以紅氍藉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後有波斯以數十萬市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貨之亦無酬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之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理之水自涌出咸陽嶽寺有周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燎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蓋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

五雜俎

卷十二

三十一

暗投不免按劍况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
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回回人善別寶時游閩
廣金陵間有應主簿者持祖母綠一顆富商以
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
即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既無證佐又懼纏累一
慟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頭乃貓兒
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隣時以酒食奉之歲餘
乃求市馬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

五雜組

卷十二

三十一

因石稍枯市羊脂暴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
有饒鷹掠之而去大為市人都揄歸家怨恨而
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
索市王曠井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燼焚香
環於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碗
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皆然謂之
聚寶盆 國朝沈萬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
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
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
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
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
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二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
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
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
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
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

五雜組

卷十二

三十二

作姦尤可恨也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
金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
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兩
泚鼠齧即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
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
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
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
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槩謂之朱提按漢書地里注朱提出銀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銀而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一千可見當時銀賤而錢貴今時銀一兩即值千錢矣朱音殊提音匙

鞞鞞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鞞鞞其色殷紅大者如栗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狀如檠葉紺碧而冷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瓦

五雜組 卷十二 三
礫耳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着襪者楊用脩以履人掌后之服履為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側注儒冠也鷓武冠也鷓鷃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

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也毋追收夏冠也章甫嘒殷冠也委貌周冠也華山宋鈺冠也鹿皮張欣泰冠也桑葉原憲冠也竹皮漢高帝亭長冠也獺皮陳伯之冠也交讓公孫述冠也步搖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靈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無頭宋康王冠也鷓冠鄭子臧冠也貂冠屈到也

五雜組 卷十二 三五
冠也豹冠范獻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也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 國初高麗未服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監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役汝主尚不降耶使者歸言之遂奉正朔古婦人亦着帽漢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綸帽又賀德基於白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

司馬懿巾幘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
網巾是其遺意但幘以布絹爲之又加屋其上
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綠幘孫堅赤罽幘之類
即今俗名腦包者也網巾以馬鬃或線爲之功
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絹布
爲網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時三五十
年前總角者猶繫一網巾邊是其遺制既云童子幘

五雜俎

卷十二

三六

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
屋何耶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
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
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
薨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頗斯國人來朝以五色
玉爲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
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爲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

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爲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
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僞易也秦得和氏之
璧令李斯篆之爲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
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藪所載漢時印大小
不同文亦殊絕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
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綬賜葬致仕
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爲官
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
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繫之不便

五雜俎

卷十二

三七

楊虞卿爲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
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鑰
而虛佩之矣 國家之制天子玉璽侯王大將
軍皆金印二品以銀三品之下以銅其非掌印
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爲別耳
其實出 欽給者亦槩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
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礪石帶庶人
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三品以上

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為上緋次之綠為下綬則紫為上艾墨次之黃為下至於天子之服色尚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命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輔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鬚若印綬然其官職皆鑄牌上拜官則於尚寶司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 祖制也

五雜俎

卷十二

三十八

國朝服色以補為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鳥武官皆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國朝服色之最濫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綵帶古人之帶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

倅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大帶耳至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聘於臨淄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右肩傳云周王負成王制此服唐時亦以為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有金魚袋 國朝俱無之

晉書輿服志云漢世着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五雜俎

卷十二

三十九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為翊贊太平之具故其精蘊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者無如禮樂二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者已不過懸衰拜跪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呂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數者為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

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別有所經營籌度也抑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特借此以爲潤色之具耶不然則其不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

五雜俎

八卷十二

四十一

尚可釋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叙一代之治想其音律節奏詞語次序皆叙開創守成之專如所謂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揖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俱在以齊國之霸習急功利喜夸詐迨其末也

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四方風動鳳儀獸舞耶故吾以爲樂者飾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讚歎忘肉季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者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之詞義深美如所謂三頌者耶若止於聲音則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相授受而舜之樂竟爲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

五雜俎

八卷十二

四十一

也

古樂不復作矣即知樂者世能有幾季札觀樂而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即隋唐之間亦有知官聲往而不返爲東幸不終之兆者彼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考分抄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縱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於樂之理毫無干涉也蓋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勝其聚訟而况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

以為急務而學士大夫亦無復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廟燕享之間笙磬祝圉徒存虛器考擊拊搏僅為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簫篋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為樂吾所不敢知也

識錚于阮咸者知樂器而未知樂音識斷絃卧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李嗣真知諸王之蹂踐王仁裕卜禁中之鬪爭王令言知宮車之不返劉義叟卜聖躬之眩惑庶幾季札師曠之亞五雜組

卷十二 四十一

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二八延頸哀鳴三龍翔舟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今人間所用之樂則簫篋也笙也簫也箏也鐘鼓也簫篋多南曲而簫笙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箏篋之屬徒自賞心不諧衆耳矣又有所謂三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習耳有梅花角聲甚凄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用余在濟南葛尚寶家見二胡雛能捲樹葉作笳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主

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閩操浙操二音蓋亦南北曲之別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猶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閩音至於漳泉遂有鄉音詞曲侏儻之甚即吾郡人不能了也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為淫慾故槩五雜組

卷十二 四十二

以二國之詩皆為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閭閻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即已有之又安得執後代之風謠而傳會為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為剛正也况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艷曲未免損

於聖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暮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鑲皆冥
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中郎
之識柯亭嗣真之辨鐘鐸宋沈之知編鐘李琬
之聽羯鼓賞鑒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
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受不過樂章之糟粕里
巷之所傳習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
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叶之
律呂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者者
五雜俎 卷十二 四

此一途也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
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伎者擊鼗作伎
者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許諾勃谿遂至擲器破
鉢大小紛紜或詈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
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
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鉦拍板鐘鐃合
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
技惜乎但爲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詩也律也詞曲也古者合而成樂而今分爲三
四矣以詩入音樂必不能悅里耳以曲比管絃
必不可薦郊廟且其疾徐高下之節任意爲之
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况於宮商之變黃
鍾太簇之節哉唐摩詰陽關詩尚堪疊以成聲
劉夢得巴渝諸曲皆絃而吹之者也至宋重歌
詞其去音律漸覺差遠蓋泛聲多而音響難調
不容毫釐差謬豈知三百篇之詩何曾平仄一
一脗合耶至曲興而詞廢去古愈遠矣魏文侯
五雜俎 卷十二 四

尚爾何况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特臣庶從風而靡以宋廣平
之正直亦有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之喻它
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目爲八
音領袖殊可笑也此樂本羯胡之音獨太簇一
韻高昌龜茲諸夷皆習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
樂而好之不已卒召胡兒之禍悲夫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

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已自臆度可笑而圖經即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為烏孫事而槩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為送行之樂而槩以為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二 終

五雜組

卷十二

四六

五雜組卷之十三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迥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晚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為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五雜組

卷十三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明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即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無然於生死輪迴之際不免拳拳諄復焉纔覺牽星

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爲達者之言也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

五雜組

卷十三

二

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懂懂往來無可奈何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夫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恡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

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間亦文士墨客之常性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

五雜組

卷十三

三

財好色武斷健訟反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山魃木客不敢嚮逼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自看除目三年損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報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

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卽心是佛何遠之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佛之日矣學佛者從慧根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卽天

五雜組

卷十三

四

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卽火亦可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不必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已則絕不爲意

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歿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卽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五雜組

卷十三

五

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邨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筭
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演
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
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踈松脩竹詰屈委蛇恠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
一茗同心良友間日適從坐臥咲談隨意所適
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
涯分於斯極矣

五雜組

卷十三

六

淒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窓窸窣芭蕉
浙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三會得這更無不堪
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句如耳詩曰風
雨如時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
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即春花秋
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會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
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縱
情山水或沉醉文酒優游奉歲以保天年足矣
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
滋甚于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
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
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
晝爲夜以夜爲晝旦則就寢至暮始與盥櫛衣
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

五雜組

卷十三

七

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純禱
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
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
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
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永負
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汚吏之
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

笑夫家之貧務逞率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槩未有聞曾不數時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慮昏頽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莘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

五雜組

卷十三

八

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婚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卽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卽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

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

五雜組

卷十三

九

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莊子所謂臧穀

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已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臚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語爲訓可謂有超

五雜組

卷十三

十一

世之識也已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報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

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

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是以伺人未免有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大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統綺道宵歌

五雜組

卷十三

十一

舞之場半畫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己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末之詩曰民之訛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籌之說又唐時有訛言官遣棖棖殺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猥母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

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青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惟妖言童謡無意矢言事後多驗如屢張箕服之屬又非訛矣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此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五雜組

卷十三

十三

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

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濶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吊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污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

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情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五雜組

卷十三

十三

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二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強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

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禮特爲設
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王
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
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
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
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真癡人前說夢耳此書
蓋見詩人有熊羆旄旗之語而傳會見牧人之
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咏皆祝

五雜組

卷十三

十四

贊稱頌之詞豈真熊羆旄蛇一時而屬入夢哉
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真弼九齡射
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
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况多出於
附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
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
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
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理

不寧想像成境非真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
吉凶禍福並無一夢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度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
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
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世命灰生若飲非
告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戶是
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
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
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溧江
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
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
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
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
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
俱盡之矣

五雜組

卷十三

十五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
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
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

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貪色健鬪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徃徃委於命豈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美牙籤錦軸裝潢銜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

五雜組

卷十三

十六

蓄不事討論徒浣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根短淺難以自暹記誦如流寸觔莫展視之肉食面墻誠有間矣其於沒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蒐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礪之其人不足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

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讐分類精當又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三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畜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秘書之藏不及焉

五雜組

卷十三

十七

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蟬之腹入胫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湮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卽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

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混淆魚豕不
下睽瞽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
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
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
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叙
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
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
文章之高下既與世變而筆力之醇禪又以人

五雜組

卷十三

十八

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
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古人之
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啜梁
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
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
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剗剗無遺或故
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
之殉或傳記之哀集或鈔錄之殘牘其間不準
之誣阮逸之贗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環

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
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既云無稽而
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斬而不
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冊嚴而難出李
飽鼠蠹之饕餮三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
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
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盼夜光同
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鶩五也故善
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鬻者

五雜組

卷十三

十九

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
擘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庚
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
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
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
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
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
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

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克棟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繙閱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為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護之者今二書即百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五雜俎

卷十三

二十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為杓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守元瑞噉以重價給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先生為作西室山房記然書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

五雜俎

卷十三

二十一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於

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及覃精聚神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齧而五雜組

卷十三

二十三

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旣庠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二種但苦無備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萬餘其它卽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核該博固有自來汪伯玉卽不爾豈二公之學有博約之分

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舛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爲書簾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羅智力畢盡吾郡徐興公獨耽奇僻驪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敵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

五雜組

卷十三

二十三

肆中披沙見金綱目卽得人棄我取悉中肯綮興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緗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再覈視其尋常經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龜羹鴉炙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經之失也詞繁而理舛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

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爲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作字皆師心獨創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絕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囊沙背水拔幟木罽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季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

五雜俎

卷十三

二十四

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直游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既無包羅千古之見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叙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况稱史哉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扶風而始備譬之兵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做春秋而爲之迺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効顰泚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懼矣司馬溫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卽有

五雜俎

卷十三

二十五

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兇怒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桎之

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矣達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陌生負穢名歿汚齒頰者猶媿媿相勦不置或遠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

五雜組

卷十三

二十六

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注解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介甫之聰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

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五雜組

卷十三

二十七

鄭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溫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

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逢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二種不可混而為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即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即為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為一易音軸今人即謂之卷非五雜組 卷十三 二十八

也佛書以一章為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二聲極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九束之高閣矣誰復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眾咻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

弟授書之時逐字為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識駭人耳目人反以為侏儻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僕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

五雜組 卷十三 二十九

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況阿買也

吳孫休為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靈 灣 字曰商 迄 寘 航 字曰弄 磧 詎 莽 字曰盥 舉 寇 褒 字曰焚

此與八駿圖中商 泰 商 丙 二字相類亦好奇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墨 照 西 天

峯 地 乙 日 因 月 〇 星 風 帝 忠 臣 風 除 鳳 載 垂 年 岳 正 而見它書者又有至 人 睡 證 二字南漢劉

巖制龔 儼 字為名効輦轉甚余觀餘冬序錄載

宋人有養矮養齊閨穩奎同上仆婿奕勒歪終
 弄臘妖大岳勸門據余游火沒吶嚇把鬚竿慣
 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
 哉今人俗字有芬和和願歪和乖少嬰聲擎欽去找
瓜幫榜平竿箭生苦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
 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
 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
 矣
 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
 五雜組 卷十三 三十一
 之濃烟罩其上但未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
 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
 亦不識字耶其為後人附會無疑
 楊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俊
 迭二字及酒官牌中炙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
 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二藏中恐即徧觀
 未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
 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
 識即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篇海太繁沈約韻書踈漏益多惟
 當以十三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二藏彙而訂之
 奇而難識者即注見其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
 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述檢司愔然不識
 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皆無之因考史中郡
 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慮虎音虞在平今省
 即音理貢愬題恐古鄒若么枋音韻音韻却音夫郁
 駟音辱樸剗音蒲行氏音權訛耶音而困淵
 五雜組 卷十三 三十一
 郵籍盤胃屋至人亦多不識也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
 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
 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
 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
 之今人為文旁採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為無本
 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杳是也高

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才勝者患其跼蹐可以陶鑄若徒書厨經庫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因舉數事如至大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執等語文義皆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句今以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

五雜組

卷十三

三十三

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財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卽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時時奉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

五雜組

卷十三

三十三

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爲讖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複名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

二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名爲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爲禁令至諷匈奴亦上書更名可笑甚矣迺其法亦行之二百餘年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爲不可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此事並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誕妄甚矣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

五雜組

卷十三

三十四

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卽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鯉矣此蓋爲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夫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真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

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惟者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解或以親畫而祧耶至於胤義二名其不諱宜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大儒乃爲此耶

五雜組

卷十三

三五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非所長元昊跳梁二公心方俱憊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賊破膽之語王安石剛復自月亂天下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張浚志大才疎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尊武侯及其叔季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真有撥亂匡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噉名之過哉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朱晦菴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夫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夾之而已故謂之夫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寡迺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五雜俎

卷十三

三十六

勢猖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為挑釁生事不亦愚之甚哉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辨之反經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為權矣然而合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歿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菴皆用世之真才也雖有迂闊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即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為近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

五雜俎

卷十三

三十七

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學之氣顏淵問為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何嘗又以克己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

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
啟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絕克復一
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
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
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
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
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
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己若哲微寧理皆昏庸下
愚之資而嘵嘵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

五雜組

卷十三

三十一

心意爲何物誠正爲何事若數歲童蒙卽以左
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
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
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
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爛
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
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

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繁詞非孔子之言抑
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年
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敷歷諸艱無
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
擇也隨才授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
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
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旣
不勝其患得患夫之心任意雖黃又難當夫吠
五雜組

卷十三

三十一

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
而夷跼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入之術兩失之
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
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
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
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更治之善安可
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

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責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畝畝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卽桓公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猶然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擇其賢否又不能畢其才用天子既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五雜俎

卷十三

四十一

上世之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時之揄揚而瑕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而終毀之者未聞既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訛之者未有聞人善而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於退不肖如人之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卽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嘖咲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污蟻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耻而

五雜俎

卷十三

四十一

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摘爲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駟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則爲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爲人所引者乎不可不

辨也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三終

五雜組卷之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核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五雜組

卷十四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二卯棄干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闕葺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官不若內官之逸也
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
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
身如欲建尺寸之監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
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賊私汚人名節則
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况以傳聞
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讒乎宋
人小說載臺諫富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

五雜俎

下卷十四

二

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
日即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固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請下
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
外吏則愈甚矣夫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
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不過已往之舊牘歷
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
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
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

縣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率以不振
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
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
姓耳至於叅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許
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
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
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
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

五雜俎

下卷十四

三

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爲鼠蠹薪炬之
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
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 國
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土官與曲阜令
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
何故禁之永樂中邵圯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
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慎
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

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

五雜俎

卷十四

四

相視其情真者卽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尉簿相視情真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訟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

問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已長迨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已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錄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正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徇私而曲斷吏受賕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不常者槩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五雜俎

卷十四

五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冤甚與宋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爲能者如山西趙思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冤獄得名拜諫議後出爲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爲誣悉縱之此則以意爲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

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應管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
近於戲矣我 國家統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
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
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
遇熟審及極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決獄多時
降旨停免故以註誤階大辟者多老死園土中
此亦法中之仁也

五雜俎 卷十四 六
為守令者貪污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薄
簿書此一病也次者濫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

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
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
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
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為
甚焉

為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
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
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為無奇而奸

駟蜚語據以為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
荒僻之鄉以踈逃見棄四也上多所喜多見忌
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
前則責成捆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
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榮伏於康
莊七也剔奸釐弊艱調駟儉之口杜門絕謁不
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
溷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
而負冤於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為仰天長嘆

五雜俎 卷十四 七

也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聞
脩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梗者蒙棄搏擊者
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
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
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寶
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閭者昔
王荆公為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為韓魏公所知
况其他乎

宋劉侁爲陝州叅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真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卽拜侁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侁者難矣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具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終不見信如宋真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人也

五雜組 卷十四 八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

之隔如晉時庾亮登樓共諸從事踞牀嘯傲桓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榼遣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鷗之挾兔而瑣屑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

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卽詫以爲國士之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平反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五雜組 卷十四 九
藩司之職卽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 國朝自有巡按御史

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郡爲分守臬司轄者爲分巡蓋藩臬之長以地遠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祀 釐入 覲之役遷徙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後 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 國朝兵部

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既爲宰相自當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至神宗始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五雜組

卷十四

十一

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序今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聽自 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而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爲常三楊當 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

大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官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 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真權也唐宋宰相禮絕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待制以上見則直言某官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

五雜組

卷十四

十一

陟予奪無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良嗣笞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大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笞一人而無箠筴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承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 上之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

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成規者也夫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難矣愚嘗謂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楊劉謝等得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於今日主上神聖威福既不可竊而上下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五雜組

卷十四

十二

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究潛伺幾務叢脞百姓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灸之劑可謂其非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

薄世務廼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譬之垂絕之人教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備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親其所急而先之故李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驚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福於容衆具通達之識者或昧於褻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矣

寇萊公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肖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為也近來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慎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為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

五雜俎

卷十三

十五

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員既多事幾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復知其入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况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為也平勃之譎誠不及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及呂為劉之功雖百王陵無為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

爭責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廢王魏死漢唐無文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夫仁傑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為正又以仁傑為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齒酸不喫楊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稟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

五雜俎

卷十四

十五

其才非不絕世然復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為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為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

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懂懂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即讀書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人也况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千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五雜組

卷十四

十六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言呐呐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子貢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捭闔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

蕝之矣自晉一變為清談言始不適於用宋一變為道學其言又皆糟魄芻狗而不可聽則又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為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為青而况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

五雜組

卷十四

十七

至于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蒯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脩詞決策預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

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已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况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

五雜俎

卷十四

十八

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灾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豈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

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噉名俗子褻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五雜俎

卷十四

十九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

日不能前卻迎送之禁既嚴廩既俱絕不得已
自發白錘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
有訴寃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
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
受也廼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
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
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
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
五雜組 卷十四 二十

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
乘轎三五十年前即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
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
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即復
故蓋乘馬不惟僱馬且僱控馬持杙者反費於
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
人共僱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
登第其時即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

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
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
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
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賈直孺范貫之皆充
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
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
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
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穀無日無之當時

五雜組

卷十四

二十

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慎重勤勤若此亦足
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 御試
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
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
不出近日遂習以爲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
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
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
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爲曲江之會即於同年中

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卽今以一甲第三爲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爲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六曹三甲出爲郡縣其迥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寔以衰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

五雜俎

卷十四

二十三

請一人爲錄事二人爲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婿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韋布登青雲故慎重其事以誘掖獎勸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嘿坐

桂玉莫惜徵責捆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論之約束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爲無裨而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卺未畢遽令造飯緝麻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闈豎之刺求狀元及第而

五雜俎

卷十四

二十三

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荐杜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慎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王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國朝而禁令益嚴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宰相所欲沈絢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牛庶錫贄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

標雖被冬烘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寃上命重試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蓋其法網猶寬疑議亦少至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日則投刺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何寇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羊腸荆棘之路以登賢額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亦稍悖矣

五雜組

卷十四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景劾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賓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巳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褫職而場中越房

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於是行原籍取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蓋三見矣而庚戌爲甚蓋議論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余友王永啟亦在十七人中時在南職方杜門待命者數月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足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

五雜組

卷十四

十五

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聯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遽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以韓之才何門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於

古人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虜戎狄猶當收之况比隣州縣乎且州縣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槩禁之將空其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為司理力

五雜俎

卷十四

二十六

爭之始解 世廟時會稽章體發解北畿眾興然攻之 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 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為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為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舉主為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

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籍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未嘉憾之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

五雜俎

卷十四

二十七

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倣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歿久要以巨卿伯元一言相許千里命駕

伯桃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義非徒爲人已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歿友無論卽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絕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

五雜組

卷十四

二十八

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羣背義儉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竽其中矣况少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毀譽縈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其驩然無間安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歿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所拘勿爲讒毀所勉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

乎古人之所謂友矣噫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海內得一知己死已死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士亦必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它市道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俳闥駟僧皆與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已甚矣况其意不過爲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爲急務余戲謂朋友五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夫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者其母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五雜組

卷十四

二十九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奕世其他若榮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國戚不敢與之爭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歿蓋流品若是之嚴

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推抑而族望時尚終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禎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則鰥夫巖築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望者亦可惟也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五雜組

卷十四

別婚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為數姓者三代而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迨流窮源若斯之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家園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與其遠攀華胥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漢高祖為天子而其祖弟呼豐公母為昭靈后

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為始豈吳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吳沉等進千家姓以朱承天運為始其中有怪僻不經見者而海內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今不復見近時吳興凌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五雜組

卷十四

世世為婚姻天竺則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其餘皆為庶姓雖有功亦其居大姓之下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踴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始謂是耶弇州先生以王謝為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太近兒戲可笑然余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族者其與秦晉而不耻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 國家立賢無方即奴隸而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當與爲婚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

五雜組

卷十四

三十一

主家凌替落薄及後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婚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不宜爲婚其餘可以類推又歷代有賜姓者如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束唐毅之後改爲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

之後因馬服而爲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爲丙之類也克義至類別嫵明微寧過於嚴毋傷於苟婚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喪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

五雜組

卷十四

三十一

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倒置之甚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 國家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即妾之子亦爲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 聖祖所以順天理達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 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

情禮可為兩盡又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今亦無之夫喪不處內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無為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 國家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為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為常也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求為可繼也昔號叔死闕天太顛諸人為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况生死之際乎

五雜俎

卷十四

十五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為

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續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壻家延巫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為之藥師樹甚無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指紳禮法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一嘗茶果而出子姓族戚乃餽其祭餘較為彼善於此耳

五雜俎

卷十四

三十五

喪不哀而務為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者喪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婚禮之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戶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卽舉樂何傷且攝盛之禮旣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餽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人三日後女偕壻省父母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

五雜組

卷十四

二十七

寧其來久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於孱壻悍婦驕兒穉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仇讐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閭牆之實禍也余嘗見

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讒譟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

五雜組

卷十四

二十七

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卽方貴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裘承詢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二家爲世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朝文物威儀之

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推魯而士夫禮法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指紳往來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過村落輒為下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淫不鬻訟不逋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海內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異聲色毀毀鑿渾沌之窾矣然校之列邑猶為彼善於此也

五雜俎

卷十四

三十八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為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實是者歐陽濮議是也禮為人後者不得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為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名沒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為叔伯於心安乎於理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呂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

於諒闇之後從即入繼與英宗之久養宮中者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為父以父為伯豈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禰其兄於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亾者猶可耳太后在也以嫂為母而伯母其母置 太后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况不孝乎幸而 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永嘉不善處

五雜俎

卷十四

三十九

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擡即揖也今人以頓首為常

禮而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藩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東吳范漫翁迂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四 終

五雜組

卷十四

四十一

五雜組卷之十五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事部三

古人君即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曆之頒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為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為後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絕世之識獨創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以為口實不亦冤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二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為戲耳高宗三十年中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政自札雜出

矣漢武宋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
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應多不過七
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
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隋煬帝唐高祖太宗憲
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與焉夫元者始
也人無二始帝無二元而況十數乎我 國家
列聖相承惟於即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
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與蜀王衍年號相同有
五雜組

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 國朝永樂則張遇
賢方臘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
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順之號
而自古以正為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
至正之類為其文一而止也 武皇帝雖終享
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 興邸
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
復令改州此亦華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為其易犯也梁

蕭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
同 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今 上
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 御諱也而 皇太子
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慎重於初乎
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 國朝雖無諱
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
與 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
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五雜組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
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
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賢愚異類二不便國
有大小遂啓爭端三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
委裘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初業
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
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朝帶之亂
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
再復於 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

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
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
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
多天衍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
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
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
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
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 國朝親王而下

五雜組

卷五

四

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贍
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爲
四民之業二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二十萬食租
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
懷不肖之心親不韙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
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
士而常鬱鬱有青雲無路之歎至於不肖者貧
困者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
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

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
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
任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
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
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
之奸盜詐僞有司以三尺繩之大辟以上奏聞
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五雜組

卷五

五

任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
於矯枉過正者矣卽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
浙江江右人爲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爲
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常何
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
毫而不見其睫可乎 祖制旣難遽違而積弊
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於畿輔良
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主之後卽居甲第

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揮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為禁鬻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妳姆闖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已都尉反俛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驩心稍不如意動生讒間近日如冉都尉與讓可鑑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 皇貴妃之女 上素所鐘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妳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恃宮中愛聲時與

五雜俎

卷五

六

齟齬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門故事中門非妳媪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諄語都尉乘醉擊之翌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歐之幾死 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棄衣冠從間道歸里 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其父母爵祿廷中小臣工力諫俱不報冉既自歸 上怒不解譴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今半載尚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

得善處之方而妳媪一老宮婢遂能煬竈蔽明熒惑主聰一至於此蓋牀第之言易入浸潤之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禱隳其愛舉朝之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考之史乘所載若王敦儼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僕露於北階何瑀投驅於深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冉蓋不幸而遇其髮耳

五雜俎 卷五 七

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婦褒姒之一敗况其它乎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惓惓焉知後世必有以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曌遂斬唐宗其始不過以色舉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至此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戀戀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開能保其無妬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 國家之制少主委裘權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三代而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爲最光武唐太宗次之
宋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
獨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
伊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勦業
而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
也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未稍不終
蓋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
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竝進河北西夏日尋
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
五雜組

不卷十五

八

則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
宗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
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
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
世安得而不亂乎
我朝若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
度已遠過前代矣仁宗之寬厚宣宗之精
勤孝宗之純一世宗之英銳穆宗之恭
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

二主尤極仁聖真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
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爲王振所
誤致北狩之變後又爲石亨徐有貞所誤致奪
門之慘迨武功竄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
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
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已巳之變翠華陷虜而却迴壬
寅之變聖躬被弑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佑非
五雜組

不卷十五

九

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
之警關白楊應龍之桀驁而折筭捷之不煩再
舉至今二百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警
固知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
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己出
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
近侍窺伺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
是懼蓋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

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
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 上初年生殺予
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
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又安比隆成昭而
國家元氣不無斲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
情起復殛竄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
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鷲而難犯江陵器小而
易盈故嚴之老奴牖下識者猶以為幸而張之
功辜自當不相掩也

五雜俎

不卷十五

十一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
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
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勒合則苦諸行旅是以人
多怨之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內豎之柄北任戚
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警服
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乖崖謂衆人千言
不盡寇準一言而盡江陵有焉而未節驕奢縱
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

填塹刊木廣狹如一所至厨傳列竈千計外藩
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鑿為河
南方伯禮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經
代孝子守苦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而鄭挂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
致千金賄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嗾
觀察趙思誠齟齬之先大夫聞即挂冠歸里而
後撫楚者為粉榆至戚猶以離擅職守參奏致
仕蓋當時之風旨可畏甚矣

五雜俎

不卷十五

十一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
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為玉京
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官靈寶至真玉宸明皇
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
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
萬乘之稱從黃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
其後會昌既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
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卽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五雜組

卷十五

十一

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閭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視身齊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爲伯夷之清龔黃之才而不知大貧大拙者伏於其中也友人王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籬

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臺諫言事自有職掌然近來紛囂往復求勝不已可惜此白簡不用之觸邪而用之聚訟也其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位何傷若楊忠愍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二名譽不章識見謏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救之勢以自固其位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亦何益之有哉

五雜組

卷十五

十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諄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況又鵝湖之唾餘乎至於李材止修之說益迂且腐矣夫道學空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爲江彬所排陷進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斷而濡滯忍恥夜對池水欲吊汨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時抗雷霆竄嶺海間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

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
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于孟施舍而何孔
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
賞身竄閩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
新建又不知隔幾塵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
所過郡邑囂然騷動矣古者諸侯王三載一朝
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
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

五雜俎

卷十五

十四

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征求無藝
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
靡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
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
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 上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 皇太子婚禮
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
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
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

至千二百餘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
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
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
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
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為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
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
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堦亦謂之除者自下
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五雜俎

卷十五

十五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
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
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
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
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
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
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
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
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

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爲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人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爲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僞耶則當顯侈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益不可解者

五雜組

卷十五

十六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呂蒙智謀其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背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爲阿蒙不爲雲長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荊州爲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王云然自壯繆興而朱虛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尙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五雜組

卷十五

十七

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與孔子也大士變相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旣謂大士豈得爲女旣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相則有情識姪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爲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真武即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
宋避諱改為真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
鎮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絕無
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
一人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効之累累千百好
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王以後遂為立祠大著靈
異其人復過恠而叩之則老舖兵死而為鬼憑
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與人崇信之即本神未必
五雜俎 卷十五 十八
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謂
無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
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陌之焚無祈禱報賽
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穢雜矣蓋愚民
徵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酒果相望
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
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醪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
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

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有靈應受
朝廷勅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為神
閩中有拏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
太祖戰鄱陽時一樓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
道多祀真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
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
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
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于美陳子
昂皆以拾遺詔為十姨儼然婦人冠幘不尤堪
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
人禍福故沒而為神余攷林氏生宋哲宗時而
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
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
也海上諸船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大凡吾
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無虛日至於婦女祈嗣

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里嫗村媒之屬而強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難困阨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亾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卽有紫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卽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

五雜組

卷十五

五

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卽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真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卽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鋪

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黷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嘗無也

五雜組

卷十五

五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數事既至讀其詩不成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久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

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斃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時居家當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廚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五雜俎

卷十五

二十二

已既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奉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鴉鴨成羣肉食自若宰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冤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

恠於用財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祀先燕客無不殺牲之理卽受地獄之報吾亦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廻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

五雜俎

卷十五

二十三

故不殺羊豕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之說非始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搢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 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環以上吏執而問

之貪官苞苴千萬捆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網漏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橫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挫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蠶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即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脚跟牢踐實地則生

五雜俎

卷十五

二十四

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公尚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謂之陰德卽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其門閭

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陰德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卽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爲惡自不可爲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姦盜詐僞卽律所不禁良民不爲也懼死而脩生惑矣懼來生而脩今生益惑矣

五雜俎

卷十五

二十五

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貴而驕侈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卽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苦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

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
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
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
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矣二
君定識既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姪妄語等
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
哉

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
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
五雜俎 卷十五 二十六

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
不為屠黃二君誦之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
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
想愛識一切不畱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為
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
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
無足恠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違也而
况於人乎

人有死而為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
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日如海瑞趙用賢林
俊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也劉
聰為遮須國王寇準為浮提王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為狐
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為之醫治居數日
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
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戶相毆擊垂死則道
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
五雜俎 卷十五 二十七

一事而言者指之為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為
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
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三五年間此弊為最
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朋
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
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
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勢成於羽翼之相
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

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而李之黨不盡君子牛不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爲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亦當酌而察之如烏喙參朮擇其輕重而適其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朮一半烏喙有不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八蕃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恠物如屋拜之而滅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爲所啖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猱母鬼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

卷十五

二八

也宋宣和間黑青見於宮禁中此自是凶國之徵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出入者大約妖由人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魃鬼魅之事不可謂無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大中丞巡按浙直時爲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尪瘵竟謝病歸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魃閩廣多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耳

五雜組

卷十五

二九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畱有餘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卽半取之何害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

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
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歿能復進甘味
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
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哽其喉而歿
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
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歛得之不以其道
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
亾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

直萃組

卷十五

三十

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
廷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
歛入而不出廣市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
際草惡酸齏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
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卽安居肉食有千金之產
原不爲過蓋不必強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
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
品以上倍之餽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

馬懸鶉蔬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愈厚
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
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
古之人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
之心也今人聚歛厚積者無論已一二位列三
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
入作何措置旣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予人此
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尚之以爲高吾以爲與
貪者一間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貪者害
物而矯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五雜組

卷十五

三十一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
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
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博
陸任矣而晚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
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
疾病之日人徃伺之卧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
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捐數鑲置一布帳

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
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卧布
被青絕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
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
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鎊而外爲織畜之態欲併
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一味自守絕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
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
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易耳澄之
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五雜組

卷十五

三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廉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
爭分文之末寬者汪汪千頃而惰者至不能容
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
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嘗糞掃門賢者希聖入
神而不肖者至窮奇禱祀此非有生以來一定
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
孟氏謂人皆可爲堯舜吾終未敢以爲然

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
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弊
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
誘訓迪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
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第僅僅一樂正子猶
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
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
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舛爲義
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
也定位也天地之內六合之外無物非義理之
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
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
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鬼灰滅
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無
而理則無有無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解而
愈窒礙矣

五雜組

卷十五

三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爲三

害武后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
外傳為三慶鄉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
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為慶又豈橋成雨降
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
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
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毀體卽洪水猛獸未
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剝為聲上多以為能貪吏以要結為
事上多為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
五雜組

卷十五

三四

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
近名故也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妬婦殺人不死
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
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葬之死者枕
籍手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

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確
剗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甚矣卽使愚民有
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能便加以人世

所無之刑使之冤楚叫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
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黥杖絞斬
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為之說使
之驚懼而不敢為惡此亦子產為政莫如猛之
意也然張湯杜周周興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
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
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刹得以為
政其濫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
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奇禿杻覓

五雜組

卷十五

三五

淫暴戾者卽入之地獄而出其惡猶不改也小
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
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卽求人
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
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為惡者往往如此矣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
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
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猪為
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

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
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
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
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
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
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
以悅里巷小兒爾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游
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
五雜組

卷十五

三十六

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
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爨白猿諸傳雜劇家如
琵琶西廂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
來作小說稍涉恠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
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
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
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
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

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
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
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
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
琶則絕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
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爲獨創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
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亾
五雜組

卷十五

三十七

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
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名以淨
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心矣然
元瑞旣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永
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胷中技
癢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
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
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俄而爲主俄而

為臣榮辱萬狀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
 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削職有不
 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
 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
 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
 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遇為道
 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為國也又
 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
 憂為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既寬山林皆樂流
 五雜組 卷十五 三十八
 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甯下
 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
 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
 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
 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
 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
 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真堪一棒打殺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

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
 矣流行坎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
 止則將損不足必為帝王帝王不足必為神仙
 神仙不足必為玉皇大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
 外方為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
 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
 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
 則雖萬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
 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五雜組 卷十五 三十九
 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
 用一錫字謂宜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
 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二人皆
 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
 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辨之犬
 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
 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
 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
 疇庸之典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

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爲戲諛之惟恐不足而爲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畏之色是尚可立於天地間乎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燄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水山之慮哉助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五雜組

卷十五

罕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拘資次洪武初吾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試事畢歸家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艱家居方闕卽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午則常熟瞿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自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

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別擇一人使知貢舉耶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審不敢對謹對十對其六以上卽合格矣 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箋内科一道三場策一道而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箋面加五

五雜組

卷十五

罕

判三場增策四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皆似太多風箐寸畧力不能辨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書義三經義二亦有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擇今則俱榜出不收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卽閱卷者亦以初場爲主也

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爲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端楷無訛者居首以便進 御宣讀也相傳惟羅修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彤墀上

上命人錄之另騰以進隆慶戊辰 上初卽位
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二甲卷中隨意
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擢爲第一羅素不善書卷
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
之所賞乙之所擯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
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
必不盡同矣甚可怪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
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
五雜俎 卷十五 四十一

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
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
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詩賦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
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
之後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
之士妥首帖耳勤咕嗶之不暇矣所謂變秀才
爲學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 國家始爲
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雜科而 國家則惟有

此一途耳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
異月更不可窮詰卽登上第取華臚者其間醇
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復成芻狗不足以
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
務不知 國家何故而以是爲進賢之具也宣
正以前尚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
近來卽鄉薦登九列者亦絕無而僅有矣上以
是求卽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
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
五雜俎 卷十五 四十三

破拘牽可也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卽與六卿抗體鼎甲無論
卽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
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尚參用外
秩如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辟楊一清以大
司馬張璠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
顯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大學士原詞臣之官
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旣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

可兼學士乎唐宋以前出爲郡守入爲兩制卽詞林亦未嘗擇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爲之已拘矣又以內開必詞臣可入不見 祖宗故事耶近來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論列欲循內外兼用之制而辛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議更耳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爲郎則知古者鬻爵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

五雜組

卷十五

四四

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窘而爵之濫可知也 國朝設太學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子弟員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識字但有餘資卽廁衣冠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員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

善賢士之關翻爲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最失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自邊餉之乏也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繫也司農司空惟以鬻爵爲良策矣蓋損富室有餘之財以佐官家不時之需事亦甚便而統袴子弟捐囊橐之腐鏹博進賢之榮秩又何苦而不爲至於用度窘急之日當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之弗從每加貶損以示招徠故一時赴募雲集響應雖足以供目前之緩急而於國家設官命

五雜組

卷十五

四五

爵之典亦稍褻矣今 文華武英二殿中舍動踰數百而鴻臚光祿三寺之屬亦皆以百計繡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何而其取價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行白簡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行也 五行祿命財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貴然余里中嘗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

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遊梁家徒四壁立非買官而貧之故事乎衆爲絕倒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卽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告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異矣轉

五雜俎

卷十五

早六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綜覈之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尅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常居其半焉 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每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部適 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徃徃如是真可笑也

五雜俎

八卷十五

早七

限至於武皇遂至椎酷算縉海內虛耗今天下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爲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它司農司空之屬各項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至於礦稅之使四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舉其取利無所不屈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鑿置辦者皆京師大駟積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蠟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阿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三以啗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資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洞

亂牢不可破穆峰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生困
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貴者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內太
師然日中日內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
恩始為國子祭酒宋童貫為樞密院使官至太
師甚矣我 國家之制內臣秩止四品而其後
如王振劉瑾願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
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目中至無天子然王甫一休沐
五雜俎 卷十五 四九

歸舍司隸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狐雛腐鼠耳
唐宦官典兵柄廢立自由然鄭朗自中書歸李
敬實衝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
策小將衝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
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內豎
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
體貌常優即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
也但力不能耳我 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
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

九卿避道而內監小豎揚揚馳馬交臂擊轂而
過前驅不敢問輔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教宗伯
為一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幸

上聖明為管內使而竄之然地既禁近人復眾
多聲勢烜赫動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
擅箠內豎幾罹不測賴廷臣力爭 上怒始解
李止外謫然亦百年來規見之事也至於外藩
採金榷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衛數百人建牙吹
角一與制府等郡縣大夫莫敢與橫行也雖其

五雜俎 卷十五 四九

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
一二耳
宋吳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
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
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榷稅之繁重若此 國家
於臨安許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榷
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
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
首感額幾於斷絕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譏

關之任者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奈何必以繭絲為能而務陵民之膏血也

國朝各省有鎮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依違而已蓋我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憑左右撥置一二馴棍挾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民如徵之程守訓揚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

五雜俎

卷十五

五十

以承冠子弟授為屠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眾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內使之培尅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卒之內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鳴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賈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眾謀而攻之火其居堂僅以身免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戰矣高宗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

一諸生之父廷朴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宗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極力救之且以軟語陷諸生乃散而宗虐餒遂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為首時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樞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宗者余友人王武部宇為首宗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遁入北太學避之遂登甲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

五雜俎

卷十五

五

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高宗在閩閩搢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二三人耳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旁門醜然自附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為賢名亦可羞也蓋吾郡搢紳多以鹽策起家雖致政家居猶親估客之事不得受其約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為闕宦作二不為諸侯王作三不為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

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一鐵牌高三尺許樹宮門外上鑄內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至英廟時王振專恣遂毀其牌永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者內官俱離府部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

五雜組

卷十五

五十一

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伯遇諸塗反迴馬避之倒置甚矣自世宗革諸鎮守內使之權勢大減余官兩都曹郎卽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至閩閩稅使高窠欲搢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橫皆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備內臣遇大閱之時必據中席而大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內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

此稍失 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隳成之輔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三楊輔政時王振鼠伏不敢動及徐禧王祐輩逢迎諂媚以保富貴於是振之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汪直疏其十辜西廠卽日報罷可謂易若發蒙矣而劉尹等繼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閣臣從中主之闔豎環跪啼泣彷徨無計上心幾移矣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階之厲也

五雜組

卷十五

五十二

五雜組卷之十六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

五雜組

卷十六

一

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實為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闡廣之地桑經冬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覃為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執照今作昭執仍漏四點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之乃為昭執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再黥之頗為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叅政曰

五雜組

卷十六

二

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唐蕭昺不識字嘗以伏臘為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稱蹲鴟蕭以為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惟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廳接入鑠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閔傳爲五雜俎

卷十六

三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已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是三冬無髭鬚人恠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

自稱太平皇帝父罔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外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亾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鐮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五雜俎

卷十六

四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
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
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
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述字彥思甚庸劣從子僕疾甚危篤述往候
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僕進之皆
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
食肉可也又嘗具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
五雜俎 卷十六 五

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工識者譏笑之丞相
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
之當險恠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
相視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
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衆中
歎班固有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
賦燕山銘等竝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

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
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
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
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
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
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
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
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
五雜俎 卷十六 六

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
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
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
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塌若不
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
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
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

第... 冊... 4 反之句

卒挾布橐皆斜糾其腋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命開橐則李廷珪墨一九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旣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

五雜組

卷十六

七

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足恠乃令其婦出

劉義綦封營道封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泪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椀爾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

五雜組

卷十六

八

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鬢如之狀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旣完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黃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
姬妾自隨畱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
已在道中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
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
黃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
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
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
五雜俎 卷十六 九

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
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
貢者見葵花不識問主人人給之云名一丈紅
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畱
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
又有貴老為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
黃耇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為笑

宋王琪張亢俱在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目
之為牛琪枯瘦亢目為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

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
之絕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闊而短
石曼卿戲目之為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為樞密使疾頓
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
味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為侍從急
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
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五雜俎 卷十六 十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
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于子由
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
甚發塚為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
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
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二塚
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

饑灰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庾翼與其兄冰書曰天公憤憤無復阜白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

五雜組

卷十六

十一

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髀入水卽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卽乾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閱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菹庫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五雜組

卷十六

十二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歿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土大喜曰我料錢幾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蓋無處消破耳有吝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碗右搥胸奉上伏望鐵心肝人雷納

有二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飢與睡耳
宅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寵率每對文士不曉其
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
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
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温温後見
之謂曰汝慎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五雜俎

卷十六

十三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
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
啼旅思悵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
對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
暮猿啼吕四妻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
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

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
在上於韻更為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
周贄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且望趨府羣寮
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羣寮談詩
廣起於坐曰鄭廣庸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
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
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噱

五雜俎

卷十六

十四

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
長官動手贄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
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伎嘗謁長林令留宴
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
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
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
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

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子京畱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剋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旣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爲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

五雜組

卷十六

五

官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歐載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歐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正官蕭鵬巴來謁旣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鵬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鵝脯曾怒其嫂已遂與之絕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

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耳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慙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

五雜組

卷十六

六

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

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卽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畱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嚙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椽下低頭見椽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五雜俎

卷十六

十七

裴玄本好諧談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灰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

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陸長源以舊德爲宜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襄帥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

五雜俎

卷十六

十八

其舉措以戲調一旦因舞耆於通衢而貫休忽墜糞先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簷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翫諱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

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
句云旣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
久爲啓齒

李茂真子從曦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
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
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
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
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五雜組

卷十六

九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
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滿座大笑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
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
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
公大笑

東坡謁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蒲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
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
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
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
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
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
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
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

五雜組

卷十六

二十

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
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
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
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
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
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

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歛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覲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日艾子衣冠齋潔而往入其門寂五雜俎 卷十六 三十一

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廬而退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千百人一日講文王羨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快快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天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

囚於羨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憐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曰壁間布囊日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

五雜俎

卷十六

三十一

問及則給以米也啟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荅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卧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

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
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
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
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大糞污吾履矣惜哉
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
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
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孀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其女生二周艾子爲其
五雜組

卷十六

三

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荅曰四歲任絕然曰
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
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
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
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
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
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
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

子何哭艾子收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
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
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壯者好鬪每遇生人則
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
夫子之羊壯而猛請得闍之則降其性而馴矣
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
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

五雜組

卷十六

四

即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
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
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
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
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
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擊一故阜襖子
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

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擊一破幞頭餉恭曰知見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實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晏已有所送而王徵縈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擊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五雜俎

卷十六

三五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聞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嘖眉與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

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奉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五雜俎

卷十六

三六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聞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詼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日至于八月有凶何也荅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嘆曰旣爲馬嘿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

五雜組

卷十六

二十七

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大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筮也蓋先孔子又

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於市日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聞者噴飯

五雜組

卷十六

二十八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畧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

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鬚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鬚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手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窗外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

五雜俎

卷十六

二十九

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曰誤誤我固伯也

白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卽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爲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王大慙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時嘲之曰說事隊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

五雜俎

卷十六

三十

振左右旣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驚廝踴溫公不論其戲曰驚安能廝踴曰是之謂驚廝踴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
或謂之日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
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
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卽應歌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
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荅之時年十歲耳
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五雜組 卷十六 三十一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
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
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
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
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卽往叩門謂佛印
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
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
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飢會既去頃之

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荅以虱本生于垢
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
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后
吃飢飢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
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
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
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爲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
五雜組 卷十六 三十一
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
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
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
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
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儼如神願養此狗
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
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
邊斤矣時謂之車斤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
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
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
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
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
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
至乃徵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
及啟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

五雜俎

不卷十六

三十三

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
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
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莽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
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狎陸氏象山責之曰
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
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
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
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占首句云自
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
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五雜俎

不卷十六

三十四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
每讀徹一遍卽再三浴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
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
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
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
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
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

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代紂之年血流標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賓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日座中一客賦青日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日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日火日血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日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升菴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讓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

五雜俎

卷十六

三五

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諸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唐蘇晉頰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

五雜俎

卷十六

三十六

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
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
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
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
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
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
大笑為別市猪

王聖美為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
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
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
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即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
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與義聖美曰既
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訝然無
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
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堯膈置
噦中持以示曰凡人俱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二
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
世况四臟乎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
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
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臣所摘
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
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三官
舜俞乃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矣
三官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
妻徐氏為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
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
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
力微而心壯徐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
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

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
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
人或有善詐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
落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
觚巡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
梅忽歎曰揚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
曰更快活也

組

卷十六

三五

宋樞密文及翁嘗誅雪爲百字令詞云沒巴沒
臂霎時間做出暇天暇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
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異二只恁施威勢
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鴉鳴池邊三更
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
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
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
州荆公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論其意遂和十篇
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日吳興太守美如何太
守從來惡祝鮀生着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
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
年少荀伯于嘲之常呼爲媪母承之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何言媪母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上佳組

卷十六

三五

食不中爲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
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吝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遠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
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
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
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
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S
Z121.5
156(1130)



ZW 21101000818543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六終

五雜組

卷十六

四一